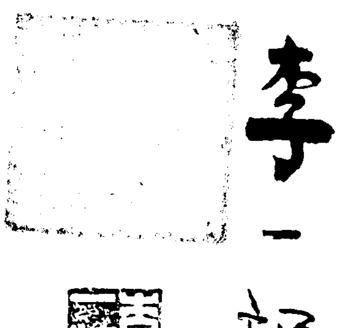

道藏
15

第一五册

道藏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2 021 6178 4

列子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壷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令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沖虛至德眞人書為沖虛至德眞經

○太史公叙黄老而先六經蓋知崇道術矣○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内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為蝶蝶之為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説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説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氏猶孔門之有顔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黄帝之道粲然復見功不在顔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盧二家合為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得以叩玄關摽聖閫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韙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為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為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麾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内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并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録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録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録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餘揚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與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巻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着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着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爲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眞宗則所諭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逸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絶於言詮之表遂使眞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含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輙詮註其宗要竊懷智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

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説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眞者爲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眞是故隳支黜聰遁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實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還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故有而實真真神無形心智為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汙者則為凡居清淨者則為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為生不知神者為生主約氣以為死不知神者為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

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為於無為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真偽立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而楊朱墨翟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于列子方且冥真偽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自爾為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迷見利而忘其真如彼為盜如彼攫金迷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藉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贖其意究其所造至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

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為之訓解又嘗注莊子內篇而于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朔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坐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抵以混元為宗而屬辭設喻駭駭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攣之見而尋其關閾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為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

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為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迺命靡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為之注而外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燮理之餘覩為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之際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

張曰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盧曰夫群動之物無不以生為主徒變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無象也有形為之物無象謂之神迹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異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天瑞○政和釋云物有生化道無古今惟體道者為能不化而常今所以應物無容心焉故天瑞始言生化而終於國氏之為盜○范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一之流於生死之境一塗於出入之機終始相循變化相禪死生壽夭損益成形無非自然之符也體道之人超出物表即萬形湛精之域冥一性不遷之宗晝夜不能役使陰陽不能陶鑄故能物物而不物於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鄭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眡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豈常飾智驚愚務為離世異俗之行哉

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盧曰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盧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無應體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
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
汝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數
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
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免於言者
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言於此言之特為
○汝言其大略而已伯昏瞀人則體道而為
物長旅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
其畸人而侔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所以
語之歟道不可聞亦不可告也故聞則曰
吾側聞之告則曰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今存
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盧曰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生於衆生
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
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盧曰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常遷安能
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范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端蝡肖翹無非
生化之守惟不物而物物者乃能生生而
不生於生化化而不化於化彼生之所生
者待是而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
不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不
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烏能踐形而
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

謂真人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
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
不息者也
盧曰為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
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
始終也
○盧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
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盧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
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

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

○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之域也道之真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道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物而不生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故無物之象彼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盧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黃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說見於老氏而列子以為黃帝書也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牝之門又為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大之傳而不知其盡以生生則不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

○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盧曰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
萬物贍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
物生化皆非道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代生
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
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
○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
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為能生生化化
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禪形
分於太始色兆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強
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咸其自爾使之者
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盧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
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
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
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為
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
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為所統者充入之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
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
于地裁成輔相彌綸圍範無不可者故因
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
內矣揚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
其統者莫若乎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
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
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
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
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
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
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
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
故與萬物同囿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
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
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
○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
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制其衣方其
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
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
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
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
受采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
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
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
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沖氣焉是皆
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況形
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
變而有氣故太初爲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
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
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
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
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故氣形質具而
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
是已貌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含蓄於此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
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
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
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
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
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
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
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
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易
易變而爲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
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
究者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
舉陽數領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
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
○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大象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數變自
此生故易變而爲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
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既
已爲一矣且得有變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
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
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
故九復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
復如環無端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范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穹窿而周乎上地磅礴而向乎下人皆囿而處乎中天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為氣所變有神者為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為神神氣精微者為賢為聖神氣雜濁者為凡為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
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變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聽故聽之○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為天地散精為萬物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為聖人盈天地之間○者為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莫位萬物散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覿天地俯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之所不能該聽無與焉果且奚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温也則不能涼若宫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甞不相待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燾未必能形載也地隤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贊天地之化育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物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汩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已故教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違物之所宜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負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負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群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

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辯則爲三極相通則爲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辯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陽必貴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成故聖人之教仁義必貴其相濟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貴其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待之以生而未甞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甞容心是皆隨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鷃之小大何足以相笑夔蚿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鵠而黔烏不續鳧而斷鶴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無爲之本則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皆無爲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

盧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謂是故也

范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故形聲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奚自而形耶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自應雷震蚼飛彼奚自而生耶惟大音希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色也賁而無色蓋有爲之色色者物成而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爲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寂姸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豈與形者俱有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美惡皆赴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彰矣故探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逆其數期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故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生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自非無爲而無而爲者疇克尸此故曰皆無爲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無以生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盧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以爲體斷制以爲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涉於數能暑能涼則不囿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能浮浮者不能沉能沉能浮者殆猶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叩商而商應能宮能商者殆猶天籟之自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没玄於天爲小而妙之道黄於地爲中而光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黄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羶能香則以漠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衆形而不爲 ○

○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没迹也玄黄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所爲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　聖二

天瑞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其神未嘗生死 ○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遺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歡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鼃爲鶉（事見墨子）得水爲𢇍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

陵屯高潔處也

則爲陵舃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舃得鬱栖則爲烏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爲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黄軦食醯黄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 ○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

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羭牡羊也魚卵之為蟲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亶音釋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

大腰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潤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

自從醯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

盧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為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惟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

○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鼃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鼃也鼃蠙之衣陵舄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舄得鬱栖則為烏足烏足則假異物以為體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則散

同體以爲物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則衆飛者有化而爲蛺動者矣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爲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爲頤輅原黃軦之生乎腐蠸與夫地皐轉鄰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之復爲鷂是也鷰之爲蛤田鼠之爲鶉朽瓜之爲魚老韭之爲莧老羭之爲猨魚卵之爲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

○不類而相與爲類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箰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爲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尉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冶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强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强名曰死○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来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故来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不死不生矣百歲髑髏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爲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昧者攬一身而願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以其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懽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奚足畏生固奚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況萬物相禪種名不同故鶉也鼃也鼃蠙之衣也陵舄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也烏足也蠐螬也胡蝶也其與陵舄亦一種也或以鬱栖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鴝掇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醯頤輅也其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千日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

○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人血之爲野火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鷰之爲蛤田鼠之爲鶉朽瓜之爲魚老韭之爲莧老羭之爲猨魚卵之爲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者自孕而生者有若亶爰之獸相視而生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雄穉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

感以思女則不夫而孕以至厥昭醯雞則
有所因而生羊奚不筍則無所因而比久
竹也青寧也程也是又馬與人有自之而
生也用是以觀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或
無情而相生或以有情而生無情或以無
情而生有情或生於無所因或生於無所
感萬形萬化無有紀極意者其有機緘而
不得已邪利用以出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者皆出於機也利用以入油然漻然莫不
入焉者皆入於機也有萬不同出生入死○
○不知其所由然彼其神機之張氣機之運
固有爲之斡旋宰制者列子方論無爲之
職繼之以此良有以也

黄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
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
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
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
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爲喻明
物動則失本靖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
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爲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
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
因事而立耳

盧曰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
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范曰影之爲影若有待於形也而實無所
待形動而影自從耳影非有求於形也響
之爲響若有待於聲也而實無所待聲動○
○而響自應耳響非有求於聲也有生於無
其理若此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
固無差也

盧曰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

范曰系物數之終冬時數之終無物也無
時也孰知其所終天地者形之大也既已
囿於形矣雖欲不終得乎

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
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
者以形實爲始以離散爲終散者以虛漠
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
實無終無始者也

盧曰進當爲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
乎爲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不久

久當爲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范曰無物無時孰爲終始除日無歲孰爲○
○久暫謂道爲可終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
無始莊子所謂未始有始是已謂道爲可
進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不久莊子所謂
先天地生而不爲久是已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盧曰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
今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
終乎安得不盡乎

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

此無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盧曰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群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

范曰生之所生者死矣則復於不生形之所形者實矣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自有生而復於此耳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無形者非本無形自有形而復於此耳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盧曰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

范曰生有所爭萌死有所爭歸始終相反○爭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而欲怕其盡者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生死之域而莫覺莫悟豈不惑哉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

盧曰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以太清為真宅者明此形骸而為虛假耳

范曰精者水也神者火也水與火合而生土故人之生也因精集神而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精神者天之分以其運而無窮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以其常而不變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此其所以謂之鬼也切常申之人之初生精神蒐魄具而後形成焉蒐云也從於神而無不之魄白也管於物而有所止聖人則以蒐制魄故神不至於殉形衆人則以蒐從魄則不足於使形神不至於殉形則雖死也○無以異於生神不足以使形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賢人之死為鬼盡人道而死雖曰其鬼不神與夫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者固有間矣列子之言若非其至姑自其歸真宅者言之故曰鬼而已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炁何炁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炁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我無物焉

盧曰凡人以形爲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眞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政和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

○其時物也故有始以無始爲至道終乎本無始則又至矣有久者以不久爲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也不生者非卒不生無形者非本無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爲界辯又烏知環中之無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眞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反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范曰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而莫見其根精神入其門者還其所自出也骨骸反其根者復其所自生也若然則歸其眞宅我尚何存之有聖人以精集神以神御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閉其門豁無自而入深其

○根物無得而搖不壞之栢自古固存是謂長生久視之道古之人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進乎此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盧曰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充起攻之者必多衰老忝荼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范曰自物之無而觀之則眞常湛寂亘古不去故江河競注實未嘗流自物之有而觀之則大化密移交臂已失故舟山雖藏不能無遯一將入陰陽之機遊造化之塗則形之所形者實矣無動不變無時不移借明於鑑今吾非故吾停燈於釭前焰非後焰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貌色智態止日不異自謂變化可逃得乎哉故自嬰孩而少壯自老耄而死亡大化日徂間不可省夫惟日夜無隙爲能通晝夜而知古

○今不代爲能參萬歲而一反復終始揭天地以趨靜是謂化化而不化於化者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范曰兒子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其氣專則不雜其志一則不二沖和內固莫能傷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形不虧老子所謂含德之厚是也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范曰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范曰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盧曰近於性則體道感於情則喪真故含
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爲次焉方
之馳競大可知也
政和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
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莊子所謂與接爲搆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
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
故謂之化
范曰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四者之化

形生之所同也衆人則形化而心亦然聖
人則外化而內不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
者異故其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
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
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
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
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
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盧曰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爲其範
群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

運其功形爲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
未形已知啓期暮年方始爲樂是知道之
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期深
達至道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也底當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捃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
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
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
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
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
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
而反以爲憂
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暫歡
盧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生分
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

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爲憂汝亦何怪於
我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
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盧曰非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
不跂傷生夭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
此壽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盧曰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能延人壽
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
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
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
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
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盧曰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
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
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夫
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
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
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
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
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群
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盧曰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
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政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
生無變於已所以自樂也盡修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
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無
樂爲真樂榮啓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
得之而不盡者爾
范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萬化而未
始有極惟原始反終者故知死生之說自
不悅生不惡死言之則營營求生者可謂
惑矣然亦安知其爲惑乎自生之勞死之
息言之則今之死者固愈於昔之生矣然
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觀林類之言若
是真可與言者然以彼之所以爲樂者觀
之尚不免對無於有取此去彼故夫子以
爲得之而未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
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
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
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
息矣
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
爲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
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盧曰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群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甞休止也

政和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舉為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

○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其明○宰如其高墳如其大鬲如而與世殊絕此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苦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范曰老子曰為學日益又曰絕學無憂子貢倦於學而願息焉由未進乎日益又焉能損之又損無為而無不為而得夫明所絕學者哉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欲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故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死體道者言之無佚老息死之事特為載形勞生者言之乎故孔子以是對子貢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徼也

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辯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盧曰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為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言鍾賢世宜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盧曰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群所謂則舉世為是也凡執所滯則舉世為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

政和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徼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徼而徼則本乎陰故以生爲行而死爲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內去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真宅之謂○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避之地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謂之不死奚益今有人焉去鄉國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薾然疲役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獨貴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溺喪而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爲任蕩之人或自以爲智謀之士要之知所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聖三

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范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聲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齅有實有中則有礙於此虛固足貴矣然所貴在此所賤在彼貴賤之名○未能兩忘而化於道又奚貴虛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所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盧曰或問貴虛荅曰無貴吾所以好虛者非為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

范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守靜而篤致虛而極者豈在夫名聲之末哉一性之中咸有真宅有尸則有居矣有居則有所矣靜固足以應群動虛固足以受群實靜也虛也不為物攖真宅在我居之安矣若夫有所取則有所求有所與則有所應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望舊都而惕然指先廬而流涕欲反汝情而無由入殆不啻若去國之流人也雖欲不失其所得乎哉此天下失家至人之所悲也易以井為居其所艮為止其所井者性之原艮者性之止惟此則為不失其所故也

事之破碢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碢音毀字）

盧曰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教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

政和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固足以受群實靜固足以應群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群動群實莫能閡之也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碢而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范曰莊子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事既破碢乃始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蘄以慰天下之心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古之至人所以搥提而絕棄之者良有以也

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芸芸萬類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俄成俄壞代廢代興迭盛迭衰倏起倏滅壑澤之藏在今非故交臂之間已為陳迹大化密移而昧者不知也非通乎晝夜之道疇能覺之哉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

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

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范曰丘夷而淵實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於此裁成而木毀則成於此者未有不虧於彼損已而益成已而壞生死相循於無

涯之變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日夜無隙
間不容撕非大明終始者疇覺所以然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
不覺其虧
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
范曰消者俄且息氣固不頓進也盈者俄
且虛形固不頓虧也其進也日造所無而
好所新其虧也日減所有而損所成雖欲
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莊子壑澤之
喻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蓋明乎此○
○亦如人自世書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
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
形色髮膚有之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
況妙於此者乎
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盧曰夫心識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
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
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不可
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囿於天地之間者

二氣之運轉無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
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
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
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范曰人生天地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
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若驟若馳莫覺莫
悟詎能不失赤子之心乎古之體道者以
神御形化化而不化於化四肢百體將爲
塵垢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萬化
而未始有極何足以患心已故含德之厚○
○復於嬰兒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齊
終始者爲友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
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
也哉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
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

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
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況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
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
舍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敗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
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
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盧曰天爲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爲積塊何
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
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
范曰確然而上者天其運乎是直積氣耳
無爲而清者耶不然將恐裂隤然而下者
地其處乎是直積塊耳無爲而寧者耶不
然將恐發崑崙磅礴立礙於太虛之間憂

其壞者亦已感矣憂彼之所憂者其感滋
甚以不惑是尚大不惑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
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
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
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天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
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
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
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
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
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
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壞而不識休
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盧曰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
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
時何得不憂
范曰經曰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
者乎則即空中以觀是爲細物又曰天地
者形之大也則即有中以觀是爲最巨以
其難終故難窮以其難測故難識憂其壞
者既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然復
謂天地不得不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則
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
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
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
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
爲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
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
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
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
此何處容其心乎
盧曰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
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
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已
且未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
物外耶
政和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無
成無壞囿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
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惟
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
間也
范曰天地之在空中譬猶一漚之在水也
水自爲漚漚亦成水其壞亦水成已俄壞
壞已俄成杞人之憂其壞是猶悲人之喪
者也有憂彼之所憂者故能曉之是猶悲
人之悲者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是猶悲夫
悲人之悲者也進而上之壞與不壞無所
容心是爲至極之論然則生死之變去來
之機皆不足以相知也壞與不壞曾何欣
戚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
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爲發問
之端也

日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況於無哉

盧曰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為我前人為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倚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

○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而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派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者也

盧曰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惰育者委蛻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耶 ○

○ 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辯惑豈可玄黙而已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才君居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勛見乎四子然後窅然汾水之陽舜之未寤亦何足怪之

○ 政和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無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該而存倏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蛻若然者亦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 ○ 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為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耶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范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虛而非有道將孰寄故觀天下之物汝之所得擅者莫若乎身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其生之本者莫若乎性命也其身之所親者莫若乎孫子也汝皆不得而有之故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味是皆天地強陽氣之所為耳所謂道
者汝安得而有耶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
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
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
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所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
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
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
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
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
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盧曰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既無情
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
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
皆為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

○獲罪此復怨誰也
范曰盜有羡志取非其有然有所謂公盜
者有所謂私盜者禾稼土木禽獸魚鼈天
之所生國氏盜之而亡殃金玉珍寶穀帛
貨財人之所聚向氏盜之而獲罪二者不
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
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
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
不私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
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
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仞而有之心之惑
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仞
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
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
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莊子○

○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
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范曰竊有小大皆迷者也向氏喻其為盜
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故失之於殖貨
國氏喻其為盜之道而不喻其所以為盜
之道故失之於累物苟得乎道則內之一
身不可橫私也況於外物之紛紛乎何則
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吾
誰與為親認而有之是為大惑惟能不以
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則視萬物與我將擇

焉而不可得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

盧曰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有私取之有情故爲盜也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人之私無對無禁也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

盧曰聖人設法敎化不害人不侵衆者皆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爲公道違於法者則爲私道焉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爲盜也況違法封己乎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盧曰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得之無私不爲盜若然者誰爲盜耶誰爲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政和取非其有無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無羨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無公私者亦未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與天地爲合吾烏能知其辯哉故天瑞之篇終焉

范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公本無名因私而得天任理則大而公故國氏盜天之所生則爲公道人任情則小而私故向氏盜人之有則爲私心自道觀之皆在一曲有公私者亦盜無公私者亦盜公公私私天地之德聖人兩不廢焉覺此而冥則盜與不盜烏能知其辯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三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四　聖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黃帝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盧曰此明忘形養神從玄默以發真智始其養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含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齋心服形不親政事其未篤也則贊孔墨以濟人爲此其大旨。政和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列子以天端首篇而繼之以黃帝豈謂是賤。范曰即無物之自虛者隨處皆適執有物之爲實者觸途生凝然則有而爲之其易耶必將泯是非利害之心去智巧果敢之然情慮不萌俾物無得而傷吾宗不出俾人無得而先崇自賢之行持常勝之道于以襲諸人○間則人道之患無幾其息矣華胥之國姑射之山夫豈遠哉此一篇之旨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為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秖足以焦形也

盧曰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惟豐厚者則爲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傷生故焦然不樂也第一篇知神爲生主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溺然後漸次而進之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秖足以亂神也

盧曰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心苦己以身徇物以求其名以嚮其利耳而不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

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

盧曰淫者失於其道也含生之物咸知養己自私以爲生不知所生生而之死也操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利自私以爲能亦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己自私以爲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爲君子善之以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范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則無憂涉事則有患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亦烏至而愁然耶內而養一己則養正命娛耳目供口鼻其患既如此外而治萬物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其患又如此是豈胥易技係勞形怵心固若是其多憂耶方以百姓心爲心則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故爾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三月不親政事

○盧曰放萬機者非謂都無所行也事至而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嗜慾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其心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月不違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

政和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范曰聖人之治一日二日萬幾今日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舍宮寢非累於居處之安也去直侍非樂於使令之衆也徹鐘懸則耳不慕聲減廚膳則口不慕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則又潔齋至矣故華胥之國於此得而夢遊焉經曰形接爲事神遇爲夢晝之所爲必形於夢則魂交之寐未必虛也夜之所夢必合於晝則形開之覺未必實也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乃能融夢覺於一致等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生死無非夢幻故居化人之宮者以夢而遊執尹氏之役者以夢而樂獲鄭人之鹿者以夢而訟隨有所遇而安之者知所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而疑之然古之真人其寢無夢列子言此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姑寄於夢而已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范曰華則敷而離根胥則出而相見理有至妙不必求之於窈冥昏默之中雖離道之根而與物相見所謂歸根復命者常自若也正西曰弇州正北曰台州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夫道降中庸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則去人爲遠矣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出入六合遊乎無有烏往而不暇哉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踈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痟癢酸痟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盧曰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爲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慾者爲養生適爲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養性者無嗜慾保自

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政和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慾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踈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捷無傷痛指擿無痟癢而形有所遺乘空寢虛不硋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范曰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則無出治之勞而國者自治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則無貪求之念而民者自樸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也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孰為而有夭惡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也孰為而有愛憎逆之而怒順之而喜也故不背所異不向所同孰為而有利害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都無所畏忌故其形無惕若然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雖有勇剸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觸實不硋乘虛不墜視不用目而見曉聽不用耳而聞和剗心無物美惡不能汨也潛行不窒山谷不能躓也利用出入往來不窮是其神之所為乎

○黃帝既寤

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帝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

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政和勞形怵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無為無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而帝登假（假當為遐）百姓號之二百年餘不輟

盧曰既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而睡者冥於理去嗜慾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應於上上下相蒙積虛以為理欲求純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思之不知其極也

范曰有身則累物而喪我入而內觀身本無身也必期於養之則未離於身見出而外觀物本無物也必期於治之則未離於物見物我靡認其去道也遠矣何者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求之以情道終弗獲其所以知之者無知而已

其所以得之者無得而已知本無知得本無得又烏能以是告人耶審達乎是則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千歲厭世去而上仙彼且釋弓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孰肯以物為事嘗原莊周之書言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而繼以問道廣成蓋以謂絕聖棄智而天下治則黃帝其人所謂攖人心者是直寓言耳是篇之意正與此合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

不偎不愛

偎者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隈偎

仙聖為之臣

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愿愨為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忌蹇乞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盧曰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為養吐納真氣以為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所不能靈證之真其功若此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之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無累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愨為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無為而陰陽和靜群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在○道之末體神者寓乎萬物之上視萬物莫足以攖其心者故能勝物而無累然則列姑射之山非神人孰能居之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也心如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柔順而無忤不偎不愛則非作好以親也而仙聖實為之制不畏不怒則非作惡以疎也而愿愨實為之役於物無所與也不施惠而物咸自裕於已無所取也不聚斂而已無不足道足以役陰陽則陰陽常調而無謬戾之災道足

以旁日月則日月常明而無昏蝕之變以道運數則有以若四時以道運氣則有以均風雨夫然故未嘗合六氣之靖以育群生也而宇育常時未嘗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也而年穀常豐土無札傷得以樂其生人無夭惡得以終其命以物則遂性也無疵癘之苦以鬼則不神也無靈響之出是道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盖神人禦寇稱之也

盧曰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礙神之契乎真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鑒無礙則乘風而行披羽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爲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政和經曰善行無轍迹御風而行雖無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之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曩者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

政和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范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四問而四不答者尹生之於列子十反不告豈不欲其因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彼且有憾至於懟而請辭何其鄙之若是也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如不云所云

盧曰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道今汝之息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

盧曰專一而不離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覿吾之行者也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胷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盧曰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眄而已五年之後越於專其西明矣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盧曰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无所誤也

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内外進矣

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忘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盡矣

○盧曰都无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横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

范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矣利害之生情偽之所以感也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則心有所擇而念口不言利害則口有所擇而言故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則心无所擇矣由未能泯是非也口庚言利害則口無擇矣由未能忘利害也故夫子始一解顔而笑則心冥於莫逆之際也七年之後縱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則是非泯矣由未能至於无念縱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則利害忘矣由未能至於忘言故夫子始引吾並席而坐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横心之所念則出念不念而念出於不念矣横口之所言則出言不言而言出於不言矣孰是孰非孰利孰害彼我兩忘而俱化於道又烏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數始於一參中於五屈於七究於九古之學道者或九日而後能外生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或九年而大妙蓋以入道之序至是而終進於无數故也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盧曰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心故云无不同耳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目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辯也

盧曰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政和三年而不惑故始夫子一眄五年而不敢故至於解顔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盧曰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淩虛哉
政和致道者忘心況於懟憾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
范曰六徹相因則物物皆通六鑿相攘則物物皆礙進於道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知其所以觀聽不知其所納嘗豁然如一曾无所關心之疑也有若死灰形之釋也有若槁木骨肉都融又將於大通矣○
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隨風東西由木葉幹殼然則動而天機行無轍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烏能知其辯列子之道進此可謂至矣莊周以謂由有所待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
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耶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猒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至純至眞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愼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難危哉
盧曰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
姬魚語汝（作魚當作吾）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无殊絶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盧曰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惑之甚也會忘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焉得至極之所乎
盧曰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實眞合道者止乎无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何得不爲正乎

○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
矣深當作淫
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无終始之迹者乎
盧曰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

故游萬物之終始矣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
皆使无閡然後通濟群生焉造音操字
盧曰性不雜亂唯真與天地合其德而通
於萬物之性命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
入者也
盧曰實道則性全去情則无郤无朕无迹
○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范曰沖氣之和人所同受交物忘反或為
之饒唯純氣之守專而无所於雜和而无
所於暴致虛極矣豈智巧果敢之列所能
與耶何則貌像聲色无物不同則物與物
固无以相遠夫奚足以造乎先以其鈞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非形於形止
乎无所化而不化於化得是而窮之物安
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无有過也
藏乎无端之紀无有窮也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為若然者塗
郤守神退藏於密物無自入焉茲所以潛
行不窒而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而火
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而高
之所不能危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
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
弗知也
此借醉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忤物而不慴
向秀曰遇而不恐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況得於天乎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
者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盧曰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但為酒所
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
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
政和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
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
留動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何以相
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
不與物為偶止乎無所化則獨立而不為
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
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無端之紀
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
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
耗含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謂造乎
不形止乎無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
物無自入焉此所以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
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慴至人行乎萬
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

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范曰操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與我為一異物而謂之車異物而謂之人異物而謂之墜異物而謂之傷一旦開天而人與接為構則執物以為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詎能無傷乎彼醉者之全於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忤物而不慴而暫寄其全於酒者猶且然爾

○況性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智見之管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匪直骨節之傷也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則向之所謂守全而無郤者是也雖然謂之天者以其對人一性無性況有天乎謂其藏者以其對開一天無天況有藏乎審造於是固有言之所不能論者

列禦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盈弦窮鏃）措杯水其肘上

手停審固杯水不傾

發之鏑矢復沓

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

方矢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盧曰引滿而置水於其肘上發一箭復沓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志審神定形不動以致於此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

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盧曰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

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盧曰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生也曾不知有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善於射者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乃不射之射也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曰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

盧曰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閒神氣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得其妙也

政和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

其審發之鏑矢復沓方矢發復寓言其捷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人者上闚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豈特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曰引之盈貫則持滿之至也措杯水其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鏑矢復沓則前矢方發而復沓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而已若夫不射之射非特止是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已至矣乃能不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為不射之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恂目之志耶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聖五

黃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鄙晉國黜之肥薄也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

盧曰偏視者顧眄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辱也士因其談以為榮辱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迴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盧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眷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眲音奴隔）既而狎侮欺詒攩㧌挨抌（攩音晃㧌音扶閉挨音烏待抌音排感切）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盧曰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攩者觸撥之也㧌者拗捩之也挨者恥辱之也抌者違拒之也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

盧曰以愚侮之衆故偽爭應命耳

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骫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也）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盧曰從臺而下若飛焉入水取珠若陸焉入火往來無所傷焉子華門人咸以為神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慍者必以我等聾盲之輩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況泯然與道合實神以會真智周於宇宙功備群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盧曰乞兒馬醫皆下人也愚之亦敢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

○政和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茫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忤物而不慴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偽投之此以誠應之焉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乘高臺自投其下骫骨無碼泳河曲之隈而果得珠以出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黃帝

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為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不誠而精慮其相去也如此若迺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范曰挾名勢以矜人者無往而能服體誠信以接物者無入而不自得商丘開可謂能體誠信矣故閑范氏之譽則信以為實受衆人之侮則不以為慍墜高臺之上而無礙泳河曲之珠而不溺取火中之錦而弗焦原其所以然則誠存乎心與物無逆而已夫以我之誠信彼之偽物由不能害又況至信之人乎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

而無逆無足怪者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

故其殺之逆也

所以害物而逆其心故也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盧曰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者逆順同志而不迕故猛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政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鵰鶚禽之摯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無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又不淫

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范曰有血氣者不能無喜怒故禽獸異類而喜怒之情常因於人之逆順善養虎者不敢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故禽獸異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道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

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謏操之也謏所六切

謏起也向秀曰能鶩沒之人也鶩音木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盧曰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沒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會彼不能達

政和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謏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譩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譩音衣

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忘水者則無矜畏之心也

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謏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者故謂之舍也

惡往而不暇所過昏明眇也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

互有所投曰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盧曰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鉤投物則不專於巧中更恐失鉤之拙也若以黃金為投者不敢祈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知矜外之兩失而貪物以喪其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

政和譩與噫同蓋嚮者意也謂之譩則或有救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謏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而況利害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無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

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摳蓋採籌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鉤則憚以金則惛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惛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者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范曰古之乘道德以浮游者虛己而無累刳心而無物塗郤守神物無自入焉烏往而不暇耶一有所矜詛能無內拙之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齊汨者水迴入湧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盧曰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習則為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

政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不為私焉而已與齊俱入者沈以窮乎下與汨俱出者浮以摖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已其所以然莫知為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范曰有所因而使然故也無所因而自然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丈夫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乃能蹈乎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者豈有所偏能而然耶然則體道之人固無往而不適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

吾處也若厥株駒

崔譔曰厥株駒斷樹也

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
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
何爲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盧曰言初學累丸也未嘗得之習經半載
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
不墜者何邪我身如橛株臂如枯木心一
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
何爲而有不得邪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
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盧曰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
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
以而後載言其上
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
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
盧曰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
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

而蕩失其真勞其神明者何知問此道耶
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
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
政和忘者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無自而
不可其處身若橛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
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
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消
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
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掇之也
○此無他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
下之至精爲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
不分乃凝於神
范曰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造於凝神
之妙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
不分從可知矣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
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
詐哉
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
矣
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
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僞偽形以獲蟬
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童不忤
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
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
○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
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外雖未能利害
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異類亦無所多怪
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盧曰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
骨肉所猜理生則萬類無閒然後知審精
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群有者在於
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政和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
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

人乎蓋內本無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有高飛以避矰弋之害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無言之之累其有爲也無爲之之迹

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莊曰漚海鳥也出没若漚夫機心存於胷中則海上之漚徒舞而不下況於人乎涉世之聖人至言去言雖言而未嘗言至爲無爲雖爲而未嘗爲猶應不萌純白大備○

○入鳥不亂行執有舞而不下者一將齊其智之所知則言有當役爲有成虧曾未免夫累焉能深造乎道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之

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盧曰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複言火以辯之其內忘己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與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爲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

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彊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馬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志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硋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

○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稟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

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金石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盧曰言夫子能而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君臣之道以教蒼俗昇不獨善其身以群鳥獸焉

政和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為用而未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一致無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奚物而能閡無利害相摩則上下煙燼奚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則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自衒常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具是也彼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為有道是以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歷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為大全焉

范曰石則實而能礙火則烈而善焚觸實不礙者雖從石壁中出不知其為石蹈火不熱者雖隨煙燼上下不知其為火塵進此道唯和而同物然後能之蓋大同離人萬物一視以游金石以蹈水火無往不可將以刳心未能虛而無物將以去智未能同於大通故雖語之有暇而未之能為焉夫子能之而能不為是殆得之以心者然耶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

盧曰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丘子曰吾與汝且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

政和解見莊子書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巫則誣神之言以告人者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可期於歲月旬日之間似妙而非妙如神而已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以寓物之

妙而有感者也感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八者妄名起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丘子未能絶學也是直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已夫道未始有物而物無非道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猶之衆雌而無雄也苟居○

○然獨而藏於胷中是由無雄而卵也而以道與世抗而必信焉未能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霑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乎不誫不止（罪字或作萌）

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爲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

○盧曰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爲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

政和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幾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也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爲靜一以爲顯故曰不誫不止不誫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著也

范曰凡形皆土也有形矣乃有可怪有心矣乃以爲怪土合於空心合於無道通爲一孰可爲怪古之至人心若死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彼將以妄見而見焉故直以爲見怪也不震以言其未嘗動不止以言其未嘗止萌乎不震不止者示之以地文固如此也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棄物

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
見者淺矣
盧曰有權而不用為杜也若天之覆而未
見其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
矣
政和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
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
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
用猶藏然既以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
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
○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
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
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
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范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
之虛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則未甞有未
甞無也雖靜而無為氣自是而起焉所謂
真人之息以踵是也示之以天壤固當如
此季咸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為杜也遂以
為死及見其全然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
為杜權而非正也是殆見吾善者幾歟
甞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坐字
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筦窺天者
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
向秀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
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旋之潘音藩為淵
○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
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
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
淵矣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
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
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
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
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
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盧曰心運於太沖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
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甞離
乎淵澄也故不得其朕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
太沖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沖
莫朕朕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
其朕也且沖者陰陽之交太沖莫朕則見
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一陰一陽沖
而莫朕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
○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
淵也鯢旋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
水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
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
入為物澤氿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
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汧則既出而不
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
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
其三者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
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沖

則一陰一陽如衡適平是以謂之衡氣幾也萬法平等無有高下彼見自不齊耳故無得而相焉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常自若也所謂太沖者蓋亦若此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猗移（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者也

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頹靡）

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盧曰絕思離念入於無為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彝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

范曰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而皆曰示以有心而相無心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為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示之地文則嘆之以其死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示之以太沖莫眹則又名之以不齋無得而相焉曾不知至人之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地文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天壤壤者物之所自生也至於示之以太沖莫眹則又陰陽適中無所偏勝有所謂天地之中者三者皆謂之幾意而動之微而見之是故得而見之也若夫未始出吾宗則雖示而秘彼將莫得而窺矣此所以自失而走追之弗及歟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殆見吾杜德幾又曰殆見吾善者幾又曰殆見吾衡氣幾皆曰吾者由是立我矣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靡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所以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為其妻爨（向秀曰遺恥辱）食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

向秀曰無適也無莫也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紛然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哉字）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盧曰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真

政和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為宗藏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范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列子之於道既其文未既其實故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也於事無為

親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紛然而封哉一以是終則萬緒擾擾雖攖而寧而終莫之變也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六

黄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進

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諜成光

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

而𩐋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諜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於士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懽之喜交弱於心𩐋其所患有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道而忘心也形諜成光則非葆光而不耀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釐其所患而自貽也其豈披褐懷玉而藏其身之道哉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汝若黙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汝能退身以全眞舍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强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厌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誠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敎豎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旣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爲發先生旣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垂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盧曰汝之退身全行絕學棄智人所以保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眞愚智不顯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爲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

而焉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應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是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

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毒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范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感豫則非感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則與人為徒則鄙墟之家從汝者萬齊國之衆賀汝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壘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而脫屨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莫告而小言者盡為人毒以害性而莫覺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然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汝將固驚耶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異物悍之也則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盧曰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貫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為異自衒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衆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覩一玼雖受天下之垢然不修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無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也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睢睢盱盱者乎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若辱雖滌玄覽而常處衆人之所惡盛德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敝而不自以為有餘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已以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況逆旅之妾乎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為美則惡為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妾孰知其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

所勝在己下者耳

柔先出於己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黙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

盧曰彊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己者未足為強若遇敵於己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己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己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則勝我蹭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張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

禍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
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范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
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以強爲用而不知保之以弱
則所勝止於不己若者而已以柔爲用則
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己者焉古
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
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彊則滅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木彊則折（強極則毀）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
徒
盧曰君子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
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政和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
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
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
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
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
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者是也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
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
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
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
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
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者之徒乃能
○勝任也爲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
○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
強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
而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
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
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者
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范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
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
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爲表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
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
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
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
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
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
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
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
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
○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
○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頞解
頷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
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
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
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
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
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循是

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踈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

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之間而已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忌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蝡蝡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蜎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百獸率舞是也)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牲犧禹朝群神舜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為同當以為正也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

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范曰周官鵅隸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固有偏知之所得者然此喙鳴者非工發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情)先誑之曰與若芧(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盧曰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人最為靈智耳智之尤者為聖為賢才之大者為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政和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為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貌非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為智籠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反覆乎三四之間曽不自悟者豈非因其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己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速如影響者為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慴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

范曰雞人所畜而繇於大者則所養不能無待矣故虛憍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盛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盎惠盎惠施之孫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盧曰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餘事陟乎德者

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無跡以利人無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群於鳥獸此其大旨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而惠盎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必終於此言者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歟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哉若實故洞覽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湊來關神慮惡求者以顯昧為成驗遷迷而數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數為真宅執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盧曰天地成器無所不色人生其中但保其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聖人所以養其本愚者但知養其形約以為生貪生而不識生之主形謝以為死不知神識之長存迷者為凡人悟者通聖智惑者多矣故先詭悟○者以辯之。政和道無真實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紛錯唯大聖知之通為一。范曰滯於有者一毫成隔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淨游乎萬物之祖造形而上與化人同游悟理之微與造物累契一死生之理壽夢覺之遠雖存亡得失衰樂好惡一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水火寒暑一無所別太虛無物還性宅之自然又孰弊弊以物為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礙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

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憂懼名利仁義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螻蛄臭也）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

盧曰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廚膳膻王嬪御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

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笄首飾珥瑱也）衣阿錫（阿細縠錫細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

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然明心不在此之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奚辯化人以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所謂化人者殆亦化為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

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碍於實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曾不知腥螻而不可饗也選女樂以娛之曾不知膻惡而不可親也於是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臨是直隨其遇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馬耳

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

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盛奪其所重之心焉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

政和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

盧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肴未昲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往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

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暈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暈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眞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惑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爲眞以常無者爲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者有棄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眞也明乎此則暈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暈之所游奚異王之圃

范曰化人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其視夫中天之臺爲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態雲韶之樂獻王衣而薦王食者爲何如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故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則非所謂下爲土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聞和故耳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怖其徑庭惕然震悸殆將自涯而反矣已而旣寤則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其所從來曾不知其縣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故以是爲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立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已化人之宮夫何遠之有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

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

肆意遠游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爲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之所貌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

○樂臣妾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䮍（古華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𣿶（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爲御𦑕𦨘（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

湩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
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
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
諧於樂（詩辭）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
傳○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
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騁乘日行萬里
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覲黃帝之
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
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
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為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揀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
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宮窮天地之
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
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
為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
駕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
○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
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乘雲氣御飛龍
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為幾神而
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
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憒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
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
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
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
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
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
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
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
不同而迭爲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
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
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
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萃
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須得之於常衆所
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
○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
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
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
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
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
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
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
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故曰有生
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爲始以死
爲終以生爲常以死爲變而皆冥於造化
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
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
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
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
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
○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速成巧淺而
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
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
之不異於生死也奚往而非幻哉令且吾
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
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
亡而吾固自存也憯校四時則役陰陽而
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
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
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
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爲其難終難
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
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范曰以我幻物倒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
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
忽形分混沌無物不然範於鑪錘者爲造
化之所始設於機緘者爲陰陽之所變生
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
能頓華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
○之化謂之幻是二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
自然故巧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
形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滅
若夫縣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生亦未嘗
異茲偃師之倡者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
苟明是理則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
亦幻而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
其夢者奚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
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然遂能
存亡自在而不累於物憯校四時而不拘

數雷冰反用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況夫體道者手操至權以獨運斡萬化於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能識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爲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諸仁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已爲智勇之力而未敢必又以爲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其善爲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同人顯諸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爲化未易致此然道者其本也功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雖曰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諸仁者雖曰爲徒於人亦未嘗不倖於無也爲化若是則塵垢粃糠猶足以陶鑄帝王彼智勇之任是時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以迹哉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酬酢萬變淡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爲(作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夢

周官注云蘁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遊似至非至老成子之學幻似真非真審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殊有同覺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莊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故與爲則涉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哀樂則萌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八者形所接也其事爲可驗故謂之八徵平安而夢是爲正夢驚愕而夢是爲蘁夢思夢則思而有所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所見若狐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其兆爲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誠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

盧曰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

變化被合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容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徵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此矣故為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咸以為覺神所交者咸以為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

致和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識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己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范曰覺有八徵雖形所接因其八徵而驗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其六候而占之未嘗不始於覺然則感變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惑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足以患心已怛如怛化之怛心有所愛則忘所憂而睽心有所怛則慮所患而明識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怛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

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火性猛烈遇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或殺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此以物類而致感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為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為之寇或以物變為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歟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爲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
化往復也
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眞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
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爲實意識獨行人
以爲虛者同呼爲幻夢行人以爲夢爲實
者同呼爲眞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
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
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
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
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
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
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
者憂歌儛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
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
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眞與
道俱則覺夢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眞人
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爲夢其覺也形
開故接而爲事晝想夜夢是直形神之所
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
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
心於其間故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
沒於淵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不知蝴蝶
之夢爲周歟萬形自化化無欣戚非大覺
者孰能爲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
至於眞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以眞冥妄眞妄一眞覺之與夢一無所
別兹所以其覺自安其寢不夢也然黃帝
之華胥不爲未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
已矣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七

周穆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學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

盧曰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

政和陽爲動爲明陰爲靜爲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眞常而善爲化者孰能與於此乎

范曰雖晝明而夜昏梟晝昏而夜明彼物然耳惟人亦如之故西極之南隅東極之北隅與夫中央之國方俗異宜夢覺殊致惡識其所以然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啽吾南反囈音藝）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

盧曰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閒矣

政和一陰一陽冲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於是偏而爲疾或晝苦而夜樂

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覺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病少間雖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亦愚者自以為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范曰尹氏則尹人者也可謂逸矣乃昔昔夢為人僕役夫則趨役者也可謂苦矣乃昔昔夢為國君然則苦役逸之復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世之所貴未必貴也世○之所賤未必賤也自道觀之物無貴賤是直以隸相尊而已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而愚者從役於晝夜乃或自以為覺切切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辯覺夢何耶直知其不異耳

○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者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辯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盧曰夫以為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為妄夢焉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為夢矣得鹿者又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為妄焉

政和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辯乎刑名而降真偽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繁然殽亂惡能知其辯黃帝孔子以真冥妄果且無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辯妄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范曰體道之人見獨趨寂得失無足以累其心者鹿之為物好群則非見獨矣善走○則非趨寂矣故薪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失遂以為夢聞其言而取之者已而俄得亦以彼為真夢也迨歸而告其室人又復以為夢仞人鹿焉然則鹿之得失夢之虛實孰知其所以然哉彼是相攻妄生分別爭競之端起矣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乃復夢分人鹿焉庸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耶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故辯覺夢者唯黃帝孔子而已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國相則無為而論道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蓍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釣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

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躁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

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夫忘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今有心反令有慮蓋辭有左右耳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以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訪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

盧曰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痊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胷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況體極乎

盧曰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顔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折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盧曰子貢辯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此非汝所及也顔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

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於大賢耳
政和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肢體而離形
黜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脩然
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
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
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
知為病故謂華子為病忘方且化其心變
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
之而起以累其形因其亂心則儒生所謂
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
語子貢者以其多而而雜顧顏回記之則
為其能坐忘故也
○范曰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
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數而離根子則又其
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涉人偽之已深病忘
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見世俗之病
非迷而不復者也古之語致道者必貴乎
忘心宋子之病其幾乎忘心而得道之真
者耶真則致一矣朝取而夕忘忘於朝也
夕與而朝忘忘於夕也在途則忘行忘於
途也在室則忘坐忘於室也今不識先忘
於今也後不識今忘於後也始則忘取與
是忘物也中則忘行坐是忘所也終則忘
後先是忘時也且獨柰何而以此為病耶
既已謂之病必有受之者其曰忘則受之
者又其誰也不知其未嘗病以闔室妻之
妻之不已乃謁史而卜之卜之弗已又謁
巫而禱之禱之弗已又謁醫而攻之三者
無所用其術魯之儒又蹯其後而自媒能
治焉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
自此析矣然彼自無疑則非吉凶之所能
知卦兆奚占彼自無愆則非鬼神之所能
測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非陰陽之所能
冠藥石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試變其
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露之使知寒飢之
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偶矣
其寒而知求衣飢而知求食幽而知求明
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
竅遂開除之一朝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
而黜其妻子以其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
操戈而逐儒生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
也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向也各各不知今
也營營不已須臾之忘安可得哉子貢問
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
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
妙而已然則華子之忘猶非誠忘者耶其
病則冥然而忘及其悟則怫然而怒未能
兩忘而化於道故耳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日月其令○
朽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
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盧曰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
者人以為愚夫齊聲色妄求六者非俗人
之所辯故以道為迷罔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
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
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
之人皆惑於是非昬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
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
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
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
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
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
郵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榮者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
○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盧曰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
迷以嗤獨智翻以為迷故老子云下士聞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今欲使趙
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
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
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
政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黒白之色
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民
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
烏能知其辯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
知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
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
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范曰仁人心也由心而行是所謂惠少而
惠則開天而已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則無
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方之止時之冬
謂之罔罔者有之舍也迷而至於罔其幾
○於至無而為群有之所宗者耶其謂之疾
則世俗以是為疾故也聞歌以為哭則未
能無聲特於聲有所不分視白以為黒則
未無色特於色有所不辯饗香以為朽則
將至於無臭矣甞甘以為苦則將至於無
味矣行非以為是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
未始有是非者矣其本也意之所之天地
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是又其物物混
融了無分別者耶楊氏告其父以魯之君
子多藝術為能已者蓋其躬服仁義明言
是非而析道之渾全故也其父之魯過陳
過老聃因告其子之謚者蓋其以深為根
以約為紀而體道之博大故也是時天下
之人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莫有
覺者孰為迷耶孰為不迷耶且自身而達
之家自家而達之鄉自鄉而達之國自國
而達之天下莫不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
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又況
哀樂也聲色也臭味也是非也衆寡相傾
特未可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
之一將以迷之鄉者斷欲解人之迷其惑
以滋甚將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矣故棄汝
之糧不若遄歸也老子於此必曰吾之言
未必非迷者蓋欲遣其為言之累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
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
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
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感者也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眞

○仍以為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感其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范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忘返則搖蕩恣睢於轉徙之途者多矣厥有繕性俗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為己殆亦不知眞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況也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燕國之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社曰燕國之社則喟然而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涓然而泣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不自禁矣既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慚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眞宅之況也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八

○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仲尼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遯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盧曰此篇言體無為之道者方可無所不為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證之本也學者徒知絕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政和或使則實莫為則虛徹妙並觀。有無不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是謂契理。范曰惟忘乎智乃能不用其智惟造乎神乃能不名其聖若然者入而內觀是非利害不入於胷次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在我者蓋如此也出而外觀則毀譽憂喜不汩於心術故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在○物者蓋如此也力雖服海內而不自用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眞知眞能得之在我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其在是乎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受樂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
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旨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
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政和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
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
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
日之言可以為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為
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為是以今日之言為
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無止證鄉今
故則東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
憂之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
政和真樂無樂亦無所不樂真知無知亦
無所不知修之身故無憂修之天下故有
憂之大
范曰退朝曰燕居燕曰間故有所謂燕居
有所謂間居子貢之學得其言未得其所
以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矣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於聖人之憂
○則有所不敢問顏回之學具體而微造形
而悟非真愚也終日不違非助我也無所
不說故聞聖人之憂則援琴而歌蓋將有
所激焉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回入而有
獨樂之問也體道者常樂涉事者常憂天
者莫之為而為也吾則樂之而不辭命者
性之所自出也故則知之而無蔽樂天知
命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俯視世間
萬事舉無足以累吾心者此回之所以樂
也雖然止是耳矣猶非其至故孔子以是

為昔日之言夫言無常是應時為正昔之
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可今或否之汝徒
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其有憂之大是
未能以今言為正者也即此以觀列子可
謂深於易矣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豈知聖人之意哉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
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
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
○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
盧曰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
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
有此言今則異於昔
政和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
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
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

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
一國非所以為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
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
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
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
○圓通無閡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華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
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
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盧曰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為治天下之法
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
去其法又無以為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
之所深憂

政和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
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
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
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
滅質溺心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
義益衰而性情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
為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
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
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
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為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
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

盧曰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
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開物成務濟
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
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
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所不為矣
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
化之本也革之者何為乎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
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
輟
既悟至理則忘餘事
盧曰顏生亞聖之道不違聞而得之矣子
貢因詩書以為智故為言而失其所宗回
重喻之乃悟為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
政和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無所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於無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與化為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擯禮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韋之何為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聞之茫然自失思無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

○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

范曰道之真以治身所以修一身也不榮通不醜窮所以任窮達也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則知去來之非我矣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則亡變亂於心慮矣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固有在是一將不得而駴世則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以百姓心為心者詎能愁然無憂耶故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此為治之具而非治之道修詩書將以為治乎而仁義日益衰正禮樂將以為治乎而情性日益薄道不行於一國其如天下何道不行於當年其如來世何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雖然吾得之矣樂天者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真樂無樂任其所樂故無所不樂知命者非古人之所謂知也真知無知任其所知故無所不知若然者雖曰有憂是豈萬自以憂世之患者哉故能無為而無所不為也向之所謂詩

○書禮樂者用之而不必棄因之而不必革 ○

順物自然無容私焉孰能弊弊然以天下來世為事顏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故聞聖人之言而有得焉子貢弱於博學之辯者也故茫然自失而已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

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窺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

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盧曰聖人應物而生濟時用導群有以示 ○

跡不顯真以化凡焉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郎反又音)倉子者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爾

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閡牆壁耳

政和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己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槔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無視無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范曰心者形之所主形者心之所舍必有以剸心乃能廢心故不為心所累必有以使形乃能用形故不為形所役聖人之所○

○以聖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叔孫氏之聞者如此故以是稱仲尼也耳主聽目主視精全而不虧則其耳徹矣乃或能視神用而不竭則其目徹矣乃或能聽聖人之所以聖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陳大夫之所見者如此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

魯侯聞之大驚

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盧曰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

盧曰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

盧曰夫體既有質而成礙心則有繫而成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封執而在於動用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絕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真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盧曰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干我者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哉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
爲答故寄之一笑也
盧曰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
政和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
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
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
乎冥冥聽乎無聲與神爲一世豈足以識
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
以實而致虛氣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
於無則動於無方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氣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無有
入無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惟然之
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
在眉睫之間非無所也囿於有形感於有
聲吾雖黙聰明而同乎大通來干我者我
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
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頹一笑不知
答也
范曰耳目形也視聽用也精神洞徹了無
所閡者能以耳視而目聽然特能易耳目
之用而已未至於都無所用若乃無形之
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炁聽則耳目
不用而聰明長存矣故魯侯以是爲增異
也原其所以致此亦必有道體合於心則
其體虛矣乃無謬心之體心合於氣則其
心凝矣乃無使氣之強氣無不運也其化
常本於神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神無
不在也其用常託於無神合於無則混而
爲一矣彼辯物而小則爲介然之有感物
而應則爲唯然之音其在八荒之外可以
爲遠乎道亦在是無間於遠其在眉睫之
內可以爲近乎道亦在是無間於近大智
並觀物莫能閒無有遠近遂知來物外觀
於身身本無身故七孔四支之所覺吾不
知也內觀於心心本無心故心腹六藏之
所知吾不知也真知無知無所不知是其
神之所爲乎道之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故魯侯以告仲尼仲尼所以笑
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
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援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
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
政和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
其聖也雖博學而無所成名雖多識而一
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爲集大成
范曰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
博學而無所成名漢陰丈人知不足以知
聖人者也故曰博學以擬聖然則聖人無
名孰得而稱之博學多識特以對商太宰
而已然其告子貢則曰汝以予爲多學而
識之者歟予一以貫之何也博學多識者
道中庸所以同乎人一以貫之者極高明
所以同乎天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
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
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黄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跡非所以爲聖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盧曰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故夫子因衆人之所常見欲明至眞之聖人也
政和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爲之累非無爲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跡非其所以聖
范曰王言業故善任智勇帝言德故善任仁義皇言道故善任因時是皆應世之麤跡耳豈其所以聖哉故夫子皆曰弗知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
商太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絶遠而言之也
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
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
爲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爲之極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爲道無譽爲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没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强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强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耶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推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
聖理冥絶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欺罔也
盧曰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假立言而爲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裒然

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爲聖者寄之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爲至也故以疑似而遣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爲夫子誑之耳

政和莊子論嬈人伏羲神農黄帝唐虞以來其爲天下皆以爲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爲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閱衆甫於耳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爲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眕域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爲聖豈眞是哉故疑其爲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爲欺我也

范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是古之人門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慰天下之心名曰治之亂孰甚焉然則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故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于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爾其自信乎以運化則無化之之迹爾其自行道常無名自人觀之雖見夫蕩蕩其大而無名之朴終無得而稱之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其是歟然聖與不聖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殆將進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商太宰不足以語此故以孔子之言爲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莊猶矜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閡矣

盧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賜能辯而不能訥

盧曰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

由能勇而不能怯

盧曰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

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

盧曰自守矜嚴不能同物失於和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日㢠況不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之巻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光也雖不該不徧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爲賢於己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己哉
范曰顏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故雖或不違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己於一日之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子貢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孟子稱其詖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者耶秉桴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問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爲仁持哆哆之志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或多或寡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巻之九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巻之十

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疑敵）
盧曰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

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
形無震動也
盧曰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為辯
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惕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
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土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
不能得閱之矣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
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閱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為像人
若令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
心於物也
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
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
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末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衎衎然求
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
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衆也○
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
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
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目若不
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若門
之徒役遂以為有敵不疑曾不知夫體道
之人彼我混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
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則
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剡而無物耳之聞
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
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知若
然則踐形而上又執有惕然震悸者歟且
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為妄行而偽故曰往
將奚為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
可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心者
偕至於丘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
可與接則慹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
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嗒然似喪其耦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
言則又捄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有言
○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為言○
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衎衎然以道自樂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求勝之
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偕來之
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驚乎
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

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
○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知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盧曰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辨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政和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衆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馬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而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敗而存焉所謂貌充也窅然空然視
○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无不充无人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真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內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者至言也无知為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范曰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得意者无言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故進知者亦无言无言者道也用無言為言者亦未能忘言无知者道也用无知為知者亦未能忘知雖未嘗忘言有所謂未之
○嘗言者亦在可言之域雖或未忘知有所謂未之或知者亦在可知之域曰言曰知本無所遣亦無所累應物而言亦无所不言也而實无所言即物而知亦无所不知也而實无所知嚮之所謂道者如斯而已汝將何驚耶
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
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
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
一方哉
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
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
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
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
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
○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
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
心之理明无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
趣可不察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
言知之為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為同故
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
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
政和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頰
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
則進而與之俱內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
也形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
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
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匪直止是
而已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
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
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
之者鮮矣
盧曰說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樂其見吾
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
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為異者也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
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
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
○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
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
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
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
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為
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
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貌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辯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内則在我者未甞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内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内外之為辯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已之謂也

壷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

内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所眡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適常通而无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无所適目无注視則物无不視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眞至游矣乎

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眡則有破性豈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眡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无窮在彼為故在此為新有陰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无故則所適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榮觀為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為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為所玩无故不知我亦无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内觀者耳又烏能逍遥无為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耶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内觀者則由勝之内行乎无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費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道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為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為不知游而壷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説焉夫缺学以觀无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大觀而物无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眡則内眡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无非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為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者庶幾乎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爲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

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

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狎也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也夫執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絶矣何方能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處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七竅俱通者窒復以聖智之道爲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爲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制於人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

○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疑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无彼此之擇衆態一齊而无親疎之間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得自是也吾无所喜失自是也吾无所憂不以生爲可樂死爲可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爲可欲貧爲可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豕忘貴賤也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以家觀家而无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无不同矣夫若然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弗能禁盛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能移也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

○妻子不得而親賤而僕隸不得而狎其道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爲疾而冀其發藥焉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爲心者欲其趣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以治人爲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圓明之府瑩无纖埃而造乎剞心之妙矣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

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

○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進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

盧曰俗閒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

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理之常也

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爲常

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

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爲知生之幸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爲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爲道衆所安者衆爲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

存而常令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令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於晝夜之道墮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或忘生而徇利烏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无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而生則雖考終厥命而有不亡之理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已顏子之夭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已盜跖之壽是也夫无所用而生者任自然之道乃能用道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言其變而已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隸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哀也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夫歌哭異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唯體道之人則不然故季梁以道爲任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爲不足哀故歟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已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爲不敢樂故歟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雖然悲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爲是哉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雖撫尸而哭殆非噭噭然隨而哭之也與夫隸人之生死而衆人且歌衆人且哭者異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盧曰秦呼蚊爲蚋患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辯淄澠

爽者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辯別也盧曰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亟犇佚

僵者仆也如顔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之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辯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爲闇昧衰迷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故曰視秋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矣戾工輸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學矜是非之名以爲富記糟粕之跡以爲能欲反於眞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極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衆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形累神哉

范曰睹秋豪者將以爲明曾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爲聰曾不知五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辯淄澠者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爽鼻之於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於困惾中顙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一无所後鼻口之納嘗一未嘗繼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一　聖十一

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脩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爲而欲欺弄於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下上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癢字

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

長幼群聚而爲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識而不應

盧曰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孪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群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聽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无事焉荀粲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爲也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夫任群才以爲理因衆物以爲用使雖犬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蜋之臂而拒車轍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眞君存焉其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爲器治聲樂書數以爲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内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爲利者必无之以爲用廼能總而一之蓋有爲則有所

不能爲无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囿故以養養之義難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巧而復於无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

○有爲也彼且以是爲犬豕之類宜乎伯豐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莫能相兼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下之治能者多矣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衆人之所知而有知者爲之用不強能衆人之所能而有能者爲之役又孰弊弊然以眘易役係勞形怵心爲事耶老氏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者弱也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恨）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

盧曰衆人之所爲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爲者斯乃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也

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盧曰輿薪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爲生者先養其神神全則无爲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

○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為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誤為筋力耳

政和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為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見則視乎冥冥无以異於見與新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聞則聽乎無聲无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范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可謂弱矣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者殆亦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為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與新者不為明目而學眎者必先見輿薪聞撞鐘者不為聰耳學聽者必先聞撞鐘何則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无難矣唯其無難故名无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无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屈又烏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哉莊子曰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牟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盧曰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无一定之家

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

盧曰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團俱為人名聲

相近者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為龍弟子詒欺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著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烏號者黃帝弓也綦者地名也出美箭衛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擲百盧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詮不患所蹉跌令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眶不睫者矢勢至睫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輿之聞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堋箭相連接不絕如一焉聞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尤甚）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為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

有物不盡

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

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㟮元氣之浩茫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

盧曰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折軸積而不輕也

白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

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色也

孫犢未嘗有母（不許此義）

盧曰謂之孫犢安得有母也

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於子與）夫無意則心同（同於无也）無指則皆至（志指故无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有也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

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孫犢未嘗有母非孫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嗚皆條也

謂龍之言无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遜辭告退也

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

改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睫故不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

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爲大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蓋所以袪邪說之蔽

范曰傳稱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爲至達則詭辭數萬固无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以爲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爲至言而悅之荀卿并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以此也夫龍之爲人行无師學无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茲樂正子輿所以非之歟觀其詒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鴻超之射其妻矢注眸子而眶不睫斯謂之盡矢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衆竅故歟雖然公子牟常悅龍之爲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龍問魏牟之說卒況之以坎井之蛙者蓋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賞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無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爲尊去之不以爲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夫能无私也禪大位而不恡受大位而不辭也

政和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願戴己與不戴己所不知也問之左

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范曰有心於爲治者天下未必治惟无以天下爲者乃能治之不能爲異者人未必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无容心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則治之者必本於无爲○神人惡衆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无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故尭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己與不願戴己皆所不知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无象而然耶夫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稷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譽尭直曰古詩而已尭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故也且以尭之爲帝也以黃屋爲非心舜之爲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尭之授舜則有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尭則有升聞之德嗚呼豈其所以爲尭舜哉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

況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盧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疲其應若響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盧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遺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盧曰欲得善爲此道者隳支體黜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盧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二心矣

盧曰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也无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也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无假者則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為

盧曰唯默然而內照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為者此乃真知真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為而非理也

盧曰夫无為者而無不為也若无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為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道若物也物豈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處无服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

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真知能而不為則无能之巧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曰无為豈道也哉故曰雖无為而非理也

范曰有積也故不足无藏也故有餘至人无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物之著咸其自受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順物自然无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違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違物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則視聽雖詳只為聾盲心力有所不用即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為桎梏又烏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无乎不在瞻之在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

滿六虛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不覩其端倪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窈冥之間而莫窺其眹兆也遠玄者玄亦遠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惟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爲真知乃无所不知能而不爲是爲真能乃无所不能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蔽於莫爲豈所謂道者哉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先散人高守元集

湯問張曰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以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

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盧曰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注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故此篇去形全以生通其情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故知形而上者神不可測形而下者物不可窮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視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范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則湯之所問革之所答固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一曲之士怫其還庭乃以是篇所議爲迂誕怏詭非君子之言豈俗學之與歟哉拘墟坎井者奚異哉

殷湯問於夏革革字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混注而已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

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爲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措言也

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爲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爲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

政和无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內雖時无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其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也

范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蓋時徙不留物逝无舍昔日以爲今者今日視之則爲古矣今日以爲今者後日視之則爲古矣然則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氣毋一判參差萬類充牣兩間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始終相反如環無端自非大明終始者焉知其所始焉知其所終雖然終始无故惟其時物物猶可得而致知也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自事之先有無事者存無古無今无始无終雖聖人於此殆亦未之或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眞極眞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眞知也

政和若域之內則上下八方為有若方之外則上下八方為無自有觀徼則有極盡自無觀妙則無極盡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為言也

○范曰夫物量無窮烏至而倪小大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能自得矣上下八方豈易得而致知耶故無則無極上下八方則非超於無者也有則有盡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自人觀之但見其無極而已而無極之外豈更有無極者哉但見其無盡而已而無盡之中豈更有無盡者哉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是乃窮理之言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中齊也

盧曰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遍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知是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間則是是矣

○盧曰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豳之內則是是也

政和天地覆載道為之公四方無窮無所畛域觀於遠近何殊之有

范曰中天地者為中國外於中國者為四夷五方之性雖曰不同五土之宜雖曰各異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則四海之外亦奚異於齊州乎故距齊以東其行至營人民猶是問營之東復猶營也則東至日所出從可知矣距齊以西其行至豳人民猶

是問幽之西復猶幽也則西至日所入從可知矣用是以觀故知四海八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傳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幽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八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反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形○

○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刻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

盧曰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

政和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為萬物之母者天地故含萬物而不窮為天地之始者道故含天地而無極天地空中之一細物而道包之則天地之表固有大於天地者矣

○范曰小者不同而別大者覆入而同之惟○天地為能覆載萬形惟太虛為能包裹六極大小相含孰知其所以然哉以其含萬物也故莫知所窮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以其含天地也故未始有極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然則天地者是直空中之細物有形之最巨者耳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於天地者哉此可以意了難以言論故每執之以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盧曰張湛此注當矣

斷鼇之足（鼇巨鼇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閒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爲帝顓頊是黃帝之孫

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盧曰亂常敗德則爲折天柱絕地維也是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

政和練石補闕斷鼇立極蓋聖人財成輔相之道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百川水潦歸于地之東南則其勢然也

范曰易以乾爲陽物坤爲陰物則天地猶未離乎物也故古之人或練石補闕斷鼇立極或折天之柱絕地之維天地雖大猶不能全則彌綸範圍豈無所待耶日月星辰其行也左旋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百川水潦其流也東注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黃帝書曰天不足西北故北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近取諸身而天地之大可見矣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駭

名曰歸墟（莊子云尾閭）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盧曰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也至微至細入於無閒者不過水也注之無增減者萬有無不含容者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閒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閒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盧曰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翫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若此之山猶浮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蔕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

盧曰眼耳鼻舌身爲五根隨波流不得暫

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滐著而不得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應還源養神歸道者也

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禺彊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盧曰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有安矣五塵以對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辯之故云三番六萬歲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之道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圍一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風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盧曰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大者也以諭俗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恣以染溺而為鈎負六情以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而用之也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盧曰俗心所溺唯聲色為重君子小人困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焉愛溺深重喻之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

帝憑怒憑大也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盧曰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乃立法以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國漸小然神農雖治猶數十丈焉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減削而已

范曰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即此所謂大壑也其下無底則傳所謂東注無底之谷是已名曰歸墟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則又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以頃夂推移不以多少進退有如此者嘗考○太史公言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則引而去豈此所謂五山者耶故非仙聖之種莫能居此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恐流於西極乃命禺彊之神戴以巨鼇之首而五山始峙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焉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負六鼇以歸員嶠之山遂沈於大海仙聖之種乃為之播遷帝大怒於是侵減其國侵小其民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然則傳所謂東

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得非此所
謂大人者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
五寸事見詩含神霧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
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范曰五山戴於巨鼇一釣連於龍伯以明
物之巨者如此僬僥國之短人一尺五寸
東北極之諍人九寸而已以明物之細者
○如此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
多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盧曰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
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知上極神
仙下及蠓蛾迷真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
也
范曰冥靈大椿莊子所謂大年也菌芝蠓
蚋莊子所謂小年也時有久近數有多寡
覺此而冥焉者逍而不悶掇而不跂則衆
人安用知彭祖之為久而匹之乎
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
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莊子云鯤化為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疏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
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
之
夫奇見異聞衆所疑焉益堅豈直空言論
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守者
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
古博物者也
范曰鱗介升乎下能潛而不能飛鯤者潛
也麗乎陰者也羽炎亢乎上能飛而不能
潛鵬者飛也麗乎陽者也鯤鵬雖大尚未
免乎陰陽之類世之俗儒拘耳目之近遂
以為無是物也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
哉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伯益夷堅之徒
者以其說古固有之非直肆空言以駭一
世故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
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
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
子羽未聞
○觽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觽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
得而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
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
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
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
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
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
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
喻其大也
盧曰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山聚蚊
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
○范曰離朱子羽古之明目者然視止於有
形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觥俞師曠古之
聰耳者然聽止於有聲而無聲之表有所
弗聞唯黃帝容成居空桐齋三月心若死
灰其神凝矣形若槁木其容寂矣視以神
而不以目聽以氣而不以耳故江浦之間
焦螟群集向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
而望之弗見其形今則塊然見之若嵩山
向也觥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
聞其聲今則砰然聞之若雷霆細大之倪
孰知其所以然哉且由衆人觀之則鯤鵬
也麼蟲也其相去之遠豈可勝言哉由無
極盡之際觀之則二者均為物耳何足以
相過與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柚音）碧樹而冬
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
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
踰汶則死矣地氣使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
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
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識任而不執
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
盧曰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染
所變皆若是也復何足以辯之哉
政和巨細形也脩短數也有形與數同異
之名立矣四方之外六合之裏有萬不同
孰知其極大禹伯益見而名之則猶接於
耳目心知之間黃帝容成神視氣聽則已
造乎微妙玄通之表覩道之人不隨其所
廢不原其所起有性皆鈞有生皆全有分
皆足知此而已又何必識其巨細脩短同
異之所止哉
范曰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其言蓋本乎
此夫物生天地間盈虛異形消息異氣而
性之所稟有自然而不可易者生皆全已
一無或虧分皆足已一無或歉巨細也脩
短也同異也覺而冥之曾無夸跂矣必致
知於其間耶莊子之逍遙義與此合
○大形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
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盧曰形（尸剛反）懲戒也創也草政也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

許(雜合也)其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
○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小大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
　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蛾氏二子
　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孫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與
　盧曰此一章興也俗安所習而隨於衆衆所共者則為是焉雖嗜慾所纏從生至死生既流蕩無已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咸以為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人必至於本道忘生以契真聞斯行諸不計老少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平之理暢矣
○政和平險而違之者去其有形之累帝感其誠者造乎不形之妙河曲之叟累乎形之有盡而不知夫道之無窮以智笑愚曾不知純純之愚為大智也
　范曰懸岩之溜穿石單極之綆斷榦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靡使然也體道之人審觀厥理以古今為一息以生死為一條篤強行之志無期效於俄頃之間持不息

之誠無要功於歲時之近等視世間萬事豈嘗所謂難者耶故太行王屋二山峙冀州之南跨河陽之北方七百里其崇萬仞可謂高且大矣然未離形數可得而平焉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於是聚族合謀畢力平險荷其畚運土石投諸隱土之北置諸渤海之尾所以去之可謂遠矣許之者有雜然之衆助之者有始齔之男獻其疑者有所弗聽笑而止者有所弗顧以無窮匱之○子孫平不加增之土石所以持之可謂久○矣彼其不已若是其卒也懼操蛇之神感夸蛾之子力負二山之險俾無隴斷之登嗚呼愚而復智之極也是其所以爲愚公者與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二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三　

湯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者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

盧曰夫人一至以祈道則去有以契眞若將恃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及其契眞○○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末也則喪生以見跡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眞之契也丘隴所以平也

政和變化推遷莫知其極鄭人之爲秋栢夸父之生鄧林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者耶

范曰傳稱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此所謂夸父是也逐日於隅谷之際赴飲於河渭之間卒焉北走大澤未至而死豈非以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大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得盡其分也

政和日月有明故曰照星辰成列故曰經四時有序故曰紀太歲總焉故曰要神靈所生言天地之所生蓋天神而地靈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而通物之所造故曰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

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

自此章以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

盧曰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生以通其道也然則神識至靈更無所待非羣有之所資育蓋獨運之自然豈聖人所能通哉

政和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物物而通之哉其無待而然者耶烏識所以然任其自然付之自爾蓋樂通物非聖人也

范曰大禹所言則止於有極盡之間夏革所言則造乎無極盡之外故或曰唯聖人能通其道或曰非聖人所通槩而論之若物之外若物之內烏覩其所以異哉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

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耳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至也其國名曰終北

盧曰終北者言其極幽極微玄默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甗也

盧曰玄默之境無有際畔風雨鳥獸羣動所不至也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喬陟者形器之礙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音擔甀音錘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盧曰山中喻心水爲慧用蓋神所瀵出者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無不悉徧

盧曰通乎四支徧乎百體以周形器

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盧曰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矜誇含陰含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衣不食衰老所不逮夭壽所不拘上士勤之則至其國矣

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盧曰人以氣爲生故曰好聲也出入之息故云不輟飲食真慧無雜思故云醉也覺慮起又沐其中故云澤香

政和謬之一國以明非聖人之所通也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六合之內有不可窮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在天之時無風雨霜露在地之氣無鳥獸草木其民飲神瀵而沐浴焉則能已饑惓而澤膚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謂之神瀵是其所以爲不可測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盧曰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能常止其地故云乃復焉

范曰姒氏治水土其跡之所及者遠而殊陬異域有非足跡之所可至者故寄言迷

謬也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去人也遠矣其國名曰終北則造乎歸根復命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游乎廣漠無極之野無風雨霜露則陰陽之氣有所不交不生鳥獸蟲魚草木則散殊之類有所不育四方悉平則夷而未嘗陂也周以喬陟則高而不可踰也國之中有山山之頂有口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則傳所謂大出尾下者是已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則傳所謂山下有水者是巳經營一國無不悉徧則言其周流汎應而善利萬物也夫然故土無札傷物無疵癘殀而從者無競爭之心柔而靜者無驕忌之行不君不臣無長幼之序不媒不娉無男女之别緣水而居不待五穀而食土氣温適不待織纊而衣躋仁壽之域無夭傷之苦飲神瀵而力志和平則疏瀹心智蓋若飲之以和浴神瀵而膚色脂澤則滌除塵垢蓋若洗之以善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慨然自失數月乃復

是又造道未至者如此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

盧曰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而不能得至故曰幾剋舉也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

盧曰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正在於人民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

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

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孩之也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此國自不可得生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

盧曰隰朋之所及者不達於此耳夷吾云以我之所聞但恐不得如所傳耳故云恐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顧哉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故在無者亦道也在有者亦道也解心释形則敵無廢有勞形休心則徇有棄無聖人之於道一有一無微妙並觀乃無不可然則戀國之富者固不足以知道而舍夫種種之民慕夫不可測之國者亦豈足以得道哉穆王之意管仲隰朋之言皆未爲得也

范曰隰朋之爲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仲父固嘗以是爲可以屬國哉然其智適可以治齊而已故終北之游遂以爲非而諫之是篇所論若大禹則深造乎道者若穆王則涯而反者若桓公是直望道而未之見者耳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果力）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

而成之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政和南方之氣熱故被髮而祼與書島夷卉服之義同也北方之氣寒故鞨巾而裘與書島夷皮服之事同也中國謂之夏則文明盛大故冠冕而裳治辯而禮具九土所資農商田漁冬裘夏葛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然皆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特異宜而已
范曰南國之被髮北國之鞨巾中國之冠冕習俗之不同也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智能之不同也冬裘夏葛服各異宜水舟陸車器各異用蓋有自然而不可易者孰知其所以然哉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而已
越之東有輒休休又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㓮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㡴又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此事亦見墨子
盧曰夫衆是則爲當衆習則爲常故至當至常人所不辯彼習俗者衆矣寧知其至理哉
政和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上無禮下無學然且行以爲政習以爲俗此亂倫者也不足爲教
范曰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皆退陬異域不能相通故上之爲政下之爲俗有不可比而同者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凉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
盧曰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獨善者養道以全眞兼濟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退非利生一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不知也世人但以問無不知爲多聖人以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然則二童之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光未遠人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居光內見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大近窺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何益
范曰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以體圓則未離乎形以圓一則未離乎數一墮於形數之域則或遠或近固得而測度然則孔子不能決者豈眞弗能決哉是直存而不

論耳
均天下之至理也
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
連於形物亦然
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絶髮不均也
髮甚微脆而至不絶者至均故也今所以
絶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均也其絶也
若其均也寧有絶理
○莫絶言不絶也人以為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
者也
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愚乎亦有此説
盧曰夫理之至者天下無不均不待均之
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自均矣
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絶絶者不均均則
不絶世人以為不是不知理之必然也
政和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赫赫乎日月之光聾目
所見各有不同故以形見之則以為遠者
小而近者大以氣見之則以為近者熱而
遠者涼而所以為日固不可以遠近期也
范曰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義與此合
詹何
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
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
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鉤不伸竿不
橈
○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
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
絶故生而獲也
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
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
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
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
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
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
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盧曰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
設教化以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
無不應亦猶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鉤
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不為我所制也
道者之養生全真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
天下者亦由玆道焉
○政和刑名而降大則制小彊則制弱道以○
懦弱為表以小而妙之為玄此物所以不
得遯而皆存也百仞之淵其深可測青雲
之際其高可及而道則覆載之者也與道
同體則守小樸而萬物自賓以細綸而引
盈車之魚以弱弓而連雙鶬於青雲之際
其喻在此聖人之治天下如斯而已
范曰楚王問詹何之釣而知所以治國黃
帝問童子之牧而知所以為天下其理一
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

　智少而任性則果敢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秉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怴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他能刳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盧曰夫形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眞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為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明心為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

政和形失其平為疾性失其平亦為疾治形之疾藥石攻之治性之疾則有道術存○焉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主謀慮氣主果斷一失其平強弱相反故志強而氣弱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強者少於慮而傷於專心者五官之主也易其心使強弱適乎是以無疾妙物之謂神投以藥妙物深矣聖人以神道妙天下舉平與陂通而為一何以異於是

范曰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者心之所之也氣者志之所役也一有或偏則性失其平而為疾矣故志譬則帥也氣譬則衆也志強而氣弱雖有帥而莫為之用其失也疑而不決志弱而氣強則雖有衆而莫為之至其失也果而自用儻不為之發藥又烏足以化其心易其慮而庶幾其有瘳乎嘗觀魏世華佗有刳腸易胃灌洗五藏之術則是篇所言亦無足怪

鄒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鄒巴古之善鼓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敎）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弦聲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

弦
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青發
矣
盧曰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形者神
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
盡形之妙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
且小假之以覩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
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盧曰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以通乎
神矣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羽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池暴沍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
陽光熾烈堅氷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
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幷言
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醴泉湧至和所致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時有白雲
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
之裂帷幙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
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癃者
或吉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
之意而禾黍滋也
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盧曰成性所行動然而應陰陽之數四時
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況風雨寒燠之氣
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此之謂也謂之聲律而變者不因
四時也
政和夫至樂者調理四時大和萬物而四
時迭起萬物循生至其妙也二類相合兩
者交通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留散徙不主常聲故以聲感氣
隨感而應亦理之必至者耳春叩商弦以
○召南呂而秋氣應之秋叩角弦以激夾鍾
而春氣應之夏叩羽弦以召黃鍾而冬氣
應之冬叩徵弦以激蕤賓而夏氣應之則
樂之感有至於易四時之序而奪造化之
機者其妙若此至於總而調之則交通而
成和是以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蓋通天下一氣耳聲合於氣其應也自然
而已鳥舞魚躍乃其餘事
范曰琴者君子常御之樂其制詳而義深
其聲妙而功大始乎防心以自禁終乃出

器以入覺故聲作於跬步之間而感應乎太清之上昔者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鳳凰蔽日堯鼓琴而天神格舜歌南風而天下化又豈直瓠巴之鳥舞魚躍而已哉然琴之制絲託於木其音乃發蓋火得木而有聲神因形而應世殆有不測之妙存乎其間苟拘拘然溺於形器之近蔽於聲音之末烏能樂得其道哉師文之學始也柱指而鈞弦終也舍琴而興歎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可謂得乎此

○矣夫然故叩弦召律四氣變移及命宮而總四弦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其聲和而致祥若是彼師曠之清角奏之而風雨應鄒衍之律煖之而禾黍滋詎能進此哉是宜師襄于為之撫心而高蹈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薛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謳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

盧曰夫六根所用皆能穫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

○瓠巴以下乃從聲適焉

政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則其出音之勁餘韻之遠而已曼聲歌哭而一里老幼或喜或悲則動蕩人之精神變易人之思慮此其謳歌之造乎妙者也

范曰秦青之撫節振林木而遏行雲韓娥之曼聲變一里之老幼誠動於中而感應於外不得不然又況夫識已而發者耶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言心闇合與己無異

吾於何逃聲哉

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盧曰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為識心所傳善於聽者謦欬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安可不辯耶

○政和在心為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心之所之可得而審矣然聽止於耳則知聲而不知音聽合於心則審音以知其意此子期聽所以造乎微也

范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則無聲之表固有聽之弗及者伯牙之所鼓子期之所聽未離乎形聲之間高山流水每奏而輒窮

其趣復何聲之可逃哉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三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四　德三

湯問

周穆王西廵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訓則日)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唯聲哉色香滋味咸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作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顱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內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爲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爲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

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矩也

○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象耳目視聽言貌趣步俯仰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則其巧妙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之形豈特幾乎以其眞哉偃師之造信乎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亦奚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弇山者日入之所越崑崙而不至弇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還而已偃師之倡功同造化領其頤則歌合律若天籟之自鳴捧其手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穆王驚而視之信以爲實人也曾不知其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盧曰夫盧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躡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

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瞬以爲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爲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盧曰欲推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

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扞之不差審之至也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瞀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於中也○殆矣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曰自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昌以氂毛垂虱而望之浸大者以此蓋不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彀而學之者亦必志於彀豈非力分之內可學而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衛學射於甘蝇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爲之主接於物則目爲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衛必告之先學不瞬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慴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者矣故能彀燕弧貫虱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造其久既盡穿楊之巧乃彎射○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爲○心耶故始而相遇於野則交射而矢鋒相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學射之賤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況夫體道在已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

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箕裘者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諭也

盧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冶之具也老子以爲槖籥今之鞴袋也彼以約弓之牀此以扇火之鞴非弓冶而弓冶必資之也

汝先觀吾趣（趨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躡得女脚）計步而置

䟽槷如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

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

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

輿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己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盧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駔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識眞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政和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道者必始之以習及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為其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所以喻習也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為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內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係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者也故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以策驅而廻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自然而不知為之者此之謂善御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泰豆氏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蓋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使之深造乎自得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其得宜如何哉觀泰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有如此者迨其久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

則超乎法度之外不勉而中有如此者若
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與輪之外無餘轍馬
跡之外無餘地未甞覺山谷之嶮原隰之
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
道舉乎與陂道通爲一奚往而不暇哉道
乎進其至此進乎技矣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嗜慾而夭物者皆
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
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
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絶
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
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
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
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
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
不請焉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
以斷割爲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
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
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
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
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
之際此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
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
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
過駘狀壁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
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
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
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晏晚暮也陰之閒跪
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授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
物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
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
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
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
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
支彊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
亦所不能傷焉故蠆蟲不螫猛獸不攫故
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
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
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耀承影者處陰而
不移宵練晦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
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不有經物而不覺
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
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爲其有形之質也
故晝見影焉爲其處晦之時也故夜見光

焉道以無為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囿於有者為下故三劍含光為上承影次之宵練為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是三者不以斬決為勝亦皆劍之神者矣天下有常勝之道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而天下服豈在於擊鬬為哉故莊子以斬領決肺為庶人之劍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劍之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為常勝之道乎

范曰黑卵則道之復乎至幽者鄧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

○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卵請劍於衛孔周焉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也實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浮雲絕地紀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劍於孔周徒用之以復讎而已故因黑卵之醉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劍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盧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辯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劍雖鐵

○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纑非紵非麻布名與中國等大與鼠毛同此復何足為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

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為有而以其所不及者為無然八荒之外不可窮詰安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為無哉

范曰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理固有之而拘耳目之用者必以為無是物焉又烏能知極盡之際哉是篇必終之以此以明前之所載皆即當至理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也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德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張曰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知力此惑於天理也。盧曰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非命不說有其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或制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无命也恃命而不力求者候時也信命不信力者失之遠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當也。政和力有智愚命有窮達得喪之差莫相為對不貳其心所以立命。范曰古人有常言曰莫知致而至者命也又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夫命之在天未形有分且然无間固豈力之所能制哉惟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非有德者不能與此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盧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

政和命在天力在人力若可致也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則君子不謂力命在所聽也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違則君子不謂命壽夭窮達貴賤貧富萬物之所受盡有制之者矣為其不敢迕也故直而推之為其不可過也故曲而任之既非力之所能使亦非命之所能違自然而已孰弊弊然以多識為事故曰朕豈能識之哉

○范曰時無止也故年有大小彭祖顏淵壽夭之所不同也分無常也故勢有得失仲尼殷紂窮達之所以不同也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其貴賤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等貴賤者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其貧富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同貧富者自然之分殆不可得而致知故直而推之俾其各正而無私曲而任之俾其委順而無迕壽夭窮達貴賤貧富咸其自取使之者其誰耶惟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夫執足以患心已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盧曰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可見矣

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

盧曰西門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

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槩意也

盧曰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盧曰寐者言未覺也及其寤也乃怛之常耳

○政和世族言行年貌相若而貴賤貧富窮達相異北宮子非愚失也西門子非智得也失者以德厚自愧得者以命厚自矜皆在物一曲不通乎道非東郭其孰覺之予不敢復言特知其非是而已悟則其意消於道也其庶幾乎

范曰命在天德在己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俟其在天者雖造事而達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雖造事而窮吾不以德厚而有所愧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北宮子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可

謂窮矣彼不知其厚於德也乃以是而自
愧西門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
出則結駟可謂達矣彼不知其薄於德也
乃以是而自矜詎識夫固然之理哉東郭
先生辭而闢之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
之色閔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施於身者
不顧人之文繡也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
豈固以惡衣為恥哉飽於內者不顧人之
膏粱也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豈固以惡
食為恥哉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雖庇○
○其蓬室若廣廈之蔭矣從車千乘我得志
弗為也雖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矣終身
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則又遊
券之內行乎無名其視物之儻來適去猶
觀雀蚊蝄虻之相過乎前耳詎足以易吾
之素履邪非知命不能進此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
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
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
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弟
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
小白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
人尋殺之
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
○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小白即桓公也
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
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醢之不然將滅魯
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
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
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
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
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
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
○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
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
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
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
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盧曰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
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
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唯天時抑有人

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命之來也鮑叔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力所制也

盧曰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范曰管仲之於齊其視鮑叔則友也其視桓公則君也分財自與而不以爲貪謀事窮困而不以爲愚仕而三逐不以之爲不肖戰而三北不以之爲怯幽囚受辱不以爲無恥則鮑叔之於夷吾固得夫善交之道矣始有莒道之戰而射中帶鉤終有堂阜之迎而釋其桎梏位居高國之上號稱仲父之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桓公之於夷吾固得夫用能之道矣管鮑善交而實無善交者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者舍是而求豈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哉是則莫之爲而常自然殆有不可得而致知者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盧曰將死不可諱言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也潔廉善士也清己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

欲以己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兼覆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

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

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

盧曰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矣不如己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己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

勿已則隰朋可

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盧曰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不求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理也

盧曰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爲厚不薦則爲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

政和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蓋言其善與人交不可跂及其爲交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交者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交也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蓋言其善用能不可跂及其善用能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用能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用能也天下之事時勢適然者不得不然召忽之死子糾之勢不得不死也小白之用夷吾時不得不用也鮑叔舉夷吾於小白至夷吾屬齊國之事則違鮑叔而薦隰朋是皆視時與勢非私我與彼者當其時順其勢厚薄終始吾何容心焉耳鮑叔之與人則和而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鮑叔之行己則清而失之隘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以有任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亦何有於我哉曰賢君無私怨者明人君以天下爲公曰不蓋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明人臣當自重以天下之任以德分人者善貸且成故謂之聖人然聖人之實不盡於此以財分人者利下之事故謂之賢人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

范曰老氏曰容乃公公乃王公也王也名生於實惟公則可以爲公惟王則可以爲王若鮑叔之爲人不已若者有所不比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豈所謂能容者哉若隰朋之爲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則得夫容乃公之道矣管仲之對桓公以鮑叔爲不可以屬國非固薄之也不得不薄以隰朋爲可以屬國非固厚之也不得不厚薄厚之去來詎可容心於其間哉一本乎自然而已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

盧曰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才不遇者亦命也

政和不得不用竹刑者時也不得不誅鄧析者勢也

范曰謹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則言子產殺鄧析者是直寓言以明理而已

可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娛

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復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威之以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者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以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盧曰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為天福也如鉏麑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不傷賢才得遂其死垂名不朽亦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顧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顧生而不得生者故曰天罰
可以死而不死
居困辱之地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
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
盧曰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彘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為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如
盧曰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運力不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
政和以順而至者謂之福以逆而降者謂之罰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皆順其常然故謂之天福言天之所福應順而至也可以生而不生可以死而不死皆逆其固然故謂之天罰言天之所罰緣類而降也然或可以生而死或可以死而生若是者命之行也孰知其故哉故雖智者大迷而唯達者知通焉
范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不務智之所無奈何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者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者豈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眞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盧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
況於人事乎
政和窈者言深而難見漠者言蕩而難名妙體無體故窈然無際而其道以自然而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而運若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不能欺者言鬼魅雖幽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無為也寂然不動故平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其有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將之迎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
范曰窈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言天道窈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自會而已無有際限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撓故曰自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犯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妖有所不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默之者不假乎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贊衛也平之而已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攖勿擾有以將之斯能處適去之順有以迎之斯能安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至命者疇克爾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五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六　德五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
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
盧曰其子謂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遇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

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曰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盧曰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神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為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

范曰動與過疾所生也醫能已此有疾而待治者不如吾閒而樂之可也然無妄之疾勿藥有喜雖病者能言其病庶幾其有瘳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攻者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皆迷而顧惜之也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則欲其推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故於是為之謂三醫矯氏則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故曰衆醫俞氏則順性命之情而無所治故曰良醫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知其默有制之者而湯劑砭石無所復加非進乎技而與乎神孰能至此故季梁以是為神醫也古之人有疾入靈府病在膏肓者而神醫皆以為不可治而信之殆亦盧氏之類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范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或生或死或厚或薄豈人之所能違哉咸其自然耳

鬻熊語文王曰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鬻熊文王師也算猶智也

盧曰若知形報為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則得之以順違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

范曰鶴脛雖長斷之則憂非固增之也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非固損之也長短相形有數存焉於其間雖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是以大椿朝菌久近不齊彭祖殤子壽夭不等冥冥之中咸有定分詎可以差數覩哉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之意耶其唯
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
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
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
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無盡也
盧曰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
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
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命不可預
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
道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
爭天者也
政和命有所制則天且不能知也而況於
人乎匪祐自天弗孽由人則禍福唯所召
而災祥以類應非天之所私而亦非人之
所能爲也巫醫技之賤者爾命之所制雖
智所不能知病而求醫謂彼乃能知此耶
三醫曰矯氏曰俞氏曰盧氏矯言拂而治
之俞言順而理之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
也蓋曰寒溫不節虛實失度則知其疾之
在人而已不通乎命是拂而治之者也曰
胎氣不足乳湩有餘則知疾之所受於天
而已安之若命是順而理之者也若夫疾
不由天則非俞氏之所治疾不在人則非
矯氏之所攻莫知所以然而然是命之行
也雖有藥石將焉用之此之謂總一其理
而冥之者謂之神醫不亦宜乎貴生者養
形以存生愛身者不以養傷身然非所以
完身養生也蓋徇物既不免於危身生而
憂戚不得者又不免於愁身傷生惟無以
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蓋生非貴之所能
存而亦非賤之所能夭故也唯忘身者乃
能無患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
所能薄故也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
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由理之常觀之
此似反也而安之命則非反也或貴之而
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
由理之變觀之此似順也而制於命則非
順也凡此皆其自然故皆曰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鬻熊之言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
所損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經曰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
此古之真人所以不以故滅命
范曰疇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
惡人孰從而知之耶迎天意揣利害則智
有時而困矣乃前識者所以爲道之華愚
之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可儀而度
哉故曰不如其已
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
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
盧曰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夭
貴賤隔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
故疑惑也
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
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
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

盧曰衆人所不知以爲自然昬昬昧昧日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以是爲命也乎

信命者亡壽夭

有壽夭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

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性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

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

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

盧曰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眞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爲何所不爲哉此之謂至道也

○范曰兄弟天倫也所以言其同父子天屬也所以言其異有人於此年均也而壽夭則異言均也而貴賤則異才均也而名譽則異貌均也而愛憎則異孰使之然哉自然而已矣自然之理不可致知故昬昬昧昧則冥而已無所用見紛紛若若則順而已無所於逆隨所爲隨所不爲吾無容心也知去來之非我無變亂於心慮又孰知其故哉莫知致而至者宜在於此故歸之於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則彭殤定分等之爲一條信理者亡是非則堯桀自然同之爲一貫信心者亡逆順未嘗背逆而嚮順也信性者亡安危未嘗去危而即安也道其至此信與不信亦將泯矣故眞則止一而不妄慤則完實而不毀去就哀樂無所復分何爲乎何不爲乎固將自化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

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盧曰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如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乎貌也神遊而已矣誰能礙之耶

○政和兄弟以言先後之倫父子以言上下之等才貌言年在己者也壽夭貴賤名譽愛憎在外者也年同而壽夭異言同而名譽異才同而貴賤異貌同而愛憎異凡以在己者出於固然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而必者也理有自然有使然所謂莫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者既莫知其爲自然又莫知其爲使然也昬昬昧昧言不可明紛紛若若言莫之能定隨所爲隨所不爲言其應而不藏日去日來言其運而無積夫如是孰能知之故曰孰知其故皆命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故信命者亡壽夭是是非非之謂智而智所以窮理故

信理者亡是非人心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故信心者亡逆順人之性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信性者亡安危信者任其自然之謂也雖然一於信猶有所係也惟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爲至眞矣則無喜怒矣則著識若是者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冥去矣就冥矣哀矣樂矣爲冥矣不爲至人居若死者寂然不動之謂動若械者若機械之運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謂其雖靜而居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爲靜者有不知也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謂其雖動而出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爲動者有不知也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則萬態不能變於己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其運無乎不在者也夫孰能礙之

范曰古之得道者寞然而止若立槁木成然而行若蟲槁枝居而無所係動而無所逐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芥蔕於胷中也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獨出獨入無得而偶之者是遺物而立獨也是朝徹而見獨也又孰有與道大塞而觸途生患者哉

墨音眉𡰪勃夬　盧曰默詐佯愚之狀

單音戰至音咥　盧曰輕動之狀也

嘽齒然咺許爰　盧曰迂緩之狀也

憋妨滅懯音敷　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盧曰同游於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爲善也。

巧佞　盧曰辯諂之狀也

愚直　盧曰質朴之狀也

婩魚暑斫齒略　婩斫不解悟之貌

盧曰憨駿之狀也

便辟　盧曰折旋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爲巧妙也

繆苦交忓苦牙　盧曰頑戾強愊之狀也

情露　盧曰不隱之狀也

謇音蹇極　盧曰訥澀之狀也

淩誶音碎　此皆多辭訥澀辯治之貌

盧曰尋問語責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

盧曰各自以爲才能

眠莫典𡢃徒殿　盧曰無精采之狀也

諈止累諉如僞　盧曰並煩重之貌

勇敢　盧曰雄健之狀也

。怯疑　眠𡢃不開通之貌諈諉煩重之貌

盧曰懦弱不決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

盧曰各自以爲適宜得中之道也

多偶　盧曰和同之狀也

自專　盧曰獨任之狀也

乘權　盧曰用勢之狀也

隻立　盧曰孤介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

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盧曰變詐巧辯愚拙佞直衆態不同而皆以為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受氣有厚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柰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道之士養其神舍其眞易其慮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命因力以徵形則命不如力也

政和墨杘言其質無所通單至言其行有所達嘽咺以言性之緩慭慭以言其心之急自以為智之深者蓋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巧佞者詐愚直者誠婩斫者剛立之稱便辟者柔從之貌自以為巧之微者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㺒忤者心有所藏情露者事無所隱謥極者吃訥之至淩誶者辯說之給自以為才之得者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眠娗者若不力於行諈諉者若不敏於言勇敢則爭先怯疑則就後自以為行無戾蓋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多偶者同乎衆自專者異於衆乘權者則依勢而行隻立則獨居而處自以為時之適蓋以其所遇者如此也是衆態者各生於心之所能故心既不同則貌亦不一此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號也雖然有所行者必由於道由於道者必聽於命是衆態者或有所止或有所差而均由於道聽於命故曰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范曰衆志異慮有所止者有所差羣趣殊方有所拂者有所宜然自以智之深者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微者窮年不相語術自以才之得者窮年不相曉悟自以行無戾者窮年不相譎發自以時之適者窮年不相顧眄紛紛之衆態貌各不同然皆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殆亦任其眞性而然耳

佹佹（姽危）成者俏成也（俏音肖　俏似也）

盧曰魏魏者幾欲之狀也俏者似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

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盧曰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

故迷生於俏

感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

俏之際眛然於俏而不眛然

際猶會也言冥眛而難分耳

盧曰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則眛然矣若相似而不眛然斯謂明也

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

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非謂所識也

盧曰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福可忻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

政和佹者幾欲之貌俏者肖似之稱佹佹成者幾欲成而非成也故曰俏成也初非成也言似成而非也佹佹敗者幾欲敗而

非敗也故曰俏敗也初非敗也言似敗而非也自迹觀之成敗之幾間不容髮自理觀之毫釐之差遠以千里此昧者所以生迷於疑似之際而終莫能悟也故曰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若夫達人之觀則朝徹見獨所以於俏而不昧然成敗之端無變於己所以不駭外禍不喜內福動止不違其時而未嘗留情焉所以隨時動隨時止若是則非智所能識也故曰智不能知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

無喜懼之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

盧曰若能彼我無二心則吉凶悔吝不生矣若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墜顛仆也是以世人不忘於力求而不能委於命也

范曰天下萬物迭廢迭興倏起倏滅成敗之機相尋於無窮故幾於成者初非成也俏成而已幾於敗者初非敗也俏敗而已俏似之際疑而弗決迷之所由生也聖人觀變化之無窮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動止隨時一無所迕豈容私智於其間哉信於命而彼我無二心莫之為而常自然而已

故曰死生自命也

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

○貧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也

盧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夭者時也陽和布氣群物皆生聖人利見含靈俱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皆不識自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盧曰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至不可卻故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戚生於有以迷生於不知時焉

政和直然無間之謂命故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則為有間矣有心者不能致夫道而致道者忘心其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而不墜仆蓋揜目塞耳者黜其聰明背坂面隍者無所顧望若是者驚懼不入於胷次所以亦不墜仆也此雖未通乎命然猶愈於彼死生自命者言制之於彼貧窮自時者言所遇不在我

○命在彼而夭壽不貳君子俟命○

而已則怨夭折者豈知命者哉時在彼而貧達不同君子待時而已則怨貧窮者豈知時者哉惟當死不懼則以死生為晝夜此知命者也在窮不戚則以窮通為寒暑之序此安時者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也 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

盧曰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爲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

唯亡所量

不役智也

亡所不量

任智之所知也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盧曰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政和事有利害理有虛實人之情有誠僞非多智所能度非少智所不能度玆所以失得各半也必以多智爲必得是無天也必以少智爲必亡是無人也故曰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冥而一之付之自爾則幾乎以其真

范曰命可聽而不可逆時可因而不可違怨夭折者非知命也怨貧窮者非知時也唯君子爲能知命安時故視死生爲晝夜之常當死不懼未嘗惡死視窮通爲寒暑之序在窮不戚未嘗醜窮豈嘗弊精神奚億度以鑿爲智哉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

盧曰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髣髴而不明言之今比云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生之功可見矣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政和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故以流涕爲不仁

○范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隙也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得乎哉景公泣於牛山蓋不知此宜乎晏子之竊笑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政和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則有子非所喜而亡

子非所患非達性命之情何以與此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盧曰夫士農工商各趣利而逐勢者力所
為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
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操揄而不損護也世
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
求者迷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
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
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
者是得夫所以送處送去也若知命者當
委命而任力焉
政和勢在人命在天在人者可以力為在
德五
十九
天者不可以力致士農工商舉天下之民
不過此四者赴時趣利追術逐勢我所能
也水旱得失成敗遇否我所不可能也所
可能者在人所不可能者在天人之不勝
天也久矣故列子論力命之說以此終篇

范曰赴者趣之緩也追者逐之緩也闢土
殖穀曰農故所赴者時通財鬻貨曰商故
所趣者利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則追術
而已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閒則逐時而已
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勢使之然也
若夫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士有
遇否則非勢之有也蓋亦有命存焉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德六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張曰夫生者一炁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閑鍵用禮樂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趣也。盧曰夫君子殉名小人殉利唯名與利皆情之所溺俗人所爭焉故體道之人也為善不近名不趣俗人之所饑為惡不近刑不行俗人之所非違道以求名溺情以從欲俱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篇亦何殊於盜跖也。政和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察焉以自好列禦寇知邪說之蔽于一曲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大全道術為天下裂故○辭而闢之。范曰恃智詐以干時者或以權力亂其素分拂天真以殉偽者或以矯抑虧其形生惟致二者皆非中道故力命之篇一推命分楊朱之篇惟貴放逸或以為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豈知至人立言之旨兩存而不廢也

德六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
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無已者故情無厭足

名美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

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

乗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身為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鈞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燋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言不專美惡於己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此推惡於君也

盧曰偽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偽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

盧曰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

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稀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柰何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皆實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謂名者多取以偽雖然古之聖人無為名尸惟恐名之累己也名亦既有則實偽異辯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偽而得名者有以實而為偽者有以偽而為實者而管仲田氏方且與堯舜夷齊爭名實偽之間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為善無近名也

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爭則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實偽之不同實名貧管仲是也偽名富田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祿百年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偽之間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

○异異也古字

盧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減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

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為幾存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懼終身役役以求至樂其為樂也亦疏矣故唯無以樂為者是為至樂今且勸禁於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纍梏者無以異惡足活身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

為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

為惡者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盧曰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遑遑以為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

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己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為名所勸此莊子所謂無近名也不為刑所及此莊子所謂無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少豈遑卹之哉

范曰人生天地間譬猶一漚之在水也生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為善無近名而

已故不為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為
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
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
遑遽措一身於重囚纍梏之間為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
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
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
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
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
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識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
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
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
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
為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去也一無
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
能也不自能則含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
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異且競當生不暇
養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
政和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為死而
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
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為死
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緘範於造化之鑪冶
以身為大患以生為有涯不能悅其志意
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何者貴賤賢愚
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
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
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盜跖無善惡之間也
又孰以身為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
(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
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
寄青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真
全道忘名證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
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清非無欲展季
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
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
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
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
窶貧也殖貨殖
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
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
身故善樂生者不窶
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盧曰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

為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真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窶損生爲其以利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爲其以養傷身也慈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善樂生者不窶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善逸身者不殖

范曰原思塊坐於環堵之室其窶可知子貢鬻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斯二者一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爲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瞻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爲至當矣若生不能瞻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賅名招寇盜以重傷是失其宜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含珠玉不服文彩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悅生死相捐者疑若惡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爲一體也楊子於此殆亦有爲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閼塞)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

鼻通曰顫(顫音舒延切)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也(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

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振頹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貴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忽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慾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

後人者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文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

○盧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飾禮故王孫之葬良吏譏之失其中道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盧曰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薄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捐死者乃能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之心此養生而肆之之道也任之而無所係而沈瘞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之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道

○范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是直尊主强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列子記此蓋寓言救弊故耳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烏果切　媠奴坐切）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盧曰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啗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

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慼於一世雖支體具存而實鄰於死者

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辯別之術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盧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衆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叔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為達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不知眞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篇辭義太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盧曰夫當才而賞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忿矣使賢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父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眞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為智乎此言眞人者非眞聖之人乃眞不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解心釋形者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眞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命之危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產矜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榮祿之美唯恐其身之不治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樂其生則苦身勞生者為妄而任情縱心者為眞矣故朝穆自以為所治者內而以子產之治為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眞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乘與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

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儵然而往儵然而來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眞爲事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七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八　德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縱而勿禁禁而必定者積而能散人之所欲爲無不爲也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玩也縱心之所欲而勿關焉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之故無瘞埋之資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之亦可也禽骨釐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爲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爲過祖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內此誠理所以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形骸之內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
范曰體道之人覩物寄之儻來知貨財之鶩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耶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耶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理也貴身愛生以蘄不死是豈達於理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厚若是而蘄久生是益惑也夫情之好惡有以休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世事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紛吾行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料而逆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可蘄久生之爲乎此孟孫陽所以聞楊子之言而遂欲速亡也然蘄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欲速亡者亦未爲通於道是二者皆失也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生死無變於己此之謂達
范曰貴其生者不自賤以役於物疑若能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賊以困於物疑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況五情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衆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之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所謂不羨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爲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知既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攖拂非以生爲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而無所覬覦非以死爲惡也無不廢無不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遽遲速於其間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爲己者也不以一身自利爲人者也爲人者不可以失己爲己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所不與悉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爲人我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爲人太少其自爲太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楊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是此一曲之士也

范曰伯成舍國而隱耕爲己者也大禹過門而不入爲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況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況悉天下乎哉楊朱之行失之爲我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贊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爲辱殞身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楊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而然耶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意故亦相荅對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墨翟之道術忘己而濟物然爲己者固不失人而爲人者固不失己楊朱學老子關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然皆非道之全也孟孫陽有見於楊朱之道禽骨釐有見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

范曰子華子語昭僖侯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侵肌膚而獲萬金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遠爲之耶楊朱之行過於爲己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若槩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爲有蔽故禽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以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擾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唯人亦然故聖智凶愚所稟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同然則名實美辨憂樂奚擇此遊方之外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戚戚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逸蕩商紂之放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熙熙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烏覩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政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以在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
不為莛撞起音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
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
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
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
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
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
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
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
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惑矜競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
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運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則務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為可樂
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
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
古為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
皇為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

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
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
還則為尤近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
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
顯特未定也若夫當身之事雖既往而未
遠然所過者聞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
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
過者廢亦既不停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
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
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
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遲速之間同於泯絶
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
時之虛譽規身後之餘榮尊生者也
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迭盛迭衰代
廢代興倏起倏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
窮爰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
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
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内盈柴柵外重纆繳終身役役曾不
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

哉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
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
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
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
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
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
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
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
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
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
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
是故曰至至也
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静之形懷五
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

生而惟人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爲有餘以其爪牙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爲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爲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爲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爲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爲其爲神明所託也故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逐物哉知其爲耳目之役也故既有不得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也志之所以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外有其物内有其身蔽於一偏暗於大理竊竊然横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知道之所以爲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爲能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横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而必之是横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當容容乃公惟公則能兼容莊子曰大人合并以爲公惟公則能合并公天下之身者内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者詎有介然之知存乎胷中而以自營爲事哉惟至人無已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彼其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至者豈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

不敢恣其耆慾

二爲名

不敢恣其所行

三爲位

曲意求通

四爲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違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内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爲壽干譽者爲名尊爵者爲位逐利者爲貨内有遑遽之心則外有怵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罔不惟畏也終身役役不須臾寧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知其分定無然歆羨則處静以休息焉往而不暇謂之遁人言違其常理謂之順民言因其固然違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内

范曰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

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為累有至於畏鬼責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以顯為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夸者以之悲則為位而已詎能無畏威乎錢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為貨而已詎能無畏刑乎若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生殺之柄制之非我烏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人安自然之定分循不易之真理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歆羨之心故畸人而侔於天遺物而立於獨

○幹旋萬化惟我所為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蓋在乎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音區位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緜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中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四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於

○是愚智相譏而歆羨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楊子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宵人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為陰陽之蠹者豈其內刑之過歟

范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鷃之逍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鼇不能容足於坎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可易故無夸跂之心儻或遊券之外而至乎期費則盈耆慾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陰陽之冦奚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弊之旨而以是為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政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義所以利物也義而反愁我巳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

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物者欲物我兼利此古之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與名還與衆人非所以蘄無憂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可埶重曾也故古人謂是爲公器而不可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廉士之重名蘄人之盜名又烏知至人以是爲已桎梏而有所謂無爲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爲名之說必終以此所以遺其言之累耳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八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九　德八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張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撕乎變通之會。盧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辯神立事以顯眞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道從欲以喪眞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政和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瑞自然之驗說符言人事以合之此書名篇始終之義。范曰事物之變有萬不同成敗之相因倚伏之相禪言而驗之豈苟然戢契乎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則無言者聖人之本心卒不得已而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使天下之人皆造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老子之書終於信言不美所以總叙其作經之意列子之書終於說符所以自祛其著書之迹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不係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

壷子卽以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盧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偽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辯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爲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槔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

○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爲物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或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盧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知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爲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聲有美惡響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從之故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眇緜之上見出知入觀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讁之可累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違理而得利未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爲道者譬行不由門戸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嘗覩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槩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爲理者未之有也
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已之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矣是故人之愛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起縉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爲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爲决者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已湯武積德有海内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
盧曰無乏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雖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已而危辱及之
范曰平爲福有餘爲禍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又烏知體道之人有所謂知足者哉遊券之内行乎無名有萬不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并焉故莫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固未嘗重利輕道而以富爲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
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
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
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命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爲爲國爲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前期而中則所制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爲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亡則知保其存

范曰古之射者內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反求諸己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矢矢相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眹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己則適乎消長涖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酬酢萬變無往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務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己智則物願爲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爲班白白首聞道猶不能行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爲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政和道以素朴爲質以懦弱謙下爲表故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焉往而不愛哉故不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而不

豢於是知道則有違理而不以物害己者
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
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
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進此
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善爲
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聰明者
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
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
不周
盧曰夫斲雕爲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
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鍵是以大辯
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眞葉
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
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
違天理而僞巧出此之爲未明本末也
政和道雕刻衆形而不爲巧竊竊然恃智
力而爲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雕匪琢
運量萬物而不匱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
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割刻雕衆形彼盈於天地之
間者榦而實條而蔓匪規匪矩而有形者
剸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藻飾自我
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
○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
爲化無爲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爲
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而殺子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
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
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眞悟道之士也
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眞所謂不爲外
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尊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
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
介萬鍾之祿不足還其守苟可以無與而
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
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
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
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
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
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害才明道者無之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為是事無常非不○適時者為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遇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為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一非特未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慾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覩蟬鵲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己

范曰伴物者物亦伴之害人者人亦復之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吳王欲伐荊孺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
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
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
言郄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
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
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 ○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
以擿姦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
言哉
盧曰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
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
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
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
而羣盜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
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為名者羣盜
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
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聖人所以教民
而化之以道雖賞之不竊也以苛為明抑
末矣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郄雍
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遠矣隨會
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
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為國者藏其利器 ○
○不以示人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
又曷嘗務機巧滋法令飾智驚愚恃明察
物而期以得盜為哉若郄雍者不足以知
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
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
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
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
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
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
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黃帝篇中已有 ○
○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
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
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
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
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
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子荅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復爲善味者所別也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契理會然後得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爲無爲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在言至爲者無所爲也淺智逐末常失其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常也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形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必去言然後爲言之至至爲必去爲然後爲爲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沒者能取之以水投水而善嘗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謂者不可也又況天下之理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幾事不密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爲去爲則無爲而無不爲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

滅殆謂是與
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稺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遽人來謁之
遽傳也謁告也
盧曰急來告捷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
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
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
德矣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
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前數矜伐勝非其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
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
及之
盧曰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誡強所以
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
含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誡慎勝彼
強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者力也拓者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
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
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
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得為攻之母也
盧曰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
不以力誅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
彊為弱也夫藝成者必為人所役好勝者
必遇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
與化者也
政和盈而處之以沖成而處之以缺持勝
之道也剛而守之以柔彊而守之以弱常
勝之道也江河之大也有損焉風雨之聚
也有息焉日之中也有昃焉觀諸天地尚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惟始於憂勤者終於
逸樂此憂者所以為昌般樂怠敖者是自
求禍此喜者所以為亡知此則福及後世
此之謂持勝之道力足以制衆而無勇功
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柔弱處下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此之謂常勝之道然常勝
之道是乃所以持勝也
范曰戰勝易守勝難故非有道之主不能
持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爲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惟德厚者福衍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禍致福

范曰福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然禍之祥也其父以爲不祥巫祝所以爲不祥者神人以爲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而禍福之相爲倚伏特未可知也唯聖人爲能知其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踁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狹者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向先僞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德行之爲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驕傲利之心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

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絶塵弭蹤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
負索薪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纆薪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盧曰臯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辨也伯樂歎其忘形而得神用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臯之無數倍也故穆公以為敗伯樂以為能也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跡足者得之於心不驟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盧曰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為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臯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人皆不知所貴矣
政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若亡若失搏之不可得絶塵弭蹤迷之不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豈足以識此可以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不知內矣在其內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聖人之道
范曰牝而黃牡而驪相去遠矣九方之相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則忘其外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爲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利物好名之説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
○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
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欲治其國先脩其身所謂治其本而末從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眞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善爲國者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以弱制强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畢斯心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爲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禄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盧曰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爲高官益大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爲大禄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逮而無失其爲厚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
信鬼神與禨祥
盧曰禨字巨衣切居希切又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禨禨祥也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唯處衆

人之惡而不爭者爲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衆人之所惡不以自好累乎其心以寢丘之封孫叔敖所以戒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懽然無憂悋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旣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悋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來而不失動契其眞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矯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牛缺之見殺是巳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者以利累形燕人之見殺是巳然則輕生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聖人所以有身爲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悋招辜燕人以力爭遇害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吐合切)魚而笑

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慬勇)請與若等勠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凌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盧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誡之深焉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

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
也身行其道人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
全也歐則雙失又喀喀而吐僞愚也哉
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
之隘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哱爾之與乞人弗屑嗟來之食餓者
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禦人於國門
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雖孔子
受之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
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
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已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
不知已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
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
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誠無由
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懲忿窒慾而刻
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
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
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
非于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已者哉
以懟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徧行自然之勢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
是故賢者愼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
與響耳故賢者愼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
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爲達
生以仁義爲桎梏以屋宅爲褌袴忽彼報
應人事不修故稽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華世疾如仇讎而不知具理乎
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
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愼也曰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
之來唯人所召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
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愼乎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
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
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
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
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
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
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盧曰羊以諭神守神不失為道也一失其羊而奔波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為無喪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是矣
政和自道術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天下之人各自為方判離渙散而不見古人之大全此多歧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得喪矣
范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軆道者一以貫之豈以多為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已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真歸一則海鷗可馴若失道變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內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真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妄也真偽強生分別名實震乎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為善無近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慎為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而利自至貨財聚而覬所爭則其流生禍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之發必慎其獨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

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為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而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況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偊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

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眾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眾人皆覩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鳩以明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而已聖人好生之德蓋亦以此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盧曰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為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為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為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

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爲類然形名而降大則觕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爲

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爲民用者豈其然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旣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爽得失者乎

盧曰士有折支舐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獲多利則以爲榮獲少利則以爲恥代人亦孰知榮恥之實者乎

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契讀）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以刻處以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拾遺失之木契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匃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爲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彼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以明此

范曰以內觀爲務者安至足之分故從馬醫而不以爲辱以外慕爲心者肆無窮之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爲薪

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爲薪理當也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政和處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道之所以不行也

范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踐可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詎能使人之不疑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鈇（相音拙字）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意所偏感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鳥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

政和識者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道之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又況虛明之中有物探之沈淪性真

○迷著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鈇者

白公勝慮亂

慮者猶度也謀度作亂者

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

錣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逮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爲所言無身非謂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人所以喪已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亦符天瑞爲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頤齊人攫金而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序　德十

夫莊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滿于太虛而無形眸可聞也故著書發揚黄老之幽隱剖抉生死之根柢隋弢解紊決疣潰癰語其自然而不知其狀意其無為而任其所為辭旨縱横若木葉乾殼乘風東西飄飄乎天地之間無所不至而後莊子多稱其言載于論説故世老莊而不稱老列者是錄莊子合異為同義指一貫離堅分白有無并包也昔列子陸沈○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識藏形衆庶在國而君不知天隱者也人有道而人莫譽適豈細也夫書有理而世罕稱理豈粗也夫之人也之書也深矣遠矣與物返矣不其高哉僕自總角好讀是書患無音義解所闇惑及長游天台山桐柏於司馬微水悵之下獲𨷲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墨敗壞不任展玩而急手抄錄其脫落蠧碎壞滅棧損十亡四五矣而紙尾題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纂衡岳墨希子重遂草寫藏于巾衍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手寫列子涓盧重玄注就於藏室繙景德年中國子監印本參有校無會同帖異比得國子監印本經并注脫誤長乙共一百六十字集成訛謬同異一卷附于釋文之後已而補亡拾遺復其舊目前人所解最善者如程是豹之別名商佰乃泰丙兩字古文此其博學而多識者其有越略惟族同志損益啓悟熈寧二年九月九日碧虛子題序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上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列子新書目錄（姓列名禦寇或名圄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天寶初奉旨冊為沖虛眞人其書改為曰沖虛眞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部名新書馬大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眞經）護左都水使者臣向（姓劉名向字子正漢楚元王交玄孫校定此書也）校（音教）謹歟（音與經中與字多如此作）臣參（七南切劉向管子新書日錄云臣參書四十一篇）校讎（音酬校讎兩本相對覆校也讎謂如仇讎報也）除復（扶又切）以盡（子忍切極也下同）及在新書有棧（音剪謂蠹書斷滅也略作剗又作㓷）○皆（與剪字同周禮有剪氏事除蠹魚蠹書）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鄭繆公（音穆與魯哀公同時）迂（音于）誕（徒早切迂誕跡遠之大言也）恢（口回切）詭（孔委切恢詭大怪異之言也）推分（符問切）乖背（音佩）孝景（漢帝諱啓）亦頗（普可切）偶言（音遇劉向別錄云偶言者作人姓名使相與語史記贊為）寫列傳（列傳經之類皆音去聲）昧死上（時掌切）永始（漢成帝年號）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眞經）劉正輿（音余晉揚州刺史名陶）傅穎根（名數北地人晉丞相從事中郎）並少（詩照切）始周（姓王張湛祖之甥）從兄（從疾用切）正宗（王宏字正宗高平人晉尚書）輔嗣（王弼字輔嗣山陽人魏尚書郎）皆好（呼報切）先（悉薦切下同）并（卑正切）仲宣（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魏侍中）幾將（音祈近也）總角（詩云總角

髫屮弓閭童子結髮之時也及長丁丈切避難乃但切各稱尺證切
冠虜音虜盡全子忍切料簡音聊理也量也唯賫音齎祖玄
父咸子集傅玄字休奕北地人著傅子書一百二十篇有集五十卷咸字長虞有集二十卷父子俱為晉司隸校尉鶉觚依僅有音覲少也比亂名利切復
在扶又切著物直略切自喪息浪切生覺音教肆任而鴆
切此例稍多後以意取之往往與佛經相參猶云佛經往往與列子相參德七十三
此為文者辭語互陳也屬辭音燭莊子名周字子休宋人也為梁漆園吏著
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為三十三篇以注之天寶初用為南華真人其書曰南華真經經中
往往有沖虛真人之語慎到趙人也先申韓韓稱之著書四十二篇其學本師
黃老韓非韓之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著書五十五篇其學本師黃者○尸
子名佼音狡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後逃入蜀著書二十篇○淮南子劉安
漢武孫淮南厲王長子也招致賓客作內書二十一篇多真經之語又外書三十三篇論
新語玄示道家有王胎中玄示經四十卷又陳留韓杜作玄示八篇演解五千文
指歸漢嚴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天瑞第一

夫音符發語之端是後更不音外錯昌宽切之分符問切下同子
列子者冠于氏上者著其為師也鄭圃音補圃田鄭之藪澤也今在滎陽中牟縣壺
所謂也爲諸人无同音或作無亡眡古視字也行无下孟切伯
丘子林司馬彪注南華真經云名林鄭人也嘗語一本作語告
昬瞀人莫侯切後伯昏无人者亦音謀告女音汝媿然口對切而

復扶又切往復音伏字音服後不音者皆是入聲不殆音待黃帝書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得長生之道在位一百年按漢書藝文志有黃帝書四篇黃帝君臣
一篇黃帝銘六篇軼道經相類玄牝毗忍切无景音影緜緜武延切
存邪以遮切下同向秀音向字子期晉常侍注南華真經二十八篇自
知音智下同謄羣時髓切不匱音饋竭也大易音太下同未見
賢遍切注同之稱尺證切下同易繫胡計切混成胡本切渾
淪音倫下同相離力智切離遠曰去別也後或作平聲以意求之也近
別明彼列切離散先旰切下同循之音旬易无形埒音劣淮南
子作形埒形作形埒今朕兆也謂乎乾鑿度者精也易變而為一一自
○衍經之九大數惚音忽悅況往切以數色主切廼復古字乃上
為時切事所倚於綺切天地所否蒲鄙切造餘到七○
切則閡音礙所屬音燭素分符問切下同名壽育音鬻
覆也貞粹音遂係於音計嘗呈正切示也見能癯式連切道論
盧田切恃无音市名之與弥正切同響許兩切光景音影食
於道徒也司馬彪云本或作徒道從勞髑髏音獨音婁攓音蹇逢
音蓬蒿也拔也皮八切過養古卧切實當丁浪切種章勇
有幾居豈切若鼃戶媧切也蟲鼃久為鶉事見切賢遍墨
子始云墨子曰夫物或久或无久化若鼃有鼃或為鶉也得水為𧕟音繼
司馬彪云萬物相繼而有生也朕水得兆也得水為𧕟物司馬彪田切云蛙蠙之衣
水潤之氣乃為物始不見形生也上視布在水中矣就之根在水上人相視之蛙蠙之紗
之根可得如張綿布在水中矣楚人謂之蛙蠙之衣

衣陵屯音勝阜也結處昌據切下同陵舄音昔燥濕一名澤舄隨之處也
鬱栖糞壤也烏足草名蠐螬郭注爾雅云在木中今雅通名為蝎
所在異胡蝶音蝶即蛺蝶也蛺音類胥也師說云胥少時也謂少去也鴝音衢掇
丁括切掇蟲名生竈下得熱氣生若脫他括切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
乾餘骨之沫音末南華真經作胥李頤云沫口中汁也
斯彌蟲名食醯許兮切苦酒也亦曰醯雞上蠖下同蠓頤輅上怡下路
黃軦音況順輅軦皆蟲也九猷李云九猷當作久老也猷蟲名久瞀茂謀
二音芮音蜹小蟲善去亂飛也腐蠸音權一名黃甲蟲也瓜中地
音高集解云顏如淤泥漢書轉鄰說文作彝又作彝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皆
為音各燐也鶉音隹之為鸇音邅鸇之為布穀本又作穀
○毛詩鳥獸疏云鶉似鷂黃毛鷂頭倉身背加似其飛急疾取鳩鴿燕雀食之布穀鶉鶉也
一名尸鳩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春者鶉鶉之化為鵴也音掬仲燕之為蛤
音問家語云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燕或作於周書云雀入大水化為蛤田鼠之
為鴽音紓與鴽同三月田鼠化為鴽周書云鴽化也郭注爾雅大戴禮
雅云鴽鴽音諸駕也知也朽瓜音朽老韭舉有切為莞音官似蒲
而閩今之為莧伕薪是也揚雄方言字老羭音俞牝羊
音閩一作之也又黑為猨音猴魚卵來短切賣爰上下媰衣知狸力之
切而有髮音毛也垂牝毗忍切牡音某鶂五歷切三鶂蒼云
也司馬彪云鳥子也胖子音謀名稚古字也蜂音豐司馬云雅蜂細腰
者取桑蟲之子祝之使似己也而孕以證切好而呼報切后稷長

丁丈切注同也曰水音劈有華昧㮾切嬰兒或作嫛非湯相息亮
切厭昭曾子云孤蒙一名厭昭恒翔蜓其木不能韓之師說云孤蒙靖蛉蟲也靖
蛉音青零生乎濕失入切因蒸音證醯雞贊也蠓羊奚比
音毗乎不筍音笋久竹生青寧南華真經從羊奚至青寧連為一句
司馬彪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皆生非類青寧蟲名也生程尸子云程
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爾雅熊虎貌其子豹貊熊虎之子也山淺貘云南山多貘豹
郭注云貘是豹之白者豹即虎生非類也有程是貘之別名也挾貘似熊毛又黃而黑
光譯者貘音陌馬生人搜神記云秦孝公時有馬生人劉向以為馬禍生響
許丙切復同響應於證切不復扶又切之稱尺證切偕終
音皆料音聊終進音盡下同虛漠音莫故迭音姪不久音有○不
生者先有悉為切下同而復扶又切畫其胡麥切策也一本
作盡於義不長精神者天之久音有下同本作篆文與久字相類按漢書
揚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骨骸者地之有王孫常讀此經今國子監本作分之本較
音角少壯下同老耄莫報切氣飄音漂德殷正也一本
作故與爭音諍閒古莧切隔也大山音泰乎郟音成會之邑名帶
索先各切為樂音洛下同之別彼列切定分扶問切故復
扶又切繈居兩切保本或作褓博物志云繈練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
見於背上林類音缺或本作頳有挾識底春都禮切被裘音偷遺
穗音遂故畦音攜据之居運切並歌蒲浪切下同謂旁畦而行彼
叟西口切有試往訊之音信一本無有字之攏力董切曾

不音智不轂丁芳切上也叩之丘候切而應於證切少不
詩照切惡勤行下孟切下同長不丁丈切下同何樂音洛能壽
音受惡烏路切不愈音與以告古沃切下同卒然倉沒切復造
極七到切去彼丘呂切許處昌據切於厭於豔切其擴
音獸墓穴也荀有此篇睾如音皋宰如口宰言也知冢墳如知墳墓也
鬲如音隔又歷形如鼎伏馬蒲卿休作馬樂天音洛下同去丘呂
切離力智切昧然音殊之態蒲界切也之佚音逸晏子
齊大夫晏嬰槃生音路惡死烏路切慎行下孟切無厭一鹽據
切之徹音呼人才音識下同種賢世音形重生名譽余據切○去彼
○跨張口花切知已音以所去丘呂切注同為瘠音悟去彼
丘呂切破碼音數虧喪息浪切鬻熊音育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
二十二篇亡已音以無操七刀切隨世音生下同省上進音盡
所屬音燭一本作贈自世音生杞音起國系本云夏後殷湯周封杞又封
封之年今置在杞陳州留雍丘縣是也武崩隧音墜星宿音秀下同
勝音升中傷丁仲切塊口對切充塞蘇則切踏音陟步跳
此音蹈徒到切皆踐路之四字觀人舍音釋下同長盧子史記云楚有長
盧子著書九篇言道家之流虹蜺音倪紅之最子外切大
遠音泰偕音皆全之見賢徧切何處昌據切彝問乎丞
謂一本作缺蒲則丞丞之有夫音符重下同柱用切蛻音稅復扶又
切官向氏音鬻大壤如掌切又作壤施及以智切延也亡不音無

下同以臧音臧先居悉薦切曰嘻音熙哀之聲吾盜天地
之時利向絕之滂普郎切築音竹吾垣音袁植時職切鷩
井列切施尸智切罔文兩切過東郭音作一字逴戈離力智切
仍而音刃稱尺證切復扶又切為吾于偽切藏才浪切大
虛音泰吝良刃切所厝音措

黃帝第二

養正音性焦然音焦肌色一作顏色皯古旱切黴音每書無此
宇坪蒼作標同音每解木傳兩而生黑斑黑也皯黯赤然也不治直吏切下致治
同進治音盡黃曰音粥過濮音舍宮音捨去直丘呂切
○鍾縣音玄閒居音閑齋心音齋下同弇州音奄幾千居豈切
无帥所類切或作師長丁丈切主也師嗜欲常利切二親己音紀○
知背音佩斫音酌撻打也撻指擿音擲也无痟痒音痟
切有周禮云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也見周賢切不痠五蓋切雷霆音廷不滑骨音不躓
致音怡然與之切大音泰山稽音雞黃帝漢書云大帝師也相
息亮切痰而睡音絕句二十有八年一本作十八年大治
直吏切幾若音祈假音遐號之戶刀切列姑射音夜山在
山海經曰姑射國在海中西南環山從山海經曰姑射山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
海河洲中
又西經海也上行三百里姑射山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在海河洲中
地之下間入也中國西蒲城昌傳海黃一河名東鹽澤蒲昌在交海河潛行郡見

山賢遍切上有神人此章與山海經畧同吸風許及切豈復扶又切淵泉上字讀為深字自粹音遂不偎烏恢切愛也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偎愛隱偎也字林云偎仿佛見不審也愿音願愨口角切无愆本又作騫去言切常鈞音均札傷側八切鄭衆注周禮云越人名死為札左傳曰人不夭札疵才斯切病也厲音例鄭衆注周禮云癘風氣不和之疾也靈嚮音響進音盡下同泠然音零冦稱尺證切數色主切下同不省息井切因間音閒蘄音祈懟音墜怨也又不與命一本無與字女音汝曩章戴乃朗切章戴字戴則一本作章戴有憾胡紺切脫然土活切此乎本又作于姬○音居女音汝眄音麪斜視從心音縱下同庚音更居行切益也下同於匿一本作已道契苦計切橫去聲下同縱放也未造七到切所○倚於綺切幹音乾觳口角切曾未音層浹時子協切可幾音冀甚怍音作屏息屏氣似不息也復言扶又切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潛行或作漸亦音潛不空一本作窒塞也為閡音礙不慄音栗列音例姬音居魚音吾語魚據切女音汝相遠于萬切之造音作藏作切注同者焉於虔切深音淫見賢遍切養其氣一本作真其氣造七到切至也无郄音郤閑也之隊音墜乘亦食陵切遻物音忤逆也一本作遻心不欲見而見曰遻於義顏迂莊子亦作遻不慴之涉切不闚去隨切為伯于僞切无人莫佚切下並同窮鏑音的措杯必回切肘竹九切擿矢音的本作鏑復

扶又切沓音踏寓音遇敏捷疾葉切象人木偶人形曰象人逡七旬切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至踵音腫揮斥音尺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書迅也怵丑律切有恂目音荀何承天云吴人呼瞚目為恂目中也丁仲切殆矣夫一本作始矣夫偏肥皮美切枝識文字林並作旋又作北皆毀也字從其省侔音謀齊也於朝音潮相陵一本作相擊介意音界副也耕也埛外古熒切田叟西口切先悉薦切窘奇隕切困也荷胡可切畚音本篢也賁闊視苦括切逮也廣瞑之奴羊切方言揚越之間凡人相狸像以為無知謂州明耳目不相信也欺詒音待方言相欺本作紿攩胡廣切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攩又音晃捷打也掞蒲結切方言凡相推持曰掞又扶畢切推擊也挨烏駭切推也抌丁感切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亡所音無慍容於問切技渠綺切單音丹盡也憊於蒲界切疲也俱升一本作俱乘乘登也漫言莫汗切欺也償百音賞飛鳥一本作飛見揚餘亮切猶風物從風也骫骨音骫按骫是古委字說云骨曲直也於義嬌迂文无礙音毀偶然五口切未巨大也一本作詎因復扶又切之淫音深隈烏偎切水曲也一本作隅泳音詠潛行水中也水底都禮切衆肪分兩切或作放難色乃汗切埃不漫為句埃一本作燥吾亡音無近去聲舉音餘唯恐誠之之不至至之之不行行之之不及一本無至之之不行一句恒然丁達切驚也危險音嶮識之音志周宣王名靖厲王子也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梁鴦音央委於偽切

食音嗣下食虎同雕鶚音鍔形無不柔馴者似倫切馴也一本無馴字孳音注又音字尾孳尾牝牡相生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搏噬音博逝毛丘園姓毛名丘園也一本作圉魚呂切傳受之一本無受字為其于僞切下同碎之一本作決之其儕助皆切廣澤本又作嘯操七刀切下同能游浮水曰游數能色據切術也注同櫂舟直孝切一本作懼恐字誤而謖所六切莊子作便能鶩音木鳴也一本作於字誤曰讙音喧與讙同數聲也玩其五貫切習也道與音余且為于偶切惡往音烏閒音閑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曰摳亦曰藏彄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藏之戲斗氏三秦記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因名為藏鉤也口佚切莊子作注鉤銀銅為之憚待汗切殙音昏方言○日迷厤也所要於遙切愈重音庚益也拱本作拱呂梁在今彭城縣爾雅曰石絕水曰梁也並流音傍史記漢書傍溥傍河皆作並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拯棠行音塘下同道之音導下同郭璞注穆天子傳云道從也承子音拯曰亡音無本無此亡字齋司馬云齋洄水如磨齊也汨古忽切涌波也郭象云汨伏而涌出者汨也痀於禹切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承蜩音條一本作蜩蟬也掇都括切拾取也絫古累字垸音丸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錙銖音淄銖蜩音條吾處身也一本作無身也厥株駒厥本或作橛同其月切說文作橛木本也李順云厥豎也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倶崔譔音撰清河人也晉議郎注南華真經內外二十七篇槁木空好切曰女音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者有好
呼學切報漚鷗音鳥水鴞也今江湖呼形色似白鷗而群飛者是也百住音數
汝取來一本作可取來去言丘呂切齊在詣切忤音悟駁諧措
切同下趙襄子名无恤簡子之子也率徒所律也畋音田藉在夜
切彷而振切在下曰彷燔草不剪曰燔音煩燒也爐旁刀切上下時掌
切留之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也窺口弗切嚮音向刳音枯去丘呂
切有服本又作假亦音服字大說音悅强其兩切著直略切挂
音卦礙本作礙顛都年切墜也偏音篇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
巫覡通稱亦季咸姓季名咸鄭人也避一本作棄喜許記切壺子
列子師也又過音戈无其文諸家本作於義不長既道與音余奚
○卵來盤切司馬云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衆雌無雄者則無卵也和胡卧切抗○
口浪切或作亢音同相息亮切眎之音視向吾一本作吾下同譆
音熙濕灰司馬云濕灰如濕灰萌本作罪謑音不止不推課撰不云
量音亮如動動也不止功見賢遍切機發於踵許慎
注淮南子云踵發不旋隨下同齊皆側切大音泰眹直引切鯢音倪
桓胡官切本作旋盤桓也一之潘音盤本作瀋水之溍洄水也
恐寫本作瀾鯢大魚也盤桓之泉爾雅曰水之回流為淵
簡文云真經言大魚盤桓其水也深泉此為淵濫水咸上出也
上切水泉從下也出水也沈水音軌從旁出也雍水出復還入河水決
汧水音牽流行也不肥水為水所把出也異回音迴易以豉切

舍之音捨濬徙溢切洎音既自失而走喪失精神而走狗於危為
切移委頓之貌方芳汎切茅音豐一作頹靡崔譔云伏匿也適音的
其于偽切夔求位切悖之音虞切紛作然音一本作戰竊人
雕琢本作琢音紛然下同而封哉一本作戎為乎鳥音
饋求位切音納也下同已驚其自失不解向秀音
日未能謀音牒辟便婢亦切尊長丁丈切而鉏子
懸解者切食豕音嗣无多餘一本作无字之羸之無音而知音保汝西
保附履九切遇謂之屨西本作履也敦杖音頓蹙子六切乎順
也少府賓也必作本作忍傾切提屨本音作跣屨一徒
怡音有間先典切豎其至也器切當丁浪切背音佩焉於虔切先悉薦
切○跣搖而本身一本作才性易以豉切覺音教楊朱在解
七之沛音貝遨於也於宵切以女音汝能去丘呂切中道中進逆之仰天作本
篇第音亦以女汝音邀能去丘呂切矜夸口瓜切不間下同館音管子
印切亦作抄一本作嘝瓜向音閒音觀下同
作豈濑音兆巾櫛切壯乙脫屨本作屨子
盥漱許救切眦眄音篇云呀戲張目貌許慎注淮南子云肝高仰貌
睢睢許切盱盱音篇云呀戲張目貌高仰目也
子云雌視貌不覺子六切煬音楊司馬云富人對火曰煬
貧人口鳥路切過宋而去丘呂切之行下孟
富切亦本作以致易許宜切亡音無鬻本作余六切倚於綺切趣音趣傅音億
翼音附庖音鮑犧許宜切女媧音瓜皆古庖犧天子女聽行
曼音萬頰烏葛切鼻上也頷胡感切相息亮切鵠步音鵠鳶肩

鷹豢音隊切許獸音異阪蒲板切泉在谷上帥音率熊羆
貔音毗貙丑俱切鵰鶡音曷本作鶡一旗幟音志幟猛獸自勇熊羆
也者而人不知接之之道人一本無字行則戶剛切大
古介氏音界數數音朔六畜許救切又解音蟹注同之長
張丈切蛸音消蠨所充切魑丑知切魅音媚蟲蛾爾雅云有
足一曰無足曰蛾本作蟻蝦日狙公七余切也狙公養羊報切解
蠻音馴啓音芋本作序子也能鄙相龍一本作相鄙龍智名實
賓末虧一本作虧也若紀消子姓紀名消一本作或為于偽切
影響音響鳴李顧云影行迅一信二悛作迹音惠盎切呵浪
○見賢遍切蹀足音牒謦口頂切欬音慨所說音悅下同剌之
七賜切亦弗中丁仲切下同離然音歡墨翟音狄宋大夫在孔子後
著書七十一篇崇尊孝鬼有攻守之術本為長張丈切
說音稅如字又服寡人也一本作寡人也
境音竟
周穆王第三一本作化日
倪音兒仰之覺音教視瞚音舜悅況往切惚音忽周穆王
名滿昭王子也化幻胡辯切貫音官穿也隧音隧不破音胡腥音星
螻音樓而不可饗食者享音周禮天官內饔掌割烹腥鄭玄云不可食
般臂毛自有文也螻蛄臭今讀者宜依周禮本
作饔女旁音邑者般方言書記云螻蛄古本多
同作饔音言亦白臚音種延字古乃為之于偽切
赭音赤色者堊音惡土也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賦之貨賄王府掌金

王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賄府主四時食物者也　終南山名在京兆
娥媌音茅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齊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妖　靡曼音萬
正娥音俄　笄音雞　珥音餌瑱也見上委玉以塞耳也　瑱他見切　衣於既
切　細縠音斛　曳音裔　齊紈范子云白紈素出齊魯　幾居豈切　調
請也　袪音墟　上時掌切　豎見罷切　廣樂音岳注同　泰繆音穆　甚
樂音洛　累塊口對切　積蘇燕人　人復扶又切　之處昌據切
眩音縣　黛音代　芷音止　瑩烏定切又音瑩　九招本作韶市昭切　以樂
音洛　不舍音釋　亡音無　悖其季切　喪息浪切　磒音隕落也　嚮音向
昲扶賁切方言昲乾物也又音沸　三月而復為句一本作不復　在覺
音教　曩乃朗切　王閒音閑　恒有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　摸音謨
○不恤思律切　治亂直吏切　駿音俊　乘實證切下同　䮴音華　騮
音留　綠耳皆八駿名　驂七南切　赤驥音冀　白犧音義史記曰造父為
穆王得驊騮綠耳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略同郭
璞注云皆毛色以為名也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為八駿也　造七到切　父音甫
為御史記云周穆王乘騏驥騄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　𠫤音泰纂作叅　𩇕
音丙石經作風字林云隱作而本作商商音上齊下合於義無取焉　為右淮南子云
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廉切且子余切　盜
驪力移切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　柏夭於表切郭璞云柏夭人姓名　巨
蒐音搜西戎國名　以飲於禁切　之湩竹用切　以洗先禮切
二乘實證切　崑崙音昆崙　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流沙

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也　之丠古丘
字　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　以
詒音怡傳也　遂賓于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
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　為于偽切　王和胡卧切　弇音奄　萬
行驚為里　於于音烏乎又作乎　追數色句切責也　王幾音豈　之
樂音洛　假音遐　考成子一本作老成子著書十八篇　室屏必郢切
老聃吐藍切　憤溥房功切　而復扶又切　淫思音深　憣音翻
校音效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　蒸爍音鑠　澒音洪　不著陟慮切
而已音以　為之于偽切　覺有音教　義見賢遍切　曰喪息浪
切　曰樂音洛　曰蘁音愕　曰寤音悟　所怛丁達切　踓譎音決
○則濡音儒　燔音煩　焫如悅切　抗則或作亢　藉帶慈夜切　造
極七到切　幾虞音豈　南嵎與隅同　古莽莫朗切　亡辯音無
下同　跨河苦化切　之分符問切　阜落音郝　常燠音郁　相藉
音陵　大治音持　趣役音促下同　呻呼音申吟下同　昏憊蒲介切
昔昔夜夜也　遊燕音宴　觀古亂切　其樂音洛　覺音教下同　啽
吾南切　囈音藝睡寐中語也一　惡焉烏路切　思慮音四　少間
病差也　相咵音誇　御而音訝迎也　斃之音帶　諸隍音黃無水池也
以蕉與樵切　不勝音升　不厭音饜又於豔切　士師掌五禁之法者
仞人一本作記　曰嘻音熙　將復扶又切　國相息亮切　邪直
以遮切或作邪真　令亡音無　且恂音荀信也　華子胡化切　病忘

音望不記事也　闔室胡臘切　毒之毒苦也　蓍龜音尸　情匿昵力
切　泊爾音泥　鑒音鑑　自揔蓋上聲本作極　行无下孟切　狂辟
音僻　疚音救　痾音阿　府藏才浪切　脉診止忍切　其瘳丑鳩切
然吾之方密為句　從之音縱　絕思音四　操戈七刀切　往
數色主切　哀樂音洛　好呼報切　惡烏路切　可復扶又切　妙
當丁浪切本作黨　一逢氏音龐　子少詩照切　迷罔文兩切　過
陳音戈　鄉使音向　哀樂音洛　之鄙音尤　焉能於虔切　遄歸
士戀切　辯爭音諍　長於張丈切　過晉音戈　誑之九況切　愀
然七小切　喟然丘愧切　泫然音泫胡犬胡絹二切　自禁音金　啞
○然烏陌切　紿若音待欺也　更微少也作微者誤○

仲尼第四一曰極智

去情丘呂切一本作志　仲尼魯國曲阜縣人顏氏禱尼丘山生因名字仲尼○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生　間居音閑　子貢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
顏回魯人字子淵　援琴音袁　獨樂音洛　之分符問切下同　愀
然七小切　有間愀然變色少時　意夫音秩一本作失　亡變音忘一本
作上　曩吾乃朗切　禮樂音岳下同　遺來唯季切　既治直吏切下
治亂同　不舍音捨　無閡音礙　將為于偽切　欲捐音緣　聘魯
匹正切　髣髴芳味切　之量音亮　其稱尺證切下同　泊然音魄
下同　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
士族　傳之丈專切　唯然以水切　眉睫音捷　唯豁火活切　有

分(扶問切)六藏(徂浪切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今六藏者為腎有兩藏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商大(音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為大宰官名)示見(賢遍切)簡朴(片角切)不治(直吏切下治之同)彊(其兩切)為(于為切)得徧(與遍同)崇崛(魚勿切)浩芒(音茫)嘿然(音墨)吾語(魚據切)訥(奴忽切)一行(下孟切)不貳(本疑也)同要(一遙切)胥人(莫侯切)乃居(一本作反居)日數(色主切)料簡(音聊)无惕(他歷切)閱(音悅)欺魄(片各切字書作欺魌人面魄也魌片各切)形喪(息浪切)思慮(音四)未行(戶郎切)衎衎(口汗切)在椎(一本作存樵)駴(與駴同)進知(音智)能離(力智切)之稱(尺證切)一眄(音麪斜視)○從心(音縱)橫心(去聲)外進(音盡)以重(柱用切)好遊(呼報切下同)之樂(音洛)榮悴(疾醉切)者鮮(息淺切)不知務內觀(一本作不如觀古亂切下同諦脈也)口窊(烏瓜切)溼蒸(音證)自匿(尼力切)者難(乃旦切)故重(柱用切)所睬(音視)文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所聽(平聲)凡此衆疾(一本作衆疢非是)哀樂(音洛)背明(音佩)文摯後向明而望之(一本文摯下加從及自字者皆非也)分(符問切)由死而生不幸也(本多無不字觀上下文於理有闕故特添之)失中(丁仲切)將眇(亡少切)先睹(音覩)聞蚋(而銳切)淄(音緇)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此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

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難別(彼列切下同)將僵(音姜)先亟(去吏切方言亟受也)犇佚(音奔逸)仆也(音赴)可渝(音俞)亢(與抗同)要造(七到切)後還(音旋)鄭之圃澤(圃田也中牟縣)有治(直吏切)行過(音戈)鄭析(音錫)為若(于偽切)相嘲(張交切)調(徒弔切)所願知也(知一本作如)養養(上余亮切下如字)長幼(張丈切)宰籍(本作藉側戟切宰牲宰也圈也藉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同禮驚人以時藉魚)(蓫柵也又國語云罪藉魚也莊子云以眠宰柵李頤云宰豕室也柵木之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猶音捆)庖廚(音鮑)從者(才用切)无相(息亮切)而知(音智)(下以意求之)並為(于偽切下以意求之)无好(呼報切)无惡(烏路切)○荀纂(七汗切)傳鍛(音貫)志局(衛足切)公儀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懦夫(乃玩切)女(音汝)之能折(之舌切)春○螽(音終一曰蝗也)之股(音古)能裂(或作分字)犀兕(徐子切)臾(音書)猶憾(戶暗切)不窺(去隨切)所易(以豉切下同)與薪(音余)橦鐘(宅紅切)雷霆(音亭)一家(一本作一道於義不長)子牟(莫侯切)好與(呼報切)不恤(雖律切)子輿(音余)行无(下孟切)不中(丁仲切)漫(音萬)衍(以戰切)韓檀(不安切)肆之(弋二切肄習也)桓團(大端切)之圃(音又)之詒(音待歎也下同)後鍭(作木切)中(丁仲切下及注同)相屬(音燭注同)失造(七到切)著(直略切下同)堋(音朋)復(扶又切下同)所湊(七豆切)逢蒙(薄江切)烏號(戶羔切)棊衛(音其史記云綦國之竹晉灼曰衛之苑多竹篠)射(食弋切)失末(一本作来)

眸子(莫侯切)而眶(音匡)不瞬(本作眣目瞬也下同眣丑洽切)矢隧(音墜)彊弩(其兩切)能撤(一本作字)會縞(古老切)與人(音余)擲(直炙切)之分(符問切)差跌(音絰)語張(魚據切)焉得(於虔切)故借(子亦切)見在(賢遍切)孫犢(音獨)勝言(音升)可解(音蟹下同)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馬非注)(无異於鳴本作无異於馬云馬者白馬論之義也云鳥者但為而无理趣取錯儀則長矣)餘竅(口弔切竅穴也)餘日(人質切)堯治天下(為句)欲治(直吏切治歟治名治道同)道洽(本作合)外朝(音潮)禪(時戰切)禹(古字直)(留切謂也)汎然(芳劍切)无係(音計)其應(音應)道亡(音無)達物(一本作道不違物)亡情(本作忘)發无知(一本作發无知下作發无能)

○雖无為而非理也(一本編為字)○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上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德十一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湯問第五

齊所才細切殷湯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夏革音棘夏棘字子棘為
湯大夫混茫音忙令惡音烏下同必復扶又切下同故重柱用
切下同畫然音獲一本作畫齊州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
為空桐邪去也齊中也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西
行至豳與邠同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
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義
○見賢遍切大虛音泰下同籠罩陟孝切亦焉於虔切下同○知
及一本作反恐字誤豁視呼括切无垠音銀下同一本作限皆拘
音俱桎梏音質谷自解音蟹刳斫音枯夸大口花切聃他甘
切老子名周莊子名女媧氏音瓜古天子風姓斷鼇音鼇遨具後釋
共工氏音恭古帝王顓頊音專旭虙羲音伏許宜切水潦
音老渤海今樂安郡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歸墟或作歸墟
八紘音宏岱輿音余員嶠渠廟切山銳而高也方壺一曰方丈瀛
洲音盈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周犯一本作範圍字
一本作周旋字純音淳縞古老切珠玕音干可數色主切注同遠

著直略切波上時掌切暫峙直里切仙聖毒之毒病之
禺強與偶同神仙傳北方之神名禺強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
鳥身名曰禺強簡文云北海神也巨鼇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
玄中記云即巨鼇也三番音翻更代也盈數色主切步一本作千
釣一本作鈞而趣音趨灼其音酌以數所據切算計也又鑽祖官
切鯤鵬音昆明蚊蚋音文芮蚤蝨音早瑟帝馮音憑浸
減子禁切本作侵一使阨烏責切僬僥國音焦堯短人國名也史記
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案括地志在大秦國西北至
伏羲神農時有國人猶數千丈一本作數十丈事見
賢遍切下同靜人音爭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冥靈木名
○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大椿丑倫切木也一名槿名菌芝其隕
切崔譔云糞上生芝也生暮死簡文云歟生芝朝蠓莫孔切蚋音芮類蠛蠓蚊
蚋也二者小飛蟲也終髮之北一本作終北之北溟海十洲記云水黑
色謂溟海廣數上古曠切下色主切長稱尺證下同為鯤鯀魚也
鵬步登切雖語魚據切名之稱王切與諸同志之記之也麼
蟲亡果切字書云麼小也焦螟音名蚊睫音接拭音式眥在詣切目
際也䚟除倚切俞師曠晉古之聰耳人也擿耳音惕俛首音免
空桐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桐之山今在隴泉郡砰然普耕切雷霆
音迭為櫾音柚山海經曰荊山多櫾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已憤房吻切
厥之疾氣疾也渡淮而北而化為枳周禮曰橘渡淮北而

化為枳鸜鵒音瞿浴不踰濟子禮切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
汶武巾切則死矣酈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沇音兗沇水東經溫為濟水
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濟河為滎澤又絡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鸜鵒不踰濟貉踰汶
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書之汶水皆大謬也案史記
汶與崏同武巾切謂汶江也案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此
遶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皆若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
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
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孫貉皆遊生死
頃陽矣說文云貉孫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孫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
性遂致死者也性鈞已皆至已字為句本云青性鈞已一分皆符問切
○大形音泰行注同東垣音袁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之迂音于○
下同雜然七合切下同猶僉七廉切致難乃旦切曾不音層
下同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且焉於虔切荷胡可切擔
丁甘切叩石擊也墾壤苦恨切起土也箕畚音本籠也之孀音霜
始齔初刃切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齔跳往音調罪也或作眺趹
也可徹丑列切何若一本作若操蛇七刀切高峯墜為
幽谷一本作高岸遂為幽谷廢舍音捨砥礪音旨例夸娥氏
一本作夸蟻氏夸口花切一厝音措壠斷力壟切與嫠音狸以哂
式忍切嗤一赤之切察與音余夸父口花切父音甫大荒經云有人
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所浸子禁切要之一遙切大歲音泰

其分符問切繒似陵切纖舟車居齊切齊限子細切喬
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甌丁甘切甄真切甄烏
觀爾雅无神漢崩間切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濆沸涌出其
深无底名曰渾濆汾上背蘭椒音焦醪醴音禮勞四埒音劣亡不
下同音無札側八切厲死札也厲疫性婉音死長幼張丈切儕
居士皆切不娉音聘孳息也阜成也俗好呼報切迭音姪謔
逸音惓音倦儆昌兩切散色主切月廼古字乃幾剋其既切
隰朋音習君舍肆音捨叱咤陟嫁切徒卒子忽切視撝
擇音指仲父音甫之耄莫報切偉于鬼切臣恐去聲奚愿
力切卷之也之適也祝髮之六切云祝者斷孔安國注其髮截也尚漢書
○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而裸以手衣充切蘇形謂也不
鞨巾音佰又作末方言鞨又俗作佰人佰頭七是八也切佰頭七消切也
茨防疾務切夷貊音陌越之東有輒休之國文轉作說
取猪法切耳垂也休美也蓋儋耳長子丁丈切之類長也諸家本作咻沐者耳
生則鮮而食之杜預注左傳云鮮少也以人日鮮謂少人也不咦人去讀
聲本作亦其肉也本作又冐音朽冢剔廼古字成乃儀渠音遗
柴音以祭天柴祝文神或燒通作柴燎也積子智聚切又本作燎則音煙
上時掌切辯闢都閏切且愴愴初亮切書曰天地之間有愴涼涼
熱林善用諸通論者亦述無此事孔偽作愴涼注云愴寒也
字林云微不爲下于偽同切連屬下音同燭微脆七歲切

均處昌呂切詹何音占獨繭古典切芒鍼音臧七荊篠
本作條字剞片切口粒音立汩流古疾也物切不撓乃孝曲木也切
芳餌仍吏切耳挂音卦徵音灼施捨音放頡頏上胡結切下戶郎切蒲
且子余切纖繳音灼雙鶬音倉而分兩切聚沫音末曾
公扈音戶扁鵲蒲典切史記曰扁鵲勃海郡人姓秦氏名越人善能視病
盡見五藏之疾竅囊乃朗切府藏徂浪切下同倩長張丈切令
爲于偽切於斷丁貫切下同遂飲於禁切剖胃片口切華
戶化切他音隨剞腸音拈湔則前切洗先禮切思議音宜臆
斷音惚鬱巴音讀柱指一本作住釣音均舍琴音擒不應於證切
切後和胡則切无幾居豈切何復扶又切而叩口侯切
○涼風忽至一本作至誤也颸以激音擊夾鐘古洽切叩羽○
王遇切暴薄報切沍胡古切徵陟里切蕤賓儒佳切熾烈
尺志切澧泉音醴爲晉子偽切鄭側切允衍以人爲戰燕切昔腊
王師居下號說天行者書十九篇又有五十六篇四亡以音無將挾
音協學謳音歐之技渠綺切響遏烏葛切糧過音戈雍門
音邑齊地城門名也杜預鬻歌音育拊櫂音扶櫂也屋曼聲引聲
也一里一本作十一里垂涕音什也體日復爲扶又切躍抃
音汴自禁音金放娥分切兩峨峨五何切卒逢音村入淋雨
音林之撫七到切乃舍音捨夫志音符弇音奄山日之所入王
鷹雅進音賓下同越日一本作異日謁見賢遍切下同能倡音昌

俳優步皆切趣音趨巧夫音扶鎮五堅切又音感切鎮猶曲頤也搖頭又料
也其頤音夷瞚音舜大懾而涉切皆傅音附諦都計切
力弔切肝音干膽丁感切心肺芳吠切脾音毗腎上聲筋音巾
會復扶又切又如字而數一本作數桑乎音析雲梯他兮切
壘翟音狄飛鳶音緣禽滑釐音里墨子弟子也敢數音朔甘
蝎余陵切彀弓音構張弓也更古行切羸音盈牽挺徒冉
機蹦女陸切錐末音隹倒都導切皆在詣切亞學烏嫁切
也必一本作學非也以氂音毛懸蝨所乙切浸大子禁切物稱
尺證切燕角音煙之弧音孤之幹音幹射之食亦切以強
其兩切搿簳音撫矢鋒音峯而墜一本作隊扞之音汗剋
○臂淮南子云中國美血越人契臂其也許慎云魋臂出血也婁所甲切一造七到切
切父音甫所易以豉切吾趣音趨下同六轡音祕僅音覲疏
概音銅與也无趺音凸捷手疾業切齊輯音集車與就也文云
手轡銜之際此言造父之善御得車與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人君得民心
則安國失脣吻武粉切胷臆音臆中規丁仲切下同目眂音視
本又作眿識之音志以曬尼贅切丘郎部詠切能稱尺證切
體羸力為切俱悍志音早鋸鍔音咢亡痕戶恩切捷他達切
鸛助俱切彀音寇彀日生而須哺日鷇自食中佗音一本或作佗抱音抱
之易以豉切為我于偽切僮子音同泯然亡忍切湊湊
音艷驕乎切破聲參切傳之丈專切柙而與匣同至要於宵切下

同趣而音趨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切指取物也又音黙我嗌音益上
也支強其兩切其厭於染切本又作壓烏押切錕鋙之劍音昆吾
龍劍也河圖曰瀛洲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音緩
之布異物志云斯調國有火洲有木及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有咫音止
八寸曰咫練鋼音剛皜然音皓又作縞胡老切章斷大貫切

力命第六

之分扶問切壽夭於兆切係音計之行下孟切季札吳太
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愛惡烏路切亂
適音的以殉求也本作侚被醢音海叩其音寇並行下孟切
○裋音豎褐音曷方言云楚人謂袍為裋褐說文云粗衣許慎注淮南子又
敝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裋褕有作裋褐者說荀子作豎褐揚倞注云僮豎之褐於義
曲亦粢即夷切糲令進切粢糲餅也史記曰陳平食糠覈孟康云
參稷中不破者是也蓋謂舂粟麥為粢餅食之連攡熙然音怡
字笑林云在朝音潮諤然音鄂敖朕音傲偶偶本伍或作
踈踈行字林云貌將舍音捨言行下孟切子語魚據切識夫
音符復言扶又切衣其於既切狐貉音鶴戎菽音叔戎爾
雅云戎菽謂之荏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
玄云大豆也庇其必利切輂音必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迪音由然
自得朱貌音同後楊以槧古代切能寤音悟易以豉切恒判當
切悟者或作非管夷吾鮑叔牙並齊大夫上蔡人也鼎紇州牙公

子糾居黝切嫡庶音的齊僖公許其切或作釐召忽本作邵亦作
奔莒音舉絀音黜无又式忽切秩服直吏切能為于偽切遂殺音試射食亦切霸主
中丁仲切況仲揗魯又作畜治國直吏切而
見賢遍切身下遐嫁切仲父音甫叔貫古音嘗為于偽切
復諱扶又切惡乎音烏屬國音燭欲歟音余絜廉音結棄
瑕音遐隰朋音習賢下遐嫁切不瞽音古故僅音覲鄧析
音鄧析者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公孫僑卿析書二篇子產殺鄧析左傳云
十年而子產用其竹刑定則非九年駟歂殺鄧析操七刀切數
○翦音難乃旦切戮之音六或作剗駟歂音船產卒子律切之
行下孟切而重柱用切无分扶問切鬼媚明秘切作遺
喪息浪切不為于偽切弗嬰於盈切不解音蟹矜氏
切診其之忍切且食音嗣女寒下音汝列屏之上除也
漣竹用切汁也自重覞音況自瘳音抽乳
鷟音鷟熊語下魚切同上算之先玩切所亡音無聯他甘切
所惡烏路切揣利初委切料倚音聊有人於此年兄
弟也訾即移切財字一本當作讀識之音志昧昧音妹亡壽
天下音同云于偽切懿矣于口切角異樂音洛動若械戶界切又作戒本
不為于偽切破之音似墨屎音江非同方言謂之墨屎
才行賴廣雅云相背而目能屎作欺同此二十人各智巧

瘳丑留切恀他禮切怪也詖陂義切又
其真性也單至音戰之戰至歎嘽他丹切然又切咺音喧遠切又
鄭玄注禮記云寬心實心殷綽貌憋片滅切懯音孚言方
說文云急也居氣切相從也隨其志知林云巧佞巧言佞
音性手也急僭相居切諄各也止又慎不
愚直知貨切愚連直言婞辟林字云婞很不從也又
語貌便房連切辟婢亦切敬太過也不解音蟹相語魚據切
矜音訐交切悄口代切憰窳而林字云態也說文云怨憾吃言方
寒音極相背也非是僭切作又林云譎吃也說文云數也又急
性極相背也許甘切又許譎也字林說文云
譚也作宇林切詖以立切又郭璞注爾雅云相欺謾也謂
相歎侵煩柔也語之乎也不相聞云通謂以言誣
○如偽切以事相濟也爾雅云誣怯也切又果煩去重也郭璞
云偽以切事鈍相濟也又果煩去重也敢勇謂其
敢勇果敢怯疑持疑不相適知切華發遏爭相謂發又
攻其惡也以行下孟切无戾戾無違也多偶諧和也與人相
云偶也自專謂自專也擅也不乘權謂乘勢也用狼狽
聍音自是也貌熊他來切佹佹音危姑之貌俏與肖同有
幾音下同其俏之際昧然為句不駭與駭同其卒子忤
捬音目背城一本作一切不隊音墜什也音進貧窮自時
也一本作自當時也夭折之舌反料虛音聊度人徒落切
亦中敢作沖步仲切半也非下同全而亡音無喪息浪切下同
知全音智下同非行下孟切牛山今臨淄北海郡縣是鬱鬱

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貌若河滴滴或作滂滂並音普郎切流蕩貌
艾孔五蓋切一本作史孔跪當作跪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跡食惡
肉可得食跳食菜食驚馬音駑稜車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
編木為之棧士限切晏嬰萊之夷維人也寡人今日之遊悲爲句
數君色主切被蓑先和切行假音何其迭音姪獨爲
手偽切下文同諂諛音臾其相息亮切與鄉音向商趣音趨遇
否蒲鄙切

揚朱第七一曰達生

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實已不拔一毛
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陸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非楊朱也而好呼報切○
惡勞烏路切而復扶又切關鍵音件為衿音今枯槁口老
切為富為貴為死奚為焉為子孫並于偽切无厭一鹽
切憔其音樵此難乃旦切相齊息亮切下同君斂收聚
也已施始豉切實亡音无其省息井切齊得上聲限也千
亡音无幾居音祈下同所弭綿切晝覺音教亡音无下同介
音界敬也奚樂音洛為美于偽切厚復扶又切下同常厭一鹽
切本或作廢音同偶偶丘羽切慎耳一本作順耳囚累音累梏
古沃切手械也何以异古異字大古音泰卒然七忽切從心
音縱下同所好呼報切下同所去丘呂切勸一本作觀不近去聲欲
下同不為刑所及刑害也臭腐音輔伯夷非亡音无欲

爲句矜清之郵音尤尤謂郵也以放餓死公羊傳曰放死不立
劉兆注曰放至也寡宗少宗系也原憲窶其羽切殖累音扶焉
在於虔切相損音指不含音械勿窶音推勿閑與嫌同
相齊息亮切復扶又切得臭許救切閞顗須與延切字同
廢虐毀殘也去廢丘呂切熙熙許其切情欲也拘此音俱
不舍音捨瘞之於例切衣薪於既切衮文古本切儉嗇
音色一本作省之分扶問切二人進音盡子産鄭大夫公孫僑也
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息亮切以治直吏切下治同矣
公孫朝依字朝好呼報切積麴本又作麴望門音亡醴漿
音遺本又作潰有亡音无哀樂音洛比房頻密切媠烏果切婧
奴坐切耽於丁南切本又作耽未慨口蓋切娥音蛾姣音絞云好也廣雅屏上聲靚足夜即且
切也挑之他堯切相誘也挑大了切析因音錫闕門音閈行下孟切所好呼報切密速本作侯易
作一本係易及下以豉切同跨人一口本花作切下同暫樂音洛
下同力憊皮界切說辭一本作偽辭別之彼列切下同庇然
音忙遲廷音聽抑抗苦浪切猶蓄欲去丘呂切之累去聲先貴
音毦所好呼報切下同嘉與阻同嶮與險同行
咫音紙百住色主切或作往切肥厨又蒲交切本或作庖堂廡音武庫
藏祖浪切妾媵以證切不為于偽切之施始豉切下同鶬

屈釐子音胥扯子也墨德過音戈以斷音所好惡並去注同所復
苦樂下音洛同亂治直吏切既更音庚則重柱用切所復
扶又切踐鋒本作鋒又作路一舍國有捨不以一身自利
一本作以利物治矣直吏切去子丘呂切大過音泰出語
魚切有斷音短省矣息井切言當丁浪切墨翟音狄舜
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史記曰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
古告切下告曰上已長丁丈切商鈞音均舷
名古本又作鮌禹父鯀禹纂音纘過門戈音跰步千切踵丁
禪音善敝音弊紱冕音免僅免音覲與株音誅塊口對
切從欲音縱下同盡驕子召切无厭一鹽切始慨口帖
○樂以音洛若覺音教不識音志知守又音要死一遽人○
俏音笑本或作肖自扞音汗禦魚切舉不去丘呂切趣走音趨
是橫下去聲同其唯聖人乎此從句下一連其為至矣
四事下于偽切同謂適音釋不要一遙切周諺音彥日田
父音甫下同畯川切芳菽茹去聲藿音霍肉蠡倉胡切筋節
音斤腱急音慣下筋節急也或作腱筋腱脆又云脆上音帝幕
莫心痛一絹切一鉞作地莫侯切可卒猝入常衣於既切
縕一刪切廣許外切傳云縕廣謂分紛之紊也麻又音衣紛也韓
曝春音泊自曝蒲木切奧室音與狐貉音鶴之瞳音壹戎
菽命乙解力甘枲切晋里苴胡結切枲胡枲也一名蒼耳一名蒼耳枲云

俗音此莽忌上聲也 萍子 爾雅云苹藾蕭也郭注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也 螫 音哲 於口慘 千感切 於腹 憯痛也 衆哂 式忍切 而妏色 音紋 无饜 一鹽切 之蠹 音妬 累其 去聲 去名 丘呂切下同 者亡 音无下同 逸樂 音洛下同 惡 烏路切 夫 音符 而累 去聲

說符第八

與爭 音諍 為解 音蟹 不復 扶又切 有和 胡卧切一作知 爾行 下孟切注同 見乎 賢遍切 度在身 依字讀 人惡 烏路切 王 于放切 從徑 一本作衜 而復 扶又切 度諸 徒洛切量也 為富 于偽切 沒語 魚據切 強食靡 文彼切 角 韓詩外傳云靡角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 ○以求勝也 中失 丁仲切下同 語道 魚據切 語道失 為句一本作矢 恐誤 其相 息亮切 為己 于偽切下同 國易 以豉切 有為 于偽切 楮葉 敕呂切 鋒殺 所拜切 豪芒 音亡 可別 彼列切 以贍 市豔切 不好 呼報切 官遺 唯季切下同 佚樂 音逸樂字 若 遇 一本作或作遇 作難 乃旦切一作亂 一好 呼報切下同 說之 音悅 而窘 渠殞切 從請 一本作謂恐誤 力爭 音諍 刖之 音月 叩胃 口候切 投隙 音郄 抵時 當洗切 屬乎 音燭 智苟不足 一本無不字 馬往 於放切 去舍 然 音捨 无愠 一問切 公子鋤 士魚切 公寤 音悟 有鄰 去逆切 雍 音邕 貌 一本作眼 眉睫 音捷 盜為 于偽切 而戕 一音牆一本作戕注同 大駭 與駭同 智料 去聲

以擿 陟革切 園流 與圜同 屬之 涉水也 並 蒲浪切 涯 音崖 錯意 七故切 子識 音志 不復 扶又切 貫无極 房未切 勝 白公名 報令 力定切 淄 側其切 澠 音乘 復為 扶又切 所別 彼列切 者趣 音趣 非樂 音洛 去言 丘呂切 淺知 音智 解 息淺切 於難 乃旦切 新稺穆子 穆子晉大夫也 攻翟 音狄 勝之 為句 遽人 音巨 遽傳 去聲 飄風 符宵切 德行 下孟切 卒然 子律切 之勁 居盛切 能拓 一本作招注又云 選吳都賦曰招與翹同淮南子作杓許慎注云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 公輸般 音班 有好 呼報切 不懈 古賣切 又復 扶又切 先時 迋 音誑 圍其城 許慎注淮南子云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一本作國非是 ○析骸 音錫 大半 音泰 蘭子 史記注云無符傳出入為闌應劭曰闌妄也此所謂闌子者是以技妄遊者也蘭字與闌同 以妓 渠綺切 使見 賢遍切 過長 倍 依字 屬 音燭 其脛 音脛 之復 扶又切下同 僑人 音喬寄也 妓 无庸 為句 拘而擬 戮之 一本無戮字 豫要 一遙切 年長 下丈 張丈切 善相 息亮切下同 筋骨 音斤 髣髴 上音肪芳味切 下 慌惚 音恍忽 彌 亡爾切 蹤 一本作跡也一作微 共 同也一本作供 擠 丁甘切 纆 音墨 九方臯 音高 此其 一本作比 請見 賢遍切下同 有過 古臥切 牝 頻忍切 牡 牟后切 而驪 力移切 不說 音悅 其麤 與尨同 詹何 音占 身治 直吏切 國治 同 孫叔敖 五勞切楚大夫也 長老 張丈切 主惡 烏路切 吾施 始豉切 王亟 紀力切急也

為我 于偽切 人譏 音機又音饑也 寢丘 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 牛缺 傾雪切 邯鄲 音寒丹 曰嘻 許其切 矣夫 音符 往見趙君以我為事必困 我 為句一本云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 至閑 一本作閒 意其兄 本亦作憊 力爭 音諍 仁將馬 於虔切 元量 去聲 財貨 无訾 音貲 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 擊博樓上 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 ○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 畟音側 博者射 為句食亦切 明瓊張 ○中 丁仲切 反 音翻 兩㩉 他臘切 而笑 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 裴駰曰報采獲魚也㩉字蓋具經本或作魚 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蓋頭兩魚勇之比 目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 鰈他賺反今本云㩉魚者是多一字也擲義 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 飛鳶 音緣 適 音隻 隊 音墜 富樂 音洛 輕易 以豉切 立 音勇 勠力 音留力也 并 精兵 一本作積兵 之行 下孟切 孫父 音甫下同 壺 音胡 飧 音孫水飯也 以餔 音脯 曰譆 音熙 食我 音嗣 而歐 一口切 喀 音客 伏地而死 一本無地字 食爰 音陵 爰 音奇上聲一本作筴 一食橡 音象 有難 乃旦切 今死而弗死 一本無弗死三字 不知已 音紀 目以為不知已者

居海上(一本作去海上)而慰(音鬱)以忘(一本作亡)唯請(音精字林云精識也一本音情說文云人之陰氣有所欲也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實反(一本作及非也)慼然(子六切)賤畜(丑救切)勇於泅(音囚)操(七刀切)幾半(音祈)之迂(音于曲也)之辟(音辟)喪(息浪切下同)為亡(音无下同)子長(張丈切)之況(詞也)衣(於既切下衣緇衣同)素衣(缺字)朴之(片卜切)鄉者(音向)使汝見狗(一本無見字)與爭(音諍下同)患難(乃旦切)不捷(以接切)其使(所吏切)自喪(息浪切)奚為(于偽切)邯鄲(音寒丹)客和(胡卧切)相為(于偽切下同)蚊(音文)蚋(音汭)噆(子臘切)其亟(去吏切數也)之廐(音救)分既(待問切)无復(扶又切)宋人有遊於道(一本作宋人有於道)○遺契(苦計切刻木以記事者)寇數(色主切)鄭父(音甫下同)人廼(古乃字)亡鈇(音斧鈇也)而相(胡沒切古掘字又其月切一本作相非也)復見(扶又切)白公勝(詩證切)策錣(張劣切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鐵所以剌不前也)屬(音燭)著(直略切)足躓(音致礙也)株埳(音坎)頭抵(丁禮切)衣冠(並去聲)適鬻(音育)因攫(音钁)吏捕倡之(音昌戲弄也一本作得之)子攫人之金何故(一本無故字)述著(直略切)泊然(音魄安靖之貌)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莊子小傳　運一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戾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鬪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遥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鷃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强不淩弱衆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己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

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為序錄諸木可乎余曰此臆說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為序則不敢咸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于姑蘇寓舍木雞窠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為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尼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已見筆之書以為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予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夫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雱惠卿流毒贅瀛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眾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捲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粹眾說附以已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爽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將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於冊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為君序之矣咸淳乙丑歲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為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為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

○敍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傳識考訂之

陳碧虛解義卷末載覽過莊子註

景德三年國子監刊行本

江南古藏本 徐鉉葛湍校

天台山方瀛宮本 徐靈府校

郭象註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成玄英疏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 成文孟有道士

江南李氏書庫本 張潛夫補註

散人劉得一本 大中祥符時人

○今所纂諸家註義姓名

郭象註 吳門官本

呂惠卿註 川本

林疑獨註 舊麻沙本

陳詳道註 藏本

陳景元註 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熙寧間主中太一宮召對進道德南華二經解頒行入藏

王雱註 內篇

劉槩註 外雜篇繼雱之後

吳儔註 已上五家並見道藏崇觀間人

虛齋趙以夫註 內篇楅本

竹溪林希逸口義 楅本

李士表莊子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無隱范先生講語 名元應字善甫蜀之順慶人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郭象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夫鵬翼大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

馬遊氣鵬憑以飛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鯤化為南冥之鵬由陰而入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巳午與亥之相距也言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鯤之數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陰陽之所出入也莊子以鵾鵬明陰陽變化故以北冥為始鯤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命者其象在鯤夫物芸芸瑩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鯤之初化為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眇故不知幾千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逃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歸於陰陰陽迭運相為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陳詳道註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萬物出陰陽而復於道則無適而不逍遙入陰陽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者明之藏明者冥之發北冥則入而為道南冥○則出而為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淵潛之魚於南則寓搏飛之鳥水於方為北於氣為精於時為冬於數為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鯤之為物陰中陽也鵬之為物陽中陰也潛北徙南不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太山翼若垂雲不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搏則資風不免乎有待怒而飛不能無情飛而息不能無窮以鯤鵬之大其囿於陰陽也如此況蜩鳩斥鷃乎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為先以陰陽為原北冥生鵾化而為鵬氣形已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不知其幾千里有生必有所詣故怒飛而徙於南冥有生有詣材力不能無限故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六陰數故云息也天地之間元氣氤氳升降往復故有野馬塵埃之喻有生之物莫不○互以息氣鼓吹而交相乘御故彷徨東西莫之天閼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絕上下異見莫之能適矣

王雱註鯤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陰陽之類是以搏制於造化而不能逍遙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遙遊者其唯無方無體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動必有極故搏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鵬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

視下亦猶人之在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鵬亦以大爲累也

虛齋趙以夫註莊子鯤鵬以明天地陰陽之氣魚化而鳥北徙而南由陰而陽由靜而動也經以南冥爲天池天包地外則北冥亦天池也三爲陽之始一函三也九爲陽之極三三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巳故以六月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則一人之視天亦猶鵬之視下高卑雖殊其理一也

林希逸鬳齋口義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粒米也鯤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起字便自奇特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歇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鵬飛之高却如此下語可見筆力

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潤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以長養萬物先此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鯤潛鵬化靜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爲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趨隘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爲能掠取聲利爲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爲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遙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鯤鵬以强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世俗冥迷忘真逐僞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遊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初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噓適所以相吹舉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逍遙遊也故以冠一經之旨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于條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也自一氣分而爲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

皆天機所運變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爲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爲此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虚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

○故背夫逍遥之鄉曰趣有爲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悤累糾纏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爲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爲逍遥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曾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撤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言也棘之言緩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革之事始於古

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為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池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卷一 十四
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盡矣從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體也故僭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

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為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鯤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效官行比鄉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為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為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為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遙遊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側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卷一
貴乎忘己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已功既十五
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泯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為不多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礪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無己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失之遠矣夫治由乎不治爲出於無爲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宜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以此擧庖人尸祝各安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可以有爲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迹言人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爲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是故方其有爲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

○林疑獨註日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爲而功大爝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爲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爲之道既行則有爲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爲而無不爲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爲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爲有爲之極復歸無爲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爲在無爲猶滴水之在溟海也迹雖有爲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爲也後擧庖人宰割以喻有爲尸祝接神以喻無爲神人不得不無爲聖人不得不有爲也

陳詳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聚而名泯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代之於彼此堯之志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譬○也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也鷦鷯一枝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內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尸祝無事於事者也有事則多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問焉此由所以不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假人大寶惡敢輕受許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爲利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治矣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則無以通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

知天命而冥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之所以自知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爲爲累有爲者以無爲爲宗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於箕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爲爝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治於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觀者當於言外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意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已先人真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之澆薄耶堯以爝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爲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絶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惰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倏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藴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爲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絶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覬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啓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廟廊之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呂惠卿註藐姑射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猶眇視姑且也射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下事舉無足爲故藐且射之非神人孰能與於此

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秘而不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輿之言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神人者聖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

陳詳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即道爲體神人無用即道爲用則神人之所居者道而已矣

陳碧虛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爲與化升降言無治跡故有爲者笑之以爲狂而不信也

吳儔註藐姑射山此託辭於寰海之外以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俗所知也

王雱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歸根復命之意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與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根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爲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慈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泠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淩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

於絶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
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聞
者以爲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
按此與列子黄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
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
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
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
時之女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瞽者
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時訓是女音汝
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肩吾神人似
○
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虛齋口
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
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
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爲聖人
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
得而名言耶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
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
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
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

異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
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
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成法師
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
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
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呂惠卿註
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
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
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爲哉又解堯之師
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
○
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
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
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
倪被衣而不爲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
甫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
下與物爲事者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
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
冱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
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
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者

皆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
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
下者無寄託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
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
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吴儔註自
迹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內者
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豁然四達
遠在遼絶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
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
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
○
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
通此則首尾之意皆貫矣林氏虛齋口
義云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齧缺王
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
非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
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
要學者於此揣摸蓋謂世人局於所見
不自知其迷必有大見識方能照破也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射
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

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逍遥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渾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虛齋實爲理勝范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窅冥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爲之説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乎遠求窅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審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脗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説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象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適夫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

呂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故以大瓠況之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於其言始終察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爲瓢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患子累於有身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遂引不龜手之藥爲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馬不滿酌

爲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令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樗爲問夫物以有用爲用用之小以無用爲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爲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斄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遥無爲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蔕則其爲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虚静之而萬物莫撓逍遥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蓋惠子雖至聰明未能刳心去知以至於未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疑故莊子於無用無情之說而致其辭焉後之疑者可思而得之矣

林疑獨註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喻天遺我虚中之性樹之成喻受而全之實五石喻充以五常以盛水漿清淨可爲萬物鑑也其堅不能自舉五常在身不亦重乎剖以爲瓢則分而爲二瓠落無所容以爲無用而掊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瑩然在耳遂自以爲不可復而弗悟其爲情所奪也令子不能全大瓠之用猶人不能盡其性也故引宋人不龜手之藥以明所用之異人有虚中之性嘗充以逍遥任其無爲猶因大瓠之形慮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反憂其無所容邪未盡性則不真達故云有蓬之心惠子復以大樗爲問擁腫卷○曲衆所同去以譏莊子之言大而無用遂引狸狌斄牛以答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人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樗者深其根而枝葉榮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易曰貞者事之幹此又幹之所以爲本也何有言其虚無廣莫言其寛大令子有大樹亦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寘之於虚無廣莫之地任其逍遥無爲不夭不害此神人所以爲大祥也

陳詳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不善用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是哉瓠之爲物中虚而善容外圓而善浮寘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舉剖以爲瓢則毁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夫慮以爲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於此惠子又以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樗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荅以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斄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遥而爲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掊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2162 B 13

陳碧虛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便棄之是未明無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繼又寓言大樗冊釋無用狸狌以輕脫中機斄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速禍愚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鷃以有情逍遥貴其飛翔自適結以瓠樗以無情逍遥要在不夭不掊達茲趣者何往而非善遊哉王雱註大同疑獨而節其文

趙虛齋註惠子以大瓠大木爲無用而發問莊子以不龜手與斄牛答之以明無用之用也

林氏鬳齋口義云樽浮水壺繫腰可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此莊子既以不龜手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爲浮江之湖蓬心茅塞其心也惠子又以大樗擁腫譏莊子之言答以狸狌小而桀頡卒中機網斄牛大而無技亦可全生謂物有大小所適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廣莫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雖無用於世而禍害亦可幸免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林不林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爲非物所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未陳胞胲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爲用哉宜惠子怪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唯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掊擊暴殄之何斯瓠之不幸邪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大而不可剖爲室家之用當思全而爲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爲妙用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心也夫惠子又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患死於機辟斄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遥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爲而入無爲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遥遊之本旨也

逍遥遊篇敷敘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渺意趣卓絶使讀之者若御泠風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眞所謂超衆義徹重關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捷逕也伯秀不揆荒蕪粟陳管見復於篇末爲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遥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冰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燭

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北冥之鯤化而爲鵬摶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己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爲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券外之慕裨益治道爲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祕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

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物足識哉簫籟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咸其自取天地之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地塊然而自噫耳萬竅之怒號衆木之異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調調刁刁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既明人籟地籟子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即人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己而然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

呂惠卿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爲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爲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林疑獨註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王雱註大同林說

陳詳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有自然者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日晷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行有常遡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爲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是爲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聲籟萬殊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自然理歸坐忘之冥極者也

○趙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蓋有聲聲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

林氏鬳齋口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中之妙者古言詩爲有聲畫謂其能寫難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聲出來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

○

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
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爲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
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
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爲吾則
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焉動不滅
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
特謹以地籟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至此始泄天籟
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槁心不可灰之○
爲真我而弗悟此即籟之天也心爲天
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
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
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可一日
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心
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
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
起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
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
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

○

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爲
搆滑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
而止火也學者儻能反而求之得其歸
趣則內揆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
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
續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
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
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
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
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橐
籥乎是也闔闢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
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
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
山立海此奮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籟
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
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爲至論而所以起
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鬬
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之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
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
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
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
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
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

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髙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僞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爲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縵窖密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大趣欲向背淺深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竅穴之異形乎閑間縵惴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竅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眹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爲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爲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則迭相爲君臣非真君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關至多之物終亦疲潰而後已縵者蔽之淺窖者蔽之深密則尤深者也機栝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其守不可奪遂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之殺如秋冬搖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之於善也自上文炎炎閑閑至姚佚啓態皆論不能見獨者爲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爲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爲物也不屬陰陽內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者爲君不悅者爲臣妾臣妾不足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爲而

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爲役用而不自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老子云絶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偶得爲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不大哀乎

陳詳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闔恐攻於內則其發有是非之累其留有守勝之敵消殺其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不復陽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所謂逍遥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變日夜相代乎無窮之中即形聲而觀所以形聲者遠矣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觀則亦近矣而莫知所爲使故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真宰道之用也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已又孰親私之哉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使迭相爲君臣則不能無爲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爲當視之時目爲君而使然者有尊目存焉當行之時足爲君而使然者有尊足存焉凡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夫操有時之只託無窮之間則形奚足有彼生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轉徙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闘窖窖酬酢萬變猶風作竅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有機焉留者既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者消已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此所謂使其自已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發乎情見乎聲音顔色是孰使之然邪樂由虛出菌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咸其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竅之天也非彼無我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實使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信者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吾誰與親其有私焉言其中必有真君然後能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一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亡世之人顛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已膚齋口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筭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内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内寬交則神集於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内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闘然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者是也縵者緩縵不切害者語存機穽窖者深思一線不露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苦畏懼不得自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爲戚戚矣

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
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
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
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
之用心喜怒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
態如樂之出虛氣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
爲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
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閒不過得此而生
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爲
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覩而所
○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造
物若有者不敢以爲實有也不得其眹即
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
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爲使有情言有實即
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爲
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點
檢也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獨
親而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爲頭之役
目望足行則足爲目之役役者臣妾也不
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爲用以受

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百體之君臣旣不
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爲君心又
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真君
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
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加損乎人受形造物
相守不亡待此形歸盡而後已而不能委
順乃爲外物所汨盡其一生如駒過隙薾
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
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
可不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也
○已上集解詳明兹不復贅其間慮歎變
慹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
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
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旣往變則改易
舊事慹則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
而變慹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
輕躁而務作爲慹則畏懼而不敢動庶
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
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
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

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
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已者一體之
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
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
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顚倒忘其所不
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
菌幻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
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
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
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
○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毋
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
闤闠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建二 十四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爲有言邪未足有所定以爲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鷇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爲不在言何所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建二 十五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爲是則彼以爲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可不可也亦然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彼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其故習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者故足以明眞是非苟爲物所虧則所謂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爲有雖禹之神猶不能爲之方吾將柰何哉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爲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其異於鷇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物無非道

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爲是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爲彼

○自知則知之故以已爲是在彼之論亦然則是本無定體也而世以爲有彼是循方生者以生爲生而方死者以死爲生是以無有爲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爲方死方死乃所以爲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爲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也爲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之塗忘懷息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此爲是亦爲彼所彼以彼爲非彼亦自以爲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既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爲偶此謂道樞樞者運轉開

○闔之機環者虛而未離乎形樞之體圓而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真空也妙有真空相資爲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

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耳蓋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以人滅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與之成形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則實與道契矣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也人皆有成心可師矣必知者爲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爲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禹乎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是非非而全於知有是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停言出於有

○辯而無瑕鷇音不出於所倡而猶有辯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始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鷇音道惡乎往而不存則道固無隱矣而隱於小成言惡乎存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榮華小成則不實於大道而真僞所以生榮華則不要於實際而是非所以著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歸於真是非儒墨之所是而歸於真非聖人不由彼是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樞所以運轉開闔環則圓虛

善應樞得環中以爲運轉萬物得樞以爲之應所以付是非於兩行而無窮也陳碧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真是非滑性芒昧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昭明豈有芒昧者乎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己見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人人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心自取而爲有所得者則愚人黨與亦衆矣故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有是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强謂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言異彼此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取若不以義取言其與鷇音何異大道未嘗隱而學者有真僞至言未嘗晦而語者有是非道人無間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知慧出有大僞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若反覆相明而彼此是非兩行矣物情本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本無非是因其自勝故也自彼則不見如緩之成儒不見彼翟之爲墨自知則知之翟之守墨出於自勝緩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彼此是非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以聖人照之於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是也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轉而不滯戶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若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

虛齋註芒即役役而不知所歸則不芒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奚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奚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爲有此妄人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鷇音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得而辯猶鷇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真僞之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天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是方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人昏迷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理要亦不過因其是者是之而已彼是相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離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知之

鬳齋口義云芒芒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欲昏蔽故

至於芒昧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爲師誰獨無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强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本無所見强以爲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於造物邪故云未定鷇音未有所知亦由是也道本無真僞因何隱晦而有此真僞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偏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泯彼我而一之爲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按諸解多以成心爲善或以成心爲否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袪前惑再衍餘意輒陳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心离也离主火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況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性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爲當與音預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於衆知代之義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爲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二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虛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閱公孫龍六論內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說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

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爲非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耳聖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無復是非可於○已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已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譬夫莛橫楹縱厲施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夫物或此以爲毁而彼以爲成我所謂成彼謂之毁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無滯於一方寄當於自用因而不作故也不知所以因而因謂之道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與彼不一無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付之自均聽天下之是非兩行而已

呂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辯不出於同體曷足爲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辯不離於同類曷足爲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類也則物之可○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爲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爲之者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此物之所齊也胡爲趣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毁而萬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適得而近道未可以爲道以其猶知其然也知

是之無體而因之已而不知其然而後謂
之道道所以通爲一者以其小大美惡之
所自起有在於是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
爲之乃所以爲不一也猶朝三暮四朝四
暮三不離乎七而皆怒皆悅此羣狙所以
見畜於公而公所以籠羣狙也亦因是而
已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
他指則以我指爲是他指爲非令欲息是
非之辯反以他指爲主以比我指則他指
爲是我指爲非矣以馬喻馬其義亦然反○
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
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
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諸物則一馬也夫
無可無不可無然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
也可道之道行之而成可物之物謂之而
然已以爲然而然之已以爲不然而不然
之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物之自然自可
縱橫美惡復通爲一則道無不成物無不
然也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爲物其成也毁
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毁成毁者物之
獨見分木以爲器器成而木毁固在造化
之間耳達者廢獨見而寘至理爲是不用
而寓諸庸蓋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通無
入而不自得斯爲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
爲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
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
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
而求其爲一失之遠矣何異狙公賦芧朝
暮四三名實無虧喜怒爲用世人不通至○
理者與衆狙同乎喜怒是以聖人和同乎
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歸乎一致
也

○陳詳道註近取諸身以明天地則天地一
指也遠取諸物以明萬物則萬物一馬也
蓋天地雖大不離乎有體萬物雖衆不離
乎有用不離有體則於空中猶一指而已
不離有用則於天下猶一馬而已若夫道
則無體而體以之成無用而用以之備無
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豈一指一馬之謂
哉

○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
以此爲是指彼爲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爲
未是因執此指爲是而謂彼指爲非若天
下無有相指者則物自爲物不爲人強物
指自爲指不矜此妄指物不爲人強物則
忘物指不矜此妄指則非指矣且不指物
之指元無彼此是非爲指物之指強生彼
此是爲非指也馬固有形色捨色命名蓋
言馬耳言馬則天下之馬一馬也白墨不○
與焉今求色命馬故曰白馬求白馬則黃
黑之馬去矣是因求色而失其形求色失
形則白馬非馬也若乃時之尚白則以白
爲是以馬爲非斯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
也夫懷是非之心而不能齊者指物有彼
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
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脫去取
則雖萬物之繁猶一馬也自其同者視之
可乎可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
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孰謂之然凡順理則

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不然於不然無物然也若諸理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慮其毀樸哉論成則無毀論毀則無成其於道也復通爲一故達者因道樸之不爲世用而寄諸自用是用之者假不用也知不用之用則有得於己適得而盡矣猶有迹存焉知道之深者心冥體會而已已而不知其然無因是之迹也若勞神明以爲一

○則如狙公之役知以籠羣狙羣狙之以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王雱註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爲得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遍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固自有可不可然不然者但當冥夫至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可不可然不然皆爲至理合乎至理則物之縱橫美惡皆爲一矣道又散而爲物終則有始也成毀者物之妄見冥於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爲一也雖然固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爲一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狙公之喻朝暮雖異而芧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和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

趙虛齋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

○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可不可然不然縱橫美惡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爲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是未嘗有真知而離形去知以爲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朝三暮四即朝四暮三惑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同也狙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虛齋口義云指手指也以我指爲是指則以人指爲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指物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籌標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緣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覆地職載亦豈可以彼我分乎此言物論之不可不

○齊也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說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既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橫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爲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人有勞苦神明自爲一偏之說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做此二

宇以設喻與方生文法同名實未變喜怒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而任是非之兩行也

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郭象註人而知夫未始有物則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無所不應其次有物而未有封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雖未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無是非道乃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無成與虧乎哉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無虧昭文不鼓琴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形勞枝策假寤據梧而瞑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自以殊於衆人欲使同已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各寘其所能曲成而不遺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已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故蕩之變俶奇之異曲而從之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惠卿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爲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爲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爲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爲成哉凡光耀未盡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歸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爲是不用而寓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

林疑獨註死生物之至大能無死生則餘物不待無而自無故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其次有物而未有封未忘死生爲有物猶未至於彼此封疆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自非而無是非也夫道體渾淪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馬君子論道本以救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別故莊子於此不定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是古之聖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昭氏之不鼓琴也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不盡性則滑不窮理則疑耀者光之散也聖人之所圖不在於覺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之常用而能不昧也

陳詳道註太易者未見氣也而體之者以爲未始有物至矣盡矣太初者氣之始而體之者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太始者形之始而體之者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蓋以生死爲喪反者已犯於物而未離乎道故未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生死爲首體尻者已圍於封未涉於事故未有是非道未嘗虧而虧於是非之彰愛未嘗成而成於道之所虧道樸也是非器也器成則樸毀道江湖也愛濡沫也江湖失則濡沫興此成虧之所以長相仍而莊子亦不定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資物而樂天樂也資物而後樂人樂也昭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資物其好徒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而非○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光而天下爲之滑疑也

陳碧虛註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隱几者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吾喪我汝知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師曠惠子之技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盡精竭不能兩得也大意在乎自明自治而已

若以明示他人皆嘗技者也安可謂之成哉聖人以精奇卓異之事爲㷀亂非常故規畫限域處物之分內而寄諸自用則三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虛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謂之無無極而太極也有太極則有陰陽是謂有封陰陽分而剛柔有體善惡生焉喜怒哀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始無物喜怒哀樂封也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中既發則性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

○動靜則有成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庸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胷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繼以師曠惠子三子之技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身三子之好自以○

○爲異於天下故誇說以明之而聽者不能曉故終身無成堅白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滑亂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所主未嘗着跡故所見若有若無圖字訓欲聖人之所欲者正若此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貴真知而遣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其虛明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超乎形聲度數故不逃成虧枝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唯已好之又將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然○

○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終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爲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爲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

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則與彼類矣故類與不類相與爲類與彼無異也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其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是非去矣雖然試嘗言之有始也者言必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焉有無也者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又不知吾所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大未有過於秋毫若其性足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足於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爲一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一與言爲二一本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以言言一猶乃成三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

呂惠卿註夫人所以不能遣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自也遣之而所遣者不去亦不免爲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遣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遣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故曰有無也者然有此無亦未免爲有曰未始有無也者所以遣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遣其所遣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脗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

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無名天地之始苟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也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物之母苟知此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爲一也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獨見獨然後不類○今且有言者欲遣其有而言出更自爲有遣有歸無以求不類而遣之則更與爲類故類與不類復同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始也者有形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見道未忘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哉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然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所謂小大者言其道世人所謂壽夭者言其生吾所謂壽夭者言其無也秋毫近於無形以太山言之足以爲大對無成虧而言太山又爲小矣殤子近於無生以彭祖言之足以爲壽對無死生而言彭祖又爲夭矣近於無生故能與天地並生近於無形故能與萬物爲一也

○陳詳道註夫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非有○非無及散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徼觀之則有始也者有有也者自妙觀之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斯爲至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體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而已夫道之爲物無而非虛有而非實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故古之言道者常處以疑似而不膠於有無所以遣爲言之累也

陳碧虛註有始謂道生一未始有始混洞太無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視聽不及虛之虛者也此三者敘道未始有氣有有謂物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兆怕然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沉默空同至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搏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形俄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物阜然而疑獨翩然而往復天地密移疇覺其有無哉有謂無謂未免其迹欲超二者其唯忘言乎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既以爲無而有我者存則不得謂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天地與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爲一無巨細也纔說一即涉有言有言即有數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

鬳齋口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即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

又謂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於太山故太山亦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之天地又爲夭矣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萬物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草木昆蟲亦與我混然爲一矣

○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也故翻覆互言以破世人執着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黍珠容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滑如水赴壑莫覿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皞皞熙熙共樂清靜則羲黃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寄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爲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便物物有理羣分類別逐競辯爭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內陳其性而安之先王之志○順其成迹凝乎至當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若由己以分別之不見彼之自別也聖人以不辯爲懷衆人則辯己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付之自稱大辯不言而自別大仁無愛而自存大廉無所容其嗛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以道明彼彼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物常愛必不周廉激然則非清忮逆之勇天下疾之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不能止乎本性而外

求無已猶以圓壆方以魚羨鳥耳故所不知皆性分之外不求強知止於不知之内而至矣不言不道此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其自明而光不蔽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舜謂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德進乎日則又無所不照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道未弘故不釋然神解若物暢其性各安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

○不怡也

呂惠卿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於是有畛域矣夫惟有畛故有左右以至於有競爭言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觀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辯不辯者可知矣蓋理極則分有不分辯有不辯若欲事事物物分而辯之卒至於有競有爭聖人知理不可辯懷之而已衆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見也故道言仁廉勇五者皆圓而剸其銳則趨於道矣心之出爲銳圓而剸其銳則不以生其心豈容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所由來此光而不耀者也堯欲伐宗膾胥敖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而不藏物探而後出者也德進於日其有不釋然者乎言智日之所未照故猶有是○

○論也宗膾胥敖之事史所未聞

林疑獨註道有分者物物自分有不分者我未嘗分辯也者事事自辯有不辯者我未嘗辯物自分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而不辯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夫道無不在不可名稱不言之辯斯真辯也萬物各正性命吾何所施其仁哉大廉無隅故無所容其嗛大勇不忮神武而不殺者也凡物滯則有圭角通則無方隅五者皆患在於滯道滯於昭言滯於辯仁滯於常廉滯於清勇滯於忮若圓剸其圭角以同乎大全則幾於道之方矣天府者自然之藏萬物所歸故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比性命之情不增不減求其所自來而不可得此之謂葆光其光在内蔽而不發也夫聖心冥寂各安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得此天府之所自藏葆光之所自出也

○陳詳道註道未始有封稊稗瓦礫無乎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

○及道降爲德出而有畛以體則有左右以理則有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爭何望乎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之徒是也言辯而不及公孫龍之徒是也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忮而不成北宮黝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銳其圭角能剸而圓之則近於道矣推而上之極於不可知之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無乎不藏天府也不危其真葆光也此性之無喪無得者也

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道無所不通
此即道以盡性之效也弘於道者一視而
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為心是非為
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
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光
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孰所礙至言
無不當有常孰為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
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
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之外聖人
○不論理存則事遣也六合之內聖人不議
事當則言忘也歷代帝王治亂聖人詳議
褒貶垂戒將來非矜其博辯也故分於內
者不分於外辯於此者不辯於彼聖人懷
之知者不言衆人辯之言者不知也大道
不稱謂無所不宜辯仁廉勇五者備矣則
於道無為於理自齊若乃一事傷當如以
圓向方必與物迕矣故不越分求知以戕
自然之性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皆藏于人
心豈非天府哉有形則注必滿有源則酌

必竭今不滿不竭者是知無源源之深無
形形之大深大莫覩故曰葆光三子猶存
蓬艾之間猶鷦鷯安於一枝十日比竟之
德言其無幽不燭也道德經云大國不過
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
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趙虛齋註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也言未
始有常無存不可也為欲明其是然後有
封畛左右至競爭八者是也六合之外無
形者也六合之內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
○形必有無形者為之本存而不論無言也
論而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
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是非於褒貶蓋出
於不得已而諸傳又未必得聖人之心故
曰有不見也莊子借此以自明其著書之
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忮五者圓而幾向
方也圓乃破觚為圜之義幾向方近於道
也道昭至勇忮五者皆道一名立則道裂
矣知止乎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
也不言之言有言言者不道之道有道道

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
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
所底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
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膾胥敖不見於經史
下章言正處正味正色謂口之於味目之
於色四肢之於安佚有性存焉堯欲克而
去之雖處至尊不以為樂舜告堯以帝有
真見則是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
胥敖似是寓言
○鬳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
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
字生出許多畛域八德只是物我對立之
意纔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主分
辯無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
四維上下不可思量六合之內有許多道
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詳議以強天下之
知見於史冊者皆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
容不議然亦何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
忘言為至纔到分辯則是胷中無見故有

不分有不辯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辯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猴藏食處曰嗛滿也以廉爲廉則意自滿不得爲大廉矣不忮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圓圓也巳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膾胥敖事無經見亦寓言耳蓬艾之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

○不能向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冥之不辯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堯欲伐宗膾胥敖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句首加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獨音義載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陳碧虛音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叢支胥敖三國人間世篇亦有堯攻叢支胥敖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于編後以俟博識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畛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巳存而不論莫若

○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復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論議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建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爲有知而不能任羣才之自當故齧缺三問而王倪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故舉民鰌猨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蝍蛆鴟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猨猵麋鹿鰌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俱得齧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惠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所同是則非不知也唯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爲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豢爲正味目知好色爲正色至於鰌猨之所安蝍蛆鴟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爲偶者知彼是各以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憎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爲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辯乃所以辯也

陳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內知之爲外故知乃不知不知乃知然不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故不定云知與不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爲正凡以遣其爲言之累而已夫澤焚不熱河冱不寒疾雷不驚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故也乘雲氣騎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陳碧虛註以同爲是則無非以非爲同則無是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言不知彼不知此也吾所不知者庸言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萬物之理所不知者萬物之性故濠梁之上知儵魚之樂庸詎信之哉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亦爾性情所稟豈可強齊則仁義是非宜聖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故造化莫移方寸之地虛矣身非我有雲氣可乘也視聽不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適四海可遊也生死莫變利害何有哉

趙虛齋註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不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斯爲真知居處味色人與鳥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孟子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類此言欲識居處

色味之正必離居處色味而後有真識欲
知仁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有
真知齧缺復以至人爲問王倪遂以姑射
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言也
鬳齋口義云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
對即是知止其所不知知之非不知不知
之非知蓋謂不知即真知也次論正處正
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仁義是非
紛然殽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
而辯哉王倪即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
○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
生且不爲之動心況利害是非乎
諸解於齧缺首問物之所同是一句似
欠發明竊考經意蓋謂人物之所同者
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
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
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
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
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
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
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
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
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真知所謂
不知豈真不知哉
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
矣知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
因其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
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邪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
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
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
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
無謂是以言之者孟浪聞之者聽瑩付當
於塵垢之外玄合乎視聽之表今瞿鵲方
聞孟浪之言便以爲妙道之行無異見卵
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予試
妄言之子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
月之謂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謂也
以有所賤故尊卑生滑涽紛亂莫之能正
不若委之自爾脗合自然也故衆人馳騖
役役聖人芚然無知舉萬世而參其變可

謂雜矣而與化爲一常遊於獨積是於萬
歳萬歳一是也積然於萬物萬物一然也
惡知悅生惡死之非惑邪如麗姬者一生
之内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惡能相知哉
觀窮寐之間事變情異則死生之願不得
同矣死生雖異而各得所願以方夢而不
知其夢則方死亦不知其死必有大覺而
後知其大夢愚者夢中自以爲寤竊竊然
以所好爲君上所惡爲牧圉可謂固陋況
復夢中占夢哉此非常之談吊當詭異萬
○世一遇猶旦暮然言玄同生死者至希也○
呂惠卿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
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
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
與此瞿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
已則以爲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
所載故黄帝之所聽瑩夫子何足以知之
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鴞炙得於彈而
彈非鴞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
也令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

至於無爲皆瞿鵲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
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
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
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
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脗
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
涽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
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芚而不散
雖萬歳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
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
之謂也參萬歳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
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
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
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
惡乎
林疑獨註聖人應之於不得已何嘗從事
於務哉無揀擇故無就違心至足故無求
緣乃能默時說說時默而遊乎塵垢之外
也聽主乎聰瑩主乎明謂黄帝之聰明乃
能不惑不蔽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如脗之

合者爲之滑亂而涽者置之使各盡其極
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
齊而不齊吾心之平等故愚芚不別參萬
歳之變而一成純粹也夫人莫不悅生而
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死不能免在生安
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安死麗姬之在
王所也惡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陳詳道註聖人不以己絶物未嘗忘務而
不應不以物累己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
不吾益故不就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
之求故不喜求與道爲一故不緣道終日
不言而未嘗無言終日言而未嘗有言也
孟浪則不中平聽瑩者聽而明也夫子以
爲孟浪則不及瞿鵲以爲妙道則過矣故
曰太早計居日月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
之中而挾宇宙非役陰陽官天地者不足
以與此脗合則爲之爲其所可爲也滑涽
則置之不爲所不可爲也雖相與爲君臣
時適然耳役役愚芚老子所謂衆人皆有
以我獨頑且鄙是也參萬歳則古猶今一

成純則衆由一也人皆知生之樂不知生之苦皆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是以生生死死不知悅惡之爲妄况知生死乎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弱喪不知歸人以爲迷生而不知死非迷邪生死往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爲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浪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玉當以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晨在雞造炙須鴞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令見末而喜者早計輕侻（脫青）之徒耳旁日月者常照也挾宇宙者總攬也爲其脗合從事無迹也置其滑涽忘其違就也以隸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芚灰心槁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混成也夫安生樂死未出陰陽之域惡得體冥乎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欷舍彼從此木爲無着一生之内悲喜莫知生死之際安可輕議夫夢飲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所有以萬世爲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爲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尊已爲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衆人以黿交爲夢形開爲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吊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生死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旁日月挾宇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爲衆人道如脗之合者爲之置世之滑涽使各盡其極而不以縈懷若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涽聖人冥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殽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爲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死證以麗姬之喻義甚切當蓋謂齊物論者始於齊彼是終於一死生死生既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大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強立覺名即是不覺之覺覺與不覺俱不可着愚者之竊竊然自以爲覺亦夢也直爲其有是夢故吾不得不爲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與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蓋爲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

趙虛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梧平時告瞿鵲者瞿鵲以爲妙道而長梧以爲孟浪瞿鵲未免有疑長梧又語之曰○此數語乃黃帝之所聞見非我所知且汝未造此而遽以爲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養生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爲門戶坎離爲轂軸求合吾身之造化其不可曉者置之不言而以百骸九竅六藏遁爲君臣是何足以相治所謂以隸相尊而不知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顛冥於利害聖人愚芚則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載周之

尹氏大治產夜則夢爲人僕其役夫夜則夢爲國君夢中爲君爲牧若固有之也今吾與子問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夢亦是夢說其名爲吊詭言舉世爲夢幻眩惑而不自覺是可吊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鬳齋口義云孟浪不着實聽瑩聽而能明也太早計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旁附日月挾懷宇宙脗合至理混而爲一世人滑涽以隸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隸也而自爲尊卑衆人役役聖人則渾然無知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麗姬悔泣以破悅生惡死之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變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說皆曲盡人情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未爲深達大覺即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吊詭至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理萬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

此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

聖人無爲任物自爲故利害莫得而及非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垢之能染哉此瞿鵲平日聞於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自以爲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況汝踐履未充徒歎羨其美是爲太早計猶見卯而求時夜也予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爲常未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脗合自然者爲之滑涽於俗者置之從徼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無今古而忘死生也聖人不獨善而已

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

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吊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歎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詳本章指歸開人耳目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鵲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

指孔子亦是寓言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象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莫能正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不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則無復有是之者故是非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任其自正而已是非然否彼我無辯故和之以自然之分不待彼以正之也是非之辯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窮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呂惠卿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黮闇誰與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己則同乎若非異乎己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必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

林疑獨註莊子蓋欲忘言故立是論使我與若辯至我果非也邪設辭以遣之也我勝若若不吾勝吾誰使正之又遣其所遣也使同乎若者正之至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此遣之又遣而至於無所復遣斯○其至矣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辯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化者聲之體聲者化之用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爲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

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化者非化之所能化聲聲者非聲之所能聲又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之以變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所以爲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

陳詳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義則可不可爲一貫死生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爲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陳碧虛註悟則不辯辯則不悟對辯不已黮闇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箕子視比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夷齊則戇以夷齊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乃飛者棲巢走者宿穴各安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是非之辯化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辯無是非惡有化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舉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虛齋註自得之學難爲人言言之則辯論鋒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化聲相待啐啄○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不然皆不可得而辯則是舉世不相知與人言無解者是化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年何必強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廣齋口義云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黮闇言所見不明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不是然不然皆兩存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不是僞有是非之爭化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盡○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遙之意信能如是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

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聲之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盡唯窮神通化者以心燭之至理自見諸解中疑獨立論最高自成一家之言與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

所能及膚齋論化聲獨異於衆而無竟立說尤長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前後互發明耳吕氏註後附說云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知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象註罔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其所由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有邪無邪無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明衆形之自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物之正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與由已吾惡識其所以哉方其夢爲蝶而不知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吕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爲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皆屬造物遂以爲行止坐起在乎形然非日火之光則雖有形景何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

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蓋又小矣故曰吾待蛇蚹蜩翼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說盡矣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并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而後見形待造物然後生形之於造物已幻矣○況景乎景之於形已外矣況罔兩乎凡此皆非真實故不足辯況認其非真實者以爲有而即其不足辯者以爲問此莊子所以託景之答以袪其惑夫天下之物自迹觀之未嘗不相待自理觀之未始有待今景之爲物以爲待形邪非日火則無見以爲待日火邪非形則無有然則形也景也日火也果有待邪無待邪惡識所以然不然哉蛇蚹蜩翼言其用之小者耳悟而爲道者據實而不據華迷而通物者據華而不據實蝶之爲物據華者也而周夢爲之是爲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據實而不免據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想累神不以夢易真而周與胡蝶固有分矣唯大通物化之情者斯可與於此

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比蛇蚹蜩殼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令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萬類皆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論超生死而反混冥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氣也昔爲胡蝶乃周之夢今復爲周豈非蝶之夢哉周蝶之分雖異妙有之氣一也夫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儻能知此則造化在己而不遷於物是謂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既已爲物惡有不化者哉死生之華形類所遷漆園之夢其理盡矣

趙虛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以行止坐起必有形形者存乎其中蛇藉蚹以行蜩藉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蚹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形而形之所待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莊周胡蝶物我俱化栩栩蘧蘧覺夢如一也

庸齋口義云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待造物形之爲形猶蛇蚹蜩翼而已蛇蜩既蛻而蚹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惡知所以然不然此即是非待彼之喻周昔夢蝶不知周也及覺爲周得非蝶之夢乎然此覺夢須有箇分別到此○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之謂物化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

蛇蚹蜩翼或謂蛻甲者不若齟齬翅翼之說爲優蓋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身中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然則有

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也人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罔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篇有衆罔兩問景章喻世之迷者益多故不一言之有云予蜩甲也蛇蛻也與此蚹蜩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為胡蝶何邪蓋借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羨生乎蝶之為物無巢穴之營無飢渴之患翩翩栩栩遊放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為至樂篇載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則亦出於華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翱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為之夫人之與物形分多類咸稟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卒齊於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鼓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為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與夢與覺與既有論之者矣必有知之者矣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為許子言之耳況孟之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紛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恑憰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茅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盖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内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攜輕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絶膂未足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又爲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盖能順中以爲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刳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爲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爲惡不近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夭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矣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内我以爲主外物以

為賓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身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緣督而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為常而不為已甚則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為善未嘗不近名為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志其務內而○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謂南榮趎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為則勞而多弊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重增其偽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漢陰文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為善無為惡由正以為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死此生之有涯經綸萬事亘古今而常存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以為知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為善則有無窮之譽為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惡固不可為善亦不必為為則有心矣○但當緣督以為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為經之義也奇經八脈中脈為督

林氏鬳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畏於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筭自以為知終於危殆而已為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迫而後應感以無心以此為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為非為也又何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為之善惡至若聖賢任天下之重紀綱世道扶持生靈於善惡尤有不得不為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為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為怨蓋天地無心寒暑

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恩
怨無與焉若羿之工乎中微而拙乎藏
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怨
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
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證則是為而
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
刑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蓋謂
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
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眹為於無為○
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之惡而帝堯
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卯之
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者可
見矣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
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
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
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
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
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

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為
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
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
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郭氏以中釋督
而不明所以後得虛齋引證切當蓋人
身背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
壬脉為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
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
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
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
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
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
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
因便施巧無不閑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直寄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
○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
神遇不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
橫絕也有郤之處批之令離節解窾空就
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遊刃於空未
嘗經槩於微礙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
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
謋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逸豫
自得拭刀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
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郤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爲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閒乎其爲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遊刃恢

○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閒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愼終如始無敗事矣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爲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樂舞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閒固已冥會矣老子曰絕聖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郤則批而離之大窾則導而通之凡此皆因其固然豈復強爲私巧哉若然則肯綮微礙之處未嘗或經而況軱戾大骨乎良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

○丁者言其獨斯爲神庖也歟以無厚入有閒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爲運刀須當戒愼視止行遲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爲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爲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閒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者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愼無異怵然而爲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刃不對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洽內

○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郤導窾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軱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解牛者觀其空郤之處遊刃舞蹈以全妙技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真乎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衆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

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爲不多而刃若新發硎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椽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爲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經絡皆會於首屠者剚刃於首正中其會則百骸立解所以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言其技之精蓋進乎道至於難處未嘗不戒謹恐懼心爲之怵視爲之戒行爲之止動爲之遲惟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年若新發硎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此善養生者也

鬳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呂桑林經首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行依牛身自然之腠理骨節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其用刀也未嘗經涉肯綮之間而況大軱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刀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爲養生得力也

庖丁章敘述養生要旨最爲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間未始須臾離也而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蓋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所見無非牛體道而賓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遇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而亦無所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言與物無迕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弊也然而每至於族見其難爲骨肉盤結曰族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應也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爲養養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不啻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

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
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
學養生者溺於沈寂無爲無以酬酢世
故廢人事而道可立其爲道也鮮矣故
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
辯再考每至於族似指族庖見族庖之
難爲故怵然爲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
論意亦同此怵然爲戒已下趙氏點句
獨異說亦可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句
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
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
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刖夫師一家之知
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
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
矣豈直偏刖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

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爲命則
知獨者非我也夫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
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
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清曠之地忽
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
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
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
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
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蘄畜○
○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
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
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
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
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
稻粱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
適性故古人一畝之宮簞食瓢飲以爲至
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

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
異故公文軒曰云云雉之爲物資養於澤
而憂畜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
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蓋處世而與物遊
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
自適右師驚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
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爲惡近刑人也有
與循相與令介獨者是罹禍於天雖犯法
令蓋禀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
○相與而行因難企慕而忘己醜也久矣夫
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惑其所由
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
則委之自爾而內無驚怛所以免乎重傷
也
趙註右師瞜腰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
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爲因
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
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
害己也慮患如此豈料寘身樊籠爲人所

害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采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

鬳齋云右師已刖之人為右師之官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刖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為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為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兀既據前諸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刖釋之為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與訓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舊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為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

○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為樂畜樊為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縶樊中無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七同卷 建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内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未加刑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

實然與造化爲一哀樂無所措其閒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爲薪猶前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弔焉若此爲不可也始吾以爲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爲生者未嘗有死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疑獨註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號者若堯死而百姓如喪考妣自非土木無情安能使天下兼忘哉然聃之所以爲有情者特未定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秦失弔之弔其生人三號而出傷其死也弟子怪其止於三號非與老子爲友也答以三號爲可矣始也吾以爲其人故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而今見其遁天倍情忘其所受之爲非也夫形骸如贅疣生死如夜旦安知生人之非死鬼死鬼之非生人何乃切切然以生死哀樂於胷中爲哉夫大塊吐精噓氣鞠而成物固莫知其所自來雖天地陰陽不得爲之父母而世之昧者乃執子母之愛而號泣之又況哀他人之親如己之子母者乎蓋所以相會人合而致此甚哀故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此方內之事秦失以爲遁逃自然倍益哀情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即命遁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爲時適去爲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有生爲縣無生爲解也致命之極則吾之有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爲薪火傳不知其盡也

○劉槩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爲○逆旅者以此況肯徇形而喪其尊形者乎趙註秦失哭老子而不哀弟子疑焉失乃告以所見說者於此以爲失不滿於老子謂不合使人哀慕如是之切殊失本意蓋老子平日和光同塵不與物迕人自愛之故不蘄人言而言不蘄人哭而哭其死也逃乎造化背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至此則天亦無如之何故曰遁天之刑適來不以爲樂適去不以爲哀所謂安時處順

○

也縣者大患有身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帝之縣解謂造物者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也指窮於爲薪薪盡則火息而所以不息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鬳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不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子爲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如此過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會其心不期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物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天理背棄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而順之不足以爲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爲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熾火指其薪以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爲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

○

旨猶云理也理盡於爲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顯明知北遊篇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爲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擊石鑽木戞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

○

失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則剸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其善養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鄽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攖事拂理得失交患滿心戚戚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逝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

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爲方外剩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爲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貫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黄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一

顏子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

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正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地視若草芥民無依歸故顔回欲往教之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百醫守患適足致疑不能一愈也有其具然後可接○

物苟役思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橫出者矜名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知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繩以仁義彼將謂欲毀人以自成必反菑之苟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唯寂然不言言則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捷飾非使汝目眩色平自救不暇乃釋己以從彼非唯不能救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衛君亢陽之性充內揚外人以事感己凌挫以求逞其後心將執而不化膚詚可乎回又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與古爲徒仲尼猶以爲未可○爲其政與事不實也雖未弘大亦可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往未能無心故也

○呂註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國事死也則報之宜湛厚汪濊而量乎澤至於若蕉也胥之甚民之所以無如也顔回欲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爲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菑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爲菑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

○必乘人而鬭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斂恩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

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巳之言而蘄人之善不善以巳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巳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諜也諜者審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恐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

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狐此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賢者之於國○猶醫之治病治國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之亂國不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多往醫門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夫子之言思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瘳乎仲尼以其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則夫雜多者宜其憂而不救先存諸巳則在人者不言而喻存諸巳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而行其道哉夫德因有名而後蕩知因有爭而後出二者凶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至於充然後能達人之氣養心至於靜然後能達人之心未能如是徒以繩墨之言行法於暴人之前彼必惡有其美而害之矣且衛君苟悅賢惡不肖惡用求汝以取異於彼耶汝唯無言則已若其有言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其捷辯汝必容色形見於外心亦順之於內順其始而後無窮也汝苟不信吾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以拊人之民其君因以陷之此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三國相攻以求名實○堯爲猶不能化與兵伐之使國虛身戮而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顏子又告以端虛勉一夫子言衛君以陽爲充寀人所感小德無成況大德乎回又陳三條與人與天與古爲徒庶可免經世之患夫子復不許太多政法而不諜諜私察亦閒諜之意雖固亦無罪言猶有內外古今之論所以不免世患若以命物之化者言之又豈有天人與古之異哉唯無心者然後能與於此

詳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思而足以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爲而足以研有爲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弊弊然以天下爲事哉顏子知有思有爲以經世而不知無思無爲以應物將欲救衛君威虐之過拯民於無知之中仲尼所以識其雜擾也至人先存諸已抱一也後存諸人爲天下式也存諸已者未定則雜暴人之所行則擾夫德者名之實名勝則德蕩知者爭之器爭興則知出德厚信矼內○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外也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交淺言深適致其惡也自悅賢惡不肖至必死於暴人之前言知之爲患自桀殺關龍逢至聖人之所不能勝言名之爲患也端虛勉一以陽爲充者也以陽爲充則實自有回也回之始也欲尚知以濟世患知其不可則欲攝知以歸虛一既又知其不可欲通虛一以歸於三術故與天爲徒則推已

直前不靳人之善否與人爲徒則爲人所爲而不犯人之所疵與古爲徒則陳古剌今而不爲人所病端虛勉一固執而已不足以言德謂不化者不知通變也三術則謀察而已不足以言政所謂未及化者安能化人也

碧虛註輕用其國固不重已輕用民死又不重人死者莫知其數故以國量蕉者質虛之草衛君雖有德澤如蕉之不實民無所往矣回謂醫門多疾願思所以救之道

○不欲雜多則惑也先存諸已立其本也其本未立安能化人喪德者名也役知者爭也人不能知者大名也人不與爭者大知也不知不爭所以盡行也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以人惡有其美若殆爲人菑夫若乃尊賢遠佞是爲明哲安用更求異邪彼將乘勢角其捷辯則汝目熒以驚外色平以忍內口成而依違容形而失措心成則無守而順始無窮終於不逆也若殆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遂舉龍逢比干以證無道則逆順之事彰有道則逆順之理忘昔堯禹之於三國尚不能化必攻以滅之而回欲空言以化衛君非徒無益也端則未虛勉則不一驕盈於外人所不違性不可違其可以虛一而化諸類子又陳與天與人與古爲徒或可以免患而夫子不許以其猶師成心而未能體冥大道故也

趙註死者以國量乎澤積尸平澤以澤爲量也若蕉刈民如草菅也顏回欲往救之

○夫子歎曰汝往必遭刑耳說人而憂其不合必多爲之說期人必從是爲雜矣自雜而至於憂自救之不暇安能救人汝胷中所守尚未定暴人之所豈可輕往夫名立則德失爭起則知生諫言行則過歸於君善歸於臣故名相軋而知起爭非所以盡行也汝雖德厚信矼而心氣未達乃揚已之直以招人之過人必疾之此之謂菑人必反受其菑也彼若有悅賢惡不肖之心將求汝不暇何待汝往汝不言則已苟有

言焉彼將強辯以求勝當此之時汝目眩而不敢視色和而不敢抗汝之口自解不暇汝之容必且面從汝之心必且成其所欲爲如是則不惟無補抑又甚焉順適其意方得其不我窮也龍逢比干忠諫被殺是不與其名也叢枝胥敖有扈用兵交爭爲堯禹所攻是不與其實也名實者聖人且不能勝汝乃欲正衛君乎汝欲往必有道試以語我回告以端虛勉一夫子以爲不可衛君驕矜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且不入況遽欲正之彼既執而不變汝將外與之合而內不敢議斯尤不可矣顏子又更辭以告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夫子謂衛君政法所失甚多安可以古爲比彼雖不改亦不汝罪然技止此耳胡可以及化彼之所爲與自是其心者同豈復師古哉

鬳齋云嘗聞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莊子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者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

告衛君庶乎其國可安也夫子以爲不可往自雜至憂言其自苦何能救人當先存其在己者纔有求名之心則自然之德已蕩私知用而爭競起矣名知者天下之凶事不可以盡行故雖德厚信實未達人之性氣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惡人之前菑將及汝矣汝既不召而自往彼以王公之貴將乘汝言語爭以求勝汝爲其所困則目必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口則營救解說形必擎跽曲拳用心以成順之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龍逢比干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伐三國言彼求名自利之人堯禹且不能堪而況汝欲求名諫衛君乎顏子謂吾將端虛勉一庶可往化夫子以爲甚不可衛君陽氣充滿汝欲以言感之彼將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汝將執而不回則外以端虛求合內守勉而一者詎自以爲可乎顏子又設三條庶可以說衛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法太多終不安諜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茲不復贅字義或有遺論僣附編末云按澤若蕉頗難釋或從澤絕句則下二字爲句未圓澤字說有二義蕉亦解者不一音義舊註以澤爲野蕉同樵其論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殺業草木不得遂其生澤中如見樵刈其國政可知矣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獨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術下文又照崔氏本作惡育其美育賣也以貫上文術字之義於經旨終有未安考之史記樂書識禮樂之文能術又曰術者之明術通作述存古可也此章暴人凡三諸解例以凶暴立說審詳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暴人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辭意頗暢上下文亦通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蒯聵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達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二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
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
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
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
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
○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
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
易以偽爲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
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
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
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
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遽之所行終而況
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以有爲爲
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
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
待物者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既得心齋
之使則無其身故心於自得之場當於實
而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使物
自若無門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也不得
已者理之必然體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
○理盡於斯矣夫欲不行則易行不踐地不
可得也無爲則易爲不傷性不可得也視
聽所得者粗故易欺自然之報細故難爲
也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
多失得之報各當其分而欲違天爲偽不
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
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夫
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吉祥
之所集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以
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
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寘
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
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故世之
所謂知見豈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
因欲爲知以知爲見以見心神馳於內耳
目喪於外故處身不適與物不寘矣

呂註仲尼謂顏回凡事有爲而爲之未有
易而無難者心齋者無思無爲而復乎無
心也非一志不足以告此無聽以耳而以○
○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
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
虛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
乎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爲使
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
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感其名忘
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
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羣動不能踰無毒
可施而衆邪不能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
絶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絶迹
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於
僞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爲人使
易以僞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爲天使
難以僞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爲天使者也
其可容僞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爲翼拔其
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則
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
○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
目內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
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
疑獨註齋貴虛心若心猶存有則其爲齋
也難矣以齋爲易而忽之者皞天不宜聽
之以耳正聽也聽之以心反聽也聽之以
氣無聽也正聽以耳將以窮理反聽以神
將以盡性無聽以虛將以至命也聽止於
耳不若於心心有分別符則分而有合意
至於氣則無所復聽虛以待物而已道由

此而集心齋之妙用也列子云體合於心
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與此義同顏子既悟
乃曰回未得仲尼使之心齋實自有回既
得使心齋之後未始有回則無我矣夫子
又語以汝雖已至虛若入於有爲之地當
不動心於名可也心如管籥虛以待氣氣
入則鳴不入則止何嘗容心於其間哉任
萬物之出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治無
毒者也抱一自居不得已而後起以應物
寓其理於物而不自有則盡矣盡性命之
○理而有爲者其爲莫非天也爲人使易以
僞爲天使則爲僞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喩
顏子必有至虛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
了然空虛以喩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
舍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
馳矣夫能定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
在內故雖有思有爲而無涉世之患鬼神
將來舍而況於人乎
詳道註有而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
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

仲尼所以告顏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
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
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
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
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
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
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
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大患有身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故能入其樊而
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攝
○有爲以歸無爲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
無爲以寄有爲也天不行地則易行不踐
地則難無爲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爲人
之所爲人使也故易以僞爲天之所爲天
使也故難以僞鳥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
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
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
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
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
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

之所服行終身者也
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渾一太漢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沖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火棗不生於荊棘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容用實自回也未能虛

○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乎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聲林也止步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誑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櫪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間事物無緣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為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無門者我無隙之可乘無毒者彼不以我為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為人使則

○有心故易以偽為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偽○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闋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也若有微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為徒人其有不信者乎
鬳齋云汝有其伎倆而欲為之纔萌此心則天意亦不樂矣先令一志欲其不雜也聽以耳則猶在外聽以心則猶有我聽以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則不入於心心止於符則與物相合便是物我對立虛者道之所在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也顏子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夫子又告以人世如樊籠汝能入遊其中而不為名所感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以混一為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

○於人間世之道盡矣絕迹不行則易行地○無迹則難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寘心而聽造物所使則無所容偽矣無翼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謂神也以喻下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室中空處必有光入以彼闋者喻我虛中生明即此虛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虛處止則虛虛則明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內通於心我

○

無容心則耳目雖通於内若無所聞見也心虛則鬼神來舍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顏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其本議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爲太多政法而不諜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絶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肅形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諜字以間諜釋之不通鬳齋訓安爲近接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文解者或分析立說義不貫通今摭其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

○

之所寘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無爲虛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百爲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逃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常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内學皆性命之精微真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爲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爲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

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歡者以成為歡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使事成而人患去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唯有德者能之今爨夫對火而不思涼明所饌之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也事未成則恐其不成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刑網羅於外也仲尼告以命義大戒自然結固不可解者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則無哀樂何易施之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當任所遇直前耳若信道不篤悅惡存懷謀生慮死未見其成事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實傳之者宜兩不失中訛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者獲罪故不傳臨時之過言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

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成為歡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有人道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不能忘身之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不擇地之夷險事君不擇事之艱易而一皆安之所以為忠孝之盛則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施乎前哉哀樂易施乎前是有所擇而不能安能事其心則以之事親事君未有不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

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毀故若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逃斯患其唯有德者乎子高自陳吾食粗而不精故其爨也用火不久而不思涼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內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為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心者人之真君能求之於己而事之則亦不知有君親任其自然而忘哀樂之變事有不可奈何者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仲尼又告以為使傳言之道凡與人交近則可以責其實故相靡以信遠則不可失其傳故忠之以言然兩家喜怒之言傳之最難而溢美溢惡則類乎妄信之也莫則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庶乎全矣

碧虛註爨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內熱飲冰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敎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

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盡節忘身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以言皆迹也覩迹可以知其本傳言猶履迹責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者殃蓋失常則虧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粗糲爨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內熱之病而胷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遂告以命義大戒以事親喻事君既委質爲臣皇恤其身哉又執以爲使之道主乎忠信喜怒之際謹於傳言庶乎全矣

鬳齋云爲國謀事不成必有刑責爲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成事憂思致疾爲陰陽之患今我自受命以來食不知味胷中焦勞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又有刑責是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二大戒戒猶法也命得於天事親與生俱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爲事君第一件事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蓋事有難易既出君命則是所當爲天命一同無可奈何安之而已爲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戰之意覩有以發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乎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恱惡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爲人臣子者於其所難安而安之忠孝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才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建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卒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而不復循理也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湎淫佚而無所不至也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理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之獸窮地急急情盡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疵以對之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知禍福之所諧邪遷令勸成事之危殆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且夫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斯接物之至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呂註人心善淵而靜則言者所以爲風波而易動止則居實而安則行者所以爲實喪而易危然於易動易危之際不可不謹夫事其心忘其身則無陰陽之患無遷令無勸成則無人道之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是乘物以遊心也有爲也緣於不得已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爲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爲以報哉唯致命盡情此爲難而已矣

疑獨註以巧鬬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奇巧謂詐偽奇樂謂異歡始於信諒卒於鄙野始也尚簡其終必大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喻風波德實也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無華則實不喪心已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危夫忿怒之施因巧言不實偏辭失理猶迫獸窮地鳴不擇音氣息茀鬱疵癘並生此喻事其心者當放之無爲之地若引之憂患之途與迫獸窮地無以異矣尅者責○人太切核者迫人太甚不肖之心寘然應之而不自知也爲使者遷改其令勸助其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乎熟是也彼所惡者勸強成之則改悔尋至可不慎歟乘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所當爲者不得已也緣督以爲經即不得已以養中之義斯爲至矣又何必強有作爲以報人君之德莫如爲致命而不辱此其爲難也

碧虛註巧變則必爭樂變則必亂風波之

言易動實喪之行難安逼獸窮地則惡聲出責人太深則和氣喪理自爾耳莫知所以然也遵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成在久大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奪必與也秉物遊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已作為以報則偽矣自忘則易欲致君命所以為難非難非易唯有道者能之

趙註始陽卒陰始治卒亂此理之必然水遇風而波作獸將死而咆哮亦勢所必至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遷令勸成是謂過度○從而益之事必危矣美成者因喜而得成猶責在乎久惡成者本無成意而強之使成必不久也心寄於物一寓於不得已而心不為之動養中之道無加於此何必逆料其難成而作為報也莫若致命盡情此其難者

鬳齋云陽喜也陰惡也戲劇太甚則有過用奇巧者招飲以禮也始初筵秩秩時也亂載號載呶時也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

或成爭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怒之設由於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何擇氣息茀怒狠戾並生是為尅核故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上結無遷令即傳其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然也繞起過當之念便是求益謀事必危美成在久言人之相與盡善非一日可成一事不相順有轉步便成惡者是不及改也若秉物以遊心於自然托不得已以養其中正此為至矣何必有所作為而後○友命邪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慮事之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從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為切當尅核太至核同勀諸解罕詳及唯疑獨分為二字釋之今擬從核字本義為之說云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尅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尅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為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以惡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秉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君哉莫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耶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己責民而不自改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形不乖迕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迷與同和者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俱亡矣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玄同光塵然後不得而親疎利害也與之爲嬰兒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令知之所無奈何而強當其任猶螳蜋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拖而可也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爲顛滅崩蹶爲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爲嬰兒以至於與之爲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蜋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稟於自然而不可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敗度吾國危矣與之入矩之內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吾奈之何哉答以先正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在內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不欲入懼其褻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爲顛滅崩蹶出而自顯則爲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愼嬰兒無知町畦界畔崖岸也順彼所爲隨而不逆然後導達之使入於無疵也螳蜋怒臂戒顔闔勿攖其鋒養虎養馬俾顔闔導之以理也

詳道註臣人易傅人難傅人易傅太子難勢尊位重理所難化況其德天殺此所以慄之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乖内直也外曲則不失人内直則

不失己就而入則與之爲無方而危吾國和而出則與之爲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之爲嬰兒而無畦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矣古之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者以此餘註縣同前說

○碧虛註相與爲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己唯善斂張之權者斯能傳之若省己過則無凶德矣正身者不言之教形莫若就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則同惡爲顛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自矜爲聲名妖孼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以至於無崖此所以斂張予奪之道也螳蜋怒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養虎養馬喻制物在乎術役人在乎權亡其權術而欲御物斯自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疏心和濟其所不及和猶和羹非以同爲和也雖若是猶恐不免就而入則逢君之惡和而出則彰君之惡顛滅崩蹶是論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名而掇禍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乃爲至也螳蜋養虎愛馬三喻事異而意同

○鬳齋云其德天殺言爲天所銷鑠無方無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則禍必及身吾柰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己以律人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隨順而內調和然猶無患隨順而與之爲一是就而入也調和而圭角稍露是和而出也不免顛滅妖孽而已嬰兒無町畦無崖是形容無知妄爲之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到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螳蜋怒臂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養虎愛馬義自顯明

○觀伯玉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者一等矣蓋子高猶知尊楚君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之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爲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也闔則既知蒯聵之不可傅而欲傅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信己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傅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爲嬰兒爲無町畦爲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己安能化物哉螳蜋怒臂正以喻闔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伸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潔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樝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爲文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睥睨已者唯今匠石明其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弟子猶嫌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匠石謂社自來寄非求爲之木乃以社爲不知已而見辱病豈榮之哉夫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終不近於翦伐是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無用者泊然無爲而羣材自用汝以社譽之不亦遠乎

呂註櫟社不材而神者也其大蔽牛則其本根深固可知彼以不材爲用而觀者以爲美是不知已也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爲匠伯器羣材而用之之道也自爲舟則沈至爲柱則蠹此所以爲不材也櫟之不材是木之質則樝梨橘柚乃所以爲文折泄掊擊以文滅質也先操斧斤而觀後舍之而去則幾死而乃得之爲予大用使可以爲舟楫棺槨且得有此大也邪唯不物乃能物物而物與物奈何相物也夫無用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之則爲社者固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者向之不知已者以已材爲美是詬厲也直寄之無用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乎彼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雖不爲社豈有翦乎則爲社者非彼所保也衆以有保爲保而彼之所保與衆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義而求之也

疑獨註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仁義禮樂所能拘唯至命者斯足此語樝梨橘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者莫不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數爲匠者睥睨是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爲不材此無用之用實爲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若此大邪予與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爲物而已奈何相物也匠石弟子謂櫟樹何不疾取無用而又爲社邪匠石曰櫟非求爲社社直來寄耳汝言此則櫟樹以汝爲不知已而詬厲之也彼以無用保其生縱不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彼以無保爲保衆以有保爲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櫟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別識幾爲執斤者所伐今以全朴爲大用也奈何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別之意然弟子尚以爲良材而託社自託匠石謂彼社直來寄木非木求爲社也以曲轅鄉俗爲不知已者以社爲辱謂之詬厲至人以無用全生世俗以不材見棄櫟社與文木有異唯匠石知之耳夫木猶不可以義譽而況

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發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逍遙遊意同鬳齋口義頗類呂氏疑獨但趣取無用則如本音謂此木志趣取於無用何必為社邪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櫟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皆稟形為物汝乃欲用我邪幾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幾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謂櫟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為匠石令其不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為社也正以社為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為社亦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顧人之吹噓獎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為榮哉唯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荊氏楸柏夭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疑獨註高名之麗高顯之屋也禪傍棺材也此言文木有材所以夭折解祭祀解賽也白顙亢鼻痔疾此三者解賽靈河不可用之彼祝以為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所以為大祥也

○

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龜以神而見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若全軀於深蓁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為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碧虛註七竅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則疲薾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耀弗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芘藾巫覡嫌病物不殺神人以瀹祭為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櫟社義同荊氏楸柏以有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顙豕之

九鼻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膚齋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荆氏之地宜楸栢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解古巫祝者書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爲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神人觀之則大祥也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藾言隱然芘其蔭也或以隱字屬上句說之不通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謂木紋旋散也杙所以棲獼猴禪傍棺之全一邊者高名之麗麗釋以屋字當從攊列子餘音繞梁攊攊高名則是高明無疑膚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爲大祥經意顯明玆不贅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明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無有身之患故支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德者事爲所不能累也

○疑獨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離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墮體黜聰忘形之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人保身盡年以遠人間之害而已若夫忘德者知周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歸明於昧豈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碧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支離其德也

趙註世人知德之爲美而不知德之爲累故莊子以支離疏譬之

膚齋云會撮椎髻兩髀腿兩邊也挫鍼縫衣治繲浣衣鼓筴所以播米而得其精也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因得粟與薪亦不材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爲大用也

○會撮音檜最又會古活切撮子活切項椎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首音與大宗師篇句贅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頤隱於齊至兩髀爲脅形容殘疾之狀鼓筴播精司馬云筴同筴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筴揲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彼支離其形猶若此況支離其

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跡散自在於德而跡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者徵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建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福者即向所謂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爲之至易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避此世之大迷也畫地而循之其迹不可掩有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之自得故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已而成物聖人生焉則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大於是其爲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大於是其爲物也自無爲有重如地而人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已畫地而趨不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如往唯曲乃所

以全也山木桂漆之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人之處世有治有亂遭亂而能曲全斯爲善處人間矣

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生也欲其身存垂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魯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內者舉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鴻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身其重如地迷者沒溺於其間而不避蓋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福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於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卻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召患以喻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爲事特因時秉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於形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其經世之迹卒接接輿之歌以信之則迹絕而心見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者以道徇身而全生也已乎已乎至畫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此迷陽迷陽至無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如此也

碧虛註有道則樂成無道則全生能載輕羽之福者無爲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利之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徇迹其○道尤危迷陽謂晦明晦明則行完卻曲謂退身曲全安於分內木火桂漆之喻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趙註接輿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譏孔子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鳳出非時也人處斯時僅免刑戮足矣微福莫能勝重禍不知避言世人迷惑若此臨人以德則人惡有其美畫地而趨則人徇其迹已乎已乎言不可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晦其明則吾行全矣山木至無用之用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文數章之義

庸齋云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爲幸何敢他求處亂世而免刑全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不知有亂世之禍常至殺戮是重於地而汝不知避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迷陽喻失本性之光明曷行於世○卻曲言回護避就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釋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音隙獨碧虛如字復正經文作卻曲卻

曲應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誤
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焉然富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顔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毁至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况以不遠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矣必輕往以資驕志攖暴行邪顔子又陳端虛勉一内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顔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秉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顔闔將傅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腓膧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内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債固不寄○由斯道遂寓孔顔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袪聖賢經世有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復結以膏火桂漆之喻歎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

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名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一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

21f28 17

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
未甞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王駘形毀
心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況一國乎
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
○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
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
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
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
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
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視死
生知一則喪足猶遺土耳常季猶嫌王駘
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
平往者也不能平往與物過常故使物就
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物從己也

夫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故不正
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松栢人
皆自正則無羨大聖而趨之也幸自能正
非為正以正之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
實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
以不失會為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
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彼何
肯以物為事乎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
行故寓言於王駘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
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骨歸○
○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
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
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
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為表裏而已不以
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
亦遠矣孰為死生而與之變孰為覆墜而
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
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已不
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

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
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
所喪也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為己而
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
為最之而推為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
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
唯松栢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
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為幸而正衆生哉今
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
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
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
○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焉有
悟則實而歸教者默然而喻學者亦默然
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為言亦言用無知為
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生乘
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假
則盡性故不與物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
其宗也膽附於肝本同一體楚越相去蓋
數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之

隔自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也王駘自閑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一言其德所喪言其形蓋不獨自忘其形而又使物忘已也常季謂王駘未能忘知以為已忘心以得心得其常心未大過於人物何為最之荅以王駘獲最猶止水來鑑止者性之本然唯止於先者然後能止衆止莫非木也而松栢獨正淩霜雪以冠衆木莫非人也而舜獨正明庶物而察人倫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已而物正之謂○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自要而猶若是况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畫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知則與造化為一其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登假去留自在也

評道註德之充者形雖兀而全德不全者形雖完而虧王駘德充於內形忘於外死生不變覆墜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不以內徇外命物之化則不以未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有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述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栢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為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舜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保始之名猶不以死生經懷而雄入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全於道者官天地以為已役府萬物以為已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所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碧虛註不治而不亂立不教也不言而自信坐不議也齋心問道則虛而往悟理而反則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介兀而德充也夫至人者天地不能易其德死生不能革其性即境皆實獨立不改天地寄移而我常存府藏氣異則一體之中楚越也動植道同則天地之間不二也逐聲色則耳目異宜混物我則事無好惡是故心無係著所詣皆通彼此委和得喪自泯今見學者盈門而謂得其心觀淡泊自守而謂以其○心常心無迹物何為最之哉觀容必鑑止○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止故能止絕衆心也植物產乎地得地氣之正者松栢動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己以正而行沖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死生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聚身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奚有死我擇日而登去留有時也假人則從是真人則任已也

趙註王駘殘兀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

下而往從馬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遂問
其用心若何仲尼言王駘之道萬物有死
生而此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
蓋能審乎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
尼又以一身萬物之同異爲喻肝膽楚越
同而異也物與我一異而同也如是則無
視無聽適乎自然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
之喪哉常季豁然而悟曰彼爲己之學以
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覺之心自致知而
得以其心得其常心言由虛靈知覺而入
○
於不死不生也王駘所得不過如是天下○
何爲最之哉仲尼又舉唯止能止衆止正
生以正衆生以明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
化又告以保始之證不懼之實始者先天
地生人能保之則死生臨乎前而不懼彼
勇士徇名而猶若是況未常死者乎此道
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特寄之六骸形之耳
目亘萬古而長存也登假猶昇天云
鬳齋云無形無所見心成感之而化也直
後猶尚遲矣假豈特也死生亦大矣一句

釋氏議論皆從此出天地覆墜猶大傳云
乾坤毀遺亦墜落之義審乎無假盡見其
實也命物之化言萬物受命於我宗者物
之始也常人不知物同一初至肝膽亦分
楚越苟知此則萬物與我爲一不特以耳
聽目視也物視所一不見所喪言其觀於
萬物無所欠剩讀變兹章便見此意爲己
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
身得其心以其心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
得其本然之心本然知覺非二物特如此
○
下語耳蓋謂人皆有知有心苟能盡之則○
可以爲已可以得心得其常心而已物何
爲最之流水止水皆以喻心能止其心所
以賢於衆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
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語大奇松栢堯舜
得於天者獨異故能正其生以正衆生生
與性字義同保守始初徵驗必有不懼之
實謂荆軻聶政之徒尚能不變死生況有
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各職其職而聚所
聚也六骸特吾所寄目象目而不止於視

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能一知之所知而
無所不知也心無所見曰死彼豈擇日而
登至於道言無時不在道也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
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
不足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
之道也學者洗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
真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
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
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道之要無
○
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
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
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之
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
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爲如何又彼爲
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
何爲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爲
句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
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爲句

上下文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呂義本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七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肯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如字屬下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絕句疑獨評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章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虛齋以假音格絕句蓋本於後篇登假於道之語云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刖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遜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產答以子既殘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爲不當亡者衆黙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夫利害相攻天下皆羿也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羿之彀中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中與不中唯任命耳人以全足笑吾不全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形外也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產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呂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產悅執政而不能忘已之勢凡爲道者所以洗心去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遊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無憾而可以免焉之譬不中者命也則不幸而不免焉之譬人笑吾不全不免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化於道而忘之不。知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十九年則極陰

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內未嘗知吾兀也而今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林註不違猶不避齊與之肩也子產自多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爲喻而責之子產以申徒形殘若是而與我爭猶與堯爭善也申徒謂世人自分解其過以爲己當存者衆不分解其過以爲己當亡者寡言子產未能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兀者之德又謂與堯爭善此自狀其過而不知亡者也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及爲彀中脊己無取兀之道而兀者命也形骸之內謂道德性命之理形骸之外謂手足狀貌之間也

詳道註德充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爲逆旅子產挾貴以驕賤恃全以薄兀則不足以言德又何足以言命故曰遊羿之彀中不中者命也忿怒者性之塵垢既悟則垢去而鑑明此始迷而終悟者也

碧虛註子產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下者乎以不當亡者衆飾非者多也以不當存者寡罪己者鮮也遊羿彀中脊欲全而不免皆天命也人笑吾不全則怫然而怒風火猶存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鑑於止水也與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兀忘德忘形者也

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爲吾不當亡足鮮以爲吾實有罪者蓋有幸不幸焉知羿善射彀之中央乃必中之地焉有一免焉命也曾不自幸顧乃笑人我爲所笑未免不平是亦不知命也至伯昏之前則釋然矣吾與伯昏遊未嘗知吾兀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言寓六骸象耳目則子即我也而索我於形骸之外言爾爲爾我爲我而不相知也子產謝曰子無重陳我知過矣

鬳齋云與堯爭善四字亦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爲善得如堯乎不自反猶不自量自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爲足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人所能柰何此三句說三等人遊羿彀中數語尤奇絕言人處世動是危機彀中者張弓而箭端所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而不中者命也形骸內外之語皆前賢所未發

中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爲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己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或以此二句爲指子產未能忘形取義差遠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己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己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

戲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

○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刖一足未虧其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怪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己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為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為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興故至人以為桎梏欲以真理冥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為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況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容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絕學為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諔詭幻怪而為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為不使之然哉蓋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註不知務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足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

身存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猶責其不謹不及此以迹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賓賓以學蘄以諔詭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桎梏胡不思所以解之盖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爲非有所覬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爲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詳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兀同其所以處兀則異叔山之於申徒其務學同其所以爲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教爲尊即道觀之名於身爲累故古之得道者實得喪於一已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孰得而榮辱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虗譽規死後之餘榮疲蕭而不知歸窘束而不自適重因桎梏何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以蘄名也苟惡其桎梏而思解之則是任我違命而更有爲安在其爲孔子哉

碧虗註尊足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夾仲尼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目擊意達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聃孔子何賓賓以學子爲彼蘄以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爲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泯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産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贏糧而趨之此所謂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者也○聃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言知此理則無係累無趾謂人生有形則有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安可解

庸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尊足性也二字下得奇賓賓恭謹諔詭幻怪言其好名桎梏者言名爲己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寓言至若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

胥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無趾歎其循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夫子之言正○所以覆載之之道也使無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全人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註惡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飲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哀公與處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趣不至期年委以國政悶然而應氾若而辭寵辱不驚也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爲形雖不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形者才德也翣者武所賁戰死則無武翣將安施探擇嬪御無爾新婚皆以形好爲意故足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之也宜矣死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人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妄有天地雖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絕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illegible]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苟知性命之固當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而淡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憂患驚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不失其○兑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内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呂註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聚祿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不得則以爲至醜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則分矣雌雄合而妙乎陰陽而不測是以

意其異乎人悶然汜若則非肯以物爲事
卒授之國亦寓爲耳無幾何而行胥然畏
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
在子相與爲類也神離其母則不得類所
以去之戰之有翣所以自衛戰死則無所
事翣刖者之不愛其屨皆無其本矣神使
其形所以爲本也嬪御新婚猶以形全而
致重況德全乎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目在人
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日夜相代知不
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神
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
無郤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爲春是與
物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
也内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
萬物皆備則成萬物爲一則和德者成和
之脩德不形則同於初物安得離其所自
生哉
林註哀駘它無位無祿惡駭天下唯才德
内充所以衆歸之不役乎分外故知不出

乎四域與物爲一故雌雄合乎前也悶然
汜若無心而不係貌無幾何而去難進易
退也豚子之於母生爲己類死則不類矣
喻君子以才德爲類而不以形骸爲愛形
謂六骸耳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
戰死而無用翣刖者之無用屨喻形以才
德爲本非其本則形無用也嬪御前爪穿
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蓋擇形全者爲用
況全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飢渴寒暑事變
命行日夜相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始
唯才全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故不足以
滑和不失於兌悅日夜無郤忘變之至與
物爲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事物
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謂
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停水均平
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和成
之脩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
離功成而不知所以功也
詳道註王駘以兀而取物最哀駘它以惡
而物不離蓋有尊形存焉雖兀猶全也有

至貌存焉雖惡猶美也所謂至貌者才全
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慕爲獸
之所親以至國君願授之國非使物保而
物自保之也母愛以使形爲本戰者以勇
爲本行者以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
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也德全則顯而爲
才才全則入而爲德德不形則自死生存
亡以至不失於兌不以物易己也自日夜
無郤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己忘物也内保
之則無失其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
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
孔子始爲君臣而終爲德友其悟也蓋亦
微矣
碧虛註權勢爵祿可以活人故衆歸之今
匹夫而衆歸者以德爲丘也己性也生則
己類死則失類豚母亡其己性豚子失其
己類故棄而走喻哀公鮮德而至人遠之
也翣以旌武屨以飾足戰死刖足皆忘其
本飾安用哉死生至寒暑十六目是爲塵
網凡涉世者莫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

然猶爲方內之士彼遊方之外者脩然縣解入於大妙故仲尼得以忘言哀公絕其所問也爽涼事變晨夕不停雖巧歷規度莫定乎前誰復計其終乎靈府既虛自然和理閑豫通達不滯常有兌悅之懷虛妙之心未嘗間斷也春氣茂養同聖賢育物之心水停之盛爲大匠之所取法德在內則成身施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脩莫就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未能芻狗萬物忘國則身富忘勢則德充矣

○趙註哀駘它即不言之仲尼時仲尼自衛○反魯形容醜惡故曰衛有惡人焉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喻諸侯敬之婦人願爲妾喻弟子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位聚祿喻道濟天下而爲素王也知不出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與人異者何也哀公遺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以豚子食於死母少焉覺非已類棄之而走燔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得已哉

戰死之無用翣猶刖者之無用屨也嬪御新婚又以喻才全德不形死生至寒暑十六者人所不能免循環晝夜莫規始終而不足以亂吾天和入吾方寸盎然歡然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水停之盛天下爲法也德脩而成和和則同物德離物則形形則非德矣此哀公所以稱孔子爲德友也

鬳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乎前與物狎也即漚鳥不驚之○意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之美惡○戰死不用翣非行禮之處猶刖者之屨無所施也此明德在內而不在外嬪御不翦爪不穿耳貴全其形不事脩飾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此借全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命行日夜迭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胷中之和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郤言日新不已與物爲春遇事皆樂也接而生時乎心接猶感時猶時中之時隨事所感而應之才全謂全質性德不形言不顯伐內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往而非德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舊來從資絕句翣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隱講師從翣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翣孔子之喪飾棺牆置翣又置紋衾設蔞翣紋音交蔞音柳周禮作柳翣又明堂位云周之璧翣鄭氏註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儒保

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翣非特爲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翣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夭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餘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爲心故能無感不應濂溪先生不去窻前草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簡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三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物無妄然皆不一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糲若樵木故

○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天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爲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秪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梧言有情者之自困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

之所生而況他哉

呂註無脤大癭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役於視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遯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爲孽孽非本棄也以約爲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爲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爲商非所以爲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于世俗是非不得於身則体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人者足矣奚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靜乃據梧以求靜

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爲使形爲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變遊之至者也智者謀所出故爲孽約者物之束故爲膠德成已以應物故爲接工造器以營利故爲商此四者世人之所爲聖人則不謀不斷無喪無貨惡用四者爲四者鬻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惡○用人爲哉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屬乎人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合性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應物而也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盡其生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斯足以有其身矣今子外神勞精倚樹據梧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物獨異子又益生惑衆若公孫龍堅白之

掄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乎不在無體而無乎不爲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逍遙自放無所係累之稱所謂惡用知惡用膠惡用德惡用商者乃其所遊也知因謀而出約因斷而與德因喪而有工因貨而作四者皆世人相養之具德充之人無所用之天食而已聖人形與人同故眇乎小哉情與人異故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也好出於不好惡出於不惡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人之生也形選於天性靈於物其德未嘗不充特牽於物而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惠子之多言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虛註二君之中其說忘形而未能忘德也聖人遊於志形忘德之外雖日用知德而不自矜故勝孽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植貨財可用商已上四事百天然

而養者也結蜣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霧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嗜醼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何得不怪哉

趙註無脤大癭形惡可知二君悅之而視全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惡可忘而世人不忘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真忘矣聖人遊於斯世處知過而至於欺立約以固之慮德不足以及人教以貿遷有無聚天下之貨也聖人之所以爲聖則無此四者故曰不謀不斷無喪不貨也眇乎小哉形也謷乎大哉德也惠子猶疑無情何以爲人答以吾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猶有枝辭莊子嘗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疲役甚矣若子之形一旦爲天之所取尚能騰口說以肆堅白同異之辯邪

鬳齋口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雙其德而忘其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真忘也聖人有所遊即心有天遊知以處事約以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內商賈猶賣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爲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天爵德知前論皆以爲美此則以爲惡鼓舞其筆有失點撿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今惠子外神勞精於堅白同異之辯且天授子形何乃自苦如此邪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爲知由是貪詐生焉結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爲商由是巧僞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獨覩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轄等累則與天爲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謷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己之性情復己之自然豈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知不益則必不損夫復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

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役亦因苦矣故告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爲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閒而已由背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爲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大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柏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皆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蔕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存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脤爲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學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南華發揮爲尤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摽揄本蓋所以爲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天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未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象註知天之所爲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人之生也凡天地所有者不可一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知之所知者寡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而眞喪矣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比雅知之盛而未知遺知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吾生有涯天也欲益之者人也人莫非天治亂成敗皆自然耳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非恃其爲縱心直前羣士○自全非謀謩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至於道若此之遠也

呂惠卿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夭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眞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眞人有眞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謩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眞眞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爲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眞人眞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林疑獨註天之所爲人所不知而思以人之知養之一身之中凡在形骸之內吾所不知形骸之外吾所知也爲之飲食爲之動止皆所以養其不知也夫思者有形無思者無迹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明矣知之所養者薄而不知者不逃其養故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也有待則未定而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其不逆寡衆以是而順之不雄成衆以是而先之不謩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陳詳道註知天之所爲命也知人之所爲義也知天不知人則以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以義廢命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人之所爲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爲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爲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無爲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謩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吾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吾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爲高故登而不慄不知其爲水火故入而不濡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

陳碧虛註天之所爲降清妙之氣覆育萬物人之所爲運神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爲而不空人有爲而不滯若斯爲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特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沖漠迹混囂塵昇入太虛脗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唯學道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能登假於道者也

趙虛齋註天之所爲出於自然知之所不知也人之所爲出於使然知之所知也以知所知養知之所不知是由知人以知天由知天以事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

鬳齋口義云人事盡時天理見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爲故曰不謩事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

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天理可推者是也所不知謂非知可料非數可推怳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天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是已㝡謂貧約之時成喻感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以謙

○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於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嗌言若哇氣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與化爲體泰然任之故往來

○而不難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循復探求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遇之無不適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求息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翛然者則是以心捐道受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

疑獨註真人夜寢旦覺不異於人不夢無憂則異於人蓋心無思者魂閑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閑而不役乎物其覺所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

○其息深深者真人之氣藏於深眇踵者身之下極氣藏於密而不暴於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爲之主屈服者爲人沮制其氣挫折故嗌言不平暢而若哇嗌者受食之處嗜欲深者神馳識昧察其天機止在肝膈之上面目之前去本遠矣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也不知悅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則其入何距翛然往來至神不動而已不忘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生也不

問何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歸忘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也

詳道註古之真人其寢也䰟不交故無夢其覺也形不開故無憂味味而不味於味故食不甘直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悅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訢入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翛然往來而已夫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終其受有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思也不以心捐道無為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神凝者不夢心空者無憂無所嗜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之衆人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嗜欲深者天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為道者無悅惡自任者無訢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不預謀不用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祥此真人之行也

虛齋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真人也息自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謂嗌言若哇也悅生惡死出訢入距所謂欲深機淺也真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為無窮也受而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心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真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

盧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為構而不以心鬪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若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嗜欲即人欲天機即天理深淺言消長之分數也此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釋典皆從此出自不知悅生已下只說出生入死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始要終之說受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無所係念也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

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要學南華爲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蒸重闗湮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為外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嗌言若哇易繫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徇也逐也庶恊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存而字訛耳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頯然大朴之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温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亡而亡之燰若陽春蒙澤者不謝淒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時人者未若忘時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顙頯則反朴無態淒然似秋非有所惡燰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利澤萬世不爲愛吾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林註其心志忘己也其容寂忘物也其顙頯忘形也淒然似秋真人之義燰然似春真人之仁喜怒通四時則人民鳥獸各得其宜其神不疲其德不畏何有窮極哉聖人用兵非得已也因其有罪而伐之故不失人心湯武之事可見矣聖人利澤所及者廣所施者遠而未始有心以愛人堯舜之心可見矣聖人任物之自通非有心而樂通之也不可得而親踈是所謂至仁也賢者動與天時實會非求會於天時也欲一夫道必齊利害而通之反是則非君子也行名則唯名之逐而失己之修非士也役人者自立而足以使人失其本性而忘身作僞則受制於人非役人也

詳道註内無所汩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其容寂殺非爲威也生非爲仁也其顙頯然則不爲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所欲利而利之故不爲愛人仁之至也其於物也以不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之蔽於天時則人事廢非賢也闇於利害則情僞紛非君子也行名失己伯夷之徒是也亡身不真申徒狄之徒是也

碧虚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顙如頯之不動敦兮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人則與物宜忘外利則得内利慎内害則遠外害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徇物受役多矣若狐不偕之徒皆受役亡身者也

趙註其心志志當作忘其容寂靜也其顙

顙然確實之貌淒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爲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爲賢利害不通不足爲君子行名失己不足爲士有所徇而亡其身則不能役羣動矣若狐不偕之徒皆亡身不真者也

鬳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顙然大貌淒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用兵毒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人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顙頯然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以死生利害動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爲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己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爲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己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僞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己而無所趨也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謷乎未可制高放而自得連乎其好閉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爲禮者

世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爲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寛以禮爲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於本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吕註真人與物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而不承也先聖嘗嘆觚不觚真人之觚觚○矣與世推移非堅而不能自舉者也其道彌滿六合而未始有物然而居其實者也邴之言炳受而喜之崔亦猶催迫而後動滀乎進我色而容物也與乎止我德不失已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則厲乎似世猶可制也謷乎大哉則不可制也連乎好閉不與物通故悗乎忘其言也此皆言其似而不可以狀求也仁者於殺則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以其惡之也

○真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矣克已復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爲翼以行於世而已入於不古不今則豈有時哉物抹而後有知是其不得已於事也以德如軌轍之可循則有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真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林註真人與物宜而不爲黨心若不足而其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不足而不承也與者自適觚者獨立○而人皆可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虚而不華也喜則其色炳煥崔則迫而後動進其色而不藏止於德而常靜夫惟進我德故厲乎其似世夫惟止我德故謷乎未可制終則退藏於密連乎好閉悗乎忘言而至矣以刑爲體者其殺如秋冬理之當然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者德之華所以行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爲時者因時之自然不得已於事也丘者地之高有足者皆可

○至以德爲循亦猶是也此皆真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詳道註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踈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弗圓而非固守虚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嗇精於内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内也厲乎謷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悗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忿音粉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爲勤行者是覩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碧虚註真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沖若愚卑而不受觚而不堅虚而不華邴乎似喜崔乎不得已言其虚曠悅懌應物有節也滀乎與乎言其温顔教育厲乎謷乎則聽厲而仰高也連乎好閉悗乎忘言

此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必有以體翼時循之刑不寬則失治體禮不興則化不行知不明則事留滯以德循禮然後能行於道也土高曰丘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真人無爲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爲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中不足則外物易入此無所入實若虛也觚有稜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觚則觚不觚矣虛而不華大而非夸也邴乎崔乎外洋洋見於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滀乎進我色安安而能遠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其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謷乎禾可制廣矣大矣物莫禦也連乎好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悗乎忘言默而成之也刑禮知德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以刑爲體象刑惟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爲翼知和而和必以禮節之也以知爲時動靜不失其時也以德爲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山也有足人也與之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耳目人見其不行而自至真以爲有足也

鬳齋云義而不朋中立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貌虛者有若無不華實也邴邴似喜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滀乎充悅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與乎自得之貌進我德吉祥止止也望之厲然與世人同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謷乎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密也好閉不欲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悗乎其忘言也兩句一意以刑爲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爲翼行於世而徇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後至也

此言真人之狀者其心善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劌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邴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滀乎進我色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謷乎大哉獨成其天也連乎其好閉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人也真人同天人齊彼我䁱然無不一寘然無不任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令人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爲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於玄寘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自然不可違豈真君命而已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不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爲而爲者天死生之相爲夜旦出於命與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爲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爲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涸處乎人偽之陸而呴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林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好寘爲一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爲父樂從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乎以君爲勝乎已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涸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雞犬相聞民不往來及至後世道散朴離跂踶爲仁蹩躠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爭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詳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所以無適而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

實夫一者則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爲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爲徒與天爲徒而不失人與人爲徒而不廢天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夜者旦之藏死者生之始觀夜旦之不足係則死生豈足邮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之皆則夫人之有所不得與皆者物之情也人知以天爲父以君爲尊而不知所謂卓者尤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則有恩以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有情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廣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

碧虛註得與猶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天人齊彼我者皆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尊愛天命而未識保其妙道唯知死節事君而不知外身修真魚失水則相濡沫適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非譽得此道則化矣

趙註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好惡在人我則無好惡也天則無好惡人自有好惡耳何勝負之有知夜旦相代天之所爲死生相代命之所爲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說人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爲天也而在已之天不知愛可乎臣之所以忠其君者雖死不顧而真君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處陸而思水人處亂而思治皆不免悅生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忘道術則生死一理何喜何懼哉

鬳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能同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爲徒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已故與人爲徒真人無好惡異同無分乎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涸魚之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爲相忘於江湖喻體道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譽亦無毀兩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真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亦一其一與天爲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爲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蔕也人以天爲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處陸而呴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爲何如哉

南華自謂吾爲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能相忘而化其道盍欲人忘言而以心契之又所以掃其迹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内篇大宗師第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死亦善也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以必變之符將任之而無係也夫有力之大莫大於變化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雖至深至固無以禁其日變也無所藏而任之則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是萬化中之一遇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與之萬化萬化無極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猶足以師於人況玄同萬物與化爲體其爲天下所樂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爲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於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徙而藏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

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林註大塊造物之名於形言載於生言勞老則無能爲而自佚死則不期息而自息真人無佚無息此特爲勞生者言耳夫能善吾生之理則死亦善矣生而不能充其善死何望於善乎舟取其浮而能移山取其止而不動夜半喻實理無迹有力者指造化負之而走言其推移也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俯仰之間已涉萬變世人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爲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壑澤之喻唯物物而不物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鬳齋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與此意同若夫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藏而都任之索所遯而不得此常物之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爲一也夫以無生無死之性託於有變化之形亦萬化之一遇耳何獨喜之有形有生不出百年而使其形者固無終始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藏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天善老善始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性故可爲人師法而況至命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

詳道註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載我勞我爲可惡矣而人悅之佚我息我爲可樂矣而人惡之此無他無道以善之也道之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吾之在我任其所存而不使負趨之在彼豈私其藏以固其所有喜其形以矜其所遇哉夫藏舟於壑藏小也藏山於澤藏大也夜半非可見也有力非可禦也舟之於山小大動止雖殊而爲有力者所負趨則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爲靜以藏之與將爲動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下於天下曠然與化爲一邪常物之大情莫不與化爲一特累於物而論於小者而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故不係於物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

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本無生老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我本不載爲有形故我本不勞爲有生故我本不佚爲有老故我本不息爲有死故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今且以樂天爲善吾生知命爲善吾死又何欲焉夜半有力者陰陽不測之神負之而走造化不停之謂也且藏物者寧無術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不遷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沈則沈藏矣此不知彼則彼藏矣是謂自藏非物藏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達人以宇宙爲一室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藏而何天下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藏者密移而不覺也夢爲鳥而厲天夢爲魚而沒淵所化無極樂亦無極何獨遇人形而喜之乎物之所不得遯者造化也聖人遊於無心無化之途則物皆存矣人之倣微徒美其迹

至一無迹萬化所宗有善有待皆非懸解也

趙註生爲行人死爲歸人生必有死行必有歸造物之所以善吾生善吾死者在此安乎自然而已舟壑山澤是藏小大有宜陰有以轉移之而不自覺也言有形終有變遷若藏天下於天下則上下四方古往今來須臾不能離又安得而遯哉形色即天性天性即形色常物之大情言人與物理皆然也夫具百骸而爲人猶喜悅之況使其形者乎聖人知囿形世間不逃乎數。與之爲無方所以皆存也夭老始終處得其善人猶效之況運於無形而能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不尊之乎物有萬而化則一一者此也

○庸齋云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喻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只是說道其立言則一節高一節莊子筆勢如此

○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具而神棲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痒寒温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耄志。慮日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不必爲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遯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爲已有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

善夭善老諸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爲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矣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爲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

○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知神之累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也夫道在高無高在深無深在久不久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上下無不之不可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不可以表裏名與化推移不得言久終始常無不得謂老也自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騎箕尾而比列星道不可得此言得之明其自得耳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既得其生又何患生之不得而爲之哉爲之則傷其生矣

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脗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

○雖今日猶爲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雖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爲聖者非特狶韋氏至於傅說而已道爲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非人情所能測然亦不過得道者能之此其所以爲大宗師歟

林註情謂性命之情信者其中有信莫之爲而常自然陰陽之所不能役也道有情於萬物故物生而不違然成功而未嘗有爲應物而未嘗有形也夫可傳可受者未離乎物可得可見者未離乎色傳無所傳故不可受得無所得故不可見輪扁之子不能受之於父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見也靜曰復命自本也各歸其根自根也自古以固存能存存而不變也神之在人爲鬼神之在天爲帝聖人之死曰神言其死無異乎生也凡人之死曰鬼言其生無異乎死也然則盡人之神吾先乎天地矣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在高爲

○無高在深爲無深在生爲不生在老爲不老也自狶韋氏至傅說總論得道之人意與老子昔之得一章相類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斗爲天之綱維堪坏神名馮夷水神肩吾山名禺強北海神名西王母以至於傅說皆古之得道者其事不可盡考當以心求之無泥其迹也

詳道註感而遂通有情也有情故有信寂然不動無爲也無爲故無形齊物論云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又曰有情而無形道其可易知邪唯其如此故可傳之於心而不可受可得之以性而不可見以其傳無所傳得無所得故也其原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其用則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上下無常存非可以高深言也變化無常體非可以久老言也神鬼神帝則道者神之父也生天生地則道者神之母也自狶韋氏以至傅說言古之得道者或升于天或蟠于山或潛于淵而皆能全其不亡之壽不測之神此所以為大宗師之○妙也

碧虛註常善救物有情也感而遂通有信也有情而無為有信而無形所以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鬼為陰主帝為陽君陰陽之所以不測者為其有神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為其有道也道之高深久老固不可以心思言議而無所不在焉老君自天地谷神萬物侯王而言得一漆園自狶韋至傅說皆言得之斯又忘其一矣是以道之通變千聖莫窮也

趙註有情有信可得而名言無為無形不可得而名言可傳而不可受有情有信而實無可受者可得而不可見無為無形而實無可見者鬼之所以能靈帝之所以能主宰者皆以此而神也此下帝言道之功用其義甚明不待詳釋

鬳齋云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大宗師也情信皆實也無為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唯造道者知之關尹子一章發得傳授字甚明自本自根原其始也未有天地此道固存是曰無極而太極鬼者造化之迹帝者天之主宰鬼帝之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是曰太極生兩儀故不知其高深久老也自狶韋氏以至傅說言皆得道而後能如此也

自篇首敘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此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為吊詭輒陳管見附于條末云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而神者也其為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亦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為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昧○然者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註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為見獨無古今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未始不寧縈而任之莫不曲成也自聞之副墨以至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沉冥於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為旦也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攖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躡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才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人之才非無道也出而濟世所主者才也言聖人之道非無才也入而無為所主者道也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引之而入於無為似亦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外天下七日而後外物九日而後外生天下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生是為道之極致夜氣存而

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
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
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物而不命於
物能殺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
者也其為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將迎成
毀也夫物為物所攖則動亂而不寧唯道
則攖而後成也副墨翰墨貳本洛者出書
之地誦者記習之也瞻明有見而明理聶
許附耳而相許也需役有待而行於謳見
於詠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藏參者一
○所以絕有二所以絕無寥者空寂之名而○
後疑無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必有
漸也
詳道註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
生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
不忘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
合古今為一時通死生為一貫則無將無
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虧於內萬物莫攖其
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彼生之徒則殺
生矣而殺生者不死彼殺之徒則生生矣

而生生者不生其為物也往者無不將來
者無不迎成者無不毀毀者無不成此以
攖而成者也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
蘊聖人之妙用必資聖人之才質若守朴
不變未可言其備守而告之謂其可傳也
外天下則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明緒餘之
不足顧外生者悟唶醲之虛幻朝徹者
獨見曉馬見獨視道無匹也無古無今通
萬世也不生不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謂戮貪生之賊者身存進益
生之妄者速死也物縈而已寧隨成不能
傾副墨教典也洛誦習讀也見理曰瞻明
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於謳則詠歌玄
冥謂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其未
始有始也
趙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
粗而精耳既能外生罔不洞照所謂朝徹
也朝徹則所見者卓所見者卓則古今常
存古今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列子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正明此理自將自迎自
毀自成一任乎物之自然而無不將迎無
不毀成未嘗不與物接也縈寧者人為此
語所縈絆忽有所悟衆理皆解是攖而後
成也子綦又問何從而聞斯語副墨書也
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
於謳歌也玄冥默會參寥求之於遠也疑
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
鬳齋云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
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解
○但言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胷中朗然如○
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
無古今則無死生矣殺生不死生生不生
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無
將迎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雖攖擾汨亂
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攖而後成也因言
而後書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
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後文
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
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

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仮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爲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偊之化卜梁猗守而告之恐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彼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覩物之所不覩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爲匿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恩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爲攖寧郭氏攖同縈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攖拂其心者衆人則攖之而亂聖人則攖之而寧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攖之而寧道之所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但立言頗奇後文副墨至疑始諸解備悉茲不復贅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而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

吕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雖跰𨇤而不害於鑑井鑑井者反照於性之譬又將以予爲此拘拘若厭其生而以發子祀之問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予何惡哉以無有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爲惡之哉

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爲一體遂與爲友自曲僂至指天言子輿之病狀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

氣沴診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閑無事跰蹮鑒井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茲嗟嘆耳夫身屬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臂爲雞爲彈子因而求時夜鴞炙浸假而化尻爲輪神爲馬子因乘之而不辭盡隨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得失得非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與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所不能勝吾何惡哉

○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爲雞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爲彈得爲可樂而安之不爲樂所動失爲可哀而處之不爲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爲冰則水失其所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爲墉則土失其所安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其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矣左臂爲雞因而求司晨右臂爲彈因而求鴞炙尻柔陰以喻輪神強陽以況馬子因乘之而遊豈更駕哉死生猶外之而況哀樂乎得其變則乘時而動失其化則妄順而靜此乃達觀明脫者也其不能自解者爲死生變化之所結縛也

趙註子與舉化雞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時夜鴞炙乘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

○浸假化而爲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容心哉繫者爲形係累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

膚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有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偉哉已下皆言其病狀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也浸假一段最奇言假使造物漸漸化予之身以爲他物吾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懸解者心無所係着不能自釋者有物結之萬物豈能勝自然之理哉

按此四人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爲友與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診爲句餘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爲句閑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圉形天地間已爲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攣拳若○

○此是又爲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診於外而心閑無事跰蹮鑑井始嘆爲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爲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爲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解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唯順

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
故曰物不勝天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子犂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
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
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蘧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將化而死無爲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
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
橫有不聽之心適爲悍逆以速其死非死
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當
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金之踊躍世
知不祥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
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明已之無
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寤寐自若而不
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爲肝
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以所賤
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
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
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爲奚以汝適邪
○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爲不祥人之願爲人○
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爲爐冶則鼠肝
蟲臂無往而不可吾何容心哉成然寐蘧
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
變也
林註鼠肝蟲臂物之微小者與齊物論蛇
蚹蜩翼義同言造化之變無窮人所不能
知也子之於父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受
命於陰陽奚翅父母死生變化亦聽之而
矣或爲鼠肝或爲蟲臂隨所遇而安彼造
化者近吾死安敢拒捍苟或拒之罪在於
子彼何罪哉
詳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蟲臂怒之
見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
而莫之聽何異乎鼠肝蟲臂乎陰陽之於
人不翅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以身譬冶
金不可以踊躍而必爲鏌鋣凡以明其無
喜怒於生死耳
碧虛註道在屎溺而況於鼠肝蟲臂乎世
之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逆變化之
○理者豈曰順道邪造化近吾死若不聽而○
抵捍者是自悖其天真於化何罪譬夫大
冶鑄金鉉猶不可違化豈得逆哉成然蘧
交則寐蘧然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殊寂
寞之性一也
趙註奚以汝爲奚以汝適言無所用汝也
將化爲鼠肝蟲臂之微不可知也鑄金爲
劒唯大冶之所爲犯形爲人唯化工之所
命爲鼠肝爲蟲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
寐全歸之義蘧然覺蘇醒之義也

鬳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捍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絕貫誼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自此中出成然寐遽然覺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為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譬夫躍冶之金亦祇以異而鏌鋣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要其不得邪又況於鼠乎蟲乎肝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名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爲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忘隨變任化何所窮極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若乃矜乎名聲牽乎情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弔者方內之事施於方外則陋矣以生爲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極故不知勝負之所在聚散變化皆異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直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雖爲世指桎但與汝共之○明已常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彼以反眞爲樂則臨尸而歌乃所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眞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信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爲附贅懸疣則以生爲喪而侈之以死爲決疣潰癰則以死爲反而樂之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爲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爲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爲己則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者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而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

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為之心無相為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者窕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窮未嘗死也編曲織簾也而已反真我猶為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發問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脩己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子遊方域之內者方外禮之意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為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壽附贅懸疣者氣之聚決疣潰癰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為假同體豈其真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梏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蓋不得不然故云與汝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問畸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道則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為君子侔於人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天能人混同萬物又何畸人侔天之有哉

○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為命者造化之所賦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則於喘喘不無怛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其於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為若天孔子則居方內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畸侔於天人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為者自為自與則自治自為則無為此所以為相忘友登天遊霧高蹈絕塵也事撓而挑去莫然無際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次歌○曲鼓琴相和非為桑戶也欲嗟警衆人耳哭泣擗踊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無有不見踐言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為君子乎方外者妙意方內者粗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太空同混茫而不二以生死為水漚之生滅豈天雨之固為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造化之一體墮形體故忘肝膽黜聰明故遺耳目出自虛無入於空洞淵世莫染自得方外之趣安能為繁偽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以目依

為務而以依聖迹為戮辱故雖聖賢趣異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瀾人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脩禮法則失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脩禮法者也能兩全者其為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射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不死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琴歌和以反真為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内邪孔子謂我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穿池而養給求安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安乎道也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之内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則真人道則偽此其所以異也

慮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為於無為登天遊霧撓挑無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不忘所始不求所終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椁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寓言按禮記載原壤貍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離世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脩行無有言無德行與造物為人即是與造物為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物之初贅疣疣癰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為身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遙何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内邪方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為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畸人獨異之人故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為於無相為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為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為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為贅疣聽其懸附死為疣癰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為身混内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

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
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
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
池足以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
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
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
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
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畸人答以
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
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
○
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
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
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
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
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
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
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
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
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
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
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
○
為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
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
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為覺則無以
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
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
彼邪以變化為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
以形變為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為死夫常
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
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玄同內外與化
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為鳥夢為魚無往
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
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
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
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
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
死生之異矣必遊方之外以死為樂至於
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
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
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
○
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
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為喪以
死為反則未為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
反真為樂為人為歎則未為不就先不就
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
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
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為物
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
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
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之形

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
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
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
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
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
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
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
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
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
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
○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
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乎此
矣
疑獨註凡人知生而不知死孟孫氏知人
之所不知故曰進於知矣夫安生安死何
簡擇之有孟孫所簡者道不知死生之異
而避就之也化者來不可却去不可追忘
而待之理至則應唯化所不能移者在生
而達死之理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有係於世皆夢也及

其既覺死生不能累況世俗之禮乎彼孟
孫氏嘗其母死見人駭亦駭而心不損旦
屬陽生也形以喻宅凡人以情徇形故情
形俱死至人知形非吾有視爲旦宅故形
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悟故曰特覺
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
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爲難也吾生
吾死無往非吾夢爲鳥夢爲魚隨所遇而
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乎
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
○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爲
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爲人笑此獻笑
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
而及於笑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
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
爲一也
詳道註孟孫之善喪者道也顏回責之者
情也孟孫唯簡之而不得則所簡而取者
道而已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徇於
形而累於生者常人之情有駭形而無損

心則不以形爲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
以生爲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
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已者而無所憂故哭
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強
爲適則不至於笑爲人笑則不能排而去
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
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
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
寥遠而與天爲一也
碧虛註哭泣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
○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
爲一條故莫可簡雖簡略死生而未能簡
略哭泣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
者化物既爲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
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爲人哉今將不化也
安知生居短景而交臂已失哉形隨化遷
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無損心形乃神之
傳舍今旦居之則修治明旦遷徙爲棄物
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死也說文乃
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泣之不易也

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何處不吾夢為魚為而厲天沒淵亦猶是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長景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無着孟孫氏安於推排不但去化乃入於寥寥之天混冥而不二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魯國夫子謂孟孫盡死生之理造致知之域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而不得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一也若化為物謂彼既化為異物矣其所不知者不生不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形其化不化惡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夫子謂回吾與汝未覺者也孟孫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其然乃旦也言旦為生夜為死世人認生以為我而不知為夜之旦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存夢為魚鳥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以異於夢乎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與天為徒也

盧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為已甚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造化而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彼知道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旦生也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乃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哭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子鼓舞其文觀者當別具一隻眼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為蝶與蝶夢為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入於寥天一寥天一只是造化做成名字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犂子來相與為友子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懾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孟孫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以擗踊哭泣而為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死者免於驚怛神遊所至一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

分殊消候天地之氣應則蜕甲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爲他物所觸則忘怒而變爲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豈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爲造適造適則眞樂內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爲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豈以死生爲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爲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密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爲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名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郭註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願遊其藩籬而已許由不然之意而謂天

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冶煆而為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此寄言以遣云為之累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韲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故見其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為師於無師而已矣

呂註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

○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睿聰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鑪所以鎔鑄錘所以煆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煆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為邪夫韲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也乎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為師而已

林註躬服仁義所以盡性明言是非所以窮理堯方內之治天下者故其告意而若此許由謂堯既黥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來何為遙蕩遠恣睢轉徙往來自適貌意而既悟為仁義是非之所拘而不能出今願遊於道之藩籬而許由以盲瞽喻之意而心願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鑪錘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耳詎知造物者不息補我黥劓使乘其所成之道以隨先生邪許由謂物皆自造我與物俱不可知冥之而已吾師乎

○揹道而言韲碎萬物而不為義與亡國而不失人心意同蓋萬物皆自然仁義之名將誰寄哉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至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彫衆形道之用凡吾之所遊者如此已

詳道註古之論道者再變而及仁義八變而及是非仁義者道之散是非又仁義之薄則仁義之害猶黥汝是非之害猶劓汝也亡其知則無知甚於失美與力者矣許由謂仁義是非之所盲瞽者不是以見道

○意而謂美力知者冶煆而去之皆可以入道則前之所虧者在補息後之所成者在訓導耳故韲碎萬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變日新彫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藏非遊於仁義是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為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得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稟受所有斯難去者皆因聞道而亡失此言聖賢情性猶假鍛鍊而成況中下之才乎今雖為聖迹所虧豈知造物者不有息補乎且性之虛靈黥劓何損今乘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之後又何猜嫌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今汝招黥劓之詬得不怪哉若光景都亡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堯既以仁義是非黥劓汝之身無復有彷徨逍遙之樂矣意而願遊其藩由以盲瞽告之意而方悟仁義是非存於胷中果足以害道也於是引美力知為喻言一經大冶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黥

不息則不補邪吾師乎言吾所師之道吾所謂仁義非子之仁義也陰慘而萬物殺非義也陽舒而萬物生非仁也亘古窮今非老也範圍曲成非巧也吾道如是而已嘗於此而遊之

庸齋云遥蕩放蕩恣睢縱横轉徙變動也盲瞽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謂去故習而自悟在轉移之間顧秉自然之理以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未必汝能如此也吾師乎已下方説出本篇大宗師○蓋無為而為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之也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此意長於上古等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矣

許由一於無為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為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化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所異者迹所同者心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之學也遥蕩恣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也意而為方內禮教黥涅殘劓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意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絶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鎔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黥既劓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黥劓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黥可息而劓可補○吾將復為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生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遥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為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為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為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言其忘仁義

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離乎封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黜離形去知同乎大通此其至也蓋墮黜猶出乎勉強離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為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命萬物之謂化化則無常也言回能與物為一與化為人予亦願從其後蓋孔子謙辭也

○詳道註枝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覩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寞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沖和心體係乎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墮肢體離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為一矣夫子之意蓋謂好惡兩捐常變俱泯是所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是吾將汝師意其未必然也曰墮黜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謂之忘也

○庸齋云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於坐忘則有無俱遣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為一則化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矣而夫子猶以為未盡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詰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己而後忘物斯為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為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與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我欲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為常寘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人而

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
者亦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盖所
以奬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
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
子桑鼓琴哀歌求其爲之者而不得言物
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
回以爲如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
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
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
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
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
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
爲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
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天地至
公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則亦
命焉耳萬化咸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
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
以沫非矯情也不任其聲憊也趣舉其詩
不成章曲貧病之極求其爲之者而不得○
○卒歸之於命任命則無不達矣
趙註子桑固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
絃歌不輟顏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
鬳齋云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趣舉其
詩情隘而辭蹙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
私貧我語最精絶求其爲之者不得而歸
之命盖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
然之理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馬
於列子力命篇矣
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
○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
桑無愧於交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
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飢
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
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
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
所能厄也第以爲至此極猶未能忘情
於其間旣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處
之有道使子輿所以忘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
貧賤憂戚玉汝於成盡非磨礪之久涵
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
深體之
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
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
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
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
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
師無以任其爲道也至矣宗師則爲學者
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

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知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入不距虛而不華悗乎忘言誠若無為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寄有以體翼之而至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呴濡濡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為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為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臂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躍冶之疑邪子反琴張弦歌而吊桑戶以涉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為魚鳥而厲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為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為覺為夢唯超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益損焉所謂真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己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己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衆羣變履爲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以是非爲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夫如是則奚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僞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絶有虞之世也

○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藏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爲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以已爲馬以已爲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真而不僞惡知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註泰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朴散而法成舜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泰氏非聖人之道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以仁爲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人之有仁則以不仁爲非人以人道言之有虞氏固出於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人者亦未免於非人也徐徐于于皆舒緩貌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已爲馬或以已爲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內知之爲外不知爲深知之爲淺故齧缺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齧缺因悟喜而以告蒲衣蒲衣乃語以無爲之迹經曰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之民又曰有虞氏之藥瘍舜有羶行皆臧仁以要人於道已不淳矣故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則物我兼忘無所係累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其所知者情信其所得者甚真於道淳而不漓故曰未始入於非人泰失之於老聃曰吾以爲人也而今非也所謂非人義蓋如此

碧虛註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虞氏喻有知泰氏喻無知臧人以要人有善惡也未始出於

非人謂趣同流俗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無物我也知性不僞故曰情信所行不喪故曰德真未始入於非人謂超出塵表也

趙註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然後爲真知齧缺躍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晚也有虞以仁爲善求以得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未始離乎天也泰氏則覺寐自得以我爲馬可也以我爲牛亦可也喜怒不作物我兩忘此真人之道也其知情信覆載寒暑無差也其德甚真無一毫之僞也此天之合未始離乎人也有虞之於泰氏猶堯之於許由也

齋云四問而四不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齧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今方悟邪泰氏古帝王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是其奇筆以己爲馬以己爲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謂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

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歟故齧缺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乃今知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爲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已泰氏覺卧自得知德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臧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臧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臧藏二字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臧則是借臧爲藏而無以藏代臧之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爲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爲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呂註君人者聲爲律身爲度而用人惟己則固有所謂以己出經者矣以義制事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固有所謂式義度人者矣此特其明之用非命物而化之者則所謂經者未必經所謂義者未必義不

免爲欺德而已是猶涉海鑿河不足以有成使蚉負山不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重神器之不可爲而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則治外而已正而後行確乎能事則非治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偏陂而人不見其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惡人不可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爲者皆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僞得矣孰敢操奇器以探我頷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曾謂二蟲之無○知乎人又知於二蟲不能無已而使彼有以窺之則二蟲之不若也

林註用己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功如涉海鑿河使蚉負山言不勝其任也古者聖人治天下使民各安居物皆遂性何弊弊於法度以治外哉言聖人順民物之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耳夫鳥高飛鼠深穴所以避患也不待教而然民有常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詳道註曰中不以晦莅衆始者不以權應物不以晦莅衆故以己出經不以權應物故式義度人如此則如涉海鑿河不循其理使蚉負山不量其才也不循其理非所謂正而後行者也不量其才非所謂確乎能其事者也夫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之治豈可以己出經而取患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己而飾人故曰欺德治外乎言必先治內也正而後行邪則不○能率衆也禽鼠微物尚違害以全生理而況於人乎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具非君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日中始告肩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經陳紀爲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輿謂大海無際涉而鑿河蚉蝱至小使之負山喻藉區區之經式義度以整齊天下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以治外爲務哉鳥鼠猶知避危就安而不待教人而不若二蟲邪

鬳齋云經式義皆出於己以身爲天下化也度人即化民經式義句法與和豫通同欺德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言化之以身則有跡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必有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爲首者也故告肩吾君人之道若此以己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爲天下自化

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

續考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者也與造化者爲人則任人之自爲莽眇羣碎貌衆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任性則淡漠靜於性而止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爲人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不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與造物者爲人倦則又乘夫杳冥而能飛者出六極之外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爲斯足以應帝王矣汝又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其不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以遊心於淡則無味合氣於漠則無暴無味所以清神無暴所以養氣也則物來而不逆大同而無私不期於治而天下治矣

詳道註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本以應末出晦以趣明而問爲天下無名人所以鄙之夫與造物者爲人已涉於有事矣故厭則乘莽眇出六極遊何有處壙埌也莽眇喻心乘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而無私者也若是則不爲天下而天下自治又奚以法治之哉

碧虛註與造物者爲人有意自造也乘莽眇出六極綾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埌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私則失自然矣

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者真人之號殷陽盛明之地蓼水寥寞之鄉造物者覆載天地彫刻衆形本非有心乎循厭之而超乎形氣之表又何必以治天下感動我心爲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答之凡有心於爲者皆容私也天根此問之失在爲之一字無爲則天下自治矣

鬳齋云與造物者爲人處世而順自然也遊於世間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無之氣何有壙埌太虛無極也何故以治天下感觸予之心帠字崔本作爲亦何故之意淡漠無形氣循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合於自然前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氣字合以性釋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何必爲天下乎無名人即子虛烏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涵育任物自化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爲故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謂何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爲放曠之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爲喻飛行無迹壙埌虛豁貌言我逍遥自適若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暴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身脩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己而懷實自迷哀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脩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已名物皆自以爲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彊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之所自出學道不勸則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猨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彊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爲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不亦踈乎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應帝王者出而治世故以嚮疾疏明爲問答以如是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形怵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獵猨狗以便而招縲藉皆可以比明王乎子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不有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

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爲名化物而不自以爲喜是以天下以功歸之物自喜之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

詳道註嚮疾强梁則與能如嬰兒異矣物徹疏明則與明道若昧者異矣學道不勸則與絶學無憂者異矣明王即聖人聖人無爲而天下化今弊弊於三者而與物爲事猶以技係交易而牟利者也豈惟勞形怵心外患將至矣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則我何力於民化物不恃則民何得於我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實不聚而患莫及以虛而爲羣實之宗以無而供萬物之求也

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强梁不容惡也徹通事物疏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知易彼自然使其技能相係勞苦其形怵惕其心者也虎豹猿狙猶以能召患似不自已忘我也而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也遊乎無有兼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

趙註嚮疾者所志捷疾强梁者剛果敢爲物徹疏者物來能明力行不勸如此可比明王否答以道尚柔晦無爲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爲才所累豈惟勞形怵心又有害焉猶虎豹猿狙來田來藉皆以才擾禍不足以治天下也子居更請蓋銳於有爲老子則安於無爲故答以功成而若不自我出物化而弗恃以爲能物各自適而莫能名吾之功即孔子贊堯所謂民無能名而巍乎有功者也

鬳齋云嚮疾强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子胥刑徒易更也猶云卒更也必古有此語猶漢云鬼薪授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言如此爲學身心俱勞猶虎豹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藉此貶之之甚也子居冊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不自已至使物自喜即功成不有帝力何加之意立於不測即是遊於無有鼓舞其筆端耳已上數段皆述其命篇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響猶庖丁章砉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爲優今擬解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强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明則非葆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爲而乃以不勸爲功猶以技能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疾强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獵猿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蹵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蓋子居所論者迹而老聃所論者心心迹之判久矣夫執斄說之不通斄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爲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
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
雄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
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
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
○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
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
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
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
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
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
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
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
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
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
○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爲而自爾
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即謂將死覩
其神動天隨即謂有生耳誠能應不以心
理自玄符與化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
物主而非相者所測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天壤之中覆載
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感應之
容也存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利名之
飾皆爲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
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沖之極浩然無
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物
各不平混然一之管窺者莫見其涯故似
不齊淵者靜默之謂雖流水之與止水鯢
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
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
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
常淡然無爲深根寧極虛而委蛇無心而
順物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變化頹靡世
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忘貴
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去華取實雖○
○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則不識不知之
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
匹猶衆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緘於胷
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
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
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
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爲
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
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

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
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壞者物所自
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
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
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
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
淵雖流止之與鯢桓蓋未嘗不淵也太沖
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
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
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
○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
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
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苐靡則莫知其爲
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
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
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
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
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
若終莫之變也
林註列子見季咸而疑其師道之不及壺
子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
其文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衆雌無雄
何由而卵汝旣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
世亢而必信於人故季咸得而相汝也濕
灰言將死之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
矣不震則寂然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
體安靜不正則非一所以爲地文德雖有
機杜而不發彼所不能知也天壤者覆載
之功已及於物猶道德之機發於本根而
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下極善者可欲○
○之謂彼之所見曰機壺子自謂爲權權則
所見者粗機則所存者妙故也始則杜機
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則發機於
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已而不動不靜
非死非生衆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沖者
至虛而中莫勝列子所謂莫眹是也衡至
平也應物則衆差不齊氣虛而待物猶未
離乎機壺子藏神於至虛無眹之際而動
靜陰陽之不齊猶衡之應物故使季咸不
可得而相也鯢大魚審停審止水爲淵喻
示以地文流水爲淵喻示以天壤大魚盤
桓以爲淵澄湛湍疾衆差不齊示以太沖
莫眹之謂也列子有九淵此引其三以明
壺子之事耳太沖猶未離乎氣機至於未
始出吾宗則與天同矣此季咸所以自失
而走也無心而順物故虛而委蛇不知其
人是誰是何也弟者放任靡者順從彼且
爲弟靡因以爲弟靡彼且爲波流因以爲
波流此言壺子之變化在已也列子見壺
子之道遂自覺悟以爲若未始學也歸爲
○妻爨食豕如人不知有貴賤物我也不役○
於務去華就實塊然獨立事雖紛擾而守
其封域終不爲之變也
詳道註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
泯於內不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
死生禍福之機兆於外可得而相也此季
咸所以於衆人則其術神於壺子則其術
窮也地文者陰柔之體疑天壤者覆育之
功見太沖者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疑所
以應物者靜故曰杜德機止水之淵是也

覆育功見所以應物者美故曰善者機流水之淵是也至於太沖莫勝則非動非靜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中若衡故曰衡氣機鯢桓之淵是也水之或止或流或為鯢桓其淵一也壷子之機或杜或發或為太沖其道一也善觀水者察其淵善觀人者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壷子之道自知不足為其妻爨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忘我故無内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紛而封哉而莫之動一以是終而莫之變也

碧虚註理猶實也事猶文也壷子謂吾與汝無其文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為得道猶有雌無雄奚以生化今有季咸之文斯足以顯壷子之實以道為有而與物亢敵故為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為文見其深根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蘊道息念杜德機也反常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生為壤見其神釆外耀也真人之息以踵生氣一動沖和遍軀發自根本豈止眉宇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沖莫勝謂太空無勝負而不知所以然衡氣機則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也夫水之波蕩無涯而淵渟鑒物一也猶至人靈府虛豁洞鑒故相者無所施其術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形之語言則已出宗矣弟靡波流皆罔測貌食豕如人視彼若此塊然獨立無比擬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內澄一以是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愈於其師壷子告以我之所以許汝者盡其文耳而其實則未汝固以為得道與衆雌無雄而又奚卵言有形之類皆陰也必有無形者為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亢必欲人之見信非無心而任理故人得而覘汝示以地文寂然而止也萌乎不萌也不震動故正之正則動矣此謂杜德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天壤與地文對坤靜而乾動也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以萬物為芻狗而勃勃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為弗活弗見以為有生又見而死生不可測故以為不齊太沖莫勝列子作莫朕是也示以太空漠然無朕而中有機緘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為淵靜中有動衡氣機也止水為淵杜德機也流水為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而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茅靡波流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之未至於是去文反質槁木其形雖處紛擾之中而所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蓋有深意夫為國在仁義禮樂今乃泯然不見其迹人以為國將亡矣及發政施令犁然當於人心又以為國將興矣至於寓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賞於刑罰之外則覘國者不可得而測識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於神巫之相也

膚齋云文喻外實喻內汝未盡見其實固以為得道乎無雄奚卵言無心亦無迹也

此句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目以其道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禪家修觀名萌乎若生之意不震不動也不正者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德機生意閉其機而不動有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爲弗活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爲有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爲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遣也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太沖即太虛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静所以爲不齊也鯢桓止水流水釋氏皆以爲觀名雷信也壷子到此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咸者皆此淵也九淵方示其三耳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皆是觀名頽靡扡扱波流莽蕩故自失而走也爲其妻爨已下皆墮體黜聰之意不復贅釋李士表論云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践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壷子未始有心静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壷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王旦論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爲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跡使人得而相也始見壷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止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楗閉莫窺機則微有可睹此至人潛德内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壷子喜其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欲杜而今微顯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之地生物

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一不動也唯能至靜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養而爲浩然之氣廣而爲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虛之至故莫窺其眹兆也衡以平而善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言也三淵俞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於出奇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爲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隤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旣其文一本作無其文天風西北爲無側加小卜爲無詰旣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莫勝是眹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洄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蟠聚也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未詳所據今本列文茅靡爲正即草上之風必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三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眹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用心若鏡鑒而無情來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爲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爲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爲之謀無爲事任則我無爲而任事者責無爲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爲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眹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

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註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寂有若鏡然明無情應物而妍醜莫歎是謂勝物而不傷至人無爭而是非莫欺因時循理而神亦莫之傷也

詳道註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去則聽之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將於其往夾者不窮而吾應之也常虛而無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爲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也

碧虛註爲名尸則形必弊爲謀府則神必殆爲事任則才必竭爲知主則識必昏體未盡則有窮有迹則不足遊矣盡其所受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不妙無見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鑑彼自來往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也

虛齋云無爲名尸爲善無近名是也無爲謀府不謀焉用知是也無爲事任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事自任也無爲知主人雖不能無知而不以知爲主也此四無字是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乎無物之始也天受我以此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爲有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鋪叙至此以一爲虛字結之用心若鏡已下數句只是解一虛字文勢起伏平淡之中自有神巧豈不奇哉

趙虛齋以此段連南海之帝爲一章其註義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前季咸章而立說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知謀以察物而要名任事也體盡無窮已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唯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用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註爲者敗之呂註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去待之甚善知其爲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朴之不喪不可得也

疑獨註道體全而爲渾沌判而爲儵忽其精在乎中其粗在乎外分中央以爲南也比道之所以喪也喪道者必自外至故曰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之甚善日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渾沌死言不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

詳道註陰陽合而爲渾沌渾沌散而爲陰

陽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乎合則其爲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儵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滅道鑿竅而渾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之究已足以死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爲北帝寓無爲中央之帝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沌有無不分故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之真而妄興空鑿以致朴散老子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吳儔註儵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之全體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乎儵忽之間耳然則儵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意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不待數之究而渾者分沌者散此所以爲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司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目之聰明而強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

鬳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以此形容隳肢體出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撰成日鑿一竅之說真奇筆也渾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莊子齣說得來更是奇特如此機軸豈後世學者可及哉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猶道德經所謂混成冲虛經所謂混淪皆以況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儵化而爲有忽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而心生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儵忽不能忘情而思所以爲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斬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竇開而沖和喪也宜矣帝王之迹著而大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後王法之以垂統立極豈以知治國汲汲於謀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民命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

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凡有天下國家者盍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蓍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覩形察色之技於是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神耶此言料國者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爲之僞所以用之有窮而

○無爲之主寔天體道垂衣一堂精神四達與化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若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儵忽即有無異號徼妙之所以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唯其善待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化無心相忘而交化也萬斛之舟不容灊針何怪乎七日而死渾沌哉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籟號作新出竒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與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得其要鮮不迷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創意立辭具有倫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己可忘己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爲聖賢續命脉爲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

○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挈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儵忽生而渾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以救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爲真修渾沌之術歟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或舉例稠繁混淆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合者配于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歸之子綦王倪以袪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養生主之極議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糺過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議當歸之蘧瑗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攖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議當歸之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盛者物不能離也大

○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極議唯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企慕往古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闢化機而不可以形數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象註駢枝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性爲多故云侈耳或云非性欲割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若羅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各正性命也方之少多未嘗有限少多之差則有定分不可相跂各守其分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有用而然猶五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各有本分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惠卿註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爲侈其氣爲五行其德爲五常其事爲五事其形爲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爲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爲以反一而已

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疣贅因形而有出乎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人以形對性性在內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以爲侈出乎外者內以爲侈此自然之理也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爲用而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駢枝喻仁義之本疣贅喻仁義之迹形性喻道德之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猶仁義之本亦出於性也疣贅出於形而可去猶仁義之迹出於人爲故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德爲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贅疣乃形外之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忘之所以渾其道也

陳詳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拇枝指在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始生之時則道之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則道之贅疣者也人知駢枝之無用贅疣之爲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義爲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爲有累也

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故出乎性而爲生德之餘贅疣生後而有是出乎

形而爲性之外累故皆曰侈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藏之氣稟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也且駢枝之於手足皆無用之指何足決齧哉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鬳齋口義云與生俱生曰性人所獨得曰德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贅疣之爲累亦然似此性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

褚氏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之謂形是皆稟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爲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故漆園立是論爲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爲太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爲高大而固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痒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齕之其爲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設喻以袪其惑覬學者心冥體會即僞明真則天命之至理可全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爲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徼也但不徇其迹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論頗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驕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

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是一家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以短正長乃謂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惠卿註明者謂其自見令以所見爲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爲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唯其爲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敝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爲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爲五色所亂不知道在內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聰者爲五聲所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枝於仁者仁之散故擢其德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如吹笙鼓簧更相扇動以奉其法常若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其執若結繩之固邪說隱微曰竄句堅執白馬○異同之論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道德是也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已彼正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各任其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

○陳詳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史鰌仁其君之過也累瓦結繩危辭敝敝然譽之也聖人無名而枝於仁者收名聲仁者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其去道也遠矣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然則駢枝不足爲之累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爲之患故藏於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仁義之患且蒿目以憂之是決駢齕枝者也不仁之人復強仁義以饕富貴是決性命之情而爲駢枝者也

○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數則爲不足○駢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聖人收視反聽以養內映世俗慕離曠之聰明縱耳目於外景以困弊其形骸則離曠爲亂耳目之帥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其真性則曾史爲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橫如累瓦重疊學之博喻如結繩屈櫝論之眇微者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合是非之謂乎譽之小道者其敝跬不進之謂乎大辯若訥多

言數窮故楊墨爲恢詭憰怪之首也夫形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道以所稟正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役彼從已役已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爲駢枝不爲跂相忘形骸也鶴脛不斷鳧脛不續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鬳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性本靜而○強於爲仁是擢德塞性使天下簧惑鼓動以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改言句以爲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跬勞跂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爲非乎則楊墨之徒以爲是矣多駢旁枝言皆餘賸之事非至正也正正猶云自然而然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長不爲有餘短不爲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小太山之義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自在矣鳧鶴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其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跂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長短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已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已之樂也歟竊詳經文纍瓦當是累丸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爲跂當作岐皆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有餘故啼而齕之如是則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以此爲仁若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仁義連連秪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萬理皆當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當而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義矣爲而非人情乎惟其爲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爲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齕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方則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性以爲仁義非出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情不然則彼曾史之爲仁何其多憂也古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充之後世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爲之僞故但見其多憂耳苟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爲人道之患欲傷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駢枝譬仁義信能冥其本乎自然則與道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徒徇其迹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爲憂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爲之亂也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亦性之自然今欲決齕而去之猶仁人憂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之人決裂其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良由仁義之迹故得緣而爲僞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自三代以下撲散而不可復何其囂囂也夫待鉤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待纆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屈折者禮樂之末呴俞者仁義之迹以此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豈有所待而爲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

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能合古今齊生
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
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
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
反為仁義束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
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
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也曾史
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充
其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所始
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
○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陳之緒餘而尊
嚴其迹以為天命之至盡在此矣操所以
成性之迹遂以為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
其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
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存
心也
碧虛註刓揉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
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為
鉤繩珠玉圓方孰為規矩松栢女蘿孰為
膠漆連理合穗孰為纆索物材天性皆由
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
興廢也含道德而趨仁義是為易方徇利
名而殘生是為易性自有虞氏衆賢流凶
招呼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
者由是夸跂以致惑易也
膚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
强去强去則為憂苦矣蒿目者半閉其目
目睫茸茸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
貪饕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
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
○此說盛行何其囂雜耶夫性德出於自然
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
戕賊矣鉤繩纆約膠漆皆修為之譬故屈
折呴俞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
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
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其
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
連連不已貌膠漆自固纆索自拘也離性
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泥執固束何以遊
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小惑則四方
易位大惑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名
以撓天下天下為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
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偽之駢枝出
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為見世之
尚仁義者舍己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
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
出於安行是攪天下之患為己憂者也
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
勝也蒿目以憂焦心以慮豈非決駢齕
枝之謂歟彼不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
○饕富貴而不止及其禍發必剋則人貨
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
假之之偽惡夫假偽貪者器以虐天下
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
而下為仁義者何其囂囂浮薄耶夫物
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
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
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
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鉤繩

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
之異道德混成仁義爲無用矣又何必
膠固其迹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
錯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
然叛道背德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
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
天下衆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
而仁義亦僞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
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
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
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
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
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
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徇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
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故爲有爲
者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
已或以瘢痍之事易垂拱之性者夫鶉居
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往而不徇故
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
所遇者或時有瘢痍禿脛之變其迹則傷
世之迹也然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
瘢痍而居形不擾則奚徇哉無徇也乃不
徇其所徇而迹則與世同徇也天下所惜
者生今徇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是非
不足復論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皆由尚
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爲而成則絶
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
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爲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
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爲神者隱
而不見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
也莊子欲絶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
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婿婢爲
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諭守意守意乃所
以養心也挾筴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
不善匹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
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意雖事業不同忘
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
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
生傷性均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
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
身之親於名也所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
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
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不知得之病於亡
則均也

疑獨註伯夷爲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爲
貪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
親身與貨孰多而所逐者惟外之塵垢秕
糠耳夫首陽之名長在而伯夷之身孰存
東陵之貨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其

於殘生傷性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跖奚必非此道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清莊子深詆之者以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爲對故言此以矯當時襲伯夷之弊以刻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盜跖爲對而神與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苟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利名之間所徇仁義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已爲天之小人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所謂君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樸愈散矣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强其骨也臧者義之善穀者信之善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男貴義女貴信故也羊之爲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爲善羊從大爲美莊子以忘羊譬忘德宜矣臧穀之拘縱不同而均於亡羊夷跖之善惡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既彰迹不可逃矣臧穀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大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鬳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事業不同殘生則一讀書博塞不同亡羊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迹僞喪真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爲是而弗悟其遠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爲民上者設爲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憊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狥者爲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不逃評議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唯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觀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同卷二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徇仁者耳率性通味乃善也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捐身以徇之比於性命還自不仁身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己同於自得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舍己效人者也效之若人己已亡矣雖所失之異塗其失一也故愧道德而不為謝冥復之無迹絕操行忘名利從容放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以有謂其所臧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以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為道德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夫伯夷聖人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為聖人哉蓋其制行方且欲廉頑立懦則其迹不免於有為莊子方言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故以夷跖同為淫僻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節與許由善卷孔子顏闔同列於讓王矣

○疑獨註屬者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私者也故曾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色皆不免乎徇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德者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即正性正味正色正聲萬物之所自有者而數子強為之非自得自適也唯能性性而後不屬性於物而味味聲聲色色者見矣舍其聰則反聽舍其明則內視反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道得而性得矣不自見而見彼者喪己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者離性以求道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僻所以亂德皆莊子所不為也

詳道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蓋人之耳目本自希夷聲色在前真從妄廢口之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屬其性者邪

碧虛註曾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性者物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臧於德者以自得為善任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皆喪已於物者也故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淫僻此養正性正命者也

鬳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藏教不過此意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者皆為淫僻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也道德即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譏評堯舜夫子曾史伯夷皆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為淫僻況以所短睎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為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强跂偏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强適亦不强闕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闇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所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臧於其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徇乎人則是同為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為而安於性命之自得斯為道德之正也歟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袪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

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已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揚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蔡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

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非辭鞅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狂而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刻雒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强爲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今陶匠之善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逍遙於原野之間而不羨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雒而馬之死者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已過半此皆尚人爲之僞以閑其真性故也陶匠之治木埴而中規矩鉤繩豈木埴所欲哉聖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

稱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天下此皆大道已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治人之爲稱莊子所以深詆之

詳道註土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戕使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興物性巳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駑驥而伯樂用鞭筴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爲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

鬳齋云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一作義臺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燒剔刻削皆治之也雒謂絡其頭馽謂絆其足連列也櫪衘也飾鑣纓之類馬制於人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爲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爲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埥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遐啓其多知而又爲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土喻以明治之之失覬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櫪飾鞭筴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爲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爲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巳能而有心以爲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

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
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
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
斯道者無爲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
是曰天放塡塡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
貌不求非望之利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
得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
而止無吞夷之欲故與物全而無害德不
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
○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
云及至其迹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眞禮樂
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斯弊將
若之何殘樸爲器毀玉爲璋以至色爲采
聲應律皆變朴爲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
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貴工匠則有
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也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眞則所謂聖者
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
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眞有
所謂聖人者出爲仁爲義不由乎自然爲
禮爲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
殘樸爲犧以況毀道德爲仁義毀玉爲璋
以況離情性爲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
絕巧而返乎朴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
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
順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
耕而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乎
自然而非人爲也塡者實充乎內顛者眞
○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逞信目之所
視而不入邪禽獸草木皆得遂性命之理
而無夭閼之患獸可係巢可闚以明人無
機心則物無所憚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
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非無良知也
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離終
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矣蹩躠踶跂皆
用力貌爲仁義而不順性命之理天下始
疑矣澶漫樂之散摘僻禮之偏由仁義而
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以分
也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
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爲一禮樂與性情
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
禮樂是以有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
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
槌提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殘樸爲
器工匠固不能無罪因救弊之迹聖人亦
不能無過也
詳道註夫至德之世養生不奪於嗜欲而
其行塡塡其視顛顛所求不出於分外而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已視
已如物物我兼忘內外無間所以入獸不
亂羣入鳥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
心有知而擇腹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
無欲而立聖人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
其無知者故能使民同乎無知弱其有欲
者強其無欲者故能使民同乎無欲無知
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素樸素者性之
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者性之全言
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經曰素朴而天下莫與之爭義由
於民性得故也
碧虛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
於自然貿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
繁滋中無機而外無忌素朴而民性得矣
不善爲治者用力行仁矜持尚義離道以
善懷疑弗信矣屈折爲禮縱逸爲樂陂德
以行沖和分裂矣犧樽六律皆治世之法
過則爲亂此云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
其末敗而推責其古今之常情也
鬳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
所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樂於自然
之中填填滿足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朴
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
津未通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
物無害者草木遂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
獸而遊攀巢而闚人與物相忘也如是則
安有君子小人之分哉無知無欲純乎天
理及至聖人强行仁義流蕩禮樂然後心
迹始分不純一也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
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
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强世故曰性情不離
安用禮樂文釆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
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
所以結上文也
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
善治者不然上陳至德之世民性眞淳
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
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
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
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闚言無心
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于
囿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
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朴又惡有君
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爲
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强爲禮樂於是
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
毀玉爲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爲聖人之
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爲器仁義不立
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
之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
義再變而爲禮樂三變而仁義禮樂徒
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夫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踶知已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懸跂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介間端倪闉曲控扼鷙則馬之很曼則馬之設知夫衡扼銜轡介倪闉扼之所在而施其鷙曼以詭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它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飢食渴飲喜則相順怒則相踏而已不知其它也及加以衡扼齊以月題額上的顱象月齊謂整飾之

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倪介猶賓介之介兩旁助馬者倪同耄倪之倪牧馬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矣闉者志之窒扼者體不伸鷙如鷙鳥擊曼如病曼皆形容其憤怒之狀詭銜自出其銜竊轡自脫其轡言人害馬之真性故矯詐而至於為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為行不知適含哺鼓腹民如嬰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之末徒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跂仁義之末蹔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也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詳道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民始疑以禮樂匡天下之形而民始分夫馬之食草飲水猶民之耕而食織而衣也喜則相靡怒則相踶猶民之一而不黨也穿牛絡馬皆人為之過馬之知而能至盜豈善治馬哉故是篇始終言此以排人偽之極蓋謂棄道德而徇仁義則君臣父子不能無分疑棄仁義而任道德則雖禽獸萬物可與族處故以赫胥氏終焉

碧虛註馬之真知唯造父泰丙知之不施鞭策有日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衡扼齊以月題而不免詭銜竊轡之弊也民之常性唯赫胥氏知之不立法度而民咸遂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跂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鬬爭莫止其弊益甚矣故曰聖人之過也

鬳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它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今所

謂穎鏡介獨也獨立而睨搋之狀也闉扼曲頸以抵拒鷙猛曼突也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與人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詭銜竊轡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為己任唯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已所當為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下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跰以拯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塗變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為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渾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以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以歸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為自得之意槩見于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覩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為憤悱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舊音睨聲聱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為詭銜竊轡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攖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榦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兵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愽愉以化之使天下舍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恝然於世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熈熈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効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南華之論得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胠篋第一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
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
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
者也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
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剌方二千餘里闔
四境之內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
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
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
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
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
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爲大盜積爲大盜守知之不足恃也
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
應變之具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
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
人守之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敗
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

呂註攝緘縢固扃鐍以防胠篋發匱之盜
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
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以守四境
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
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
不爲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
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疑獨註胠者潛開也攝緘縢固扃鐍此世
俗之知禦小盜而已大盜至則負揭而趨
向之緘鐍非唯不能禦盜適足以資盜也
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爲大
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
爲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絕棄之也田成
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
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
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
爲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粃糠緒餘何足校
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
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縢扃鐍者積謂裒
斂實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
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且齊國之創
制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
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鬳齋云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
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
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
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
喻之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也穴室
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
知造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
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
何不可者而乃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
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遁

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邪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胠篋之欲充之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之不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姦雄之彀中未有不反爲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

○哉彼既竊國爲君而又禁民爲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千古姦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行於世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

○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脣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貴賤事無眞僞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闇服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掊擊聖人而我樸自全

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矣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盜止而華尚之迹都去矣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則小盜之所因大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爲彼用是以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以示人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脣齒以況相因魯酒邯鄲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掊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爲淵而壅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爲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之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爲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勇義知仁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爲大盜而已盜之所謂道者妄意所藏先入後出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者爲小盜跖得其全者也莊子嘗寓言於雜篇與吾夫子爲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用不同耳善人則資五者以立已惡人則資五者以爲盜善惡皆本於人心而天下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莊子所以深矯之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人之僞人自襲其迹以爲僞所謂掊擊聖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禪家所謂我當時若見釋迦瞿曇出世一棒打殺意同縱舍盜賊亦欲息詐僞耳川谷之水相通丘淵之土相資逾聖人之迹大盜所資聖人已死絕聖棄知之意大盜不起爭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絕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爲盜是重利之也夫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治天下之具莊子意謂凡涉形器法度者皆大盜所資爲盜而至於竊國則斗斛權衡符璽

皆爲所有而刑賞自已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認認然唯此之爲賴其權一墮姦人之彀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田成子之事是也聖人退處幽窔而操至權以斡萬化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機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行萬物於術內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詳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爲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爲惡者無害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脣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脣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遣其有迹之累也

○碧虛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之顯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若四子者皆矜知誇聖而自取滅亡又惡知至知至聖哉聖知大盜相因者也聖知生則大盜起大盜止則聖知亡掊擊聖人絕棄之也縱舍盜賊不貴貨也聖知泯絕民性淳厚天下平而無事矣夫竊仁義聖知者欲其貴也盜金寶珠玉者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禁哉

○鬳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自利也爲盜之道是莊子撰出以譏世其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脣齒川谷之喻明聖人不爲盜設反爲大盜之資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而制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既爲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有用刑以禁止之者皆憤世而爲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爲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踈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匡之幸也欲證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爲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以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悖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爲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魯酒邯鄲

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爲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知之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爲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爲所奪猶魚之脫淵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曷嘗不法聖人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當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有當用聖人處若曷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死聖人不死此不可易者餘易爲聖知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是聖知無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胠篋第二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貴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

聲色離曠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所貴引
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
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蛣蜣之
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
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
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任其所能不責萬
民以工倕之巧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
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
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去其亂性之率天
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楊墨離○
○曠工倕者所稟多方使天下躍而效之效
則失我我失由彼彼爲亂主矣若夫法之
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
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
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
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
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
能自反邪

呂註莊子所謂絶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
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
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
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
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果掊折之
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
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
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含
其明攦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
我棄知絶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
○而爚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
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
莊子真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
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
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
衡本以致平及其弊也行信者反爲大不
信致平者反爲大不平此莊子所以欲焚
破掊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
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爲主
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
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楊墨惑亂天下所以
欲削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
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含其明則天下
之明皆足以自照人含其聰則天下之聰
皆足以自聞人含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
以自知人含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
得此所以不爍不累不惑不僻也彼曾史
離曠數子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
勞神疲慮以殉之則是爚亂天下法所無○
○用也

詳道註荀卿曰符節契券所以爲信也上
好權謀則下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所以
爲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乘是而後偏衡石
稱懸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乘是而
後險斗斛量槩所以爲均也上好貪利則
下乘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
已而行於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
古不失爲善治有是法無是人末世不免
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相貲至謂

為是以量之為是以矯之則并是而竊之乃欲焚破掊折而後已者蓋欲歛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復歸於道德之本而已矣○碧虛略而不論○膚齋云摘玉毀珠以至掊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義亦相類但說得過當耳東坡云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邪擢亂抽柔之爍絕焚棄之外立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爚亂熏灼而撓亂之也此段不過敷演前文以結絕聖知棄聰明之意使人全性同德而已諸解已詳不復贅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

○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雞狗相聞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今贏糧趍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上好知之過也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禽獸猶不可罔之以知況於人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不止其分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為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之民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趍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啍啍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

無所擇而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擇地而安樂之雞狗相聞不相往來人物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今贏糧趍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其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過也自弓弩畢弋至契詬同異復明上好知之過以致魚鳥人獸皆亂而失其性矣所不知者多知所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所已善者可欲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日月山川之悖爍四時之施墮矣下至小蟲小物皆失其性則大者可知種種之民言各隨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散也今舍淳朴而悦役役舍恬淡而悦啍啍宜其亂天下也

詳道註軍多令則亂言多給則辯故知多則事多事多則患多此治天下者所以貴夫小知去而大知明也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則於窮理之知為贅知非其所不善莫知非其所已善則於盡性之仁為虧虧於仁贅於知則所知非真知所非非當非矣天運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與此喘耎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之讎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啍啍多言者也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大庭十二氏無為之治以證今世為治者之弊結繩則立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蟲魚不安其生況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信哉斯言

鬳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如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已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為無也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趍之暗說孔孟在其間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求其不知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它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耎肖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了卻以三代實之逍遙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

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祝融已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已前民性素樸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隣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

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趨賢棄圭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爲僞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謂分外求知知測天地間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已之良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已自以爲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以善已自以爲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性情各歸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爲之悖爍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爲種於天下者也

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唯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滋彰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覇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知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爲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理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爲盜跖之利不輕矣爲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奈何哉此實由乎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有役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絶聖棄知掊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爲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覬有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辭至胠篋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真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乃止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已下匈匈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為和人莫不有沖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鷙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莫不自宥聖人觀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適逍遙之遊因天下自宥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義之悅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為矣豈有治天下者哉心無所苦謂之恬恬有安靜意心相承順謂之愉愉有懽悅意喜則氣散而

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鬱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虛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長久乎人過喜則陽氣常舒過怒則陰氣常慘喜怒始由於君政失中以致民心失節上干天地之和而反傷人之形此相因之理也故使人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被傷陰陽不和之狀喬詰言之好高卓鷙行之尚異天下因堯之迹而有

○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盜跖既舉堯非桀善○惡交紛竭天下之物不足以為賞罰況其亡乎上之人終以賞罰為事則天下之民豈能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詳道註有天下者欲闢天而不開人為福而不為賊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則莫之攖宥則莫之迫莫攖則性不淫故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莫迫則德不遷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下者不失於不恬必失於不愉不恬則太喜而毗於陽不愉則太怒而毗於陰蓋人身之氣與天地通流吾之陰陽毗於此天地之陰陽應於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矣於是天下始有求高探深尚異務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過於為善必過於為惡故舉天下不足以為賞罰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寛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斯無為而自治也昔堯亡自存之道○

○而施仁寔使民失常性以至親之舉之桀無寛物之恩而務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畏之侮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喜怒通乎陰陽陰陽不和反傷人刑矣喬詰高奇之論喻曾史之流卓鷙獨行勇猛比盜跖之徒也賞善不足言詐善衆罰惡不給言實惡多故喧譁競逐以勢利為務何暇事恬愉壽考邪

林氏鬳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寛容自得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又何用治之哉恬靜也愉樂也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調而人亦病矣居處無常謂妄動不成章失中道也喬者好高而過當詰者議論相詰責卓者孤立鷙者猛厲皆形容不和之意曾史盜跖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真賢舉世皆然賞之而不足言此等人多也人皆慕賞避罰以偽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

○理哉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匈匈然以賞罰為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情至戰國縱橫則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者矣南華立在宥之論有心於復古者歟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理有逆順喜

怒不能盡忘在乎調之以宜發而中節
不失乎和而已若過喜過怒偏陰偏陽
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
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
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
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
詰其辭卓異驚勇於事爲之間善者爲
曾史惡者爲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爲勸
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至是亦無
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
在念覬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諔
詭而心則叢黃之心也豈可以迹異而
輕議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
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
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
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
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
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
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
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
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
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
亡無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
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傖囊
也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又尊之豈不甚
惑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
無爲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命
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抱道懷朴任
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
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
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惠卿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
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
真臠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傖積而不散
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
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儛以爲天下之至真
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
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爲則我莫爲不貴愛
以身於爲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
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
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
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
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
見出於無爲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
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
吹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
何暇治天下哉
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
之文由性以充於內則與道爲一由聰明
以求於外則離道爲名天下苟安其性命
之在已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立人德亡

之所以立天道若夫徇名逐迹則此八者始臠割卷東傖聚囊括而亂天下此皆言其拘滯不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戒至僻之形容其尊惜之狀吾亦無如之何矣夫君子爲天下所歸不得已而臨莅莫若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無爲所以治已無不爲所以應物堯舜之道不過此耳聖人入而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天下亦不知有可尊可親故無所寄託及出而之乎人則有貴有愛天下知有尊斯託之矣天下知有親斯寄之矣無貴無愛寘乎神有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託天下又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意同而辭異蓋於有往意而未至若有似意而不實老子因有天下者而言莊子爲未有天下者而言若可者見其已有天下而心不係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言可以者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則精神魂魄意散而不全擢其聰明則耳目鼻口形逐而不返豈君子治心養性之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默則如淵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此故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動我何與焉

陳詳道註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於天下聖人豈强爲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昧者守芻狗爲神明指蘧廬爲聖宅豈直過而去之乃齋戒以言鼓歌以儛如此而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爲天下則爲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爲天下則爲天下不若吾身之親此忘天下者也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非忘天下者也忘天下則適已而已非忘天下則有以適人然皆未能無身也老子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則無身者何貴愛之有哉貴愛其身雖下於聖人亦天下之所願爲君也故可以寄託天下然老子於貴以身言若可寄愛以身言若可託可以必辭也若可疑辭也寄其所付託其所恃也以忘天下與非忘天下言之則可以若可之辯明矣若夫寄託之說當從老子爲正無解五藏則道德不支於仁義之岐無擢聰明則耳目不沉於聲色之僞尸居則無事龍見則事出於無事而未始有事淵默則不言雷聲則言出於不言而未始有言如是則順物而動其動也不以心而以神乘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如在橐籥之中而已又何暇治天下哉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內則聲色莫能惑藏仁義於己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邪僞莫能干絕聖知之迹則疵病莫能襲斯八者古人卷之以治身末世張之以喪本嚮卷難其卷傖囊亂其囊謂陳迹難其卷懷必至於亂天下天下不貴重簡易而

反尊惜繁難其感甚矣故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而性命之情不安者未之有也貴身愛身於爲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若是則得喪不在己憂樂不爲身故可以寄託天下也尸者不言而整肅龍者變化而彰明道性真常如淵之靜默號令應時如雷之發聲神運于内象見于外寬裕自守羣物動昇雖云不治天下而治法存焉

林氏鬳齋口義云悅聖之聖近似能字猶言草聖故於盗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盖字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臠卷局束傖囊多事齋戒跪坐言鄭重致恭鼓歌以儛不知手舞足蹈也蓋譏一時學者吾指它人而言汝輩如此果如何哉不得已而下說無爲自然之治此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即是不束擢抽也謂適用其聰明尸居即禮云坐如尸龍脩文采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靜不言雷聲感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神動天隨言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句理到而文奇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我但無爲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炊累又何容心以治之哉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爲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不爲失存之不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其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臠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傖囊謂馳騁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儛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莅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爲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爲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傖囊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傖囊之囊附獰字條引莊子爲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搶攘上音傖仕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傖囊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漢書搶攘音訓一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焦火凝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雕不琢各全其樸何冰炭之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任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制之勢夫黃帝非為仁義也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見迹見則世必徇之是使物攖也至若堯舜之名皆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嘗改其足哉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所異者時世之名未足以名聖人之實雖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立小異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釿鋸椎鑿之禍彫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踞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業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方復攘臂用迹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也桁楊以○椄槢為管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矯詐生而禦侮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

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攖人心治而感之則是攖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莫知其鄉也上下囚殺至其寒凝冰則非所宜攖者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時也居也淵靜動也懸天僨驕而不可係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堯舜為未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攖人心

其旨在於絕聖棄知非其人有間然也聖
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攖人心以我有心
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
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股無胈至規
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
絕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桀跖之窮
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儒墨畢起交相疑欺
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
姓求竭於是有釿鋸椎鑿之禍不得不然
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慄而不知
○所以為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為以反其性○
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
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跂攘臂於
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
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
知仁義則是遁天之刑增固而不解重利
桀跖使得為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
所制縛所以為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劌
所以喪眞雕琢所以損樸名為治之實有
以攖拂之也於是有陰陽之患焦火凝氷
即躁勝寒靜勝熱之意俛仰之間再撫四
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
事淵靜即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僨驕言
其縱逸與心猿意馬喻同法始乎伏羲至
堯舜而迹著又述黃帝之迹而行之以至
股瘦而無胈脛秃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
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為仁
義矜莊其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
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性命不安其能勝天
○下之情偽乎於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
則法愈久而迹愈弊故有桀跖曾史之分
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既喪天下衰矣
性命爛漫百姓竭矣釿鋸喻仁義繩墨喻
禮法推鑿喻刑辟皆攖人心之具也故天
下脊脊大亂萬乘之君無以安其位矣殊
死至相望形容囚殺之多而儒墨猶徇仁
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閒欲有以救之此
不知本者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
能有功乎椄槢校槷也淮南子云大者為
柱梁小者為椄槢鑿枘者鑿頭刷木如柱
頭枘也嚆矢矢之鳴者桁楊因椄槢而後
成桎梏因鑿枘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
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桁楊椄槢
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攖人心者則天下
治矣
陳詳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
莊子論人心曰僨驕而不可係蓋操之而
不舍者人也放之而不係者天也為治者
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在宥之
○也為學者不可以天廢人以天廢人非所○
以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
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劌之使傷而不
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
矣其僨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閑而
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
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
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
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夫桀紂貴為天子
臧獲所不為孔墨窮為匹夫而宰相所憚

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桀
跖上有曾史也相疑相欺以至脊脊大亂
内刑也殊死桁楊外刑也有外鑠則内刑
至有内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
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絶之殘者辱之椄
槢者桁楊之梁椄槢非桁楊桁楊因椄槢
而後具鑿枘非桎梏桎梏因鑿枘而後成
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
致故以聖知譬椄槢仁義譬鑿枘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攖之而亂排謂毀之進
○謂譽之炎涼其外氷炭其内機心一發即○
徧空際成心縱蕩甚於奔馬也昔者黃帝
始以仁義攖人心堯舜又勤苦以養天下
爲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是以流放四
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疑相
欺德異而眞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必伏處
以全其生在位者憂危而莫赦也法令之
嚴由於攖撓至刑戮交馳於道術之罰者
其搢紳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
利終成桁楊桎梏之害故賢者在位日約

其法昧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
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
暴虐豈非曾史爲桀跖嚆矢哉
慮齋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合觀尤妙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趨向
下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皆爲
囚殺自累自苦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
柔項羽泣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雕
琢磨礱老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
消磨了焦火凝氷形容其喜怒憂恐一俯
○仰間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
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
天也僨同憤僨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
段模寫人心最爲奇妙股無胈髀肉不生
之意脛無毛勞其足也矜挭其血氣猶云
桀其内規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
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下咸服
本舜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
詼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爲
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起儒

墨之爭而相疑相譏性命之情到此都狼
籍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既不勝天
下逮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
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
離趣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耻也甚
矣桁楊椄槢也椄槢枷中橫木楔嚆矢今之
響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
然後用臧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
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經所
○謂木植之性豈欲規矩鉤繩哉雀罶不○
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
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攖之足矣何作爲
以善之令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
以至於爭競因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爲
柔剛強之道遂廉劌其鋒雕琢其質喜
怒外觸氷炭内攻一點沖和幾何而不
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
懸不足爲喻此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
也上古無爲君民各適處混芒而得澹

漢焉黄帝爲治始以仁義攖人心至尭
舜則政治畢具攖之愈深攖之既深犯
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
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
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
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釿鋸推鑿
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
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
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爲治
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
○
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致亂之由實
爲自召無異置人於塹溺而後褰裳力
拯以爲恩非唯彼遭困厄而已亦勞且
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
爲桁楊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爲桀跖
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樸斯爲不治之治歟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
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
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
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
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
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
○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
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揺汝精乃
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内閉汝外多知爲
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歳矣吾
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
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
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
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
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
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
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
欲官之故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
下治矣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
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
○
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静
而不夭愼内全其真閉外守其分知無涯
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
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
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爲終徒見其一偏
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
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
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
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
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爲常都任

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爲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爲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絜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爲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爲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獨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知乎慎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奚爲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爲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爲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爲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閒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爲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爲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唯人爲最造化之爲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爲實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疑獨註黃帝爲天子歷年已更陰陽之數以治天下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其道黃帝欲取天地官陰陽此至命體神者所爲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形氣精而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蓋可問可荅者易散而爲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散而爲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其理草木未黃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閒居不以物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極窈冥昏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是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廓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今人死而有升沈之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淪於幽陰化爲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

2182 B 23

耳無聞則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陽根自內固而形可長生也慎內則眞不散閉外則塵不入此爲道日損之意多知則務日益所以爲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者陰陽之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而以爲終極者以人言之耳皇者王之所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也光以言天土以言地蓋得道者出爲王入爲皇無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光在下爲

○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爲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游矣無極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合其德故至人之心若鏡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緡乎有係物意遠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爲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詳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有藏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則是以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殘乎老子曰道甚夷而民好逕又曰益生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揠苗者哉此所以上悖日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以必靜必清則於外生得之矣故又

○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默則視聽不可見聞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寇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爲者形精之蠹故必靜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精此所以貴閑愼而不貴多知也陽爲顯故遂於大明之上陰爲幽故入於窈冥之間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和之至也合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夫道前無始而後無終與有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體者異光者陽之精土者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爲上而已萬物生於土又反於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合其明與天地爲常則合其德當我緡乎與我合者緡而爲道遠我昏乎與我遠者昏而爲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其枝葉以傷根柢此則深根固蔕以存枝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眞也必傷殘矣自

○而治天下陽炎陰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廣成始告以窈窈冥冥强名道之精昏昏默默强名道之極不以色爲色不以聲爲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倩則精不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故無思三者皆眞故神住形留也愼內則虛心閉外則塞兊蓋懼夫多知之爲敗故能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

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日強純一則沖和之所聚故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李溶風天元主物溥云千二百謂之大剋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知誰子豈有極上爲皇而下爲王域中之大也上見光而下爲土同一物也萬物自生自滅吾亦倏來倏去太虛之門無窮造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地爲常不自異也物之當我如絲緒絡然而不覺物之遠我如暗冥昏然而不知人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獨存吾有不亡者是也

○鬳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然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爲物害矣雲不聚而雨此有而彼無不待黃而落失時也窈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爲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動搖則可長生今修煉之學原於此無勞無搖此無與多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內不動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也不識不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窈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無測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亦指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爲皇下爲王如天下篇內聖外王皇無爲王有爲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爲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懵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於土神奇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若離去人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也緡同冥昏暗也當我迎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山也爾雅北戴斗極爲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斡運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聽命焉廣成子或云老子亦不必泥迹但言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荅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黃帝退而閒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地陰陽則有人有

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筭斯爲無窮無測
而人以爲終爲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覩
其不化者耳上爲皇而下爲王此以得
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
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爲土言
失道之人精魄化燐大骨肉歸塵土是
爲塵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
昌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
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爲
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
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
者緡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乎冥
瞎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
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静
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
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
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
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
奇尚怪設爲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
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騁
求車於大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
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
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
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形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三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
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
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
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
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
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
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
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
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
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
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

難顧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故内足者舉目皆自正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是以為民所倣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也自然得解獸群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靜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迹亂之所由生也噫毒哉歎治人之過深僊僊坐起貌嫌不能憒然遠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付之自然則無為自化同乎溟涬與物無際莫然無魂坐忘任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闚失其自生默而知之常自得也

呂註雲將以澤天下為已任者扶搖之枝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願合六氣以育羣生則有意乎澤天下曰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為猖狂則無為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為天則無為物則無知有知有為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為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為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僊僊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為而物自化隳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為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與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為一以至終身不離無問無闚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闚其情猶物之方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疑獨註雲將雲主帥鴻蒙陰陽未判之氣扶搖指風喻其無形遊者任其自適列子所謂至遊是也雲將未見道體故指時事為問而願合六氣以育羣生鴻蒙曰遊未能無對次則仰視曰吁已無對矣未能無示終曰吾弗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道之極致也鞅掌謂制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亦自得舉目皆正而無妄矣其所覩如此

我又何知蓋以不知為知是真知也天有經物有情亂而逆之玄天所以不成玄者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性命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亂今強治之是解其羣而使夜鳴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以理鎮之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為而無不為離形去知同乎大通人倫物理混而為一故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物云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滅空性無壞故至於命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則道離矣始有所制於是有名性命所在於是有情名與情皆非神人復命之事無問其名則名不害實無闚其情則情不勝性物故自生言萬物之理得矣雲將聞言而悟天指鴻蒙降德示黙皆言神人接物之意得無所得故起辭而行

碧虛註雲將主雨澤之帥東遊行仁惠之方扶搖之枝風先所經鴻蒙元氣也遊者元氣運動之謂上不降則下不昇五運乖則六氣悖有宋之野膏澤之所也不知所求則於物無係不知所往則縱步無心物雖衆多羣分自正朕又何知哉雲本無心而民隨之即有心也將不得已而民放之則有迹也有意變常則亂任已役情則逆既亂且逆天理難成故山林無靜景林藪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致也心養謂以心惻養無為則養心有為則心養心非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涬溟光景俱滅歸於窈冥渾沌不離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闚哉在黙何求云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鬳齋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有羣生之問與前章黃帝之問同鞅掌紛汨無妄真也紛汨之中而自覩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民之放以我為法也天經物情皆自然以有心為之則亂逆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虛也猶云先天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哉僊僊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為而物自生自化將從前聰明皆吐去之倫與淪同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涬溟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闚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為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道得其所得拜謝而去也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爵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君在宥之化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問天地

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知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洎再遣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言求諸己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鞅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常逆物理敗其玄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再願聞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闚情皆屬乎知倘能絕此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爲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爲己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庇癘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爲衆儁者皆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不能相出矣衆皆以出衆爲心而我獨無往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多故因衆則寧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三王之所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已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既塞己何由通故一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君不知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言不能用物即是物耳不足以有大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明其自爲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獨有斯獨矣且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

○

也若信其偏見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一物耳非獨有者也夫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爲主應者爲配處乎無響則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也挈提萬物使復歸自動之往卽無爲之至矣以遊無端則與化俱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俱新故無始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已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

○

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任其獨生者也

吕註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於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王之興君臣之相與固有以是爲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黄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

○

皆以大物爲患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閡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

○

矣無已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疑獨註惟至於命者喜怒好惡皆出於正若同乎已而喜之異乎已而惡之此欲以出衆爲心曷嘗出乎衆哉惟學以窮理思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衆而在萬物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衆人之知以安其心則已之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合衆技以

○

成已之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三代之王爲國而受其利末必有害後世襲其迹而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成人之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爲人所有者皆物而有土爲大今有生者雖至乆不能生生有物者雖至大不能物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聖人不物於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

○

非無也明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所因而往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而有也至貴者莫之爵而常自然無所受命者是矣大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響之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其性命而爲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

獨有至貴則論聖人之道也處乎無響故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靜也挈汝萬物同適乎至靜然後出而應物於撓撓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乎無端出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矣樂其意然後能頌得其理然後能論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言可者僅可也莊子論神人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孟子相表裏大同則公而無私故能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有非常有無非常無故觀有者不見○其無觀無者不見其有不見無是溺於色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皆倚於一偏而非全也故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昔之君子施之於今則泥矣天地之友施之於天地之父則不通也

詳道註古之得道者虛其心弱其志心虛則無分別之妄志弱則無夸企之非如是則和光同塵豈以人之同異於己而為之喜惡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俗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己所聞之異則衆之千百皆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衆技衆矣雲將猖狂而民隨所往皆以出衆為異至於災及烏獸禍及昆蟲非夫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物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官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有大物者不能無之不物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者又非物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實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歸於至貴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影固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響固無情於聲聲至則響應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應也清濁大小不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如此故有問應之盡其所懷不惑愚也為天下配不為主也處乎無響則其默足以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之撓撓與鞅掌以觀無妄意同遊乎無端與遊乎物之終始意同形者生之質軀者形之別頌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以究其本合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庸有有己之累哉

碧虛註大人者聖人之總名大人以自治之道提挈萬類適性而動歸乎本無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美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已則藏物物我都忘惡得有人○之君子未能忘形若自忘者始能化物也

鬳齋云欲人同己而不欲異己是以我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出於人皆歸向而後安則雖欲出衆而不出乎衆矣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知此而欲為人之國是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患害也以此謀人之國是以僥倖為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此分明譏當時歷聘遊說

○

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爲自然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之理有問於我則盡此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與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無已貌挈舉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爲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惡異而喜同重己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

○

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廿六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乃衍文奇筆恐夫有土者之不知盡警其爲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違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響讀同嚮言居無不在也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

○

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着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説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覩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覩無之人而尊之覩無則絶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覩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響字舊無它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嚮猶方也養生主砉然嚮然讀同響應帝王嚮疾强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肴差誤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形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四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夫禮節者忠於係一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執意不為雖神非大況不中不一不神者哉故聖人順其自為自然與高會也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恃於仁則不廣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之自為而不○輕用因物而就任不去其本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任萬物之自為人道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同乎天之任物自然居物上而各當所任君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也

呂註人貴物賤賤則宜若可以不任而不可不任也故因於物而不去以其賤則莫足為而不可不為其為也輔其自然而已君尊民卑卑則宜若可以不因而天之視聽猶且因之故恃於民而不輕通變之謂事非觀未然則不能知其匿也故接於事而不辭制而用之之謂法法非妙道而天下以為分故齊於法而不亂仁則君子所體而行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故薄於義而不積仁○本孝弟義以利物義踈而仁親親止於父子虎狼之所同非所以為至故會於仁而不恃禮以節民心為事而無一物不由則不可不積故應於禮而不諱德者性之所同有不明於天則不純故成於德而不累莫非道也所以為一然而不易則萬物之應不備故出於道而不謀無為則天之所以為神而有不為則非無為之全故觀於天而不助向之所論絕去聖知擯棄仁義與夫符璽斗衡之末皆欲焚破剖折而無

遺此則自天道之精微至於事法之匿粗皆不可無何也夫天之所以神也一喣而萬物盈一吹而萬物虛其所以成物一而已矣莊子猶是也向之所言則一吹而萬物虛之時也今之所言一喣而萬物盈之時也亦以成物而已此其所以體神而入天也歟夫道一而已不明於天則不能無爲而不純於德由人而下猶可强焉者也道則有天有人不通之則無爲有爲皆無自而可不通且不可況不明乎無爲者使○物有爲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爲而尊者也有爲者貴人無爲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爲而累者也莊子非深乎涉世而有爲者而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效知其得失實在此而已矣

疑獨註物至賤也不以其賤而不任其自然民至卑也不以其卑而不因其常性賤而不任是無物也卑而不因是無民也天下其可無民無物乎夫事不爲則蠢壞而難興不匿則太煩而害道法不粗則民不

知不陳則世不畏也義路也遠而可遊仁宅也近而可居然義不可以不居者以其不可無仁也仁不廣則無以博施濟衆不親則愛無差等禮不節則放而無法義不積則薄而不厚德不高則無以異衆人不中則不能與有足者皆至一則屬數道之散也易則無窮道之變也道無數則學者不能窮道不變則萬世受其弊天不神則功不妙不爲則物不成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是也此十者由用以入體之序聖人○與天合故觀天之自然而不相助德出於性因而成之而不以爲累也謀者指事而言顯於道以應物豈指事而言哉會者自然相合恃者心有所賴與仁相合與性爲一故無所恃也義者因理而動諱者言違於心薄於義而不積大義也應於禮而不諱大禮也事成則接之而不辭法成則齊之而不亂民爲邦本恃之而不輕物爲國用因之而不去此一節言聖人因體以致用之序任其自然而順之者也物生於道

道統乎物聖人爲道不爲物而物物自遂故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荀子曰精於物者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蓋欲其精於道而不役於物也古之言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明乎在天以求乎在己則純於德矣苟不通於道無所往而不滯礙大道散而有天人之分君無爲而在上天道也臣有爲而在下人道也天者自然人者使然人而非天者有之未有天而非人者也

詳道註有物而後有民有民而後有事有○事而後有法行法在義行義在仁禮所以節文仁義者由是而至於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一而不可易者道卒乎神而不可不爲之天此由人而入乎天也及由天以之人則德自得者也道施諸物者也民有物者也物有於民者也不明於天者以人賊之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以事汩之故無自而可然則不明於道者又豈能通道哉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良匠無爲於斲木而有爲於運斤良

御無爲於布武有爲於攪攘然則爲人君者豈與下同事爲人臣者豈與上同德哉經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君坐而論之者以言臣作而行之者以能此有爲無爲之别也

碧虛註物無棄物不可謂賤而不任用人無棄人不可謂卑而不就使事有顯晦不可謂隱匿而不爲法貴適時不可謂粗迹而不陳義有裁斷不可謂近遠而不處仁者博愛不可謂親疎而不廣禮能治亂不○可謂撙節而不積德有高下不可謂中順而不高道之虛無不可謂守一而不易天理自然不可謂神妙而不爲觀於天而不助至因於物而不去又覆衍前十條夫外物弊弊何足云爲而有生所須不可不爲昧於天理者專禮法滯陳迹喪已於物者無自而可也不言而在言所以爲尊受役而居下所以屬人王者法天無爲臣下事君有職天道人道勞佚不同若不察而倒置亂自此始矣

庸齋云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道爲貴物爲賤人豈能遺物哉道爲尊民爲卑君豈能離民哉明白者道也以之對事則事晦匿矣然亦豈能盡遺世事故不可不爲道精而法粗法豈能盡棄故不可不陳言義則去道遠而義豈可去故不可不居仁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故不可不廣禮有節文似於强世故不可不積德者人所同得然有當自立處雖與世和同而不可不高也一於自然者道然有當變易○處故不可不易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固不可知然人事不容不盡故不可不爲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成於德而不累積以爲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誅不計度不恃不自以爲恩薄迫近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不諱不拘忌不讓無所退縮不亂有簡直之意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提起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精者爲道粗者爲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若以道心皆不足爲然有不可不爲者此便是人心處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爲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不通於道即是不明於天故無往而不窒礙也無爲而尊者天道自然有爲而累人道不容不爲者也上句屬道心下句屬人心累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以道心爲主也臣者人道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遞相爲○君臣其有真君存焉是矣此段自賤而不可不任至篇終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下篇同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余謂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之義次叙事法義仁禮德皆不可不爲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闕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操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

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爲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爲而不可不爲然則物之於人難去也省矣但能明於天通於道純於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爲之累矣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唯不通乎道者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别○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爲陰陽也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以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爲人臣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宥衆爲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悟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僨亂人心不至於竄壞從○容無爲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服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者罪在攖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植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别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爲者耳

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一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象註天地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而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爲之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而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得其能而治矣上無爲則天下各以無爲應之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道不塞萬物自得其行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物之所不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通天道順則本末俱暢一人垂拱玄默百姓比屋可封故一無爲群理都舉矣

呂惠卿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小大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則是以真君君天下物其有不化者乎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宜矣誠知其莫不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在我而已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萬事莫不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則出於吾心而已

林疑獨註萬物生於天地人卒靈於萬物○天地未離乎有形人物又形之至繁而不可勝數者然其所宗道而已矣其化均者若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其治一者若天下之動正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爲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揚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爲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爲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爲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

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爲尚
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
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
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
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
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
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内非
其言之太早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
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
○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巳矣技者事之
末故兼於事事者義之末故兼於義至於
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
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
萬物至繁且廣而使之自足自定自化者
本於天道無爲而巳故明足以畢萬事幽
足以服鬼神也
陳詳道註天地至大其化均於無爲萬物
至衆其治均於自得則人君之所以治人
卒者豈外是哉君原於中而不可不高之

德成於神而不可不爲之天則其爲實未
嘗爲也故古之以道莅天下者任其自然
而巳君之用天下也以言臣之爲天下用
也以能君臣之合有義萬物之交有應然
言非道不正能非道不治分非道不明應
非道不備則凡見於云爲之間者無非道
也藝則有所極技則有所工技兼於事而
義存焉以事兼於義故也義兼於德而道
存焉以德兼於道故也明夫本末精粗之
相兼則稊稗瓦礫無非道人與萬物無非
○天居天下者豈它求哉推此以畜之而巳○
夫情之無欲也行之無爲也性之淵靜也
無心者能之是以一之中未嘗不該萬萬
之多未嘗不歸一傳曰能知一則無一之
不知不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此聖人抱一
所以爲天下式侯王得一所以爲天下正
無心得而鬼神服也宜矣
陳碧虛註天地無心所以均化物物自治
所以齊一衆各異業唯君無爲原於不德
成於自然也天德者自治而有妙用存焉

以自然之道觀世之言教清靜無爲者其
君必正職分不越者君臣義明方能稱任
者其官必治周覽萬物咸得應用者庶可
備具矣道者虛通昇乎上德者柔順降乎
下義者流行通乎物事者應治役乎人技
者隨能應乎藝故技兼於事則治事兼於
義則適義兼於德則順德兼於道則通道
兼於天則合乎自然矣無欲而天下足三
句即道德經無欲而民自朴無爲而民自
化好靜而民自正混玆三者通乎一真○則
○事無不畢神無不服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其化均者皆是元氣萬
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巳人卒雖衆主
之者君而巳天之與我者爲德人力無加
焉人君體此則無爲自然天德玄遠玄古
猶云邃古也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
有此分則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巳陳貴
賤位矣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隨能而盡其
職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耳萬物未嘗無對
上下前後各各相應皆出乎自然天能覆

能生地能載能成通同此德也故萬物各
具自然之理上之所以治者禮樂刑政皆
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
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事藝粗者精粗皆
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
道道即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
音同而字訛

○褚氏管見云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
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
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

○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强名曰玄
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
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
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
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
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
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
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
天地者德與天地合德也行於萬物者
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上縱意
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
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
者無它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萬物
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
惡得而不定哉又舉記曰者古書有云
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
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
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天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
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
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
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
此言自言乃真德愛利之者任其性命之
情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
成大耳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我無不同
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
不可謂立道非偏物故内自得心大則事
無不容沛乎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
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富貴來寄心常
遠之壽夭兼忘所謂懸解況窮通之間哉
不私世利委之萬物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不顯則默而止蛻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
體道而無爲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
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
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
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
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
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
而已反求諸已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
則已刳之效沛乎爲萬物逝周行而不殆

也若然則藏金珠於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夭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已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疑獨註刳心去其欲而使之虚也爲者人也無爲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知所以功此無爲而爲也言者聖人不得已此無爲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愛利所以爲仁能同所以爲大寬者能容不可畜之物富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循道而行乃能事事謂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喪矣明此十者則心無所不包沛然與物往所樂在内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爲有不以天下爲泰若以爲顯則明矣不顯則闇然而日彰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則與造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

詳道註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萬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己顯終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虚註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流注充塞太空唯靈府虚者方能容納爲自治而爲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爲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内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内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患不完矣

庸齋云刳心去其知覺之心也爲以自然謂之天得於己者謂之德無爲言之謂無所容言異者亦同曰不同同之崖異有迹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富所執之德各有條理之謂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道而行無所不備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明於此十者包括萬事皆歸我心則此心之大無外故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藏金珠於山淵藏富於天下也不以壽夭窮通爲榮辱不以一世之利爲己私人亡弓人得之之義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黄屋非心也胷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一故曰一府死生無變於己故曰同狀也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爲能言所以爲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爲自然人能以無爲而爲則合乎天道以無爲而言則爲己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者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事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爲人斯能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爲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世利爲己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爲己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刳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形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本立而知不逆然後其德彌廣心由物採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故窮其源而後

能物物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忽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爲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跡明知通於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爲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强謀也夫道之爲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疑獨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深漻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託淵水以明道金石不得無以鳴亦在考之而已蓋鳴由寂彰聲由考應至幽而不可測故萬物孰能定之素逝則抱朴而往故不從事於務也事者道之末神者道之本去末立本故其德廣有物採之言應而不唱形不自生所以生者道生不自明所以明者德存形以明○道所以踐形也窮生以立德所以盡性也故其出動也萬物莫不從之此謂王德之人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道之極致也故深而能物神而能精其接物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道之所以無窮也

詳道註道以清靜而有神非感則不應金石以清靜而有聲非考則不鳴其應也萬化相推而無方其鳴也五音相變而無窮孰能定之哉道物則失已辭事則失物聖人因於物而不樂通接於事而不敢辭故能定能應也譬夫木有火不鑽則不發土有水不鑿則不達而水火之用常周于天下者以其能應而已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心之出有物採之也世人不明乎此弊弊然以物爲事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莫不攪而有之其弊至於亂天經逆物情而不知已可不悲乎夫存形窮生非忘形生也而忘形生者始於存與窮立德明道非忘道德也而忘道德者在乎立與明如是○則可不出動以同民吉凶之患故忽然勃然而萬物從之冥冥見曉視不以目而以神也無聲聞和聽不以耳而以氣也深之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焉不以物忘已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神之又神出而與物通矣而能精焉不以物累已也與易利用安身以崇德同深而能物故至無而供其求神而能精故時騁而要其宿也

碧虛註水之幾於道者其居也淵乎其渟

其動也漻乎其清猶金石不考不鳴物有其性因而求之乃可得也質素獨往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歸根復命也知通於神知常曰明也德無不被故動涉真趣為物取採也道體生物德用昭明善存形者必能究生之理善建德者必能獲道之微是故德業蕩蕩其出無形其動無迹冥冥之中見曉聞和寶玉久藏夜闇有輝煥之景精神內韞靜默有靈光之祥能物能精謂恍惚妙物窈冥真精也至無而供其求無為○

○無不為也時騁而要其宿動極歸乎靜也大小長短脩遠一貫之以道而已矣

鬳齋云金石能鳴自然之天人之考擊亦天機也庸詎知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素逝素朴而往恥通於事能之而不為本原即物之初心出謂應物採之猶感也凡有形生皆同此道然非自得於己則此道不明言不知存我之形以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自然之道非聖人不能也忽然而首出庶物勃然不得已而動萬物從之猶云萬物覩也見曉聞和亦自見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應乎物言其能精能粗存於我者虛應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時出而用之要其歸宿不可以一言定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意方足

道之淵乎漻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

○往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為器知通於神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己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善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逝曰遠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脩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逃乎此也脩遠當是近遠鬳齋之論得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得真者非用○

○心象罔然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至理有乖急欲反本妙道已喪矣彼無不聰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强云得之耳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鬳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知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爲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唯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爍地靜則凝聚動則散離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湫而失其位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爲凡以得珠而不知其爲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後得之蓋欲人屏除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之士當從此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爲天子聰明過人則使人跂之而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過彌甚矣故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强禁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異形可同斯迹也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與物乖矣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將興事役之端使物牽而制物指麾動物令應上務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宜與物逐而不自得於內今日受其德明日承其弊未始有常何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而禍之由恒非能簒齊國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齧缺之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爲合於無爲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

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無爲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損之者非衆父所由出故不可爲衆父父也蓋謂不能無知則堯桀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是知以知治國者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疑獨註齧缺之聰明睿知徒知大道之迹又以人爲而受天自然之性失之遠矣夫過生於聰明又爲知以禁之其過愈生而不可禁也本身異形則未能忘形尊知火馳則勞神奔逐緒使興事役之端物絯任知以礙物也四顧而物應使物歸己也方且應衆宜應物之宜也未能與造化冥與萬物相逐而化若然者皆不出於自然知有時而盡力有時而窮本苟其德復承其弊而未始有常也雖且應衆宜與物化而未知大道之本故曰有族有祖可爲衆父而不可爲衆父父衆父父者有祖之謂也

得道之真則無治無亂任己無爲則非禍非賊若徇於有迹資於聖知不免爲禍賊也

詳道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齧缺齧物而缺之也自聰明睿知至未始有常者齧也自治亂之率至南面之賊者缺也族其所歸祖其所始也古之臨民者未嘗不以聰明睿知而其妙至於神武而不殺然後爲至今齧缺聰明睿知而已所以可爲衆父而不可爲衆父父也乾爲萬物之父衆父也太始爲乾之父衆父父也衆父治天下者也衆父父在宥天下者也在宥則無治無亂治之則亂生焉故曰治亂之率也明此以北面則非臣故曰北面之禍明此以南面則非君故曰南面之賊也

碧虛註恃聰明則福鮮性越羣則害多以機械之心望純白之應則遠矣其可與之配天乎彼且恃君人之勢而慢天理自尊貴其形而運知速作法束物周覽衆務以一應萬逐物不息何足以合自然然術有始末政教嚴峻未能忘迹可以戡難定禍而難爲臣下所謂以知治國者是也

鬳齋云配天謂王天下聰明睿知給數敏捷此其過人處修人事以應天故曰受禁過猶持心而未化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止矣乘人而無天知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以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用之有若火馳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曰緒使物絯爲事物所拘礙也物來必應各度其宜爲物所汩而失其自然之常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衆父者出於衆而可爲父衆父之父又高一等矣率謂將帥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以此以爲君爲臣皆有患害也

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

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誅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絯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遂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嘗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為衆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此夫齧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邪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須齧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蟣蝨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形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鷇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自蹈大方脩德就閒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不閒也故至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與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鷇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疑獨註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為財所役而多事壽則為生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為

之德適所以爲有生之累耳封人曰始也
以堯爲體道聖人今舍有趨無適爲賢人
君子矣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
人何事之有鶉居無常鷇食仰物而足
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乘善天下
脩德就閒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
則三患何由至哉
○碧虛註多男而授之職令各自治也富而
使人分之藏金珠於山淵也鶉居不營巢
穴鷇食無求而飽鳥行則無留迹與物皆
昌乘時立事脩德就閒雌靜自守也脫去
麈濊躡景乘虛白雲喻道炁帝鄉真境也
封人所祝世俗所貴堯不惑而辭之隨而
再問封人曰退已將有忘身之深旨乎
○鬳齋云富壽多男人所欲也學道者則以
爲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
墮地便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
人也鶉居無定所鷇食非自求鳥飛而無
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
生脩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
之意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謂少壯
老即楞嚴經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
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輿趨而辟荷篠丈人
至則行矣亦此意
大哉堯之爲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
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
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
美歸以報上以爲道之可獻者也而堯
則俶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
言之爲道之贅及觀其以九男二女事
○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
百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
外矣封人之諭宜合於堯之迹則亦堯
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
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文
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
侯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
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
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閒是以雖有天
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
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同一堯耳
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
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
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
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
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弊起於堯而
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
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
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
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秃堯舜之脛豈獨
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
聖棄知之意焉
呂註古之稱禹者以爲神禹德至於神則

其於堯舜宜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言此者明君天下以德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

疑獨註伯成子高當堯而爲諸侯至禹而退耕於野蓋謂堯治天下以無爲民不待賞罰而有所勸畏今禹用賞罰民且不仁德衰刑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廢吾農事用力而耕無復回顧也

詳道註玄古之民實而不知其爲忠當而不知其爲信爲善無近名而不知有所勸爲惡無近刑而不知有所畏堯雖不賞不罰而民勸畏方之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矣又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以德衰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賞一人而天下悅善賞也罰一人而天下服善罰也賞罰少而悅服多謂之不賞不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也

碧虛註堯舜禹之治天下猶道德仁之利萬民其利廣博而伯成子高之論亢志絕俗端方不屈若此真王者之師也言訖而耕俋俋不顧有務農崇本還淳反朴之意

鬳齋云此言世變愈下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賞罰而民不仁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借三聖以言之

已上經旨顯明諸解詳備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而未有物理之形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莊子所以屢稱初者以其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又何營生於已生而失其自生哉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以不爲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爲有物有物而養之德小矣無心爲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而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初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它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槖籥喙鳴合與天地爲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緡緡非斷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呼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疑獨註太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既無有名將安寄一者道之所以名物之所以命其得而有莫得而無一之所起起於至妙未有形也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故謂之德得其在我者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且然無間此物之命也且者不可以爲常之義物有生則有形生出於命形出於生人之有生則與道同體有形則與道合容留動者陰靜陽動而生物物之成就則自

○然生理故命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之理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前性顯於神之後也天下失性既久聖人教以脩性性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於德則冥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無物則虛故同乃虛虛而後有無窮之體故曰大大者有爲而未嘗爲故合喙鳴喙鳴者無心於言爲之間也喙鳴既合蓋以事業合天地天地與我而我與之合也○與天地爲合者豈知之所能爲哉緡緡若昏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順聖人之道極矣

詳道註自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自一之所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雜乎芒芴之間太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有大初故有一而未形有太始故物成生理有太素故各有儀則有一而未形其精甚真是也未形者有分其中有信是也且者方

○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形體所以建神而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莫不有儀象法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儀則人之脩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脩而後德至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則復歸於嬰兒大人之事也合喙鳴喙鳴合而至於與天地爲合則復歸於樸聖人之事○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也至於神而無以加矣

碧虛註有則非初強名太初一之所起尚未有迹有迹則屬元氣矣靈光之物卓然而生謂之德氣降未兆清濁已分所禀無有間斷謂之命一靜一動化生萬物物成生理故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自然之性反初生之德德同太初乃虛乃大而無邊際也合喙猶脗合脗合自然其鳴無心所謂終日言未嘗言也喙有

上下如天地之合塞兌閉門妙理沖默至德實深同乎大順之道矣

劉槩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之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一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流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實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鬳齋云太初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起也一便是無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又分它不得故且然無間無間便是渭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運動生而為物則是動者留於此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成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詩有物有則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知之意脩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至則與○無物之初同同於初則虛虛則大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不言也鳴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緡緡猶泯泯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

一氣未兆無亦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為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具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為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覩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而為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命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為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唯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覩世俗以此為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物各有生理唯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脩令謂脩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耳喙鳴即鷇音之義鳥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

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爲合非有心有爲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緡緡若昏猶子母氣應啐啄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於此留動說之不通應是流動猶云運動也音存而字訛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形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四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郭註强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性情矣懸宇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有治在人不在乎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以齊物爲事離堅白若縣寓則以辯物爲事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則可不可然不不然曷爲其不可哉然以是爲事則是知齊而不知其所以齊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雖未甞離而離之若縣寓胡爲而不可哉然以是爲事則是知辯而不知其所以辯也此二者雖相反物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矣是以爲聖人乎能有所技則勞形思有所係則怵心猨狙之便則以技而勞形也執狸之狗則以思而怵心也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在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凡有首趾無心耳者不害其爲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奚獨至於人之無知無情而疑之哉苟爲無知無情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

無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其所以皆存者盡無而已矣苟爲盡無豈而所能聞而所能言哉則其動止死生廢起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者有起於六目何以齊與辯爲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治者其在人也忘物忘天其名忘已忘已之人是謂入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亂矣

疑獨註有人治道若相放效制物以已可乎不可然乎不然不知以道自信徒以堅白自鳴言我能離堅白之説若縣寓高顯可比聖人乎答以此不過以是非相易用此技藝係累其身勞形怵心如狗之係頸而獵猨狙自山林來皆失其常性者也遂告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首趾猶云天地大道之窅冥不可以聲聞言盡凡有天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耳者衆矣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爲有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既忘物忘天何暇於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爲忘已如是則冥於自然之理又何必張縣寓之辯哉

詳道註可不可然不然此倒置於所爲者也離堅白若縣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以其能執也故不得適其適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能便也故不得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自無以觀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盡無非有死生廢起也所以有是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已則無所不忘與夫設倒置之能張縣寓之辯者固有間矣

碧虛註可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縣寓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覩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庸齋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離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寓之間胥易技係解見前篇成思者爲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爲人捕而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項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凡動止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不自知耳因人事而治之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已忘已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天爲一矣

今有人焉若放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

以律衆興教化以導民而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物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懸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乎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圖以能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猨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明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無形無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爲於其間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以附之舉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因其自搖而搖之雖搖而非爲因其自蕩而蕩之雖蕩而非動故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涬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心居者不逐於外故德同也

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爲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爲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爲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爲而萬物化矣

疑獨註蔣閭葂以必服恭儉拔出公忠爲輯民之要季徹以其未能安於無爲自然故局局然俯身而笑且若以斯言治國是自處至高以聳動天下之視聽使物皆歸之投迹於臺觀之下者衆矣葂聞言若失願言其流及於下風而自化矣季徹告以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之自然如風雨

○

揺蕩萬物而使之成教易俗也外物入害其良心曰賊心賊心既滅則獨志進矣獨言其無偶而不累於物若性之自爲而不知其所由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神人之治也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豈以堯舜之教民爲兄而以己自然之道爲弟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心居則不逐外物也

詳道註必服恭儉非無爲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爲無爲則天下無疵薾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揺而揺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爲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捐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濡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該乎衆此所以神人懸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螳螂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濡沫之論與

○

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饋漿驚其誠南郭子綦以知而鵲之爲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爲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爲至也

碧虛註恭儉公忠非無爲也危其臺觀非安穩也尚賢則僥歸迹衆則偽集民之揺動聖人因而任之民之放蕩聖人因而安之使教成俗易則賊害之心隨化絶滅民各進其己志若性之自然也兄堯舜之教者尊其聖知民溟涬然弟之者下之散漫○不明也今既民安其自然何用尊堯舜之聖知而使民散漫哉欲同乎德而心有所著矣言其有所尚非自然也

鬳齋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任大也其自爲處者言自然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臺觀以示人人往歸之投足者衆矣言以名聲自累也揺蕩猶轉移賊心有爲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既成教易俗滅去私心而進於道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爲上之化以堯舜爲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民而弟之溟涬有低頭甘心之意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有爲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爲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爲而化者滅賊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揺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攖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爲兄溟涬然弟之哉溟涬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祛有爲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絶聖棄知之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脩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淳備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背今向古羞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脩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者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斬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其以機械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為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謂必無為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

而不爲累也矣
疑獨註搰搰然用力貌前輕所以入水後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㨖械者機見於器事者機見於爲然皆起於心機事外也機心内也凡有諸外本於内心主中貴虚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夫不定則爲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槔之械羞而不爲耳自博學至貫名聲於天○

○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則無心隳形骸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事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知故見假脩至道而心惑之聖人之於事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力寡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蓋孔子之襲諸人間者耳故訝其今徒不然而見其神全者聖人之道至於極致則同乎天矣故出則與民並行而民不知其所往芒昧乎其性淳其行備世之所謂功利機巧者皆出於人爲此人之心必忘之矣此子貢之心不明而以假聖人之道爲真也夫聖人之志無之無不之聖人之心無爲無不爲顧天下之譽亦非不顧天下之譽受天下之非亦非不受天下之非得其所謂得其言之意失其所謂失其言之意也然不顧天下之譽易不受天下之非難漢陰丈人非○

○其志不之非其爲不爲則未能忘非譽故有所不顧不受也若聖人之性雖天行不加窮居不損及其應物則亦隨時而已今夫人之徒不以天下之非譽爲增損未知其心果何如耶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之說故以彼爲全德之人而自爲風波之民若以夫子觀之則彼猶蹈一偏之弊也渾沌者離乎形氣數之强名術所以對道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内而忘外皆非聖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則不知矣無爲則顯無爲復樸則不知矣體性則與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與人爲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固驚邪言汝亦不知而不徹也則真脩之與假脩可見矣

詳道註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則機械何自而生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周萬遊内以應外人之所爲不可不爲器存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械在物而不在心○

○機事在時而不在械曠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違天違人而不爲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識一而不知二治内而不治外此假脩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患也至人之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離脩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淺矣又況假脩者乎

碧虛註子貢謂爲圃者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是果與衆異邪功利機巧必

不入斯人之心矣非譽不受如渾沌也風波之民易動搖也渾沌自然脩之則非真故云假也一謂體二謂用脩心者靜境治外者同塵體性抱神以遊世俗此古之民也渾沌無竅則鬼神莫識況於人乎

鬳齋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所以不能載道也擬聖慕聖人於于自大貌獨絃哀歌言人不己知而自誦自說或比之擊磬於衛則非○夫忘神氣猶黜聰明墮形體即忘己也汝○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卑陬慭恧頊頊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往此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譽且不顧況於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也渾沌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內心也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爲則復歸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抱神與神爲一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也

含勞就逸人之常情慕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沈者豈土木。。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畎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睎其勝己者何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作色而笑笑當是答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爲因而任之使物爲之則不化矣指揮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故也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又願聞其所以迹答以乘光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爲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爲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爲一寘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幾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謂乎欲其出而治民故願聞聖治言官則知拔擧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言行出於自然則天下俱化手指目顧遠民皆至言聖人出而爲治也無思慮忘美惡以其無累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爲悅非自給也嬰兒失母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用飲食不知所從來言無求而自足也上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光之上而乘之形影莫覩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莫之致而至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爲一故曰混寘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人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也

詳道註以言則諄諄所以應物以道則若昧所以實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拔擧而不失其能與拔出公忠之屬同乎撓顧指四方俱至與投迹者衆同此謂聖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無慮至飲食取足通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屬火火無常形乘物而有物存則光物盡則亡神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乘光照曠亦若此也

碧虛註大壑即東海注不滿酌不竭以喻道源無窮無所宜無所能不見其情行所不爲者治之要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蓋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無慮用心若鏡故四海願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也行而失道所向皆安也遊心於澹故物鏡而自至合氣於漠故腹充而忘知此有○德者之容也上乘元氣之光乃無光也光既無矣形何有哉此謂照曠太虛一體也得天命則物情盡樂內忘外萬物復情各歸其根此謂混寘靜曰復命之謂也

鬳齋云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得宜拔擧得賢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爲天下自然化之矣擧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即

是不思善不思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
之意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無意於
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
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
地之外日月之光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
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照晰也致極乎天
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
事無累於我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
則萬物與我爲一混冥即渾沌之義
○
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慕其往
○
酌不竭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
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
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
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爲行
者言者皆出於自爲而無矯揉之弊以
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
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
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
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
其所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
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
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常給飲食
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
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
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
而可覩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
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
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
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
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乘光淩虛躡
○
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
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
之情天地之樂換之民心可見天視天
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爲而
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
則我亦忘矣况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
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
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
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
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
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郭註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
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
願各足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
○
君哉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
藥脩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
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
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
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義仁忠信
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
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
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
亂而後治之執不以天下爲事而有不及

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遂人猶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如太古之世使人各○安其性命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糠粃緒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義治之猶藥之治瘍也髢者所以飾無髮醫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而求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世人以為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救人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尚賢則人不爭名不使能則人不爭藝標枝無情於在上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端正相愛之名迹也實者忠之本當者信之本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為一體未嘗離而求其名迹也蠢動而相使言各任其性交相使役不以為賜亦適然耳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無意於行事故也

詳道註瘍之為患非疾之為患患之淺深雖殊其實於藥一也五帝之世非三王之世世之淳漓雖殊其資於治均也由此觀之其可以舜之藥瘍為是武王之藥疾為○非乎莊子以治天下者為孝子以天下為慈父尹文以巳為弟子以天下為先生蓋以天下為心者未嘗不自卑以尊人然後得天下之親譽也然與宵然喪其天下者異矣

碧虛註丹朱不肖有仁聖盛明以代之殷紂殘惡有戡定禍亂以伐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耶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有衰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疑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使役物情自然不以為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鬳齋云滿稽以征伐不及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無瘍何用藥不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燋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盎同○進也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標枝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相愛相親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相使相友助賜猶恩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唯其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

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髢有病而後求醫也夫孝子脩藥此分内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俗之澆薄覩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爲賜友助而無責望之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適者化此其所以爲至德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形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六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

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顧爲惡其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諂諛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善之爲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而善則不謂之諂諛所以嚴於君而尊於親果安在邪謂已導諛則必作色惡其名之惡也而終身導諛合譬飾辭聚衆不免爲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合譬飾辭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爲導諛也夫合譬飾辭聚衆祕爲導諛且不可則夫不知反性命之情而垂衣設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者能言其病其病之者猶未病是猶可爲也至於終身不解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是無可爲者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猶可致譬道與之世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二人惑則勞而不至喻道喪之世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今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則世道交喪無可與明此者民之迷也其日已久則雖祈其嚮此亦莫之從此乃至人之所深悲也大言不入於里耳至俗言勝也以惠子之聰明猶謂莊子之言爲無用則世可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而所適不得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易性也予雖有祈嚮可得乎我非愛其道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强之則我亦一惑而已非致命盡情而兼忘天下者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推則誰其比憂邪譬之厲人恐子似已則道之爲物人心而已而彼獨不得則其疾豈特厲之比身而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豈特子似已之比吾雖釋之而不推彼獨不憂邪

林疑獨註世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皆合於義而子一切順之則入乎諛君之所爲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切從之則入乎諂孝則不諛忠則不諂臣子之盛也爲臣子者以順君爲事而不能以道義繩之則世俗指爲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皆未必是而違君親順世俗則不謂之導諛夫世俗果能嚴於親尊於君乎皆非先王任其兩行之道導者取其意而引之諛者因其好而入之世俗知惡其名而不羞其實猶惡醉而强酒也合譬則善爲言飾辭則善爲文始是而終非本善而末弊出於鄉原之學世俗多從之及其終弊亦不罪坐此所以爲之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爲文設采色以爲飾動容貌以爲禮以取世人之愛此真導諛之人而自不謂之導諛與斯人爲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

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部也折揚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勝之也缶與鍾皆圓擊之有聲以二缶二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皆惑一人雖有嚮道之心詎可得邪知其惑不可解而强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哉醜惡之人尚欲其子之妍則惑者豈不厭迷而思悟邪

○詳道註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然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豈俗固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而莫之傾也導則逆人之過諛則長人之過人皆有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特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衆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適之路也以二缶鍾之聲惑而所適不得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變寡則易以寡惑多則難其習俗之薄以哇聲俗言導之則易以大聲高言入之則難今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庸可得邪

○碧虛註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親順君親則得導諛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諂諛故賢人君子未嘗獨異於世也夫導諛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諛善苟合也以至飾辭聚衆戶外屨滿聖人觀之可謂導諛矣而世人稱美之詎復有罪坐者哉謂彼希意則憾之而不受彼之順顏則恬然受之與夫戕冠博帶文藻語言噓俞俛仰樂人稱譽者爲如何哉可解者非大惑有靈者非大愚終身不解不靈者矜名嗜利之心未剗耳若以己所見解釋彼愚惑我寡彼衆豈不悲哉大聲之不入里耳高言之不止衆心如擊缶撞鍾其音必異不惟聽瑩而又莫知所之矣人人欲悟蓋因不得已而惑於惑則孰與之憂乎厲人恐子似己亦自知其惡也則愚惑者豈無趨善之心哉

鬳齋云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爲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

○在君親則以諫爲是不諫爲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爲之隨其所以爲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爲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世俗同則我之所爲亦導諛世俗而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

設未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靈言其不自知祈嚮趨嚮也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折楊皇華里巷曲名以比俗言大聲古樂脩至高之論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即前言二人惑也或作缶鍾義不可解乃傳寫之誤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必推說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此自解之言厲人恐子似己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到此譬說而句似結不結真奇筆也

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之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為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為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衆以相夸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為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缶鍾當是垂踵二人垂踵惑而不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予雖有所求至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願子之似己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郭註畧而不論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

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囿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為得則鳩鴞之在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自違者觀之在纆繳之中睆睆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疑獨註以青黃之樽比溝中之斷美惡雖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為物皆失其性盜跖曾史行義不同而同於離本失性猶犧樽與溝中之斷耳五色亂目五聲亂耳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亦然困惾雍塞以達厲病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而性亦散矣此五者皆生之害而楊墨離跂於性命之外以此為得不能無困以困為得鳩鴞在樊籠之中亦可以為得矣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冠弁搢紳以約其外內塞於四支者如柴柵纆繳纏也以趣舍塞滿於內府方之柴柵搢紳約束於外形譬之纆繳以況困弊也而自以為得者何異罪人反縛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乎

詳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遂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趣無窮之穢濁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然管夷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以至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耶蓋善嗇者不戚戚戚戚者非善嗇也

碧虛註木生青全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適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逍遙乎塵垢之外豈纆繳囊檻所可執哉

鬳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為犧樽之餘者也雖榮辱不同而同為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惾衝逆人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汚其口也或作噣非厲爽乖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為得矣貶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胷次故曰柴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禮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睆睆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口以詆楊墨也

此段引喻以明失性之弊諸解已詳茲不贅釋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

者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爲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爲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爲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爲得若楊墨之苦觳難爲者也至比之鳩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爲功不在爲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

○後世必有以爲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形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象註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
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
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萬物無足以撓心
斯自得也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
不洞明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休則未
嘗動倫理也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夫
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
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俞俞從容自
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有道為
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進為撫世此又其次故退則巢由進則伊
呂無為之體大矣何所不為哉主上不為
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不為百
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百官不為萬
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業萬民不易彼
我之所能則天下靜而自得自天子至於
庶人彌無為而彌尊也
呂惠卿註天道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
萬物成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
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

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
服之也明於天道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
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
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胷中也雖
吾之自為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為而未
嘗為故也況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
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
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
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鐃之明乎
○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其芸
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
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
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
靜燭鬚眉平中准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
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
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
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
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
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

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幾之變供
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
憊於事為之衆矣其能虛乎虛者刳其心
則轂乎其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故虛
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
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
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
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
不足以鐃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
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
○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
淡寂漠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
職職皆從無為植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
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
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
或退居閒遊或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
本則一也
林疑獨註道無不在故在天為天道在帝
為帝道在聖為聖道天以道而運寒暑代
謝日月迭行未嘗有積故萬物莫不以之

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帝者神之出聖者王之入帝王言其位神聖言其道也明於天故無為而為通於道故吉凶與民同患無為而為者其化通乎六合與民同患者其德順乎四時是以古之帝王雖六通四辟而其所以為德者任其自為而已故其心昧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為動對非世所謂靜也善即所謂性自其繼道以言則善也自其成之者言則性也性者命之在我未嘗不靜而世人所以不得與於此者以其心逐物所以失之唯聖人不以物撓心所以能靜也心譬則君性譬則國君正則國治不正則國亂自然之勢也欲盡其性必先靜心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水靜猶能若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明何所不照此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也心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至於無為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唯其無為則會道於虛虛則實者萬物自然之理無不在焉其為出於無為則向之實者虛矣虛之而靜靜而後動所以不失其動不失其動則無為無為則羣才各任其事當其責使之盡性分之極而已俞俞自得其心所以冥乎至理而忘物我之分憂患不能處死生無所係歸根復命而與造化為一此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北鄉即孟子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玄聖若虞舜側微而玄德升聞素王若孔子無位而尊是也退居閒遊巢許之類進為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迹雖趣時應變未嘗同其為道一也

陳詳道註天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成萬物也而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歸天下也而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服海內也而海內服蓋聖人之於天下達則為帝王之德窮則為玄聖之道書稱堯以帝德廣運而終於為天下君此帝道運而天下歸也孟子稱孔子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此聖道運而海內服也虛靜恬淡者心寂漠者氣無為者神也能致虛守靜心淡氣漠而至於無為此所以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帝王聖人休焉休謂其所要宿之地玄者妙之本素者性之質玄聖素王與書所謂玄德同帝王天子與書所謂俊德同

陳碧虛註體不言者明於天道物變者通於聖委之動植則自然為也昧然弗知則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應物而不蕩非圓寂之靜也隨物攖寧而後成非曰靜也善故靜也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毫髮難隱心靜則有無易照故虛靜則吉祥止而妙道生恬淡則神氣王而虛白集寂漠則靈府寬而真君寧無為則和理全而性命永此非特異也乃天地之平常萬物之至正聖人之所休止也心休則事虛事虛則理愨理愨則性靜性靜則動不妄矣無為則所責不在已責不在已則俞樂而無憂年壽長矣明於此者謂虛靜等八

目是道之寄用無為之事也處上則為明君處下則為帝師周之柱史晉之司冦是也退居閒遊伯夷叔齊是也進為撫世傳說呂望是也君臣定位不相凌越則天下治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別經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段主意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闢猶云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以撓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八字演一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此休則虛即惟道集虛虛則實即禪家云真空而後實有實理之中自有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憂患不能處處猶入也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起八字斷之以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物之初也餘論槩同前解

褚氏管見云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而下為王者是也其自為則入而治己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鐃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准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澌盡而莫救可不哀邪夫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為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為君為臣無不合道進為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效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二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𩐋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順天所以應人天和至而人和盡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𩐋自𩐋耳非吾師之暴仁者兼愛之名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為之妙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矣

○呂註靜而聖自內而言動而王自外而言○無為也而尊則所以臣天下者無事於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所以服天下者無事於文采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為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為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𩐋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以至雕琢衆形而不為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為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為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疑獨註前論聖賢出處之迹不同故此云以其靜而言之均可以為聖以其動而言之均可以為王以之處下為素王以之閑居則十服無為也而貴所謂良貴是已聖人之心未始以天下之器為器抱吾之樸而已未始知天下之色為色見吾之素而已若然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所以自任於性命之內明白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言命與性惟其任性命而與天和所以調天下而與人和天與人豈相勝哉故各

畫其樂也雖樂而不知其所以樂適其自然而已其生也天行適來時也其死也物化適去順也其所以不生不化者豈非天樂哉動靜各得其直故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適今乎天故其動也天德及乎幽故其靜也地物無所累心定乎一出而王天下則萬物各正性命鬼不祟則無天傷魂不疲則神凝而性復矣若然者一心定於內萬物服於外虛其知靜其心推天地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無所往而不適也聖人之心所以能畜天下者以此

評道註言靜而聖則動而王者明之出也動而王則靜而聖者神之降也樸者器之本器於天下或用或捨樸則不期於用捨而常尊素者色之本色於天下或美或惡素則不期於好惡而常貴故樸素而莫與之爭美政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和天地和則萬物遂萬物遂則神鬼寧神鬼寧則幽有所歸明不爲厲所以人歸德於鬼鬼歸德於人而天下明白矣老子云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是也

碧虛註靜而聖動而王皆以無爲爲尊樸素爲美乾坤以簡易爲德簡易者萬物之宗本宗本不失則人事和人事和則天理順而陰陽宣暢矣自雕非義也自榮非仁也自來非壽也自化非巧也不爲它役故曰天樂物物自樂自和則動不爲動靜不爲靜矣心定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攺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養天下者太和而已矣

鬳齋云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若曉然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爲徒和猶合也大本大宗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吾師乎至不爲巧數句先見大宗師篇以爲許由之言此則上加莊子曰顯見是寓言不可作實話看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物化隨物而化也靜爲陰動爲陽波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見曰祟魂倦曰疲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爲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韲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

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它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爲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爲臣亦無餘也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爲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權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用者

亦自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爲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爲誰有爲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爲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

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通順序之道寄當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慮辯不自悅而天下爲之悅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産而萬物化非我産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長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也者

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漠無爲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其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後爲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聖王之道所以闇鬱而不發也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雖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

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刑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内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於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騶語刑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爲本始撅倒則不正以末爲本迕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疑獨註帝王之德宗乎天地故覆載之功大主乎道德故萬物不能移常乎無爲則無不爲矣以有爲而爲則有所不足以無爲而爲則其爲有餘古之人所以貴乎無爲也無爲者爲上之道有爲者爲下之道爲上者以道揆故兼物物爲下者以法守故以物物上不兼物物非帝王之德下不以物物非臣職之任此上下之分也古之王天下者循道而行順理而動未嘗見其有爲之迹知而不自以爲慮辯而不自以爲悅能而不自以有爲德配天地之化育故無爲而天下功神者妙萬物富者畜萬物天能神而不能富地能富而不能神帝王能天能地而德充大於其間易所謂聖人成能者是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形而上者道之本形而下者道之末其本則要其末則詳主道無爲所以執其要臣道有爲所以貴乎詳下之五末是也爲帝王者守其至要主其大本則所謂末者自舉矣爲臣者必分之以職各任其事運其精神動其心術勤勞盡瘁然後事從之而成也夫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法成則末學者從之而起不知所當先者道也故君先臣從父先子從此自然之理神者明之妙明者神之粗天所以爲神地所以爲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分矣春夏先秋冬後聖人因之先賞而後刑也變者離無入有化者因形移易萌者物之達區者物物所以有別也夫萬物生死區別盛衰變化形狀不一者咸歸於自然隨天之序而已況人倫之大者豈不若是哉蓋自然至理其本出於天地其用散於人倫苟失其序則悖天廢人其可以爲道乎萬物待是而存者天莫不由是而出焉者道道之在我曰德以德愛人曰仁愛而宜之曰義先後上下謂之分不侵不擅謂之守形者物此也名者命此也因其形名而任以所宜爲必原其情必省其事然後辨是非明賞罰愚知所處得其宜貴賤所履當其位仁賢不肖各行其能無以彼此飾其情也能各有限名必當實以此事上畜下以此治物脩身則知謀無用而歸於自然其治所以至極也舉書曰者逸書也有名者皆因形而命之此道之所以散若寘之以道則長於上古先於天地未嘗有形未嘗有名故非所以先也五者陰陽之中所謂

命也至於命乃可命物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者陽數之極賞罰者量時而通變又爲道之終故九變而賞罰可言刑名者道之末賞罰者道之終語道而不求其本始皆爲倒迕也爲人所治者知治之具治人者知治之道也知治之具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辯士一曲之人蔽於道者也

詳道註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縷微物猶不可無序而況道乎莊子於人道則述君臣父子之義○於天道則推春夏秋冬之理自天至刑名明道與物之自然因任至賞罰明人事之使然也蓋因任不足然後有原省原省不足然後有是非是非不足然後有賞罰賞罰雖非治天下之道亦治之具也伯成子高以爲用賞罰而去焉者蓋識其以教之末者爲本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刑名物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本賞罰末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始也

碧虛註以天地爲宗不稱長也以道德爲主不屬賓也以無爲爲常常不矜故有餘君忠無不容仁也臣道無不理義也君當垂拱無爲若同臣道理事是不主也臣當職事有爲若同君德容納是不臣也上不專執任羣才之能故無爲而用天下臣職所司以勤勞治事故有爲而爲天下用也由是知知落天地必取衆謀辯雕萬物必取衆議能窮四海必待衆爲斯無爲之業也天降氣而長育故莫神於天地升氣而產化故莫富於地帝王自治而功成故德○合二儀也本謂理末謂事理在簡要君道也事在詳備臣職也本末雖異須待精神寘運心術發用先循理本然後事末以表之先後之序隨物生焉然非聖人不能法象以序立教以道爲主法度立而利害隨之用貴賤之位而賞知罰愚因才能之分而徇名求實以上九目爲世治教五變而刑名可舉取五行生剋之義九變而賞罰可言陽九極變之旨也刑名以天理道德爲本賞罰以刑儀名器爲始專任賞罰豈非倒道乎語失次序豈非迕說乎刑名賞罰治之具妙用次序治之道迹所以爲天下用理可以用天下也名數禮教下之所以事上也無爲自化上之所以畜下也

鬳齋云落天地言其大雕萬物言其巧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帝王無爲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臣道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五兵之運德之末明刑○以弼教故賞罰五刑教之末禮法刑名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言皆從心生非由外鑠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此論尤妙看得莊子亦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蓋當知所先後若天地之行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故曰殺也所尚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也次陳爲治之序凡有九等分守職也刑名稱也因任因所職而任之原免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去之

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之車服以彰之之類愚知處宜言當其任履位循當位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說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治於人而為天下用非所以用天下也刑名賞罰為治之具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者豈有它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上下之所以分及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悅能不自為無為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色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考實事上畜下治物脩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衍上文餘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形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自嫌有事故曰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德而已矣

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

○

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竊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也

疑獨註不敖無告至哀婦人即是不敢侮鰥寡之意美則美矣未能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此所以未大天德者自然之道得於已故出而有爲未嘗不靜若日月四時雲行雨施豈有心於天下之物哉帝王之道宜若是而已堯問舜言知向用心之非膠膠擾擾逐於人爲而昧於天德故以舜爲天合已爲人合天合者與天同人合者與○人同天地覆載萬物德無不被爲帝王者莫不體之雖黃帝堯舜亦莫大於德合天地而爲美也

詳道註不敖無告至哀婦人者仁也天德出寧至雲行雨施者道也仁人也而無不爲故曰人之合道天也而無爲故曰天之合然堯舜一道也堯行天道而所言者人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行天而合乎人故其德止於充實之美行人而合乎天故其功歸於光輝之大膠膠言其止擾擾言其動也

碧虛註不敖無告不廢窮民仁人之心無以加此舜以爲弊迹未去故未大也天德而出寧人事則感動矣昏明有序闢闔有常升降氣交天地之德也堯悟已之所爲膠膠擾擾亂之又亂也天之合無心人之合有迹天地者古之所大王天下者體之而已矣

○

庸齋云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日月照至雲行雨施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堯謂我之所爲未免自爲擾亂合於人而已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是堯自嘆之辭天地自然之理古今莫大於此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但法天地則可矣

天德者無爲之化出寧者爲而無爲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無爲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爲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闔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擯棄宜其以爲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特利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爲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鑠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也幾乎言近之而未至後言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爲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所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爲道法自然又何必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疑獨註徵藏史者掌藏書之官孔子爲道不行欲藏其書於周室之藏府以俟來者時老聃免官歸居孔子往因焉而聃不許孔子嘗刪詩定書修禮樂作春秋六緯而贊易道此六經也又繙爲十二經以說之聃以爲支離太謾願聞其要荅以要在仁義聃遊方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孔子遊方之內謂仁義真人之性也言人中心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乎偽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爲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爲仁相友而不知以爲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爲自然各極其性而已矣放德則不知德之爲德循道則不知道之爲道又何必偈偈然用力揭仁義於天下以求復其性無異擊鼓而求亡子也

詳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爲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爲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爲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爲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所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爲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繙六經爲十二也

碧虛註孔子欲藏書而老聃不許謂已陳芻狗不足留也縱横六經故曰十二上仁無爲而成上義不行而至率性而動豈偽也哉勿愷則未能忘情無私則不免有迹

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秋斂之有常晝日夜月之有明星斗歷天之有列飛沉從類之有羣草木叢生之有立倣而循之可也何偈偈然用力爲哉

鬳齋云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汗漫物愷以物爲樂後言淺近之言幾猶危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繞有無私之名曾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物皆有自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倣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此而至矣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世俗也

孔子爲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怒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其○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不惜物棄妹不仁言無近恩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自怪譏刺之心所以憚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若受之於心

則名實俱累斯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爲爲之則不能常服矣崖然進趨不安衡出也頯然發露闞然虓豁義然踶跂目矜貌言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趨舍疾速明察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此皆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失毀舉非脩身之道邊境有人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靜而順之任真而直往未嘗有所困也進道德而以情性爲主至人之心定於無爲也

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神聖自以爲脫焉則絕學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其事爲不仁其事爲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允濟事而受之紛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爲動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逐物於外顙頯然則若大朴口闞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覩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爲皆以爲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爲神也則流而爲形失而爲德廢而爲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爲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棅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離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疑獨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卹棄蒙妹而不教言其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其不義積斂無崖言其不廉是不知老子而妄譏之是以漠然不應吾心正卻言向者譏刺之心已虛矣夫巧知神聖未免有迹老子嘗欲絕棄之故自以爲脫焉呼牛呼馬隨其所名至人混同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實斯有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物我毀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哉恒久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毀譽不能入也鴈行斜步側身避影言其隨後履行接跡也容貌崖岸不能自適其心不安目亦馳動而衝出也頯然高亢闞然虓豁言矜容儀夸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於宜繫馬而止意在奔躁也動則爲物所持發則疾如機栝明察審乎是非巧知逐

於多事凡此皆以其不能信道而有諸已無異邊境有人其名爲竊盜者也夫道無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而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已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爲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爲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爲之累雖舉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爲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

○

本故通之則爲道合之則爲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爲主禮樂爲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評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覩其外以及其內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爲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嗇大仁不仁大廉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知神聖吾自以爲脫去矣而子謂我有聖之名非聖之實豈知我者哉而容崖然至知巧而覩於泰此教成綺脩身之道也經曰真人其容寂其顙頯其狀義而不朋則崖然頯然義然非郭氏所謂進趨高露踶跂者也老子曰安平泰經曰守泰定則覩於泰非郭氏所謂多於本性者也動而持與妄行而蹈大方意同知巧而覩於泰與執掌以觀無妄意

○

同邊則不得中竊則非所有脩身之道貴於體而行之邊境而竊者庸能知之乎物之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然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也

碧虛註老子不應嫌其欲以粗迹窺聖意也成綺復自謂昔之邪心今直退矣老子告以吾於恢恑憰怪之名脫去久矣若呼馬爲牛非誣即枉也有實斯有名有名斯有累若更不受反受其殃服用也吾之用也常用之道故無迹焉吾非以常用之道矜持有用而使人貴之也成綺恭問脩身老子謂汝容止乖崖精神馳突造作淳朴揚聲威厲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言未經調御強自執持動有機關靜多猜慮揣摩越分皆以爲不信此道故若戎敵之多

○

詐也至大無外故不終至小無內故不遺不終不遺故萬物備不能容物則狹矣爲物所測則淺矣治物之具至人之緒餘也有世亦大矣而至人不以介懷鎮以無名之樸故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則虛無合乎德則不喪退仁義則少私賓禮樂則寡欲用心若此非定而何

鬳齋云食蔬之餘棄於鼠壤閒昧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積畜有餘也向有所識今其心退然無有謂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爲之學
脫焉出離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
聽汝而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
拒之是兩重過也即是恥過作非之意吾
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爲當行而行之即
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履行遂進躡足漸
進也崖然異狀衝然突視闞然口呿義然
堅固繫馬而止即坐馳之義舉動矜持發
若機括明察精審自恃知巧而驕泰之意
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邊境之間若有
○此等人必指以爲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
乎自然處世必招禍患夫子老子也大而
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
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莫能外此
道故曰備廣大淵深形而爲德爲仁爲義
郭十一　十四
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哉
有天下之天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
之棟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
計利害究極真理故能守本然之靜外天
地遺萬物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哉通乎

道德即合乎自然以仁義爲後而非所先
所主者性情而禮樂爲賓此至人之心所
以靜定也
棄妹煩難釋諸解多音昧按陸氏音義
舊註音末言其棄海末學也今從其音
而別爲之說成綺見鼠壤餘蔬而棄老
子非聖蓋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
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
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滿前狼戾也昔
人入山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葉遂
○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
不應應之御音隙剖虛悟昔譏剌之非
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
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
者況又以非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
形十一　十五
無益損焉吾服也常服二句四服字解
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膺之服言其能
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是非
以擇守爲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屣履
不躡跟也其行匆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衝則奔突顙則高亢口闞則欲言而未
出狀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
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跡矣察
而審知以察爲明也巧而覩泰機心見
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爲不信請觀不
由正道之人名爲盜竊之行蓋痛鍼成
綺之失夫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夫道
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
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
○神化之末唯至人能知其本耳至人者
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
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莫
能遷窮物之理能守其本故天地可外
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我
唯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
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四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郭註其貴常在言意之表故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輪扁之不能喻子亦言物各有性教學無益當古之事已滅於今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

○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哉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虛言也

疑獨註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迹而已世以爲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言者莫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則所謂書者何足貴哉世之所貴非所貴也不可言者道之全可以言者道之散道本出於性命之自然必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聞於寂寂見於冥冥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其於書也亦若是而世人迷其失性謂形色名聲爲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若能忘其形色名聲而棄言遺書因之以心會之以意則天地之至理性命之大情可不言而知矣篇扁以桓公感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斲輪之事喻之在乎循之以理而不失其性不疾不徐得手應心數者自然之性存焉

○者所謂理也口不能言所以不能喻之於子而老斲輪技之末猶不可以言喻況欲求道於書乎唯善學者讀其書求其意舍其迹會其心斯免輪扁之譏也

詳道註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醇精沈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

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碧虛註古人已往所傳者書語而已胡足貴哉譬如問荅五味只可說其形色名聲甘苦之味終莫能告也舍形色名聲則知者不言斯得之矣輪扁之得心應手妙莫能喻者有術數存焉此所以終身行之也年隨時化道遂日新古人語此未嘗不慨然也
庸齋云書能載道所以貴之貴在道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在意而不在言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與書皆不足貴矣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不可見聞而世人欲以形色名聲得其實可悲也夫此段發明前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精妙若此書載古人之言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餔豈知酒味哉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寓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以明道迷者舍道而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以粗喻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斵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書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斵輪豈搰搰於推鑿之間而勞筋苦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爲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滯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譊譊乎紙上之糟粕耶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祛世人泥象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迴視抉册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牛章相類但末後久桓公領話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王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其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

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狥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實能天能人極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粕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狥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下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勃主張綱維之者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而自爾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呂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意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吾不可得而知也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靜豈有意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爭也天之運也孰主宰而弛張之地之處也孰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來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此皆自然而然豈有為於其

間意者必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天地者形運轉者道機緘之動非不得已亦非得已也陰陽之氣鬱結則爲雲雨者陰陽之和也雲所以致雨亦有所不能致雲之爲雨雨之爲雲孰與發之孰居無事過樂而勸勉之皆不可知自爲而已天一生水故風起北方或東或西在上彷徨孰噓吸披拂而使之然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莫知其故帝王順其理則爲治逆其理則爲凶九洛九州聚

○落也言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臨下土天下莫不載之樂其治安其生民性復朴如上皇之世也

陳詳道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今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詔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若有眞宰者耶

陳碧虛註清妙之氣無時不運重濁之形未嘗不止水火之精互爲升降有主張綱維之者則勞矣有機緘運轉之者則弊矣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於地雲憑氣而交合故雲出於天人身清濁之氣亦猶是也是知雲不爲雨雨不爲雲相濟之理暗與事冥惡有爲之者哉雲自隆施雨自淫樂有勸勉之者則私矣有噓吸披拂則敗矣

○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氣極則變故曰六極金木水火土五運運常則化故曰五常氣和則教成運乖則政敗也九洛謂洛書九疇洪範所陳者是也王者得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敘五福被民順也失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斁六極傷民逆也不順不逆任物自爾得不謂之上皇歟

林氏鬳齋口義云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如人相追奪故曰爭其所主張綱維皆著力之意不得已不自已言亦不由它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爲雲爲雨但不知雨爲雲乎雲爲雨乎隆施猶作止淫放樂戲劇也言何人爲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天形倚於北故風自北來東西上下彷徨往來披拂搖蕩也發問不言人又是變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古文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

人也

○褚氏管見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葢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爲雨而興耶雨爲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弛而噓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逆其舉

問之人或以為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為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彝倫叙斁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矣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光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脗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上有說之不通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上陳碧虛註亦然

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非薄惡之謂夫人之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藏府居內皮毛處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無有親愛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凡名生於不及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無親而仁愛以言之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理也至人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無為使人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此所謂兼忘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天下莫知泯然合道也太息而言仁孝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呂註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孝情也忘親道也忘之在已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

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幷焉 至富國財幷
焉則操天下之富貴而制其爵與財者也
至願名譽幷焉則修其可願而至於至仁
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周巳幷於
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疑獨註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以親愛
爲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爲不仁及問至
仁答以無親任其性命之自適雖親而不
知其爲親也太宰謂有親則有愛愛則孝
之所由生今云至仁無親無親則不孝莊
○子言其本過孝也太宰言其迹不及也冥
山喻道通以喻孝以其殉孝之迹而遠於
道本也徹住於親愛出於心忘親者忘其
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
我則我之孝未免有迹也夫在我者忘之
則易在彼者化之使忘則難能使親忘我
而不能兼忘天下則猶有所累既兼忘天
下必也使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
親而不知其爲親愛而不知其爲愛也爲
道而至於德遺堯舜則無爲矣故利澤萬

世而天下莫知豈直嗟歎而言仁孝乎哉
蓋謂仁孝不足言也夫孝悌仁義八者皆
人勉而爲之以役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
之所以散也豈得爲至貴至富至願哉國
爵幷焉莫之爵而常自然也國財幷焉棄
天下如弊屣也名譽幷焉所願學孔子是
也若然則任於道而不變矣
詳道註猛獸不失所親蠭蟲不害所愛則
人之相親愛以爲仁者不過類此而已天
地以萬物爲芻狗而萬物自育聖人以百
○姓爲芻狗而百姓自遂苟以濡沫相給樂
餌相悅則周此而失彼利一而廢百況仁
愛之迹而不知聖人不仁所以爲至仁也
仁生於孝孝生於愛由愛而至於至孝則
愛不足言由孝而至於至仁則孝不足言
所謂至仁者豈過孝不及孝之言耶而太
宰必以孝愛爲至仁惑矣冥山極北而南
行以觀雖至郢而冥山愈遠喻至仁無親
而孝愛以言孝愛成而至仁遠矣至仁者
非特忘親也而使親忘我以至德遺堯舜

而不爲兼忘天下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天
下兼忘我也如是則仁常周於有餘而愛
不生於不足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太息
生於不足者也
碧虛註至仁者不獨親其親則近於無親
非實無親也言孝則有私私則非至孝敬
外貌也愛內誠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
孝而子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錄則難德
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
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 王人視聖德
○猶粃糠以百姓爲芻狗然而仁孝之行未
嘗須臾離唯修德自勵而已豈欲求知哉
至貴謂德全則軒冕不能動其心故國爵
幷焉至富謂知足則金玉不能易其志故
國財幷焉至願謂自適則是非不能變其
性故名譽幷焉此守道而不渝者也
鬳齋云虎狼仁也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
排抑儒家之論然亦有理至仁無親者親
而不知其爲親乃爲仁之至孝不足言非
不孝也孝不待言矣至仁在孝之上是爲

過孝若太宰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敬孝猶有迹愛孝則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皆謂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棄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不知又豈以仁孝嗟嘆自夸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為美德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渝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為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為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為其塵垢秕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已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為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端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二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由是知至樂非音聲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爲常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阬無不周也塞兌守神大制不割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闇然恣使化去弘敞無邊無所復爲也物之知力各有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故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息既息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後而生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窅極也死生實榮隨物變化明聖人應世非唱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次怠故遁迹稍滅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乎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乃其所以爲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爲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調以自然混逐叢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它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

天機而已矣以張為哉此所以為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聽不用故惑也此無宅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祟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疑獨註古之論至樂者豈鐘鼓管絃度數之末而已哉其理蓋極於天地之表其情蓋流於陰陽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禮

○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大音希聲者也始奏以人未離乎人也次奏以陰陽者天也終則至於神生死不可測故調以自然之命人道故行之以禮義天道故燭之以日月無怠者神也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禮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道至於無體然後人疑之疑故惑惑故愚愚故道此之謂也

詳道註始奏以人而行以禮義徽之以天而建以太清其巧見於變化之不窮故聞之懼懼則神出故祟中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而其用存於流止之不測故聞之怠怠則墮體黜聰故遁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而其指歸於無形無聲之窈冥故聞之惑惑則遺知若昏故愚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是謂愚故道也

碧虛註大雅之音淡不入耳始聞之懼非流俗所美也審聽若怠終聽而惑蕩蕩默默莫識其所以然也奏以人者和暢品彙

○徽以天者諧美自然行以禮義上下不越也建以太清廓清區宇也四時迭起而合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氣順流光其聲元和普應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豈有窮哉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凝滯鬼無靈響法令不差慮而知則不妙矣望而見則不晦矣逐而及則不冥矣卓然獨化而無所遁所以無窮無屈也廓然凝合則靡順而怠怠至和則無怠至樂則自然如叢灌偷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其誰耶物性湛然布揮不曳也真風淡泊幽昏無聲也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象無形故居於窈冥見其或動或靜揫斂滋繁而謂之生死實榮也隨氣盛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寂若死灰則機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焱氏之頌古樂章名形爽莫覩聲希莫聞視聽無由不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怠則道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庸齋云奏以人事徽以天理禮義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光華不見終始既常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常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為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至逐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故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

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息也無息不已命猶理也混同相逐知萬物叢生林然而樂布散揮動非由宰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徙無常此世人所疑乃以瞀於聖人也達情遂命極於自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是也汝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焱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人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息故道是欲能不能之時惑故愚是意識俱忘之時也

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胸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息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息俱釋然後進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徵之以天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合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阬以物爲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法天之行健而且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竅怒呺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呺者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衆竅爲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道性未有不自和樂而得者樂殊於和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比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末舉有焱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晝夜常聞解使師襄懼而瞽曠驚土偶歌而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蟄潛之下必有聞霆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是泰和儻然當是惝然惝怳自失貌焱氏一本作猋必遙切太古無爲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它妖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時過而不棄與矯效之端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因物而無係不勞而有功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禮義當其時而○

○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呂註聖人之禮義法度皆應世之迹方其應世也嚴之飾之則芻狗未陳齋戒以將之譬及其過也委而去之則芻狗已陳行者踐之之譬也取已陳芻狗寢卧其下則心有所係不夢必眯取先王應世之迹與弟子絃誦講習不息則伐樹削迹窮於商周之夢圍於陳蔡死生與鄰之眯乃其報也唯不能過而去之而心有所係則舟陸之非宜周魯之不行未知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以治人則非桔槔之俯仰而不得罪以應變則非柤梨味反而皆可口猶衣猨狙以周公之服是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夫有教立道而無心仲尼則雖取先王應世之迹而絃誦講習豈有所係哉視伐樹削迹商周之窮陳蔡之厄猶鷇雀蚉䖟相過乎前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則奚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與夫矉之所以美哉蓋學孔子而不知所以爲孔子則其弊常若此○

○莊子所以數言之

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猶芻狗未陳則盛以篋衍已陳則踐之爨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寢卧其下不夢必眯蓋祭祀鬼神之餘物或足以致它妖師金以此意告顏淵令汝夫子述古人之土梗陳迹欲有爲於時使弟子遊居寢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是推舟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

變無古無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槔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槔者也故先王法度猶衆果之味不同而皆可於口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周公猨狙喻古今之不相侔也禮義法度則一而所用之時不同猶西施里婦之矉則一而美醜異矣

詳道註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以猿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諺曰以書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碧虛註師金惜夫子之有才而不達如芻狗已棄復用必招不祥蓋治貴日新履迹則弊以周道可行於魯則太行可以盪舟不若舍陳迹而任自然應天理而隨物化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治則爲法矣猶口之於味欲甘與甘欲辛與辛應時而變者也故順猨狙之性則易馴效西施之矉者愈醜也

庸齋云師金亦荷蓧丈人楚狂接輿之類

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古傳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無窮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柤梨橘柚味各不同以譬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之禮樂強今人行之是強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以今人而學古猶里婦而學西施之矉也此段凡六喻節節皆奇

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法度所以適時也時過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以譏夫子而醒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眯也而猶邉邉然覬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必強猨狙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是聚弟子眯音米物入眼爲病於此說之不通

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猒也音一琰切成法師䟽直作魘夢中怪也其論爲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求之於度數陰陽而未得此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外有能受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雖性可學成要當内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滯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而多責故至隨時而變無常迹也從簡故易養不損己以爲物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天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沒命於所是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而悲者操之不能不慄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己而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自得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覯而多責逍遙則無所不適苟簡則

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求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為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湮者所由出入也以為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疑獨註夫道妙在陰陽之外其粗在度數〇之間於此求之而未得必無思無求然後得之於陰陽之外也既不可進獻其上又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尊德性學之所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中無主以思之則外入者不止於心由中出者思外無學以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為外所受則是不止聖人不出學由外入無主於中是不能思聖人不隱出顯隱藏也易曰輝光日新其德由中出者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由外入者也由中出者所以致廣大由外入者所以盡精微此道之所以全也名者天下公器若有私則是不實之名不可多取仁義之於道猶傳舍之於路只可一宿不可久處言不著於仁義之迹也逍遙無為不貸無出采真之遊即天遊也嗜富好權之人心靈悬昧不能鑒見玄理以闚其所不休息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恩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為正〇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其變無窮者也

評道註莊子以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萬言以明道之不易聞也度數不過於五陰陽不過於十二仁以立人故假道以行義以立己故託宿以處然假道以行非不宿也孟子以仁為安宅為廣居是也託宿以處非不行也孟子以義為正路為大道是也貸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逐田者與作利養之地食於苟簡之田然後甘其食立於不貸之圃而後善貸且成也

碧虛註孔子明有用之用而未得無為之道道者無絲忽可度量無小閡可算數無支干可推尋故求之而未得也老聃告以道之為物君親臣子莫得傳授者雖其器也中無原本則吉祥不止外無質正則至德不行妙意出乎聖人之懷外無受道之質妙意雖明猶不出也至言入乎學者之耳內無容納之量聽瑩自惑至言何嘗隱〇耶名者實之賓多取則招患仁義非一定之法蘧廬豈安居之處古之至人假而行之寄而居之遊於自得之場食於莽蒼之野達墻而不相往來是謂采真之遊真則不偽矣夫矜富者慳祿誇榮者惜名恃權者多忌俗態之常也有鑒則知止知止則不辱怨恩等八者名實之所係名當其實則器不濫矣逆變則塞塞則名實虧名正則實正或矯而為之是靈府之不通也

鬳齋云度數禮樂也陰陽物理也五年十

二年初無別義但言精粗求之久而未得耳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無主非所自得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我無所得則外無質正何以自行由中出者此謂教人我言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由外入者此言受教至言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聖人有所隱也此四句極精微道不可傳病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仁義不可久處爲其有迹覩見也繞有聲迹可見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化之意苟簡不貸易養無出皆不費於我是謂采取真實之理也富顯權三者操之而患失則慄舍之而迷戀則悲畧無所見以視其所不休迷而不知反者也心無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也怨恩等八者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用所當用曰正必繇心者方能用之大變造化也能順而無汩則在我者正而可以正物苟未能無心而以是爲不然則胷中之天昏塞矣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爲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唯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可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斷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逍遙故無爲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遣乎前吾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毫私僞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爲是而不能讓操慄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唯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脩大變而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爲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自然各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乃忘仁而仁也孔子謂乃今於是乎見龍言老聃能變化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憯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噆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聲聞名譽求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言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呴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呴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則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

疑獨註樸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之化物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之全但當任其自在依風而動據德而立○奚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鼓以求亡子耶鵠白烏黑自然而然故不足以為辨也名譽者所以物色而非其朴故不足以為廣也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頃刻相親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江湖各自足也澆俗相親以仁義特一時之愛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道術各自足也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孔子聞老聃之言變化無窮歎其猶龍而合散無常也口且不能言何規老聃哉

○碧虛註駢於仁義者猶粃糠眯目枝於聰明者猶蚊虻噆膚欲不憒亂可得乎不雕琢則朴全傚淳風以化物總至德以自完足矣又何苦苛擔仁義奔走陳跡哉猶鵠白烏黑物自群分夫何足辯涸魚之呴濡相濟矜恤之情見矣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樂也孔子見老聃而云見龍夫龍冥會元氣合而成體也飛潛煥爛散而成章也出處無心故乘乎雲氣動靜以時故養乎陰陽老聃聖德莫測若是余規諫何施哉○膚齋云噆膚眯目偽說逆心之譬憯毒言其苦憒逆也放風順化總猶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何待教乎猶負大鼓而求亡子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不待浴黔自然之質不足致辯以名譽觀示天下便有是非此心不廣大矣魚之呴濡能幾何若處江湖則相忘於水喻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上下亦相忘矣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燦然者也言龍在天地之間可見

而不可見也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以天地之道自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充舜於截胷人之前故聃以揺擽眯目蚊虻噆膚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矣必傑然自揭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若建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烏之不待浴黔則白黑之實知之審矣故不必辯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今世正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爲仁之至也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爲喻非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藏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端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四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

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郭註親死不哭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殺其殺言親服有隆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而心競親疎故不終天年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求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故立不安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

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為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憯於蠆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其所以非故蹵蹵然不安也

○林註尸居龍見雷聲淵默者神人之事也倨者居不為容應微者不得已而應年運而往言已老也三王五帝聖人之名治天下者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係故老聃非之若聖人之心則無不同矣禹治水故用力傷伐桀故用兵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故曰不同黃帝之時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有親死而不哭者世不以為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法成於堯則降天而入人民心已相親矣然禮法未詳備故有殺其親喪而民不非之至舜則純以人道治天下民非獨有親而競心起故澆淳散朴大道廢有仁義矣民欲蚤生故孕婦十月而生子教之太速故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提已能分別誰何赤子之心易失如此去神人不死之道不亦遠乎降及於禹民心有競而淳朴變矣然用兵征伐未嘗不順人心所殺者盜將以○止殺書曰刑期於無刑是以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各分其種以亂天下也帝王治迹既弊則儒墨是非皆起非作始無倫也積久而成弊故以女為婦上下悖逆莫甚於此時何可言哉鮮規微獸猶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況於民乎

碧虛註不言而化行尸居龍見也名振而身晦雷聲淵默也升降有常發動如天地也三皇五帝德有優劣其治不同而係聲名一也黃帝之治天下兼忘故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堯治天下使民心親爲親喪殺其服而民不非舜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早育未孩而誰人始夭矣禹治天下使民心變孜孜爲生人有心也被伐不怨兵有順也禹授啓而天下化故曰人自爲種非一人私故曰天下耳以至聖知生而天下駭儒墨興而大道分宜其處女早嫁而桑倫佼數也是知立法成治法變必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四時愆亢不和之氣甚於蜂蠆使萬物失其性命之情者用知治國之過也○

○鬳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門人而修謁也倨堂有傲意應微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此後一節下一節制服以其親之重輕爲降殺昔無此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子兩歲而後能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未提孩而早能問人爲誰矣心變謂變於古人有心謂各存私心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爲盜者可殺則殺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各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其作始之時猶有人倫之道其弊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禮記大道爲公一段亦有此意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併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毒如蠣蠆解少規求也小獸所求鮮少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

○尸居龍見則冥冥而見曉雷聲淵默則聞和於無聲發動如天地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凝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夫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皇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以至使民心競心變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略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變化速而民始夭有心有順人自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强天下之從已是乃亂之招也復何言哉夫三皇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悖日月墮山川而憯於蠣蠆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斯民可知况後世任情識而貲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夫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之義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任物之真性其迹則

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者至人皆順而通之雖化者無方而皆可失焉者無自而可也如烏孺魚沫細要者化物之自然各有性人之性則舍長覩幼故有弟而兄啼也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若繙經以說則疎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爲雌雄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烏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則爲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爲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疑獨註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履也白鶂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壅者但當任之不可強以先王陳迹亂其自然之性也三月者天時之一變明其悟道之難鵲魚蜂三者皆不因淫慾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道之意有弟而兄啼言人多憐幼而舍長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夕也與化爲人者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舍六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冊而已詎復應務耶應用爲履應過爲迹白鶂之相視鳴和豈有迹哉賢愚之性不可易貴賤之命不可變窮通之時不可止聖人之道不可壅也悟則瓦礫爲金迷則璧玉皆石孔子遂悟鵲孺魚沫皆自爾耳不假於外也兄弟先後尚有憎愛況於時代乎言物各獨化豈有與化爲人而不能化人者哉

庸齋云夫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鶂相視已下一段文字極奇凡物皆風氣所生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也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爲人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若無爲之爲則與造化

同功經意蓋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白鶂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是所謂兩精相搏而神應之陰陽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時道不可壅也烏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天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為主聖人者與化為人之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鶂蟲之風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三月而後得則大化之妙豈容輕議哉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上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柤梨猨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霈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歎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刻意第一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郭象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皆各自得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引之無所執為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非夫寂漠無為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呂惠卿註自刻意以為高至導引以為壽皆有待於物不能無不忘無不有也澹然無極則不為刻意仁義功名等所役衆美從之則所謂高脩治閒壽者不召而自來凡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如此而已則知所謂恬淡寂寞虛無無為乃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蓋無不忘無不有則不累於有無所以為無為也

林疑獨註凡為亢者未必知脩為脩者未必知治為治者未必無為無為者未必能壽為壽者未必能死而不亡各有所蔽未若聖人之備也聖人者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常無是也無不有常有是也常無非實無常有非實有故澹然無極而衆美之所歸天地之德亦若是而已恬淡虛無皆出於道德別之則恬淡寂寞者天地之平虛無無為者道德之質也

陳碧虛註高論許由善卷非世伯夷叔齊也枯槁鮑焦子推赴淵申徒狄卞隨也遊居學者仲尼洙泗子夏西河也致功伊尹呂望并兼管仲商鞅也藪澤巢父嚴光閒曠公閱休牧馬童子釣魚任公子漁父也吹噓呼吸胎息六氣之法熊經鳥申澤神五禽之術也忘有得有忘得入極天地中空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衆美成寂寞為天地之平虛無為道德之質也

林鬳齋口義云刻苦用意以行為尚高論怨誹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靜即入山恐不深之意為脩好脩潔教誨為師於世也致功并兼莊子當時目擊之事避世閒隱超出是非之外與為亢非世者不

同能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無極無定上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褚氏管見云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尚不同自枯槁赴淵至養形壽考其義可見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可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美聖人之至德非若前條各滯偏見自以爲得之比譬夫夷清惠和而夫子獨稱聖之時是爲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無不有若執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爲有爲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而泯然與正理俱往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則任自然而運動物化者脫然無係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無所唱也會至乃動任理而起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是之同於自得故無責生浮死休汎然無所惜也付之天理理至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魂不疲乃與天地合其恬惔之德至德常適情無所槩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夫物自來耳至惔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捨之間乎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惔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爲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際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不爲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爲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爲福先禍始非感而應非迫而動非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爲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皦其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爲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爲德之邪喜怒

倏起滅故亂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德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為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為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惔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為粹之至也

○疑獨註天行者時聖人生則安其時物化者順聖人死則處其順陰陽雖異利物則同靜故以德言動故以波言福者是之報○禍者非之召是非不自我禍福何由萌言是非皆化於道然感則必應迫則必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為福先禍始者知也不感而應不迫而動者故也去知與故則循乎自然無天災然後無物累無人非然後無鬼責生浮死休則不知悅惡不思慮者以其無患不豫謀者無事可虞不耀非滑疑所生不期則大信不約寢不夢覺無憂其神全也純粹不疲亦由於此虛無足以見無為恬惔足以見寂寞以是而合乎天德則悲樂喜怒好惡者所以為道德之邪失也以天道觀則無悲樂喜怒好惡以人道觀則六者有所不免故以不憂樂為德之至以明悲樂之為邪不變為靜之至以明喜怒之為過無忤為虛之至以明好惡之為失不與物交又明無所於忤之意無所於逆又明不與物交之意故為粹之至也

○碧虛註憂患入於不平易衰氣襲於不恬惔神德全完者諸垢詎能染哉生之暫來○天行也死之暫去物化也無損益乎其真得陰陽之體不為天下先本無應也感而後應本無動也迫而後動本不起也不得已而起循天理而不欺忘物累而不驕人非既無鬼責何有生浮死休任理直往舍光藏輝大信不約覺夢自得神魂不疲虛無恬惔乃合天德修德者忘悲樂履道者忘喜怒喪己者在好惡也故至德者希夷泊乎內至靜者生化莫能移至虛者無忤至惔者遠俗至粹者莫逆也

○鬳齋云平易恬惔即是無為神不虧即是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物化視身猶蛻也隨感而應我無容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無心應物之意去其私智離其事迹則循乎自然若浮若休汎然無著何思謀之有光而自晦不必於物神全故純粹寬靜故不勞凡有悲喜好惡則非自然憂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主一無適而順自然雖與物接不為物所累也曰靜虛曰惔○粹即是自然之德但如此發揮耳

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惔憂邪莫干以其德全而神不虧故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為況於禍始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為而一無為也去知與故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死休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

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魂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鵠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鵠鵠能無中乎今人立乎彀中而不思爲避鏑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郭註物皆有當而不可失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無非至當也常在當上住與會俱而已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夔劍者猶柙藏況敢輕用其神乎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固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而非輕用也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爲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眞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耳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

○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惔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發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爲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爲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復於並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柙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礪之以純粹柙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

○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純者不虧唯眞人能之

疑獨註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形役於精精入於神至於神則變化在己可以不死不生豈形之勞精之用哉夫清可濯平可法其流不舍晝夜者水之性也體自然之德而不流於使然之僞故能不雜不變動而以天行也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

不變所以盡性惔而無爲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趨時養形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干越莫不以爲神柙藏而不敢用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劍者器之寶精神者身之寶器寶用之不過敵一人身寶藏之可以流無極化育萬物易所謂曲成而不遺不可爲象所謂神無方是已其名爲同帝亦强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爲一純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之理矣又舉野逸之言以證之聖人貴精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素而其用則精神而已是之謂眞人

碧虛註形勞精用越分而傷性故也水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身中眞水亦如之若純粹靜一動合天理雖不鍊形而神已王矣利劍外物尚知珍貴精神搖蕩而不收得不謂之倒置乎善攝御者可侔造化善養素者守保神氣故能混合冥一通乎天理矣野語四事貴精爲上謂虛其靈府塞其六鑿也質不爲塵染則素神不爲事撓則純體備純素非眞而何

膚齋云以水喩養生鬱閉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莫動此無爲也不流不能清無爲中有爲也天行一日一周非無爲中有爲乎養神卽是養生提起神字便親切愛劍者猶柙藏況精神乎化育萬物亦此神然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同爲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神爲一大而化之之謂也未化則與道爲○二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理合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貴精卽神也純粹卽乾之純粹精眞人至人聖人非有優劣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則學問工夫處學者當細參之

養神之道貴在無爲故喩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爲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卽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爲貴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爲一天卽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引野語爲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眞人孰能與於此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覬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脩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爲平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惔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柙藏干

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為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繕性第一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己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己亂心於欲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它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而仁迹行無不理者非為義而義功著若夫義明而不由中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無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皦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

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為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為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中也中純實而非偽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蒙已德矣所謂德者奚以冐彼為哉禮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冐冐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註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其素樸所以能復本初不滑欲於俗而精思通○道所以能致其明詎有蒙蔽者乎夫唯繕性於俗則所蔽者偽而又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則所逐者情而又用思以求致其明終不可得矣復初者盡其性致明者至於命初則未有物明則已見道也恬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故知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出乎使然故言德理出乎自然故言道德得乎己故無不容博愛之謂也道散乎物故無不理事得其宜之謂也有容以為仁有理以為義義明而後物親乃表吾之不欺忠者不欺之謂也仁足以容義足以理忠足以與物親則至樂生於中而節文著於外若夫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者聖人也聖人之德非有心於覆天下而天下之物各正其性如強欲以德覆冐之則物必失其性矣

詳道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所本者真欲之所貴者正今也繕性於俗則真沉於偽矣而欲以俗學○求復其初則學愈博而性愈失滑欲於俗則思愈煩而志愈迷古之治道者不然以恬養知故能致其明而理無不窮以知養恬故能復其初而性無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為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為仁義禮樂夫仁出於德義出於道固已薄矣又況樂出於仁禮出於義哉

碧虛註處塗而避汙在垢而求照非蔽蒙而何蹤跡必昏恬靜必知有知不役吾保靜也知而不用故能和恬而自葆故有理雖假種習而本乎天然自得故能和衆己通故能治物上仁與德同以含容為本上義與道同以通理為原處中和而不淫者樂也整容貌而中節者禮也禮以應物樂以正性自檢則真率人則亂彼自正者以蒙養己德德囿則守恬而不冐此乃各正性命恬知相養者也

膚齋云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者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無知者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本來無物何以知為然後能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和理猶云和順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也恬養知知養恬六字最妙道德即是和順無不容即無不愛無不理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以中心真純見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

生則惡可已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言只見得一半蒙猶晦也德猶不露而彼自正不冒者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冒則物必失其性矣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具愈失矣貪著愛憎汩沒不反是滑欲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明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開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裹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飢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治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淺遠乎道矣道以恬惔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唯絕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柰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疎此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自然之性而不為俗所治者本初不期復而復存正性之欲而不為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脩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為學近思為思聖人以絕學為學無思為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相摩生火焚和而真性虧矣唯治道者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敘仁義忠禮樂忠字詳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為弭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任其自然故至一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安其所安而已聖人能任世之自得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行立而德不夷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彼我之心競爲先識則無復任性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者性命之本也○

呂註所謂處混芒而得澹漠者卽燧人羲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爲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是篇論至於此者誠以夫至一之際雖燧人羲黃不得容於其間也

○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澆淳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疑獨註自人在混芒之中至此之謂至一文意屢見於前茲不復說燧人改火伏羲制文始有爲天下之心雖能順人心而不能使之爲一若在混芒之世也神農伐共工黃帝戰蚩尤雖志在安民然不順於群生矣堯平章百姓舜流放四凶興治行化

○自此而始故孔子斷書首於唐虞也善者道之散人知可欲之善則離道以逐善行者德之迹人知可行之行則以德爲險行爲夷矣然後去性從心而彼心亦起彼我之心相識强生分別以知爲知故不足以定天下也文勝則質滅博記則心勞民始惑亂而不能復其性情矣

詳道註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一之失然後順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安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一也夫道本繼善實離之也行雖行德實險之也性者心之國心者性之君性未嘗不靜而心或使之靜者未嘗不淳而使之者離之善爲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爲道者去性而從心則彼我之心競爲先識攖是非攖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間間之知惡足以定天下哉以知爲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文以飾質而適以滅質益之博以迪心

而適以滅心是揚堁止塵縱風止焰天下幾何而不惑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澹漠無欲故淳一焉燧人鑽火伏羲畫卦順物情則不一矣神農耒耜黄帝干戈有所安則不順矣堯征丹水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爲善近名離道也獨行損生險德也去湛然之性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爲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可以養萬物爲道則質存絕學則心靜棄○知則反本無爲則復初也

○鬳齋云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不相求舉世純全於道無欠曰至一知有理可順則純一已離人各以理爲安則有已而離於道矣有善之名則道益遠有行可見則德不平去自然之性從有爲之心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察也用知不足又益之以禮樂文華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鬼神守其幽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而不用非在混芒而得澹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真淳民心無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爲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爲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興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爲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夫狹○次則能言笑而有喜怒由茲已降喜怒哀樂交乎中姦詐機險形於外覬其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燧人伏羲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

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間爲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此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夫聞道者有遇於興廢之間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

疑獨註居古而行今之道則道喪世也居今而行古之道則世喪道也有斯世然後可以行斯道不然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道無由興乎世命也世無由興乎道時也時與命俱相戾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圃莊子居漆園是也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知也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爲達反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爲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矣一者精義無迹然後入神根者盡性寧極然後至命百姓日用而不知反一無迹之謂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深根寧極而待之謂也

詳道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與世可知矣今之人世與道交相喪則知與恬可知矣世喪道則俗日薄道喪世則德日衰世無由興乎道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亦將隱矣況其下者乎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閉言藏知之謂也身出心隱而陸沉者也與夫友木石群鳥獸者固有間矣經所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者功成於無爲反一無迹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者保性命於長存而深根寧極也成焉而不以己忘物生焉而不以物害己則能視窮如通視通如窮神不馳於外精不耗於内豈非存身之道乎

碧虛註人存則道興人亡則道喪世道交喪歷運使然人與世末也其要在乎本若老聃守藏史南華吏漆園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時使之然也伯夷叔齊子陵垂鈎時命大謬也反一無迹功成不居也傅說版築呂望磻溪深根寧極也

鬳齋云道與世交相喪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間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不識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夫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所謂邦無道則愚是也反一無迹功成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根極即自本自根極止也深根猶退藏於密寧極猶曰安汝止存身以待時而已

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真人超

出世累固未必以一已之遇不過介懷此特為世道而言是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毀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冺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所安固有行怪而召釁者矣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説蓋原於此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郭註任其真知守其自得行於坦途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全也所謂得志者全其內而足去來在外物得失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故無忻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營外而虧內是為倒置也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己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己失性是為倒置者也

疑獨註存身有命以在天而言行身有道以在人而言不以辯飾知真知無知也不以知窮天下兼忘天下也不以知窮德自德不德也道行乎外則大德有所識則廣小行所以傷道小識所以傷德正己則天下之物皆取正乎我豈小識小行所能與哉夫憂樂出於性命天下不能損益之者憂樂之全也舜以不得父母為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顏子以簞食瓢飲為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過此皆憂樂之外也

○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得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貴軒冕而寶之以此為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君子不榮通不醜窮此所以無憂也若以所寄軒冕為樂其去為憂則向之得者其樂未必不荒喪己失性謂之倒置也宜矣

詳道註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識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

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謂得志者無宅樂全而已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爲性命之根以形骸爲哀樂之府不知其所得者塵垢臭腐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爲我也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

碧虛註善行者貴默守愚者樂全燕處超然歸根復命又何爲哉小行則矯俗小識則矜衒有益必有損豈爲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隨物損益受役多矣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鬳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也有知見而不飾以辯知有餘而不敢盡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危然處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迹也無爲者道之大有爲則小行不識不知德之大有識則小識正已而物正則所樂者全其得志在此不在外物也無以益其樂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軒冕外物知其去來不可必故達不肆窮不屈其樂道與宅人樂軒冕同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物則物去樂亦去矣樂有去來則非眞樂故未嘗不荒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本故曰倒置之民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巋然言獨立不群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它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爲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履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當是存身上文可然危當是飄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爲顯惡而妨道爲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眞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涉莽無所致力設爲恬知交養之論使之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爲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爲化也博矣柰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

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辯爲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在天地之間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註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誇跂俯仰自失此生民所惑也欲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跂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呂惠卿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

近所專非小大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言哉

林疑獨註拘虛者不能背境篤時者不能趨變束教者不能循道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聖人之言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爲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弊則泥束○不通今爲儒者則非釋爲釋者則非道不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儻不明此皆束於教者也今河伯出涯涘而觀海則不蔽於一曲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遠過江河之流豈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則爲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間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礨空蟻穴稊米粺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爲號取其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衆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憂民任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伯夷辭國以爲名仲尼修經以爲博而誇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陳詳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道秋河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百家天真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篤時之蟲不可以語氷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登泰嶽而知衆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爲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爲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盈尾閭泄之不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俯誇仰歎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

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未至海門則成鄙陋所以爲無隅者所嗤是故通變適時廣大之道也君子小人各有涯量越分妄語自遺其醜知其醜者乃可語理知愚惑者非愚惑也夫水莫大於海未嘗以自多者蓋取善下後身之義齊魏之爭蝸角兆民之處毫末皆爲貪者舉喻五帝之所連謂連續仁義也

林氏鬳齋口義云涇濁也河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礨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中之一此合太虛之間可名者論之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二句發得極妙言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內也

褚氏管見云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故秋水至而河伯欣

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國之在四海粟𥝖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與鯤鵬蜩鳩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欲有以袪其自多之謬使爲大方之歸而已矣辯論極致詳見下文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宿分終始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有量鄉明也今故猶古今遥長也掇短也證盟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爲跂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始終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率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

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爲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眞大所謂小者豈眞小耶小不爲寡大不爲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鄉爲鄉今爲今未及言而今已爲鄉則所謂鄉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鄉今之皆故則遥而不悶掇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侍百年之王則遥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掇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眞知也哉知而非眞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小大以道觀物無小大量者物之取平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之辯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皆不足以爲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悶所取之物拾之甚易而無强行之跂此知時無止者能之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

無常也世人之憂喜係乎得失唯大知者知得失非己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明乎坦途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爲知所役勞形怵心逐物忘己不若無知寘然自得矣人生之後爲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寂然至虛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大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詳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爲多寡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爲猒跂知分無常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不足爲禍悦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寘其所以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爲至細細者不爲至大耶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得喪終始無故則不可以言變化大人滌除玄覽知物遠事小其用乃衆已近理大所貴甚微故其量莫極也緜昔遥而不可明即今掇而不可證物遷不可悶日新不可跂故時難留也絫富盈之何貴故得之不喜知貪虛之何賤故失之不憂知生死爲去來故不知悦惡也迎不見首隨不見後理豈有故哉是知分別之知有盡悗然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困矣毫末具體細倪有餘也天地傾缺大域不足也

鬳齋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新故大知之人然後有下面四知明今古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遠謂歷時之久掇謂推移之速不悶無猒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倏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爲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務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髑髏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爲生不知爲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端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異便之勢言意所不能及何精粗之有言意有也所以言意者無也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人而不自多其恩應理而動任物所能而位當於斯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各使分定適中自任自足而已理自無欲故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任理而自然正直榮辱不接於心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故不聞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任物而已約之以至其分故寘也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蟭螟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爲也門隸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爲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衆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爲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疑獨註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其目力之所視遂以爲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自遠觀之則不可見非秋毫無物吾去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者亦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善議道而以理推之也蓋至小爲微精則又小垺者粿也自大觀之猶爲細物自精視之已爲大之盛也物之

精粗可以意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不能聞意所不能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粗盡哉大人者自足於分內雖不害人而仁恩及人亦不多因性之所有而不加益也雖不爲利動而不賤門隸門隸抱關而爲賁者也貨財雖弗爭亦不多辭讓以與人事不假人而食力不多行雖殊俗而辟異者少爲在從衆故也凡此所以爲大人之行高不爲夷惠之清和卑不爲盜蹠之殘暴又豈知爵祿之爲勸戮恥之爲辱與夫是非之分細大之倪哉故道無所聞德無所得由於大人之無已盡其性分之內而至約也

詳道註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雖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雖富辭讓也而不多辭讓焉不借人雖多食乎力也而不多食乎力行殊乎俗雖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佞諂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攖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碧虛註蟭螟莫適海涯大鵬不顧蓬艾所覩有極過量則殆矣精埒不出於形而未免於言論意致也知恩利召害故貨財不爭雖行殊乎俗常和而不唱爵祿不足勸戮恥不爲辱外其身也是非不可分細大不可倪虛其心也道人不聞則可道也至德不得得則次失也大人無已已亦物也以上皆約分之至非自然而然也

鬳齋云管中窺天者不盡鵬鳥下視塵埃者不明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秭曰兆亦不可也精粗局於形故可以言論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極不可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受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求利者我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爲非我不爭貨亦不以辭讓爲能事皆自爲無所貸於人然不盡用其力以自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其行雖異乎人而不自崖異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之處焉能浼我之意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不聞則無名不得則無畏大人者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約分則盡已也

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埒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

大不足爲辯又何爵位戮耻之足爲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之分内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内而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以殊其稱若夫覩差而不由斯道則相加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爲彼我斯東西之相反也然猶脣齒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彼之所爲濟我之功弘矣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不能相爲可見夫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若就其殊而任之則物莫不當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適性爲治失性爲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能付之天均恣其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爲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覩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覩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之噲以絶以湯武之爭爲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不可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鵂鶹不能晝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纂夫言其獨義徒言其衆

疑獨註若物內外言性分之內外也無貴無賤自然之理有貴有賤強爲之別觀之以道則無彼我是非孰爲貴賤觀之以物則各貴我而賤彼夫物之貴賤非出乎性因習而成故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物之小大理不可易而形則有差惟其小不求於爲大則小者足以謂之大大不求於爲小則大者足以謂之小因其所大而自足則毫末可以等丘山因其所小而無餘則丘山可以等毫末萬物差數無窮所觀者如此而已有者妙有常有者也無者真無常無者也舉天下動植之物生育長養莫不有功於其間此可謂之有也然而功之所之屬乎造化自然而已此可謂之無也涉有則不見無冥無則不見有其相反若東西而實不可相無則功分自然而定矣萬物之理有是有非彼我相非堯桀所以辨也因其自然而相非則趣操可觀故或讓而帝或讓而絶或爭而王或爭而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之時則賤若堯是桀非亦各有時而已未可以爲常也又譬之梁麗騏驥鵂鶹之殊用殊技殊性也蓋師是師治師天師陰皆其一偏其不可行明矣禪之與繼不因時順俗則謂之篡當時順俗則謂之義本一而末不同何足論其優劣乎

詳道註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離道以之物之俗故差則有小大功則有有無趣則有是非然吾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以至功之有無趣之是非吾一以是覩則孰知大小有無是非之辨哉然天下之理異而同同而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爲常以差與功趣觀之異而同也或遜而帝或遜而絶或爭而王或爭而滅同而異也異而同者不在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在迹而在時非特是也用有殊器能有殊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大彼則此小貴賤小大惡可以倪之哉由是知是非治亂天地陰陽常相爲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論也

碧虛註道無貴賤物情好惡耳世俗所尚皆外物也夫小天地大毫末非理也若因其大而謂之大則物皆可大因其小而謂之小則物皆可小此差數也以差奪理久矣東西之相反猶高下之不可相無功自我有濟彼必矣我若無功彼何賴焉堯之所然而然之則天下莫不然桀之所是而是之則天下孰敢是聖凡趣操詎可同哉

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之噲白公逆人事執差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操之異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而是非治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差時逆俗者在貴即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即大矣鬳齋云自貴而相賤雖瘗豕苓時為帝也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之意以天地比稊米毫末比泰山則等差之數不足言矣各任一職以為功曰功分農商工賈世間不可闕一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見矣因其小大有無然非即齊物論因是之意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蓋夫義徒即堯桀之論

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是未忘也貴賤不在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即物所宜也以至功趣之有無然非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善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為常猶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一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不必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端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公當而已無私福天下所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唯其無

方故能以萬物爲方而莫不皆足死生者無窮之一變耳非始終也知成無常處故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但當就用不可執也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闢道無貴賤小大則於爲不爲辯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爲貴往爲賤衍則有○耗衍爲貴耗爲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爲少榮爲多施則有歛施爲多歛爲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遙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掇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柰何係心於辯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爲不爲之間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疑獨註萬物之理寘於自然非爲也非不爲也又何措意於辯受趣舍之間哉衍者有餘施者所分也貴賤少多出於強生分○別非道之眞理道之眞理則一而已以道觀之貴不爲加賤不爲損多非有餘少非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別哉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說

詳道註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爲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爲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眞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爲乎彼舍而我取何不爲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嚴毅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皆辯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爲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爲不爲之間哉

鬳齋云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反而求之吾身綽綽然寬衍也若以貴賤是非自束則與道相違施則有多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國之有君祭之有社諭此心以道爲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

則無町畦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異拱扶之耶無方即無心無心則無短長無生死不恃其成即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大義即道也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何者不為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趣舍為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蹇矣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無常處不以形為位而守之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夫物生若驟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為不為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為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知道者知其無○能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已不為而成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乘變應權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雖心之所安亦不使犯之知其不可逃安乎命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己故莫之能害也天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內外之分皆非為也知天然之知自行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與會相應有斯變也知落天地事該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若乃走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所得有常殉名則過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

○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入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疑獨註大同呂說

詳道註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明權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平庸詎以外傷內以物害已哉爲道而至此則能以之應人躑躅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此海若之論始於齊小大同貴賤中於察安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反要極蓋能齊物則能全已全已則能復道而至於要極則反其眞而已矣

○碧虛註知化化之道達生生之理者必能適物之權故樂全而無傷察安危審禍福能謹去就故也是以有德者內守天理外修人事然後住業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可以反要妙而語極致也牛馬天理也穿絡之者以人滅天飢渴馳驟以故滅命貴馬驟牛則以得徇名也守天而不失還朴而不僞矣

鬳齋云此問尤妙言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有此問文公不曾答想難言也故莊子於此說箇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已一句明之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大用明於權則知輕重也薄謂迫近之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薄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察安危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天內人外即前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言自然之德知天人之行此知字從人心上起本乎自然而安於所得此句又屬道心住居之安也躑躅而屈伸謂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至滅天滅命徇名則人心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既知天知人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眞故人事命天理也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眞中局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眞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群疑窒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月見則昭昭靈靈求諸已而足何暇它問哉知天人之行天當是夫青宥位乎得當是德文義可見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四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無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遥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乘萬物御羣才使才各自得物各自為而天下莫不逍遥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呂註夔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脅而憐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為易憐蚿多足之難蚿以多足為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不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為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

疑獨註夔一足而危蚿萬足而安蛇無足而疾風無形而動化目著色相心入觸法者也以一足憐萬足少憐多也以行遲憐行疾多憐無也蛇以有形為累而憐風能動化風以無見而憐目之有見目以為物所役憐心之處中而無為也跉踔行危貌如唾之噴豈期於如珠如霧皆出於天機自然則衆足之行遲無足之行疾與夫行安用足者亦天機而已風之起於北海入於南海出於陰而歸於陽也為人所指蹈皆不能勝及其折木蜚屋則能勝矣喻聖人之學至於如風則無以復加自夔之一足相憐至風則已矣蓋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目觀於外心動於內所以以此慕彼而無窮至於無心無目如風之於物則無所憐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詳道註以足為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蚿以足為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蚿憐蛇蛇有有矣觀無有為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為不適故憐目目之為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

也
碧虛註物有以少勝多以無勝有者皆天機時命使然强勢不能奪至理莫能究其夔蚿蛇風相憐之謂歟見莫如目知莫如心目見而弗辨者蘊其明也心知而弗言者韜其智也此以小不勝而爲大勝者也鬳齋云自一足說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文中間又以人唾喻蚿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却不說此文字變換奇之又奇者也就風上又說箇小不
○勝爲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
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衍前意云夔蚿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唯風則有體而不礙指踏無體而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蓋造化噓吸復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賓出處而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爲大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漁父獵夫烈士之勇各有所安聖人則無不安也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也

呂註孔子之畏匡安於死生之際而不懼卒之以匡人請退者明夫不能去知與故而以死生爲憂者非徒無益適足以累其心而已

○疑獨註窮通在己時命在天求通不得則○易處諱窮不免則難處猶語云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也古人未嘗以窮通爲累各安其時而已夫不避蛟龍兕虎白刃者一偏之小勇若臨大難而不懼此聖人之大勇兼三者而有之孟子之勇於義可以與此孔子謂汝宜安處我命受制於造物匡人其如予何未幾將甲者辭而退以是知至於命者不生不死孔子盡之

碧虛註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踏皆

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辯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鬳齋云此段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與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貴至富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使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强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徹自知之明何以與此陸氏音義載司馬舊註云宋當作衞匡衞邑也今本多誤作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 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所不至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境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桀爲一而知不知此觀之汒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沖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

管闚天錐畫地之類也
疑獨註公孫龍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今聞莊子之言汒然若失而心異之公子牟引井蛙海鼈之喻故驚而自失也夫其知不能知是非之境論極妙之言無異於井蛙耳而莊子之方上過乎天之高下極乎地之深奭然四解顯諸仁也淪於不測藏諸用也始於玄冥則寂然不動反於大通則感而遂通其妙若此豈察辯所能得哉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齡之子聞趙郡其俗善行遂不遠千里舍已能而強學之不得趙國之能而反失故步此鄉公孫龍不自量而學莊子非唯不得莊子之道終必失其舊業矣
碧虛註野人以負日之煖而欲獻之至尊猶井蛙之將命海鼈也海大故水旱不能損益人之達道者寵辱豈能忻慼哉寓言以是非為主舍是非而明寓言詎知輕重者耶時利宗乎極致夸時利者未聞久長之策也且莊子者方踔沈溺已超象外隱淪神化東西俱忘變自寥天復乎原本若乃以規法之言而求之以察是用管窺天之類是故學行失步匍匐而歸學智忘眞汒然喪道矣
鬳齋云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高遠奭同釋解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始於玄冥在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明窮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
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汒然失措蓋逐外學而忘本眞者其患常若此故魏牟告以井鼃海鼈所見不同使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徹泉奭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也反於大通與道為一也今徒以區區口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餘子猶云孺子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五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
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
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寧生而曳尾塗中性各有所安也

○吕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
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
此

○疑獨註莊子引神龜之事以辭楚王之聘
蓋不願以身取富貴而殘其生也

碧虚註是知軒冕外物非性命之有也

鬳齋云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莊子辭召以神龜爲喻義甚真切蓋賢
才之士爲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功
成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
陶隱居晝二牸牛以荅詔一拘窘於鞭
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
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
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邪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欲以子之梁國
而嚇我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吕註莊子之所賤如魏牟之言則無所忤
者也其自比於神龜鵷鶵而以惠子爲鴟
梁國爲腐鼠不亦可乎

○疑獨註鵷鶵鳳屬其趣向大棲必擇木食
必擇果飲必擇水蓋貴禽也鴟者穢惡之
鳥嚇者拒物之聲

碧虚註惠子恐而搜於國中是謂親權者
不能與人柄以富顯自驕何異鴟據腐鼠
而嚇邪

鬳齋云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
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搜應作𢯱郭註可證成疏謂搜索國中
尋訪莊子疑獨因之義頗淺近蓋本於
偏旁之誤鴟得腐鼠而嚇鵷鶵又何足
與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
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
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
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舍其本
言而給辯以難尋惠子本言非魚則無緣
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
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
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
知吾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

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呂註循其本則惠子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子非我而固已知我不知魚之樂則我非魚而能知魚之樂矣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我則知之濠上而已不待為魚而後知也

疑獨註魚藏於深眇而自得經曰於魚得計盖深知於魚而取之也人生於陸而安於陸魚生於水而安於水盡已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惠子昧此而強辯是非所以分也莊子請循其本欲其由怨以觀之終曰我知之濠上也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詳道註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同形以理觀之萬物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以性觀性故已非魚而知魚之情盖齊小大遺貴賤則天地為久矣而與我並生萬物為衆矣而與我為一是以處此足以知在彼之趣居顯足以知潛者之樂也

碧虛註在我逍遥則見魚之容與惠子以人魚為異故興難辭是失齊物之旨惠不知莊事固然矣莊不知魚理豈然哉尋惠子本問安知魚樂之句是惠不知魚而問莊也是以儵魚遊泳從容者唯莊知其樂乎濠上耳盖謂魚樂與人樂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鬳齋云循本者反其初言汝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此篇河伯海若問好與傳燈録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户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

李士表論云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盖有不期知而知妙理嘿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者將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盖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盖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袪天下後世離物與我為兩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寄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盖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已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盖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儵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明己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昧己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間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辯視南華之墨若不足攻暨閒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喙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敵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友求而得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魚哉再詳經文謂惠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循必也又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

本章庶恊經意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憐喻人以才知短長為愧術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羡之情息分别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井鼃海鼈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沈溺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羡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澆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煖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表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至樂第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郭象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以○

○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為無樂邪身已存而無憂擇此為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厚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列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有善無善當緣督以為經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吾未知樂不樂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無為而任之是非自定矣百姓定則吾身近乎存體夫天地自清寧非為之所得故物皆化有意乎為之則有時乎滯也無從出之者皆自出耳無有為之象皆自殖耳人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呂惠卿註略而不論

林疑獨註無樂則不憂無身則不死求其○

○至樂而不憂活身而不死者無有也然則何為何據何避何處何就何去何樂何惡雖然亦奚為奚不為奚據奚不據但因時順理無心於其間者至矣夫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所下者貧賤夭惡又以身安厚味美服聲色為樂求而不得則為苦而憂懼以此養形亦愚矣富者累於財貴者累於位身愈壽而憂愈長益遠於性命之理矣列士忘身而徇名若以為不善又足以活人必活人而不失身斯為盡善故古之

人忠諫而不聽蹲循而勿爭若子胥好爭反害其身然不爭名亦不成是誠有善邪無有邪今世俗之所爲非正爲所樂非真樂正爲無爲所以能有爲真樂無樂所以能盡樂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邪果不樂邪世俗樂於有爲聖人樂於無爲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而不能行也故至樂者無樂至譽者無譽夫是非起於有爲唯無爲則是非自定無是無非心何適而非樂身何往而不存哉清寧者天地之

○德而天地非恃於清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道出而爲物物入而爲象無從出不知從何出無有象不可得而見也職職言各有所主皆出入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爲哉

陳碧虛註若係爲據等八月則其樂未必至其身未必生天下之所尊所樂者皆外物來寄不可必也今以不得而憂懼非愚而何金玉軒冕比形疏矣蕭然疲役久生奚察列士敢爲而身不免者以爲天下見善故也是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名不可必必在全王而已俗之所爲所樂奔競誙誙然如將不得已是以塵妄爲樂而以無樂無譽爲苦是非果未定也若乃自守分內性真不移可以定是非矣兩無爲相合澹然而衆美從之上下有爲而不交則和氣否塞矣眹兆之初本無出入形象之迹然萬物皆自一氣芒芴而來所謂造物者無物而有物之自造也人多前識不能無心安得無爲哉

○林氏鬳齋口義云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次叙富貴壽善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說前三段了後以列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蹲循即逡巡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形不得謂之善矣衆世羣趣誙誙然必取之意我以無爲爲樂而俗反以爲大苦則樂譽是非果未定也唯無爲可以定之耳

○褚氏管見云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而能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疏外其形去道遠矣列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

○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爲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唯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

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推至理以遣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顔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疑獨註莊子襲諸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死則鼓盆而歌見其情發乎聲也惠子謂子已長身已老不爲不久死而不哭亦見其無情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答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槩然及察其本無生無形無氣則果何自而有哉冥於真空而莫得其眹也精鞠而爲物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芒未有象陽之始也芴未有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蓋自無氣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真空而已自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爲無窮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萬物譬室中之人人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嘗不出入於天地哉

○碧虛註聞死感槩人之常情鼓盆而歌假物遣累也人本無生孰爲形氣混乎冥漠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慮也

○鬳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故爲此過當之舉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見識若其它學佛者答此問必墮偏見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毒眼覷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

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爲喜則亦不免於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然則外物之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槩字說之不通當是嘅然歎也芒芴宜讀同恍惚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黄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介爲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爲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疑獨註黄帝之所休大道也柳陰木左陽肘柳生左肘陰陽之變也夫生者造物之假借皆塵垢秕穅何足愛惡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明此理也今觀於陰陽之變化而化及我又何惡邪

碧虛註二人或以支榦離散爲善或以滑稽介獨爲善觀化空於冥寞之丘峻極之墟而柳發其肘左取生義夫生者化空之假借於空論之生爲塵垢長景況之死爲昏夜也是故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今有生乃常生忽化乃常化以常生觀常化則知常生不真常化不空空化相通於理何患哉

膚齋云黄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癤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喻外物塵垢言至微釋氏所謂四緣假合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我隨造物而變也前言蹷蹷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又何惡焉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略而不論獨呂註及之偶得管見廣而爲說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木易生喻無心無爲者之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爲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受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莫遁焉儻悟吾生之爲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爲物耳何所容其親踈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黄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黄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及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爲無情則無情者亦或化爲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化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當無

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當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爲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爲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髑髏相答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爲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戀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間爲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鬳齋云髐然虛而堅固從然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

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拖劑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爲息則委而順之不忤化而增慼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爲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耶陳碧虛名此章爲兩謬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虵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郭註内求不得將求於外合内求外非惑如何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眩視憂悲固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銜城窒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瞑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持矣

疑獨註顔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齊侯不知齊侯稟性有定欲強教之則必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褚盛金褚綆井索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深以其稟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然而已彼將内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觴海鳥于廟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物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其事聖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

○因適變而有義則名止於實者不爲浮名義設於適者不爲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虛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猶齊侯之惑皇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禍去而不危矣

鬳齋云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之分不

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以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識當世遊説之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莊子衍出一段説話壇讀同澶水中沙澶地也人才不同人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褚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莫易綆短不可汲深喻形有所適而莫強是皆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令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而無主反傷其形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悲此以己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各以所遇為樂歡養之實未有定在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㡭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註遊魂為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何知也制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長於死乎予果歡而恍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㡭與蠙衣陵舄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蠐螬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鴝掇乾餘骨斯彌食醯頤輅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軦之於九猷瞀芮之於腐蠸羊奚之於不箰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髑髏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為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歡者未必實歡也㡭古絕字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為㡭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蠙之衣以至程馬人皆

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冃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靜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虛註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顛養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達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為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鼂為鼃遺類水涯著苔如衣乃枓斗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舄蕮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山蚓化為百合也鬱棲糞壤也烏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烏琵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可一槩論胡蝶就熱化為鴝掇初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為食醯巳下明有情之物觸類而變瞀芮橺草腐蠸螢也此乃無情化有情猶朽麥之為胡蝶也腐蠸生羊奚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生筍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蛸俗云敗竹園多刺蛸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貘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鬳齋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歡卻如此倒說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之物生種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而文字之妙不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愈看愈好鼃者水上初生苔而未成鼃蠙之衣則巳成苔附土著岸者陵屯田野高處陵舄車前草鬱棲糞壤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之別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鴝掇乾餘骨至瞀芮腐蠸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末後卻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世駭俗處羊奚草名草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青寧蟲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馬齒馬蘭之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明用許多草名卻把馬與人故為此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人為其愚弄看它不破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火傳不知其盡也

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似差略其文夫動植生化之理耳目不可徧及非格物君子不能盡知盡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

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醯字為句次九猷腐蠸次羊奚至青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頤輅黃軦瞀芮久竹為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黃軦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

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其子豹山海經南山多貘豹郭璞註豹之白者曰貘程是貘之別名貘又豹之別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為累亟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孫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獨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為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亦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為化所役不為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為至樂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無為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

死地彌至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不可免也更生日新之謂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所以遺棄之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所在皆成而與化俱還輔其自然也

呂惠卿註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所無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然○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林疑獨註生之所無以爲益生曰祥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貧富壽夭是也養形在乎物逐物無已必爲形累爲生在乎形守形不離生亡者有之謂形雖存而生理已亡也來不可卻去不可止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果不足以存生然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其爲不免欲免爲形莫若棄世世者人與我同生而不可去也大覺者○以此爲大夢大者既亡何物足累無累則用心正平故能與彼更生生生不窮則至於命矣夫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然其始亦莫不在乎棄與遺也故形不勞而精不虧若然者與天爲一與化爲友天地交而萬物生體則有形始則有氣合則爲有散則爲無形全則明精全則神精而又精乃天下之至神故能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也

陳碧虛註達生之情者任其富貴貧賤知富非強趣貴非妄慕也達命之情者任其賢愚通塞知賢非猝學通非力致也金玉潤屋而儉嗇不用神氣壯盛逐物而亡者莫不皆然悲夫世人之倒見唯外身者可無死地矣理皆自爾雖不足爲然有生之所未免也夫爲形之患莫大於世緣忘緣則無累無累則不危而德業日新同彼再生庶幾乎道矣在世非事不立有身非生莫存則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至於形全精復與造化爲一合則成羣物之體散則○歸太無之先也善達生者忘形故形全忘生故精復形精既壯與化推移研妙不已歸輔其自然而已

劉槩註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爲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

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知之所無奈何者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形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即前云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也爲與不爲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則我自我世自世矣○
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更生則與之無窮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遣而自遣矣四大假合成體散則復初歸無形精全則能變化是謂能移也體道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贊造化矣
褚氏管見云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爲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所無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却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爲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因養而亡然有不可不爲者若飢食渴飲之類其爲也不免以有世存焉耳故欲免爲形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固不是棄我能轉物也生固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至精也與天爲一斯其極致歟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爲萬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之地而地在人爲人過物爲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萬化所不能役此由達生以達乎忘生之妙也爲世爲形義亦相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止於所受之分實然與造化日新終始者物之極飾則二矣不以心使氣不以物離性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千將鏌鎁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皆以其無心故也不虞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之為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異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異足以至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貌象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修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御物奚事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過之猶千將飄瓦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為也開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暇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是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

疑獨註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豈在知巧果敢之列夫貌象聲色物豈相遠而世之所先者不知踐神明之容特先之以喜怒之色奚足以先乎物哉凡物之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法故不淫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虧物之自外來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墜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鏌千飄瓦以其無心而人不怨也人之天有為中之自然天之天無為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人不以人滅天也不忽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乎以其真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碧虛註以其密行故能冥通不遇虎兕不避甲兵者持守不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色孰為先後有形則有所化得是不形不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彼謂潜行而不窒者不越法度含章藏耀遊乎萬物之終始歸乎太空而已矣壹性養氣合德三者混一與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窒慹慄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亦猶是也聖人藴乎天理鬼神莫覩其迹有心有情則招折招怨矣故以之治身則和暢治國則太平不以知役知而以忘去忘○忘機者德役知者賊不以有德自足不以無知為失則近乎真道矣

鬳齋云純氣之守守元氣而不雜也貌象聲色謂有形迹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與物同耳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不能見乎萬物之終始者皆以迹自累是色而已前敘四字後只舉色字文法也造物無形而止於無所化言其無變易也得此造化之理而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

○故焉得而止焉不淫之度一定之法無端之紀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壹性合德與造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內既全而無郤外物奚事入焉醉者墜車鏌干飄瓦之喻極精密有理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無心也開天之天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則心猶未化六根皆為賊況外物乎

列子得風僊之道故其問若此答以純氣之守一語盡之盖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僊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物之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之分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壹性養氣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事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鏌干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況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焉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郭註累二丸於竿頭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錙銖之閒累三而不墜所失

者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
失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
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疑獨註痀僂曲腰承蜩如拾仲尼見其巧
妙疑其有道而問之答以五六月蜩鳴之
時累丸至危習之精者猶能使之不墜此
習承蜩之法也錙銖數之微一者數之始
猶掇之者離一而入無矣橛株槁木形容
其不動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此豈天性所有哉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耳
碧虛註蜩可以作醢故承取之初習承蜩
累彈丸於竿頭以驗其手不搖動累二丸
而不落失蜩猶錙銖至累五而不落則身
如斷木臂如槁枝蜩集而不疑故取之如
掇也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豈特
來蜩之翼而已哉
鬳齋云不反不側只是凝定其心一主於
蜩而不知有它此借以論純氣之守而世
間實有是事但以爲技而不知有道寓焉

乃凝於神凝當是疑後削鈙章可照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
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
性遂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
猶車之卻退於坂覆卻雖多而不以經懷
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若所要愈重
則其心愈矜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
重乎
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
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卻不足以與此
疑獨註此寓言達生者率性任真心無係

累無往而不自得善游者率性操舟猶有
未至若乃善沒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覆卻陳乎前而不入其胷中惡往而
不暇哉注者以物賭戲射也鉤貴於瓦金
貴於鉤心無所貴故巧心有所貴則潰亂
矣
碧虛註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也驚沒
於水者則不待舟即便操之言忘水者猶
存舟未嘗見舟兼忘之也憂患不入於胷
次內有餘裕故也喻瓦盆賤器投物必審○
○鉤金重寶射物戰殆是知輕水則舟可操
重貨則心計拙此自然之理也
鬳齋云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
能操舟矣射而賭物曰注射者之巧本一
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慼慼則雖巧
者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
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
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
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
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鞭後去其不及
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
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
中適是立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
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
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
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
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
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疑獨註善牧羊者視其後者而鞭之欲其
循理而勿失單豹張毅皆不鞭其後者也
入而藏者入而又入出而陽者出而又出
柴立其中央無心乎出入者也得其實則
名必極矣畏塗十殺一人人道之患也袵
席飲食之間陰陽之患也人道之患易見
而人知避陰陽之患難明而不知戒老子
○云動之死地是也○

碧虛註養生若牧羊好逐故後不得不鞭
也單豹養內而不謹外張毅修外而不治
內皆失鞭者也入而藏謂幽棲離群昧於
應物出而陽者奔馳溺俗忘於自治柴立
中央者朱愚不通少適變也三者無係是
得常名而臻極致者也夫畏塗雍顯易戒
袵席微瞎難持故美善之為害也久矣而
天下不覺也

虛齋云拔篲掃帚供灑掃之役也牧羊本
聽其自然有在後者而鞭之謂循天理而
行亦必盡人事單豹張毅皆在人事有未
盡者不可全委之於天也此段於學者已
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前後說天道人
道之意無入而藏不事於靜無出而陽不
一於動也柴立中央無心動靜若槁木也
盡此三句可名為至人矣以畏塗喻袵席
即蛾眉伐性之斧示人窒慾之戒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
○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
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
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
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
者何也

郭註欲賭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呂註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其愛
身不若彘哉以世為之累也故唯棄世遺
生可以無累

疑獨註為彘謀則顧曳尾於塗中不顧留

胥而爲貴爲藏謀則顧食糟糠而措牢筴不顧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藏其微意可知

○碧虛註解牛皮爲鼓正三軍之衆爲牛計者不若服軛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爲狐計者不若走澤此牢藏所以不顧加肩尻乎彫俎之上達生達命之旨者也膚齋云玄端冠也豫芻養之也腞同篆楯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僂舂管之類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畚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形死置身趺蹟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爲藏謀如彼而自爲謀如此何邪

巳上四章大意相類疴僂承蜩用志不分似亦發明前章純氣之守倘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拔篲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把也膚齋口義同根拔之拔拔篲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篲皆服役者所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帗傳寫小差監韻帗音拂與翇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腞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輴畫輀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蕞才官切僂當作蔞力九切謂殯於蕞塗蔞蔞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蕞塗龍輴以椁又云設蔞翣蔞同柳蕞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輴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疏之生藏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已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夫皇子告敖何從知鬼之名與其形若此蓋古之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在男曰巫在女曰現能猶鬼神祇之居則知其名與形如此豈無傳乎

疑獨註此數鬼名古人所傳莊子引之理寓其中凡學未至天道者皆不可以議其有無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存而不論也桓公澤中所見皇子告敖因其疑而解之故告以委蛇之狀見之者殆乎霸其言中桓公之心其疑遂釋而不知病之去也今人病而問卜求醫用巫而獲愈者亦此理昧者不知耳

碧虛註管仲無心故不見鬼桓公有心故見鬼成疾陽氣上發而陰凝則善怒陰氣下發而陽伏則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矣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洎陳委蛇則正中公之所見是知欲無小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於啓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

膚齋云誒詒氣逆之病沈滯泥之中也桓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及云見之者霸故喜而病去矣此事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旣以此語入之文辭則世間亦有此事不足怪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敖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眞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眞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歟盍戲乎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滌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滈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雞不爲物感而變則亦莫之敵矣

疑獨註此以養雞喻養生而所養有漸次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響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碧虛註虛憍恃氣軒昂夸大也猶應響景

矜衒瞻顧也疾視盛氣便僻光儀也雖鳴無變同塵不耀也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心灰形槁物莫與爭矣

膚齋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爲物所移疾視而盛氣言神氣王而形不動首云虛憍而恃則氣在外此言疾視而盛則氣在內至於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爲喻

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響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感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爲之欽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爭而善勝者以此○雖已乎說不過按列子本文作雞可鬭已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猶可蹈也至於黿鼉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爲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爲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爲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乎人所不能及也

疑獨註呂梁丈夫之蹈水有道而不爲私任理者也故與齊俱入與汨偕出而不爲所溺始乎故則有所因長乎性則有自然者成乎命則不知其所因所緣而亦非自然矣是故安於陵安於水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碧虛註齊如磨臍之旋入汨者洄洑而涌出私己逆水則不能成性命矣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故也長於水而入不危因同本性也游於湍流而不知所以然者遂成天命也明達生之旨有如呂梁之游因習而成者也

膚齋云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安陵安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

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歟○並字舊音無宜讀同傍去聲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視公朝若無趍慕之心絕矣必取其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註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齟齬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碧虛註役慮則耗氣無欲則靜心不懷慶○賞爵祿屏外事也不懷非譽巧拙息內念也忘吾形體忘內外也然後入山林采自然之材合自然之巧所以妙若鬼神而魯侯疑其有術也

鬳齋云鐻鍾鼓之拊乃筍虡之類所以懸鍾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懷爵祿非譽忘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天性形軀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齋以靜心是為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凝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唯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為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凝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馬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是非生於不適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

猶未適也

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爲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盡乎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腰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歟

○疑獨註稷之御中規繩莊公以爲有文者○不能過也使之回旋如鉤百度而反馬力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其必敗此明性命之理順其至當而已不可過求也工倕能旋矣以用規矩得於手而心應之未嘗有所稽留故其靈臺虛一而不爲利慾所桎梏也忘足則屨無不適忘腰則帶無不適忘是非則心無不適內不好變外不好從過其事觀其會以行其典禮則事會無不適是爲忘適之適也

碧虛註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箠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倕之應物無滯而性不雜者指與物化也心無稽留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也忘足忘腰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過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鬳齋云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弗過鉤百打圓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巧而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工倕以手旋轉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筆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礙適安也會猶造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併與適亦忘之也

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言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鬳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爲盡善也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倘徉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爲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無忤則無往而非適矣

○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郭註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事者皆無事之業率意自爲非恃而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已養鳥養各有所便均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若孫休之所爲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以海鳥之說云

疑獨註子扁慶子孫休之師休自謂居鄉○無人謂我不脩臨難無人謂我不勇然而○耕田不遇豐歲事君不遇治世居鄉里爲人所擯居州部爲人所逐何罪於天而受命如此其師告以子獨不聞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遥無爲真君之爲出於無爲故爲而不恃真宰之長出於非長故長而不宰今汝修身飾知自顯於世宜其罹害也得全形而無夭自比於人數已幸矣何暇乎怨天尤人哉又恐孫休不知而驚其言遂舉海鳥之喻言善養生者各任其性分之適而至矣

碧虛註休自謂身脩志勇所造不遇乃不知天命妄興悲歎也夫至人之行不顧人知忘其肝膽況喜怒乎遺其耳目況見聞乎脩勇賓逐皆塵垢也自行遺忘皆無事也今休將爲而恃欲長而宰要人知用矜伐苟免幸類完人耳盖孫休欲務生之所無以爲故扁子答以知之所無奈何是知大聲至音里俗夫之所必惑也惡得無○○驚乎哉

鬳齋云賓讀同擯棄也明汙驚愚言其自異款啓小孔竅喻其所見者小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邪此譏當時學者淺見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

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攪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達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墜者之於鏌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說彘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寘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詳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敦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已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山木第一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耶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訾與時俱化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以應無窮之變此先王所貴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免乎離合成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遊於世而不僻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爲則可上下以和爲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爲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默鴈也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鬳齋云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即順〻然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爲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爲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真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

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拘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乜音今擬從去聲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故令其無身忘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本步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謂蹲碨留居謂滯守形與物爽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無欲則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謂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見有於人為人所役用也有天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非見有於人也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呂註以魯國為皮者患之所生由乎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為之累刳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為之染洗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為遊於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為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尚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德之為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麋之而已棄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

而至矣夫道通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倨而不進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倨無留居而爲車以少費寡欲而爲糧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君者自崖而反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爲堯知是而已大莫建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遊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疑獨註南越明地建德聖人之國愚朴寡欲善養心也作而不藏與不求報大仁也不知義之所適真義也不知禮之所將至禮也三者自得於内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在生安生在死安死也刳形去心遊於無人之野使之神德行入而同乎天也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之於建德之國使之顯道出而同乎人也魯侯真謂使之南越憂其道遠而險豈知建德之國只在乎心存神忘形不行而至矣魯侯又慮道遠無糧此皆不能忘物認言着境市南子欲其求之於性分之内使之少費以嗇神寡欲以養心雖無糧而自足矣江喻德道喻海不見其崖背境也不知所窮適變也如是則送君者皆自境而反言其至於道者中人之所不及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毒非有人則能以貴爲寄非見有於人則能以寵爲下故無累無憂蓋欲魯侯去累忘憂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也虛舟以喻無心故觸物而不怒有人在其上則有心於物而物攖之矣人能無心以處物孰能害之

○碧虛註刳形則文皮去洒心則嗜欲除旣能自治則是遊於無人之野去此尚賢取彼立德是爲建德之國愚故少私朴故寡欲知義所適故藏知禮所將故報不猖狂何緣遊方外不妄行何緣蹈大方生可樂死可葬終始居而不離也願君去其緒餘與精妙相輔而行憂無舟車未能懸解又憂道遠無糧攀緣未絶也少費寡欲無糧自足鶉居而鷇食也涉江浮海望不見崖絶塵無著也自崖而反言力小者不前君自此遠矣視聽不及也堯非有人忘汾水也非見有於人日用不知也我忘人則無累人忘我則無憂故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虛船觸舟喻無心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有於人也人不怒虛舟則物不害虛已可知矣

○膚齋云以皮自累言有名於世皆能召禍也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此又云建德之國看此一段令人禮淨土其源出於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它義耕作自食而無私畜未有禮義之名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乎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無形倨不有其身無留居不有其國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不知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逺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譬見舞㽞而喜草書始因㽞而悟既悟則㽞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大莫之國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虚船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狐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爲之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賈禍信能刳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内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恩又安知義禮之所適猖狂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隣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虚其患常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涉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諂執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逐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虚船觸舟備見前解

○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爲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爲句居屬下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武林進士褚伯秀學

山木第二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郭註怕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還用其本性任其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悦而任彼往來順乎衆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爾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儻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曲傅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

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
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疑獨註鍾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賦斂
以爲鍾喻畜養精神以治心也爲壇祭鍾
而後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
月天道小成上下之懸體用備也王子慶
忌問何術之設荅以抱一以爲用無敢設
也復朴喻復性無識忽疑何思何慮也往
來勿禁各任所適從其彊梁柔剛也隨其
曲傅不彊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
斂而毫毛不挫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內是
以無損而自足也
碧虛註用心專一於其間豈敢妄設邪彫
琢復朴制度淳古也倘乎忽疑侗儻無退
也勤誠將迎而無抑奪順其拒扞任其附
已因其自窮非勢取也賦斂而毫毛不挫
民悅故無損也而況有大道者乎
鬳齋云循自然之理純一而無雜故曰一
之間無敢設也彫琢復朴去圭角而歸自
然無識而若忽若疑無容心之狀勿禁勿
止無將迎也強梁不順曲傅順也皆隨而
聽之自窮自至言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
自至故無毫毛之傷大塗謂可坦然而行
無容心以處之也
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而調陰陽國所
當備者而賦斂於民以爲之則宜難成
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設架懸鍾
上下各六所謂編鍾是也怪其成之速
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荅以唯知純一
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
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
而若忽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迎來若
奄歘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
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也因其自窮使各
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
足以不擾而辦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
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
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夫賦
斂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有道存
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
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
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
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
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
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
之害也夫察焉小異與衆爲迕混然大同
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

將寄言以遺迹因陳蔡以託意恃功名以
爲己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
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
而後處之無心而動功自彼成故勢不在
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彼各自當其責
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弟子取其
棄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無所
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
受害之地也

呂註翂翂翐翐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
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躋躋不得○
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
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
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
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
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
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
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
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
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
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柰何耳學
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
之可入則不至於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
之所累者幾希

疑獨註大成之人指老子去功爲名還與
衆人此所以不隳不虧也道流於天下而
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而不聞其名不雜
不變無心若狂故不責於人而人亦無責
此至人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子何
喜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
大澤衣褐食杼盡棄人間之好而求物外
之理鳥獸爲之柔馴況於人乎

碧虛註鳥名意怠取其無騫翥之心引援
而飛食取其緒言避害之深也今孔子飾
知以刪詩書脩身以定禮樂昭如日月衆
人師仰有如直木甘井先遭伐竭伐功矜
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
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
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純常比
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削除聖迹則無
功矣損棄權勢則無名矣緣飾知以驚愚
故有陳蔡之厄也於是孔子辭交去徒逃
於大澤亦猶意怠之迫脅而棲行列不斥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鬳齋云意怠燕也迫脅而棲言近人爲巢
不斥不多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
道而行黯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
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
不名處純常一也狂若無心不爲功名人
我無責無迹而化也至人欲無聞於世子○
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
食人意同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
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
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
二家從居從處爲句蓋得當是德名應
是明庶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
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
純常比狂彼此無責故能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

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揲示後世以爲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郭註君子之交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絕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任朴直前故常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有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爲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疑獨註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唯父子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故太史公曰疾痛未嘗不呼父母詩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故假人之亡國林回不以千金之壁爲利而以赤子爲愛出乎天性之自然蓋其始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淡小人以利交故甘道交之與天屬其致一也孔子犯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而離也舜之將死以其真道命令禹曰形莫若緣不以心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忤情也形緣則不離情率則不勞故無文而反質無物而自足矣

碧虛註天屬淡以親利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絕孔子絕學捐書弟子加進去其利合留其天屬也舜之○將死以真道清泠曉悟禹曰形屬外因物○而順之情屬內自率而領之物順則合自領則逸既合且逸豈假文采以待形用固不須外物之附已也外物謂親交徒友輩

膚齋云泠音零曉也以真道告之緣謂因其自然率謂循其自然不離與道爲一也形指我文指身外之物不以身外之物待我待猶賓客曰待不以身外爲文華則不待於物此不待不資之也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

交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絕又爲世道況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旣悟歸而絕學以至於無爲捐書而究其所以跡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眞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爲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山木第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

呂註明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註大麄也緳履帶履壞故以帶係之魏王歎先生之憊莊子答以是貧非憊乃引騰猿自喻得柟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今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

碧虛註無行于人謂之憊不遇固窮謂之貧夫騰猿之處木也得勢則王長處難則危行人處昏亂之世而欲逞英林召患必矣

鬳齋云攬把也蔓纏繞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猿尤精結以徵也夫三字亦奇

外利祿而守志者貧無所守而氣餒曰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閒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柟梓柘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賓音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

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

○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言變化無窮皆自然也任其自然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為四達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己非求而取之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鷾鴯之畏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玄同天下故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

○無所為懷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為而自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呂註猋氏之風猶猋氏之須木聲人聲犂然有當於人心則其心亦槁木槁枝而已已自無己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己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已安用愛己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為始卒為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盜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鷾鴯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

○其禪之者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為天知其為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疑獨註七日不火食則幾死矣至於命者安之而無死地歌猋氏之風心樂乎道也有具無數則不役於陰陽有聲無宮角不役於五行也孔子恐回閑歌而遂廣己之事以造大意見厄而遂愛己之生以造哀情故告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也合天

人以言之命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飢渴寒暑陰陽之患窮桎不行亦天時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皆本於陰陽陰陽於人不啻父母是以與之偕逝也夫臣受命於君猶不敢去況受命於天乎始用四達言並䕺諸人間無所不通爵祿並至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君子得爵將以利物豈係於己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竊盜以取之凡不能充其類者皆竊盜也吾若取之何哉言○受人益而非私也鷾鴯襲人間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喻聖人和光同塵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化萬物者化也禪之者變也變化代興莫知終始正以待之而已有人中之天有天中之天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無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循陰陽之不可相無體逝而終順性命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碧虛註據几擊琴詠歌古風孔子恐顏回廣己而造大愛己而造哀因告之以人過飢渴窮桎不憂則易爵祿勢利不動則難無始而非卒言有此命則有此報人之所造不異天賜令歌聲變常不知所以然也夫荒旱寒燠窮塞不通者天損之也同彼升降則易逆之則難且君命所至猶不可逃況所以待天乎爵祿之來期於利物非爲己也命屬乎內爵祿榮外亦命也天下公器豈私受哉燕之稱知能遠害也擇居之便宜落實而不顧避人深也然而須襲人舍者以棄巢在焉孔子自謂窮塞天命○故易安爵祿人事故難却然歷險難而不忍去者處塞桎窮故也且物莫不有始卒唯盡性命之情者始卒莫與爲具形兩間人也窮桎爵祿天也既與天合則窮達非人矣人之不能順天理而妄作亦性然也故聖人泊然無情隨化所往此達命之至也

鬳齋云廣己尋我也以尋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今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桎不行推之不去運物之泄氣數往來皆天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所向無礙事隨而集爵祿外至亦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如盜竊然有推不去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鷾鴯即意怠長人而與人相近居社稷祭祀之地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人自愛而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能如鷾鴯之無益無害於人則亦無譏噐之者既富貴矣安得無益無害此所以爲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皆得之於天非人所與也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槁木槁枝皆無情之物歌猋氏風傷令

思古也廣巳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變巳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而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而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爲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捜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蓋天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爲損此所以爲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爲難然而禍福倚伏勢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益人益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鷾鴯畏人而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顏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桎非所介懷人而不能有天曾鷾鴯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爲優桎當是窒本經多通用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蘗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爲利者常相爲累故有欲於物物亦欲之誶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覩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誶足以爲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疑獨註樊籬也感觸也蟬得美蔭所利者小只忘其身螳蜋捕蟬有意於得所感漸大故非徒忘身又忘其形異鵲又從而利之志在必得其感愈大性命之理皆忘之

奐世人爲利欲所惑者愈大愈忘可不謹歟莊子於此悟而歎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舍彈而回栗林虞人疑其盜栗逐而誶之莊子知物情若此居家三月不出戶庭藺且莊門弟子疑而問之答以吾守形而忘身觀蟬鵲所利而已亦忘其身觀濁水而迷清淵以其見彼而反照以此也夫子指老子入俗從俗和光同塵之義

碧虛註夫物相爲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彼此之感召故莊子捐彈反走而虞人疑○

○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失內照之明也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入俗知禁則遠禍踐境違令則招欲踰孔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幸脫烹伐者也

鬳齋云翼大不逝目大不覩逐物而自迷之狀螳蜋與鵲異類而相召皆忘形忘真相累者也守形養生言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欲而汩其理也濁水喻人欲清淵天理也入國問俗俟入它人果園是違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逐者皆有所迷而不自知也

樊舊說同藩籬之藩音訓俱遠兼氣象隘陋非所宜遊令依字以山樊釋之則陽篇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茂密之地

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詳下文頃間之語則三日爲當傳寫小差耳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元本應是令字故郭註及之與禮記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義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呂註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以無往而不愛也

疑獨註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己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碧虛註姸美者自驕故爲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爲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妾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

鬳齋云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段與前蟬鵲章皆是學者受用親切處

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

○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涬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爲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爲而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

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間一路猶涉疑訛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秉○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俾諄複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清虛正已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呂註其爲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爲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夫魏豈不爲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所守清○而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道之物正容以悟之使人取正於我而邪意自消孟子云正己而物正是也文侯始未悟道則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及聞子方之師道德若此遂悟理而忘形忘言然後知吾向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猶土苴知道者一身尚以爲累況魏國乎

碧虛註赤宅七竅人也不形好惡天也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

物以身率導也使人意消方寸之地虛矣聖知仁義名教也子方之師道德也悟所學為土梗因真而別妄也知魏國為我累有大物者難忘也

鬳齋云雖人貌而具自然天德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真清則易離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動容貌而使之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以有國為累故未得深究無為自然之道也

○褚氏管見云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為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為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為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德虛緣則無為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以悟此為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偷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為土梗則知絕學為全真悟魏國為身累則知無位之可久此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親炙規誨者乎其為人也真疑此真字為冗下文有之誤加於此詳文義可見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

○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疑獨註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知其本故陋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之間耳其諫之則如至親其教之則如至嚴文勝之弊一至于此溫伯雪子所以晏見而屢歎也若夫仲尼見之則目擊道存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其粗者也

碧虛註明乎禮義謂進退規矩威儀槃辟也陋於知人心謂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也心契常道則目擊而妙存其可道者禮義容聲而已矣

庸齋云規矩有法度龍虎成文章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也目擊道存即正容悟物之意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先聖教人務脩其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鼎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三不言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郤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郭註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為無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動自無心其化常新不以死為死也薰然成形又奚為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不可留也雖執臂相守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而人未嘗以此為哀何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人生若馬之過肆無駐須臾新故相續不舍晝夜汝殆見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言汝去忽然思之常若不及俱爾耳不問賢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以日新雖忘故吾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與物無不冥也

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

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與肆馬之所閱而非馬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則所謂汝者無有然汝奚以甚忘為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疑獨註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不言而信誠所化也不比而周非親人而人自忠愛之無治民之具而民自治乎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至於命者知乎晝夜之道達乎死生之理故有形死而心不死者哀莫大於心死非不亡之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為陽故存入為陰故亡萬物皆有待而死生舉不逃乎此也唯無死生則無所待矣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待盡無所待也此孔子無生無死也日夜無郤合陰陽為一體效物而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薰然而成形不以生為生也日徂言與化俱往交一臂而失言造物之驅人百年一○瞬耳人知以死為哀而不知此理尤可哀也著明也唐肆鬻馬非停馬處言欲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夜半有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使汝忘吾汝服吾也亦甚忘使吾忘汝服猶思也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

碧虛註超逸絕塵喻妙理卓絕應變無窮夫迹之滯礙形之變化猶可遷復若乃靈府不虛趨死不及哀莫大焉心死者執著自喪之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者其心活耳日之出沒不已比物之生化不停觀者非日莫見履者非日莫行目得日新之妙則視不眊趾得日新之妙則履不蹶是曰成功也日出則萬類皆見日入則萬類皆晦萬類有休王之數死生各有日唯逃乎數者無所係待也仲尼知死生有命故上不逆造化下不期所盡效物而動物攖亦攖日夜無郤心無間斷而不知所終有終則間斷也陰陽之氣薰然成○形若規度前事則悖於天理是以聖人常保日新期至則往且吾汝相與交臂之頃已成陳迹有志之士寧不慨然吾所以顯著外化也汝殆庶幾於此而彼已盡矣奚足論哉吾之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故瞠若乎後矣日新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迹也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吾汝相服甚忘即不責其師不愛其資之義師資兩忘吾汝何患忘乎故吾身非我有也有不忘者存

道無不在也

鬳齋云心死喻無所見生而無所見尤甚於死故哀莫大焉比方可數也日出日入言自朝至暮有目有趾群動之物必待日而後事可爲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萬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人受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效物而動無所容心無卻無間斷言此身無非和順之理雖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爲規度也日徂者與之俱往交一臂並立也吾終身與汝○

○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詩云中唐有甓唐肆令之過路亭求馬於唐肆刻舟求劍之意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雖未至於此亦可患焉汝既知有奔逸絶塵一解未盡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所見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

○孔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揚子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燭隨應所感是謂與物爲春日夜無卻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絶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鬳齋說爲近又疑當時闤闠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賢恩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而順之知有不忘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群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藹然惜夫化機之不可停群居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常者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其涉世之迹耳豈○

○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田子方第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吾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郭註慹然似非人寂泊之至無其身心而後外物去初者未有而倏有遊於物初然後明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試議陰陽以擬之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為紀之形而未嘗守故明其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不見首隨不見後至美無美至樂無樂也死生亦小變知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知身貴於隸故棄若遺土苟知死生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為而自得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也

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為歲近之為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為之紀○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是而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為至美至樂也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藪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故也

疑獨註物之初謂未有氣質之前試議其將難以盡言也肅肅北方之氣赫赫南方之氣大呂陰聲生於巳是出乎陽也黃鍾陽聲生於亥是出乎陰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以爲和而物生焉物得以生不知其紀而莫見陰陽之形消息盈虛至日有所爲總言陰陽變化之理生出於不生此其所萌也死入於不死此其所歸也非是陰陽也孰爲之主哉天下之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所得日新所玩無故得在己之至美而遊乎物之至樂可謂至人矣死生○小變道大常也獸易藪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爲小變則喜怒哀樂何足介懷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況得喪禍福乎聖人以道爲貴其次貴身則有患矣人皆知身貴於隸而不知身爲大患知道貴於身則貴常在我而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心唯有道者能解乎此孔子既聞至言復問老子

德配天地猶未能忘言何也老子告以水之於汋至人之於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皆本於自然又何脩焉謂吾雖有言猶無言也

碧虛註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離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靜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覩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怳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爲之宗主耶孔子又問遊學於忘言之道夫學道有所得得其性之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也猶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暫爾小變又何患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爲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死生猶寤寐也況其它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

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譬水之汋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爲至人之德業廣被豈有所脩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脩焉是以夫子自喻以醯蠓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鬳齋云立於獨言超乎世表物之初無物也陰陽發乎天地四句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交通成和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晦明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始終無端皆言造物也○至美至樂贊道之妙魚獸雖易水易藪而水草不失猶人同此天下豈能自異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爲心累但愚俗不解唯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以江河之水汋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

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已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爲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死可不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爲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爲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數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胝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性自然也喻至人之德無假脩爲而物自歸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斯其所以爲大全也與此章要旨在生萌死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充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爲死生轉移且人處生死之間上知下愚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後葬比比皆然而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欲知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乍聞此言若茫然無致力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爲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純獨註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斯真儒也內有其道質也外有其服文也有一不具皆非儒也唯聖人踐形然後能稱其服學不至於聖人而服儒衣冠此俗儒也舉魯國儒服而真儒一人則尊孔子之至也

碧虛註爲王佐者一變而足興儒教者何假三千故羊質虎皮必有慼者盛德若愚

豈無知者哉
鬳齋云此段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南華以閒世卓犖之才而居涸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胷中之奇遂上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楊墨桀跖惡許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故神閒而意定也
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解衣槃礴所以爲真善畫者也
疑獨註爵祿小物死生大事能外爵祿未能外死生能外死生則無所不能矣夫內矜則外莊內足則外閒內矜則神散欲進而有不受之嫌外閒則神定雖爲而有無爲之意元君擇畫史而得其真由此道也
碧虛註待時命而飯牛人必觀其行事父母而忘生死必察其孝慈於人用者學未至道然自得者藝必精粗迹尚爾況妙理乎
鬳齋云方其飯牛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動人者感動而化之畫史之無心於求知而解衣槃礴元君所以知其爲真畫也
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而治工拙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附內足者外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

再考飯牛而牛肥只應作飯牛而肥謂百里奚雖處賤躬耕而樂道忘貧四體充悅非謂牛肥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田子方第三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則和其光塵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為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夢不為不信欲卜不卜不為不敬直以循斯須而已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為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斔斛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疑獨註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事文王未得太公之時其心不忍百姓之無天託夢以求之亦聖人順人情之道及受之政大常之法不改不正之令不出三年之後天下尚同故列士壞植散羣植者木之直列士之操也方其尚同之時列士之操無用故壞列士之羣無施故散尚同則天下無異務故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入於四境功成如此故文王北面事之而大公林然不答汎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

○閒文王之舉太公非不能獨行以應天意蓋不欲有異於衆故託夢以係衆人之情於斯須之閒耳

碧虛註其釣莫釣謂直釣也託釣待時隱於釣以為常耳文王假夢質諸大夫大夫謂先君之命何疑何卜遂迎而授之政列士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垣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斔斛不入境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著業顏子猶疑託夢之非實答以權之予

拳在手斯須之間文王盡之矣又何論剌馬

劉槩註三代直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影響也其夢賚良弼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爲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臧丈人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盧齋云帶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壞植散羣言不立羣黨不成德不有其功同務與衆同事不自異也外國敕斛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諸侯無二心莫不知歸也朝令者開文王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古本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刻石始皇文曰御史夫夫義同

壞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士故成疏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者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泯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竹田曰篁植以爲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爲可據餘義備見諸解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謂不動之至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前矢適發而復沓方矢復寓而在弦復沓則矢往而沓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知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疑獨註御寇之射用知之審者故能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此射之中非道之中也及觀伯昏無人之登山臨淵背行逡巡御寇汗流至踵則猶是聖知之粗可見矣若夫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則非聖人莫能故曰

留於中也殆矣夫射之射謂不出於力分之外不射之射力分又不足以言之

碧虛註考之射法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故可措杯水其肘上弦發矢往復沓箭箭所謂彎括而入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寓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不動也是射之射謂猶存射法若登山臨淵而能射非唯忘法兼亦忘形故能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鬳齋云發之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方來之矢已寓於弦言一箭○接一箭如此之神速是射之射也若登山臨淵背行逡巡而伯昏無人能之者不射之射也所謂純氣之守揮斥八極而不變者也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道而通藝者不慄當發矢沓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則怵汗而不能立況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為極致也然亦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寇著書而自貶若是何邪蓋抑己所以尊師尊師所以尊道也與彎射羿之弓者不侔矣○無隱范先生講宗呂註兼證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為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刦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

疑獨註此即論語所載令尹子文之事又託有吾以明之栩栩然氣微動貌軒冕之來不可卻則順受之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得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忘乎彼我

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泯天且不能貴賤之況於人乎真人與化爲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說美人不可得而濫盜人不可得而刦羲黄不可得而友唯其如此故經山不介入淵不濡居困而不失其亨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

碧虛註鼻間栩栩然色澤欣暢貌吾無以過人不矜故無憂耳且有生是妄繼旅誠虛軒冕去來何異蚉蝱之過目也故躊躇弗進存神適德之鄉顧眄四方御氣宵寘之域彼之貴賤何暇及哉古之真人朴素故難說質真故莫諭寡欲故遠盜無求故不屈是知心無礙者生死不能變形無累者爵祿弗能縈若然者其神無方故貫至堅而無盡其氣無體故没至柔而不濡潛蘊於無内充盈於無外推功與物物足而已有餘也

庸齋云鼻間栩栩然息在内而有自養之意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刦非威可屈羲黄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介間卑細貧賤也道在已而充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也

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知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爲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者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爲在我則無造物以爲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夫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也内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爲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内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微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疑獨註國之存者物存也吾之存者命存也至於命者國雖亡而已有不亡者存係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喪矣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徵欲有其國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識楚王之存存者已亡國之存無益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楚

未始存此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

碧虛註楚王有吞夷之志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有三亡徵謂不敬老不尊賢不養民凡之亡也不足喪吾存不以皮為災也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國雖存而生已喪矣由是知存亡在道不在國邑也

鬳齋云此即刖者有尊足存之意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皆外物耳然其意尤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此語誠有味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已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存者已亡以國為重於已也已重於國則國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已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為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温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諄諄訓古之間顏子數超逸絕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盍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立獨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耶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方為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正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无為謂焉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於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故為道者日損華偽華去朴全雖為而非為也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唯大人體合變化化物无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未知孰死孰生俱聚俱散吾何患焉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以為惡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是以先舉不言之標後寄明於黃帝則自然之冥物槩可見也

呂註知北遊則反本以求其所同而玄之極隱則不皦弅則不昧无為則无事无謂則无言有言不答所以无為謂也反於白水之南又趨明以求之狐闋之丘或不盈之地狂則不知所往屈則不伸黃帝之宮意之所在也夫道不可以知知无為謂則不知是真知也狂屈欲言而忘非不知也是以似之我與汝知之是以終不近也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无為而仁可為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為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是相偽而已所以為亂之首也故為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為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絕滅之及无為而无不為

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為物則已有
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先
猝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
耳生死始終无端无紀氣聚則生氣散則
死知其氣之聚散為徒又何患乎故萬物
一也特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
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道天下一氣聖
人所以貴一
疑獨註北與水皆知之所屬隱幽而弅顯
喻陰陽之中无為无謂者道也三問而不
○答欲其得之於无言中欲言而忘其所欲○
言蓋不可得而言也反於帝宮而問焉黃
帝以喻中道故答以无思慮无處服无從
道所以為知道安道得道也知則未能忘
言遂曰我與若知之彼无為謂與狂屈不
知也其孰是邪黃帝能體无為之道以行
有為之事故以无答為真是欲答而忘為
似之言者終不近道也又引老子之言而
語以知者不言之意无為无謂則真知也
深遠之道不可致日新之德不可至仁可

為也上仁為之而无以為是已義可虧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是已禮相偽也故見
於道德仁義之後是為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也日損見知則可至道日損猶有為損
之又損則至於无為无為則萬法皆空唯
變所適也今已為物欲復歸根反本不亦
難乎唯大人則易耳死者生之始則知生
為死之終易曰精氣為物氣之聚也遊魂
為變氣之散也若死生為一吾又何患神
奇人之所好臭腐人之所惡本乎一氣運○
○轉无窮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
言知之所得當寘乎无言之理而至矣
碧虛註知北遊於玄水之上欲藏知於淵
默也然知不終默有隱伏則有弅起知无
所息故扣杳冥以求安无為謂以无答為
答其旨深哉白水則向明而趨帝宮靈府
也黃帝即真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
為是不知為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
妙有也且真是與真知皆為道障尤難除
者也大道无形可致上德无德可至仁者

兼愛弊則偏私而有可為義主義斷弊則
傾奪而事可虧禮尚威儀弊則矯飾而浮
偽生矣皆自知之失以至乎亂當先損其
知後損不知以至於无知无損而後无為
无為而无不為也无為則无我其唯大人
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
原知其紀者識其先有其聚者歸於散以
死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神奇者性臭
腐者形萬類皆以性存為美性壞為惡性
之化為形形之復乎性不出一氣耳得一○
○萬事畢孰不貴之哉夫有无之利用粗妙
之相須也故先舉无為謂之不答示至理
幽微次以狂屈欲告而忘明語默寘會終
以黃帝之知所以假言詮道惑於知則為
粗超於言則為妙也
鬳齋云篇首一段分真是似之不近三節
主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繼以道不
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迹求仁義禮皆有迹
則道廢矣而禮為尤甚墮體黜聰此為道
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時至於

无爲則循天理之自然无所不可爲矣求
道而有迹則已猶與物同欲見本根之地
難矣歸根言返於无物之初唯大人无爲
則易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如花木
之發終无不盡之理則其生者猶死矣伊
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即此意死生
往來孰知其所以紀綱者氣若知死生只
是一理吾又何患爲徒爲一也萬物生死
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卉方盛則
爲神奇凋落則爲臭腐不知葉落糞根生
○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爲神奇古今○
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
生禍福爲分別一者无分別也
　褚氏管見云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
士欲求歸本源隱弅之丘謂未能全隱
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爲謂則不復以
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
向明以求之狐闋則疑心已空狂屈人
以爲狂而曲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
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
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
道得道之要在乎无思无慮无從而已
真是謂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
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其夫子之於
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无
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爲德仁義禮猶人
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爲物所物
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
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
交相化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耳聖
○人貴一一則混然无間何分乎神奇臭○
腐哉唯知死生爲徒者可以語此知謂
　黃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
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
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
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
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
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郭註至人无爲唯因任也觀其形容象其
物宜與天地不異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
奪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圓者自圓方者自
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自古以固存豈
待爲之哉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陋秋毫
雖小非无亦无以容其質四時運行不待
爲之昭然若存則亡矣掔然有形則不神
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不知其所以畜○
○也
　呂註天地无爲而无不備有大美也四時
變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
无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
效理者无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
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爲而自然者觀於天
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
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
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
存彼未常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

而誰爲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无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疑獨註大美陰陽也明法生化也成理性命也聖人本天地陰陽之美達萬物性命之理入而爲至人則无爲出而爲聖人雖有爲而亦出於不作也觀天地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而已神明者天地之至精百化自化神明則與之而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長

○上古而不老是巳六合不離此道之内○秋毫亦待此道而成天下莫不由此以浮沉道常自新而无故是以陰陽四時因之以得其序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物由之以養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妙萬物者是也推此可以觀天道矣

碧虛註大美覆載明法生殺成理犛分也言則美乖議則法弊說則理亂唯无爲者黙順四時大同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可謂精明矣夫物皆自然故莫知其根獨立不改乾坤非神明莫能容秋毫非至精莫能成聖人法天地之行物受其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鬳齋云大美即易云以美利利天下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成理謂小大長短之所以如何說得无爲不作皆自然聖人所以順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巳神明至精言妙理物之死生方圓皆神明至精爲之孰能究其根極扁即翩然言物化无停而造化常存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非眞見不能道此浮沉往來不故常新也惛然不可見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也

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爲无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无爲不作如木偶哉蓋爲出於无爲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巳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今彼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上文於義爲優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知北遊第二

武林道士褚　伯秀　學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无妄窺故邪氣却而沖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齧缺假寐則聞其言而瞭也被衣行歌而去之悅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无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疑獨註形正則不佚視一則不淫故和理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忘度故心虛而神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爲汝美唯其至虛故道將爲汝居瞳然如新生之犢言其神全无求其故日新也言未卒齧缺假寐被衣喜其得道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化俱往也媒媒晦晦无心不可與謀與化爲人也

○碧虛註體不邪目不蕩則沖和集收知覺簡法度則吉祥止然後衆美從而純白留瞳光及照視不淨外其道庶幾乎故耳聞可道神入妙門言下懸解凝寂若寐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媒媒晦晦則德美无心而不可與謀則道居此皆歌頌齧缺之德容而假寐妙旨難以言盡也

○虛齋云正形一視忘其形體耳目也攝知一度去其思慮意識也如是則元氣全而神來舍矣德美謂其足以潤身道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然无知而直視貌初生之犢視而无心赤子亦然无求其故言不知其所以視者何也言未卒而寐語意相契不容言也實見此理之真事物不入於心矣媒晦芒忽貌彼既无心我有不容言者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善論者立條必簡善學者受化必速正形一視所以檢外也攝知一度所以肅內也可謂條簡矣言未卒而睡寐則尤可謂速化者也瞳然如新生之犢一句形容德美道居无心无爲粹然與物相忘之狀最佳觀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行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爲謀府知主令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
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
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
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
而自成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
而蟬蛻耳故其行處飲食皆在自然中來
彊陽猶運動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
生也
○呂註觀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
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汝身之所存者
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
汝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
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无知則行
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
天地彊陽之氣所爲則所謂道者汝安得
而有之哉
疑獨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載道之器
而身屬乎造物之與奪則非我有是天地
之委形也身猶不能自有況於道乎非特
身也生與性命皆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委順至於子孫亦其委蛻耳知其皆非汝
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
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
氣人稟之而生亦因之而死胡可得而有
邪
碧虛註夫道視聽搏之不得果可得而有
乎身者塊然而自有豈汝之有哉答以既
云獨化即屬我有委隨也身且非汝有隨
○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
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
汝有隨天地之蛻而有故其行處食也皆
元氣鼓吹而動於汝何有哉
鬳齋云委聚也四大假合曰委形陰陽成
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
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曰委蛻彊陽
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
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妄身當在何
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无執著也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
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
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
无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
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
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爲委蛻又可
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
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
死此生皆道之運化无極而物之受命
无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
○造化无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而憐子
愛孫之惑始可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
爲人脫韁解鏁之要訣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
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

○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

○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曰寞寞曰无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无所資借形則循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无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物表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止分容悠无量也

○

○與化俱者用物而不役已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而物自得言无功乃足稱道也无所偏名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反於宗者不逐末喑醷物直聚氣耳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哉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然其知慧自相齒當順所遇宜過而過調偶和合之謂帝王所興如此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已生又死俱是化也死物不哀死類不悲解弢墮秩言其獨脫變化氤氳无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務則不至默而塞之故得也

呂註精神於道猶為昭昭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眞則无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人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輿體強思達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巍巍莫知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資

○

○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為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喑醷謂非所羨壽夭等觀堯桀奚足分哉果蓏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弢則弛張莫拘墮秩則卷舒无礙塊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

大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无值故辯不若默真聞於道則无聞故聞不若塞言者无言聽者无聞此之謂大得也

○疑獨註有實實之志然後有昭昭之功有无形之道然後立有倫之事致一之謂精不測之謂神萬物相生以形而所以相生者此所謂精也故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爲來不往爲往无門无房四達皇皇也知此道者四肢○耳目會於真理所以用心不勞應物无方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不由乎此若夫以博辯爲知慧者聖人已斷棄之而非損益之所增減者則聖人之所保也與化俱往而无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資焉而不匱此皆道之功用也中國有人謂聖人非陰非陽言莫測直且爲人者適遇此形非有意也故反於宗以觀物之變化生者唶醷氣之暫聚耳世間果蓏皆有性命之理人倫之尊卑長幼亦然調而應之者天德偶而應之者人道帝王興起於此然皆應世粗迹非聖人之妙用也夫人處世間忽然而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逐境昧理從而悲哀之此皆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書之在袟唯獨脫者則能墮解之紛乎宛乎魂氣无不之死則人之歸也不形之形生而來也形之不形死而去也此固人所共知非將至之務也謂生死之理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不○至也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是得无所得得之大也

○碧虛註陽出於陰有生於无其理煥然精神者沖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苴故錯雜類分胎卵莫侔也其來莫知孰謂之迹其往莫測孰謂之崖出則徧滿於何爲門入則充盈於何爲房无闕无剩彌羅皇皇也遇此沖妙之道者與天爲一應物无窮天不得不高四句皆指道混元云得一是也夫以知詢道則所聞寡以慧答道則其辭詘絕去知慧古人所取損益之所不能加而淵乎巍巍也運量萬物而不遺者先務其本非由外也故物往資焉而无匱乏此明沖妙之不益不損也直且爲人道貌天形也將反其宗入於寥天一唶醷結聚而爲有生之物頃久復散爲无校奇夭爭是非皆妄情耳植物无情猶具陰陽之理人品不易莫越先後之序聖人事至則應既往則忘而欲興事務者未嘗不以調和爲德應偶爲道也人生世間交臂失○唯湛寂者无出入不化者无死生解弢墮袟即決疣潰癰之義紛綸宛轉欲化不化之間魂魄不守則百骸潰散神歸真宅也不形之形不化者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者不化也在形屬粗人皆知之得道者粗妙皆忘矣言論則徒語其糟粕而无所值故聽止於耳而以不得爲得也

鬳齋云有倫可別萬物也无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禽皆在其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

尋求豈知所出入邪邀寘而見此道則體安思達應物无方自天地至萬物四句形容徹上徹下无非此道人以博辯爲已能而不知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保者在我外物不得而加焉終則復始應物无窮未免乎有心有迹物往資焉而不匱則无心无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也有人之形而心遊物初直寓形天地間耳宗即物之初喑醷氣不順也自其本初而觀○

○有形適足爲累百年之間以天地比之須臾而已果蓏微物生有時胡有種自然之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强弱之相凌然同處世間相爲齒列不違則順之不守則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帝王興起不越此理而已出生入死即往者伸來者屈易所謂窮神知化是也物自无而生死又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爲悲哀此有所包裹而不明如在弢袟之中能自知覺則解弢墮袟矣紛宛言其變化大歸返其真宅不形之形不可見者形之不形體中有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至學者將極乎至則所從事不止如斯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此又說高一層話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道不可以形迹求則无值矣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也

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无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无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

○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掊擊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乎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遺雕琢衆形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匱至无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爲道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无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將反於宗遊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須臾耳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迕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未離乎自然之弢袠也○

○若以理燭破則弢袠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耶不形之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匱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遺義長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三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舉其標質言无所不在而復問此斯不及質也夫監市之履豕而知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周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同合而論然後知道无不在斯能曠然无懷而遊无窮此皆无爲寥然空虛志寥然則无所往故不知其所至有往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常理其有終乎馮閎虛廓之謂大知遊乎寥廓洛○
○變化之所知故不知也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故冥也物有際故相與不冥真所謂際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而物物者竟无物際其安在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

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无知而有生瓦甓无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无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履狶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爲无非所以爲无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无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爲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无爲則澹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无非道○
○也故彷徨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无際小大不得而倪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爲盈虛者道也彼爲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爲稊稗螻蟻爲瓦甓屎溺者誰歟

疑獨註貴而上者去道愈遠賤而下者取道愈近世人常忽其下賤者而不知求道爲最近禪家所謂佛在糞堆頭與此意合

市正名獲問監市履豨之法愈履難肥之處愈知履豕之要今問道所在而况之下賤明道之不逃乎物也若謂道必逃乎下賤之物則道不周矣至道散而在物則爲理大言散而在人則爲教周則不缺徧則不偏咸則无私以喻道无不在三名雖異其實則一澹而靜言其體合於心漠而清言其心合於氣調而閒言其氣合於神寥已吾志神合於虛也若是則无往而不知其所至自至也去來不知其所止自止也吾已往來而不知其所終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彷徨馮閎乎虛曠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能物物者也能物物者與物一體而无際矣際者岸畔物有際者所謂物之際也釋氏云前際後際是已不際之際物物者能之故雖有際與不際同際者同物不際者處已既明物物者无際又明物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在彼者我何與焉虛心以觀陰陽之變而已

碧虛註固不及質言所問失其宗本故引監市履豨以喻之腕下有肉則知上肥矣道體虛无何處无之无既不逃乎物物亦不逃乎无道則淨穢无間言亦粗妙俱通是以周匝太清徧及萬物咸被其化育猶希夷微之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有則不周矣同合而論无所終窮窮則不徧矣嘗相與无爲乎爲則不咸矣澹漠調閒皆爲道者日用寥空其志而已不知其所至周也不知其所止徧也不知其所終咸也以至於彷徨馮閎而不知其所窮則非知識思議可及也道體无際化物亦无際有際在物不在道也不際者无際故能容一切之際若其有際不能容无際之物矣道有盈虛之名而无盈虛之實物有衰殺之迹而无衰殺之理道化有本末而體无本末物形有積散而性无積散由是知道物未嘗相逃妙用无乎不在也

鬳齋云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汝无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无所逃周徧咸三字以喻物无精粗其理一也无何有之宮志已見而无固必之意同合而論无有精粗安有終窮哉澹靜漠清調閒皆形容无爲之妙能講究至此虛一之旨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吾志已讀同矣既无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无所止我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但見其彷徨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窮極大知即道與物无際則與俱化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際有窮所謂物際者也窮而至於无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也物之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下者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

物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履豕者得其豕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矣況三者而遊於无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調閒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謂神遊八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无盡物物者道也與物无際通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從源趨流出乎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者乎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夫體道者人之宗主而道非言所得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有道名而无物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不應則非問所得故終不聞无問无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而強問之所謂責空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婪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於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吉之藏其狂言而死凡以道之為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於无窮而无窮不知也无爲非本无爲知其无足爲而无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无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爲內知之爲外也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乃不知无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无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无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无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无窮而无以問爲也无應應之是无內則未得其未始有物於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泰初則非時與方之所捎也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則不知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疑獨註體道則與道爲一非學道知道者比无形无聲曰夷曰希是也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以是論道猶非道也夫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數不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體不言不知則見其本矣故曰孰知不知之知夫道无聲无色无名故不可見聞言而有聲聲色色名名者存知形形之不形則道不當名是以問者固非而應者亦未是問道者猶未知道況應之者乎問窮无○內不若不問不應之爲愈也以不應之應答无問之問其神矣乎故外不觀乎宇宙之廣內不知乎泰初之妙不過乎崐崘則脫乎地不遊乎太虛則離乎天非至神孰能與於此

碧虛註天下君子所繫言道爲百王師令於道得之秋毫尚知隱秘況其全備者哉窈冥者耳目所不及論道則窈冥亦非故泰清問无窮无窮答以不知知則有窮矣又問无爲无爲知其得道則貴失道則賤守之則約舒之則散此道之數也不知深矣內矣是无名常道理之妙也知之淺矣外矣是有名可道事之徼也有問則涉迹豈能知妙故問道者未聞道則不問矣无問无應猶淄澠之水易論而甘苦之味

難言不知而問謂之无問无問問之是爲理屈不知而應謂之无應无應應之是无內照以无內照之應待理屈之問猶與聾者議黼黻瞽者論宮商也又奚識宇宙之廣泰初之寥崐崘之崇太虛之邈哉

鬳齋云有體道之人則天下君子皆歸宗○之令神農於道未有所見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體道而與老龍同者乎狂猶大也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者所以爲道夫道无形聲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名道亦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无也知有之爲无不若併與无而无之蓋謂神農此言亦未爲道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

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離其本然之眞矣道本无問問而答之我已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无内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之矣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盡聖賢於此没身而已人處萬物之中不啻豪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與歎弇堈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爲合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无而未能无无也泰清問无窮无窮不知也又問无爲无爲知道之數而已乃問无始无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内外即篇首黄帝云不知眞是忘之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无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无問而強問是因問而窮道无應而強應是无主於内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詑之不通義當是卬詩瞻卬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五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四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絶學之意於道絶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吕註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无有則无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爲有爲无問之而不得問也窈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爲无有也唯其有无所以爲光曜不能无无是以未能无有也及其无有則无所至何從至此哉

疑獨註光曜明知之稱无有體道者也體道故不可以聲色名相求然此三者混而爲一其體无乎不在亦无乎不同是以光曜歎其孰能至此乎言其不可以有加矣

碧虛註光曜喻內照无有喻妙本內照體乎妙本者也謂其有邪則窅然空然謂其无邪則有无焉而未能无无也且論无識有受行无窮絕有斷无妙從何悟徹乎哉光曜之問知北遊之大旨也

鬳齋云予能有无未能无无此語至妙未能无无言我猶在无字中爲无字所有何從至於窅然空然乎圓覺云說无覺者亦復如是无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爲未盡與此義同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郭註拈捶鉤之輕重而无豪芒之差都无懷則物來皆應也

呂註无用无不用唯道爲然

疑獨註大馬楚之大司馬有工人善捶鍛帶鉤老而藝精故司馬疑其巧而有道答以非有道也內守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而好此藝於外物无視非帶鉤无察此其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此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无不用者道也物孰不資焉巧者知之精知之精猶若此況道之精乎

碧虛註道在有守而已若无察无守是都无所用也凡有用於此必无用於彼是用之者假夫不用者也假不用爲用故長得其用善治萬物者无有不用故用得資焉

○鬳齋云非鉤无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无不用者道之无爲而无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況道之无爲无不爲者天下孰不賴焉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无有則損而至於无爲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爲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若望洋而歎也子能有无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无未造重玄之域今汝得爲无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羨其不可及也捶鉤之於物无視不用世間之用能无有之謂也非鉤无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无之謂也至於无不用則无无之謂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有无互顯故物孰不資焉无之爲物窅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无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及爲无有矣諸本皆然審詳經意當是无无上文可照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時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唯○无不得化而爲有有亦不得化而爲无是以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孫子言世世无極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物自然即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爲先物道乃至无既无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而猶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无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爲不神者求所以爲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无待則皆无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无待也有待无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无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

疑獨註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曰古猶今也冉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孔子復告之以无古无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未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遽欲有之不可也本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太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物則非物以其爲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无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无已者蓋取諸此

碧虛註問未有天地欲明先物也答以古猶今以身觀身也昭然謂幼稚聰慧昧然謂中年昏晦神者先受之專氣和柔受道之樸全也又爲不神者求嗜好无厭欲美頑質也老同幼則无古今生如死則无終始有子故有孫是相因之道明古今之有

自而散有爲无積无成有不離乎造化也
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以因此死而死
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
非因死而生言其本无待也皆有所一體
有无異道也天地獨化之大者儻有先者
物自先耳不得謂先天地生者物也然物
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
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
故物物各有太極若言物後而後物復先
猶其有物而物物无窮已也聖人芻狗百
姓而百姓愛之无已者亦取其不先物故
也

○鬳齋云神者在我之知覺不神者知覺之
靈爲氣所昏也昔之昭然虛靈知覺者在
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虛靈知覺者不在故
又有所求也无古今終始言造化之理生
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
之也末應謂不必更言纔有生字則有死
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纔有死字則有
生字其義亦然死生所待一體而已體猶
理也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
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不得爲在天
地之先矣如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有物則
相物无窮已聖人愛人有迹可見形迹相
求无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
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閒
一荅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
蓋求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无過世學
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
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
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
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
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
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
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
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
无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
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

○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
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
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
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
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
源得无所得不昭不昧无古无今則死
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
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
今息前婚非後婚之義復提起問端云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
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
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
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
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
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
是知人物无窮由於造化之无窮故聖
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窮然均不免散
淳朴爲澆漓太古无爲之治不可得而
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爲之治其唯善求
已之先天者歟○經文猶字疑當是由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𩐋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之无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靡順則足而止也夫无心而任化乃𡨴聖之所遊處蓋和也儒墨之師天下難和者无心者猶能和之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在我而已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无故而樂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知逆旅耳知之所遇者知之所不遇者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强能亦然由此觀之制不由我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假學故淺矣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内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内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𩐋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无所將迎也世人為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為物所寄知逆旅耳蓋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及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宜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

疑獨註外化而内不化者形隨物遷而中有主内化而外不化者心隨物化而形未忘與物化者形化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安然與之相靡順又使之各足於性分无欠剩也囿者田狩之地圃者場圃囿狹於圃宮狹於圃室狹於宮言人之性命自廣大世變下衰

不能使之復朴乃戚其廣居而使之狹遭時使然也彼聖人者豈有優劣乎儒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釐者和而一之也蓋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不能傷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是也此全德之人唯能與人相將迎所謂將迎者同人而已凡人之情樂新厭故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必故之物待易厭之情天下之无樂也宜矣富貴者之樂勢利幽閒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為樂安有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哀繼之矣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而至於道者不居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資不隱山林而足以閱萬物之變賓之存不匱變之出无窮則所樂日新而无故何有厭而哀者邪

碧虛註殉物曰外化全真曰內不化蕩性曰內化持勝曰外不化與物化者迹同物化一不化者本未嘗化化與不化任之而已非獨委順而又簡易也夫純白涉世者知聖人之遊行居寢於囿圃宮室又何將迎哉儒墨君子尚不能无心而分別是非況其下者乎處物不傷物光壓一體也物亦不能傷彼我无心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然无心而不將迎者易將迎而不迕物者為難也山林无情於人而人多樂之者靜與性合也遇變即哀情使然也世之人皆為哀樂所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能者受役不能者役人也是以聖人貴乎无知无能而世人乃強知強能與物相傷是為大病儻能去其妄言妄知而入其不知所以知者則深矣遠矣

鬳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為外化應物而不動其心為內不化與接為構為內化與物靡刃為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而外應乎物所遇者化而无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猶豈也靡磨也豈與之相磨而必欲與之相勝哉狶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釐釐謂五味相奪也囿圃宮室謂其以此為窠臼不傷物即與物化與物化故能與人相將迎也凡人遊於山林其心必樂樂則有感感必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可見者人不可見者天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唯其知人不知天故欲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悲哉故至言无言至為无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

外化者系以和光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无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

相順而必无過舉也囿圃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遊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紛競以相韲傷況今之人其能處物无傷而與人相將迎乎无怪其棄囿圃宮室羣居之樂而爲山林皐壤獨善之舉也凡物之理動極必靜在人之情樂極必哀滑鄽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无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爲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爲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无爲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爲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无知乃眞知无能乃眞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眞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无言无爲但无心於言爲之間則言爲之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若齊限以爲知之所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詳下文可照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无爲无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眞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无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无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喑醷而自生勃然出漻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弢袠自墮則居化而任化无化无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无將迎而通内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无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无所不樂非化所能遷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請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无異沉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眞也

太上云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五五

武林道士褚　伯秀　學

雜篇庚桑楚第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寳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郭象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始異其棄知而任愚終悟夫與四時俱者无近功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爲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吕惠卿註老聃之道絶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鞅掌是與畫然挈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无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楚之所爲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无爲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爲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爲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无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爲人之標杓乎

林疑獨註物受命於天則役於天民受命於君則役於君弟子受命於師則役於師天役物以生而息物以死君役民以事而息民以財師役弟子以學而息之以道凡有所受命者皆不免乎役故楚學於老聃而稱役也聃非有私於楚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畏壘爲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妾皆取渟朴之人而去其畫然知挈然仁者无用之材與之居不職之臣爲之使三年大壤民皆異之无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效故歲計有餘民化其德欲立之南面社稷而尸祝之與老子可以寄託天下意同春至而物生秋至而物成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居則如尸言其静環堵之室言其陋而百姓猖狂欣慕自往依歸非由於知也今畏壘細民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是以我爲人之杓也杓小器便於衆用而已則是有違老聃之訓是以不釋然也

碧虚陳景元註偏得老聃之道言其悟理最深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而擁腫不材鞅掌自得者與之從事是以初驚情泊後欣俗卑道脩德長民欲尸祝之不釋然者尚嫌有跡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於我何功哉故尸居潜隱民莫得知豈肯

爲人之標杓耶若富俎豆是吾不解師言而故違之也

劉槩註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跡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无爲而未能无不爲也

林氏鬳齋口義擁腫鞅掌循支離也灑然○瀟灑有異於人歲計有餘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敬祀之意鼓舞筆端如此下語不釋然不樂貌宜无得而然言天實爲之天道已行自然无心之喻不知所如往言與世相忘杓小器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知之釋氏云我修行无力被鬼神覷破不釋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師訓故不樂也

褚氏管見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經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顛何栞註羽山在徐州莊子言畏壘指其形之拙朴畫然挈然皆顯示貌爲仁知而不晦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根也寧與椎鈍者居彼此无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爲不知己恐民歸附而爲己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令乃陳列于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循爲彼所尚是立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爲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壘韜光未密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圃之混融无迹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蘖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而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攖身利祿則粗而淺曾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簡髮數米理雖刀之末也混然一之无所作爲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真不足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而致斯弊也

呂註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

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敢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爲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迹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爲欲之大民性爲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

疑獨註弟子謂賢有德者則尊之以位能有才者則授之以職堯舜之治尚然況畏壘細民感庚桑之德化者乎答以魚鳥不厭高深所以期免患也人欲全生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堯舜者真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粃糠耳何足以稱揚哉二子之言辯不能順性命之理猶鑿垣而植蒿也簡髮數米言其小計堯舜雖德之感漸離天而入人莊子所以非其迹而防其流也慮民相軋故不尚賢而无爭心慮民相盜故絕聖知而利百倍夫賢知數物不足以厚民徒使上下交征以至日中穴阫而不顧者皆因堯舜遺迹致弊而然獸相食且人惡之況人相食乎

碧虛註汙瀆凡鱗所專而蛟鯨不遊丘阜狐狸所善而虎兕不處是以道德光大俗難隱藏先善與利聖人常事唯高遠深眇者利害莫能侵而彼全其形生者不足稱揚也辯析賢愚將毀淳朴簡髮數米喪失混同聖人不尚賢絕聖知所以厚民使不為墓竊也而任知之士目前圖成而已豈料他日之敗哉

鬳齋口義鮨狐雖小可以主溝丘言地无小大皆有所尊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能人必尊敬之今畏壘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獸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介獨也湮同蕩以堯舜二子為辯猶鑿垣而植草无此理也於利甚勤言為生甚苦穴阫即穿窬之盜

弟子謂尊賢先善堯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為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眇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神也夫堯舜纘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无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爲首意在拔本塞源不得不爾觀者當求其主意无惑於緒言可也故謂乎雖引以為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為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徇其迹將見姦弊橫生豈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梟薄切為利謀則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倫悖理將无不為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是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哉

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形謂守其分而无攪乎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不强相效兩形閑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達耳謂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呂註德遺堯舜而不爲其无積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言耶答以人之形常保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爲患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乎臭味心爲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唯其全形抱生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瞽與狂也爲道者則以不自見爲盲不自聞爲聾不自得爲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神神則无方也安有閑而不聞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間之而已趎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疑獨註趎懼庚桑之道難至遂發惡乎託業之問答以全形抱生即老子云營魄抱一也營魄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无思无慮可以及此言也趎未明庚桑之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爲用以聾瞽狂者觀之則耳目心三者各異於形矣夫豈知聾瞽狂者之所以爲形全哉我形彼形俱閑而外見諸理物或間之與接爲構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賊爲之孽也趎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奔蜂越雞喻己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碧虛註趎問若舍賢知何業可託答以去賢則全形忘知則抱生踈淪千日斯言應矣有主不執故狂弗自得六鑿相攘故物或間之虛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涔安有鯤鵬之化蜂房安有鵰鶵之雛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趎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鬳齋口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无蔽今乃爲物欲所間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勉以聞道庶幾其能達矣奔蜂越雞之喻義同前解

趎聞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業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而勿離忘思絕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爲之損形離生之本也趎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形亦然聾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有聾

盲哉知亦有之今趎非形有聾盲正坐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熙化形闢即覺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无所蔽及物入而爲主所謂我者反爲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其巧遂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无不解之惑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揆已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槃有躋○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正五 十一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正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二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亾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 正六 一

郭註老子問趎何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

呂註趎欲爲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惟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罔罔然哉欲反其性情而无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疑獨註贏同蠃裹糧器七日七夜言慕道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挾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衆趎遂懼然莫辨主賓繼陳三條以求決蓋爲夫明○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趎失道之眞猶童稚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爲人之道也 正六 二

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衆謂采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荅慚故失問朱愚丹心愚惷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爲患旣曰

挐道存矣又況有言乎海非藏親之地竿非探淵之策喪本无歸罔然失措欲反性情而无由入此所以可憐也

鬳齋口義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偕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鬧也朱愚循顓蒙仁知義三語謂无心又不可有心又不可疑而未決也規規蹇淺貌揭竿求海言求无於有亡人亡失其本心之人欲見自然之道不可得也

何與人偕來之衆一語勘辨甚力此楚○老爲人真切處若內无真見聞此鮮不懷疑宗門諸老慣用此機趎於言下忘答失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慚釋陳迷三條覩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真性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爲仁義以索之於无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存與亡无異矣惘惘无歸貌欲反性情而无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无累斯爲反性情之道也歟。朱愚難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株愚取形若橛株之義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內外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衞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全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衞生之經已

郭註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塞於外故必无得无失而後爲道偏韄而不可況內外韄乎耳目眩惑於外心術流蕩於內雖繁乎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性還自得當則吉過則凶无所卜也止謂止於分已謂无追故迹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无停迹无節破任聲之自出而不由喜怒任手之自握而非獨得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信足自行縱體自任至於物被亦波斯順之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爲召好去惡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羈韄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韄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揵內揵則心不出而外不韄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術韄於事爲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揵外揵則物不入而內不韄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倣效而

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无
所事為也趎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
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无為為
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
哉此皆能止其思為而求諸己故也翛然
无係侗然无礙則如兒子矣使其嘷出於
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嗄乎以至握而不知
其為握視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
无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疑獨註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
執矣然而鬱鬱律律猶有發見於外者韄○
猶羈縛揵謂關閉耳目之於聲色外韄也
不可使至於繁捉而納諸內以揵閉之身
意之於觸法內韄也不可使至於繆捉而
置諸外以揵閉之與由外入者中有主則
不入自內出者有正於外則不距意同譬
人家有不肖子為姦於外者捉而閉諸內
為究於內者捉而閉諸外嗜慾之害身猶
不肖子之害家防閑不可不謹也趎引里
人之病以自喻病病者猶未病猶列子云

生生者不生趎欲聞大道而未得其方猶
飲藥以加病也願聞衛生之常道而已荅
以抱一勿失則不待卜筮而知吉凶見險
而能止已則終止矣足於己而无待於外
故翛然侗然不失其赤子之心專氣致柔
而常德不離是以入鳥獸而不亂逢虎兕
而不傷其嘷握視也一出於无心以至任
足之自行任體之自為與物同波而不離
乎道也
○碧虛註能病己病者猶未病聞道愈惑者
為難悟故知大方之難窺願聞小乘而已○
抱一勿失專而藏照也知吉凶者誠明能
止已則不役求諸己則自信翛然侗然无
所係累能兒子乎全其朴也兒子淳德未
虧故聲完而握專无著而神定縱任而无
忤同流而莫汩此皆衛生之經也
膚齋口義召好求其是去惡離其非未忘
好惡所以自愁孰同孰謂用功之久鬱鬱
意未寧一故津津可見韄以皮束物揵閉
門之牡皆檢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

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將反而求之於內曰
內揵中心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而不可
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曰外揵言學道不得
其要內外皆无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之
道德且不能持況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
乎趎陳惑惑之甚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
受病之處雖承教而愈惑猶飲藥以加病
今不敢求聞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抱
一謂全真勿失得於天者无所喪无卜筮
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止即定已即大
○休歇舍人求諸己不務外也兒子嗁而聲○
不乾无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掜者屈而不
可伸小兒久握而无窒礙共其德猶云同
其性言人皆如此目不瞬者視而无心不
知所居所為而與物同波此可為衛生之
常道也

請入就舍顧留而受業於門召好去惡
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又不知所好
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耶自愁一本作
息愁又作愁息說俱未通審詳經意猶

○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前爲學不力見道不明令雖遇聖師卒難陶鑄至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汝洗濯孰哉古同孰鬱鬱乎勇進於子充乎顏貌然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韄即六根之盤固外韄即六塵之染著揵則關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揵爲讀疑獨從繁從緣絕句亦有理內外○二韄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趎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已有病而不能豎恐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必无失无卜筮知吉凶埽去而心鑑明也知至則能止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已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兒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已而復乎本來之天其嗥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韞

沖和而无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加此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若能自攺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冰解凍釋明非自爾至人无心皆與物共不以利害相攖也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荅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茍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以爲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无情之至憂患得失何自而來

○

呂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碍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爲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碍又何能抱一能勿失翛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趎聞衛生之經便以爲至人之德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爲物欲所蔽聞道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已徇物則利害不足以攖其心矣不爲怪以尚奇則能常其德不爲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爲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翛然侗然去來无累此至人之德也趎又問然則是至

乎老子復舉前話人能如兒子之槁形灰心何禍福之能及哉

碧虛註趎以此爲至人之德是見彈而求炙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惑皆非至至者至人脩德以調陰陽庶人竭力以事稼穡交食所以養形交樂所以和性人和物阜誠心无攖利害兩忘任常不恠空有无係悠其遊適是衛生之經已理至則忘言也夫欲至極者必先反璞朴淳朴如嬰兒爲道之捷徑若以言爲至猶咀糟粕而求醇液之美也

鬳齋口義趎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聞老子所言高妙又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曰非也恐其住著於此故示以冰解凍釋脫灑自悟之意交食乎地與人同也交樂乎天與天同也不與物相攖爲恠而无謀度事事之迹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之經衛生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二字不是實語趎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再舉前文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耳

列子載陳大夫聘魯稱吾國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无異故其推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趎問者三泊趎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恠行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建語其至又復引兒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柔日與物接客氣乘之相刃相靡皆吾敵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復朴粹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離覆啓問至此辭窮理盡亦无所施力矣奈何趎之載道力微卒无領會一語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三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人而脩人則自得所以常泰常泰故反居我宅自然獲助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得之非為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也

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恒為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羣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為則敗之而已矣

○疑獨註宇者氣之宅陰陽交為泰宇泰定則沖氣生于中自然之光發于外人見之○者人道人不見者天道世人莫見至人合天之道但見其同人之迹能襲而脩為有恒者矣有恒則可久是為成性之人方盡人道人雖舍之天則助之人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士有窮居陋巷不為人所知而去就聽天者天民也有達處廊廟為天之所助而貴最泰夫者天子也今之學者強學其所不能學故損性強行其所不能行故損德強辯其所不能辯故悖理此皆不止於性分之內故不能有所至而敗其自然之分也

碧虛註靈宇大寧者慧光內發天廷外瑩我牛人謂之牛我馬人謂之馬物物自名而天光不妄也脩大寧者和光不忤未始異常與物和同人所蔽舍奉天子物天所佑助此有恒德者也世學學所不能學至學學其所能學天下難事必作於易是也世行行所不能行至行行其所能行聖人言易行天下莫能行是也世辯辯所不能辯○至辯辯其所能辯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也知止乎其所不知而至猶操舟者止於游欲其驚沒則殆矣反其自然非敗而何

○鬳齋口義至此莊子泛論至理宇譬胷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是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脩真至此有恒者也即是至誠悠久如此則天助之人歸之天民言非常民天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辯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知

○

至於所不能知而止則為造極反此道者
造物敗之
身者神之宇神安宇泰定猶主鎮靜而
家和平君无為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
則行住坐卧无非定不在乎堅制强執
似繫馬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内發
外見如鑑无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
天為徒矣若能脩此乃合有常之德德
有常則功參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
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
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
體天立極推德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
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
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
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己之良能唯
至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
行人所不能行无微迹是也辯人所不
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
人之所不知是為知之至若舍此而求
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无以陶成己

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哉乃今難
釋疑當是。乃合天均古本作鈞通用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内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
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无○
名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
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
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
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
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
度而出之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天理
自有窮通有為而致患乃人也安之若命
其成不滑靈臺情暢憂患不能入也有持

○

謂不動於外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
之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盡不居
分内所以為失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
不懼遊分内者行不由名期損己以為物
行无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
雖己所无猶借彼而販賣人見其跂而自
以為安也窮謂終始且謂券外而跂者其
身不能自容則雖己非己況能有親乎故
盡是他人而其志之所攖焦火凝冰故其
為兵甚於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
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為一備物也將形謂无往
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於是
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
内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為而
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
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
則所謂誠己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
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无主於中亦將
不舍不舍謂去之之速每更為失者俗學

以求復其初不免為蒙蔽之民券所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己而行之為券內誠己而獨行也无諸己而行之為券外不見其誠己而幽顯不能一也无名者道故信矣而不期與焉而不費券外者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跂慕猶魁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物窮而无我无我則物入而不殘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為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為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為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為冠可逃而免陰陽之冠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无兵藏於非陰非陽而无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疑獨註萬物備於我性命之理具矣退藏於密而不虞度物來則應之而已敬義立而德不孤若是而萬惡至者天命存焉非人為也至人之學已至於命雖事之可惡者不足以滑亂其成心靈臺有持欲其存也苟不知其持之之道而有志乎執守又不可持矣仁能成己推而及物則无不當若不誠而妄發業入於中而不舍則向所謂得者更為失矣故為惡於顯則欺人為惡於幽則欺鬼於心有愧其敢獨行乎上乎券內不越分也无待於外所以行乎无名出於券外好為人也逐物无窮所以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則充實而光輝發外期費者以名迹求受於人唯恐其不受人見○其好跂其足危矣猶魁然自大而不知變知變則物入焉與物且者不必於物身猶不敢自容況容人乎至人无親无親者盡人道天道其有不盡乎人知兵之憯毒不知心之為害尤甚兵害猶可避心害无往而不值也過喜則寒凝冰過怒則熱焦火皆心使之唯无心者陰陽不能冠五行不能賊也

碧虛註賢愚之性莫移為備物進退之儀有漸為將形括囊不安之意以生應物之心內自恭肅外弗見侮无為而禍臨者天命也有繫而獲罪者人事也處患而不憂者靈臺不枉成性不虧也有持則真性存不知其所持无主也而不可持者隨其成心而師之不誠己則所發皆妄道業難入更致重失也券內者行乎无名故自明券外者志乎期費則賈衒人見其危跂自謂安固也與物窮者謂券內之人與人愈有券外之人苟且容身而已无親者人不保○附而孤絕期費之志毒過鋒刃妄發之心冠甚陰陽故憯毒之氣无所逃也

鬳齋口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心之應物隨時而生釋氏所謂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敬存於中自達於彼至此而有不如意事是天實為之何足以滑我胷中渾成之德持謂有所主雖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專於持守則為未化一句三持字語甚精微人未能誠己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業已

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舍此恥過作非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業不訓事如今人言業已成行之業如此者人誅鬼責必不可逃知幽明之可畏則當謹獨故能獨行務內不越已分人无得而名務外求在人者也志之所期不過費用之資圖自利耳惟庸有光充實而光輝常在舍已外求志在得利商賈之用心人見其跂高自立魁然可尊而不知沒入於利欲窮盡而復已且謂逐物苟得趨禍不悔者身不自容於人何有親戚踈棄人道絕矣心有所著皆能自傷憯於兵器陰陽之傷亦猶寇也心和平則不能為害矣

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造无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故在中而自達彼身脩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无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性靈臺謂心之虛敞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於其中則桎而不靈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已則非敬中發不當則无以達彼皆為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為之事不趨乎善必趨乎惡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无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為幻況於惡乎然而為惡者心常有歉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為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胷中而不合離愈為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天地間俯仰而无愧也凡人務內者貴實故行乎无名而建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自衒唯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无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跂立不安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无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才戟生不啻陰陽之冦原其所由心為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摵之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无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閒舊音閑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闇傳寫久筆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正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四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无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求備所以惡備也不反守分内其死不久不出而无得乃得生也滅其性矣雖有生何異於鬼有形而能曠然无懷則生全而形定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无根竅以出之宇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无窮宙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无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而无所由故无見其形天門者萬物之都名猶云衆妙之門物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而竟无出入門其安在以无爲門則无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不能爲有而自有非謂无能爲有若无能爲有何謂无乎一无有則遂无矣无者遂无則有欻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物皆具道故无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通其成也乃所以爲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无爲而自備則成有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不通哉道无死生出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爲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无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爲鬼一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爲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无本者有實而无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剽而入无竅者有長而无本剽然則經文宜曰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有所入而无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爲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豈有本剽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有不能爲有必出於无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也有所謂无有則非无有而无有一皆无之乃所謂无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

疑獨註道出乎天分本乎性分有成有毀道則通貫之人不守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大備而无求又何惡哉物出道而不反則見其鬼能反則不離乎神出而有得謂之死神則无死矣滅而有實與鬼同也唯有形而无累常象於无形則定矣夫物欻然自出而不見其本欻然自入而不見其竅出言生入言死有實性也无乎處不著境有長者道本剽終始也有出則有實性實性

○本空故曰无竅凡有形器者莫離乎宇宙之中而其死生出入不可見此之謂天門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然而本无有也有必出於无有而无有一无有斯爲至矣聖人藏乎是故物莫能傷也

碧虛註大道通徹有无咸備然而物各有分不可一槩論也如魚得水則生蟻得水則死本分已定物之素備也所以惡備者雖惡而宿業莫逃故曰其有以備負殤而不反則陰氣來舍故見其鬼開兌濟事白出而得若乃失者同於失是謂得死也天光已滅雖有實性而與冥冥之物不二矣學道者以虛爲身以无爲心非定而何造化无本太虛无竅雖无本竅而理則有實而未識何處妙本无夭是謂有長而不見始末觀其卓然獨化是无竅而有實也四方上下莫窮有實亦莫窮往古來今无際有實亦无際有生死出入之名无生死出入之迹故曰天門造物者无物有形皆自

○造而天門亦无有也蓋有不能生物所生在於无動不能化形所化在乎靜有无皆不免涉迹故寄至无妙有之理而混爲一无有聖人藏乎是與造化俱也

鬳齋云世人分成毀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是通其分也心分彼我則於私必求備凡有皆歸於无而私求備者但求其有故有道者惡之應物而能反則爲得而能神逐物而不反則淪於鬼趣矣與物无是无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即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有无者天地間實理若以私心滅之而貪著諸有以爲實則其人與鬼无二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見理定矣釋氏云但空所有勿實所无是也物必有所始而不可知物必有終而不見所入之處實理雖有而无方所可求古今如是而不見其終始宇宙以喻道之廣大而常存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因物

○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出於无有而此无有者又一无有也聖人之心藏於无有亦藏於密之意

道本乎一眞體混成通生萬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毀也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无不備足聖人慮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所以惡乎備者爲人不能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愈備而衛生之道愈踈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

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无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无心於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著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豈惡乎分其備也亦豈惡乎備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萬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逐物見其動之死地是者指此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也亦以道矣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生者所以善○

吾死相類世人毀滅其眞性認物以爲實形雖存而與死无二所謂行尸是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動出非无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非无竅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虛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況已之所萌所歸乎實謂眞性長謂性所自來眞性隨處發見而无定所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宰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老是也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入而无竅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眞不昧而已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无乎處者爲宇則所居而安以无本剽者爲宙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强名曰門而實无有也若執於无有猶不免乎有併无有一无○

之乃造眞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乎无有故能无所不有也。劉同

標末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者喪其散而歸乎聚死則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无之或○

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无是非於胷中故譬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是者已復差之黬謂聚氣既披然有分各是所是无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言前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膍胲腧各有用偃謂屏廁寢廟則以燕享屏廁則以偃溲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是非彼此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无時非生則所在皆本所

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乘是非者无是非也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各以己是爲足以爲是非之主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直脫也不能隨所遇而安之若玄古之人无是无非何移之有同共是其所同亦與蜩鳩无異也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爲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疎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閒而有生焉猶膚之有膱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爲有○物矣而以生爲喪一以爲始无有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膱亦不可知者也譬膱祭具百物而有膍胲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焉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觀不可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无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爲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爲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爲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爲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己爲正至其弊也以己所是爲己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己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令人移是之弊猶鸒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池之大耶

疑獨註未始有物太初之前有物則太初之後太初者氣之始氣有陰陽故物有生死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知生爲喪其无則○知死爲反本然而死生已分矣自有物之後生始於无有旣有生俄而有死无有譬首生譬體死譬尻三者雖有前後而皆一身猶昭景等四族本一姓散而至於不一也膱者黑黶以膱爲有生之贅而披散之曰移是非所言者以其不可知也知而言之則是愈移也膱者大祭膍胲牛藏方祭則不可散祭已則可散不可散則以散爲非可散則以散爲是此是之可移也猶在寢廟則以燕享爲是適屏廁則以偃溲爲是也人係於生故執己是若能遺生是將安寄有生則有知因以乘是非是非皆妄而執以爲名實因以己爲質質則定而不可移己則是是非之主欲人重己節因以死償之若然者以用舍爲知愚以窮通爲名辱此舉世之移是也與鸒鳩之同以蓬蒿爲是何以異哉

碧虛註未始有物窅然難言唯勤行密脩者默而悟之其次有物謂朕脾也至人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以有生死雖有生死○之別皆出沖氣一宗猶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感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而不離乎楚都猶氣方膱聚而生俄披散而死不知天地密移而妄執是非以有生爲是則以披散爲非以沖氣爲是則以膱聚爲非是非无主故非所定言在學者辨而析之腧膍胲羸胾可散也而大祭備物不可散生死膱披其義亦然寢廟偃廁又重腧是之可移生爲是非之本知爲是非之師故

乘之而无窮以爲果有名實因持以爲己節至於死而不顧亦各是其是而已何異蜩鳩之同於偏見哉

鬳齋口義无物之始生死始終不分也次則有生死之名以生爲喪寓形宇内以死爲反歸其眞宇繞有生死便是有物是以分已上爲无物太極之初也次爲有物陰陽既分也其次有生則有我雖有我猶以死生爲一三者雖有次第皆未離於道譬公族分三其姓則一昭氏景氏以職任著

甲氏以封邑而著著戴即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皆楚公族上言三者雖異同一公族却於四也宇下著一非也結之就上生下絶而不絶此作文妙處䵷釜底墨亦疵病言元氣凝聚成人亦元氣之病與生者醷噫物也義同人生同此氣而强自分別各私其是非所言者謂人各有一是所是者未定故不可知也臘祭之備脾胲牲之一體也祭時牲體分列諸俎謂之散所祭之牲本是一物爲不可散喻人之所是移而不定也五藏只舉百體只舉足趾文法也循一室之中有寢有廟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而同乎一室猶移是之不可定以臘祭與室而觀則所謂是者皆可移而不定之是也故曰舉移是

稟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

與常人處生死泒者異矣又次曰无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蓋謂貴戚滋衍而封建制度之不一喻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䵷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䵷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无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脾胲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无褻慢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執以爲名實因以爲己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己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

其非无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五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者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蹍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兄則傴詡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已不相辭乃禮之至義者各得其宜則物皆我謀而後知非自然也譬之五常未嘗相親而仁已至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除此矣以性動故稱為此乃真為非有為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為自然若得已而動則為强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闗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蹍足不得不辭以放驁兄弟闗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蹍足不嫌於不愛以傴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傴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為俗禮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為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為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虛以容動等為心非虛也繆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為至則欲惡等為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于一為達則去與等為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胷中則道集矣不專無以為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為為偽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為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為非為○之偽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疑獨註以天屬之親不嫌於不敬在他人則有嫌矣故蹍市人則稱誤以謝兄則傴詡之父則無復有言由是知言辭之非實可見矣至禮猶天故不人至義忘已故不物至知同物故不謀至仁博愛故無親至

信不渝故碎金也悖則不通故徹之謬則不脫故解之累則不明故去之塞則不虛故達之此四六者不蕩於中則正于一一則靜而明虛而通也必矣可道之道爲德之欽能生之生爲德之光命之在我爲性曰生之質性動而爲莫非自然人爲則僞所以爲失以知而接物謀事皆不免於用知知者之有所不知猶睨者之有所不見若神則無不知無不見也性出乎靜不得已而應物是其動動不失正使物皆自得○安有不治者哉不得已而動若相反然使物皆自得則實相順也

碧虛註凡有脫誤於人者情疎則不免辭謝情親則恕之而已至禮者忘己則治有人則亂矣至義者守節自全在物則虧矣至知者不思而明多謀則惑矣至仁者芻狗萬物親疎大同矣至信者未嘗失約豈俟金璧以爲質哉貴富諸事不能悖亂者志通也容動諸事不能繆綢者心空也慾惡等事不能緣累者德厚也去就諸事不能閡塞者道明也諸事不恩於靈府則洞然明靈遐覽大漠世事有爲之患豈足以猒溺耶夫有迹者難併於無形枯槁者詎比於華耀無性者有生亦何由質正哉視聽食息皆性所爲所爲非眞爲道之失故不接不謨安用知爲知者於所常知則知之其所不知則昔然矣猶睨者斜視而不能直見也迫而後動動則斯得眞以治身何所不治內外物我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

鬳齋口義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待於外○物蹍足之喻義歸下文四六不盪於胷中此教人下手處欽者守持之恭生者德之發見性在我者質本然也性而有爲爲而流僞則爲失矣應接謀慮皆性中之知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猶嬰兒之睨而無所視凡所動用以不得已而爲之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物不得以亂之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若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也此又是一般說話

蹍足以親疎而分敬驁則世俗之所謂禮若相傷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喻而愛敬常存脫誤蹍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有爲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故不容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爲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盪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義當是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爲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爲則知無爲者其性未嘗動爲之僞謂之失則知有爲者其爲未嘗眞世之任知者與接爲搆相與爲謀唯恐接之不徧知之不博以自苦

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
以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即
本經云踐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
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而動則出於
性之自爲而無失矣此皆與世之名相
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
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
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
○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
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
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
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唯同乎天和者爲
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
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
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
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於天即俍於人矣
全人即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
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遯
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
在畫所以飾貌刖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
醜存懷故拸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
畏死復謵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
人之情自然爲天人矣彼胥役形殘而猶○
○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
爲無爲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爲無之意
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
已則所爲皆當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
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
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
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俍乎人
也彼跂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
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
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不知其所
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
雀適羿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
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
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
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
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
非譽猶能拸畫而弗循胥靡以遺死生猶
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宜其復謵而○
○不餽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
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爲天人明所謂天人
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同
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
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不怒
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
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
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
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
者有爲欲當誠已者也躊躇以興事豫若

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疑獨註以威得人所獲者少以心得人所獲者衆以射取之者威也以好籠之者德也伊尹好調鼎負鼎以干湯湯以庖人籠之百里奚好服五色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籠之故各得其心而為之用也介者小人畫以飾外小人已忘形骸外非譽而不慴服習至於有成而不愧其師是忘人道也由忘人道因而自以為入於天人不免一曲之蔽也未能忘已則有所繫累敬之則喜侮之則怒唯同乎天和者喜怒不○由敬侮而發而繫天下之治亂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怒出於不怒也出怒既不怒則出為亦無為故不暴其氣而性靜不逆其心而神全欲事無不當則緣於不得已此聖人應物之道也

碧虛註工取中者拙乎藏譽妙自然者疎於人為天人之迹俱泯斯為全人也已禽蟲多自名曰能蟲飛走不相代曰能天全人惡天不以心緣道惡人之天不以人助天又豈顧人之譽工而毀拙者禽誤入羿之彀士因入國之籠羿得禽則威羿威而禽斃國得士則昌國昌而士勞一得一失自然之理如伊尹百里奚皆未能無心忘好故為成湯穆公所籠若心無所好豈可得而籠耶夫飾容者喜譽貪生者懼亡復習玩好而不餽遺者忘棄人事也緣習成性因以為天然者亦猶介者外非譽役者遺死生矣方其戮辱之時何情及於喜怒哉性同乎天和者亦然有怒而不出則蓄○而愈怒出之則廓然不怒矣有為而不為則沮其欲為為之則曠然無為矣由於本性無怒無為故也平氣靜照則何所怒順心安神則何所為其動也緣於不得已則當於事情此聖人之道也

鬳齋口義羿不能使人無已譽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能盡天道又能晦迹人中此全德之人也禽蟲之飛走鳴躍各遂其性能蟲能天也全人則不以天自名惡天謂不樂有其名也人而有天人之分猶且惡之況我自分別天人乎羿善射故雀畏之以天下為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亦因所好為人所籠若無所好則超然物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者之拸去華飾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胥靡城旦舂之人不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即心無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如易之反復道謂同習餽予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賣貨但知為已則是忘人忘人則入乎天矣餘無鬼篇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詳此可知不餽之意同乎天和○與造物為一也怒自不怒而出有為於世亦無所容心即是無為而無不為變換下語緣於不得已而後起言應物而無心

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乎治百姓安得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至之理工天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佷人所以為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翔飛跂行蟲能蟲也烏慈鵲友蛛網蜣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人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背自分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爲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羿羿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爲籠所得豈止乎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顧飾胥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齒而已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

至於復謵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處患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屣獨悟詎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出爲無爲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無作爲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爲己私而動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爲所當爲一以百姓之心爲心有以勸善懲惡亦猶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經文不餽難釋一本作不愧今從之

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戚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己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臏躍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趖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己還嬰順物衛生之經繫見乎此問諸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惜鏌鋣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抉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偃厠勢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敘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棄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臘具

膍胲而可散不常羿工中微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攉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神則順心好和而惡姦也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奧若顏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正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一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內外无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悅其言夫眞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有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樂鵠以鍾鼓故愁悶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所好也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眞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矣

呂註无鬼忘武侯之勢而識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无鬼託相狗馬以喻己无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為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己者一猶忘之則忘己可

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况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无與樂若失則无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絶塵不知其所以况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眈於人偽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真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真人之謦欬而不悅者乎

疑獨註无鬼魏之隱士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以无鬼苦山林之勞故於見而勞之无鬼謂雖居山林未嘗有勞今君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二病不可逃我所以勞君君何勞我武侯不對忤其心也无鬼知其不可以語大遂以相狗馬之技因其好以中之下質飽食而无所能中質意趣高遠上質若亡其一一者數之精而猶亡之粗者可知次論相馬中繩鉤規矩皆教習之法天下馬有成材故不言方圓曲直其顧視若有憂卹若有所失此猶可以形相求至於喪一則超軼絶塵不知其所矣横說者逆從說者順武侯好武惡文故女商稱六經爲横兵法爲從以求合其意又引越國流放之人以喻初去國數日見所知識者而喜及乎旬月見所嘗見而喜及乎期年去國人既久思國人滋深但見其似鄉人者亦喜矣若夫逃難而入虛空之境野草柱塞鼪鼬之徑人跡人位率皆空虛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跫然亦喜矣又况昆弟親戚言笑於其側喜可知也今武侯心好犬馬思之久矣故聞善相者而悅不必見其實也遂歎久无善言謦欬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悅也

碧虛註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即前所謂內外韄也若亡若喪皆不自得之意亡一不自得未若喪一之甚也蓋借狗馬而言豈以是爲至哉欲反武侯之意使之自粗而入然後導之而造夫精微也

吳儔註无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黙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鬳齋口義狸德資質如狸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雞此馬之上品也中規矩鉤繩言其件件合法度不必泥而求合成材謂自然天成若卹若失悶然之意喪一即亡一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喻之言六弢太公兵法金版猶云藏於金匱奉事有功言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流人去國之喻不待釋謦欬喉中之聲

褚氏管見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眞亦末爲絶技武侯聞之大悅何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翫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絶塵之姿可想象而得伯樂九方臯之技至是亦无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叉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閒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弢略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跡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巳下乃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无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似无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眞人之言莫聞无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爲之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耶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賔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閒无徒驥於錙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巳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巳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无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愛巳僞矣僞則名張而競興父子君臣懷疑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无爲爲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僞生於後民將以僞繼之也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偃兵亦无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守其朴而朴有所能則平率眞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

名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尅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使甲兵无所陳而非偃也

呂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无形則无所造矣鶴列於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錙壇則玩而覩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爲之脩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无不應奚患民死不脫哉

疑獨註天地有形之至大而所養者一一者无也易稱乾元坤元天地猶宗之況人乎天地之道以平爲正登高居下何分短長今君處上以自高苦民以自養姦賊攻於外心神喪於內神者不許此所以病不得不勞之武侯又以愛民偃兵爲問愛民之迹著則民爭以愛爲仁害之始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故曰造兵之本是皆有爲之爲故殆不成也樸散則爲器器成有美惡今雖欲爲仁義皆不免於僞耳形者物此者也是爲造形形成則有功功著必有伐變則失其常守利欲戰於外矣鶴列陳兵之象麗譙觀兵之地錙壇習兵之所得於己則逆於人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內萌雖勝人而不利己謀者疑懼而未決戰者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可爲也以此養其私不能成其私以此養其神不能全其神其戰雖勝非善勝之道唯能脩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則民无夭傷何必爲義偃兵哉

碧虛註武侯久湛欲而忘本故无鬼直言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養人君民无二令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人神與天神同其至公自許謂自與之私是所謂姦也民從君化君病則民傷故勞之武侯逢問爲義偃兵之要魚處涸則思濡沫民困匱則思仁義也荅以愛尚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興皆由爲者敗之故危殆及而成功寡也道失而後有仁德失而後有義仁義崇而民性遷則僞生矣至若鶴列麗譙徒驥錙壇皆非久安之策不足尚也順天理則无喪失好武事則懷併吞巧謀多則先窮戰爭極則易國應天則公自聖則私神豈容私哉天道祐善勝果在此矣

鬳齋口義天地生物本同无高下貴賤之別以外物養形而心中不自得曰神者不自許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其所惡也則病矣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美惡之成皆

有迹故曰器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尅伐怨懟行而傷其内爲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宮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鬬則一室之内皆若步兵騎卒陳列於前无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无得則无失故曰无藏逆於得此句下得好巧謂機心知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胷中爲物所戰撓雖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猶云莫如此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无所迕不爭而善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假兵求哉

无鬼再見武侯豈爲身謀而希進用哉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厭葱韭而干酒肉其尊己薄人甚矣无鬼不爲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貌之亦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所以聞告茫然无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繫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己之真而武侯以爲義偃兵爲問因失義而後思爲義困窮兵而後思偃兵遽反其常豈真情哉夫恩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爲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爲惡器謂迹之著見愛民偃兵迹之尤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迕斯外戰矣況列兵陣盛騎卒夸耀於世觀天下之歸己得之不順於理皆藏逆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无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都墟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暴所致然恢恢之網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盡矣故當自微而謹遏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无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吾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脩己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即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己爲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潛暢物无疵癘人无夭傷何在夫區區求偃兵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空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二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亦奚異乎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隗可得乎各自若則無事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爲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

呂註隗高也大而高者無如道覆被萬物即具茨之義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至襄城之野皆迷而無所問塗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馬之辰午南方心火也童子則無知者以童子牧馬則宜○知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瞀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耶爲天下者亦猶養心豈有他哉去其爲害者而已夫隨成心而師誰獨無師既知其在我所以稱天師而退

疑獨註大隗道之強名具茨喻艱棘難至方明至滑稽皆製名喻各執一偏道之散也襄城縣屬汝州在具茨山之南牧馬言順物性而攖之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此寓言於黃帝六臣者學道所賴以求至其所襄城喻中道野言其無適莫牧馬童子能指七聖之迷故黃帝異之山則未離乎所存則不離乎在此道之粗可告可學者若道之妙非絕學忘言不能致也聖人之治天下事出於無事爲出於無爲又奚事焉少遊六合之內言昔嘗爲人間世之事經世不能無患故有頭目昏眩之病乘日○之車隨日新以變化襄城之野近具茨而去塵遠故病少愈又復遊乎六合之外超出物表之意莊子蓋謂學道者必先至於道之所在故曰大隗所存不免出而應世涉患故曰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又復遊乎六合之外則入天道而無爲又奚事焉黃帝又扣之不已遂以牧馬之事告之去其害馬者聖人用刑以安天下之意

碧虛註黃帝功成不居故訪道於幽深而遇牧馬童子童子以牧馬俞治國有旨哉

馬之真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乘日之車謂乘日新之道隨化而不滯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劉槩註無思無爲之妙唯至神獨與之感通而所以應天下者不得已而同民患耳故曰予自遊六合之内適有瞀病同民患之道無他順陰陽之明法與物出作入息無違其理而已故曰乘日之車而遊乎襄城之野如是則民患去矣此功成身退之時也其歸於道不以物爲累故曰今予病少痊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也爲天下之道未達其上者莫若去害性者爲養性之本去害馬者爲牧馬之要此粗而可以言傳者故童子不得而辭焉

吳儔註具茨謂充足而有所覆藏以喻道之全體居是山者大而無敵高而無上故云大隗也襄城無人之境喻道之路以黃帝之迹觀似猶未冥於道而欲見之七聖者所以見道之具至襄城而無所問塗者蓋以道之全體本實在我則所謂具茨之山何暇訪之於彼而大隗所存豈七聖之可見哉唯牧馬童子乃能知之牧而去其害馬者喻其能全性命之情而不益生此即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

鬳齋口義六臣名皆寓言乘日之車言與日俱往猶云日新也言六合之内未離於物則有目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内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天師者稱其天人可爲我師也

黃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堯見四子於姑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輔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爲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喻道之體具茨全覆諭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郛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蓋未能虛廓洞達暢乎無垠非唯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其害馬者爲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意同瞀病目昏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内拘於形器而不能徧燭無外斯爲病也有教之去其病者謂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何迷之有今病少痊而遊於六合之外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内外之分所以未爲全愈而云少痊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爲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道之難多中道而畫當卜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形器而逍遥具茨之山不待問塗而可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强之也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惰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賤無常能各有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也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物非毁如何

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餉餌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爲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趣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爲則一以不知眞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爲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爲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爲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眞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疑獨註知者樂運其才辯士好騁其言察士務窮詰人三者皆役於物故曰囿道能招世人使之慕事能中民使之樂筋力兵革勇敢皆言其能爲國禦難枯槁幽隱山林法律執法議罰禮教謂化民仁義謂利物農以草萊爲業商以市井爲業庶人無暇日旦暮皆有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業長而壯矣貪者務多積不積則憂夸者務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好有爲有爲主於變以變爲樂則所遭之時不同不能無爲也凡此衆事皆爲物所係各敝一曲非同於大通者也夫歲所以統四時易所以統萬物聖人與天同故能統於歲而不爲歲所統物於易而不爲易所物一曲之士反此爲歲所統者若四時之殊氣爲易所物者若萬物之異形也

○碧虛註黜計慮則知士窮啟合縱則辯士困崇簡易則察士閑能內養而不樂外馳○則物不可得而役也招世之士尚賢所以興朝中民之士循理所以榮官時有患難則勇士矜夸佳美干戈則不親耒耜枯槁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興則冗惰勸禮儀盛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際會爲得志若其士不學農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羣庶失業由於自惰也貪者貴財過於身夸者重勢甚於命以勢役物樂於變動如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

知各任則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順比於歲皆爲物所遷其心化其形與之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鬳齋曰義思慮百變談說有條淩誶問訊爭分爭毫三者各以所能爲喜一日無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者耀名欲興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祿爲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敢者見患難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流多求治事敬容矜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爲重草萊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旦暮之業謂日積其贏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吏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欲無爲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役其身心溺物而不反可哀也已

此章起論究冗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其評知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爲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旌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民故當榮以官爵後叙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爲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爲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偽生而患害作矣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爲心思所以設施注措妄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爲哉○貪者不積則憂夸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亦猶春秋冬夏之統溫涼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唯至人心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召陽而横自以為是或改調一絃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舉齊人蹢子於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蹢閽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為已發故以為可言中則為羿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為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閽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變其求鈃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于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蹢閽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疑獨註以偶中為善射則天下皆羿以私是為公則天下皆堯莊子以為不可而惠子以為可莊子謂果如所言則儒墨楊秉

○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執是耶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日瓦缾貯水湯中煑沸置井內而成冰以此為得遽之道遽謂是直以類相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為之調瑟堂室各一而宮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絃而室內五音皆無當絃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其以聲召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唯聲聲者能之魯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是無異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謂今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便欲以此為是莊子遂引齊人棄蹢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亦自以為是求鈃鍾以束縛求失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為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蹢閽者蹢閽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鬬既忘其恩便造此怨所為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之徒無異也

碧虛註射之謬中者非善人之自是者非公五子以相勝爲道殊魯遽以優劣稱術興而不知有大同者存堂室之瑟調則律同矣宮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故寂寞爲五音之主靜默爲衆辯之宗而惠子乃以雄辯爲極故莊子引齊人蹢子以喻遺殘嗣續賓貴外貨叛道求勝莫悟己非寄而蹢閽則窮迹不高夜闗者所爭無明未離岑則滯有崖進怨者難免其非也

庸齋口義前期指的也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爲羿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爲真是冬日不以火而爨鼎夏日能以水而爲冰實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違時而有可召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請各置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調一絃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絃皆動此之宮應宮角應角爲又難矣以理推之五音皆以音爲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陰陽召陽何異遽乃自以爲勝亦各是其是非真是也拂猶抗鎮屈服也蹢音擲住足也不能行之子用以守閽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而不愛子亦自以爲是猶亡子於外而求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爲閽者此別是一句與上蹢字不相關有遺類略相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略相似亦猶前言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以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羿皆堯之論莊子力鍼惠子之病以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陽召陽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是爲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爲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己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爲是至於楚人寄閽而鬬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辭後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

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歿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汙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斷之匠石雖工斷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爲之匠石謂臣則嘗能斷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爲也莊子自謂吾失惠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爲質無與言之矣即伯牙絕絃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鮮執柯運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知目擊之遇忘言之對世豈常有哉

鬳齋口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堊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爲尤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以豁暢胷中之奇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歿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敏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其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爲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既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猶無質也喟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陳碧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經文後人誤引爲郭註緣此四字不類註文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遺之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爲公王故可以爲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疑獨註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仲病亟公問誰可屬國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叔牙仲之友仲曰不可潔廉可爲善士未可大有爲不已若者不比之則失人心而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公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朋可上忘者忘勢下畔接有境也愧不若黃帝則道日以高哀不已若者則德日以博君道以德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人臨之不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之有不聞有不見言其能反聽内視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虛註鮑叔不能强力忍垢兼濟天下而欲使物齊已潔廉故鉤君不比故逆民隰朋之爲人不諂不傲尊道恤民聖不自德賢不恃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故大者宜爲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兼忘天下也鮑叔之舉管仲公也仲之舉隰朋亦豈私哉

鬳齋口義不比不數之鉤要束之逆强之以禮義也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賢臨人擅名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叔牙仲之賢友也公問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爲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證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逸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政寬恕不衒已聰明以

36 B 7 9 L

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
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厚
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
以成覇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在義
實爲兩得也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
云爲當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敏疾也給續枯矢往雖速狙猶能搏
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也
吕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
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
繆心是也
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敖
人而取死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
受訓歸而師有道之士鋤去驕矜之色而
任朴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虚註恂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躑躅者罹
災故狙恃獨巧不能逃衆箭也山林異類
以無識而教人猶不免速死況人爲物靈
有知有識而欲敖忽同類之尊者乎不疑
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
鬳齋口義敏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接其
矢亦甚速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
○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爲矜能撥禍
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長
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乎然則
覩吳王而攫搔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
不免乎射而猶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
也已王怪其過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
莫非彀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
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羣之招
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
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疇克爾耶猶閑
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爲善在乎不倦
千日而後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殺
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顔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
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不有
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賣之彼惡得而鬻○
○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子綦知
爲之不足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
悲之則其悲稍去泊然其心枯槁其形所
以爲日遠矣
吕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
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内而有迹於外
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
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

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爲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爲未也吾嘗居山中國君一覩而國人三賀我何以得此於人我若不以聲名先之彼何得知而鬻之凡哀莫大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遣累猶爲未至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遣之又遣而世累日遠矣

碧虛註列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饋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鬻賣名德生乎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爲仕路之捷逕無眞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鬻名也悲夫悲人者知非在已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悟有心之謬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涬矣

鬳齋口義曰先日責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爲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山穴之中舊所居地言我當時唯以悲人之悲自覺所以道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噓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共理可以致治也我有則彼知我賣故彼鬻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爲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唯龍脫世網鴻冥高雲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五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聖人無言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嘗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六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汎然都任有而無之謚所以名功不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己為故名不立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夫大愈不可為而得唯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猶為不言彼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釋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知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固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下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己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叔敖宜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

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蓋欲知其言出於不言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解兵而歸叔敖閑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侵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為而息難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為是謂不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合衆德而歸乎道道能同之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則黙能舉之辯不能舉也以德相勝以言相高名同儒墨者不能慎密以固其命凶斯及之海之所以為大以其無所不納聖人所以為聖以其并包天地而不知誰氏莫之爵而常自然謚因功立功成弗居則無謚矣生無爵故實不聚死無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善守者不嫌於不吠士善行者不嫌於不言夫言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此孔子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此所以為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己也能反己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碧虛註弄丸者轉丸於掌以為戲適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甘寢高卧秉羽扇而指揮若二子者豈事於言乎黙而識之喙長何害言出患生三緘奚益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以召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并包故無名生不顯德死無留稱以實不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器也人貴造道不在能言容物曰大廣濟曰德存大者當謙損有德者當支離猶覆載無心槖籥萬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唯其無私無求故大備藏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泳任民復朴而不棄不為物所遷也歸根而無極循古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

鬳齋云弄丸戲事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為之意夫子謂二人皆能無為之為何待我說願有喙三尺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自然德者得於己出於人為不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為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不足以為大況自然之德又何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則已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熊宜僚楚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

○

知隱居市南適意于此視天下事無足爲者矣彼白公勝將謀不軌而覩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其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使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兩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慍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閒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爲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乎有言有爲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全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哉夫大備矣多矣字無求下當疊無求

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爲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羊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爲而然者勿爲則已不爲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奧未地屬羊東南隅曰宎辰地屬鶉羊因牧而有鶉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鶉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爲此人事何爲有酒肉之怪此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梱遊於天地遇於天者不離而樂之遇於地者不離而食之不與爲事與之爲道也不與爲謀與

之爲理也不與爲怪與之爲常也故能乘天地之誠而不與物攖世俗與宜者吾未甞爲也今乃有與國君同食之徵是世俗之所願者償其形耳夫有不常之徵者必有不常之行我與吾子皆無之而有此徵者天與之也凡事之至於極者聖人皆歸之於天天所以出命者則安而已矣渠公富商之家

碧虛註至於是極遇福而懼父則不祥言其拒福酒食入鼻口言外養之厚不知所○自來言無功受禄猶未甞牧田羊鶉忽生於室爲可怪也遊於天地合乎自然邀樂於天樂其俗邀食於地甘其食不爲則守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與物相攖順理也不與爲事宜無擇也眞功無迹而世事有償怪行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無憂懼是以泣也九方歅以術自信而子綦以道獨明是故修爲而不免患皆命也夫

吳儔註九方歅術窮於有數知盡於有限故其相梱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爲祥而不知遭刖以傷生不祥莫大焉然則子綦之出涕徵也夫

鬳齋口義未甞牧未甞田而羊鶉生於室異事也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爲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敢應乎事惡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爲而彼所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償未償誠怪徵也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爲闇者也

九方歅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刖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甞牧田而羊鶉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乎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攖於事忘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望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爲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爲街正以此與遺刖而論則相術未爲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希倖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六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圉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覕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也唯外賢則不僞矣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知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舜爲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覕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爲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爲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汙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收卷婁攬不藏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己故以舜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爲利則濡需爲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眞人之所以無甚親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

視天下猶弊屣而其所以為舜者視舜猶
塵垢粃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
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狠以目視
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
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
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知
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
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
疑獨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堯者仁
人之迹所由起也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
和之則民至譽以崇之則民勸致其所不○
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
者衆以其殉名逐跡離性入偽欲行仁義
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
以為穿窬之資舉世皆竊仁義之名以為
盜於天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且以
一人標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下猶暫視
而欲周乎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
下也賢人有仁義之名者唯外乎賢者知
之與老子不尚賢義同暖自溫姝自美濡

者潤需者待卷自屈婁自斂此製名以鄙
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
昧聖道以溫暖姝美自悅未知夫道在無
物之初也奎形象蹄身之曲處乳閒股脚
溫㷄之所蝨賴豕存濡潤需待以為安利
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
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
域進域退自非遯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
利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內
而不發緒餘土苴則為百姓之所悅慕三○
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
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
婁者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衆
至雖至亦不私比之無親無疏抱德煬和
以順天下此所謂真也蟻之知小魚之計
深羊之意狠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
其狠意目視目欲其自見耳聽耳欲其自
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
變也循循言其猶未能絕迹而獨立也
○
碧虛註暖乖姝好自悅也濡潤需頃偷安

也卷婁牽拘不伸貌喻曲士膚淺偏執自
足而不知大方之家以窮理盡性為未始
有物也苟尸素而濡潤曰域進不需頃而
禍及曰域退惡來順紂而同誅亦何異於
豕蝨聖人芻狗萬物無寄託之近迹民之
歸也如蟻慕羶故其所至一年而成市二
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鄧墟邑名童土無
草木堯舉舜自代冀天下蒙澤舜功成年
老而不得休閑仁義之羶所致也功成則
衆至而親譽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
侮之則不利矣唯能無所親疏而外乎賢
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知也相忘江湖於
魚得計也恬淡無為悅然德化民知有君
而無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
滅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
不循理也
○
鬳齋口義暖姝淺見自喜以識學者不知
未始有物之妙濡滞而有所待貪著名利
之人奎蹄曲隈群蝨居之自以為安不知
其不足恃也域喻囿心於富貴卷婁傴僂

自苦貌言脩德之人自以爲名人皆歸之反以爲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爲之君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蟻至微而未能盡無知羊至愚而未能盡無慧真人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真人爲計亦然水揄造物魚喻其身真人之心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耳心復心也繩則自然之平變則循之順其動也

○鬣鈌許由皆能貫其真以治身而無以天下爲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者顧樽俎之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輕訾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跡爲履愈失其真既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乎中不免繼以僞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闢之若夫至仁大義涵天育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闢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爲澡薄許由恐其爲天下笑蓋察影而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叙煖姝卷婁濡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諸解備悉神人惡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堯之舉舜而衆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疏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蟻魚羊三語爲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爲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畫矣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爲域聖以家身爲域進退猶成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徐無鬼第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兹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事而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以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雖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而不自覺恃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苟不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為而成矣欲速則不果已寶謂知能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由乎有心而循心以救禍也

吕註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為而未嘗為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是也此為惡死者而言猶藥之或甘或毒時為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為得死為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為喪死為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鴟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攖恃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誠而明也以人入天明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堇烏喙雞壅豕苓也皆藥之至賤者時能療病遞為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世人妄計賤彼貴我豈知用舍在時而已昔越王句

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不知身之將死猶鴟目晝暗而夜明鶴脛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解去其適則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形必有損風日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無所攖拂者有源可恃也喻人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於土影之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密移昨日之物今已化矣而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不免於危殆也凡能出於府藏則爲所役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矣是以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爲己實此至人之所悲以至爭城爭地而殺無辜之民不知問禍起之由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僞難契真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萬物得時則榮失時則悴真人得時不榮失時不悴猶藥之董梗雞苓雖賤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爲君喻真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國不能活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己病鴟目鶴脛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減讒際佞入忠臣失權所恃重者其攖拂亦不輕矣水離土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亡唯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心徇曾史未有不危殆者反覆緣於功過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恃功爲己實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慮齋口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主者爲帝其餘爲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則貴失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爲越報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殺身鴟目鶴脛又重引喻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攖者其源長也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攖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胷府自以爲能皆危殆也給猶及反訓覆因謀功之心必致敗覆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人人以此爲實古今亡國戮民無已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灼然謂以天理爲主而○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爲主而天理悖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顏夭跖壽之類醫藥中之烏喙豕零隨證施用主治則爲君佐使則爲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身猶鴟目鶴脛各有所適强其所不能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

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攖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爲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蚉蝱之過前又何所攖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亙生亙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之所徇爲能殆成而不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當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爲己寶此眞人之所憫也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徇貴在謹遏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者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況欲知天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即道也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用萬物之自見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也體之使各得本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眞不撓則自定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應物冥而無方各以其分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不可相代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矣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太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

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爲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頡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有大揚權乎揚謂發其幽權謂劾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爲有用不知之爲能知也明矣大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鎮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養之以不知而所知至於如此之妙故曰至矣一係乎數貫乎通之陰主乎凝貴乎解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來而視之大均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爲體大信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然之以造物持之而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先自寘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始未有物無彼亦無我也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以不知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未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未可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顯揚權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爲之夫人之惑已以不惑解之彼雖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遺言之意

○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賴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盡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爲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陰玄寂知之者恍然蛻解大目天光照然徹視大均乎一靡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信誠然無不稽考大定至靜默而持之所以成上諸妙用也凡此七日皆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彼也蛻然自解故似不解自然而知故似不知知不知而後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頡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商榷存乎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不解下愚上知莫移猶鶴脛不可斷鳧脛不可續也稟生受氣蓋有由然唯識侔造化者默而知之若假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也

○鬳齋口義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所不知可以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劑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真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

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不敢以為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無崖皆不可頡滑旋轉言造物不可捉摸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可不為大發揚而權論之世人乃不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只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文○

○可謂奇特

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恃其所踐所知而以無用為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諶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理通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為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祕又何所施其頡問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頡頏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榷乎漢書揚榷古今揚舉也榷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

○而恃其安知之博昧夫自己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此蓋心天無照有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偽不惑者本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徐敎其虐民奉己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脩身之要脩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為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

○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唯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隰朋之才然後

足以致管仲之畢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但以徹人而逮覺人以狙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歅知相祥而不言其刖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壅雯時爲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攖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己天以燭物之天○

○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爲人以抑彭陽之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盡故德薄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不以爲物自若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爲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

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閒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爲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爲衣暍者侯冷風樂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況楚王爲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祿爲顯使王公化高爲卑於物無逆與之爲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而從閱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爲利祿之計王果引隱士抑貪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不自許以之神者舉指揆冏心神交固而湮沉乎嗜欲也救凍暍者人事待春冬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畚伯鸞之婦賃舂家人忘貧也魏文侯尊段干木漢光武交嚴子陵忘爵祿而化卑也與物爲娛則同塵而不圈與物樂通則和光而不耀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施爲而趨進者弊弊焉以干祿爲事與有道者之心相遠去矣

鬳齋口義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有自然之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道故曰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暍者得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佞人正德謂真小人方能屈撓其身以事之王公忘爵而下士化尊爲卑也窮理自娛與物無硋自保其真不言而悟如以至和飲之也並立而人化使人意消也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則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閒暇殊不容力言在家在鄉各得其和閱休之德與彭陽相遠若是也

褚氏管見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爲公閱休之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進爲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不知內有神者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相助徒取消爍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己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令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之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閱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閱休

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爲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丞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起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性之所愛故能久也

呂註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爲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芸芸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爲未嘗爲凡以天爲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爲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爲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疑獨註聖人解脫束縛而通大道混然一體無內無外不知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者靜搖者作動皆以天爲師也聖人非有意於名天下之人自以名命之憂乎知之不明則是好用知知有時而窮故所行無幾而止矣若之何以至於道也鑑無情於人人愛之以別美惡知之亦若不知聞之亦若不聞爲人喜而愛之終無已使鑑亦有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能久人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人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不能言苟不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也聖人之愛人亦無情而人與之名若不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以聞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人之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綢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

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
自然爲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
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
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如之何也人
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
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
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
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無已亦性也
鬳齋曰義綢繆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
人達陰陽造化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
○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爲
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憂乎知者
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
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
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
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
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別憂端所自故
曰不知不聞其嘉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
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

曰性也
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
我與物爲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
使周盡物理歸于一體而不知其然蓋
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
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
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
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至
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之以爲
○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
義世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
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爲名而驅馳
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因鑑而知美
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
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
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
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二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
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耶以十
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
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
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
○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
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
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
歲無內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
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衆
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
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
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

常不化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宾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囿之也任其自散

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已名法者已過之跡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若無死生歲日之計除矣

呂註望舊國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閒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閒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

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洫所謂復命摇作是眞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脩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囿於物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名則之名羸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羸爲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傅仲尼非傅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内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

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久望之暢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有悅志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喜可知也眞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譬將反本十識其九反之未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閒暇況得眞性者乎冉相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眞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所爲而復於自然眞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宾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道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爲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傅從之而不囿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爲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羸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

是又爲湯之傳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忻暢雖林屋荒穢十亡其九尚懷欣悅況見不失見聞不失聞而妙有湛然者耶大道之高明無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鍾鼓於廣野警人耳目咸使曉悟衆聞音聲謂廣野環中空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定之得環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而原本湛然又何容心於化不化哉以其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乃師天也
○若厭沒於塵埃復如之何耶師天者必忘○人事殉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背真履行具而不溺塵若假僞於綢繆何爲而若此昔湯良臣司主臨御以爲師傅故從之而不囿圄者任之極是以門尹登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名法者政治所難忘而況適名益法照然兩見且百官司御其職各盡慮以傳之盡慮則無思慮矣故可以爲師傅除日無歲則終始不囿無內無外則死生隨成此建綢繆而周盡一體之道也
鬳齋口義久旅而歸舊國必暢然有感入其中則草木緡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然況求道忽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最高處縣張樂衆多也間去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況聖人以虛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爲如何環中至虛之喻無終始○
○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時之變日與物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也世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於爲事則末如之何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唯無事爲之跡併與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跡併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著於一洫猶齊物論老洫況著陷溺之意與道爲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昔湯以伊尹爲師不爲其所籠圄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爲之地使尹主其名湯無爲而尹有爲湯無名而尹有名也此名在世是爲剩法兩見身與名爲二不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爲奇孔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爲伊尹之事此語譏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六句而爲歲逐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
○之歲老子云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固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
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爲聞見所移浸遠其內猶去國都之舊漂寓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故都而不暢然者雖陵木緡合十失其九猶爲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爲治也隨物而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

○

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焰非後焰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舍離哉夫欲師自然而有心殉物則不自然矣其爲事也若之何而可濟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物而無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如此也湯得三臣爲之傳師其道之無○爲而不爲政術所囿蓋賢臣之政術所以囿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爲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剩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爲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爲聖湯非三臣爲傳無以成其治道非湯與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皡皡熙熙民忘帝力則聖知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之難釋疑只是合字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剌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也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今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惝然若亡悼所爭者細吷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

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為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惝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嗃有所受也吹劍者吷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舟車所通蝸角觸蠻之喻蓋譏當時好戰之君魏王以為虛言證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愈近愈小以至於王之身則與蝸角觸蠻何異由是觀之凡世間有形者未嘗無累況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劍聲小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不足聞也

碧虛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虜掠為事使彼怨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衍欲以小憤興兵侵暴隣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隣國之驕亦亂人也華子之自下以為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所謂求其道者脩德勿爭而已惠子請見晉人陳喻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㲄之內旬有五日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內似粺米之在太倉魏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馬體而況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蝸角乎今齊魏之爭與觸蠻之戰有辯無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人則居域中守法度吹管者嗃然而鳴吹劍者吷然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不足聞又況伐國虜民乎

鬳齋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矣華子之言著一伐字則未免容心故三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魏國觀梁都又小於所都中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惝然若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竅吹之有聲吹劍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無所容聲也

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為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

季子謂兵久不起為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為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後說故以此撓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為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所爭者甚微詳見諸解不復贅釋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

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為必使楚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覩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者明也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不為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迹言之稯稯然以天下為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為宜僚則横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徵生畝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稯稯者非得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賣漿水之家登極昇高而望稯稯衆多理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見境聲消損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天隱在陸而沉隱於鄽市者似之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

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爲老聃役自埋於民如列子居鄭圃人無識者自藏於畔如長沮桀溺耦耕隴畔故聲消而志暢言出而心忘不屑與世俱處陸而若沉也孔子度宜僚之不見已循嚴僞之恥見許由而何以爲存言汝何緣留得此人也

鬳齋口義極屋棟僕猶徒埋隱畔隣也藏居比隣而人不知聲消逃名在陸而沉喻隱於鄽市著猶知佞多言何以爲存必去而不留也

○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内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逴逴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徙而之高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己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爲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爲聖人僕役而未昇堂與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其室虛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於此尤足以彰夫子先知之明而陸沉獨善者處身之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餐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瘭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

郭註鹵莽滅裂謂輕脱末略不盡其分功盡其分無爲之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若各至其極則有何患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疏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至於當此鹵莽之報也

呂註爲道日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爲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未兆易謀内之欲惡爲萑葦外之蒹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爲孽奪其眞之所爲也

疑獨註爲政治民而鹵莽滅裂則疏略而無成功封人推已治田之事亦然明年遂變所用之法而深耕熟耰其禾繁滋終年厭餐用力多則報亦侈也人之治形理心亦如之遁天逃其自然故離性滅情亡神以徇衆人之所爲動之死地者也蒹葭始萌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盛及其熾而不節則害性故必制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吾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瘭疽疥癰内熱溲膏之病至於神去形遷而後已此治性鹵莽之報也溲膏即便溺之病

鬳齋口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倣此變齊易其耕法好惡之性

猶萑葦即茅塞其心之義性蔽塞則欲日長如蒹葭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去真性而天理滅矣性失氣亦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必殺身也

○變齊舊音去聲耕法也司馬如字謂變其耕法不與人齊一云變齊國之耕法碧虛引說文禾麥吐穗上平曰齊審詳經意去聲爲當與分劑同謂限量也鹵○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令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厭餐以此爲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爲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蒹葭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澌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

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菑謂已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而夸跂生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爲物所顯則皆識爲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竭則以偽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與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訕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覩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覩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爲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欲下不偽不可得也

疑獨註大道日散詐偽日起生民受災自此始矣汝何罪而先罹此莫爲盜乎莫爲

殺人乎後言大災之事榮辱貨財窮困人之身等是也上古之時不競榮辱故人不知所病不畜貨財故人不知所爭今之人君立乎榮辱之上處乎貨財之中是召人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斂以困窮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已以得爲在民至退而自責言古之人君愛民反身之道今則不然下四句指時君之政爲物陽匿而以不識者爲愚後文可以類曉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爲之計民知內竭○而不可爲故繼之以僞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碧虛註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則天下猶是也至齊見罪人戮死幕以朝服而哭之古禮也傷其德政之失而至此蓋由榮辱立貨財聚誅戮之災已成攘寇之爭又滿欲脫大禍可得乎老子云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今則反古道奥藏典法而愚黔首設不便而罪違戾委繁劇而罰庸才展驛程而誅鈍弱民之知力已竭則思欺君罔上矣上既失真民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耳

鬳齋口義莫爲者得非爲盜爲殺人乎榮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有此害爲國好聚財然後有所爭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物有失其形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遠其塗不計人之程强其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强其知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上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

栢矩請之天下遊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國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爲先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何爲而至此極也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病啓爭而至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識及時政之意次叙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唯恐一夫之失所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嘆不足之意覩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己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見鬳齋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四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

○物情之變然也情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生無出者能覩其門而測其根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用物之知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然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吕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詘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五十九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爲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爲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疑獨註夫人自幼至老新故相代處造化中不覺其遷伯玉能順化日新未嘗不始

○是而卒非未知今之謂是非五十九年前之非也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玄牝門二者皆本於谷神其源一也知之所知智者之事知所不知聖人之事知尊其智而不知尊其聖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言不知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無可逃之理我以爲然彼或不然是非之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

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失世之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併於我者也世之去非者非者邪曲也去忤於心者也併我者未必真是忤心者未必真非故有始是卒非之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者無非故至是無非至非無是夫虛無恍惚至道之根淡泊寂寞衆妙之門此萬物之所生出也人之所知出乎不知因其不知而後知也不明此者豈不大疑乎世事糺紛日新其變知與不知莫知止也所知者人事不知者天理人事有爲是非莫逃天理無爲

○安逃哉若以已所知而謂之然則衆謂之不然者亦多矣然乎言未必然也

鬳齋口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物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以爲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何處無此理如何逃得與乎皆疑辭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爲被造物睹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靈眞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爲已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即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鰌爲賢而奉御之搏幣而扶翼使不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聵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爲者以爲爲之在己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爲也

疑獨註是三人皆爲太史官故仲尼問之靈公飲酒湛樂亡也田獵畢弋荒也得謚爲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即無道之謚謚法辭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鰌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狶韋曰公死卜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天理不可憑此地本屬靈公之父反爲其子得之則公之爲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此

碧虛註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其靈素定謚自冥符若以俗情料方外幽冥之理何足以識之哉

鬳齋口義衛君所爲如此謚之爲靈何耶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搏

執贄見之幣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沙丘古人葬處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言子孫不可託此地爲靈公所得也

靈之爲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弢答以唯其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善言矣狶韋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寘符千載其所謂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槨滕公佳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謚號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哉不勤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人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無滯迹無爵無謚脩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迹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一定耳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譬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得正故民無違心化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并天下一萬物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天賜則有時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由賜而能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時世有變無心者順之於此爲戾彼或宜正於此或差於彼各信所施不能離也比于大澤大山之無棄材合異以爲同也言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通物無私强字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將無可得而比耶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

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呂註合姓名爲丘里異爲同也散丘里爲姓名同爲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爲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況乎其爲萬物逝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爲而我有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大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爲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爲無爲則無不爲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爲妖也物情各殉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爲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未始容心趣舍於其間比乎大澤百林無不備觀乎大山木石無所分此之謂丘里之言道本强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爲足也凡物無窮萬不足以盡其數而期以萬者以數之多者稱之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者爲之公則非形非氣故無名也名不足以盡道而名之曰道亦以其大者稱之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謂之道者爲道是猶認狗以爲馬也

○疑獨註十家爲丘二十家爲里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而不知合并天下以爲公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則道愈離而物愈乖矣指馬百體而不得馬立馬百體而謂之馬散同爲異合異爲同也丘山積卑江河合流以喻大人合并天下以爲公唯其公也故自外入者中有主而不執不執則能通由中出者外有正而不距不距則能行是以不私而天下一不賜而萬物成四時氣殊天不賜故歲成五官職殊君不私故國治以至文武殊任萬物殊理君道不私故德備而無名不賜則自成家澤而不謝不私則自正功成而無報也大道無私於物故無名無爲無爲則物各自爲而無所不爲矣時世有變禍福倚伏拂者或以爲宜殊面異向也正者或以爲差各執所見也比乎大澤異材而同用大山異植而同壇此合異以爲同而未離乎有形有數是之謂丘里之言天地陰陽形氣之大者道爲之公皆因其大而號之也若此者已有矣其小大貴賤乃將得比之哉

○碧虛註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部五部爲里合十姓百名之異爲一丘一里之俗或散一丘一里之俗爲十姓百名之異亦猶離馬之百體曰頭尾眼耳合其頭尾眼耳總曰馬也此卽公孫龍離堅白合同異之旨山積衆石河合百川大人合并郡國以爲公分之則楚越有異并之則風化一同亦無異乎丘里之合散也外入者事中有主則事不滯中出者理外不邪則理自達炎涼氣殊天任之而不賜故歲

功成工虞職殊君委之而不私故天下治文武材殊大人任之而不賜故德業備動植理殊道生之而不私故無名也物物自名非道强名之物物自為非道强為之道無所為故能無不為也冬春之代謝皇王之渫淳於此為禍為戾於彼或為福為宜比乎大澤衆材大小皆中法度大山木石精粗皆聚一壇所謂丘里之言亦若是而巳大道無極物亦無窮今據多而號之曰萬若物止於萬則道亦有極何足以稱象帝之先大道合并形氣而為公强名曰大字之曰道既曰大道巳有之矣安得與未始出其宗者比哉

○廣齋曰義聚井為丘聚丘為里里中十姓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為同之喻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散同以為異萬物各一理合百體以為馬體上無馬名立其百體謂之馬也合并以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執則非自然正者萬物之理出乎胷中其理與物不相距則無同異矣不賜不以為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以為公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貌倚伏無常或有所拂而反為宜塞翁失馬之類人自殉之心如面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反或失之譬大山大澤木石之材皆中度可用合異以為同也稱物數而為萬總形氣為天地陰陽道者為之公皆以其大者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豈可以此相比哉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合異以為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為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為同立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關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

○差者皆由自殉己情故不免於殊向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哉夫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畧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是章類齊物論之談有無生死此則頗關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說愈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知者所當請問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武林道士褚　伯秀　學

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爾而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廢起無所原隨此議之所止或謂道莫為也或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由斯而言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物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

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二者世之所疑物理所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常不爲而自然道不能自有有者自然也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舉一隅便可知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尅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閒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雌雄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爲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爲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爲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爲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覩也或使莫爲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眞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爲則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覩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爲道莫爲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布言自然也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爲極

疑獨註陰陽則相照以日月相合以天地相治以風雨四時則相代以寒暑相生以春夏相殺以秋冬爲有陰陽四時欲惡雌雄於是橋起安危禍福悉由之矣至於相理相使與夫窮反終始者皆物之所有言知所能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則見於形○氣之表豈復留意於物而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爲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爲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於極大極細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莫爲則知天不知人或使則知人不知天滯物一偏終以爲過虛實有無之名相因而生可言意則愈疏不若求之言意之表也夫人之生死

順乎性命孰能禁阻此理非遠在吾身中如四時循環而不可覩則或使莫為之說疑其為假而非性命之至吾觀夫復命之本其往也無窮出生之末其來也無止言道之無則與物同理言道之有則與物終始非有非無出於强名則或使莫為皆在物一曲而未至於大方況欲語道之無方乎言而足者內無所慊故盡道言而不足者反此不若非言非默而道物兩得之也

碧虛註少知問世間萬物之所生起太公告以陰陽四時照治生殺之理人民欲惡去就禽獸之雌雄片合橋起高勁貌事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而相易相生相摩相成之不一外有名稱可紀內有精微可志自天地至于萬物皆隨次序而相理相使物窮則反事始則終殫言竭知止極事物之粗莫能窺道之藩籬也唯覩道之人不隨物之廢起而任物之芸芸我則括囊全生而已又問道之莫為也其如事業何道之或使也其如自然何當物之情孰偏孰正答以雞鳴狗吠是人所知而莫知其所以鳴吠謂其莫為耶何緣而忽鳴吠謂其或使耶他物何為寂然自化之理孰知將為之情孰識唯置其莫為者則可以察或使之情任其或使者則可以審莫為之理推此而論雖至大極細皆不免於物莫逃乎累夫物所積者名與實名實喪則物何有唯妙道至理不涉思議氣來則生氣散則死方生復死方死倏生可謂近矣而理不可覩在於冥悟而已或使則利人莫為則自全達者左右逢原迷者疑心未釋假道而行耳吾觀道之本末空寥恍惚不可隨迎論其無窮無止亦與動植無二世以有用無為為言教之本既形言教則不能超物故與之終始有無二理皆借妙本而行李真之無接子之有皆一曲之論見笑於大方之家有無皆貫事理兼明為言而足言而足則道無遺矣有無偏執事理互陳為言不足言不足則物無逃矣道之極也默不能默物之極也言不能言若離其言言去其默默然後冥會忘言之機目擊衆妙之極

慮齋口義照猶應蓋猶合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隨時代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皆同中之異者橋拱而起片即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件件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即陰陽相治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使窮通終始物之必然言知之至極此而已唯知道之人於所以廢起者皆歸之自然故言議至此而止莫為言事皆偶然或使有主之者雞鳴狗吠喻人所知不同雖有大知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為若以此理分析語大語小不可窮已皆累於物終以為過謂有物司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實則有名為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去道遠矣未生不容不生當死豈可違阻此理近在目前而不可覩以為或使又以為莫為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即本始末

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即旣動而止
之時觀之見方來者無止但泯於無方可
合萬物而同一體或使莫爲皆未離於物
與之終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
眞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者之論
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我有眞見終日
言亦無妨若無眞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
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
以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釋氏
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擧心塵勞

○先起亦此意

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
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庸有用是而有
言事或無因或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
之交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至聚散
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歷數人據
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
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
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至極物而止此
治世之論方內事也若夫方外觀道之
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旣
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李
眞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
猶楊墨之爲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
以雞鳴狗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
知所以鳴吠則吾於二子之論又安能
知其所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
大或使莫爲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患或
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爲雖虛有名則實
係之未得爲全無也昔之語道者必離

○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
即是道猶含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
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
息海噓吸而有信莫之爲耶或使之耶
然則有爲之者有使之者鳴吠爲風氣
所使生死爲大塊所使四時日星天海
皆有眞宰司之但爲於無爲使於無使
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
中而不可覩其義亦然觀其本而往者
無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於
造化者往古來今而不息非獨我也何
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
莫爲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
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窒滯而不
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
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
道若李眞接子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
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而不足者
得道之粗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
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

○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爲道之極議也歟

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
樊隱德以鎭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
人善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
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
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
已蓋以道濟物出乎性情之眞民安有
不化者世人往往徇物失己日遠舊都
望之暢然則未至蕪盡猶思所以求復
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

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與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河内天外人之辯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爲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識有迹之可嫌封人爲禾忌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伯矩歎辜人以失爲在己正己以正物也遽瑗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爲靈定塟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焉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爲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爲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黙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眞常而非言非黙之可載道也明矣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絯所謂錯行皆不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爲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心若縣謂希跂者高慰暋則非清夷平暢生火謂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

其和焚矣大而黜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唯僨然無矜遺形自得乃盡也

吕註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爲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爲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爲善惡而不近形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孝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於僨然而盡雖在己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　伍員萇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已下言其大冤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爲兩陷螴蜳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絯之時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僨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註在己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修之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言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以忠孝求知於君親在物者也外物雖不可必在己者不可不盡忠孝而不見知於君親者龍逢孝己諸人是也非唯不見信愛卒至誅戮憂悲此其不可必者君子修其在己以俟在天者而已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爍金火不以所生而不焚金不以散釋而失性也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陰陽順則天地通而風雨時唯其絯而不通則雷霆奮擊水火焚槐水所以滅火乃出火而焚槐令之電火是也聖人至於命則不爲陰陽所制無憂樂於胷中世人必於外物五行所以爲之賊陰陽所以爲之寇爲憂樂所陷而不能逃也螴蜳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暋遇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胷中摩擊內熱則是生火焚其和理而性不全矣月者天之陰火者人之陽人欲熾而天理虧月不勝火之謂也陰陽五行之乖宜惟人欲惡之所召能僨然忘形於利害之外斯道盡矣

碧虛註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爲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爲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爲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俊偉兩陷而不可逃也碧者憂之色心主血忠臣憂國故血化爲碧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己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

乃焚大槐淮南子云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爲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之誠如月暴虐之性如大月固不足以勝之唯僨然無心而至順者忠孝之道盡矣

鬳齋口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長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已曾參皆以孝而害身是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絨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之事兩陷謂人道陰陽螴蜳怵惕不安心若懸言其繫縛自若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內熱生火焚蕩胷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爲物欲熏灼其爲月者不能勝之僨然放弛貌道盡天理滅盡而後已也

褚氏管見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以爲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耶蓋澆風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爲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與教化故也若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爲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專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爲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火焚槐之時也而後孝顯焉槐色正黃喻性中和木之爲物紋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之者物爲之累而氣動乎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逃乎憂患心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脫處慰守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白慰散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盡而患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爲也天道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爲好盛其盛也易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燎原爛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

之形不勝大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債然而道盡債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

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軽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世亦遠矣

郭註莊子貸粟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任公子五十犗言志趣不同經世之宜各有所適也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任氏釣〻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疑獨註濟人之〻急必及其時若監河侯之諾莊子以邑金則後時而無及矣故申以轍魚之喻言侯不知莊子之急猶莊子不知鮒魚之急也任國之公子爲巨鈎大緇有興事造業之意犗犍牛大魚食之至禪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任公子得魚至無不厭若魚者喻所得大者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存心遠大者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矣鯢鮒魚之小縣令官之卑皆非求大之所也

碧虛註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今失之矣故無所安處夫衣人在寒食人在饑激江水以迎轍魚不亦晚乎投虎千金不如一彘肩之謂也任公子爲巨鈎大緇而得大魚於朞年之後世之軽量人材諷說事務者聞此風俗特異驚而相告蓋喩淺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累軒所謂荊篠之竿繭絲之綸是矣縣軒高也謂高名令聞

鬳齋口義邑金采邑之租金波臣猶水官常與常時相與者軽才揣量諷說猶塗說累小繩縣揭之號令猶賞格言飾小說以干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所能得幾何俗字屬下句言世俗之士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鯖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略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百谷王張君房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

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叟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鈞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㵎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忿然作色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爲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叅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爲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爲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兼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與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持詩禮以脩身小人則誦詩禮以爲盜君子少而小人多故聖迹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夫盜不掘夷齊之冢必發桀紂之墓者蓋有以致之是故多藏必厚亡老氏之深戒

鬳齋口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臚傳者大儒爲首而告其下青青之麥二句賦墓田下二句譏富者古逸詩也接其鬢而下教其取口珠而無損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爲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必入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迹以爲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得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語以諷可謂爲所不當爲用所不當用也南華

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數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為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為詩禮所當為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薄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舉綱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後而末僂視之傴然似營他人事者謂其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揖而退受其言也設問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隱括進之謂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老子孔子初無間然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脩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威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令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驁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亡其謀而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為驁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驁萬世之患者也道無不為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為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可得也

疑獨註末肩背僂傴僂然耳後貴人之相視若營四海言廣見無私躬矜容知謂末能無經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義聖知者聖人不忍一世受害故為之以救當時而後世資其迹以為害以聖迹治世抑使人陵辱至於固陋貧窮又忘其簡易之理而不及真道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中民性可上下進之則上達何必惠○焉惠者小人所懷故君子不取相引謂趨○名相結謂樂隱趨名所以同民患樂隱所以充己欲二者皆有所偏所以為中民相忘而閉所譽無是亦無非矣人之性反則傷順之則全動則邪靜之則正躊躇不遽故能順性命之理而每成功欲速則不達也孔子載道以行當時終有矜色故老萊告之以此

碧虛註躬矜謂其欲明汙容知謂其將驚愚故皆令去之一世之傷數也含容則苟

免萬世之患迹也驕鰲則不救復詢仲尼歷聘遭難守道愍固致此貧窶耶或亡其謀略事業弗逮耶以惠爲悅而鰲物者聖人之所醜也中士之性易誘世治則援引就名世亂則交結退隱仲尼述作皆美堯而惡桀若泯絕聖迹毀譽何有順世者不逆故自全靜慮者不撓故自正聖人從容行道功業自成成猶不居況不成乎忘言則無累載紀則矜名也

○鬳齋口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若營四海○即萬目以憂世躬矜汝身矜持之行容外飾知思慮驚愕傲汝既知此是宜窮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所爲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背自然之理動而弗靜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成功汝奈何以矜持之志自負耶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此與關吏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鰲一作驚爲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爲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鶩而不止也抑固窮窶輕於用世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歎於爲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蓋譏夫子遑遑遊騁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鶩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辨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謂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爲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爲堯而隱爲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爲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郭註神之不足恃也如此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爲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猶網無情故得魚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無所慕無所慕則不驕而自善況然無習而自能非跂而學彼也

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爲有所困有所不及爲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

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爲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疑獨註善知人之吉凶龜之知也刳而不喪其靈龜之神也然而不逃余且之網不免元君之厄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夫聖人者聚衆人之善并天下之知所以爲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豈用知以求之哉

碧虛註龜十七十二兆八九之數故關子明易傳以七十二爲歷法蟾蜍辟兵而不免仲夏之殺雞明將旦而莫逃鼎俎之難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衆忌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嬰兒淳朴漸散與能言者處也既能言矣分別是非而利害生焉

虛齋口義阿門曲側之門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鵜鶘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嬰兒不待教而能言皆自然之喻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使河伯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物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兆不爲已私雖不利於己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有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龜策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鵜鶘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已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已善而天下之善歸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己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性之所能不得不爲性所不能不可强爲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無以相賤所以爲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本無我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焉耳容足之於地耳列子云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絶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遁高不爲決絶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遵古而卑今則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世濮譁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外順人而內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疑獨註有用之用器也無用之用道也器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言浩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則無用之爲用明矣逍遙遊論大樗大瓠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有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自在此能遊也不學而爲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逐物而不反遁者防患而不進決者果於動絶

者滅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爲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爲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覆墜心情大馳雖與爲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爲風波之民

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已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爲彼也內篇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是也

碧虛註人以跐踣之外爲無用之地若掘之墊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跬步矣譬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爲用明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

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妄役流蕩

遁逃之志果決卓絕之行刻意以爲高亢皆非至知厚德所因任也覆墜謂不遊學而廢業大馳謂苦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而不反顧在時所尚遞爲君臣而已何分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

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汙隆外應物而內全真彼之所教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鬳齋口義墊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不可行故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能有不能喻有達有不達流遁逐物決絕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爲也覆墜陷溺世故火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

者雖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沒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爲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日則皆爲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古今爲是非順人不失已外混世而內有所存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論因是之意

遊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

遊不能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遁者多否則又爲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穽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遙遊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則無以相貴賤唯逍遙爲天下貴悖道則無以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遇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

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反今爲古豈貴耳賤目妄有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爲波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爲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

與合堂同席於泰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竇乃開閬空曠遊不係物谿爭處攘逆也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禁暴則名美於德急而後考其謀乎往則無用知柴塞也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顫甘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蹂踐得失交戰於胸中幾何而不至於跈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閬周固生白而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逍遙無爲而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瀆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跈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誸知不得不出乎爭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鎒始脩也

疑獨註徹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徹則無所○不聽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內視反聽以至鼻口心知皆内求諸已然後六根解脫衆塵不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徹則爲物所壅相陵賊而害衆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爲主息者沖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貫徹息則六者之主人之好惡不中者蓋有物塞之非天之罪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胞有重空乃

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擾奪此所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者主之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之理寄於心也德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德而好名爭名則暴矣誸者言之急爭者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誸知好勝故出乎

○爭柴謂衆好內實故生乎守皆非自然者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成矣春雨之時草木衡地而生未達則怒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爲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

碧虛註人能收視反聽納息漱液虛中藏用則六事俱徹妙極無加不然則哽礙騰踐上下錯亂諸疾作矣凡動物有知者皆恃息而生其六根壅閼而氣息弱者由欲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人之竅穴晝夜昇降與之無窮乃爲嗜欲所窒空竅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內有丹田三宮金堂玉室胞有重閬也心中有竅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室隘則婦姑反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爲丘山之美林伐則氣象損奇才爲士人之美才役則精神耗名夸者虧德志暴者損名謀貴深靜稽乎誸急則淺陋矣智當晦藏出乎爭則與物競矣若能柴立不移而自保守

○免爲物所害也官事果乎衆宜在私則決乎自殉德形則名知顯而暴爭興春澤則草木生而銚鎒起衆人逆道以求生猶草木反根而欲秀也

鬳齋口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真聰明鼻口之所嗅嘗爲真顫甘心所知爲真知德爲真德矣哽謂不通跈者足迹人見道有礙則累於形迹而衆害生也息猶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此知覺所以知覺恃此息也或至於不當理者豈天斬之耶天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心竅耳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鬭喻心蔽塞則六根相擾矣大林丘山人見而善者乎日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也求名利則德性蕩溢性暴急則名亦蕩溢言併與名失之誸同弦有急意急而後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出守執不化而後有柴哽不樂之意求衆事之宜者

○固執不通之弊此言癡兒欲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春雨至而草木怒生人修田器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爲耕種計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溢而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

關竅哽塞物欲騰踐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爲以壅閼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爲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閬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内又有五藏之空以行氣浪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覩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

蓋外有慕則内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慕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興此出於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前六者皆徹而無私則其視聽嗅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顫

同肩　跉同躧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同卷九十一　谷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四

靜然可以補病眥媙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内聖人言其外趣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實而孝去真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踣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

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揃𢦏而後有㓕擾而後有寧爲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揃未嘗𢦏安用㓕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孔老同生於周莊孟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踣河殉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默字之誤皆摵謂剪齊須鬢以㓕老頻字又作剪㓕靜默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爲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聞焉駭猶驅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爲天下之功賢人者聖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君子者賢人之名迹有治國之事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演門宋城門其地有親死而善毀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爲官師鄉人慕之强哭詐毀至於㓕性而死者半此殉迹之弊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許由務光古之無爲者逃堯湯而去之見其未能無不爲紀他申徒狄則尤甚者也筌蹄之喻義不待釋
碧虛註靜然補病未可以完神皆㓕休老未可以還嬰寧以止遽未可以灰心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撿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皆拔㓕皺紋可以沐浴老容雖然勞者之務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無迹賢人尚行義乃聖人之餘事君子貴循理乃賢人之塵垢小人事苟且乃君子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强哭傷性由殉外失真係祿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蹲窾踣河蕩失真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穫魚兔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頓舍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筍罝操撽之士奚用巧事於談說乎
鬳齋曰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全剪㓕物欲可以優游至老寧其身心可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胷中本靜則不問及此非佚者之所猶事駴(同駭)聖人以仁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盛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嘗營求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而得爵者鄉人慕之毀死者半此言好名之累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蹲於窾水蹲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踣河而死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

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悶神人之於聖人聖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舍之而不復悶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跂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相背不過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駴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崔本作駴可照演門善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遂蹈河是皆○認迹以爲真併己之真失之無異指筌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患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

是篇首論内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内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内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内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債然無爲闇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賃粟而中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内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絶之行是以下立潔脩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自有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必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使不借外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直是陳久之人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我情偏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昨爲卒理自爾耳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安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爲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爲是異已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耆艾之人而言之以已所重猶已言也凡此書中稱引古昔者皆是以耆艾爲重者所開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爲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

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爲大齊唯言無言而後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

○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卮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讁也卮滿則傾空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七見信皆局於陰陽之數不能無窮也言出於已俗多不信故父不爲子媒而藉外論之是謂寓言也重言如托以孔子顏回之類言雖出於已可推重則爲耆艾如無經緯本末雖耆艾亦非重也學至於道斯能先人否則陳人而已聖人之言應物當理往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以曼衍窮年也卮言出於不言不言則萬理自齊言則不齊矣莊子卮言出於旣齊之後而齊與言言與齊皆不齊也莫若無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孔子欲無言亦何嘗無言言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卮言之意有自也而可有可有自也有自也而不可無可無

○自也下文體此有自有然是非彼我之所起可不可然不然將以齊彼我一是非也而然於然可於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則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內然可在物不在我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耶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論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不信三此世俗之見也卮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日出則斜過午則昃及中則明卮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父之譽子難爲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已同爲善重者取其耆艾若年先而無德非先也止是陳舊之人耳卮言日出中正而明和以極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默則寓重

○卮言皆齊蓋以不言齊之也不言之理自齊寓重卮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是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與言爲二之義畧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卮言中正豈有情哉無是非愛惡之情則無是非愛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若乃謹默括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未嘗不言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自而然與不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

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故再舉巵言可久總結前文萬物異種理自相代有形化無形無形生有形有情交無情無情變有情始不見首卒不見後循環莫測故曰天均自然均平取其極分而已矣

劉槩註水之在巵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巵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曼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若以寓言以祈人之合重言以祈人之信皆有爲而言言之末也則巵言者其爲言之本歟

鬳齋口義巵以貯酒飲之有味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衆心也父爲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已言所以止其爭變也借重於耆艾則聞者不敢非古先帝王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始終期年期頤之年年先而學無所見不足以先人所謂陳久無用之人耳曼衍自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爲言則歸于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一皆爲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人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於天地之間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論爲優則出智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巵言解者不一夫巵之貯水亦非巵所能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巵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辯哉父不爲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爲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己言經緯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巵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爲一齊與言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曰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滞有言無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

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卮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詼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云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讁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讁也夫以言免瑕讁猶未若忘言而無瑕讁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辨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而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役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爲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從心則横心所念更無是非横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眞以爲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蘁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子未知以爲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

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令則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逆立因天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爲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爲之意我無爲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

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蘧伯玉章辭同而義別蘧瑗悟始是卒非未能自忘仲尼則行化不滯使人忘己難也始而所是隨事應變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既未是今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載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冊豈直服人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循理孰敢逆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

鬳齋口義勤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耳才猶性本始也謂造物稟靈者知覺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鳴即言律即法義利在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服其心必舍義利是非乃可使人心服無敢對立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乎欽夫子之至也

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爲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靖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爲眞是故璩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歎

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爲律身爲度此皆由靈而出入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已之好惡爲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蘁（從無懸范先生）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點句）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為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不及而心悲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而不以祿為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胷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為再化孝心不必論貧富侍養亦豈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逮之心也夫然參稱至孝必無係祿之罪又何有哀乎彼視鍾釜如蚊虻則其係可解矣

鬳齋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已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倖祿之外㮏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為重仕祿為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

○

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所爲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寘此言久而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爲則喪其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令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私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絶迹無爲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爲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遊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云云諸本皆缺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

○

矣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爲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爲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爲爲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爲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爲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爲無鬼耶而有以相應以爲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逆通則不礙物忘我也來則不去鬼入復靈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生聖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矣此學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爲以累其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爲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者大同於

○

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爲一則無自矣果然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鬼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朴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衆歸其德鬼入深造窅冥天成無爲自然不知死○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爲動之死地爲有私故勸之從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強陽之氣無所自也汝果能至於大妙乎大妙者無公私生死無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靈響有應無應

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
序其要在乎獨化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
乎旦暮耳
鬳齋口義野反朴從順從通大徹也物如
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人
納造化於胷中天成與天爲一也不知死
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
九借爲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人以
生爲有生執見自私也以至公之理勸之
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

○自求生之始無所自既始無生安得有死
陽謂動之始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
其果然否也適不適猶云然不然要極而
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
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
得謂之無命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
之有命朝暮寒暑時至氣應安得謂無鬼
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
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

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
謂順人不失己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
謂人歸之鬼入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
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
數極造微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爲爲
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
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
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己
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

○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
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
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
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耶天有歷數
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
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
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
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
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
諶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

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唯其難窺所以
爲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
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
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
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
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
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
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
以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
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
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强陽運動相隨往來
耳無意故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况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疑獨註叟叟指衆罔兩奚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况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此皆由於獨化又何足以有問乎

碧虛註一燈一影十燈十影燈影既多微陰益衆詢其俯仰行止形使然耶影自然耶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有形而無礙蜩甲蛇蛻則有質而無性當其未蛻止有蛇蜩及其已蛻甲皮固自有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顧蛻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影之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鬳齋口義叟叟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言乎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蜩蛇以影比蛻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遇日火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強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日火強陽之說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畫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間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寘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

○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正明此義所謂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藉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稟造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

取則有其散則零直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郭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尊形自異故煬者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諜成光則戶外屨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御寇其趣一也

疑獨註子居楊朱之字進盥漱巾櫛明其潔已脫屨膝行言其謙恭睢睢盱盱矜夸見於外誰與汝居也告之以聖人知白守黑故大白若辱不自滿暇故盛德若不足子居聞言而悟其往也舍者迎將有禮避席讓竈言其外矜故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

碧虛註睢盱傲慢之容其往也威儀盤辟使人敬畏其反也視猶衆庶使人忘我也

鬳齋云睢盱矜持言物我未忘嘗若與人同居家公旅邸之主煬炊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則不知有可敬謂得老聃點化則退然自晦人亦視之以爲常也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耶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爲不可教子居聞告蹵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句絶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徇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徼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

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巵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劒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遺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劒類從横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麤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粗精之分抑揚之異或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武林 道士 褚伯秀 學

讓王第一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戸之農石戸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

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

○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註憂藏乎心謂之幽憂支父不以天下害其生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雖異乎俗而皆未能無心也善卷喻懷道之深石戶之農善閉而敦本善卷之言為己而求○

○自全石戶則指后之為人嫌其德未備皆未能無所不適也大王亶父避狄不忍以土地而害人民可謂能尊生矣夫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過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為尊生也王子搜避位而逃可謂不以國傷生矣雖不累於物而愛民愛己之心未忘則猶有係未能無迹此皆聖人之緒餘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碧虛註外天下者衆害不能干重其生者他物不能惑唯暢然虛懷則可託身於四海之上也天地大德曰生至人之所寶貴故不以天下易之犧褐饘粥以自足孰肯以物為事而喪其天真哉是以狷介者不肯屈於人德厚者乃能貴其下勁節祿力所以立大功放浪不反所以激貪鄙地所用養養物也物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之物而害所養之民聖人不忍為也富貴○

○者重失在乎養傷身貧賤者輕亡在乎利累形故為君而致患不若退隱而自全也

鬳齋云幽憂之病猶云暗疾夫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有天下而不與也捲捲(音權)自勞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堯舜二段無結語與前意同用以為養謂土地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物為輕此譏當時患失之士唯無意於君者方可以託國故越人欲得王子搜為君也

褚氏管見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

○
倫贊天地育萬物也君位之有無不與
焉然謳歌獄訟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
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
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
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
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徒夫物莫
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
胸中所存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
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大王
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
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
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
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
猶不屑受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恃理越
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
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
憂是已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
爲此所以興乎俗也大王之避狄而不
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己恐害
民則能愛己恐害己則能愛民此越人
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著而不逃蟻慕
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
而利不可得而害是又超出一等矣南
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評後章經
旨可見云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侯有憂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
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
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
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
知輕重矣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
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疑獨註廢謂斬斷而無用能不顧其臂以
取銘而有天下乎侯曰不取也由是知兩
臂重於天下身之於臂又重也以韓國比
天下韓已輕矣所爭之地又輕於韓今反
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是棄其甚重爭所
甚輕豈不惑哉
碧虛註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埸廢
地何苦爭爲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
援兩鱉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鏌
鋣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
虜齋云銘猶契約攫其銘可以有天下愛
身者且不爲之況韓國比天下尤輕今○乃
以不得爲憂戚而至於愁身以傷生又重
於失一臂矣
韓侯與魏爭邊境所侵之地蓋無幾而
憂形於色可謂於所輕者重而所重者
輕矣魏之諸臣諫者莫聽華子入見諫
之有道焉左攫銘而右手廢右攫銘而
左手廢一利一害不可免也在人審利
害之輕重而去取之耳侯知臂重於天
下身又重於臂而不知韓之輕於天下
所爭侵地又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

自見侯聞諫亟悟明輕重之當然吁韓
侯亦賢已哉華子亦知矣哉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使者至
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
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
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
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
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
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
疑獨註顏闔處窮而通真惡富貴故莊子
取之夫得道之真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
聞道而夕死及其貴愛以身為天下則聖
人之迹也絲緒之餘土草之賤微末不足
道聖人為天下之迹出於天下之寄託亦
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所以為言有
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隋珠彈雀喻
世人以生易富貴棄重而就輕也
碧虛註緒餘土苴言去身愈遠則愈粗聖
人之治身也虛心弱志帝王之立功也手
跰足胝以立功視治身特餘事耳顏闔知
其所以之之未可也所以為之未必也故
不受幣焉士有甘藜藿而忽富貴者身可
屈而道不可屈其自重若隋珠輕利祿如
燕雀耳
鬳齋云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聖賢之
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
粗分兩截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
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盡無為之治
但其言抑揚太過而心實不然緒餘土苴
只就餘事上生猶云塵垢粃糠近世荆公
之學真把做兩截看了以此施用多舉緒
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正之以珠
彈雀喻甚明當
察闔之心真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
萬萬矣惜乎不遯怳以辭乃失誠於使
者似亦稍虧淳德使者既造其家又見
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
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
養愈久而植愈深於闔固不容多議然
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
交臂而失不得與之共理大業以躋昇
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為戒
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
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
窺測耶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
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
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
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
秋可證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不詳及

疑獨註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我則彼之所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子陽為鄭國相未嘗與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知之必因人言而罪之此其所以不受也

碧虛註士甘陸沈無聞豈肯屈志而受無名之祿苟殉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盧齋云子陽以人言而遺列子粟非真知已也譽而可信毀亦信之矣

子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為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耶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覩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執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為此哉夫至人之所為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况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郭註以義明不復釋

疑獨註方莊子之時人多不安義命而僥倖富貴故引屠羊說之事警之雖處屠肆而能叙分如此誠可以激礪薄俗三旌三○公之位也吾知其為富貴矣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今於屠羊說見之

碧虛註誦持書而發冢居屠沽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盧齋云大王反國悅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事三旌三公車服各有旌別也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

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衞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已上三章意義同貫郭呂不詳釋

疑獨註原憲貧而無怨者也曾子貧而能○自遣也顏子貧而樂道者也養志者忘形○原憲是也養形者忘利曾子是也致道者忘心顏子是也

碧虛註子貢相衞結駟連騎入窮閻過原憲而歎其何病憲答以是貧非病子貢愧其言之失也夫迂趨世態希望功名親比周旋交構朋黨學不治身教藉資給坐仁義之慝威輿馬之飾學道者豈忍爲哉原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子養志故不仕忘利故寡合忘心故契道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修於內不殆者無位不怍此仲尼之所誦今於顏子見之

鬳齋云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衣塞之抵風雨也華皮爲冠縰履曳履也假仁義以文姦曰慝縕袍絮衣無表外破而絮見腫噲虛浮也商頌所歌之曲若出金石言其有節奏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學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顏子樂處不可草草看過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

○原憲安貧絃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雍容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衿絕

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顔子知足樂道無位不怍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爲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若子貢之遊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爲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郭呂略而不論

疑獨註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奈何而可以忘此答以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所以有私瞻子告以苟不能自勝其私則神道寧無惡乎神生於虛今牟心未虛所以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挫損情欲重傷其性與無壽之人類矣言牟爲萬乘之公子一旦隱居巖穴欲如布衣之士實爲難能然有其意則可期之以至也

○碧虛註公子牟雖嘗省道味之淡不能勝○樂餌之美順所好則養生關神靈則廢虛既失養形之樂復增閑神之憂非重傷而何魏牟慕嘉遁之名虧隱居之實其意易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矣

鬳齋云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能勝姑順之而勿强抑强抑則内傷其神神惡之矣此非自養之道不入壽者之類可謂有其意勉而行之者也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音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强抑閑或連神爲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强閑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縱樂以爲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閑者也原其本意蓋爲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爲難能若過閑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也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爲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强兵爲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牟比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讓王第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羮不糁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郭氏略而不論

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疑獨註夫子之道充塞兩間何窮通之能○累方其阨於陳蔡而無上下之交七日不火食夫子不以為憂而絃歌不輟當時知夫子者獨顏回耳子路子貢不免有無恥之譏遂召二子而與之言窮通在道而不在物今乎抱仁義之道何窮之為此臨難而不失其德也道德在己非臨難無以見猶天寒而後知松柏故夫子以為幸也遂反琴而絃歌二子釋然而悟執干而舞不知天高地下喻夫子之道不可得而形容由是知古之得道者窮通皆樂而所樂非窮通也

碧虛註可謂窮矣是觀其迹以窮通在時未知道本也松柏遇霜雪而益茂聖人遭患難而不移以桓公文公越王之事證陳蔡之阨實由文顯道以事彰也天高地下喻仲尼之道大道德猶金石一調而不可更窮通猶琴瑟曲終必改調是知窮通在人猶風雨寒暑天理之常也許由謝堯而枯槁於潁陽共伯辭位而得志乎丘首仲尼不懼蔡陳之阨柴立乎二間之間也

○鬳齋云不糁無米粒藉陵轢之天寒松柏即後凋之義因陳蔡之阨而後聖人固窮之節見可為法於後世故云幸也削然音瀟瀟灑之意扢然喜躍貌子貢曰數句述自悟之意商周謂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柏臨

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為幸夫子復琴而
絃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
而舊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
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
於此義當是得上文可照許由共伯之
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
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
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
稽三句故其註云又共伯得下有志字
窮於商周商字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
○
論獨鬳齋及之
○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
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
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
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
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
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
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
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
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
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
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
尚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役命者固有天
○
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
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
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苟無所重則無
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
舜禹湯耳淡然無係汎然從衆得失無槩
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為殉名
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呂註見後章
疑獨註舜與湯一道也舜順得而湯逆取
順者由天而之人逆者反道而入德舜讓
北人無擇見其復命之深又言湯伐桀得
天下以讓卞隨務光示湯無心於天下所
以伐之者為民非為己也伊尹相湯伐桀
之事具載於書而湯讓天下未嘗經見莊
子製名以寄讓王之意
碧虛註潔身之士以榮為辱若北人無擇
者上可與仲武為儔下可與子陵為友不
以物挫志者也若卞隨務光者不臣亂世
逃之而已何遽至於自沉蓋有激于後世
也
○
鬳齋云舜讓其友他無經見亦是寓言強
力有作為忍垢忝汚辱卞隨務光古之隱
者自沉之事亦不可考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
下為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
至自投清泠耶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
堯門以為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
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為方
銳卞隨務光無為者也而湯因之以謀
是欲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乃成

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污而自投稠水洎讓務光務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三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頹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議卞隨務光稠水瀘水之事蓋言其

避之之極存而勿論可也

○昔周之興士有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言其死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終也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為污辱至於溺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為之讓其流為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為曠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己為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於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厲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疑獨註孔孟稱夷齊為聖人以信於後世

○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其意蓋欲矯世俗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此篇本旨以起高尚遠退之風使貪夫廉懦夫立然亦未能無弊夷齊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蓋不得其時則制行以矯世亦有以使之然若因時乘理順物之自行則無迹而無弊矣

碧虛註淳朴之世祀神不祈福事君不貪祿與政為政與治為治從人欲也江海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今乃自成自高自利

聖人所不與也修文王之業夷齊辭孤竹而就有道豈苟爵祿者哉采薇西山養志幽林其稟性高潔也歟

虞齋云祈喜猶祈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爲政爲而無私遽猶汲行貨謂以利祿招天下之士阻兵行險保威立武揚行昭其名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不賴不以爲資言二子非欲高節厲行以爲亢使富貴有可受之理則亦受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謂周方與而所爲又如此惡其○以知謀取天下也

夷齊棄君位往觀於岐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垠共樂無爲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譏今日之非時祀不祈福社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覬望也則治國無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於己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

則視人猶己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興之並世恐汙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之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己而有足以障頹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滅之也

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時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云或謂讓王其意多重生而卞隨務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曰莊子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礪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歸棄榮之意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泠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我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

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欲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爲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於内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

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顔闔曾顔公子牟之徒篠真守約不以利禄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靜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纂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微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

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盜跖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衞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

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曰夫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使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也子路欲殺衞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衞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衞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餓死於首陽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投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

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若告我以人事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郭象註此篇寄明因衆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惠卿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爲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尚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爲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

林疑獨註聖賢立言以扶世教世變則不能無弊故仁義忠孝之實皆不見於當時人之所習者不過徇以求名利耳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禹湯文武已因堯舜之迹矣至於夷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獨以孔子盜跖起論者善惡之極所以爲對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

陳碧虛註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磔慈憤投竄有如操瓢轉移皆利身後之名而喪素養之命夫徇外者疾歿世而名不稱甘亡身而不反適內者趨當生之樂以爲達亦順往而不飾也且天地之長○景日月之明輝無窮無極也今以倏生之齡怏然之息託於其閒復不能縱心娛樂而乃焦苦其形神以圖身後之名失淳古之道故雖跖之兇頑其所論之疑仲尼亦不能奪也

鬳齋口義涌泉喻氣王飄風輕揚也爲偏枯言其胼胝磔犬流豕喻其以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不念本失其本眞之性伋同汲豈無也

○

褚氏管見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躔暫爲沴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爲對形迹之著以爲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文王三劍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覩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羇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樞戶義當是樞苦鈎切枝木之冠取嫩木皮以爲冠揵衣揵腋之衣大袂襌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雖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窮爲匹夫未必賤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弒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篾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

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之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

○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註子張爲行弊趨有踐迹之嫌莊子因非聖人之迹取以立論滿而務苟得其製名可知行者德之可見有行而人信利亦隨之名利者信行所自出信行又義之所自出也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義真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爲行不可一日無也爲行者行已有恥而其言貴約苟得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顯此多言以求信於人非有諸己之信也無恥則臨財苟得多信則飾言求進此論爲行不若爲言之愈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士之爲行徒抱其天而不知人也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常以人滅天故其言如此子張謂桀紂無行故小人恥爲孔墨有行故貴者亦讓貴賤之分不在勢之窮達而在行

○之美惡也苟得又論小盜竊財受制於人○大盜竊國爲諸侯而人莫能制并與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昔桓公田恒盜之大者而管仲爲臣孔子受幣以言論則賤其爲盜以行考則受幣爲臣悖戰於胷中不亦拂乎又引逸書云云意謂不在行之美惡但以成者爲上則是弒君竊國未必不利也子張又謂不爲行則貴賤踈戚無倫君臣父子何紀苟得引聖賢中之背倫失紀者以爲證且爲名爲利皆不順於道各執一端日與子訟而不決約者訟之契券無約則不假乎此矣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棄本逐末則一也無爲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意而教戒之轉行成義言徇名之失赴富徇成言徇利之失唯無所徇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比干剖心而下指古人之忠信廉義而召患者以爲龜鑑也

碧虛註士之處世先敦信行任使次之任使已明利祿次之利祿已明故名顯而義

○著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則斯須不可舍其○行義也信音伸下同言俗士處世忍垢自伸且取利名之豐厚要在惡衣惡食强聒而不舍也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弗由修飾但抱守天命以俟之桀紂有位而無行小人恥與並孔墨無位而有行卿相服膺焉計德不計位也儒者滑稽而不可法墨者自矯備世之急何以別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哉今之爲士者不溺於名必沒於利二者皆背理未能脫去其縛吾昔與子以下

皆無約語所爲者任己所不爲者契物莫爲利反其自然而已莫爲名順其天理而已但助汝天然涯分則曲直棄置不復論也觸目無滯出處有守執汝議論不爲是非所折故曰圓機意不緣物則獨成而與道徘徊行易則逐境義成則喪真而失其所爲子張以此爲行義也趨富者速禍求成者多敗而棄絕天命矣苟得則以無恥爲多倖也

○鬳齋云子張謂欲求名利修義爲是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所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多信者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苟得謂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棄名利而反其心必欲得之以縱吾心之所欲猶爲天真而不矯揉也言行之情悖戰於中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即得時爲義徒失時爲篡夫蓋言仁義之行皆爲詐僞非天真也五紀五常六位三綱也子以仁義之名爲得我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言名利皆非真實道理也無約喻自然能循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氣也執圓機則無是非信意獨行而從容中道矣轉行背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毋同若正言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達不如任之爲愈蓋以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由中出行見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爲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爲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爲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爲是若不以名利爲意而反求諸心則爲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子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臧聚恥稱桀紂鄉相不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爲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狹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爲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殃罹患而不悟也悲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盜跖第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所不得逮賢人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

○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

○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忻懽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貴至富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棄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

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侅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爲害知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繚意絶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也夫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疑獨註無足貪而不知分故謂人未有不○欲興名就利者人利其富則歸之下之爲人之所下則貴可自養其耆欲樂乎何無意於此智不足以致此而力不能行耶推正理而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耶知和對以今好利欲富之人中無主正不必自享富貴但得與之同生同鄉則以爲超世絶俗是與俗共化於世遂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爲人之所爲而不能任天之自爲去道不亦遠乎夫人之情感物而動非體之所有非心之所存爲爲者好爲所以爲者無爲而無不爲唯人不知無爲是以雖處富貴之極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又言富之勝人窮天下之美極天下之勢聖賢所不能及道德所不能勝勇者助其威强知者助其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無位而嚴若君父此富者之事也若夫聲色滋味權勢人之所同欲不待學而能此性之見於情者天下之人孰能辭焉知和又謂智者之爲動以百姓不違其度度者心之法

○是以足而無所爭無爲而無求今之不足○者求四方爭而得之亦不自以爲貪有餘故雖得天下而辭之亦不自以爲廉貪廉之名雖見於外而實由於内反照之心足以知矣不以貴驕人所以長守貴不以財戲人所以長守富見之於幾計患慮反恐傷其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 天下自以名譽歸之堯舜之讓許由善卷之不受皆就利辭害非與名譽而名譽與焉無足謂知和所尚持守名譽苦體絶甘何異久病長阨而不死者知和曰天下之物以平爲福有餘爲禍財其甚者今富者惑於外好遺忘本業侅塞於不正之氣若負重升高可謂苦矣貪財權以慰心竭慮靜居則没溺於欲體澤則馮陵有爲求而不得則疾生矣積財若堵馮而不舍辱將至矣古人積財聚粟以備鄉閭饑荒疾患之用所以濟衆而成德也今富者多積而無用求益而不止憂積於内無所不思防患於外無所不備財爲天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

○察及盜賊之患至求盡其所有則性命之情已竭所積之財又單欲反一日之貧賤無事不可得也而乃繚繞其意以滐思決絶其體以禦患豈不惑哉

碧虚註此章重解前二章世之興名者欲貴就利者欲富二者安逸之道誰無其意乎或識暗不知或知而力怠推正理而不忘謂委命而弗取其於富貴也何有世俗以與富貴者同時同鄉猶誇以爲勝而内有主者不爲物遷達古今者不爲事動也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
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
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忻
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爲爲者爲興名就利
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含其自爲而
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君空之蟻唯聚
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
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
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已也
○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
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
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
搜逃乎丹穴顔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
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
興名譽哉貪餮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
阸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
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
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
則動多姦若觀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觀

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
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
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
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鬳齋云此人指富貴者非有甚高難及之
行心無所主失其正性而爲流俗所化非
他是已覽察古今向背以求自利而已至
重至尊者天理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
求富貴之事此豈安體樂意之道耶爲其
所爲乃人爲所以爲者天理也棄天理而
○弗循雖天子猶不免患況其下者乎富貴
之人極其美好盡其權勢至人賢士有所
不及使人因人皆言其力可役物俗云財
能通神之意天下雖以我爲非我亦安能
辭避此設爲貪者之言也知者所爲以百
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不敢違於法度德
足於己則無所爭爲不在人求無所與四
處四方也貪廉之實非務外也求天理法
度而監之反身而慮之不以美名害身有
天下而不與賢名歸之而無愧非求以興

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許由都做好說無足
謂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則徒苦其身身
雖存而如疾阸不死耳平爲福至財其甚
者數句極妙嗛謂塞滿其口侅溺不自在
馮氣怒而氣不通慰猶足取竭事做盡也
雖靜居亦沒於嗜欲體肥澤而有驕滿之
意積財如堵戀而不舍戚戚焦焦滿於胷
中藏於內者恐人刦取運於外者恐遭寇
盜可謂憂且畏矣及其患至雖欲求全其
生去其財如貧居一日之無事不可得也
○盡性即全生竭財盡去其貨單獨也絲意
絕體謂纏縛其身心
　無足躭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
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
也知和躭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
計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實患速禍
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
耳無足又譏其持名苦體無異病阸而
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
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

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為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侅音該奇侅非常馮音憑憤畜不通也醮同僬棲疏寱瞞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

劉槩云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篇末以子張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

褚氏統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人揚己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訾聖不典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為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以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真背理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興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眾周物貧人倚之以為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為善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郿塢金谷之覆轍可鑑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察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為清靜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谷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說劒第一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見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如何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爲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劒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爲之許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

貨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可入也夫天子之劒以天下爲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踰天子之劒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臣諸侯而天下服此唐

虞三代已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爲劒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眞劒也諸侯以一國爲劒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淸廉居次故以爲鍔賢良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聖植以爲本者故爲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鋏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鍔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劒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劒士皆服斃其處明所以勝剛强者如此而已矣

疑獨註人情之所篤好者物不能奪況居人上勢高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故趙文王喜劒而莊子以劒士見因其所好寓意於其閒陳天人之道及天子諸侯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劒之弊言天子之劒必以鄰國與夫山海之險爲之鋒鍔鐔鋏包裹而繞帶之制論以五行刑德閒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逆之無前

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非天下至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劒則資治於人故以知勇淸廉忠聖豪傑爲鋒鍔鐔鋏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問庶人之劒荅以即日所好無異鬬雞氣盡力憊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治國也與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大勇義同王聞其語心懷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謂聞莊子之言能悔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法四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爲劒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王之喜劒徼吏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也古有寶劒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覺影無曲直響無清濁匣於廟堂之上則威慴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卻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漢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鸞鏘

麟振屈伸而鳳騫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較校遲速擊刺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劒者一夫之勇象於鬬雞一旦命已殂矣何用於萬乘之國哉

劉槩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

情自責而相戕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亦忘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鬳齋云垂冠不高其冠如世所謂烈士巾曼胡纓會短後不檐也語難以語相詰難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發後先至將擊必匿之勢敦斷也以劍相擊斷鐔劍刃缺劍把四時五行日月陰陽皆順造化自然之意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形容其所用廣大三繞所食之地而不敢坐愧弗自安王既感悟不用此戲劍士皆退服自斃於所居之處也

褚氏統論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闢闔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爲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鏘千載豈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胷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爲說客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爲魚目者有之伯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中爲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天子以鄰國爲固諸侯以賢士爲幹庶人恃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鬬雞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飄毒刃爲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强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能餐禮義悅心芻豢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眞亦由無所得也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即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

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兹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眈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讐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劒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為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圄可為太息兹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乎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與論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傳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漁父第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拏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

人謂之惡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曰丘也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曰甚矣子之難悟也八有畏影惡迹而○

○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

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

○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

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

○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蠉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漁父以明七十而從心然後造至命之地則六十九以前皆孔子經世之迹也其間八疵四病亦人情所不免者聖人順人情而制法其見於言行之際固亦未嘗不即此而心蓋已離之矣○

莊子寓言以非其迹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各有其序所論疵病切中事宜然則孔子釋六十九而無所得豈非以未能從心耶若夫從心則服仁義行忠信飾禮樂選人倫凡所以治天下者皆非其真猶因指見月而指非月也孔子至此亦無所事乎受教漁父亦不可容聲故曰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俱相忘於無言也

碧虛註四民著業則不為世利所滑事應所感故豐足而無憂志小者無圖大之謀失御者寡持執之術故功不立而祿不守也諜而不當言而不信役重則工麤貢多則貢惡悖道生怨故有後期而致者變宜則不和易常則傷物怒深則暴亂憤極則擾伐禮樂煩則人淫食税多則窮匱能反而修之疵病免矣歷聘諸國而欲無謗猶奔塵而欲衣不緇冒雨而欲巾不濕也在物還物屬人還人修身守真彼我無累真者自然之性內發於精誠外感於天人其用於人理也忠孝哀樂各得其宜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禮者世教真者天性愚者恤於人變於俗故於道則不足也漁父之道不經不營淡然無欲而衆美從之仲尼所以歸敬也

劉槩註同於己則是之故趙王以莊子為賢異於己則非之故暴跖以仲尼為盜無同也無異也唯道所在吾將致其所尊而盡言之此漁父之篇所以作而必寓言於孔子也夫天真與人理相去遠矣而其本末先後未嘗相廢真積於內神動於外刑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仲尼明憂患與故以與民同將以利天下守真之士亦且致貴愛於身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為天下然後可以寄託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長沮桀溺之潔身而亂倫未嘗不辟而闢之以此知寓言之意有所在也

庸齋云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稱譽詐偽譽所不當譽以敗惡人毀所不當毀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頗適無善惡皆欲其悅已○曰兩容八疵四病人之大患去此乃可語道也漁父謂凡夫子所為皆為人而已所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真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今不求諸身而汲汲為人不亦外乎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強哭強笑強親與其真者六句甚切當真在內者神動於外禮者文飾於外世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不知天爵之貴者以世俗之祿為祿甘為流俗所化故

但見其常慊然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又為學者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褚氏管見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晻如帷幄因以為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靳過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畏影惡迹及強哭強怒二喻甚精當事親則慈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

有為者聞無為之益不得不宗焉剌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挐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傳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況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足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郭註擬謂賣擬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不解則外矜飾舉動盤辟而成光儀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矣夫擬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眇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誠發於形而成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乎貴老而重已則韲其患而自貽也韲同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言者為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熏烝而至於成為學者日益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為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疑獨註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謀有察察之意不能內隱其德故有外鎮之迹則人皆逐外而輕乎貴老韲者物碎而雜亂之貌謂德性未造懸解而察察之心形○于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夫擬人利薄權輕猶競趨我況萬乘之主身勞知盡求賢為助必將責我以功所以驚也善哉觀乎言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屨而升堂戶外屨滿言歸之者衆果為人所保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夫列子能盡性矣而未至於命未能遺形滅迹故為人所保非列子使之保而不能使人無保也經云使天下兼忘我難是矣物我兩忘者物感則應焉用豫出異人之迹而使之來感耶必且有感則搖動汝之本性外物得以入之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以諂佞入汝乃人毒也不能覺汝之迷曷為相孰孰猶知也相知則孰矣巧知之人不免憂勞非巧非知則無能而飽食遨遊汎若不繫之舟也

碧虛註內誠不解心未虛形謀成光事感儀也以外鎮人心使人畏其光彩輕乎貴老而尊我恐其患亂生也賈利不多而遇我若此況萬乘之主乎主尚賢則其責任○不輕是以驚也戶外屨滿人果保附垂訓苦口猶醫之發藥有迹故人保附無心則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也感物悅豫有心出異搖汝本性理何可堪從遊之人皆出汝下忠告莫聞唯事巧毒誰何明曉以相規戒哉且人來保汝不求無為而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虛懷無繫委任群材無勞無憂飽食遨遊而已

鬳齋云誠積於中而未化形容動成光儀

所以人敬之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即此意貴者老者人所當敬今反輕彼而敬我鑿猶聚言其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賣漿之家敬我若此況爲君者乎君方身勞知竭必將求我爲用使效其成功此乃鑿其所患人將歸向保汝爲師矣此保守便有不足之意看敬人之見又高一著古人坐席必脫屨而入急於迎敬人不及穿屨提之而走也不能使人無保汝即是使人忘我難而焉用之言汝

○何以致此人感動悅豫若此汝必不能自晦非異出見乎外且搖動汝之本性尤無益也汝朋友又無相規正者則終身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巧者必自勞知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則飽食嬉遊而已此段文歸結在一虛字上真奇筆也

此章余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間有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義愈覺精彩如光弼之將子儀軍也按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檢已亦微矣戶外屨滿則是不能韜晦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爲也無爲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嬴

○鄭人緩也呻唯於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楸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能爲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已化而不能視已爲良師遂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而不知其自然也夫有其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翟緩之謬以爲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爲已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安無不安順

百姓之心所安相與異所以爲衆人也
呂註緩自爲儒而使弟爲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所以爲儒翟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爲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爲而子自謂已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辭○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柏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爲已有而至於相捽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衆人安其所不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疑獨註呻吟誦詠之聲裘氏地名儒者之成名必至於通天地人而後已吟詠三年而得之者特其粗耳當時通儒已不可得如緩者鄭國用之河潤喻澤及之遠三族父母妻也緩之爲儒弟之爲墨蓋因其性分以充之而各以其術辯爭是非父助翟而緩自殺又託夢於父謂教汝子爲墨者子也翟不能順已而父又助之予所以怨死其真性已化爲楸柏之實矣良如良心○良能之良知能與心皆出於真性謂之良楸柏堅固後凋言爲儒之性不可變人各有一天學者所以充其可欲也造物之所與人不能强無之造物所不與人不能强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愛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如彼也夫人之以其所見有異於人而賤其親皆由學術之偏此雖人也亦有天存焉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汲水而不知其源猶當時爲儒者執其末以爭是非學不至於命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爲知而不自矜況爲道者乎天刑謂命之自然而不可逃緩乃欲遁之莊子所以不取所安者仁不安者不仁皆人道也若天道則無安無不安秉理應時而已矣
碧虛註緩以積憤而自殺父以安念而成夢墢上楸柏成實言其堅貞不化鍾此歲寒之質以爲信也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形非緩自能爲儒又能教弟爲墨也學者○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捽皆勝心所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況爲道者乎遁天之刑謂棄茂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人安其鶴脛之長而不續鳧脛之短衆人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鬳齋云河潤九里澤及之廣以其餘貲使弟從墨學學不同而論異父愛翟而助之緩怨父而自殺遂見夢於父曰貲給汝子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爭而致殺何不視我家上松柏已成實矣言其死之久良是

埌音浪冢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己能使弟為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為應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為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齊人之井飲相捽私有其水所見與緩同夫有德者以造物為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遁謂棄其天理刑謂得罪於造物也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為儒翟之為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己能為儒又能使弟為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槩之以理而偏助翟為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己冢上其精靈已化為楸柏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真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為異物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為堅貞之木然則養生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所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為楸柏語之似怪按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化能物矣夫人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遁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為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為別章遂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為後世不安天理而很愎自戕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二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事在於適無貴遠功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小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而失致是以至人泊然無爲任其天行爲知則所得者細必任性大寧而後爲至也

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能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兵莫憯乎志鏌鋣爲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爲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可悲也

疑獨註聖人非有意於言不得已而應物孔孟之心一而言不同者以此楊子在可以不言之時而以言爲悅意之所歸亦無異於孔孟其相去一間者在言與不言之間耳故曰知道易勿言難道勝於物乃能不言此以言與不言分天人其實未嘗相離也世俗人爲之欲熾故用以矯之屠龍者士之妙技然而無所施用言莊子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務無益之功故術不可不謹也順者命必者義聖人於義有可必之勢而處之以順蓋有命也故無兵衆人於義無可必之勢又不知命而行之以必故多兵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以必不必也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喜怒交戰於胷中者是也然喜怒亦人所不能免順而行之有求可得恃而用之則亡不可不節也苞苴香草以行杞禮竿牘書

簡以通誠意皆世俗小夫所爲徒敝精神於蹇淺非兼濟導物求合於太一形虛之道也知此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太一數之始太初氣之始於形虛言太一於形累言太初無不可無數累嫌於不虛故也無始未有始之先無何有太虛也水於藏爲腎主精水人役精神於事物坐馳於嗜欲之境至人藏精神於無始甘瞑於何有之鄉衆人之水流乎有形故易竭至人之水流乎無形故無窮發泄乎太清無所不之也而小夫不知大寧之道亦可悲○

○夫

碧虛註心有是非而默然天也心有惻隱而形言人也天而不人則常存內照孰可歟哉志汗漫者所學虛大技崛奇者其益支離龍者變化之物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不可的視又惡可得而屠設爲此大言耳至於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深有旨云外物不可必故至人償然任之以免恚忤若强欲必之則有抉眼藏血之禍可不謹歟

庚桑子曰懷恚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條而已敝精神乎蹇淺小有所志大有所亡也迷惑宇宙不知大初者所謂目察秋毫而不覩泰華耳調絲竹而不聞雷霆也歸精神乎無始則匿其聰明甘瞑於無何有則抱其虛曠故能知行乎寥廓施用於寂寞今汝乃緣標末而喪大本是可悲也

慮齋云勿言難謂難於忘言知道而忘言則難人絕迹與天爲徒矣竭家資以學屠龍學成而無所用莊子自喻其道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即知其所不知○

○衆人以不可必之事爲可必故多爭競用兵爭之大者若順其爭心則行於世者皆有求敵之意以爭自恃亡身而已鐀遺書問皆蹇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所以迷惑乎宇宙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安處無爲之地甘瞑善睡以喻安處水流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而去又歸於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之終始亦猶水然知在毫毛所見者小大寧即無爲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謏聞而矜衒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貶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

○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砉嚮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則一

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
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
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
絶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
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
以爲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
人以不必必無者强欲有之也兵謂嗜
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
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
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敝精神是亦
○
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導天下之○
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
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
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
以令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
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
是也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
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
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
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

而不知有大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大
寧即眞性之未動此心之未萌物感而
應即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曹商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
悦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
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
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
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禄重故高○
遠恬淡者遺榮也
呂註凡賤其身以干澤者皆舐痔之徒也
疑獨註曹商得車而誇咤莊子引醫痔爲
喻鄙之之甚也
碧虛註治愈下而得愈多是以抱道者遺
榮貪利者忘辱也
鬳齋云痤亦癰類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
汙辱不足貴也
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侈一

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
人之趣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
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
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
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
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
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
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内刑者陰陽○
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郭註至人以民靜爲安一爲貞幹則遺跡
萬世飾競於仁義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
至人亦無以爲安也飾畫則非任眞將令
後世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横出也後世人
君慕仲尼之遐軌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
下相習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
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
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汝哀公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眞此即今之見驗效彼非所
以養已正不可也此爲後世慮明不謂當
時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則非
芻狗萬物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
惠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怨之
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
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
塗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
木訊於外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呂註易以貞爲事之幹天下之動正夫一
○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爲貞幹○
爲天下國家者儻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
以爲治其弊必至於知所言也夫道法自
然猶鵠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爲之累則
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爲
之巧猶從事華辭以夫爲小名實殽亂事
不出乎自然則皆强爲忍性以視民而不
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
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爲民也何足以上
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

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乎自顧
養與唯絶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
欲以聖人爲貞幹誤而可失非所以爲正
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
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
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
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
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
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
邪也有爲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
○過而已楊子云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
宵即夜之謂爲道夫至乎光大而不免內
外刑者猶爲宵人耳唯眞人寂然而爲緣
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疑獨註哀公知仲尼之粗故欲用以爲貞
幹衆事之動歸乎貞猶衆枝之生附乎幹
也顏闔謂使仲尼治國非唯不治適足以
危國方且修飾羽儀盛其文彩從事華辭
則不務實以支爲指則喪其本性有所欲
忍而制之言其非眞以此視民而不知民

之不信已使後世之治天下者見其迹則
以心受之以神宰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
性命何足以爲民上哉丘民與哀公各有
性命之宜又豈必效汝與若欲效彼予非
所以養也欲以仲尼爲貞幹以誤言之則
可正言之不可也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
恐後世徇迹成弊不若任其自然布如泉
布用有輕重施人而不忘此人布也天布
則施者不見其物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
施而務報商賈猶不齒之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齒事與道殊也金與木害人四肢動○
與過害人五藏宵人即小人之瞎昧者故
不逃內外之刑始於陰陽之患不能反則
金木及之唯眞人乃能免此
碧虛註繪畫羽毛以爲飾支蔓華辭以爲
文刻意臨民故俗多僞受事以勞其心宰
物以役其神已將自病何暇治民哉汝與
顧與並音黨與之與予從推與音彼指仲
尼汝爾衆也言仲尼之德宜衆黨與推予
養衆誤試用之未知可否離實學僞不若

巳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負販之徒尚有不望報者況士君子乎有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尚因惠責報刑害生焉外刑金木內刑動過顯明幽暗俱不可逃是以作法者氷炭戰於內犯令者斧鉞戮於外上下俱失其和何望乎平治哉

鬳齋云貞幹猶云賢輔貞固足以幹事也既畫彩色又飾以羽毛言文藻之甚以支爲指不知本也忍性矯激臨民之上以示之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心著乎此故神識以此爲主宰何足以長民宜猶益顧養也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誤汝則有之不如其已民可以不治治之有心於治則難治矣施政而不忘即有心於治譬商賈之人爲士者不屑與之齒因事偶相聚會其神亦不樂之彼有爲之人故有道者不屑與之俱也訊鞫問食猶日食之食病之也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唯真人免此

傳三 十二

哀公欲以仲尼爲佐覲其國政有瘵是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諸顏闔以印其心闔逐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己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汝與汝能自順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僞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爲猶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僞之宵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爲何內外刑之能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但難知耳未爲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所由察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懁與達反達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懁也堅與縵緩與釬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疑獨註山川之險有形人心之險無形天之運行有期人心變動無期考之山川之險與天之變化難明未若人心之爲甚也厚貌深情言其難測自貌愿而益至有緩而釬言人之情貌相反知此亦不能無迹但爲難知耳莊子之九徵以迹觀心而知君子小人之所存也

碧虛註此言山川之險可覩人心之險難測有貌謹嚴而情益傲者有貌長厚而情不肖者有貌順急而情疎遠者有貌堅確○而情散緩者有貌徐緩而情急悍者其內○外相反若此不可以一塗觀故君子用九徵之法忠者託遠而不變敬者密邇而不慢能者任繁而不敗知者應變而不窮信者守約而不渝仁者臨財而不欺節者固危而不易則者酣飲而不亂清者溷處而不汙若不質之行事而以風鑑取人未足以盡君子小人之情實也

虛齋云有貌雖愿厚而實求益利者有內抱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柔順懁急而反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縵弱者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言人之不可知若渴言其銳進若熱言其速退以九徵驗人賢不肖見矣此段議論甚正借爲孔子之言則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谿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其變其險有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爲難知難見者然有所覆而形見焉鑑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彼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爲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乎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貌愿至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難之處試其所守之堅以九徵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

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
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
安可逃於衡鑑耶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為者也窮
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
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
於唐許之事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
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率心為德猶之
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僞已甚矣乃欲探
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夫自
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若中

無自好之情慾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
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
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
而行偃佒不能俯執困畏怯弱此三者既
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通外則
以無崖傷其內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
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多責傀然
大恬解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達者
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呂註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
○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
○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
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
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有心
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吡其
所不為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
三者不若人則自强故通達孟子謂孤臣
孽子操心慮患義同知慧外通則物至勇
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
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强行者有志以遣其

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
者無以知為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
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
而已命者造物所為吾與造物為人故達
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
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疑獨註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卿也傴僂
至循牆皆言退讓之威儀命愈增而讓愈
加也不軌謂侮之呂距直腰貌車上儛輕
浮之甚呼諸父以名傲慢之極堯許以天
○下讓而彼不能故曰孰協唐許此言君子
○受命而愈恭小人受命愈不遜德有心下
德也上德則無心心有眼動心也靜心則
無眼德有心則賊道心有眼則賊德道德
喪則人僞生僞生則內視思慮營營敗其
真性矣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為中德動
則四者從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為己之所
好則訾毀之此心之賊也八者俱過人不
免為人役所以窮三者不若人然得保其
身所以達人有八極三必如形有六府自

然之理也知慧外通則傷其內勇動多忤則人怨之仁義則人望其愛而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者人之不能同於神也達命之情則同於神矣達於知者肖肖者其小道大故似不肖達大命者忘死生而無累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安之者也

碧虛註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有心謂增愛是非有眼謂馳逐景物內視謂明察分別去取也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主於中自好自是而訾其不同己者是謂內視內視而敗矣凡勝物之極者久必窮困畏不若人久必達此乘除之理知慧而務外勇動以招怨仁義而不周皆用失其宜非所以全身也故達生之情者大悟無係達於知者肖似愚拙達大命者隨順生死達小命者遇則安之何窮通之能累哉

鬳齋云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謂之滲漏心又曰第二念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於有心中又有思前算後之意是又開一眼以此有眼之心而內視則千差萬別不復知有渾然者矣凶德指心耳眼鼻口有以自好言已有能而訾人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亦此意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三必言慊然不足有時而達緣循柔順偃佒隨起倒貌形有六府言人身中有此六箇蘊畜之地知慧勇敢仁義達生達知達命是也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聽之而無容心矣所言六府後以命字紬繹為兩句結之此文法也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闔問答曼術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以達為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為德而有心則分別生而患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內不靜矣患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害心故為賊之大內視謂忖度其所欲為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唯天眼內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乎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為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訾毀之此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弗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轉凶為吉在人力行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為難故不周而招責達生者傀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

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予順與予字難釋疑當是汝胥音消
義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傳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挾奇說乘天衢以攖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徼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穉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死爲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疑獨註緯蕭易食業之至賤一旦子没淵得千金之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得宋王之車何以異此又引太廟犧牲答聘使不以利祿累其生也

碧虛註業緯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鶉生幸遭其睡亦險矣夫誇十乘而忘齏粉之禍却聘使而慕孤犢之生其賢愚之標可見矣

虜齋云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緯蕭織蘆爲箔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使其君覺悟禍必不輕矣微之有殘食無餘也太廟犧牲一段與寧曳尾於塗中意同

緯蕭一本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泅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識爲奇而驪龍之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瞰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軀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鬳齋說爲當犧牛之喻明不待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必不合矣夫役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爲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之爲齎送非虛言也彼患烏鳶螻蟻之食則不免乎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乎以平之則平之至乎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爲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則其徵也不徵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爲神也明者唯爲之使而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疑獨註先王制爲葬禮棺槨衣衾以掩其形以盡人子之心而已非不知其神魂歸天精魄反土形如蟬蛻遄化異物也爲人子者有所不忍先王因人心所有而節文之莊子非不知古人制禮之意而自處如此者蓋當時禮文過侈務厚葬以相勝不獨盡其心而已故高言以矯之欲其反本復朴也以天地爲棺槨亦有以見其已至於命則凡在命之下有形有象者皆爲已所役故萬物備於我而無求也至人之處已者如此若夫處人則有先王之禮在且形骸之委於地上與地下皆不免爲物所食奪彼予此不免於偏聖人存神不存形者以此夫平平者不平徵徵者不徵以不平平天下則天下自平非有心於平之也以不徵徵天下則天下自徵非有心於徵之也天下有平則有不平平出於不平則無不平矣萬物有徵則有不徵徵出於不徵則無不徵矣唯平與徵神者主之則明者爲之役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勝神也世之愚者恃其所見由明以入於人

而滅其天用功於外而不知有内可不悲哉

碧虛註璧玉珠璣富者用以飾棺令以日月星辰爲之豈不備耶任烏鳶螻蟻爲兩平奪彼予此爲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群動群動何由而應分別爲明明者受役神則冥漠虛通物無不應分別有盡冥漠無窮是爲明不勝神也而世之愚者恃已所見探彼隱情奪爲我有用功於外而不知反至人所以興歎也

鬳齋註此章譏當時厚葬之弊奪烏鳶而予螻蟻見之偏也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物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本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而已明不勝神言有心不能勝無爲而愚者恃其私見入於人爲求功於外可悲也夫

古者因山爲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棺具之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浮侈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爲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塋隧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尊恃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爲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爲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謂吾以天地爲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裸葬之說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于地則烏鳶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本於無而外烝蚤蝨内變蛲蚘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蜩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烏鳶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彝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徵者扣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視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内内重而外輕也若以内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爲使動用有限神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葬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内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乎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地爲一日星參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

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弘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木縱橫馳騁自出瓌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耶愚嘗考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言曲喻正說

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書舉其全章以寓己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爲郭氏刪易之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

○交爭憤死化爲楸栢遁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舐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舐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豚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惑偏體神用明顯乎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傳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
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
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
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
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
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
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
○將爲天下裂
郭註爲以其有爲則眞爲也眞爲則無僞
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
各歸根抱一而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
成也凡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
異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賢人君子之
所服膺也其名法操稽之數民理既然聖
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名本數明故末
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爲備數度可明者雖
多已疎外也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

經散於天下皆道聖賢之迹尚復不能常
稱用其迹而無統天下不免於亂故明聖
賢之迹又未易也百家穿鑿各信偏見而
不能都舉聖人統百姓之大情因爲之制
百姓寄情於所統而忘其好惡故與一世
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
典法國異政家殊俗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未足備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萬物之理
闇鬱聖王之道全人難遇故也古人之大
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流弊○
○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
而性命之情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
施之有爲爲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
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
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
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
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
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
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眞

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
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
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
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
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
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
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
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
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
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
○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
不爲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
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
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
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
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
導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
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
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
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

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遍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為其所欲為道術為天下裂矣

疑獨註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在矣言道之體無不在道之用未嘗無在或謂之神謂之明或謂之聖謂之王或降或出或

○生或成是果有在乎夫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顯聖者王之始王者聖之終圓融和會使之無間猶四時之氣不同所以成歲功則一曰天曰神曰至曰聖君子百官其本末精粗雖不同皆不離乎一而已出而有別者宗生而不粗者精真者精誠之至合天德而通乎道謂之聖人四者非同非異出入殊迹聖人出而為君子則道德散而為仁義禮樂又散而為法名操稽以備百官之用又君子之緒餘也聖人散道以致用故有法散同以立異故有分百官述法而不及道言分而不及用名者實之賓表者裏之外百官充名而不盡實充表而不及裏所操者行而有驗乎外所稽者智而決出乎果其數一二三四即名法守具也器有小大識有遠近故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所以養民也化之而蕃息居之而富藏老弱孤寡有以給神明天地有以配然後育萬物使之順性和天下使之時應而其澤流於百姓也本數

○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備而無乎不在也其微而在性命者可傳以心法所不能傳可有諸己史所不能有明而在數度詩書者法史搢紳能明之六經各有所道同歸于治而已夫老莊之槌疑仁義欲矯枉以歸真也矯之太過又歸於枉至此獨以聖人六經為言所以矯向之過枉者耳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之致聖賢闇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為其所欲為私察以為知私好以為仁所以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必不合矣

碧虛註天下方術各成一家以求有用於世道惡乎在哉言醇英已去糟粕徒存也然神降明出由於有道聖生王成非有二途以窈冥為宗天人也精粹而無雜神人也守真而不偽至人也若乃宗自然之理本不德之功行虛通之途逃神妙之機斯乃治世聖人居域中之大統上三名者也

○次論君子百官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熏然慈和惠及萬物立法以定職分授名以表性行觀操以驗才能稽考以決黜陟皆有術數存焉道不足則用法法不足則用術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反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為而自化也術者人君之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物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君有術而臣得窺非術之奧者君有勢而臣得為非勢之重者要在先正名分不相侵奪然

後術可施而勢可尊也百官以事相齒亦不出乎一二三四之序法名操稽之目用以教養萬民使無失業而已太古之時無法而自備非設法以備之也配神明則鬼無靈響醇天地則四時常若育萬物則年穀常豐和天下則人無夭惡所以仁及草木信及豚魚者由乎明本數係末度也主無為而尊本數也天道也分守也臣有為而累末度也地道也原省也本末之分在審之而已此道六通四辟而無礙凡天地○秋毫神靈形器推移轉徙無有入於無間也其在陰陽律歷詩書禮樂者其數散於天下百家之學時稱道之及其朴散時澆世道交喪察察以自好不能相通為用故聖王之道不明而人各為其所欲為往而不反日遠乎道矣道術為天下裂學者之不幸也

鬳齋云莊子於末篇論古今之學猶孟子末篇聞知見知自篇首至將為天下裂是箇冒頭總序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中鄒魯之學乃述於總序則知此老亦以其所著書多矯激之言未嘗不知聖門之學為正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自是古之道術與仁術心術字同惡乎在即無乎不在有時中之意言學雖不同而道無不在也神降明出何由而見聖生王成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謂造化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作文如此以天為宗至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之意兆於變化則原於一熏然慈仁以氣○象言法有區別名有操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纖悉明備以衣食為主教民務耕桑以老弱孤寡為意發政施仁之本配神明四句言功用之大本末即精粗六通四辟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學分明是說孔子及散為百家衆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夸猶耳目之不能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備矣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不明人各以其所欲為而自為方術迷而不反道術將為天下裂一句結得甚力

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殉己能以有所施用為不可加而不知無為自然之妙理所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後人自為其方有以聞之國異家殊而流為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民由之不知歸於自化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為而視天民之阜也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為非為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效自不離○於宗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至在其中自以仁為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言之次叙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得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為本王之所成因貳以濟本末相須而治

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爲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效有淺深見之事爲而政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蹄涔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爲不可加爲下當疊爲字欲焉應是欲爲詳文義可見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二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有備太過太循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鬭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鬭爲非不怒但自刻既自以爲是欲令萬物皆同己先王則恐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令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非所以爲愛也獨成墨子道而非道德不類萬物之情其道散而無潤使人憂悲難行不可爲聖人之道聖道使民各得性之所樂則天下無難矣故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而未覩其性之適謂自苦爲盡理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於墨之中又相與别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爲之主以係其業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爲是爲之太過則非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爲治之下爲其眞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世無其輩枯槁不舍所以爲眞好才士而已非有德者也

吕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爲常所謂得一而察焉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爲非樂至博不異皆爲之太過已之太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令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已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爲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爲之以約失之者鮮則未敢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爲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使人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爲之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爲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是爲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即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勤儉固難爲而墨子優爲之眞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疑獨註大道旣喪諸子繼出有若墨翟滑釐者有若宋鈃尹文者其終若惠施之徒相辯以數千言莊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墨教勤苦儉薄以逸樂侈靡爲非故使數度不暉而以繩墨自矯足以備世之急而財用有餘故墨翟之徒聞風而悅終爲之則太過終已之又太循生不歌故爲非樂以節用爲道故死無服其道使人各足而非關自刻故不怒好學而使物同己故博不異生勤死薄毀古禮樂不與先王同也自黄帝有咸池至周公作武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服之○非末敗言其終於敗也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言獨誰成墨而違萬物之情變也其道大觳使人難爲其去先王也遠矣蓋先王與民同患其道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如己也昔禹湮洪水決江河親操橐耜沐雨櫛風其勞形天下也如此後世效之以自苦爲極夫禹之道非墨也流習之弊則有所謂墨相里勤至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分别同學而異趨也以辯相訾以辭相應以最能

辯者為聖人願為之尸冀傳業也墨子之
勤儉備患則是過於自苦則非言亂則居
其上論治則居其下真天下之好求其比
類不可得墨子才近禹而道遠於禹所以
不能無弊止於一墨而已
碧虛註墨氏之教不侈靡不暉耀勤儉厲
已救世之急但儉嗇太過已能循而衆難
遵非樂節用生不歌死薄可謂大拂人情然
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鬬近禮不怒近
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其
與先王不合者毀古禮樂為特甚自咸池
至作武及棺槨之重數皆古禮樂也墨子
則生不歌況絲竹乎死無服況珠玉乎以
此自行固不情以此教人亦太忍終不免
倍譎無倫之弊人之歌哭笑樂發乎本情
令一切非而去之與世情不類矣枯槁無
潤使人憂悲衆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任既
不合天下之情去王道遠矣墨子宗禹勤
儉故稱其治水之功九滌天下之川謂九
州之川滌除無壅腓無胈至置萬國皆載

其粗迹末造妙本而後世效之以自苦為
極至有割肌膚斷肢節以徼福者此又學
墨之弊也相里勤之徒末敗墨子道者也
以辯博論大者為師遂至清談好勝之弊
以勤儉備急則是以憂苦教人則非後世
效之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而好學勤篤
無對於天下強學立志教侔仲尼亦才士
之美者也但所行失道德之正耳
鬳齋云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麗萬物不
以禮樂度數為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
天下之用有餘主於儉以足用言世人以
衣食不足故致爭亂也後之學墨者遂抑
過太甚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以鬬爭為非
不以怒為道博不異者廣其說而尚同教
人愛已而失其道不近人情故曰不類大
觳猶大朴其行難為也逆天下之心而墨
子獨安之既不合人心非可以王天下墨
子稱道至形勞天下也如此述禹之功績
九讀同鳩鳩工而雜治之奇偶本異而曰
不忤此強辯之辭巨子墨學之大成者求

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為
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
不侈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
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行之見於世者
墨翟滑釐聞風而悅遂至為之太過而
勤苦難行體之太循而枯槁無類作為
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即
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汎愛所以兼
利非鬬所以不怒亦不失為賢厚也好
學務博覲人同己則心猶好勝未能克
去其私至於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
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強民以難從
人已俱不愛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
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
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薄若
觳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
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
使後世學墨者必以自苦為極而欲力
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
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損軀嗣

成厥績非可以爲常也以處變之迹施
之於常無異病已而鍼炙徒增瘡痛不
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墨爭相
訾辯推其業成者爲聖人巨子猶儒家
云碩儒皆願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
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
禽滑釐再續前話其爲人之意則是教
人自苦則非致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
也然而墨子眞性所好天下莫及卒以
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道亦可謂才
○士也夫昔孟子闢楊墨以爲非聖人之
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
見衛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
與其源流中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
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在其
中矣墨學大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
門學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
過有不及此楊墨之芽蘖也故學不可
不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
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
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
聏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
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故
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
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
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
爲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忮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華山上
下均平以表其行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
錯强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
此者立以爲物主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
救鬭寢兵所謂聏調雖天下不取强聒而
不舍聏調之理然也見厭强見所謂不辱

不因其自化而强慰之則其功太重請置
五升之飯明自爲太少也宋鈃尹文稱天
下爲先生自稱弟子日夜不休以爲民請
民亦當報已圖傲乎揮斥高大之貌不爲
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
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爲救世之士其
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爲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
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
有不然則以爲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
○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
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爲物
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
行之以聏合歡以調海内是謂心之行欲
置之爲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强聒
不舍此所謂調聏之道古之道術雖有在
於是然爲人太多爲已太少此二子所以
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
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
必得活不以饑死爲憂其行適至是而止

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疑獨註若夫與世俗脫而無累於物任而不飾於人安而不苛於衆順而不忮願天下安寧畢足而止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末世尚有如此者故聞風而悅之華山之冠宋尹以此表其行接萬物以別宥大小爲始聖人之道則物我同體而無所別大小同區而無所有所容以其迹所行非其心二子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意願天下之安○故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爲主與皆願爲之尸意同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舍皆自任之過上說其君下教其民有以見爲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而足見其自爲太少圖傲放大而以救世爲事也夫能仁而不能變不足以立義二子於仁爲過而於義不及君子不爲苛察言必自出其力苟爲無益於天下而察之不如其已言必欲救世也外以寢兵戰內以寡情欲其精粗小大雖不同所行至是而止耳
碧虛註無情故不累朴素故不飾直道故不苟囙任故不忮願天下安活而不過養明白此心如是而已華山之冠以表心之堅正治如頂之均平以區別賢愚寬宥典法爲治本而言行不虧也法寬和則合民心宥內稱美樂推以爲君矣忍辱止鬬使民不爭寢兵守慈民尚雌靜以此說天下使民必從而願其安活是爲人太多也勤儉自苦請日置五升之飯猶推子先生寧○已忍饑不忘天下是自爲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乎言不圖傲也豈圖夸傲爲救世虛名而已不爲苛察務克己也不以身假物力行以率物凡無益於天下者不爲之外以不爭和調物情內以寡欲節抑己性事有精粗不同但去其非理者而爲之斯治道之極也
鬳齋云飾猶目表忮咈人情別宥猶在宥隨分自處爲別寬閑自安爲宥容謂體行謂用以和聏合人之歡以調一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也强聒不舍人厭聽而誇說不已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猶不得飽弟子可知忍饑自苦日夜不休豈爲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託名救世而自利之人圖傲謀矯之也猶豫讓曰吾爲此至難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是也其說又曰不爲苛察無爾我之辯事皆自爲而不借人力以爲助於天下無益之事明知其可爲不如已之其學之大意欲人外無攻戰之爭內無情欲之滑○至此而止耳
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不苟不忮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害是爲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類宥愚蒙爲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俗與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可久也心之容

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
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
行事和調海內不鬪不怨善安足養而
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爲政之意寓其中
欲置以爲主願遵承其教也耐辱救鬬
寢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强聒强見
必欲人聽從其說請置五升之飯見其
自爲太少𥨊已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爲
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歎曰我
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
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陀頭道者勤儉於
己而周悉爲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
弗及遠矣圖傲乎一句頗難釋諸解唯
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
謀䟽也言其恭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
一己之力濟天下之衆而不度其難行
也不務苛察是謂善有不借物以榮身
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别也外行
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
寡淺情欲律己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
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
不能躋聖人堂奥所以止於墨學而已
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賔
宜審詳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三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
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
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
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
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
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
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
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任其性乃至泠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

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横復尚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徇耳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瞻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曳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欲令去之知上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知如何豪傑所以笑之未合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焉謂自任之道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窢然逆風所動之聲不順民望雖立法而魭斷無主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雖然槩乎嘗有聞但不至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為一不顧不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者寂然不動之時二子聞風而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遍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泠者清其獨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道二子以道為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己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其所以復而其芸芸乃其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為道理者以為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謑髁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己也椎拍魭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輐治之魭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知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己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窢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魭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魭斷為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三子雖非知道槩

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鈃尹文非唯不如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剬行舉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變則喪本失真爲甚故論道術爲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爲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疑獨註道術有在於是三子聞風而悅明其道與宋尹異故齊萬物以爲首非若接物以別宥爲始者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道運於中能包而不能辯○由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不可故混之則適任之則至包之則備辯之則有遺矣是以慎到棄知而不辯去已而不接緣迹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適之求言之通而欲動之泠汰自放不累於物故以薄知爲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任則無事無行則無迹賢則有事棄聖則有德行笑而非之皆不尚之意椎拍者支其將往之形魭斷者削其既殘之緒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忘前後心

若死灰魏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尾緣於不得已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隧其德全而動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已所以患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物以塊然爲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德者有心所同得雖瓦礫之微道無不在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田慎同學於彭蒙得不教之道其風窢然幽隱○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反人不聚觀以未能齊萬物魭斷無圭角貌其所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三子槩嘗聞道而未得道也老子嘗曰絕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慎疑若相戾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其爲矯一時之言耳

碧虛註黨則不公私則不明無心則主不在己以法治物則事無疑貳故忘知而無擇唯執法而行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而無遺有自然之法也慎到以下四句謂必知此然後可以無遺泠汰猶揀鍊以法揀鍊物之精粗以扶天下之道理用法雖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不立亂莫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能無患謑髁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椎拍敲斷桎梏魭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魏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爲言其枯槁絕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有教則有是非今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窢然有音無辨是爲得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敲斷刑截此所謂道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爲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鬳齋云趣物萬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齊之隱士其說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爲首者無爲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辨物有可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已無爲也泠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迫於知而近自傷謑髁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故以天下聖學爲非椎拍輐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宛○轉無是無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知則無是已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順理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看此議論如今山林修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此等人爲學自相契合有不待教而能者其師之言曰古之爲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發言如飄風窢然無所容心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不免爲一偏之說但求無圭角而已輐斷與前輐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已見爲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

道包之而不辨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已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已之源以清冷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謑髁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爲治者次句配上文義自明白椎拍鞭笞輐斷即後文輐斷謂刑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周浹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誠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魏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豪傑笑以爲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窢然無心於是非之辨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論則彭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

焉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爲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
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垢人皆取
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
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
曰堅則毁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
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郭註有積爲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無有
何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
天地萬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
之以太一耶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
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物形各自彰著動
靜若水鏡喻常無情芴乎寂乎常全者不
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
雄白也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遂知過分
以殆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知故其性
全性全然後歸之如溪谷天下樂推而不
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
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用取虛
者守沖泊以待群實無藏者付萬物使各
自守故不患其少巋然獨立自足之謂其
行身也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
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爲以傷
神器之自成無爲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
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
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
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咎理根於太極之
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爲紀去其甚泰至
順則金石無堅迕逆則水氣無奧順全逆
毁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爲銳各守其分自
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爲精則以物爲粗以物爲粗則
以無物爲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爲
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
愒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
乎不在此云以本爲精趣時而已道本無
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末樹也建之以常無
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爲二有所謂一
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
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
下爲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
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毁萬物爲實異乎
椎拍輐斷以爲道者也關尹子曰十一句
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
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根
溪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
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
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也處虛而無
藏故不毁萬物而物爲之用此其所以有
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
形苦己以爲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毁
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

謂福以深爲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爲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爲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博大真人哉

疑獨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爲精也常有欲以觀其徼以物爲粗也以有積爲不足積之則有限散之則無窮也莊子嘗曰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萬

○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無者對有之無常無者非無之無不爲有對所謂常有亦不爲無對者也建之以常無有則冥矣豈復分徼妙於其間哉常無常有所宗者太一太一則天下之一不得以先之故守之以柔弱爲之以謙下表言其見諸外也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則以空虛爲實徐而不費無爲笑巧則以不毀萬物爲實存己以空虛接物以不毀濡弱謙下老子之行也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己無居故能

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自著無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芴乎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同不以爲同故若和得不以爲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容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爲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蒙榮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有積故不足已獨取虛無藏故有餘如山歸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鈍而後利外盈而內不

○損任物自然不雕不斷人之於福以有求求之己之於福以不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守之以柔銳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虛厚於處物曰寬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

碧虛註妙本之精可以意致有物之粗可以言傳以有積故不足有餘者莫過乎大虛獨與神明居不欺暗室也常無有道之用太一身之主沖虛物之宗也至人無己

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汙失非喪已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黑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已愈有躁則精神耗巧則爲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焉深根故未始出其宗約紀故操之也易寬容於物則廣慈不削於人則博濟此皆真人涉世之粗迹關尹老聃之所勤行者也

○鬳齋云以有積爲不足藏富於天下也以無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表者應世接物見於外空虛則物物皆全實理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矣無居無私主自著隨物形見水之動鏡之靜谷之應皆無心者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清而無名以同於物爲和以無所得爲得知雄守雌以能隱於不能知白守辱居高而不爲高溪谷下而能容物之意唯其以虛爲實故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爲巧我以

無爲爲巧人皆以禍爲福我以免咎爲福以深爲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爲紀言以易簡爲守身之法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

道爲生物之本精微莫觀物爲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爲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邈神明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胸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爲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例著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爲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爲無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可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偷無心自然之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知是則歸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爲不羨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爲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內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己可知矣凡此皆世八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眞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黑莊文小異

○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傳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盡之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

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其危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己無是非故恣物兩行形群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寀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之吕言亦何嫌乎此

吕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辭時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觭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唯道之從而已危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踈親也不譴是非所以群於世俗著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犿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諔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寞雖有形○而若無形章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之體神明者天地之用體有常而用主變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於任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所以其道為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該無不遍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其不免謬悠荒唐是以列子諸子聞風之後恣縱所言無有偏黨以泛觀而不以觭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危重寓言繼之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通理當物也是非本無有故不勞遣或從言者遣之以言也唯其混是非故處世無忤所言瓌瑋而連犿無傷其辭叅差而諔詭可觀皆充實於內發見於外不可自已也與造物者遊無生死終始故其本弘大其宗調適其應化解物也乘理而不竭因時而不蛻故芒昧而不知其極無終始而不離於宗者也

○碧虛註寂寞無形道之體變化無常道之用生死道之化天地道之常神明道之迹○芒乎何之至莫足以歸道之妙也不儻謂中法度不以觭見無偏也莊語正大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為宗而曼衍無窮以重德為體而真實不偽以寄託為用而廣施教導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則侔於天而不暗於人是以處人間世也瓌瑋奇特連犿相從叅差不常諔詭可觀其道充實淵妙無窮故能無心而一變化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

道可以言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也可以意慮窮盡則造化之沖漠何其淺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能已也

鬳齋云自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明至神與造化同運而無迹故萬物畢陳於前而莫知其所歸無偏黨則不以觭見所見不主一端也莊語端莊實語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譴無所泥連犿和同無傷無譏刺參差抑揚不定諔詭滑稽也此皆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以已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遂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物理不蛻不離於道芒昧言其書之深遠然其胷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列為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後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見巳之觭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危重寓言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傲倪於萬物不責人之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瓌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諔詭可觀即所謂○瓌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閎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蛻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寘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為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己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竪說無非道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郭註昔余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棰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為辯者之流按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真所謂無用之談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為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令施恃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為令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辯且博猶一蚉一虻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逐物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異與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內猶有內謂之小至小則無內故謂之小一蓋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蚉一虻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為學者所不道故於惠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以喪其本真也

碧虛註太虛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内而介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虛觀之則天地皆卑從蒼蒼視之則山澤悉平交臂已失日方中方晛也俯仰陳迹物方生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所化畢同也萬形種殊畢異也既定方所便有窮今適昔來意先到形可分神可出則連環可解論術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沖虛混合未嘗間斷惠子以此論大示於宇内辯者○

○樂之同聲相應也卵本無毛而化雛有毛○雞本兩足數曰一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爲有天下犬羊皆古人强名以胎爲卵猶方言也楚人呼蝦蟇爲丁子有尾謂爲科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爲熱山突出爲口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輾謂之轍則不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則境足相接是不絕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爲方圓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枘亦假合會遇理不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犬則常狗非犬也黃馬驪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馬若狗形白而目眇則呼眇不呼白或蹄驪而形白則忘白而命驪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施用終刦莫盡尺捶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爲奇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敵之而不知守雌恬靜以養天和徒存○

○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偏爲數說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辯尚異强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蚉蝱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已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分別粃糠以困役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鬳齋口義墨翟宋尹彭慎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歷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内秋毫之類此八字與莊子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一則無大小於中又生分別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小大爲小同異合萬物之同異爲大同異大者不出小○

○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指海無窮謂之方必有窮天傾西北海居其南比三方尤遠也今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自爲圓本不相連亦猶解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其國人各以國之中爲天下之中天地乃萬物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鴨爲鴨雞爲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爲三也楚都郢而爲王亦與有天下同

犬羊之名出於人若初謂犬為羊則今亦以為羊矣胎卵之生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為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為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犬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為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既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然枘在鑿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圍之不住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可謂影動矢在弦為止射侯謂之行離絃而未至侯則為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牛馬二體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黃驪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名狝駒則非有母又言嘗有母也尺捶析而為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說與惠子相應強辯而不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如此恃其口才以為壯而與天地同所存自以為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畸異獨高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不讓而對徧為之說以反人為能與世不和適也內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強辯於外隩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猶蚉虻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自足則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惠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但放蕩而不知反為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附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著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既高而文尤精所以六經之說高出千古所根綱山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莆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光朝字謙之一傳為網山林公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山陳公藻字元潔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鬳齋先生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膏粱之途說余亦晚覩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駮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復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耶曰夫欲極其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將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劉槩統論云道體廣大包

霞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偏然本末先後之出于一而散為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靜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

○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路節不徇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淨墮於田彭於是宋鈃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為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獨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著書三十三篇終之以天下道術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之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

○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禮樂刑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刪葺遺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末篇叙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趨尚或偏未有久而無弊者乍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分章截然有理一儒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叙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叙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涯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橫于胷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竊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為最後一關未審師○

○意若為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為何如衆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闢以為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為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雞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

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譎怪相誇肆言無軌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為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為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覩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啟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玆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喟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之因于卷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褚

伯秀謹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終

莊子口義發題　卷一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巵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為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為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為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為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摇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

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劒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

共之。鬳齋林希逸序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眞人書爲南華眞經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一

鬳齋林希逸

內篇逍遙遊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只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爲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芣苢矣芣苢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學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鯤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摶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爲大野馬塵埃爲細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爲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夭閼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鷽鳩學飛之小鳩也鷽或作鸒音預亦小鳥而已而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
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
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爲百里之往則
必隔宿舂擣糧米而去非可三飡而已爲
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
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
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爲鵬
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
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
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
○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
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日及生
於糞上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
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
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
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
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
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
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
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

匹慕而求似之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
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
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
湯曾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
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
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
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摶飛翔也絕雲氣
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
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令人亦
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
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
也斥澤之鷃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
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

往哉其意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
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
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
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
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辦一職之事也
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
人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
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
人各以其所能爲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鷃
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
榮子之爲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
沮言不以爲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
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

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物爲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爲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泠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泠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脩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己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精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爝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爝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主而名爲賓吾不爲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鷦鷯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

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庭音趂逕庭只言彊界遥遠也大有甚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氷雪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氷雪令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誑同肩吾

○以其言爲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鍾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瞽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瞽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爲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爲處子故牽彊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爲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爲事言其無爲無不爲也蘄與祈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爲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物也爲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

○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爲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寰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

○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摸前後解者正落其圈繢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著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爲瓢者也實斂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掊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以有此藥而爲人洗絮數世以此爲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爲浮江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瘰瘣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敖者物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黠黠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斄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機緘繹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一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　聲二

鬳齋林希逸

內篇齊物論上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爲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也翏翏乎長風之聲也畏音偉佳音翠上畏佳者林木搖動之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拏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桮圈之負者洼曲者污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唱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泠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箇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卻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眞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

自已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
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
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
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
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
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
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
○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
箇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
取怒者其誰耶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
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
自已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
於已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
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内
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
物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
小知小計較者也閒閒者言其是非兩自
分别也大言者氣燄大者也炎炎有光輝
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内小
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
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内此
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
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
鬬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
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
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
庶人皆在内搆合也應於外者爲接言人
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
内役其心如戰鬬然日日如是故曰與接
爲搆日以心鬬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爲
有梏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
造語精神百倍亦聳動人後之禪家其言
語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縵怛怛地又有一種
人出著言語便有機穽故曰窖又有一種
人思前算後不滲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
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
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
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
皆爲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
○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
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
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
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
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
然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
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胸次若

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鑠謂其內自若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爲日消之喻此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爲之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爲物慾所厭没如被緘縢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洫洫者謂其如墜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死謂其胷中無知也

○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嗟歎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慹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佚之貌佚縱逸也啓開放不收歛之貌態做模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子細

一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眞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眹萌芽之地也不得其眹即莫知其所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細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默檢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爲其所苦則方病之時手乃爲身之雠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之用何者爲貴何者爲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

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乎足耳目鼻舌互相爲用也受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足時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爲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旣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爲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眞君矣故曰其有眞君存焉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〇

〇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旣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爲外物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汨没之意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即此意也薾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也年彌高而德彌卲則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我旣無見識徒以心爲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然芒芒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胷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篦括膜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理若能以此爲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〇强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强其不知以爲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强以爲有旣已無所見而自以爲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以爲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説人身皆爲造物所使紬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説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耶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遂爲此言耶鷇者鳥之初出卵者也鷇之爲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爲異於鷇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爲與鷇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三

鬳齋　林　希逸

內篇齊物論下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眞僞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眞僞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是非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爲是彼之所是我以爲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爲是則以彼爲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爲是則人以爲非也在彼之説我則不爲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無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説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説同此是撰出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説生而不説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箇可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説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説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它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乎指也以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齊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成毀物之相反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爲成物矣譬如用藥吹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爲成在筋角則爲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爲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爲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字處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爲一偏之說强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芧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悉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胷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旣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爲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旣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羊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而擊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師曠

○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爲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爲異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旣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分曉乃强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强辯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爲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注家以爲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白不必言馬亦循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劒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爾昭

○文既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爲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爲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尋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旣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

○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

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
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
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
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
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
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
極之上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
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
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
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
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
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
妙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
有有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
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喚作無得否故
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
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
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
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耶果可
謂無耶此與殼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
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
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
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
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
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爲小其意蓋謂既名
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
太山纔小些箇便不名爲太山矣若以太
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
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
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
祖爲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
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
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
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
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
一草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類故曰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箇一字
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
乎意謂既是渾然爲一則和箇一字亦不
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
渾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
一與言爲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
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生將
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
筭不盡而況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未當
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

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況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辨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爾既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攙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箇說話來發明此老胷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辯處便是你胷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辯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仁之迹而後爲大仁嗛滿也猴藏物曰嗛以廉爲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嗛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爲大廉矣不忮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

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辯則是
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
見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
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曰潔意也信實也
勇而見於忮則必喪其勇矣园圓也言此
以上五者皆是箇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
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矣謂其有圭角
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眞知
必至於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之至矣不
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便是不道之道若
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
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
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
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
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
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
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
宗膾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
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欲障蔽而不
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欲自蔽未能
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
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
淮南子又因之而粧撰也言日於萬物無
所不照況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
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
寘之不辯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說即莫
若以明之喻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
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
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
字齧缺同是之間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
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
揮此所以爲莊子也既曰吾惡乎知之又
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
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
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眞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
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
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
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
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
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爲發端之語也鰌
安乎水猨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
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
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異乎猨鰌哉芻
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薦草也帶蛇也
麋鹿則食草蝍蛆則食蛇鴟鴉則食鼠人
則食芻豢所嗜好甘美皆不同則四者之

味孰為正哉猵狙獦牂也猵狙以猨為雌麋鹿一類物也鰌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猨鹿亦猶猨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樊然紛然也殽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貶剝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為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為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

○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為不著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熒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大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鴞早求之以為炙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旁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脗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汩汩也涽昏昧也人世汩

○汩涽涽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為尊卑衆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芚也愚芚無知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爲悲及其既貴與王匡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爲悔以此爲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爲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爲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如樂廣之訴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爲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切切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之貌其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爲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弔至詭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是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黮闇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纔以爲是纔以爲然則又有箇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强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以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子美所謂瀟灑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遥之意既逍遥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爲形亦猶蛇蚹蜩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蜩蛇既化而蚹翼猶存是其蛻也豈能自動耶○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而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爲蝴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蘧僵直之貌此形容既覺在牀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譬喻如此其文絶奇其意又與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三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四　聲四

鬳　齋　林　希　逸

內篇養生主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卻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卻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爲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爲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爲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爲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光伏如此端莊此書卻就自然上說便如此悅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爲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爲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爲的當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底人君興入音騞亨入音砉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卻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在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譆歎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刀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
○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綮音頃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況大軱乎軱音孤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遊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
○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亦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箇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謋音憲解音蟹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

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畜乎樊中蘄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王音旺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汩沒之中更自好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剝便是爲貶剝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爲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倍與背同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

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旣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子絕妙處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四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五　　卷五

鬳齋林希逸

內篇人間世上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旣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以不爲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

○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皆爲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乂而曰雲土夢作乂玄亦織纊亦織不曰玄纊纖而曰玄纖纊此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

○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

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為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知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知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矼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菑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菑

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為人所菑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

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為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為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曾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鬪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為其所困則目必將眩然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為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跽摯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梁武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人之民汝乃下而傴拊之傴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

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爲丘墟死爲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況汝乎勝音升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〇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〇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以用也且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黽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者言甚不可也陽爲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揚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爲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〇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〇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爲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眞實也此直字與眞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爲徒外曲者外盡擎跽曲拳之禮人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爲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〇以爲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譴謫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訐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諜諜音疊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而爲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之甚易邪纔萌此輕易之心則皡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皡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爲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爲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

○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不爲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至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爲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迹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爲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

○之迹則爲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爲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爲唯無爲而無所不爲則爲難也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爲人使易以僞言爲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僞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僞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僞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爲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爲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䆯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闋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故爲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蘧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若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皆務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況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懽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爲粗臧者不知爲臧臧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

有飲食之事則廚爨之間竈常不冷故廚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思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暮中焦勞夕已飲氷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疑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闘力令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

○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始初莚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呶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爲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爲止爲苟簡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拈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纔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迹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喩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

○之出皆不暇簡擇令謗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茀然者怒也厲狠戾也怒氣既起則狠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核大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五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六　莊六

鬳齋　林　希逸

內篇人間世下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

○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强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

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於自然託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爲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爲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爲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眞實而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眞實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爲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眞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彀中中央者中地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

○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果爲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顔闔將爲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鑒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爲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爲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爲過惡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爲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崖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崖皆是形容無知妄爲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親皆忿之有族人爲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爲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蜋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伐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己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爲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蜄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蚉蝱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撲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轡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顔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户則液樠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以大木爲主絜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樠其液出而樠樠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柤梨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爲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皆

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箇也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

○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己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細繹數句別說詬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賴亦能芘之故曰隱將芘其所藾芘自我芘物也賴彼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墊然咶食紙反以舌咶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材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歎美而言之也

荆氏地名也楸柏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杙𣓨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樿傍為棺用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

○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之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頤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推髻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以此爲糊口之計鼓筴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爲大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爲斯人時既不可爲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强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耳又何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滿眼殃禍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郤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眞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斤斧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六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七　羣七

鬳齋林希逸

內篇德充符符應也有諸己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己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
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
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
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
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
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
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
爲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
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其者且將師
之況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
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
是一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
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
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
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言
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
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着隨之而○
○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
家闢以爲異端者謂其於他事皆不講明
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之
學正以下愚之人貪着昏沈而一不可化故
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爲善耳其教雖非其
救世之心亦切爲吾儒者不容不闢其說
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
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
謂釋氏畏死而爲此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
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
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
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
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
非眞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
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
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
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
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
○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
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
所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
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
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大
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

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

○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變弦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為己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知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眾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眾止此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卻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

以松柏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眾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眾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卻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

○者言眾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荊軻聶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況有道者乎此一段令觀佛書中有坐蟒巖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

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宜同意目象目而不止於視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曰象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下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登升也假至也注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不須臾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

○又不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狀述也贊述其過以為不當亡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者已解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

○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羿之彀中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況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

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一句最好此
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
傳所謂魯人以為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
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
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
不可為一貫若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
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
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
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諔詭
幻怪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己
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
莊子借孔子以為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
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
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
於世教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即齊
物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
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
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
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
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
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
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
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
為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
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
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
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
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鳥不驚之意悶
然無意而答之意氾者無繫著之意寡人
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
焉若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
○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
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
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
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
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
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
惡也眴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

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翣非行禮之喪也賁用也刖者於屨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爪翦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爾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胷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徧咸也見後篇日夜無郤者言日新而不已也郤止也與物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於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

○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殆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修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安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闉跂曲背也支離傴之貌也無脤無脣也

偃曲缺脣醜之甚也有肩者細長之貌也
甕㼜大癭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
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偃瘤之人得意於君
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
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
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
誠忘者眞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眞
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
知去聲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
能也孽萌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
忘其內也商買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
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
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斲削而自合
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
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
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
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
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
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
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
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
後所以爲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
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人之形
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
也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
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
獨成其天與天爲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
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爲徒而所造者大矣
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
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
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
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爲病益
○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
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是以益生爲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
子與惠子爲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
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
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爲
几也瞑倦也堅白辯之名也選授也言天
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
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如許其妙
莊子安得不爲作者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七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八

鬳齋林希逸

內篇大宗師上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大法道道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爲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爲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可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之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爲與人所爲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謩謀也無心而爲之故曰不謩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曰蹉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曰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

孰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
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
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
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
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鬭也其食
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倉是
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修
○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
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
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
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嗌咽
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
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
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
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慾者人欲也天機
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
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
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
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
此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翛然而
往翛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
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翛
○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
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
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
成一株茅葦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
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
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
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
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
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
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
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
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頯大也
顙額也頭容直故見其顙頯然淒然怒也
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
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
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
乎其心者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爲愛人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
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
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
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
爲仁韲萬物而不爲義皆是此類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
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
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

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眞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眞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爲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爲樂不足爲聖人矣無心則無親踈有踈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爲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爲名名者實之賓爲賓失己也故曰非士眞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爲役於人而失其己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偕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頑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立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滀聚也充悅之貌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也止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實有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謷乎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旣言亦若不言故曰悗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悗乎俯下之貌體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則曰以刑爲本而禮爲附皆是反說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知則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爲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人能以好惡爲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爲徒若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爲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眞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

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人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眞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眞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呴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體道而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鬬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眞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

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之所繫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且看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狶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狶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眞境禺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僊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傅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令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令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强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胷中朗然如在天平旦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

○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攖者拂也雖攖攖汩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攖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此名也

九箇聞字眞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囁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歎也言其自得之樂也

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八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九

鬳齋　林　希逸

內篇大宗師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

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
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
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
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順下而隱
於臍肩聳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
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
和而後成病故曰有沴其心閒而無事不
以病爲憂也跰躃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
井而見其形歎曰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
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
○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
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爲他物
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
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
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繫
著也苟爲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
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
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
云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
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
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蘧然覺

曾子之易簀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
爲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
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
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蟲臂言至小之物也
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但
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爲悍逆亦前
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

賈誼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皆自此中抽
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爲怪造物之視
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
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蘧然覺之狀
也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結
上一段眞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爲於無
相爲無爲而爲也撓挑踴躍之意無極無
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
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

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沖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也佳待事猶助原壤沐椁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眞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爲人猗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比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爲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貍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修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旣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陋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芒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憒憒然自昏之貌爲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强世之意觀者示也音貫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爲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爲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須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言甚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爲已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爲萬物故曰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旦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衆○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爲宜也而字良可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爲周乎周夢爲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収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也軹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遥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遥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奥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錘成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歎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韲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嶽木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如百卉羣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其後也

○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爲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爲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爲愛亞　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墮枝體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即大

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爲一也與道爲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蹙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求其爲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爲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九

○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　卷十

鬳　齋　林　希　逸

內篇應帝王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

也其覺于于自得也或以已為馬或以已為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宇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已言以身為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豫通同度音渡孰敢不聽而化言民皆聽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蚉蟲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斷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繒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令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蟲也二蟲鳥鼠也神丘猶曰神皐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道故以為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為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壙埌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帠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帠字崔氏作為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沖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已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耳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譏侮孔子嚮疾趫走捷疾也彊梁

○剛徒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爲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爲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斄合作貍狗能執貍與猨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貍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爲之學可以爲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貶之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亙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而施天施雨施此二字

○平亙雖殊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皷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内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髙也自以其道爲髙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視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

也地文者此猶禪家修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回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修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弗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太沖莫勝亦觀名也太沖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鯢桓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桓信乎為一觀止水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已滅[illegible]矣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頹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

知若不親爲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
朴即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
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
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
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
之意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爲而爲之事尸主也○
不以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
言不暮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
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
曰無爲謀府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事自
任故曰無爲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
智爲主故曰無爲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
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
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
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天之
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
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
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
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
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
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
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
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
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
○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
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
豈不奇哉平澹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
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
混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
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
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如此形容墮

肢體黜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
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渾沌
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爲癡人前說
夢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
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
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
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
沌不鑿也莊子鼂說得來便如此詭怪但
文亦奇矣
莊子三十二篇分爲內外內篇有七皆以
○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掇篇頭兩字○
或三字爲名如學而爲政之例其書本無
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
亦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
枝大葉處或以爲內篇文精外篇文粗不
然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
能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
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
之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
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

之內德旣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爲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旣有此道則可以爲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逍遥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人世間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盡却莊撰儵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此看得破耳向侍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日伯已丘丈與希逸言之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一　　卷十一

鬳齋林希逸

外篇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縣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

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
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
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
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
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
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
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
以爲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
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
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爲外物也擢
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强於爲
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
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
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以言語簧惑鼓
動之也以瓦而纍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
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
味故以纍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修改也
修改其言句以爲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
白同異之間敝勞也跬音企蹻跂也其言
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敝跬
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乎而楊墨之徒
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
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
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
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
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
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
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
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爲駢雖枝而
不爲跂雖長而不爲有餘雖短而不爲不
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
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跂起也有所跂
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
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
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
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鳧鶴二端言之
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
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
言爲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爲此言自
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
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
○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手足之駢枝雖皆爲病而不可强去之去
之則爲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
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
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
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
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
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
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爲自苦故並言之又
歎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

非出於本然也其言嘈雜也三代而下比
說感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爲
若必待修爲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
繩約膠漆皆修爲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
定也屈折其身以爲禮樂呴俞其言以爲
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
○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呴俞猶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
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爲騈枝者不爲
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
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爲正理

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
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
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亘
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
泥也纆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爲仁義爲之
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
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
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尊抑仁義而
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
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
○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
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
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
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
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

句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
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爲
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
以外物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
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
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
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爲外物也以天下國
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
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
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
○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
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
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
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
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
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

於其間哉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

此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之意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

○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鰌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

○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箇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則皆爲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懲象山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詆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此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

○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爲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爲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爲仁田已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著力

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曉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是爲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爲淫僻之行是爲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爲近刑之事亦不爲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侮堯舜夫子魯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悱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既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勉也其言洸洋（上音汪下音羊）自恣以適已此數句眞道著莊子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音宜反）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丁邑丁立二反）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爲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跂起者也此是下句處義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義者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雒之籠絡也羈絡其頭也馽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鞦後鞦也連列之也阜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橛銜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橛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數箇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豥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之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雒馳驟主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三爲能亦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可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乃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

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塡塡滿足之貌顚顚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爲連屬一鄉之中自○

○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闚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烏雀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蹩躠(上步結反下悉結反)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爲六律○

○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蹩躠勉強而行之貌踶跂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擗向音蘖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爲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王不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强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爲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喩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踶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軏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闉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鷙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鷙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踶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比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為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虛一

鬳齋林希逸

外篇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亦反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為奇特胠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

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縢緘
結也攝纆繞也扃管鑰也鐍鎖也世俗之
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
田氏簒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
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
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
及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胣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
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
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

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
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
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
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
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
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
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
不得而援也脣與齒似不相關脣竭而齒○
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
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
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
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
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掊擊聖人縱舍
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
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
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
冬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頹而夷平也猶曰

山附於地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
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
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
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
也魯酒薄邯鄲圍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
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
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
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
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
○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高
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
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
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
以愛民利物爲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
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
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擿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曠之耳而後能爲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爚亂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

眛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塼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鏗鏗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便是瞎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詐也削格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兎○

○麛者亦有之罝罘亦網也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爲毒亂也頡滑頡也滑汩亂也解垢隅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徹而至於惴耎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歎息一句而結之也惴耎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蜒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肖音蕭種種穀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爲之貌啍啍嗫嗫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啍啍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啍啍字結便與前篇素樸而

民性得矣處所遁遊日湯之問棘也是
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
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　

鬳　齋　林　希　逸

外篇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寛容自得之意遷爲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爲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爲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僞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

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爲
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
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
理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
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
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
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
○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
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爲明而好五色爲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
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
爲之故以爲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
樂也彼以禮樂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
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
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
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

聖字上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
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
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
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
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故曰存
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爲害
矣臠卷局束之貌傖囊多事之貌豈直過
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
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
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儛之謂言之不○
○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
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吾非自言
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
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稱紂
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
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
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
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直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
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
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
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
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
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
解其五藏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
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
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
○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
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
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
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
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
句豈可以莊子爲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
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
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
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卯處看日影中微
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

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攖者無撓亂攖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爲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僳美也剛强之人或爲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也彫琢磨礲也諺云入大學者菱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意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劌彫琢

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燥熱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僨與憤同僨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僨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爲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胈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勞其足也矜音勤與獾同矛柄也項籍傳鉏耰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內也規爲也言其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爲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爲知而以人爲愚自以爲善而以人爲否自以爲信而以人爲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

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釿鋸繩墨椎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縣淄也脊脊者猶藉藉也罪在攖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歎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桁楊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拶也桁楊椄槢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枘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嚆矢也椄槢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嚆矢今之響箭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羣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蔽其光也荒蔽也翦翦猶淺淺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此說也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

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
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
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
以動吾心也纔多知則為累矣不識不知
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大明
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
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
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
○啇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
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
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
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
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
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
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
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
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
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
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
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
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
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
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
安有窮而人必求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
○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
極有味以麤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
手笑亦此意易未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
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
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
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盡
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
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
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
也言居天地之間瞶然無知舉頭但見日

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
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
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
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
月天地相為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
地為常緡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
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
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緡乎遠我者昏
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
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
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為之柰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
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
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
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髀雀躍
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之貌贄
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賣
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賣油翁投子
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是○
○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
油爲遊也不擬而對曰遊仰而視曰吁畫
得自妙育羣生之間便與前黃帝之問同
掉頭搖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爲
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
浮遊周遊也猖狂鞅蕩也不知所求無所
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汨也無
妄眞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眞
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
也民以我爲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

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爲之則是亂逆其
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
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羣而不爭則無異
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羣而去則是有爾
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
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
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攖人
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
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
○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
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
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
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
首起辭而行
然則吾柰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
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僊僊
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

去不必問我這一段莊撰問答處便似傳
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
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
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爲之中而物者化自
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
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
沒也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
涬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
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
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
○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
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
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云衆多
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
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
無知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
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曰若彼知之乃
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著眼看凡有分
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闚者見也無
問無闚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

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黙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甞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已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已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甞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伏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

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爲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上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麤不相離之意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爲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麤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强世而不可不爲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爲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爲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爲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爲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簡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斡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是精者爲道粗者爲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

為然而有不可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覩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不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網領處與天下篇同

○東坡以為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麤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早喚做麤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麤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這麤細氣象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闢之何由得他服

○　○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四　　盧三

鬳齋林希逸

外篇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旣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爲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曰者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刳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人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不言而喻故曰無爲言之之謂德無爲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
○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爲無窮故曰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爲哀樂不以窮通爲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爲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黃屋非堯心之意也會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
○於己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漻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奇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爲無○
○不能而不以此爲名故曰恥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

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覩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曰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義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

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段説話如此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叡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修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末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畫胜之意也物絯爲事爲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眾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

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爲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天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鶉居無定所也鷇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閒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仙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楞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你去休接輿趨而辟荷杖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槩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便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性修反德者言修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二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緡緡猶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多端而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也離分析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為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為人捕而來也前曰執犛此曰執狸犛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

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爲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繁亦有所見之言但令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己忘己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

○入於天入則與天爲一矣惟其忘而後能爲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將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

○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僉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僉盛而世之趨者僉衆則自累矣覤覤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汒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搖蕩也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爲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卻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溟涬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

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間鑿隧爲木槹也抽拔也泆湯洋溢而湯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槹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

○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虛旨嘗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己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卑陬慙恧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

○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槹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汒乎無形迹之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爲損益譽且不顧而況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修大修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猶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其所可爲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爲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爲者爲己非爲人也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丕應傒志是也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超又)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怊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照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爲一矣混冥即渾淪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爲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修進也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羞恥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識吾聖人之意己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己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己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

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祈向趨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向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

折楊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嗑

○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缶鍾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缶以踵爲鍾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强之又一惑也此自歎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强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莊筆處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其斷在溝中者破爲犧樽之餘者也同此一木或爲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爲之故以爲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惾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厲爽乎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汩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爲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爲自得矣貶之之甚也濁口一本作濁非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胷次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强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修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

如柴柵然言胸中不自在也外爲檀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纆繳繩縛也睆睆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爲自得乎極口以詆楊墨亦已甚矣文背束其手也歷指絕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盧四

鬳齋　林　希逸

外篇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爲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鐃與撓同以水以鏡爲靜之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

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爲而無不爲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爲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閒游隱者也進爲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爲一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爲聖動則爲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爲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爲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爲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和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𩐋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爲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話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爲陰動則爲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祟其鬼不祟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

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爲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爲與有爲對說以無爲爲君之道以有爲爲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爲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爲臣當有爲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又曰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爲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絡與落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爲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羣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而以有爲爲末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臣道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殳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薇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

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爲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爲第一道德爲第二仁義爲第三分守爲第四刑名爲第五因任爲第六原省爲第七是非爲第八賞罰爲第九分守職守也刑名名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爲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循○

○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倒置也迕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爲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刑名賞罰爲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爲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來雜爾一曲一偏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上則○

○是臣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敖嫚侮也苦㝖慄之也嘉善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說雖無𡨋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膠膠擾擾言挠亂也堯曰我之所爲未及於汝未免自爲挠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歎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

○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異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爲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

○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繁太謾言太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爲樂與物爲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胷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爲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歎而言之意歎也夫子猶吾子也偈偈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譏也卻退

也向有所識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爲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識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爲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四箇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闞然口呿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爲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爲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爲德爲仁爲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太而不足累其心棅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棅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爲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萬物眞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爲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爲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嚮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皆不足貴故曰爲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

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爲精妙甘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餔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

○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五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六　虛五

鬳齋林希逸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

○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維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爲雲爲雨但不知雲爲雨乎雨爲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爲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爲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

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

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箇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爲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爲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至富國財幷焉至願名譽幷焉是以道不渝

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譬喩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上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歎自夸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幷音屛言皆屛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埒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爲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

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
得不自安也爲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
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
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
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
此三變也奏作也徵猶琴徵也行之建之○
○動作聲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
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
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
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
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
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
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
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
華也謂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
若蟄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言
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
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
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
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
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
○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
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
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
意長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
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
地之間也塗郤塞其聰明也郤與隙同言
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
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
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
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也日月
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
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
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
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
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
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
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況汝乎汝○
○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儻然無心貌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
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
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
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
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
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
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
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窈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紬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法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祟森奭之意怠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蓧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也衍笥也蘇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橰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樝梨
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
相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
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相果屬似
梨而酸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
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令人行之是強猨狙
○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
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
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
窮哉
矉蹙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
學西施之矉矉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

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
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
爲文莫難於譬喻王臞軒邁嘗云平生要
自做箇譬喻不得才思量得皆是前人已
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
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
○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
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
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
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
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
不可傳乃如此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
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
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
令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
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
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
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
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
○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
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
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
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爲隱聖
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
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
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
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
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
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遽廬草屋
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覯
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
曰覯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
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也
不貸者猶今生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
○無出不費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
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也
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
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戀則自
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闚視
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
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
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
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
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
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
所湮無所汩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汩則
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
以自然之理爲不然則是其胷中之天已
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便
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
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
矣又奚傑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噆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
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憯然毒之狀也言
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
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
而動總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
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
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
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
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
於江湖○
鵠之白烏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
此二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
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
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
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
魚之呴濡共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
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
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嗋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脩謁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而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謂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蠣蠆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解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憯毒也蹵蹵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鈎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雌鳴於○上風雄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鶂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蟲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蠕之於蜾蠃則非類而以呪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孺孺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為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樂必出於此其意卻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虞六

鬳齋林希逸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尚也為亢為高也怨誹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

林恐不容入山恐不深之意爲修好修潔
也教誨之人爲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
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閒暇隱者也逃世
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爲亢非世者不
同熊經鳥申即華陀五禽之戲也無不忘
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
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
道故如此也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
○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
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
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
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爲
結須子細看他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
者曰質平易恬惔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
即是德全著此三字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
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
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
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
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起
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
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
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浮
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思慮不豫謀即
○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
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
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
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
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
矣憂樂不係於心方爲至德一而不變便
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

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
爲物所累也曰靜曰虛曰淡曰粹即是一
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忤與逆同但忤深
而逆差淺故作兩句下粹無疵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
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
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
○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
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爲喻雖似
尋常之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
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
平此無爲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爲之中有
爲也香嚴所謂喚做閑坐又不得也鬱閉
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以此下鬼窟
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也一日一周
非無爲之有爲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
即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切了此便

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寳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寳愛其劒則柙而藏之劒且如此況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爲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爲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因功久也久則與神爲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爲二也化則與道爲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眞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眞人便如内篇所謂至人無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眞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曾子細爲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名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識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汩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汩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蒙蔽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眞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冐冐則物必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爲如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慧却未說慧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

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眞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

○也蒙晦也德積於已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已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冐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冐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曰至一莫之爲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三箇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爲天下而興其敎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澆醇散朴澆漓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閒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

○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八　　虛七

盧齋　林　希逸

外篇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黄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辯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爲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敎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蟪蛄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礨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内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内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

○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爲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也證鄉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爲喜慍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

○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

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殷者曰垺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

○曰稀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

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爲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爲非故曰動不爲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爲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爲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爲爾我爲我也故曰不賤貪汙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爲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浼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

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爲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鷄壅豨苓時乎爲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其遞相爲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爲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

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狌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鴟鵂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瞎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爲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違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諭此心以道爲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承翼承翼扶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公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爲爲何者爲不爲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

到道裏說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句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他不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禽獸盜賊四句著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於水火固曰有命自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蹢躅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旣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眞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蹭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蚿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蚿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趻踔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邪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蹭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物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胷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虷井中赤蟲也蠏螃蠏也坎井之地虷蠏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虷蠏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滚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適適猶虩虩也商蚷小蟲也跐蹈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奭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内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以鴟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爲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間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奇脩其本者請及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知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會得大慧語錄見普說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虞八

鬳齋林希逸

外篇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此篇乃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推廣言之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惡名譽也疾作動而作之也惡處善否爲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聡○○明也烈士爲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今既說貴富壽三段了卻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蹄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説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爲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羣趣者言舉世羣然而趣之也誙誙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不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爲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指向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爲殖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爲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爲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爲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

答云予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操○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癤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蹷蹷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蹷蹷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髐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操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

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聖門只是一句他却撰出許多頭洞說話御音迓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

○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止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繼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攓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搴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歡却如此到說此皆是筆頭弄奇

○處汝與若指髑髏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他有了兩句繼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鼃蠙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舄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烏足草烏足之根又化而為蠐螬烏足之葉又化為蝴蝶蠐螬蝎蟲也胥蝴蝶之別名也就蝴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鴝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蟲然鴝掇又能化而為鳥乾

○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醯蛾蠓也蛾蠓化而為頤輅頤輅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軦黃軦化則為腐蠸腐蠸化則為瞀芮此處以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軦九猷腐蠸瞀芮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箰久竹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

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莧馬
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
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卻把馬與人字
說故意爲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
詳是千萬世之人爲莊子愚弄看不破也
萬物之變如雀化爲蛤鷹化爲鳩腐草化
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
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
傳也不知其盡也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九 ○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

鬳齋林希逸 虎

外篇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
足爲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
幾兩屐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柰何
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
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
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
有之矣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即前所
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爲是也其爲不
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
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
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
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
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
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
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
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
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
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
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
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
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
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爲也此語似爲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郤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遻物而不慴言雖爲物所遻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爲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所謂無爲是也鏌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怨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爲六賊況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弃○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爲者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眞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承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橛株拘今所謂木樁也橛樁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如木橛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二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痀僂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沒人泅而入水也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爲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殙矣矜怜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篲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篲以持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羣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胃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

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爲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人窒慾之戒莊子此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爲之首肯此豈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玄端冠也豢芻養之也尻豬之後也腞猶篆也楯杌也杌之有文者曰腞楯僂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畚筥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畚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趺蹞之上畚簙之中亦甘心焉即退之所謂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爲彘謀如彼而自爲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誒詒猶今噫噫之聲氣逆之病也忿滀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濘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蠪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泆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之神名也峷小丘垤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今曰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辴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爻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爲喻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沿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汩湧汩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强求意義則謬矣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鐻似夾鍾此雖注家之說然鍾以金爲之豈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鐻鍾鼓之柎也是乃筍簴之類所以縣鐘鼓也筍簴之形爲鳥爲獸刻木爲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爲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枝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圈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爲的切極爲端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倕爲共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爲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地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爲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屨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循造也造適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躡屨見其恰好則知有屨之適者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別於汙俗也飾知驚愚修身明汙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款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

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
喻已見至樂篇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虞

鬳齋　林　希逸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添鴈以不材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爲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將爲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爲奸爲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曰人何

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歎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此語切於人身故爲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令人體淨土其源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爲名初無他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畜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爲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爲深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于海崖皆已反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己役物亦不為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沖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

○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歙之張撐開也歙斂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

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附註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斂民之財以鑄其鍾先祭而後鑄故曰為壇三月而成鍾有架所以懸鍾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鍾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

○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著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芒乎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斂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

惡之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怠今之鷰也翂翂翐翐飛之貌也引援羣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爲巢也進不爲前退不爲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爲行列而不如烏鴈爲羣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在隳敗皆自損也還與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

○而行顯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比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雩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雩雩即戶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氓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泠音零曉也以眞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眞泠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爲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令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爲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

○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苦結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麤者也原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
弊而以索穿之也傴病也攬把之也蔓纏
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
長言其志感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
也振動恐也不柔之上著箇加急字自是
好醫書有頭項强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
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夫言以比干之
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其無有常於
人之心顔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已而進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
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
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
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宮商言不合五音也
木聲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犂然端的之意

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
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
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
而造哀也造音糙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
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
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
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
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
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斤
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
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
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
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
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
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
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
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

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
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爲易貧而樂爲難莊
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
不由己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
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
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
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
受難窮桎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
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
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即
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
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
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
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
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
利自至故曰非己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
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
君子恥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
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
益難乎鷾鴯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

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無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鷾鴯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識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

○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来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

○雕陵地名也樊園之蕃籬也感周之顙飛從顙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蜋因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蜋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螳蜋與雀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誶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惑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惑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鬳齋林希逸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栢栢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谿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失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

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

○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遠而不見其塵也瞠直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也有目有趾舉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傚也傚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

○閒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甓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瞠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此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

○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汝服吾字不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魼曰其也胘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

始亦反卷不聞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晞髮也慹然凝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掘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也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困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爲文也肅肅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爲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爲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言不是這箇孰爲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大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至美至樂贊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藪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爲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乎介芥蔕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爲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爲道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

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脫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汋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醋甕中之蠛蠓也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玦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知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儃儃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略不住也槃礴箕踞之狀臝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庾音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

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斔即庾也外國之斔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暨厥終罔顯也且屬之大夫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夫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豈可譏刺乎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潜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置一盃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面向高上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目恂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

句發得精神躊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刦非凶威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爲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已者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刖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歉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鬳齋林希逸

外篇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粉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無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爲謂自然者也狂猖狂也屈者掘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字便與道遥遊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故雖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關棙也語夫山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爲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紀者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爲有迹有迹則於道隳矣莊子以禮爲强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僞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黜聰明墮枝體此爲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之時能無爲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爲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取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爲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他人則曰唯大人則易之矣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知花木之發爲枝爲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此意碩果不食剝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爲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爲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爲之者也氣之聚散爲生爲死人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爲徒者死生爲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方盛則以爲神奇落而在地則爲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爲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爲臭腐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爲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把商量故曰不議鳧短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為也無為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大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為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翩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沈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此一段又撰出兩個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正汝形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無知而直視之貌犢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發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媒晦晦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穹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彊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疏瀹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掊擊屏去之也窅然深奥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音旁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彊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蔭醷與噫同噫之氣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爲己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始純亦不

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為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應物則為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為萬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為人將反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

○喑醷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為疣為贅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剝人身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大藏經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難去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果蓏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為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

○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者即須臾之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漻然活熟也此即往者伸也來者屈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為悲哀愚惑也弢藏弓之物也袠囊袠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弢而墮其袠矣墮落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蒐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真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

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
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
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
高一層話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
之謂大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
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
若默纔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
○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
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
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
情說法瓦礫熾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
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
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
肉行頭也履狶者以足踏豕則知其斤兩
輕重也況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
官欲知狶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
況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況正市令司也
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偏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
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
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
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汝若無固必之心
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
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偏咸三字同訓
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
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志已見而無固必之
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
有終窮調閒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閒皆形
容無爲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與矣字同言
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順是矣
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
無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
之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
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
徨馮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
矣彷徨徜徉也馮閎虛曠也大知至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不際者所謂物際者
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
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
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遺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
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
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
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
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

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殺隆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則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車野反）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奓闔也推開其戶而入嚗然放杖之聲也天知予以天呼老龍吉也夫子在則有啓發予之大言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吉死而無言矣弇姓也堈名也因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爲此言況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經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道本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强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爲此言亦未爲知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爲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

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爲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圜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爲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爲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無爲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卻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況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問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

之有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盖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将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将迎

無将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内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鬭則爲内化與物相刃相而見役於内則爲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内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無将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

○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劘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狶韋黄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内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韲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爲韲故曰相韲以狶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囿圃宫室者謂其以此爲窠臼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将迎前言無将迎此言與人相将迎即無爲無不爲不物乃物物之意

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皐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

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鬳齋 林 希逸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鞅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蕭洒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爲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爲鬼神覷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不普回反又普背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鰌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蘖狐雖小而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令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碭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遯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爲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知爲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爲生甚苦也阫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爲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趎爲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藿蠋豆中○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呪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顓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爲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爲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褰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韄以皮束物也揵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捉斂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捻枙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揵心中之擾擾欲自捻枙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況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翛然無所累之

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哭也嗌喉也嗄聲乾也赤子嗥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掜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简简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瞚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矣瞚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趎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攖相觸也為怪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趎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胸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爲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胷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爲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恥過作非者也更換也恥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爲失業亦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疎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
之自害莫憯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鏌鋣故
曰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陰陽之氣皆能
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
爲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
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毁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
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
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
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遺者惡
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
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
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
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
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
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
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定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
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
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
役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
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
○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
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
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
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
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
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
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
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
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
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
竅虛也虛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
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
可見其意宇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
上下皆是也故曰宇即鳶飛于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
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
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
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
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
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

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即寓形宇内之意以死爲反言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爲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絶而不絶之體此皆文字妙處

有生黬戶減反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黬黶也釜底黑也亦瘢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

○此氣而强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 言之皆爲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膍音啾胲古來反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膍牛百葉也胲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是百葉四體只舉胲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

○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説是以生爲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所知之智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軌

爲名乎孰爲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一已之師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曰因以爲已質使人以爲已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知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蜩與鷽鳩皆同識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蹍踏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蹍弟之足則嫗詡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詡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爲質也辟音屏除也蹍足之踰爲下面禮義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胷中不爲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俍乎人能自晦於人也俍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總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嚙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

○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敕然反）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猨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為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移擯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舂之人也彼為罪人

○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喻

○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謵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責貸但知為已而無為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謵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此可知不餽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為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為於世無所

○容心雖為亦無為也是其所以為者本自無為而出即是無為無不為又如是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為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為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内篇或曰外篇文粗内篇文精誤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鬳齋林希逸

雜篇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類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掔音牽引却也狸德言其貪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䘏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䘏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閒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

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金版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横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爲横六弢爲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弢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鼪鼬之逕柱塞也踉音郎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

○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

○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乎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謦欬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

○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一者同也登高不爲長居下不爲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和同而爲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爲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爲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爲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爲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爲之心而爲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

○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内也故曰成固有伐

○變爲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鬭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錙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内也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鬭則一室之内皆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

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撥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胷次爲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爲勝何以爲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攖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已脫死各得其生又何假兵之求哉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㝢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黄帝與方明昌㝢張若謵朋昆閽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爲大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瞀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内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意謂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内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羣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淩陵轢也誶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態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禄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

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爲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吏主家使其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爲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汩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含的而射則中者皆爲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揚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墨翟楊秉與惠子爲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爲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爲冰其逢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吾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爲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弦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爲是也蹢音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蹢而不能○行之子曰蹢子齊人以其蹢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閽也守閽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矣然而求致鈃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愛是鈃鍾小鍾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惑此又今是一句不與上蹢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蹢閽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己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蹢住足也病足而爲閽者故曰蹢閽忘恩之鬭是夜固不自知旦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鬭時彼亦自以爲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泥以白泥墁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

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循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馬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攫搔一作掻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掇禍者之諭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之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之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

家所載殊異亦寓言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説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而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書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者已貴於物也

○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牂牝羊也奧西南隅也宎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爲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爲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爲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爲閽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薄結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

之於外有爲之爲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覌割也一覌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著勢利之人也疏鬣豕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囿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傴僂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爲名而人皆歸之反爲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內自温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惟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菫川烏也雞壅雞頭也豕零木猪苓醫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爲帝其他為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

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
得時而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
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
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
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爲勾踐報吴於已亡之中而求
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
用種爲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鴟
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脛
○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
而脛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
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爲損
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
而我無所攖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
也請使也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
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
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
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
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
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
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可以蟠字易之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殉
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也緐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
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
出於胷腑自以爲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
凡能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
既成則不及改矣緐萃愈多也緐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
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
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

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
得寶然故曰人以爲己寶古今之亡國與
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
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
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
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
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
○以致遠蹍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
知者能幾何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吾
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
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
也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
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
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

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難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爲可知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爲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爲有崖際不可也以爲無崖際亦不可也頡頡頏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有實有之故曰頡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爲一項大議論乎揚搉提撥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爲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堂

鬳齋林希逸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

王未用而歸也此子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暍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

○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凓寒之捷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王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爲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

○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之意也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故曰以天爲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

○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

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怒無已我旣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眞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緍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緍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況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

況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爲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爲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爲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惟無有爲之迹亦併與其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甞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着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洫齊物曰以言其老洫也洫者泥著而陷溺之意也與道爲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爲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爲師而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囿湯之無爲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爲之名也

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羸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剩法也猶言長物也而見身與名爲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而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恭之盡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四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吷音血上同）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卻成真箇故曰請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惝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劍首而吹則一吷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

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
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稯稯紛紛也
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
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北鄰人亦不知
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沈不在水而在陸喻
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爲市南宜
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
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
也何以爲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

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
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
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
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
○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
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
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飧飽
食也以衆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
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
猶萑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
其昏欲之長如蒹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
通身皆是人欲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
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

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
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
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並
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
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
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
世人之縱情欲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
身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
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
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
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
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爲盜
乎或爲殺人乎莫爲言莫是如此也榮辱
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

後有此患害爲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
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
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即此意
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
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
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
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
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
○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
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
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
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
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
者言後世也匿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
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
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
不計人之行程也强人所不能而乃罰其
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
令一日僞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僞乎强其
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强其智所不及必
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
我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三句
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
易明亦文法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
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此一則話
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
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
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
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爲至妙此大惑之
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
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
何逃得然與然乎者後辭也謂之然歟而
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
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
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
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
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
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
應荅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耶言未足
當其惡也大弢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
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
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幣者執其贄見

之帑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弢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爲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知字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聚井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物物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爲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爲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爲同也積而爲山合而爲水亦此意也合并而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胸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爲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爲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爾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爲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狗馬不可爲類若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

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于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一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件可見非惟可言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爲通終而復爲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爲其說一曰莫爲一曰或使莫爲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爲所欲爲也其所欲爲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爲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

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覩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則世之疑

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爲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末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爲皆未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爲泥物而在於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

○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鬳齋林希逸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我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却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金相守烊鎔之事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爲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絯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汜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又丈允反)蜳(音敦又徒本反)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音泯又音昏)沈屯(張倫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螴蜳者怵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暋鬱悶也沈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胸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爲物欲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爲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欲蝕之既○正用此意僓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
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
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
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令人
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
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爲鱐矣常與常時相
與者也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
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
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
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
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
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
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
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
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犗音界牛也錎與陷同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
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
而懼也厭厭飫而食之也輇才揣量淺見
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
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
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鮒
小魚也縣令猶令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
之號令猶令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
辭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
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
○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
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
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
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
臚傳者大儒爲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爲
譏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
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以下大儒教小
儒之語接撮也壓以手按之也顪頤下也
控其頤者控開其頤也別亦開也言歌此
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
何以含珠爲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
矣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
○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
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
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鶩萬世之患
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
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
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

行趯鏘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萬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驁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爲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驁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

○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爲驁以此自驁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爲則務人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以形容中民之爲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己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卻沉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

也亦明矣
墊摭也容足之外皆爲深淵則不可行矣
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蹍之意故曰無
用之用（徐無鬼篇）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
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
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
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絶與世判然自異也
任爲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爲
無流遁決絶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
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爲世俗
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
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
名爲君臣而没身之後貴賤何故曰夫孰
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爲始
此蓋識見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
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也雖和光同
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故曰
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
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
有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
之所行則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
留行焉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
○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狶韋
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
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爲波蕩流逐而失
其性者矣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
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
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不止則跈跈（女展反）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
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
則顧塞其竇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
所視聽爲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爲真
顫真甘心之所知者爲真知德爲至德矣
壅壅塞窒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跈者足
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
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
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息生也生之
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
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
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斬之不殷不當○
○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
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
物欲而自蔽感是塞其竇也顧乃也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虚則婦姑勃磎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
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
誸（音玄）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
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脬膜也人身皮肉之内有一重膜包絡此身重閤者空曠也人身之内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磎爭鬬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鬬此即不虛曠之諭心纔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爲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謀急之意而後稽度於智謀之事誸與弦同有爭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齊物曰腹猶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銚鎒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爲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銚鎒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爲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眥媙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眥[illegible]媙[illegible]眥媙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胷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

聖人之所以駴戶楷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駴與駭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駴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以盛德而駭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而駭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爲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爲累也官師猶今曰官員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

隱於窾水踆與蹲同此一字鄙薄之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兎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兎意在於得兎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堂七

鬳齋林希逸

雜篇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願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願之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

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

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

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

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蘁音悟忤逆也蘁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爲順而彼爲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爲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爲雀蚊虻然豈以此爲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胷中也天成者與天爲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爲者言以生爲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化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謚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音蕭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何爲卒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彼亦從之其爲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鬳齋林希逸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欲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
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
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
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權音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
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
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
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
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
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
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
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
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
惑哉
所用養者謂貨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
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
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
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
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
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
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
○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
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
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
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
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
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
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
可謂知輕重矣
攫挐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
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
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
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
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
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
○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
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
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
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
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
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
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

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苴布麄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揸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語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爲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己既非真知己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茨者苫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爲塞紱捎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爲冠也縰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所以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慝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縕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腫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縰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某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爲抑遏也若強爲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

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
也魏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
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
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
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為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
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
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
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
藜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
無禁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
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
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
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蕭灑
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也扢然躍然也
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
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
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
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
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
皆託于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
地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泠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

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
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
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
○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
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
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
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
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汙辱之事
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
務光為仁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

其自沈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爲政治爲治雖有爲而無容心也遽爲政者汲汲然脩其善政也不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爲資也后山云親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曰爲亢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爲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爲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天下說及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劒漁父則又甚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鬳齋　林　希　逸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

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

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飈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為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望履慎下言一見於慎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伋伋即汲汲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

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盍不爲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脩義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

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

○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篡夫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

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

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當爲者也循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爲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爲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爲愈盖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爲非以已爲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者爲其所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人爲而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

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使人因人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

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民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

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龐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噤寒滿其口也猿猴之頷曰噤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爲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侅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

○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溢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爲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憔憔慽慽之意滿於胷中故曰滿心慽醮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刲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刲盜故爲樓疏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緘其徒旅而不敢獨行疏窻也樓墻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顧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緣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

○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爲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爲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一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鬭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鬢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麄魯也短後不襜也語難者欲鬭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鷙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鍔刃也鐔劍口也鋏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芒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帀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鬳齋林希逸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柬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拏船篙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其者言終以教助其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

其所事憂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徵賦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已事而強爲之自𢜪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使口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僞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爲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爲姦而已矣○匿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己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很狠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爲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辯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爲此皆爲人而非爲已所以不免於四謗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爲真者天命 ○

○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憔然也湛於人爲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 ○

○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橈撐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閒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爲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 ○ 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踈真矣按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雜篇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韲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諜動也形諜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韲○己在於貴老之上也韲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況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韲其所患也効獻也瞀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汝而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瞀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蹙之乎頤竪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善瞀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者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吃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 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

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
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
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
其歸結即在虛字上虛則與大虛爲一
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爲之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
以此矜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貲使其
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
既不同遂有辯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
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
汝子以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

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栢已成而生實矣言
其死之久也良或作埌音浪冢也闔胡嘗
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皆何
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
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
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
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
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
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
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以已爲有以○
○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
也以賤其親者怒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
墨而緩乃以爲已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
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捽相爭扭也齊人
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
私有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
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
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
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
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

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
德爲分別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
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
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
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
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
則與天爲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
○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
矣之即也往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
之意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
龍可屠此意蓋自矜莊子之道廣大而未
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
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爲必即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而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此爲智而欲兼濟天下轉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爲之地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安也即無爲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爲之上歎其見小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音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言貧匱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痤亦癰類也癰痤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實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汚辱不足貴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爲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圾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圾乎危之甚也畫采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爲旨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也自不知其不眞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爲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歟頤養也言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

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僞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爲後世而慮不若巳之休巳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内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
○故曰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爲士者必不肯與之爲齒繼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爲齒列而其胷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爲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内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物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又胡旦反 音干）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願而情實求益利者有胷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懁急而反達理者緩縵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輭弱纆繞者詩云昔爲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縵繞指也釬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劇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譏論甚正乃借爲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
○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傴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墻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軌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貌也車上舞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驕其

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爲德

○也爲德而知其爲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爲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猶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爾反其所不爲者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吡訾也訶也以我之能而訶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髯有髯也房玄齡云李緯如髯頻髯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佒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

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畜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慧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傀音鬼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傀然自高達知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肖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己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命字紬繹爲兩句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

驕稱者驕矜而有殺拊莊子之意也緯繣也蕭蘆草也與緯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諭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矣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驗也唯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者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爲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

鬳齋林希逸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理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内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

方術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人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兆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

○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爲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爲主者教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爲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凡其分官列職爲政爲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此指聖門而言○

○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卽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爲百家亦時時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

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而巳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内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内聖體也外王用也○

○内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爲好文字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巳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毁古之禮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巳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别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巳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之飾爲靡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説而喜之故曰聞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爲之太過言過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説抑過過甚故曰巳之大循巳者抑過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斂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用況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鬬爲非以不怒爲道惇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爲惇而主於尚同也雖惇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槨節

○用也以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

○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已者言自苦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觳言太朴也其行難爲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禹疏鑿而爲之也橐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九音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跂與屐同蹻與屩同木曰屐草曰屩服用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

○方亦讀墨書而其譎怪尤倍於墨子又且

○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强辯之事也以觭偶不仵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矣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爲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爲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楊墨兼言者屢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

○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忮於衆不咈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爲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銒尹文之學也華心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閑而自安爲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驩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寘宋銒尹文二人以爲其教主○謂民好鬬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爲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强聒不舍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强以此自見必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自苦其爲說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息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謙讓曰吾之爲此極難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爾令自哂便是此傲字○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不當有爾我之辯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爲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汩寡淺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音奚又音侯髁戶寡反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直追反拍普百反輐五管反斷丁管反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魚威反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智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況逼反又大芻反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五官反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愼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爲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爲首者則無爲之道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爲一而無所分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爲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可有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爲也泠汰脫洒也泠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者以物物無礙爲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謑髁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

○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推拍輐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算也魏音巍巍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知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己是己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

○世也得不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窢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窢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魭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韙與偉同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

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斯道
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
○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
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
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
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
章十二　十四
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
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爲不足者言藏
富天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
於老聃者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快之

語耳以無物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建亦
主也濡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爲表者
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
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實實理也　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
是也在己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
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
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亡者恍忽之
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
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爲和以無所得○
○爲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追
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
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
高而不爲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爲溪
爲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己獨取
章十一　十五
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
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爲虛以虛爲實故曰
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
有積爲不足也惟其以虛爲實故雖無藏
而巋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

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爲巧而
我以無爲爲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爲福而
我以無禍爲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
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爲
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爲紀言
以至簡至約爲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
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
也以能容萬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
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
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
之之辭也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
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
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
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
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
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

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
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
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
乎昧乎未之盡者
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
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
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
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
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
○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
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
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
黨也儻與黨也不以觭見者其所見不主
一端也觭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
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
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
先欲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寄寓為言廣
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
者為友也不傲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
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而乃為此
反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
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瑰瑋高壯也連
犿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
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諔詭滑稽
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
其言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
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
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
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
○非弘大深閎稠適之道也闢閎廣也肆縱
放也上遂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
無為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
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
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
來不蛻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
遠也未之盡者言其胷中所得非言語所
可盡也
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
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
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
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
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
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
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
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為見道之偏○
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豫道術
閒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
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
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
議之歷物之意言歷歷考其所談事物之
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
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
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
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

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爲小同異合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爲環者必各自爲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爲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爲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爲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爲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卵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卵有毛者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爲雀雞之爲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爲鳴伏卵出於卵者爲鳴毛而不爲雞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爲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爲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爲羊則今人亦以爲羊矣謂羊爲犬則今人亦以爲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大熱亦人名之況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纔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輾

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絶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枘雖在鑿之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住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黄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黄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爲三矣白狗黒黒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黒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强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敝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達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强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爲人所怪訝而已其本傾不過如此故曰此其柢也柢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爲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爲雄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倜高之人曰黄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爲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爲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爲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强辯於外故曰强於物隩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蚊䖟然以此而爲人物於世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逐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

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爲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卻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豫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爲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寘之篇末蓋者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　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終

南華真經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尋之者或流於清虛識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策得不明爲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閑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脉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惑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閑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著落恍然如酲得醒如縶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逮其奧也竭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旦之初吏困未合必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斷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網山網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裒餘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玉局觀鬳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

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汩變化凌薄日月跳伏雲河妙容流動鱗麗羽斕天昭海濱左縛而不壞邊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　鬳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覿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力致○哉　鬳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憂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攖靜深而穎然上達吾觀　鬳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鯤鵬耶而又洸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　鬳翁孰能得之哉今　鬳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　鬳翁亦博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得是讀之輒書奇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　鬳翁之是書也景定辛酉十一月巳巳三衢徐霖景說跋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又足以發之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誘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　鬳齋先生玉堂林公得聖人之道於　樂軒樂軒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　鬳齋之於　樂軒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爲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　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鬳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焉

○

○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叙　習一

碧虛子造

太史公曰莊子嘗為蒙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隋書經籍志向秀注二十卷郭象注三十三卷又梁曠有南華論二十五卷陶隱居真誥序錄曰莊子受長桑公微言撰內篇七卷以三言為題者當是法璇璣之琛轉三景之煥明故造真誥編為七目亦用三字為標隱居著述蓋有所宗焉唐天寶中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是知南華之義所來尚矣僕自髮角好誦是經非事趣時破卷而已斯乃道家之業務在長生久視毀譽兩忘而自信於道矣豈與有待者同日而論哉今述章句復成七卷謂離章辯句委曲枝派也以逍遙游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七篇為內實漆園命名之篇也其次止以篇首兩字或三字為題故有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或謂外雜篇為郭象所刪修又按陶隱居曰莊子作內外篇而不言其雜篇復覽前輩注解例多越略殊難稽考今輒於二十六篇之內取兩字標目而一段成篇者得駢拇馬蹄胠篋刻意繕性說劍漁父七篇以配內立名而曰外篇其次讓王盜跖在宥天地天道天運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遊庚桑楚徐无鬼則陽外物寓言列御寇天下十有九篇比乎內外之日則奇偶交貫取其人物之名則條列自異考其理則符陰陽之數究其義則契言默之微故曰雜篇今於三十三篇之內分作二百五十五章隨指命題號曰章○句逐章之下音家辯義釋說事類標為章義書成嘗數其正經得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言合馬遷之所記十亡其四矣復將中太一宮寶文統錄內有莊子數本及笈中手鈔諸家同異校得國子監景德四年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仍按所出別疏闕誤一卷以辯疑謬公孫龍三篇以備討尋焉乎後之學者不幸不見漆園簡筴之完篇章之大體妙指浸為諸家裂元豐甲子歲上元日叙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一

莊子姓莊名周或字子休宋之蒙城人也與梁惠王齊威王同時嘗為漆園吏師長桑公子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之曰南華論其學本於黃老又師楚人蜎淵後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補太極闈編郎唐開元十九年五月四日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文子號曰通玄真經列子號曰沖虛真經庚桑子改為洞靈真經南華者○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

內篇逍遙游一內七篇目漆園所命名也夫人能无己然後功名泯絕始可以語其逍遙游矣逍遙游者以其獨步方外矜誇未忘故次之以齊物論夫齊也者忘物而自齊也而未齊者即有彼我之論焉彼我循環入環中之空則齊矣能以空自齊者未識死生之主故次之以養生主主者精神骨骸之真君也形猶薪也主猶火也夫能存火者薪也薪盡則火滅矣惟善養者莫知其盡復有獨耀者

不能與人群故次之以人間世夫庭汙而不
染者善能和光同塵同塵故有德故次之以
德充符德形則物忘稚隱晦者才全才全則
可以爲師故次之以大宗師爲師者莫如眞
人眞人豈得有心哉无心則可以貳造化故
次之以應帝王夫帝王者大道之原教化之
主居四大之一爲萬物之尊廣矣深矣相者
莫能測矣其駢拇而下別无指義編次皆重
復衍暢七篇之妙云

順化逍遙

○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切嵇康云取其溟漠无○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无極也鯤公渾切爾雅魚子也名鯤者謂魚卵初化未辯鯨鯢取其混同之義蓋言鯤爾鯤之將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鵬古字作朋以爲朋黨之義故出聲與衆禽不別也蓋言朋輩爾朋之將飛不知其幾千里也南冥南海也義同北冥齊諧戶皆切司馬彪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摶徒端切鳥飛空以爪摶風作勢騰翥也扶搖爾雅云飇風也色邪也嗟切助句不定之辭後倣此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本舊作則坳堂於交切成无英云堂庭坳陷之地芥古邁切李頤云小草也則膠古肴切又如字李云黏也風斯相支切析也令培蒲回切益也禮記曰墳墓不培培猶治也夭於表切司馬云折也閼於葛切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蜩田聊切司馬云蟬也鷽鳩於角切本亦作學或作鷽音預司馬云小鳩也毛詩草木疏云鶻鳩斑鳩也我決喜缺手穴二切李云疾也搶七良切司馬云集也崔云着也支遁云突也榆音踰○木名枋而止音方李云檀木也文如海及江南古藏本作搶榆枋而止控苦貢切司馬云投也引也崔云叩也莽莫浪莫朗二切蒼七蕩切又如字成云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三飡七丹切果然文本作顆飽貌舂束容切糧音良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舊作之二蟲又何知朝菌其隕切司馬云犬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白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云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間文云糞生之芝也晦朔朔旦也晦冥也蟪音惠蛄音姑司馬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蛁蟧也或曰山蟬春鳴者不及秋秋鳴者不及冬楚詞云寒螿也一云夏蟬也生於麥梗中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冥靈本作榠李云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此木以二千歲爲一年大椿丑倫切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方也此木三萬二千歲爲一年此大年也見成本舊闕彭祖成云姓○籛名鏗帝嚳之遠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善養生者必能養人遂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特聞崔本作待聞

極變逍遙

湯史記云謚法除虐去殘曰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字天乙有聖德放桀於南巢棘李云湯時賢人博物者也窮髮崔云北方无毛地也山以草木爲髮羊角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斥昌石切指名也一曰大也鷃亦

作勦於隷切崔類也翱翔五刀切曰飛也行下孟切比吡至扶至二切李云合也而丑萬音能奴登切說文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偁賢能也或如字兩安也易宜建侯而不寧鄉民讀今不取徵如字司馬云信也崔云成也宋榮子司馬云宋國賢人猶然笑之李云謂猶以爲笑加沮慈呂切敗也數數音朔下同司馬云猶汲汲也崔云迫促意也簡文所淪切謂計數也列子李云鄭人名圄寇或作御寇得風仙乘風而行與鄭穆公同時陸機○要覧云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于八荒泠然○音零成云輕舉貌六氣風寒暑濕燥大謂之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之辯平免切辯者變也郭象注云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惡乎音烏成云猶於何也无已音紀

无已逍遙

堯史記云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勛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年登帝位都平陽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避位凡二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而崩葬陽城於詩爲唐國許由高士傳云字仲武陽城槐里人遁耕潁水之陽箕山之下謚曰箕公爝火音爵又子名切字林云炬火也一云爝火謂小火也時雨成云神農時十五日一雨謂之時雨浸子鴆切灌古亂切天下治直吏切致理成功曰治直基切理也下不弄出以義求之鷦子遥切鷯音遼郭璞云桃雀也成曰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偃○鼠如字說文鼴鼠也李云鼴鼠也成云偃鼠形大小如牛赤黑色獐蹠蹠有三甲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金樓子云晉寧縣境内出大鼠其狀如牛土人謂之偃鼠天時將災鼠則從山中出遊吠畝散落其毛悉成小鼠五稼盡耗也庖人鮑交切掌廚人也周禮有庖人職尸祝之六切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太常祝也謂執祭版對尸而祝之一云傳鬼神辭曰祝樽子存切本作尊酒器也俎側呂切肉器也

无功逍遙

肩吾李云賢人也連叔李云懷道人也接輿音餘高士傳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隱之賢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躬耕楚王遣使以黄金百鎰車駟二乘聘之不應於是夫負妻戴以游山海莫知所終无當丁浪切司馬云言語宏大无的當也驚怖普布切懼也逕古定切庭敕定切李云逕庭謂激過也成云過差也亦是直往不顧之貌藐音邈又彌紹切簡文云遠也姑射音夜李食亦切○山名在北海中婥約昌略切李云柔弱貌處子文云謂守雌靜而不爲物所傷也疵在斯切病也司馬云毀也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狂渠王切李云癡也瞽音古目无縫如鼓皮也與乎音豫及也下同之觀古亂切聾鹿工切耳不聞也瞽哉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舊作盲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唱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旁礴蒲剛切又作磅礴薄博切司馬云旁礴猶混同也萬物以爲一句絕世蘄音祈求也乎

亂本作亂古治字後人轉寫作亂弊弊扶世切簡文云弊弊經營貌淒子嬀切稽音雞至也溺奴歷切塵垢古口切猶染汙也秕悲矣切糠音康猶煩碎也陶徒刀切範土也鑄朱戍切鎔金也堯舜堯已解前章史記云舜謚法仁聖盛明曰舜顓帝六世孫也父曰瞽叟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生於姚墟因即姓姚生於嬀水亦曰嬀氏目有重瞳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二十以孝聞三十總百揆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都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无名逍遙

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商後微子所封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商冠也以冠為貨越會稽山陰縣斷丁管徒短二切司馬作敦敦斷也四子司馬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之陽扶云切成云汾水出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今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窅然烏了切李云猶悵然成云深遠貌喪其息浪切

適物逍遙

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宋人也為梁惠王相魏王成云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魏後為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為梁僭號稱王貽音怡遺也瓠音護種章勇切而實五石成云大可容受五石也盛音成剖普口切判也○成云分割也瓢毗遙切夕也則瓠戶郭切又音護下同本作濩音鑊落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猶零落也言其形平淺受水則零落而不容也呺然許橋切李云呺虛大貌崔作謌吾為于偽切掊之方垢切司馬云擊破也龜手愧悲切龜手黑皮皴皸也洴扶經切浮也澼普歷切李云澼擊也成云澼猶擗也絖纊也謂擗纊於水中也絖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絖李云洴澼絖者漂絮於水上絖絮也以百金以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謂百斤也鬻音育賣也技渴彼切術也以說始銳切又如字有難乃旦切之將子匠切大敗必邁切不慮以為大樽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所謂腰舟也慮謀思也蓬之心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而不暢曲士之謂也

无為逍遙

樗敕魚切木名成云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也或云似椿擁腫章勇切李云猶盤瘿不中丁仲切下同卷曲音權成云不端直也同○去如字李羌呂切狸力之切狌姓生二音司馬云鼬也成云野猫也敖者五到切支遁云伺彼怠傲謂禾夫間殆也司馬音遨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跳音條不辟音避下做此機辟毗亦切成云機關之法罼車之類也罔罟音古成云罝罘也犛牛呂之切李音來成云犛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成云莫无也謂寬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彷薄剛切

徨音皇彷徨猶翱翔也一本作方羊廣雅云彷徉徙倚也成云縱任之名也安所困苦哉文本作安所窮困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一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習二

碧虛子 造

內篇齊物論二

齊我

南郭子綦音其成云楚昭王之庶弟莊王之司馬名定字子綦有道之士居于南郭因以為號隱於靳切憑也几音紀而噓音虛吐氣為噓嗒焉吐荅切解體貌似喪息浪切下同其偶五口切匹也對也司馬云偶身也身與神為偶成云身與神為匹物與我為偶文云○喪偶者謂忘形神也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顏名偃謚成字子游何居斤於切處也槁木古老切人籟力帶切簫管之音也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管長二尺郭璞云簫管長一尺二寸一名為籟今詳其義籟者取其聲之眾也故有地籟天籟非止簫籟之稱也地籟眾竅之聲也天籟即人籟地籟之聲會歸天然故曰天籟夫音扶大塊苦怪苦對二切元氣也混成也司馬云大朴之貌噫乙戒切文云吐氣也萬竅苦弔切怒呺胡刀切成云猶鼓怒呺叫也文云出聲也翏翏良救切長風之聲也李作飂通作翏畏於鬼烏罪二切佳醉癸子惟二切李云畏隹山阜貌成云扇動貌之竅崔本作竅似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竅穴動作或似人鼻或似人口似枅音雞柱上方木也今之斗栱是也簡文云欂櫨也似圈起權其阮二切杯圈也徐邈曰如羊豕之闌圈也似臼其九切洼者烏攜烏蛙二切司馬云若洼曲也污者音烏司馬云若污下也激經歷切如水激也○古弔切司馬云聲若激唤也謞者音孝李虛交切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司馬云若讙謞之聲叱者昌實切司馬云若叱咄聲吸者許及切司馬云若嘘吸聲叫者古弔切司馬云若叫呼聲譹者音豪司馬云若譹哭聲宎者於堯切一音杳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宎宎然咬者於交切又音狡司馬云聲哀切咬咬然唱于如字唱喁五恭切又音愚李云于喁聲之相和也泠風音零李云泠泠小風也小和胡卧切下同飄風鼻遙切司馬云疾風也爾雅

云回風爲飄厲風司馬云大風也向云烈風
也濟子細切向云止也調調音條刁刁都尭
切向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比竹吡志必履
二切自取成云猶自得也

齊智

大智閑閑何閒切安也小智閒閒古莧切閒
別也炎炎于廉切成云猛烈也簡文云美盛
貌詹詹音占李云小辯貌崔作閻閻䌟交文
云寐則魂神交合是陰闔也其覺古孝切形
開文云覺則形識開張是陽開也與接爲構○
○人世接識構結惟象縵者末旦切寬慢也窖
者古孝切深固也密者隱匿也小恐曲勇切
惴惴之瑞切心不寧也縵縵佀忘其性也機
括古活切機弩牙栝箭栝詛側據切咒也盟
音明誓也其殺色界切衰也其溺奴狄切其
厭於葉切沒也如緘古咸切繩也老洫弋質
切深也義取深溺江南古藏本作溢復陽陽
謂生也哀樂音洛慹之涉切司馬云不動貌
姚音遙輕浮貌一云長也佚音逸縱放貌一
云過也啓詰以切開張貌態敕代切嬌淫貌

一云意也苶之脣切成菌其隕切芝菌也得
此忘言之道亦常道也未有彊名故云此也
眞宰養生主也其朕除忍切兆也百骸戶皆
切成云百骨節也六藏江南古藏本作五藏
六府夫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
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候
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
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氣四故
曰九舊本云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
腎右爲命門也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
○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
有六也賅古來切司馬云備也簡文云兼也○
其遞音第眞君太一尊也苶然乃結切簡文
云疲病困之狀芒乎莫剛切芒昧也成心謂
妄成是非之心也與有如字黨與之與也神
禹史記云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受禪成功
曰禹字文命鯀之子啓之父也神禹者謂大
禹治水有神功故謂之神禹東巡狩至于會
稽而崩年百歲也吹也如字又叱瑞切猶鳴
也鷇音苦豆切司馬云鳥子欲出卵中而鳴
曰鷇音一云破卵出鷇曰鷇

齊是非

道惡乎隱音烏下同眞僞或作眞詭崔本作
眞然者也儒墨儒學宗周公文王墨學宗夏
禹道樞尺朱切如戶樞之義中空而轉物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夫指馬
之義自司馬彪向秀郭象至有唐名士皆謂
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解疏者旨歸不
同今按公孫龍六論內有白馬指物二論乃
○知漆園稽考述作有自來矣故備錄二論附
章句餘事之後以示將來云故爲于僞切下○
以義求之莛音廷司馬云屋梁也楹音盈司
馬云屋柱也厲如字惡也李音賴病癩也西
施司馬云夏姬也按句踐所獻吳王美女也
恢苦回切大也簡文本作弔恑九委切成云
奇變也憰怪音決李云憰乖也怪異也其分
如字復通扶又切下以義求之幾矣音機盡
也謂之道句絕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然是
道之功勞狙公七徐切司馬云狙公典狙官
也崔云養獲狙者也廣雅云狙獼猴也賦芧

音序與杼同椽子也賦謂敷布之義朝三暮四司馬云朝三升暮四升天均崔本作鈞陶鈞也昭文之鼓琴司馬云古之善琴者師曠成云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或云賢大夫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善音律能致鬼神之枝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也惠子之據梧成云謂惠施以梧為机據而談論猶隱机者也或謂梧為琴非是故載之末年以其始好不廢故書之於今也堅白之昧終夫離堅白合同異前輩亦講說不一今備○錄公孫龍堅白論續指物白馬論之後以補○閼跌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音倫綸緒也崔云琴弦也雖我无成亦可謂成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雖我亦成也滑疑古沒切亂也所圖圖者規畫限域也謂域於分内棄而不用也秋毫司馬云兎毫在秋而成至秋而尖細故以喻小也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為殤巧曆謂巧於曆數也

齊道

有封封域也有畛之忍切畛界畔也李音真謂封域畛陌也有左有右左陽右陰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有分如字有辯別也有競有爭並逸曰競對辨曰爭又謂爭鬬之爭不稱尺證切不嗛欺簟切豆也又獲藏食處也不嗛者猶无所蓄藏也徐邀音樵謂不貪故无所謙遜也仁常而不周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不忮之豉切逆也害也園五丸切圓也幾向其衣切天府无不藏葆光无不蔽也

齊治

○堯舜並解道遙篇宗膾古外切胥息徐切敖○五高切三國名也崔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一云宗膾叢支胥敖逢艾喻其蕃國卑小十日並出鴻烈解云堯時十日並出謂祅星也俾羿射之中其九日烏落而死者謂九日潛退也

齊物

齧五結切缺丘悅切王倪五雞切高士傳云王倪齧缺並堯時賢人惡乎音烏下同庸詎其據切字林未知詞也庸謂庸常也詎何也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鰌音秋魚名惴之瑞切慄音栗恂音荀並恐懼戰慄貌猨猴音袁侯猵初俱切小爾雅云狙謂之猵秦音患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麋音眉成云似鹿而尾長薦賤練切司馬云美草也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蝍音即蛆子餘切蜈公也爾雅云蒺蔾蝍蛆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帶崔云蛇也蝍蛆好食蛇眼鴟尺夷切鳶也鴉於加切烏也嗜市志切猵匹羨切狙七餘切司馬云猵狙一名猵牂似猨而狗○頭其雄喜與雌猨交異類牝牡也猵音萬牂音臧或以猵狙為二名猵牂為二名皆非也○為雌如字又音妻毛嬙在良切越王美姬也麗姬力知切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也決喜缺切驟士救切決驟疾貌崔云疾走不顧為決驟樊然音煩樊然猶糾紛也殽亂何交切謂殽錯之雜亂沍戶故切向云凍也崔云沍涸也飄風振海毗霄切見江南李氏本舊闕

齊死生

瞿鵲子其俱切士之道號也猶如鶴冠子長梧子名立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號門文云

長梧封人夫子向云瞿鵲之師孟浪並如字
向云孟浪音漫瀾无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
略也崔云不精要貌或云率略也之行下孟
切黄帝即本朝聖祖天尊也按大中祥符五
年十月二十四日真宗皇帝御製聖祖九天
司命保生天尊降臨記云吾人皇九人中一
人之數是趙之始祖吾於世有功故再降乃
軒轅黄帝母氏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史記
云生而能言後得道升天聽敕定切瑩於迥
切認可道爲妙常猶視玊色以耳聽也○時夜
○謂雞能司時夜見彈徒旦切鴞于驕切毛詩
草木疏云大小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可以
作炙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鴞古人重其炙固
當肥美一名梟一名鵩吳人呼爲魋魂惡聲
鳥也賈誼云鵩似鴞其實一物也一曰鴟鵂
妖鳥也之奚音兮何也審何聲也旁日月薄
莽蒲光二切依也挾戶牒切崔本作扶宇宙
治救切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
宙脗武軫切李云无波際貌向音脣若兩脣
之相合也滑古沒切亂也向本作汩涽音昏

滑涽紛亂未定貌愚芚徒奔切芚然无知直
往貌劉得一作芼其報切注云若愚而昏芼
說文中覆更也相蘊於本切積也予惡音烏
下惡乎同惡死烏路切弱喪息浪切文云弱
人狄猵移家于楚戀楚忘秦故云弱喪麗姬
已解在前艾封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
王所崔云獻公偕偽王靳音祈求也覺音教
下同竊竊竊竊自私貌如竊盜之自私也弔
如字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詭九委切其解音
蟹者是旦暮遇之也達道之士以萬世猶旦
○暮王子年拾遺記云扶桑萬歲一枯長生人○
視之如旦暮此其類爾

齊同異

黮闇音暗李云黮闇不明貌惡能音烏下同
天倪崔霓二音自然之分則是之異乎不是
也其无辯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亦无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矣見
江南古藏本舊无矣字化聲爭辯是非之聲
其猶變化耳曼音萬衍以戰切文云不停滯
貌司馬云无極貌振暢也止也无竟極也窮

也崔作境

齊因

罔兩郭云景外之微陰向云景之景也崔本
作罔浪云有无之狀曩乃蕩切李云鄉也无
特獨也或作持操與音餘蛇蚹音附成云蛇
蚹蛇蛻皮也蜩翼成云蜩翼非翅也謂蟬蛻
殼也與寓言篇蜩甲同言非如蛇蚹蜩翼之
類有所因待吾之獨化出於自然何所待哉

齊化

○胡蝶徒恊切蛺蝶也栩栩況甫切文云適性
貌成云忻暢貌徐云喜貌崔本作翩翩自喻○
李云快也成云曉也志與音餘下同覺古孝
切蘧蘧音渠李云有形貌文云驚怪貌崔本
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今本亦作蘧

內篇養生主三

養性分

有涯魚佳切分也又作崖緣督以爲經緣由
也督正也經常也以養年尚切

得生理

庖丁白交切庖人丁其名也成云掌廚丁役

之人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
文惠君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於綺切所踦
音蛙觭也刺也砉然呼鵙切司馬云皮骨相
離聲嚮然許文許亮二切奏進也騞然呼獲
切崔云聲大於砉也中音丁仲切下同桑林
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左傳襄十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湯天
子之樂名經首司馬云咸池樂章名則堯樂
也或云桑樂名譆音熙歎聲也技具綺切下
同所好呼報切臣以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
之神遇不以目視集道遺形官知止官法也○
法在知止而理未可停是以一朝解九牛也
而神欲行空寂已忘批備結鏞迷二切擊也
大郤去逆切謂閒郤交際之處大窾苦管切
空也肯苦等切著骨肉也一曰骨无肉也許
叔重云骨肉肯肯著也綮苦挺切司馬云猶
結處也文云肯綮謂交聚也大軱音孤郭云
軱戾大骨也崔云綮結骨也良庖良善也割
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一
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雜也衆也硎

音刑磨石也爲戒于僞切下同謋然化百切
成云骨肉相離之聲也已解音蟹下同牛不
知其死也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闕提刀徒
嵇切躊直留切躇直於切闕豫貌善刀而藏
之善穩善也收刀不𣫍惡也

遺刑累

父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
官名宋人也惡乎音烏介音戒崔本作兀又
作跀斷足也郭云介偏刖也天與其人與並
如字又並音餘司馬云爲天命爲人事使獨○
○司馬云一足曰獨或獨曰介有與如字郭云
兩足共行曰有與

遠樊籠

澤雉澤中之雉也一啄陟角切不蘄音祈求
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雖王于
況切忘氣盈豫貌又盛也

釋縣解

老聃吐藍切廣聖義云字伯陽或字聃生楚
國苦縣瀨鄉身長九尺蹈五把十美眉方口
雙柱三漏日角月淵具大聖之相居岐山之
陽西伯詔爲守藏史康王時爲柱下史昭王
時西度函關在周二百餘年秦失本又作佚
各依字讀老君友也三號戶羔切其人也丈
本作至人也少者詩照切遁天徒遜切逃遁
天理也倍情布對切加也倍加俗情也哀樂
音洛下同二本作憂樂縣解崔云以生爲縣
以死爲解火傳直專切傳者相傳繼續也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習三

碧　虛　子　造

內篇人間世四

化導

顏回史記云字子淵魯人也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仲尼史記云姓孔名丘字仲尼魯人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大聖之德回之師也衛君司馬云衛莊公蒯聵也按左傳衛莊公以魯哀公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得爲莊公蓋是出公輒也行下孟切獨崔云自專也○國量音亮若蕉似遙切蕉不堅之草○言德澤虛美也瞖於其切思其所行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丑由切愈也所行見江南李氏本舊闕譆音熙歎聲也若往而殆刑耳見張君房本舊作若殆往而刑耳所爲于僞切相軋於黠切轢轢也車所践也信矼苦江切慤文云慤實貌彊其兩切衒熒絹切賣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術人惡烏路切下惡不肖同有其美也崔本作人惡育云賣也與上衒賣義相貫矣菑音災下同菑夫音扶惡用音烏

若唯无詔句絕告也言也其捷在接切熒之戶扃切桀史記云諡法賊民多殺曰桀關龍逢成云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紂史記云諡法殘義損善曰紂王子比干成云紂之叔父忠諫而被剖心拊音撫李云傴拊謂愛撫之也下拂符弗切違戾也以擠子計切排也是好呼報切叢支才公切胥敖解在齊物篇有扈音戶司馬云國名在始平鄠按即今京兆鄠縣也虛厲如字又音墟居宅无人曰虛死而无後曰厲語我魚據切下同告也惡惡○音烏未允聲也下同容與成云放縱也文云○自恣其情也不訾音紫毀也蘄乎音祈擊其驚切跽其里切擎拱手也跽跟跪也曲拳音權檀容貌无疵才斯切病也謫之陟革切罰也不諜徒協切罪中反問曰諜師心自信成心也有心而爲之其易邪心一之見張君房本舊作有而爲其易邪暭天胡老切暭明也不宜挩文宜者所安也不茹音汝食也葷許云切辛菜也未始得使句絕謂未曾得使虛心而的有此身也其樊區域也闋者苦穴切

空也生白白者陽明也吉祥止止吉祥道也夫虛靜絕念則道集矣坐馳形坐而心馳也夫徇辭俊切李云使也所紐女九切系也成云網紐也伏羲許宜切即太皞三皇之始也几蘧其居切向云古之帝王也散焉悉旦切李云放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爲散

命使

葉公音攝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遠孫沈尹戌之子爲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時北狄伐楚楚昭王懼使子高求救於○齊將使所吏切下侍使同將命者也王使音○史役也令也慄之音栗李云懼也常語魚據切下同寡不道以懽成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懽執粗音麤糲也不臧作郎切善也爨七亂切欲清七性切字宜從凊從清者假借也清涼也熱與音餘下慎與同以任而林切哀樂音洛下同不易如字移也又以豉切云輕易也而惡烏路切下同乎諒誠信也喪息浪切下同易以以豉切下同偏辭音篇崔本作諞音辯氣息茀然符弗切崔音勃心

厲如字李音賴㓟核革格切漢書宣帝傳云
綜核名實千古太平經有核事篇古人以核
作覈通用

師傳

顏闔胡臘切崔本作庢魯之賢人隱者也先
事魯定公後適衛爲靈公太子師傅靈公左
傳云名元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太子司馬云
蒯聵也後爲莊公蘧其居切伯玉名瑗字伯
玉衛之賢大夫也天殺天然好殺爲德无方
○李云方道也爲蹶其月切敗也爲祆於喬切
地反物爲祆爲蠥魚列切災也或作孽嬰兒
崔云翰驕遊也无町徒頂切畦戶圭切李云
町畦埒也无威儀貌无崖文云无禮法也
无疵似移切病也螳蜋音堂郎有命斧之蟲
勝任並平聲幾矣文本作幾殆矣爲其子僞
切下同媢養成云順則悅媢可以馴狎盛音
成下同矢或作屎同以蜄市軫切蛤類溺奴
弔切劉得一作尿从尾从水蚉音文蝱孟庚
切僕緣普木切向云僕僕然蚉蝱緣馬稠穊
貌崔音如字云僕御也而拊音撫

不材惡名

匠石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名也曲轅音袁
曲轅道名也櫟力狄切不材之木也社封土
曰社土吐也云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其大
蔽必世切數千牛見張君房成玄英文如海
本書闕絜奚結切集韻云絜束如其小大也
圍顏師古注漢書云絜繞也百圍李云徑尺爲
圍蓋十丈也十仞七尺曰仞觀者音官下同
匠伯伯長也爲衆匠之長也不輟丁劣切厭
於豔切散木悉旦切木以不材爲散速腐來
○斧切樠也液音亦樠亡言莫干二切司馬云○
液津液也謂脂出樠樠然也崔云黑液出也
蠹丁故切見夢胡鳳切惡乎音烏下同文木
謂才之美也柤梨側加切橘均必切柚余救
切果蓏力果切木子曰果草子曰蓏泄思列
切姜泄在地也苦其崔本作枯掊普口切擊
也而幾死之散人句絕又惡知散木匠石以
不材爲散木櫟社以材能爲无用故謂匠石
爲散人也覺古孝切而診直信切占夢也詬
呼豆切厲如字詬辱也厲病也且幾音機近
也翦子淺切伐也

神不矜能

南伯子綦即齊物篇南郭子也伯長也商之
丘司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千乘駟馬曰
乘將隱芘其所藾見張君房本舊作隱將芘
其所藾材夫音扶拳曲音權軸直竹切解如
衣軸之直解也咶食紙切齅許救切狂酲音
呈病酒曰酲

材致不祥

荆氏司馬云地名一曰里名宋國有荆氏之
○地宜楸柏桑宜此三文木也拱恭勇切把百○
雅切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七餘切
猴音侯獮猴也之杙以職切成云杙橛也以
繫杆獮猴也司馬本作朳音八云欲以杙戲
狙猴崔本作抜音跋云枷也三圍徑尺曰圍
之麗如字屋棟也求樿音膳傍薄剛切司馬
云柏之全一邊者謂之樿傍故解古賣佳買
二切祓除也祭見也顙息黨切額也亢鼻苦
荇切司馬云高也顙折故鼻高又仰也痔直
里切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西門豹

爲鄒令方斷之

疏德養身

支離疏成云四支離拆百體寬疏因以爲名頤以之切於頂司馬云脊曲頭縮也淮南子云脊管高於頂也會古外古活二切撮子外子活二切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五管在上李云管腧也五藏之腧皆在上也兩髀音陛崔云僂人腹在髀裏也爲脅許劫切司馬云脊曲髀立故與脅並也挫寸卧切捧也鍼執金切○司馬云挫鍼縫衣也治繲音懈故衣也謂補納舊衣也○餬口音胡食也鼓筴初革切崔云鼓筴揲蓍也播精崔云卜卦占兆也以食音嗣攘如羊切三鐘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鐘

有用致患

孔子適楚史記云孔子圍於陳蔡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適楚僮音覲曉也畫地音獲郤曲郤曲乞約切退也謂退身曲全也郤曲郤曲見張君房本舊作吾行郤曲轉寫誤也郤音乞逆切今不取

內篇德充符五

鑑道

兀者五忽切刖足曰兀王駘臺殆二音魯人未見傳記從之如字李才用切下同常季仲尼弟子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在駘後未得往師之耳而王于況切盛也勝也其與庸亦遠矣仲尼自伏庸下不亦太甚地覆芳服切墜直類切而守其宗者也見江南藏本舊闕肝膽丁覧切所喪息浪切下同最之祖會切聚也鑑古暫切流水崔本作沫水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張君房本舊闕保始之徵李云徵成也終始可保成也九軍李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簡文云兵書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也自要一遠切六骸身首四支也假人古雅切

游內

申徒嘉成云鄭之賢人姓申徒名嘉兀足者也子產姓公孫名喬字子產鄭之賢相也兀人即伯昏皆人也古有道之士列子嘗師之不足以自反邪張君房本无不字羿音詣堯時善射人轂音遘張弓也中郭云弓矢所及爲轂中中地丁仲切下不中同怫然扶弗切恭怒貌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見張君房本舊闕子索色百切蹵然子六切驚慚貌乃稱如字舉也

務全

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字也无足趾也踵來勇切向云頻也崔云无趾故踵行見賢遍切子不謹前句絕前行下孟切語魚據切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張君房本无其字賓賓○中外无主貌蘄音祈諔尺叔切詭九委切諔詭奇異也幻滑辯切桎之石切木在足也梏古毒切木在手也

德平

魯哀公定公子名將惡人醜貌哀駘臺殆二音它徒何切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衛國之士也常和戶卧切下同惡駭胡楷切雌雄李云禽獸屬也期年音基帀四時曰朞傳國大專切悶然音門李云不覺貌氾若浮劍切不

係也醜乎自可惡也崔本作媿无幾居豈切
俛頭也與樂音洛常使所吏切一本作遊㹠
子徒門切與豚同食音飤成云謂飲其乳也
少許照切少頃也眴若本亦作瞬音舜崔云
目動也謂死母眴目若少頃之間也翣資所
甲切成云飾武之具武王所造形似方扇翣
以木為匡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撕也佚
車兩邊將軍行師陷軍而死及其葬日不用
翣資送也之屨俱遇切屨也取妻七句切
以滑音骨於兌徒外切悅也无郤去逆切閒○
也○能離力智切閔子史記云名損字子騫魯
人仲尼弟子在四科之數不仕大夫不食汙
君之祿甚有孝行

德忘

闉音因跂音企支離无脤市軫切闉曲也跂
不正也闉跂支離言脚常曲行體不正卷縮
也无脤名也又闉跂偃者也跂行也脤脣也
說始銳切下同衛靈公已出人間世篇脰音
豆頸也肩肩胡田切李云羸小貌甕烏送切
瓮烏弄切李云甕瓮大癭貌大癭一領切瘤

也齊桓公史記云襄公庶子小白也謚法辟
土兼國曰桓爲孽魚列切惡用音烏下同不
斲陟角切雕斲也无喪息浪切天鬻音育養
也天食音嗣亦如字受食如字又音嗣

无情

眇亡小切眇乎謙小貌謷牛刀切謷乎李大
貌惡得音烏下同好惡呼報烏路二切倚於
綺切槁苦老切梧音吾而瞑音眠成云槁梧
乃夾膝几也惠子好談名理行則倚木而吟
坐則凭几而睡天選宣轉息戀二切授也與○
也任也鳴无理之言謂之鳴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習四

碧虛子造

內篇大宗師六

眞人行

庸詎其庶切庸用也詎何也不謩莫乎切謀
也不慄音栗不濡而朱切濕也登假更夏切
至也其覺古孝切深深內息貌眞人之息以
踵章勇切踵足跟也故胥脉起於足跟也大
在水下故息無所不之衆人之息以喉水火
相尤故不穿極其嗌音益郭云咽喉也哇獲○
媧切崔云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天
機淺眞水竭則天光昏惡死烏路切不訢音
欣喜也不距音巨李云欣出則悅生距入則
惡死翛然音蕭成云无係貌顙息黨切額也
頯渠追切徐去軌切郭云大朴貌向本作䫋
然說文椎也淒然七西切煖然音暄徐況晚
切故樂音洛行名下孟切狐不偕成云姓狐
字不偕或云堯時賢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
務光成云黃帝時人身長七尺耳長七寸又
云商時人餌藥養生好鼓琴湯與天下不受

力負石自沈于盧水伯夷叔齊被神記曰狐竹國有女悅其門下書生飲其墨汁而生子棄豬圈中豬虛之不死其上生一根竹直上與林相交家人以爲神便收養之及長有武力後夏后氏列土而封之遂爲墨胎氏號曰孤竹君成云遂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黙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爲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于河東首陽山采薇而食終餓而死或曰夷齊謚號也謚法曰克教衆長曰夷○執正克莊曰齊箕子胥餘成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又云箕子胥餘淶身爲厲被髮佯狂紂之叔父諫紂不從被囚奴戮或云胥餘者伍子胥也諫吳王不從抉目而死沈尸于江又云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自死紀他徒河切成云湯時逸人跳于窾水而死申徒狄商時人負石自投于河解在盜跖篇其觚攻乎切鄉飲酒之爵也一日觴受三升者謂之觚邴邴音丙簡文云明貌崔乎取狠切向云動貌簡文云速貌滀乎敕六切簡文云聚也又滯也厲乎厲嚴也崔本作廣云苞羅廣也警王盍切王云高邁於俗也緈昌略切寬也其卓竹角切獨化之謂泉涸戶各切竭也相濡音儒吐沫也以沫音末相忘音亡

不避化

大塊苦對切解在齊物篇佚音逸於壑大各切所遯杜本切遁也逃也爲樂音洛可勝音升善夭徐廣注史記云夭幼少也張君房本作少許照切

得道妙

可傳直專切太極未見氣也六極地數六故曰六極乃陰之極者也先天悉薦切長於丁丈切狶韋氏許豈切司馬云上古帝王名以挈苦結切成云驅馭群品提挈二儀伏戲音羲三皇之君取犧牲以充庖以襲氣母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謂道也又云伏戲入同元氣故傳曰皇維斗李云北斗爲天下綱維終古不忒他得切差也謂歷於終始指建爲常无有差忒堪坏扶眉切又音胚司馬云神名人面獸身崑崙山名在北海之北馮夷司馬云清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謂河伯也大川黃河也肩吾神名太山東嶽也黃帝已出齊物篇玄宮黃帝之後高陽氏也生有靈異得道處于眞宮眞宮北方宮也禺強音虞山海經云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北極山名西王母西王母傳云西王母者姓緱氏字婉姈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乃西華至妙洞陰之極尊戴華勝佩虎章崑崙山穴名曰少廣王母常居焉不復生死故莫知始於或曰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彭祖解在逍遙篇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又音霸傳說音悅以相息亮切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傳說商相也武丁商王高宗也夢得傳說使求之於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傳巖板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東維箕斗之閒天漢之東維也傳說一星在

尻星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閒崔本此下更有其生无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无能名者也

才道相胥

南伯子綦或云即南伯子綦也女偊音禹古之有道女人也年長張丈切孺子如喻切稚子也弱子也惡惡乎音烏未免聲也已解人閒世篇後不復出下忍于音同卜梁倚卜梁姓倚名有才器人也亦易以豉切參日音三朝徹司馬云朝旦也徹達妙道也故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殺生者不死殺食生之賊者身○存生生者不生進益生之妄者速死攖寧音嬰謂聖人隨物動靜雖攖而寧也高誘注呂覽攖猶戾也副墨謂副貳翰墨者與教也自此已下皆寓言耳洛誦猶洛讀誦也瞻明見理曰瞻明聶許聶許說文附耳小說也謂容相許與也需役音須待也役使也用也待使謂行用也於謳烏侯切須美盛德也玄冥謂幽幽也冥漠也悟道幽僻也參寥七南切寥力彫切參承也寥空也謂參承道極也疑始莫知其未始有始也自副墨至淵冥七重方可高參寥鄣至疑始九重方入太无難測之鄉大道无始之境矣

死生友

子祀悔烈解作子永行年五卜四丙病偃僂子輿音餘子犁禮兮切子來四人並方外之士爲尻苦羔切偉哉韋鬼切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鑑于井皆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音駒司馬云體拘攣不申也曲僂力主切曲腰也發背背骨發露也句俱遇切贅之稅切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狀似贅言其上向天○也有沴音麗陵亂也跰步田切𨇤悉田切旋行不直貌而鑑古暫切嗟乎此子輿亂也汝惡烏路切下同曰亡如字浸子鴆切漸也爲彈徒旦切鴞戶驕切炙章夜切解在齊物篇哀樂音洛縣解音蟹下同无所係也喘喘尺軟切環而泣出叱避昌失切无怛丁達切驚也倚其於綺切鼠肝蟲臂以況微賤也不翅詩智切則捍胡旦切捍抵也鏌鋣音莫邪昔吳人干將爲吳王造劍妻名鏌鋣因名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鏌鋣王子年拾遺記云昆吾山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草木皆劒利土亦鋼而精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藏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名此劒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劒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劒可以切玉斷犀○王派賓之大鑪力奴切惡乎音烏成然魂交○也蘧然音渠形開也覺古孝切

相忘友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並方外之友相與猶親也撓而小切挑徒了徒堯二切莫然莫无也謂寂爾无言有閒俄頃也侍事見張君房本舊作待編曲必連切謂編次辭曲以和琴也李云曲蠶薄也相和胡卧切我猶崔本作猗人猗於宜切辭也是惡音烏下同命之命名也疣音尤決古穴切𤸇胡亂切潰胡對切

端倪音涯芒然莫剛切无係貌彷徨剛切徨音皇彷徨逍遥皆自得逸豫之名憒憒工內切亂也以觀古亂切示也相造七報切詣也下同相忘音亡下同道術如字邑中道也或音逆言議逆非是畸人居宜切不偶也而侔於天音謀等也亦從也獨行之人不偶於俗而從於天然也

無情死

孟孫才李云三桓後名才魯之賢人崔云才或作牛惡知音烏下同如覺古孝切下同○駭形崔本作咳云有嬰兒之狀旦宅形爲神舍○言還易之速猶旦暮之宅所以乃說文乃象氣之出難也庸詎其虛切下章同而厲厲至也造適造作也獻笑獻陳也及排皮皆切排推也寥天一力彫切謂天之寥寥高遠也一者不二也

游道域

意而子李云賢士也資汝貲給也爲軹之是切辭也語助也是也黥其京切劓魚器切李云毀道德以爲仁義不似黥乎破與同以爲是非不似劓乎遥蕩縱散也恣睢許維切自得貌轉徙无係貌又變化貌其藩父煩切區域也盲者一本作眇音替解在逍遥篇以與音豫反也下同黼黻音甫弗白與黑爲黼似斧形也黑與青爲黻兩已相背也之觀古亂也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法師疏云无莊古之美人也好莊飾爲務退高丘先生以理譴之遂悟乃遣其莊飾之美據梁古之多力人也力能扶梁易柱以力陵物退羡門子以道教之遂悟乃失勇杖之事○鑪音盧錘之睡之蘂二切李云錘鴟頭頗口句鐵以吹火也成云鑪竈也錘鍛也謂治鍛之義也曰噫音醫歎聲也崔云解也又作恚謂呼恚而名也我爲于僞切整子兮切碎也長於丁丈切

坐忘

復扶父切見賢遍切下同蹵然子六切變色貌墮許規切壞也離形力智切去起呂切无好呼報切

推極委命

淋雨音霖左傳云雨三日以往爲霖殆病殆危殆也食音嗣不任音壬而趨七住切崔云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无音曲也

内篇應帝王七

不言之教

齧缺五結切下丘悅切王倪五兮切二人已出齊物篇四問而四不知謂舉四之問或齊物篇中四問乎知物之所同是乎一問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二問也然則物无知邪三問也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四問也○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與天下耶○被衣王倪之師也泰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又无名之君也藏仁才剛切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簡文本作臧善也以要一遥切泰氏之世見劉得一本舊闕徐徐司馬云安隱貌于于司馬云无所知也簡文云徐徐于于寐之狀

无爲之治

日中始日人實切中如字又音仲始李云賢人也肩吾之師崔本无日字以語魚據切庶民見張

君房本舊作式義度人欺德欺妄也涉海鑿
在洛切下同河渠海法渺彼洏難涉穿鑿爲
河必无成理確乎苦學切堅貌矰則能切罔
也弋遶繳切以繩繫箭而射之鼷鼠音兮小
鼠也神丘社壇也熏香云切
自然之化
天根喻元氣也无名人喻道也皆寓言殷陽
文云山名在衛州山南曰陽又云地名蓼水
音了水名不豫閒豫也莽莫蕩切眇妙小切
○六極之外陰陽之表也壙苦廣切埌力黨切○
帠帠音蓺法也於淡徒暫切於漠音莫
聖人无名
陽子居居名也子男子通稱也嚮許亮許兩
二翻疾彊梁不容惡也物徹疏明用聰明也
不勸其眷切勞也胥相也易音亦技其綺切
藝也係如字怵心勑律切來田田獵也虎豹
以皮有文章見獵也猨音袁狙七餘切之便
吮有切藻來狸二音來藉慈夜切践也與踏
通用㦽然子六切改容貌功蓋佯也化貸吐
代切有莫舉名莫无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
顯其名
聖人无常心
神巫曰季咸季咸姓名也巫覡男女之通偁
也心醉迷惑其道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无
其文向秀本作无江南古藏或作玩又作眈
玩眈並非是得道與音餘世亢苦浪切必信
夫句絕相汝息亮切下同嘻音熙嗟也鄉吾
許亮切地文地以不動爲文不震不正一本
作不振不止動静不發也杜德機絀道息合
○也有瘳丑留切天壤天以發生爲壤名實不
入毀舉不入靈府機發於踵生氣一動上下○
融和不齊側皆切下同鯢五兮切桓鯢鯨魚
也桓盤桓也之審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
審當爲蟠蟠聚也崔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
也鍾亦聚也淵有九名鯢止流濫沃氿雍汧
肥是爲九淵鴻烈解有九旋之淵至深也自
失如字徐音逸已滅不見也委於危切蛇以
支切至順之貌弟如字舊音頹靡順貌一云
頹靡不窮貌一云遜伏也波流波流至順其
測貌爲其于僞切妻㜲七判切食豕音嗣下
同彫琢竹角切塊然苦對切紛然而芳云切
亂也然見張君房本舊闕封哉不散也崔本
作戎云封戎散亂也
寄託
无朕直忍切兆也
開竅
儵音叔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无形也渾
胡本切沌徒本切寶玄真經曰三氣未分謂
之混五行未彰謂之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
爲名渾沌以合和爲皃神速譬有爲合和譬
○无爲七竅苦叫切孔也渾沌死崔云不順自○
然强開耳目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習五

碧虛子造

外篇駢拇八

養正性命

駢步田切並也併也拇音母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枝指如字崔音岐謂指有岐也而侈昌是切多貌於德德者容德也盜跖謂容美爲父母之遺德也附贅章鋭切廣雅云疣也釋名云横生一肉屬着體也又瘤結也縣疣音尤說文云贅也列於五藏才浪切下同文○云肝木仁也肺金義也心大禮也腎水智也○肝土信也夫含識之徒稟生之類仁義之性物皆有之少之與多自然已定雖顏孔相去一分終莫之及況異於斯者乎今性多仁義者必相矜而失性性少仁義者又相企而羨其奔馳於矜企之塗流蕩於是非之境上下李企豈是道德之正邪若乃人安其性多少之情爲一物守其分仁義之理自齊任官各當其材天下无不理矣淫僻匹亦切下同於仁義之行下孟切崔云駢枝贅疣雖非性之

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舊本云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君房削去方字與下文多於聰者相類駢於明駢拇爲不足者比五指之數則謂之虧矣駢明爲多者以蕪儕他性則謂之有餘矣文章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黼黻音甫弗解在大宗師篇煌煌音皇光也又目炫貌非乎言是也離朱即○離婁也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又千里見針鋒是已猶是也五聲一本作音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无射金金鍾石磬絲竹琴瑟簫管黃鍾君之音也大呂六呂師曠解在齊物篇擢德音濯拔也簧鼓音黃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史史記云曾參字子輿行仁史鰌字子魚行義累芳彼切瓦如字結繩聚瓦用之語如瓦之累繩之結也竄七亂切微也藏也句紀具切司馬云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敝本亦作

弊音婢跬犬蘂切敝跬分外用力不肯貌楊墨楊朱秦人墨翟宋大夫兇音符脛形定切鶴戶各切龡恢沒切音也啼書提蒿目好蒿切蒿目喻昏亂以其多憂致目昏蒿蒿然饕吐刀切貪也囂囂許嬌切讙聒企慕貌屈折之熱切謂屈折支體爲禮樂也俞史俞二音謂嘘俞顏色爲仁義之貌纆音墨索也索悉各切誘然皆生謂相誘呼聚以樂其生也詠息有切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遊道德之○間以撓而小切亂也性與音餘此下可以意○求後皆倣此三代夏商周殉辭俊切營也又云殺身從人曰殉藏作郎切崔云好書曰藏又善也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壻婢之子謂之藏婦奴之子謂之獲穀瑞子曰穀又善也牧羊牧養之牧挾音協筴初革切李云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博塞悉代切博奕之類也漢書云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之博塞也成云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伯夷死名於首陽伯夷已解

大宗師篇晉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盜跖死利於東陵漢書云盜跖秦之大盜也東陵秦山也又陵名今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惡音烏屬其時欲切係屬也徐音燭謂屬著也下同俞兒音榆黃帝時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之行下孟切

外篇馬蹄九

智慧生僞

馬釋名云武也在下而行者也蹏音提馬足○甲也御禦魚呂切敵也齕恨沒切齧也翹祁饒切舉也足崔本作尾而駐音陸跳也張君房本作駐馬健也義許宜切養也臺義臺猶高臺也路寢大室也伯樂音洛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燒之燒鐵以爍之剔之剃歷切剪毛也刻之削甲也雒之羈雒其頭紅南古藏本作絡羈古宜切勒也馽丁邑切絆前兩足也編之必然切皁才老切櫪也槽也崔云閑闌養馬之所也棧士板切編本作檀

似牀曰棧以禦濕也又木棚也驟之士救切整之整之以銜枕齊之齊之以鑣轡橛其月切銜也鑣也飾音式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鞭必然切筴初革切馬楇也帶皮曰鞭无皮曰筴楇竹瓜切陶道刀切窯也埴時力切土也埴土可以爲陶器又土黏曰埴中規丁仲切下同天放崔本作牧云養也填填音田質重貌顛顛丁田切專一貌蹊音兮徑也隧音遂道也舟梁舟船橋梁連屬其鄉王云既无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遂長丁丈切攀普班切○援音袁牽也引也闚去規切惡乎音烏不離力智切素樸普剝切蹩步結切躠悉結切成云用力貌踶直氏切跂丘氏切成云矜持貌澶徒旦切漫武半切成云縱逸貌摘敕歷切僻匹壁切成云折卻貌純樸不殘成云木全曰純樸未彫曰不殘犧樽音羲尊司馬云畫犧牛象以飾樽也王肅云刻爲牛頭又音先河切畫鳳凰羽以飾樽婆娑然也珪璋音圭璋銳上方下曰珪半珪曰璋不離別離之離交頸頸領也相靡靡也相踶大計徒兮

二切蹋也小蹋謂之踶衡扼於革切衡轅前橫木縛軛又馬頸者也月題徒兮切崔云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又謂縣在額上制如月形介古太切倪五圭五第二切李云介倪猶睥睨也闉扼音因曲也鷙敕二切曼武半切鷙抵也曼突也闉扼鷙曼距扼邐頓也司馬云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鷙曼旁出也詭九彼切銜口中勒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崔云詭銜竊轡戾銜橛盜辦轡也赫呼白切○胥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含哺音步○縣跂音企踶直氏切跂丘氏切好呼報切

外篇胠篋十

絕聖棄智

胠起居切司馬云從旁開爲胠一云發也篋苦協切探吐南切囊乃剛切匱其位切櫃也必攝結也收也緘古咸切縢崔本作縢同徒登切約也緘縢皆繩也扃古熒切關也鐍古穴切紐也崔云環舌也揭其謁切又音桀舉也擔也負也擔丁甘切而趨七須切走也唯

恐丘用切向之亦作鄉許亮切爲大盜守僞切下同罔罟音古罔之通名耒力對切犁也一云耜柄也耨乃豆切鉏也或云以木爲鉏柄所刺七智切闔戶臘切社稷封土曰社封穀曰稷邑屋州閭鄉曲者三百畝爲屋三千六百畝爲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鄉爲二千五百家爲州田成子史記云齊大夫田常也魯哀公十四年田常弑君簡公割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自敬仲食采于齊至威王爲齊侯故十二世也曷嘗不法聖○智哉舊作曷嘗不法聖人識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聖人已死聖人不死雖重聖人是乃聖人之過也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自此已上十一聖人張君房本並作聖智今從張本龍逢斬被禁斬首比干剖普口切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獲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萇直良切弘胣敕紙切胣裂也萇洪周靈王賢臣也景王之大

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洪又云劉康說之於王曰萇洪遺叔向書曰子起晉兵以攻周吾殺劉氏靈王乃劉萇洪而殺之于蜀矣又云鈹裂而死又刳腸曰胣子胥靡蔡池切靡爛于江解在大宗師篇故跖之石切之藏才浪切魯酒薄而邯鄲音寒丹趙國都也圍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後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宣王名熊良夫悼王之子恭公名奮肄王之子又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掊普口切擊古歷切聖智謂殄碎聖智故曰絕聖棄智也縱舍音捨盜賊盜賊所利謂金寶故曰不貴難得之貨聖智已死大盜不起向云事業日新

新者爲生故者爲死故曰聖人已死也衆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異而忘其盜則大盜息矣聖智不死大盜不止向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不日新常名而不遣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爲之斗斛以量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權衡李云權稱錘也衡稱衡也錘直僞切符璽音徙符分爲兩片合而爲一今銅魚木契也璽王印也矯之居表切竊鉤鉤帶也揭○其揭其列二切斧鉞音越能禁居鴆切下不○可禁同擿玉持亦切崔云猶投棄也殫音丹盡也鑠絕詩灼切李云燒斷也崔云消壞也下不鑠同竽音于成云竽形似笙並布管於內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笙瑟本亦作笙成云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伏羲造膠音交攦呂係切李云折也崔云撕也工倕音垂堯時巧人也之行下孟切鉗巨炎切閉也攘如羊切卻也不僻匹亦切爚音藥云火光銷也又散也容成氏至神農氏此十二氏皆古帝王驪力池切畜氏江南古藏

本作驪連氏伏羲音希樂其音洛羸音盈裹
也負也糧音良而趨七于切上好呼報切下
同弩暖王切畢弋機兎網曰畢網有柄形似
畢星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鉤餌如志切罔罟
罾音曾笱音苟取魚竹器也成云曲梁也亦
筌也鉤釣也餌魚餌也罟網之罔罾魚網也
削格上息約切下古百切削格所以施羅網
也成云以竹木爲之今鹿角拾也羅落罝子
斜切罘音孚成云鳥罟謂之羅兎罟謂之罝
罠綃之罟罦覆車也今切車也漸毒將庶切
○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又漸毒猶深害也頡戶
結切滑乎八切謂難料理也又不正之語也
亦姦黠也解苦懈切垢苦豆切詭曲之辭又
並如字謂辯能解釋垢纖猶解網也每每毋
罪切說文草盛上出也今言每每大亂謂其
亂如草之盛也上悖必内切薄食也下爍失
約切銷也中墮許規切壞也毀也之施始豉
切喘本作端川兗切耎耳轉切動蟲也又无
足蟲也又地行之虫曰喘耎肖音消翹祁饒
切飛空之蟲曰肖翹李云翾飛之屬也舍夫
音捨待種種章勇切種種謂守種類不相侵
奪謂淳厚也佼佼之佞役役猶伋伋謂姦黠
也恬徒謙切惔徒暫切啍啍之純之閏一切
郡云以己誨人貌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六 習六

碧虛子造

外篇刻意十一

守純素

刻意刻削也謂刻意令峻也意者心之用也
又意志也尚行下孟切離世力智切高論力
困切怨誹音沸徐音非李云非世无道怨己
不遇也爲亢苦浪切李云窮高曰亢枯槁苦
老切所好呼報切下同此朝直遙切藪素口
切釣魚雕叫切與魡同呼吸許及切熊經如
○字又古定切鳥申禽之展足曰申導引李云
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澹大暫切之質質正也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平易則恬惔矣見
張君房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
則恬惔矣邪氣似嗟切下同去起呂切其覺
古孝切純粹雖遂切不罷音疲非樂音洛下
同好惡烏路切於忤五故切逆也干越之劒
李云干谿越山俱出良劒又吳有谿名干谿
越有山名若邪並出善鐵鑄爲名劒柙而戶
甲切下蟠音盤

外篇繕性十二
恬智相養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
致其明見張君房本舊作繕性於俗俗學以
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繕時戰
切補也滑音骨亂也智生而无以智為也見
張君房本舊闕信行下孟切下以行小行同
樂徧江南本作偏史記云樂極則憂禮粗則
偏矣鄭玄注云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亦禮
人之所勤也害在偏略又云及夫敖樂而○无
○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不冒莫報切
覆也混胡本切芒莫剛切崔云混混芒芒未
分時也澹徒暫切不攖而小切應節見張君
房本舊作得燧人音遂伏戲音羲燧人伏戲
皆古之帝王澆古堯切淳音純離道力智切
心與心識如字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為
先職博溺乃歷切世喪息浪切下同弗見賢
偏切危然鄭云獨正貌司馬本作恑獨立貌
崔本作垝音如累垝之垝垝然自持安固貌
又何為乎哉見張君房本舊作又何為哉樂
全音洛下同非性命之有也見張君房本舊
作非性命也儻來吐黨切意外忽然來者耳
崔作黨衆也可圉魚呂切與禦同扞也不為
于偽切下同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
順也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外篇說劒十三
神武
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汲
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
恭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雖然亦恐寓
○言以暢意也喜劒許記切下同夾門音協○好
之呼報切下同不厭於豔於豔二切悝苦回
切太子名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募音暴
說王解也如字又音悅與使所吏切幣從才
用切蓬頭步公切謂著兜鉾也有毦故如蓬
成云髮亂如蓬突鬢必刃切鬢毛突出云又
云謂鬢髮短可淩突人也垂冠將欲鬪故冠
低傾也一曰突騎帽也曼胡莫干切曼胡之
纓謂麤纓无文理也成云屯項抹額也短後
之衣成云為便於武事也瞋目赤真切張也
語難艱難也勇士憤氣積於心胷言不流利
也又乃旦切訖怒言語為人所畏難與見賢
偏切下劒見同王脫土活切千里不留行十
步殺一人則千里无敢拒者乃校司馬云考
校取其勝者也一本作敎士敦都昆切司馬
云敦斷也試使用劒相擊斷截也御杖直亮
切用杖也燕音煙谿石城為鋒成云燕谿地
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此地居北故以為鋒
鋒劒端也齊岱為鍔五各切成云齊國岱岳
在東故以為鍔鍔劒刃也又劒稜也晉衛為
○脊成云晉衛二國近趙地故為劒脊也周宋○
為鐔音淫成云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為鐔鐔
劒環也又劒珥也其孝鼻也帶所貫鐔也又
音尋韓魏為鋏古協切成云韓魏二國在趙
之西從以為鋏鋏劒把也又云鐔從稜向背
鋏從稜向刃也裹以音果渤海滄州也常山
北岳也五行以五行制區宇刑德論刑德臨
御群生行以秋冬隨天道以行止也制論開
持行皆鑄造行用也芒然莫剛切四鄉四方
也肝肺芳廢切竊為于偽切三環繞也闔義

而愧統鍱三周不能坐食服鷘妍世切恋不
見禮皆自敘也
外篇漁父十四
貴真
緇維司馬云黑林名也或作帷杏壇司馬云
澤中高處也杏生其上又壇名也漁父或云
是范蠡也鬓眉一本作須眉交白交俱也一
本作皎揄音逸謂垂手衣内而行也袂面世
切距陸距至也飾禮一本作飭音敕齊民齊
○等也謂齊等之民也又平民也君與音餘下
同以危或作偽其分又作介離也杖杖即挽○
也方言揖謂之撓或從身拏音如說文持也
又女居切牽也還鄉香兖切或作嚮緒言猶
先言也又餘論也竊待或作侍咳苦代切唾
吐卧切相丘息兖切助也曰嘻香其切笑聲
也之好呼報切下同丘少詩召切下同而經
經營也又理也度也不屬音燭長少丁丈切
後遇長同不勝音升行不下孟切工技其綺
切貢職或作賦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比也
攘代攘除也不飭音敕八疵杞知切病也之

總覽也監也以敗精邁切毀他曰敗惡人爲
路切下同張君房本作德人之慝他得切善
否悪美切惡也兩容顏適善惡皆容顏貌調
適也以挂音卦別也之叨吐刀切很胡墾切
愀然七小切愁怵貌愈數音朔不離力智切
故彊其丈切下同歡樂音洛下同祿祿如字
又音錄謂形見爲禮也司馬云錄領錄也可
與往者往進也早湛丁南切下同溺也丘得
遇也或作過謂得過失也而比如字謂親見
○比數也又叱志切乃剌七亦切波定謂船行○
故水波去遠則波定旁車步浪切萬乘繩證
切下同伉禮苦浪切敵也倨音據敖五報切
曲要一遙切磬折之設切吾語魚據切
雜篇讓王十五
治内
堯以天下讓許由語在逍遙篇子州支父音
甫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幽憂之病呂氏
春秋引此章高誘注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
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也
處身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或云支伯即支父也
自得
舜以天下讓善卷春勉切姓善名卷隱士也
衣皮毳既切下同其處昌慮切
高蹈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亦作后之農石戶地
名農農人也捲捲音權動節貌葆力葆藏用
力也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入於海者皆居
其洲島之上與其幽隱中也
尊生
○太王亶丁但切父音甫下同亶父文王之祖○
也邠筆貧切地名也狄人獫狁也不以所用
養害所養地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人是以
地害人也人爲地養故不以地害人也因杖
直亮切筴初革切相連如字相連續而從之
也舊音力展切或作捷同謂擔運物也岐山
其宜切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故
始改國曰周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王云
富貴有養而不以昧養傷身貧賤无利而不
以求利累形也

惡慝

越人三世弑其君音試文云僖王一也憙王二也衰王三也王子搜素蒸切文云衰王子名搜也丹穴南戴日爲丹穴南山洞也又朱崖縣也以艾五蓋切王輿玉轝也一本作王輿援音爰引也綏車上繩也而呼火故切或作歎君乎君乎重數君位之難也以舍音捨非惡烏路切下及下章異惡同

知輕重

○子華子司馬云魏之賢人昭僖侯司馬云韓侯也攫之俱縛俱碧二切取也廢棄也一云○攫者援書銘廢者斬右手其輕於韓又遠句絕

完身

魯君一本作魯侯李云哀公也以幣先使人召顏闔欲爲相也苴音麤有子麻也直作麤者非是飯牛符晚切飼也之使所吏切下章同家與音餘恐聽謬見張君房本舊作恐聽者謬呂氏春秋引此章亦作恐聽謬而遺唯季切下章同復來音服下章同緒餘並如字謂殘餘也土苴敕雅切又如字苴側雅切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李云土苴糟粕也皆不真物也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注云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必察其所以之王以聖人真以持身餘以爲國故其動作必察之焉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以爲者謂所以待物也動作於此不必察也隨侯之珠隨國近濮○水濮出寶珠隨侯見蛇傷以藥封之後蛇銜○明珠徑寸純白夜光燭室以報隨侯故謂隨侯之珠也所要一遙切

遠非義

子陽鄭繆公相也不好呼報切即令力呈切拊心音撫佚樂音逸路君過古卧切經過也作難乃旦切下章同而殺子陽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遵法度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昭王名軫平王子也平王聽費無忌讒殺伍奢伍員奔吳已而吳伐楚楚大敗昭王出奔隨當是時也有屠羊說從昭王出奔而復歸國也從者才用切彊之其丈切見之賢徧切下同入郢以井切毀約如字徐於妙切其爲于僞切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妄施如字又始豉切

守節

原憲字子思魯人孔子弟子環堵之室周環各一堵方丈室也茨疾私切蓋屋茅也以生○草謂以青草代茅蓋屋蓬戶織蓬爲戶桑以○爲樞尺朱切屈桑條爲戶樞也甕牖音酉破甕爲牖二室夫妻各一室褐以下葛切爲塞悉代切以褐衣塞牖也匡坐而弦歌匡正也歌見張君房本舊闕中紺古暗切李云紺爲中衣加素爲表又紺中素表大夫之服華冠胡化切以華木皮爲冠縰履所倚切或作屣又作躧云蹝也又履不著跟曰屣又體不能蹝乘而見之也杖藜以藜爲杖也應門自對門也嘻許其切笑聲也逡巡七旬切却退也

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動故曰希世而行也比周吡志切周旋親比以爲朋黨爲人于僞切下爲己同教以爲己學當爲己教當爲人今反不然仁義之慝吐得切惡也司馬云謂依仁託義爲姦惡也

冒六 九

養志

緼袍紆粉切司馬云謂麻緼爲絮論語云衣敝緼袍是也腫章勇切噲古外切司馬云腫噲剝錯也王云盈虛不常貌又皮膚皴裂而腫胼薄田切胝竹尼切皮堅也纓絕繩斷也○肘竹九切見柚破也躧洗屨敗也商頌追美商之德也

行修

飦之然切或作饘粥之六切飦粥厚粥也飦一音干謂干餅絲麻一本作枲麻自樂音洛

愀然七小切一本作欣以義自累也蓑見江南李氏本書作利行修下孟切不怍在洛切慙也

趣高

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瞻子魏之賢人魏闕司馬云象魏觀闕人君門也天子兩觀也重生直用切下同自勝音升下同不能自勝則從句絕神无惡也見張君房本舊作乎萬乘繩證切

樂道

不糝素感切甚憊皮拜切再逐於魯史記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於是反魯魯復善待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由大司寇爲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於是選女樂遺魯君魯君受之怠於政事孔子遂行適衛此再逐於魯也削迹於衛削絕也史記云靈公老怠於政事不忍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終不見用

冒六 十

伐樹於宋史記云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木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去使桓魋惡其坐處因伐其木馬窮於商周史記云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當困于此圍於陳蔡史記云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從者病莫能興藉秦昔切毀也又陵藉也喟然去愧切語之魚據切臨難乃旦切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此十六字見江南古藏本及呂覽舊闕之隘音厄又於懈切削然如字切捘琴聲也扢然許訖切李云奮舞貌執干干楯也亦樂音洛下同虞於潁陽廣雅云虞安也○一本作娛娛樂也共伯音恭下同得志乎丘○首司馬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宋

冒六 十一

道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內共縣西江南古藏本作共伯得志乎丘首一云共山之首或云丘首

羞辱

畎古犬切畆墾上曰畆壟中曰畎行下孟切下章同漫武諫武畔切云汙也下章同投歸

投也清泠音零之淵在南陽郡西崿山下

廉清

因就也卞隨成云卞隨懷道而隱者也務光已解大宗師篇伊尹史記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无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賊謂陰狀時事也數聞音朔稠水直留切或作桐水又作椆司馬本作洞云洞水在穎川一云在范陽郡界其難乃○但切我享受也廬水音閭司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避世

孤竹司馬云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界伯夷叔齊其國君之二子也姓名已解大宗師篇岐陽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之扶風叔旦周公名旦是武王弟故曰叔一列一本作歃血牲以牲血釁其盟誓之書埋之壇下嘻許其切祈喜福也盡治直吏切下治世同揚行下孟切下吾行反行同以要一遙切殷德

裒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周以塗吾身恐富貴塗汙吾身耳成云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也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于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高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无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深於塵務之為弊也其次者雖復被褐啜粥保身而已其全道尚高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泠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錄之○

○於義无當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六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習七

碧　虛　子　述

雜篇盜跖十六

率性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一云柳下邑名按左傳云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寓言也盜跖之石切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黄法師云季○弟名雍為大盜秦人謂盜為跖故時呼曰盜○跖從才用切卒尊忽切下同穴室樞戶苦溝切司馬本作樞尺朱切云破人戶樞而取物也入堡一本作保鄭注禮記云小城曰保能詔詔告也或云訓也竊為于偽切下請為為我竊為使為以為皆同說之始銳切飄風婢遙切易辱以豉切休卒徒於太山之陽於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膾古外切說文細切肉也餔蒲故切食也屈原曰餔其糟冠古亂切枝木之冠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脇

許劫切司馬云取牛皮為大革帶傲倖古堯
切傲倖冀望也顧望履幕下司馬云幕作纂
云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蹟而還也纂履蹟
也反走小卻行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
云張也如乳儒遇切育也凡天下人有三德
人見張君房本舊闕少長詩召切下丁丈切
勇悍戶旦切激丹古歷切明也齊貝珠也一
作含貝音由丁仲切南使所吏切下三字同
共祭音恭之行下孟切下同恒民一作順民
從亦僻好面呼報切下同背音佩下同橡音
○象塲羊元切豕豚也居居于于成云居居安
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蚩尤黃帝之時蚩尤
為暴戰於涿鹿之野逐擒蚩尤身體殺異處
故別葬之涿鹿音卓司馬云地名故城今在
上谷郡西南八十里武王弑音試下同縫衣
扶恭切成云縫掖之衣也淺帶成云淺狹帶
也矯言紀表切去其起呂切危冠李云危高
也史記云仲由字子路下人也性鄙好勇力
志伉直冠雄雞冠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
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請為弟子子路為

衛大夫聞孔悝之邑宰蒉聵乃與孔悝作亂
孫入立是為莊公子路在外聞之馳往入造
蒉聵蒉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欲燔臺蒉聵懼
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
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一云身遭
菹醢其卒子恤切身菹莊居切菹醢也再逐
於魯削跡於衛並解稱王篇窮於齊史記云
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
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
人稱之後景公恭見孔子待以季孟之閒魯
○有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
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齊大夫欲害孔子
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
行此謂窮於齊也圍於陳蔡已解稱王篇堯
不慈不授丹朱天下舜不孝或謂避瞽叟
或謂不告而娶禹偏枯治水而得疾湯放其
主放桀於鳴條武王伐紂誅紂於牧野文王
拘羑里史記云紂醢九侯西伯昌聞之竊嘆
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之二十年囚西伯於
羑里羑里獄名在河內湯陰而殭其丈切鮑

焦韓嬰云鮑焦周時隱士也衣弊膚見挈畚
採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
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
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
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
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也子貢曰吾聞
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
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
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人重進而
輕退廉士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
○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
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
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
節度淺深適至是而已矣或云抱木而立枯
為申徒狄韓嬰云申徒狄商時人非其世將
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
之於天地之閒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
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
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无聖智也

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何君子聞之曰廉乎
如仁與智吾未見也介子推史記云介子推
晉人也文公反國以賞從士未至隱者介子
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推曰獻公子九
人唯君在耳惠懷无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
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
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
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
以死誰懟推曰尤而効之罪有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
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
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
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
不見處所文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
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
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
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
善人一云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

爲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燔死以
食音嗣燔死音煩燒也尾生魯人也或作微
生磔犬竹客切張其尸曰磔史記封禪書云
秦德公初作伏祠杜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
流豕屠者烹豕曰流操七曹切瓢婢遙切而
乞者言上六人不得其死猶豬狗乞兒流轉
溝中者也乞或作走利名見張君房本舊作
離子胥沈江吳越春秋云子胥諫吳王不聽
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黑黑忠臣掩口
讒夫在側政教道壞諂諛无極邪說僞辭以
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
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荊棘吳王大怒賜屬鏤
之劒令自殺子胥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
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比干剖心
史記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
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
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
干剖視其心不過古卧切超也病瘦色又切
騏驥音其冀過隙去逆切亟紀力切急也或

作極无復扶又切狂狂不定貌汲汲音急不
足貌芒然莫剛切據軾音式車前横木憑而
坐者得微微无也自灸久又切走料音聊觸
也頭編音鞭幾不音祈近也

行義

子張史記云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
行義篤信滿苟得寓言也苟苟且所得以致
滿盈之人盍胡臘切何不也爲行下孟切下
同勸何不爲德行多信伸信同音訛文屈伸
也經典信通作伸下同以義求之臧聚司馬
云謂臧獲盜濫竊聚之人則怍色見張君房
本舊作則有作色宰相息亮切下相而同入
嫂先早切成云桓公名小白殺兄子糾納嫂
爲家管仲賢人而臣輔之爲臣或作相弑君
中志切成云初孔子聞田成子弑簡公沐浴
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此賤
而下之也後受田成子聘兼納其幣此言行
之相違也論則力頓切悖戰布內切亦拂扶
弗切違也長幼丁丈切下長子同五紀司馬
云歲日月星辰歷數文云天爲地紀日爲星

紀君爲臣紀父爲子紀夫爲婦紀成云金木水火土又仁義禮智信又祖父已身子孫六位君臣父子夫婦文云易之六位也偏別彼列切下同尭殺長子崔云尭殺長子考監明成云不與丹朱位言義殺也呂覽曰尭有十子舜有九子舜流母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庳身爲天子而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史記云古公有長子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此乃王季爲適也武王伐紂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管叔放蔡叔此乃周公殺兄也儒者僞辭史記云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

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衞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且子正爲名假設之辭也爲于僞切下爲利同不監本作鑑吾昔見張君房本舊作曰人實切訟忝无約如字徐於妙切訟論說也子胥抉眼史記云子胥諫吳王不聽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直躬論○語曰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鮑子已解在前申子不自理史記云晉獻公太子申生爲驪姬陰令人譖惡置毒藥於胙中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疑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

自殺耳申生自殺於新城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文云仲尼歷聘不見母亡匡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所傳丈章切

安處

无足一本作无知樂意音洛下同故推正而不忘也忘或作妄言君臣但推尋正道不忘故不用富貴邪爲智力不足故不用邪絕俗過世之士焉言人心易動但人與賢人俱生便自謂過於世人況親自爲富貴者乎慘七感切怛丹曷切之恐丘勇切窮美窮猶盡也○究勢究竟也俠人音協欲惡烏路切爭四處黃䟽云湯武也按商書云葛伯不祀湯始伐之其後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豈非爭四處邪要名一遙切亦猶見江南古藏本舊關長阨音厄管籥音藥一本管籥作壞莣口嗛苦簟切醪醴力刀切侅音礙飲食至咽爲侅於馮氣音憤滿也下同言憤畜不通之氣也上坂見張君房本舊關取慰亦作畏張君房本辱不舍音捨下同戚醮在遙切李云顦顇也疑刲許叢切內

周樓疏李云重樓內帀疏軒外通設備守具也財單音丹或作斲繚音了纏繞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碧虛子進

雜篇在宥十七

處无爲之事

在說文曰存也宥音又寬也淫其性失性曰淫又耽滯曰淫遷其德失德曰遷人樂音洛恬徒攝切靜也瘁瘁在季切病也憂也愉音喻樂也眦司馬云助也弁也喬欽消切郝音矯詰公吉切崔云喬詰意不平也卓敕角切○鷙敕二切崔云卓鷙行不平也之行下孟切給相足也匈匈音凶諠譁鼓逐之貌是悖必○內切逆也是相息亮切助也下同於技其綺切能也聖式正切說文曰通也成云聖謂聖迹也藝倪祭切技能也於疵疾斯切臠力轉切卷眷勉切司馬云臠卷不申舒狀傖音倉崔本作戕囊本作倉囊難承受也崔云戕囊猶搶攘亂也文云傖囊忽遽貌跪其詭切莅音利臨也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此兩句與今所傳道德經稍異然與王弼本同疑閑无校勘經時依別本改易之也今從漆園本爲定尸居龍見尸神象也不言而肅龍見取其變化而升淵默如止水雷聲聞天下從容七容切自在貌炊昌睡切累劣僞切郭云如塵埃之自動也

聖人虛心

崔瞿求未切古之賢人老聃吐藍切汝慎无攖人心於營切呂覽云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高誘注云攖猶戾也故事也排皮皆切淖昌咯切廉劌居○衛切傷也利也琢丁角切縣而天高遠貌僨粉問切僵也驕僨驕馬之奔逸不可禁之勢又謂不顧禮法而犯之如馬之縱逸也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上古巢居穴處无火化粒食之養人多疾病之苦黃帝乃垂衣裳造屋室杵臼耕耨民始得衣食居止之樂是由黃帝之聖智治法耳人得其利因謂之仁蚩尤亂政殘賊生民黃帝征而誅之亦聖智治法耳人得其宜因謂之義然仁義自然其來尚

矣而後世不知徒見其迹以罰仁義始于黄帝也股无胈吽末切白肉也脛形定切无毛言堯舜行黄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无白肉脛无无細毛讙音歡兜丁侯切讙兜者帝鴻氏之子即混沌也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三苗者縉雲氏之子即饕餮也三峗音危西裔之山也今屬天水堯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峗共工共工者少昊之子即窮奇也幽都幽州北裔也堯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施及以豉切延也大駭驚也善否音鄙惡也○釿鋸音斤據制焉釿鋸制焉謂加肉刑也○繩墨殺焉崔云謂彈正殺焉或云罪名已定者縛以墨繩未定者縛以赤繩縛罪人有降殺也椎直追切鑿在洛切決焉古穴切謂椎柎用椎鑿以決孔竅也脊脊音藉在亦切相踐藉也一本作脊脊亂也嵁苦巖切巖語咸切殊死殊斷也漢令曰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相枕之鴆切桁戶剛切司馬云長脚械也楊崔云械夾頸及脛者皆曰桁楊離力智力氏二切跂丘氏切攘臂如羊切桎之實切梏古毒切椄音接槢音習司馬云椄槢械楔也又椄槢桎梏梁也鳴烈解云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椄槢鑿在報在洛二切枘人銳切三蒼云柱頭枘也鑿頭廁木如柱頭枘焉知於虔切嚆矢許交切矢之鳴者又猛者也崔本此下更有有无之相生也剛甚曾史與桀跖生有无也又惡得无相轂也凡二十四字

清靜民正

○黄帝已解齊物篇廣成子古之得道人也○空同山名云北戴斗極為空同一云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之山見朕君房本舊作上質也形質麤淺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草木不待黄而落司馬云落死也言殺氣多也翦翦司馬云善辯貌一曰佞貌李云淺短貌或云狹小貌捐悅全切棄也邀之古堯切遇也南首音狩向明也蹷其月切驚而起也吾語魚據切下同窈窈烏了切我爲于偽切下同有藏才浪切千二百歲矣李滂風天无主物傳云千二百歲謂之十大魁一曰陰陽之小紀也四九三十六三百六十四八三十二三百二十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四六二十四二百四十共一千二百之數百昌百物昌盛也緡乎武巾切遠我于萬切昏乎暗也司馬云緜緜並无心之謂也

无爲民化

雲將子匠切李云主雲師也鴻蒙元炁也寓言風雲炁者取其无心而利物也拊髀音陛股也雀躍如雀之跳躍也倘然止尺掌切司馬云欲止貌○贄然立之二切李云不動貌○叟素口切長者之偁不輟丁劣切止也曰吁況于切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又云風寒暑濕燥大風木寒水暑火濕土燥金相火謂之六氣棹徒弔切有宋國名也鞅掌於丈切衆多也之放方往切効也意音醫下同僊僊音仙輕舉貌墮許規切毀也吐如字說文寫也涬戸頂切溟亡頂切涬溟溟然貌司馬云自然氣也渾渾戸本切沌沌徒本切不離力智切下同

持勝任道
而惡烏路切因衆以寧所閑因衆人之所閑
見安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衆技其綺切衆
矣若役我之知違衆人衆人之技多於我矣
安得而不自困哉此攬音覽與擥同此以因
人之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僥古堯切倖音
幸求利不止貌又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
求非分爲一身之幸會幾何居豈切不喪息
浪切同下

恃後處先
○挈苦結切挈持也撓撓而小切聖人以自然○
勞持萬物適性自動也惡乎音烏

道无不爲
匿而女力切藏也不易如字溥伯各切迫也

雜篇至樂二十二

至樂无爲
至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歡也
奚惡烏路切惛惛音昏張君房本作偆偆蹲
循勿爭委順貌誙誙戶耕切李云趣死貌吾
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
哉吾以无爲而誠者爲樂矣生見江南古藏
本舊作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
无有哉吾以无爲誠樂矣化生見江南古藏
本舊闕芒乎音荒下同芴乎音忽下同芒然
物之生忽然物之出忽生於无芒成於有萬
物職職李云繁殖貌爾雅云職主也謂各有
主而區別也

遺情累
箕踞音據成云謂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
缶也與人居句絕長子丁丈切句絕令有變
○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令又變而之死○
无槩古代切司馬云感也成云驚歎也偃然
成云安息貌巨室天地之間噭噭古弔切文
云哭聲也

化空
支離叔滑音骨介音界叔二人或以支幹辭
散爲喜或以滑稽介獨爲義叔喜也冥伯之
丘崑崙力門切之虛音墟冥冥大丘峻極之
墟所休休息也左肘竹九切一作肘音跌云
脚足上也蹷蹷姑衛切成云驚動貌集韻僵
也一曰跳也嘶與蹷厥同惡之烏路切下同
塵垢音苟

兩謬
髑音獨髏音樓髐然有形苦堯切白骨貌有
枯形也撽苦弔古的二切說文作擊云旁擊
也馬捶之絫切馬杖也愧遺巨季切凍丁貢
切餒奴罪切援音袁枕針鴆切見夢貫倫切
向子之談者見張君房本舊闕從然七容切
謂從容休然也張君房本作泛然復生音服
○深矉音頻蹙頞上子六切本亦作顣下於葛
切李云矉蹙者愁貌王樂音洛而復扶又切○
爲生人之勞乎見張君房本舊作而復爲人
間之勞乎

名實
褚音貯囊也懷容受也綆格猛切汲索也汲
居及切而重直用切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
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
之非魯侯也祀於魯廟故言魯侯御之爰居
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形似鳳皇御音訝觴
音傷于廟司馬云飲之於廟中也九韶常遙

切弁桀名眩音縣日无常主也一鸞里轉切壇大丹切司馬本作壇音但云水沙壇也渊渚也食之音嗣鰌鰍音秋倏隨行尸剛切委於危切蛇以支切寬舒自得貌謔謔乃交切言聲也咸池洞庭已解天運篇人卒子忽切衆也又寸忽切還音環繞也彼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化機

道從司馬云從道旁也本作徒攓居輦切拔○也蓬步東切汝果元嘉本作過養司馬本作○蕫云死也予果元嘉本作過歡司馬本作嚾云呼聲謂生也種章勇切有幾居豈切若鼃爲鶉見劉得一本舊闕得水則爲䉽音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兆朕得水土之氣乃相繼而生也說文繼蟦也一曰反巤爲絕今本作䵷是反䵷也得水土之際則爲鼃尸蝸切蠙步田切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杪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蠙之衣成云青苔布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蟇衣也生於陵屯徒門切山阜也則爲陵舄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草改名陵舄也一名澤舄隨燥濕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化无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爲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爲人也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李云鬱棲糞壤也言陵舄在糞壤化爲烏足草司馬云鬱棲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舄之中則化爲烏足也烏足之○根爲蠐螬音齊曹蟲名其葉爲胡蝶音蝶司馬云蛺蝶也草化爲蟲蟲化爲草未始有極○胡蝶胥也胥相胥也言物相胥生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司馬云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脫它括切謂剝皮也司馬音悅云新出皮悅好也其名爲鴝其俱切掇丁活切鴝掇蟲名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音末李云口中汁也爲斯彌蟲名斯彌爲食醯許兮切司馬云若酒上蠛蠓也食醯生乎頤輅頤輅音怡路蟲名生乎黃軦音況蟲名黃軦生乎九猷音由李云九宜爲久久老也猷蟲名九猷生乎瞀其逗切芮如銳切小蟲也書去亂飛又草名瞀芮生乎腐音輔蠸音權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又云瓜中黃甲蟲一云螢火蟲一云蚡鼠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吡志切已上未書二十字見張君房本舊闕乎不箰久竹生青寧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青寧生程尸佼云程者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貊即豹之別名也○程生馬馬生人史記年表云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蓋一爲之變无所不適也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碧虛子　述

雜篇達生二十三

達生

達生達暢也生有生也无離力智切下同相天息亮切

專氣

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周大夫也不窒珍悉切蹈大徒報切之列音例予語魚據切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得是是者不形○不化之道也正焉見張君房本舊作止物焉○於虔切之墬直類切後同乘亦音繩遻音悟爾雅云遻忤也郭云干觸也不慴之涉切懼也不折之舌切鏌音莫干鋘邪干將古之利劒名巳解大宗篇忮心之豉切李云支害也字書云狠也飄凡匹遙切李云飄落也不開人之天不開人之人劉得一作不開人之人舊作不開人之天不厭於豔切幾乎音機

一志

痀於禹切僂音縷文云痀僂曲脊也承蜩音條蟬也文云承蜩謂黏蟬也古人用之以為𨸏䲙猶掇丁活切拾也五六月司馬云黏蟬時也成云習其累丸近于半歲累丸劣彼切下同文云謂累彈丸於竿頭也錙側其切錙銖音殊銖說文權十分黍之重也一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　文六銖也一曰八兩曰錙銖音殊株音誅拘其俱切與株同音立木也橛株拘者斷木也張君房及江南古藏并集韻所就並從拘舊本從枸恐寫誤執臂執持也若槁苦老切○

矜重

觴深之淵成云觴深淵名其狀似杯因以為名在宋國操舟七曹切成云捉也數能音朔下同之覆芳服切下同惡往音烏尾投來戊切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注李云擊也呂覽引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投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拙也𢹂乎曰夏王使羿射方寸之帖徑寸之的百發而无遺鏃王曰善爾更射中賞爾萬金不中則削爾十邑羿色動心戰射皆不中王曰爾由喜懼為災萬金為患故也此義相類耳憚徒丹切忌惡也難也驚也懼也殙又作㬲音昏門緬二音普訓矜

善牧

田開之李云開之名也周威公崔云周威公竈成云周公之後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威祝之六切胥市軫切或作賢學生司馬云學養生之道也操七曹切拔蒲末切李云杞也篲以歲切帚也而鞭如字崔本作趍云匿也視其羸瘦在後者匱著牢中養之也○趍音技趍趍行不進也○單豹音善李云魯之隱人張毅成云魯之富人見高門縣薄無不走也李云走往也司馬云走至也言无不至門奉富貴也劉得一本舊闕无不走也

戒微

畏塗阻險之道可畏懼者也卒徒子忽切卒衆也最畏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衽席而甚切卧衣也從竹卧席也適作衽

趣異

祝宗人成云太常六祝官也牢筴初革切李
云牢豕室也筴木柵也說如字又始銳切彘
直例切奚惡烏路切豢音患養也見張君房
本舊作穆篇顧不收恐轉寫誤本亦作職曰
齊側皆切後章同藉在夜切尻苦羔切腓也
彫俎莊呂切俎肉器也彫謂畫飾之也爲
彘于偽切自爲同如食音嗣糠糟音康音遭
錯之七故切置也腞直轉切楯食尹切腞楯
篆楯楯案也聚僂力主切椊椰也其所異彘
者何也見張潜夫本舊闕

○ 釋疑 ○

仲父音甫誒於代切說文可惡之辭也詒吐
代切司馬云懈倦貌李云誒詒失魂魄貌數
日所主切皇子告敖司馬云姓皇字告敖齊
之賢士也鬼惡音烏忿拂粉切滀敕六切之
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李云忿滿也滀結聚
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
日不足也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
則使人善忘李云陽散則陰凝故怒陰發陽
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丁仲切身當心則爲
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心精神
主故病也沈有履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
汙泥也漏神名也竈有髻音結司馬云髻竈
神名著赤衣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
之劉得一本作蹟壤云蹟壤中鬼名雷霆倍
音裴阿鮭戶蝸切蠪音龍司馬云倍阿鮭蠪
神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
帶劍持戟泆陽音逸司馬云泆陽豹頭馬尾
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罔象司馬本作无傷
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
○神名峷所巾切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
采夔求龜切狀如鼓而一足彷音傍徨音皇
司馬云狀如蛇兩頭五采文委於危切蛇如
字轂古祿切說文輻所湊也轅于元切說文
輈也朱冠司馬本作俞冠云俞國之冠也其
制似螺惡聞烏路切捧芳勇切顙敕引切李
云大笑貌

不爭

紀渻所景切人姓名爲于偽切王司馬云齊
王也文本作厲宣王虛憍居橋切李云高仰
頭也成云虛怯憍矜自恃意忍響許丈切景
於領切李云應響爲顧景行見者反走矣見
見文如海本舊闕

習成性

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
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淮南子古者龍門
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成云宋國彭城郡有
呂梁水縣注而下當是此也縣水三十仞音
刃七尺曰仞沫音末黿音元鼉徒多切鼈步
滅切有苦病也拯之拯救之拯被髮皮寄切
○行歌司馬本作行道云常行之道也長丁○
丈切下同與齊司馬云回水如磨齊也郭云
磨翁而旋入者齊也關東人呼磧爲磨翁與
汩古忽切司馬云湧波也郭云回伏而湧出
者汩也

釋材

梓慶李云魯大匠也梓官也慶名也鐻音巨
二音司馬云樂器也形似夾鍾削木爲之與
虡同云飛虡天上神獸也鹿頭龍身又鍾鼓
之柎多飾爲猛獸耗呼報切損也悉文云悉

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齊側皆切下同
輒然丁恊切不動貌公朝直遥切滑消音骨
亂也成見賢徧切其由是與音餘由見江南
古藏本舊作其是與

過巧

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司馬云孫卿作東
野畢御見賢徧切下同莊公舊音義云衛莊
公也中繩丁仲切下同文弗過也司馬云謂
過織組之文使之鈎百而反司馬云稷自矜
其能圓而驅之如鈎復迹百反而不知止顔
○闔戶臘切魯之賢人元嘉本作盧雍同

忘伎

工倕音垂堯時巧人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
而不以心稽音雞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之實
切旋疾也工倕旋巧旋疾蓋亦不離于規矩
指畫之間與物之變化无異而心未嘗稽留
者縱任物性之自然故神守凝一而不桎閡
也足屨九住切妄要一遥切忘是非張君房
作忘是非舊作知忘是非

審捘

孫休成云魯人也踵章勇切司馬云至也而
詫敕駕切司馬云告也子扁慶子音篇李云
扁姓慶子字也成云魯之賢人臨難乃旦切
賔於必刃切斥也惡遇音烏下同芒然武剛
切无心貌彷徨音傍皇成云放縱貌長而丁
丈切明汙音烏若揭其列切負也九竅苦弔
切跛彼我切蹇紀輦切而比如字爲具于偽
切以樂音洛下同食之音嗣委於危切蛇如
字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也則安
平陸而已矣安見劉得一本舊闕款啓李云
○款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又款曲
啓發也鼷音兮小鼠鷃音晏雀類

雜篇山木二十四

顯䁬在道

山中釋名山産也産生物也說文云山宣也
能宣散氣生萬物也大木釋名云木冒也冒
地而生也李云木衆林之總名白虎通云木
踊也夫子成云門人呼莊子爲夫子也舍於
成云舍息也烹普彭切煮也无皆音紫戰也
爲量音亮人倫之傳直專切司馬云事類可
傳行也則挫子卧切

文皮爲災

市南宜僚了蕭切司馬云姓熊名宜僚居于
市南因以爲號楚人也魯侯文云魯哀公也
成云先王王季文王先君周公伯禽也无須
臾離力智切居成本讀句絶云離散也居
安居也豐狐司馬云豐大也胥疏胥相也疏
稀也謂相望稀疏也機辟婢亦切成云機辟
罝罘也刳形音枯成云忘身也去皮起呂切
○文云遺魯也下去欲去君同灑心先典切猖
狂成云无心也安行成云混迹也可樂音洛○
无形倨音據司馬云无倨傲其形无留居司
馬云无留安其居大莫莫无也

虛巳免害

方舟方說文併船也象兩舟㒶心必善切𥚃
雅云急也則呼火故切下同號許也張歙許
及切張開也歙斂也

因循成化

北宮奢李云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爲號奢其
名也爲于偽切賦斂力豔切鍾樂器名也或

云鑄鍾十二口爲壇言鑄鍾先須設祭故爲壇也上下之縣司馬云八音備爲縣而聲有高下之異或云祭上下兩層也王子慶忌李云王之族也慶忌名也周大夫也怪其簡速故問之侗乎吐東切无知貌儻乎敕蕩切萃手在醉切聚也芒乎莫郎切彊梁成云剛彊難賦者從而任之曲傳音附司馬云謂曲附已者隨而順之不挫子卧切成云挫損也大塗成云大道也

无能遠禍

○圍於陳蔡已解釋王篇太公任李云太公大夫之稱任其名子幾音機子惡烏路切下同翂翂音紛䄋䄋音秩司馬云翂翂䄋䄋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衆鳥中纔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其緒說文絲耑也今取其殘碎之餘也行列戶剛切下亂行同不斥音尺成云故衆鳥行列不獨斥棄也人卒子恤切終也明汙音烏揭其列切大成之人成云聖德宏博生成庶品謂之大成老君是已自伐成云伐取也者墮許規切成云敗也去功起呂切得行如字文云天下皆得至人所行之道至人不處其名衣於既切裘褐戶割切杼食汝切又音序

天屬相收

子桑雽音戶本又作雩音于李云桑姓雽名隱人也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已上並解禪王篇何與音餘下做此假古雅切李云國名成云晉下邑也晉遺晉滅林回司馬云商之逃民之姓名成云賢人也布謂貨財也布於民間因以名之

○无挹音揖李云无所執持也真或作直泠音零禹司馬云泠曉也謂以真道曉悟禹也泠或爲命又作令命令猶教也

德隱

衣於既切大布司馬云麤布也正縻寘節切司馬云帶也係履李云履穿故係而過古禾切魏王司馬云惠王也憊皮拜切司馬云病也柟音南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本作擥歷敢切蔓音萬成云擥蔓猶把捉也王往況切長丁亮切成云自得貌司正直良切云兩枝相去長遠也羿音詣逢蒙符恭切又音蓬司馬云羿古之善射者逢蒙羿之弟子也睥普計切睨音詣李云睥睨衺視也柘棘章夜切枳音紙枸音矩並有刺之木也不便婢面切亂相悉亮切比干見賢徧切微也夫豈非應驗也

大達

左據槁木苦老切謌几也右擊枯枝謌琴也猋氏必遥切古之无爲帝王也又神農也犂然力兮切司馬云犂然猶栗然清淡貌有當

○丁浪切還目音旋回眎也而窺起規切造大司馬云造適也一云造作也損易以豉切下同窮桎之實切運化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運物之泄息例切司馬云發也言與之言猶謂也鷾鴯音意而成云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昌呂切言不可止處目已羅絡知之故棄之也不給視說文給相足也謂凡所不宜處則不足視也落其實實卵也而襲音習成云襲入也杜稷文云杜稷猶窠也其樿市戰切司馬云投予也成云栫代也焉知於虔切下

同
失照
雕音彫陵之樊音煩司馬云雕陵陵名樊藩
也謂遊栗園藩籬之内也樊或作埜古野字
運寸司馬云可四一寸也感周之顙息蕩切
顙也感觸也翼殷不逝目大不覩殷大也曲
折曰逝夫翼大逝難目大視稀故不見人也
褰起虔切舊作蹇躩驅碧九縛二切司馬云
疾行也論語云足躩如也執彈徒旦切留之
力救切司馬云宿留伺其便也螳螂音堂郎
○執斲於計切斲謂斧也螳螂執斧如蓋以自
蔽也搏之音博捕也忘其形説文形象形也
忘其身説文身躬也象人之身爾雅云我
忘其眞眞性也反入宮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藺力信切且子
餘切司馬云藺且莊子弟子從其俗江南古
藏作從其令栗林虞人文如海本无栗林二
字爲戮戮恥之辱
自賢
陽子司馬云陽朱也逆旅之有妾一人見劉
得一本舊作逆旅人而去走呂切之行下孟
切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習十
碧　虛　子　述
雜篇田子方二十五
眞寤
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无擇數偁音朔
下同谿工李云谿工賢人也東郭順子成云
居於郭東因以爲氏名頓子子方之師葆眞
音保儻然敕蕩切司馬云失志貌而語魚據
切之行下孟切形解戶買切口鉗其炎切土
梗更猛切土直也司馬云土人也遭雨則壞
冥會
溫伯雪子李云南國賢人成云楚之賢人魯
人成云謂孔子門人也中國成云魯國也陋
成云拙也蘄音祈振成云動也從容七容切
文云規矩禮義也龍虎成嚴也其道江南古
藏本作導夫人音符目擊而道存矣司馬云
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又云目裁
往意已達
蜜移
瞠若敕庚切字林云直視貌不比叱志切親

比也謟乎前吐刀切謂無人君之器謟聚其
前也惡可音烏察與音餘下家與同有目有
趾文云有情之類熏然許云類沖和熏蒸貌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張慮切見也司馬云
吾所以著者外化也汝殆庶於此耳吾一不
化者則非汝所及也是求馬於唐肆也郭云
唐肆非停馬處也又唐停也司馬本作廣肆
云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庭非其所也

才德自然

○被髮皮寄切而乾本或作干慹然乃牒切司
馬云不動貌少焉詩照切見曰賢偏切眩音○
縣與音餘下同搖若徐音兀搞木苦老切離
人力智切口辟必亦切司馬云辟卷不開也
又坪亦切成云口開不合也嘗爲于僞切至
樂音洛下同行小下孟切又如字曾次李云
次中也能滑古没切得喪息浪切所介音界
解乎音蟹又戶買切於汋音灼李以略切艳
取也醯雞許西切郭云甕中之蠛蠓也

踐言

魯哀公司馬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
在哀公後百二十年成云比寓言也冠古亂
切圜冠音圓履句音矩李云方也屨居具切
緩戶管切司馬本作綬佩玦音決成云綬者
五色絛繩穿玉玦以飾佩也又云本亦作緩
者或綬佩玦以其事到而決斷也或謂玦如
環而有缺逐臣賜玦義取與之決別也斷丁
亂切不號貌合也

内得外豐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史記
云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
○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止秦走宛
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
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
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
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公不
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三日繆公大說授
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謝曰臣不及
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
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无
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
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
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
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
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
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銍音窒地名一曰
刈禾人通作銍忘其賤與之政也謂忘其飯
牛之賤也有虞氏舜事親至孝死生不入於
胷中名聞天下感動人主

藝精忘形

○受揖而立司馬云受命揖而立也舐食紙切○
儃儃音坦李云舒閒貌槃礴傍各切司馬云
箕坐也羸力果切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而見
形

詢衆任賢

文王觀於臧成云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人
者寓言於太公也司馬本作文王微服而觀
於臧而屬音燭顒而占切成云文王父季黑
色多鬚駁馬邦角切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
也瘳乎敕留切成云差也蹵然子六切先君

王也司馬云言先君王靈神之所歎王其无
它司馬云无違也列士壞音怪下同植音值
散羣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叅徒衆也
一云植者彊界頭進屋以待諫者也長丁丈
切下同官者不成德司馬云不利功名也斔
斛音庾李云六斛四斗曰斔十斗曰斛昧然
音妹泛然敷劒切夜遁徒困切功成事遂輒
先退身故曰夜遁刺馬七賜切

有心未妙

御寇爲于僞切盈貫古亂切司馬云鏑也文
云盈貫謂過鏑也適矢丁歷切親也復沓扶
又切下同成云沓重也象人成云木偶人又
土梗人也逡巡七旬切成云却行也汗流戶
旦切揮斥音尺郭云揮斥猶放縱也怵然敕
律切有恂音荀爾雅云恂慄也目之志恂謂
眩也欲以眩悅人之目故怵然也於中丁仲
切

道充不動

肩吾成云隱士也孫叔敖楚之賢大夫栩栩
然況甫切自得貌又欣暢也躊直留切躇直
於切成云逸豫自得也四顧成云高視八方
也得劫居業切彊取也伏戲音羲无介音界
說文畫也一曰閒也不憊皮拜切

治身保存

楚王成云楚文王與凡僖侯同坐論合從會
盟之事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左右以言感之
凡君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
是周公之後

雜篇知北游二十六

沖默

○知如字舊音智今不取北游於玄水之上司○
馬本作玄水之北隱弅符云切成云隱則深
遠弅知弅則鬱然可見白水之南成云白是
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闋苦穴切李云
丘名狐者疑也闋者息也而睹丁古切狂屈
狂妄也屈曲也之言司馬云之是也唉哀在
切李云應聲也語魚據切其易以豉切所
惡烏路切通天地之一炁耳地之見劉得一
本舊作通天下一炁耳大美謂覆載之美也
合彼見劉得一本舊作今扁然音篇成云徧
生貌文本作翻然云日新貌未離力智切其
内謂不能出自化也惛然音昏昧也張君房
本作惛油然音由謂无所給惜也成云无係
貌

神解

被衣如字又音披瞳馬敕紅切不解貌如新
生之犢李云未有知貌若槁苦老切媒媒音
昧晦晦音誨媒媒晦晦无心貌又冥昧貌

常道

○丞古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
或作烝李云舜師也有夫音符委形說文巳○
也子孫見張君房本舊作孫子委蛇吐卧切
天地之彊陽炁也郭云彊陽猶運動耳案言
天地尚運動況炁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

可道

晏於諫切疏瀹音藥漬也成云洗灌也澡雪
成云精潔也文云靜精神也掊擊而智普口
切成云打破也文云棄智也窅然烏了切將
爲于僞切无形謂太初也精神生於道謂常
道也九竅苦弔切皇皇文云无際貌邀於古

尢切成云遇也此者此者沖妙之道也恂達須倫切說文信心也一曰均也天不得不高謂天不得此道不能爲高也道與音餘下同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成云博通經典未必知眞宏辯飾辭不必慧照也以斷端管切成云棄也巍巍魚威切成云高大之僻運量萬物而不遺夷佳切亡也又餘也見劉得一本舊作匱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求位切

中極

○喑音闇與蔭同醷隱紀切郭云喑醷聚炁貌○幾何居豈切果蓏力果切文云木子曰果草子曰蓏白駒文云日光也成云駿馬也過郤去逆切成云郤孔也注然勃然步忽切成云注勃出生之容油然漻然音流成云油漻入死之狀天弢敉刀切成云弢囊藏也墮其許規切天袠陳筆切成云袠囊束也紛乎宛乎於阮切成云紛綸宛轉並釋散貌

道无不在

東郭子李云居于東郭也田子方之師惡乎音烏螻力侯切蟻魚綺切稊大西切稗蒲賣切草名甓步歷切云瓴甓瓴甋也屎尸旨切溺乃弔切正獲之問於監古銜切市履狶虛豈切每下愈況李云正亭卒也今之市令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狶大豕也履踐也夫市魁履其豕股腳縣蹄之下肥則知上肥矣問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之徧也一曰況益也每履其縣蹄之下難肥之處見其肥則知上之饒益多矣或曰況者譬況也汝唯莫必謂无乎逃物見張君房本舊闕

无有一際

○周徧咸文云周无不包也徧无不至也咸无不備也澹而徙皆切寥音遼彷徨音旁皇成云放任貌馮皮氷切閎音宏李云馮閎皆大也郭云虛廓之謂衰殺色界切下同

得道秋豪

妸於河切荷甘音河成云妸姓也荷甘字也老龍吉李云懷道人也神農成云神農非帝者也隱几於靳切闔戶戶臘切晝瞑音眠奓庬野切又音奢司馬云開也嚗然音剝李云放杖聲也僻陋足亦切成云偏僻鄙陋也慢武半切又如字訑徒旦切成云不專謹也已矣夫音符弇音奄堈音剛弔李云姓弇堈名弔體道人也繫焉謂爲物所歸投也

淵之又淵

卬而歎崔本作卬張君房本作仰集韻卬仰同音說文舉也詩瞻仰昊天舊本作中恐寫誤

光景都亡

窅然烏了切搏之音博

守一

○大馬成云楚之大司馬也捶鉤之累切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爲捶也鉤帶也巧與音餘下同而好呼報切以長丁丈切

不先物

見賢徧切又爲于僞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言其要有由不得无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无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无而今有也有先悉薦切下同

合境

安化成云安住也之囿音又之圃布五切相

鼈子兮切和也

背俗

山林與音餘下同皐壤與成云神皐與壤與

我无親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而樂音洛下同

能樂魚呂切齊知才細切又如字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

○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一

碧虛子造

雜篇庚桑楚二十七

去智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使也學徒弟子也庚桑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倉偏得音篇成云門人之中最勝故曰偏得畏烏罪切本作喂壘力罪切何祭注亢倉子云畏壘山即羽山也在徐州畫然音獲挈然苦計切畫飾智者也挈然謂契約合○仁者也皆起之姦偽失其自然也又苦結切○提也亦仁愛也遠之于萬切司馬云言人以仁智爲臣妾爽桑子悉素仁智也擁於勇切腫章勇切郭云擁腫朴也鞅掌於丈切或云擁腫不材郭云鞅掌不自得向云二句朴纍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三年成云三歲一閒入道小成大壤而掌切廣雅云壤豐也灑然素麥切李云驚貌日計之而不足向云无旦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天時而大穰正得秋而萬寶成天地以萬物爲寶至秋而成也元嘉本作萬實環圍也堵丁魯切司馬云一丈曰堵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竊竊平章偶語也俎豆側呂切成云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俎豆食我於衆人間也杓音的又匹么切郭云爲物之標杓也王云斯由已爲人唯的也司馬本作魡音的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之溝則周禮洫澮之廣深也洫廣深八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所還音旋回也鯢五兮切鰌音秋爲之制廣雅云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王云制謂擅之也鯢鰌專擅於小溝也步仞之丘○陵六尺爲步七尺曰仞謂廣一步高一仞也孔安國云八尺曰仞又爾雅云四尺曰仞孽魚竭切祥爲之祥李云祥怪也狐狸善爲袄孽言各有宜宜不失則大人有豐祿也王云野狐依之作袄祥也崔云蟲猻以小丘爲善也祥善也函音含車之獸李云獸大容車介而音戒廣雅云獨也一本作分謂分珠也離山力智切吞舟教恩切碭而失水徒浪切謂碭溢而失水也崔本作去水陸居也則蟻魚

綺切苦之又作窮之深眇彌小切成云眇遠
也二子向崔郭皆云尭舜也殖蓬蒲空切而
㧙側瑟切與扻同說文摭比之總名也數米
色主切而炊昌垂切向云理於利小也窢竊
司馬云細語也一云計校貌軋於黠切說文
軋輾也輾轢也輾轢車所踐也輾女展切轢
力的切有絨音試下同穴阫䁱回切向云阫
牆也言无所畏忌吾語烏據切南榮趎音厨
吕子切庚桑子弟子也向音疇一音紹俱切
徐直俱切又敕俱切又處由切漢書古今人○
○表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子作南榮
幬云敕蹻趹步百合不休躉然子六切已長
丁丈切將惡音烏亦辟婢亦切開也崔云必
亦切相著也或闢開廁之闢勉闢道向云勉
強也一本作晩達耳矣向云僮達於耳未微
入於心也一本作未達耳曰奔蜂乎恭切司
馬云小蜂也一云土蜂也江南李氏本无曰
字藿蠋音蜀司馬云豆藿中大青蟲也越雞
司馬云小雞也或云荊雞也伏扶又切烏抱
子也鵠音鶴又戶沃切卵力管切魯雞向云

大雞也今蜀雞也贏糧音盈崇方言贏儋也
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一音果曰睢惟癸切
懼然紀具切文云失容貌成云驚視貌一本
作愯朱愚鍾輸切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也
一曰丹也朱愚義取丹心愚㥼也江南古藏
本作扶愚眉睫音接釋名云目毛也規規李
云失神貌一云細小貌若喪息浪切揭其列
其謁二切竿音干而求諸海也向言以短小
之物欲測深大之域也汝亡人哉崔云喪亡
性情之人也惘惘乎文云不知所歸也所好○
○呼報切所惡烏路切息愁舊作自愁劉得一○
作息愁文如海作愁息灑濯文角切鬱鬱吕
覽曰水鬱則汙木鬱則蠧草鬱則黃津津文
云不淨也成云尚漏也猶有惡也李云惡計
未盡也外韄音獲云束縛也三蒼云佩刀靶
韋也本亦作獲向音霍繁多也概也而捉側
角切成云捉持也內揵其輦切難也徐作揵
其偃切關也閉也可繆莫侯切向云綢繆也
放道如字向方往切依也衛生李云防衛其
生令合道也能舍音捨下同翛音蕭文云无

滯著貌侗大董切向敕動切云直而无累之
謂三蒼云敎直貌文云无不通貌嗥戶羔切
嗌音益喉也咽也李本作不嗌音厄云謂噎
也文本同云氣不通也不嗄於邁切司馬云
楚人謂啼極无聲為嗄又聲破也握李云捲
手曰握不掜五禮切廣雅云捉也成云拘拳
也文云掜瘦擗也共其崔云共壹也文云不
偏用力哭兒共有此德也瞚音舜動也偏音
篇委於危切蛇以支切氷解音蟹交食崔云
交俱也李云共也交樂音洛相攖於營切廣○
○雅云亂也若槁苦老切惡有音烏

自定

宇泰定心宇大宇也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
張君房本舊闕敗之補邁切以滑音骨靈臺
靈府靈臺皆心也眞君處于內謂之府眞宰
游於上謂之臺不見其誠已而發謂不自照
其內而外馳也每發而不當丁浪切爾雅云
每雖也謂雖有發動不中當也券內音勸券
契也內屬我也外屬彼也契內者无名契外
者貫術而已說文券契也券別書之書以刀

判與其勞故曰與也務郭忠恕佩觿券从力或从力者勞券之券一曰止也逵眷切每妄更爲失妄見劉得一本舊闕期實芳貴切期說文會也一曰要也費說文散財用也賈人音古同商賈之人費心於錐刀也人見其跂猶之甦然苦回切甦然不動貌一曰安也主也謂衆人已見其跂求分外而猶自安可蓋愧之甚也物且且苟且也苟且其心容身不暇豈能容於人哉馬能於虔切莫憯七坎切廣雅云痛也鏌鋣音莫耶良劍名其分待問○切下同所惡烏路切下同故出而不反謂其蕩而不還也見其鬼謂陰氣來舍也出而得是謂得死失者同於得故曰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廣雅云蔑殄也盡也天光已蔑雖有實性與其冥冥之物不二也具諸謂之清靈善爽之鬼出无本入无竅苦吊切造化无本大空无竅也乎處昌據切下同有長如字本剽本作摽肩小切崔云末也宇也四方上下爲宇也宙也往古來今曰宙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君房本舊作入出

移是

惡乎音烏爲喪息浪切以分方云切爲尻苦羔切一宗一本作守昭景也著丁略切甲氏也著張慮切有生黬也於減切司馬云烏䵋切黶有疵也有疵者欲披除之披普皮切分散也然曰移是黬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臘力闔切者之有膍音毗司馬云牛百葉也胲古來切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按臘者大祭備物而有膍胲此雖從散禮應具不可散棄也其偃溲所留切偃溲屏廁也溲見江南○李氏本舊闕爲是于僞切死償常亮切廣雅○云償報也蜩音條鷽音學移是非令之人也非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禮僞

蹍女展切蹍也履也驚魚到切驁縱貌嫗烏過切聲柔貌文云驚失聲一曰嫗詡慇懃貌辟金必頑切除也

虛无

之勃必妹切下同之謬如字塞也欺也一本作繆亡侯切繫縛之謂去德起呂切惡欲烏路切之累劣僞切下同不盪徒黨切郭云動也

德性

德之光一本作先猶睨魚計切視也

拙僞

羿五計切中微丁仲切而偃音良崔云良士也又音浪惡天烏路切下同

智籠

之籠力東切湯以庖白交切人籠伊尹伊尹負鼎以干湯湯知其賢故順其性以庖廚而○籠之已解禪王爲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羊皮贖之於楚也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故因其所好籠之也已解田子方篇

忘形同天

介者音界郭云刖也廣雅云獨也移畫一敢紙切析也畫飾容之具今兀足故不復愛之一云移離也崔云移畫不拘法度也夫復音服文云復溫復也謵音習文云謵戰也不餽其愧切廣雅云遺也而忘人復者溫複之謂也

謂亂也夫人亂習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
温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饋遺
之此至悉不獲人之所惜者也无復相爲之
情故曰忘人侮之亡甫切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一

○

○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碧虛子造

雜篇徐无鬼二十八

遷善

徐无鬼緡山人魏之隱士司馬本作緡山人
徐无鬼女商成云魏之幸臣魏武侯名擊文
侯子治安已勞之力報切唯山林之勞一字
如字餘并下章並力報切盈嗜時志切下同
長丁丈切好呼報切下章同惡烏路切下章
同黜敕律切退也堅苦田切爾雅云固也○崔
云引去也司馬云牽也超然司馬云猶悵然○
也少馬詩照切嘗語魚據切吾相息亮切下
同執飽而止成云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是狸
德也謂貪如狐狸也視日司馬云瞻遠也若
忘其一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无其身也直

者中繩丁仲切下同司馬云直謂馬齒曲謂
背上方謂頭圓謂目成云曲謂項也成材言
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若卹音恤文云疾也
若失音逸文云亡也李云卹失皆驚竦若飛
也若喪息浪切下章同其一言喪其偶也超
軼音逸過也徐徒列切崔云徹也從說子容
切金板或曰秘讖也司馬云周書篇名六弢
吐刀切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超之
流人司馬云越國流人有罪見流徙者也又
越遠也數日所主切期年音基逃虛空者司
馬云故壞冢處爲虛空也成云虛園空宅也
藜力西切藋徒弔切柱誅矩切司馬云塞也
宇見君房本舊作宇鼪音生鼬由救切之逕
司馬本作徑道也踉位其空音良踉云欲行
○貌司馬本作良云良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
謂處虛空之間也聞人足音跫然巨恭切蹋
地聲成云人行之聲而喜矣李云徧武侯无
君人之德而處在防衛之閒雖臨朝矯厲倉
非其意及得其所思猶逃竄之人聞人足音
安能不蹙然改貌釋然而喜矣謦苦頂切欬

苦愛切李云謦欬猶言笑也但呼聞所好猶
大悅況骨肉之情歡之至也久矣夫音扶後
倣此

修誠

食芋音序蔥韭音久以賓本作擯必刃切司

馬云素也李云賔客之賔欲干李云干求也
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社稷
也萬乘繩證切不自許司馬云許與也謂自
私之姦也姦病王云姦者以正從邪謂病也
偃兵偃息也鶴列李云謂兵如鶴之列行司
馬云鶴列鐘鼓也文云陣形也麗譙本作嶕
在遒切司馬云麗譙樓觀名也按謂華麗而
嶕嶢也文云戰樓也徒驥司馬云徒步卒也
文云驥馬軍也錙壇側其切錙壇壇名成云
宫名也文云戰場也惡乎音烏勿攖一營切
○又一盈切巳脫青李肉去骨也他括切胥去○
肉也此非也

放心

大隗五罪切成云古之至人具茨祀咨切司
馬本作疾山名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
昌寓音禹驂乘繩證切驂乘車右也御車左
也謵音習朋蒲登切崔本作多舒氏切前馬
司馬云二人先馬導也昆閽音昏滑音骨稽
音雞後車司馬云二人從車後也襄城之野
今汝州有襄城縣在大隗山之南七聖黃帝
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謵朋五昆閽六滑
稽七予少詩召切瞀莫豆切李云風眩貌司
馬讀曰瞑謂眩瞑也長者丁丈切乘日之車
司馬云以日爲車謂乘日新以變化也車者
推移不定也少痊七全切李云除也且復扶
又切亦去起呂切

樂圍

不樂音洛下同察士李云察識也成云機警
明察之士也陵李云謂相陵轢誶音信廣雅
云問也又雖遂切謂好陵辱責罵人也之辭
○見張君房本舊作淩誶之事皆囿音又文云○
滯於一方也興朝直遥切中民之士李云善
治民者也矜難乃旦切枯槁苦老切後章同
宿名宿久積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爲娛其所
寢宿唯名而已廣治直吏切貴際謂盟會事
不比毗志切成云比和樂也下同商賈音古
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
工通財鬻貨曰商一云坐賣售曰賈市井古
者田井爲市故謂之市井則壯壯猶勤也

謬妄

而中丁仲切儒墨楊秉成云儒姓鄭名緩墨
名翟楊楊朱也秉公孫龍子魯遽音渠成云
周初時人冬爨七亂切鼎成云冬取千年燥
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造冰成云
盛夏以瓦瓶盛老湯再煮極沸沈瓶井底即
自成氷爲之于僞切廢一廢置也改調徒弔
切无當丁浪切合也方與我辯江南本作方
與我辯舊本作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扶弗
切文云拂反也相鎮以聲文云鎮壓也齊人
蹢子於宋音擲投也司馬云齊人憎其子蹢
之於宋使門者守之令形不全自以爲是鈃○
鍾音刑字林云鈃似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壺
而大以束縛郭云恐其破傷也按此言賤子
貴鈃自以爲是也唐子謂失亡子也遺類遺
亡也亡其種類故也惠施叛道而好辯猶齊
人遠子而愛鍾也未始離力智切於岑士金
切岑岸也成云楚郢之人因寄于江濱之側
投蹢守門之家夜半无人之時輒上人舟而
舟未離岸反與舟人鬭愧心負理更造怨詞
迷謬若此自以爲是

亡貨
從者才用切郢人以井切楚都也漢書音裊
作慢人古之善塗塈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
塈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
石揮斤而斷之慢音漫堊烏洛切白土也漫
莫干切李云塗也瞑目恣手四字江南本是
經舊本作郭象注非是試爲于僞切
公舉
可不謂云江南李氏本作諱舊本作謂大病
○大極也惡手音烏屬音燭欲與如字又音餘
且鈎鈎反也上忘而下畔言在上不自高於○
下无背者也以聖臨人以賢下人江南本作
以聖臨人以賢下人舊本並作以賢
戒驕
狙七徐切吳王文云夫差也恂然舜前二音
司馬云遽也成云怖懼也深蓁側巾仕巾二
切成云林叢也委於危切蛇餘支切成云從
容也攫俱縛切三蒼云攫搏也搔素報切文
云騰躑便疾執見賢徧切王射食亦切下同
搏音博捷疾業切速也相者息亮切司馬云
佐王獵者也趨射音促息也狙執死司馬云
見執而死也之狙之猶是也其便姘面切以
敖音傲慢也此殛紀力切誅也董梧有道之
士師其德以鋤色以鋤士居切成云除去也
去起呂切樂音洛
鬻名
隱几於靳切噓音虛入見賢徧切山穴之口
李云齊南山穴也司馬本作山穴之中田禾
齊君也尊德故國人慶之鬻之羊六切彼惡
○音烏下同自喪息浪切
○
貴默
觴之音商李云酒器之總名也孫叔敖執爵
按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
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
楚又宣公十二年傳云楚有熊宜僚則與叔
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成云爵亦酒
器受一升於此言已文云謂古人於會同之
庭酬酢之時祝辭也弄丸丸猶珠也弄丸者
謂轉丸之技也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
中聊以自適也見谷子有轉丸決猛獸夫聖
智之无窮若轉丸之无止頓獸威之无盡故
宜僚所以示弄丸之技也而兩家之難乃旦
切解音蟹司馬云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
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
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
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劒不動弄丸如故曰
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歎息兩家
而已宜僚不預其患文云白公勝及大夫子
西兩家舉兵相伐二家大夫曰宜僚陸沉之
○士一人當五百並遣使往召之宜僚高枕安
卧以見二大夫之使者以兩手弄丸不止眠○
後不起承之以劒不動二大夫使者各還具
論宜僚之意二大夫曰高枕而卧者示我无
爲也承之以劒不動者兵不足恃也兩手者
喻兩家也丸者形圓无爲之物也兩手弄之
不止者俱至於困也明兩家構兵不止必至
滅亡二大夫解兵而歸不復用兵也甘寢秉
羽如字謂以扇揮面也司馬本作甚云讀曰
翿戴作翹字舞者之所執崔本作異郢人投
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卧以養德於廟

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
投兵无所攻伐也喙許穢切三尺三尺言長
也司馬云喙息也宜僚弄九而郢難叔敖除
備以折衝丘亦顧有數息其三尺三尺七首
劒也成云喙口也茍其言當耶此无言假令
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顧有之彼之謂彼
謂宜僚叔敖一曰彼謂甘寢此之謂此謂仲
尼也一曰此謂弄丸總音揔不能同一本作
相同善吠伐廢切司馬云不別客主
○止也善言司馬云失本逐末而言不止循古
而不摩一本作磨郭云摩拭也王云摩消滅○
也雖常通物而不失己雖理於今當循於古
之道馬自古及今其名不摩滅也

相形

九方歅音因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皋爲
我子偽切相吾子息亮切梱音困瞿然紀俱
切司馬云喜貌字林云大視也索然悉各切
司馬云涕下貌祟福息呂切距也逆也而牂
音臧爾雅云牝羊也於奥烏報切西南隅未
地羊之位也一曰豕牢也好田呼報切於实

一作实烏弔切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火地
大地生鶉也一曰東南辰地辰爲鶉鳥也游
於天地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邀古堯切遇
也樂音洛委於危切蛇餘支切之償展羊時
亮二切還也怪行下孟切无數居豈切於燕
音煙而鬻音育易以豉切刖音月渠公渠公
齊之富室爲街正買相自代終身食肉至死
一云渠公屠者與相爲君臣同食肉也

外贊

畜畜李云行仁貌王云卹愛勸勞貌其人○與
○人相食與音餘言將馳走於仁義不復營農
飢則相食所惡烏路切之行下王切且假夫
禽貪者器司馬云禽之貪者殺害无極仁義
貪者傷害无窮且假夫仁義爲禽貪之器用
也一覕薄結切說文蔽不相見也

偷安

暖吁爰切柔貌姝音樞說文曰好佳也又暖
姝自許貌濡音儒安也需音須濡雲謂偷安
濡濡須臾之頃卷音權婁音縷卷婁猶拘攣
也言拘檢求名之人屈己以殉物物雖懷歸

終當自苦如舜登庸歷試以至已身癯腊招
損之由起於羶行可豕蝨音瑟疏鬣長毛見
張君房本舊闕奎蹏苦圭切奎說文兩髀之
間也曲隈烏回切股間也操煙七曹切羊肉
不慕蟻魚綺切云舜年長心勞无愛樂之志
是猶羊肉不慕蟻也羶也設然切羶行下孟
切三徙成都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也至鄧之墟邑名童土云童土地无草
木也齒長丁丈切惡衆烏路切不比毗志切
下同和也煬音羊和煬炙也爲和氣所炙於
○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焼得水則死魚○
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一云真人无羶故不
致蟻是蟻棄智也共處相忘之大道无沾需
之德是魚行計也羊无羶行而不致蟻是羊
棄意也

自脢

以天待人見張君房本舊作之董音謹司馬
云烏頭也治風冷痺桔梗音結古猛切司馬
云桔梗治心腹血瘀瘕痺雞壅於容切司馬
云雞頭也一名芡與藕子合爲散服之延年

本或作癰豕零司馬本作豕橐一名豬苓根似豬卵可以治渴桀四者皆藥草名是時為帝者也司馬云藥草有時迭相為帝謂其王相休廢各得所用也勝言音升句踐音鉤越王甲楯純尹切楯云扞身蔽目者棲於音西李云登山曰棲會古外切稽音雞種章勇切越大夫名也吳越春秋云姓文字少禽所以存一本作可以存言知越雖亡可以存也鴟夫夷切目成云鴟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而不適晝鶴脛刑定切解之佳買切司馬云去○也成云鶴脛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有損焉有形自然相累世能累物物能累人故大夫種有以不免也恃源而往者也水由源往雖過風日不能損也道成其性雖在於世不能移也之長丁丈切蕊萃聚也李云多也恃其所不踞女展切李云一足常不移故能行廣遠也

棄數

解之音蟹下同又佳買切頡下結切滑乎八切頡滑謂錯亂也揚搉音角三蒼云搉敵也許慎云揚搉粗略法度王云搉略而揚顯之感解佳買切復於音服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三　習十五

碧虛子造

雜篇則陽二十九

抑進

則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一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成云魯人遊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也夷節楚臣王果司馬云楚賢人成云楚大夫也不譚音談李云說也公閱休音悅隱士也擉初角切司馬云刺也山樊音煩李云傍也司馬云陰也廣雅云邊也成云○茂林也予宅司馬云以隱居山陰不自顯也○文云宅山傍而為居顛冥音眠司馬云顛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賜音謁字林云傷著也撓乃孝切王云惟正德以至道服之佚人以才辯奪之故能泥撓之也化卑居高而以卑為本也本或作而化卑於人也樂物音洛而飲於鴆切綢直周切繆亡侯切纏綿也文云有為交結也周盡一體所鑒綢繆粗精洞盡故言周盡一體一體天也復命搖作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有天然則

是復其命也命之也命名也憂乎智而所行
恒无幾居豈切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王云憂
乎智謂有爲者以形智不至爲憂也不知用
智必喪喪而更以不智爲憂及其貿之所行
有弊无濟故其憂患根拔无須臾停息故曰
恒无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遺智去憂非可憂
而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
於人鑑生便有物之美而爲无心人與作名
言鑑耳故人美之人若不相告即其知其美
○於人也好之呼報切暢然喜悦貌之緡民忍
切郭云合也與胳同司馬云盛也十九謂見○
十識九也見見聞閒見所見閒所閒冊相氏
息亮切郭云古聖王也嘗舍音捨皆殉辭伐
切所行之備而不洫況壁切深也義取深溺
也李音溢濫也王云壞敗也无心偕行何往
而不至故曰皆殉也所行之備而物我无傷
故无壞敗也門尹登恒向云門尹官名登恒
人也爲之于僞切下同傳之音付下同之名
亂音丑法得其兩見賢徧切得其隨成之道
以司其名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人鑑之相

得也容成氏老君師也著書十四篇

止闕

魏瑩音瑩司馬云魏惠王也與田侯牟司馬
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
不名牟約乙却切又如字司馬云本惠王二
十六年背之音佩刺之七賜切犀首魏官名
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萬
乘繩證切匹夫從讎成云謂无官職夫婦相
匹偶者也從讎報讎也爲君于僞切下請爲
○君同拔其國拔者克城邑而取之言若拔草
木并得其根忌也出走成云田忌齊將也忌○
長而走或言圍之也扶教一切三蒼云擊也
折之舌切季子魏臣文云魏國之公子也又
壞音怪華子亦魏臣也惠子惠施也而見賢
徧切下同戴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於魏
王蝸音瓜李云蝸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
蒼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黄犢逐北如字北
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曰噫於其
切言與音餘焫然音敝字林云惆也成云悵
悵貌有嗃許交切管聲也廣雅云鳴也劍首

司馬云劍環頭小孔子吷音血字火然如風
過也

遠佚

蟻丘魚綺切李云山名也之漿李云賣漿之
家登極司馬云極屋棟也外之以觀也一曰
乎頭屋也稯稯音總李云聚貌聖人僕謂懷
聖德而隱僕隸也司馬本僕作樸謂聖人之
坏樸也藏於畔王云修田農之業是隱藏於
壠畔聲銷音消司馬云小也文云銷聲滅迹
○人不識也不屑屑絜也不絜世也陸沈司馬○
云當顛而反隱如无水而沈也

治形

長梧封人長梧地名成云地多長梧因以名
爲封人守封疆之人子牢司馬云即琴牢孔
子弟子也鹵音魯莽莫古切滅裂猶短草也
李云謂不熟也郭云魯莽滅裂輕脫末略不
盡其分也司馬云鹵莽猶粗疎也謂淺耕稀
種也滅裂謂斷其草也變齊改變齊民之法
也一曰才細切說文禾麥吐穗上平也耰音
憂司馬云鉏也廣雅云椎也字林云摩田器

也厭滄音孫韻也一曰水沃飯曰滄離其力智切下同以衆爲如字王云謂凡事所可爲者也避離滅亡皆猶衆爲衆爲所謂㫁棄也因爲本作衆偶欲惡烏路切之孽魚列切崔音丸葦頻葦于鬼切蘆也蒹古恬切蒹葭也葭音加亦蘆也並潰回內切漏發李云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漂本作瘭敷妙切疽七餘切瘭疽謂病瘡膿出也疥音界癰音邕溲或作瘦所求切膏司馬云謂虛勞人衆上生肥白沫也皆爲利欲感動失其正○

○氣不如深耕熟耰之有實也

涉塵

栢矩文云魯人有道之士欲往齊行化辜人罪人也李云謂應死人也一云棄市暴死者殭之其良切朝服直遥切而幕音莫司馬云覆也號天戸刀切大菑音災離之離著之文云被也匿女力切文云藏也不勝音升

循物

蘧其居切伯玉成云蘧姓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詘起勿切廣雅云曲也鄙音黜然與音餘然 手言未然也

素定

大弢吐刀切伯常騫起虔切狶韋虛豈切韋成云三人並史官姓名湛丁南切桼之久也又音沈槃音泮諸侯之際司馬云盟會之事同濫盧瞰切說文汜也或作檻胡暫切浴器也史鰌音秋司馬云史魚也所搏音博幣帛也浴巾也司馬音蔽云引衣裳自蔽而扶翼同馬云謂公及浴女相扶翼自隱也故墓一本作大葬沙丘地名在盟津北畔掘之其月切

○洗西禮切不馮音憑其子司馬云言子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爲冢也奪而埋之一本作奪而里之而汝也里居處也

究理

少知成云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大公調成云道德廣大公正无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大公調並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五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令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庳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幷而爲公士幷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无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書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烏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勁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亨橋運之

○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頻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使也季眞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眞以无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雜篇外物三十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誅亦无時而妙矣令擇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對內我而外物以其善惡忠孝

不能全生故曰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刑龍逢比干已解人間世篇箕子狂史記云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惡來死史記云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作石椁於北方姓嬴名惡來有力者也紂之嬖臣與紂同誅伍員已解胠篋篇萇弘周○靈王之忠臣為劉恭公所譖從於蜀自恨忠○而被讒遂自刳腸而死蜀人憐之以櫝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碧石名也呂覽云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玉孝已憂成云孝已高宗太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悲李云曾參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穌成云遭父打鄉乎死地故悲泣也大絯音駭兩陷謂善惡之藏俱陷沒于憂苦之中螴音陳又褚允敕畫二切蜳音惇文云不中貌又杜允轉餘准三切司馬云螴蜳讀曰忡融言怖畏之氣忡融兩涖不安定貌慰慇武巾切慰鬱也慇問也沉屯張倫切司馬云沉深也屯難也僓然音頹文云无心至順也

急難

貸本亦作貣音特群經音辯云取於人曰貣與之曰貸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也將貸他代切與之也而呼火故切大聲也鮒魚音附廣雅云鯖魚也鯖音績波臣司馬云謂波蕩之臣南游說見張君房本舊闕激古狄切西江成云蜀江也蜀江從西來故謂西江吾失○我常與與猶親也謂魚水常相親也畢索所白切枯魚李云猶乾魚也

趣遠

任公子李云任國名也大鉤本亦作鈎巨繼司馬云大黑綸也犗古邁切犍牛也謂峯領牛也餌音二蹲音存成云踞坐也會古外切稽古兮切山名今為郡也期年本亦作朞音基言必久其事後乃能感也錎沒音陷驁揚一本作騖奮鬐鬐求夷切李音須憚丹末切赫大百切千里言千里皆懼若魚司馬云大魚名也若綠神也或云若魚猶言此魚而腊音昔制河本亦作淛諸設切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淛江以為吳會界分司馬云淛江今在會稽錢塘蒼梧或云山名在嶺南或云九疑山也輇才才全切李云輇量人才也或作軨軨小也本又作輕諷說方鳳切揭其列其謁二切竿累芳彼切竿累謂判篠之竿爾綠之綸類累綸也灌瀆司馬云溉灌之瀆守鯢五兮切鮒音附李云鯢鮒皆小魚也縣令縣高也令舉也○

述犇

○臚力於切蘇林注漢書云上傳語告下曰臚臚猶行也傳治戀切向云從上語下曰臚傳一音張戀切遽也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將出也裙襦而朱切青青之麥司馬云此逸詩刺死人也陵陂彼宜切布施始豉切接持也成云撮也擪乃協切字林云擪一指按也其顪本亦作㖪許穢切司馬云頤下毛也成云頰口也金椎直追切控苦江切成云打也徐別彼列切分開也

矜驚

老萊子楚之高士也常隱蒙山楚王召而不應與妻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拾薪江南本作出拾薪本又作出林薪舊作出薪趨下音促李云下短也末僂謂頭前背傴也後耳司馬云耳却後也 習十三 視若營四海夫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尧有亢龍之猶舜有卷僂之胅周公顛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信哉丘去起呂切躬矜爲身矜修善行容智謂飾智爲容好慶然子六切業可得進○手問可行仁義於世手而驚五報切矜也下同下或作驁寰其矩切之行下孟切易進焉耳易見張君房本舊闕反无非傷也反逆於理動无非邪也似嗟切動矜於是也聖人躊音疇躇直居切以興事以每成功每者每有成功也躊躇者從容興事雖有成功聖人不存猶致弊迹流毒百世況乎矜善行而載之不已哉

智困

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按元公名佐平公之子史記作宋元王二年夢見龜阿門司馬云阿屈曲處也宰路李云淵名龜所居處予爲如字又于偽切使河所吏切漁者音魚余音預且子餘切史記云姓余名且於泉陽得龜覺古孝切占之史記云占者博士衛平令力成切會朝直遥切下同刳口孫切七十二鑽左端切而无遺筴初革切龜卜七十二兆而无遺失闕氏易傳云故七十二爲經此所以立曆法也五之爲眷五箇七十二成歲七百二十爲起法七千二百爲統法七十二萬爲通○法氣朔之下收分必盡爲全率七千二百萬爲大率謂之无紀鵜徒兮切鶘音胡水鳥也一名淘河去小起呂切下同石師石者匠名也謂无人爲師匠教之者也一本作所師又作碩師

无用之用 習十三

廁足音側謂足之側也墊丁念切崔云下也致黄泉致至也謂人從足之側掘之墊下至于黄泉

流遁

之行下孟切任與音餘覆墜直類切狶韋氏虚豈切古帝王不波波者高下貌文云波蕩物性也不僻匹亦切

内通

顫舒延切謂審於氣臭嗅庚狂切塞也跈女展切踐也其竇音豆穴也胞普交切腹中胎也說文生兒衣也重直龍切閬音浪郭云空曠也勃谿音奚勃爭也谿空也司馬云勃谿反戾也室无空虚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鬭爭也○六鑿在報切相攘如羊切郭云逆也司馬云謂六情攘奪也大林丘山之善句絕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茂林爲丘山之美茂林伐則烝象根焉奇才爲士人之善胥才役則精神肶馬譈音賢郭云急也向云堅正急則討生柴說文小木散材也徐鉉曰師行野次立散木爲區落名曰柴籬郭云塞也 習十二 銚七遥切削也鎒乃豆切似鉏田具也到植時力切又音值立也司馬云鉏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背子斯子智二切本亦作揃子淺切三蒼云揃猶翦也搣本作搣音滅字林云批也史崇藏

經音義云槭手拔也可以沐老老則日角皮皺也槭批也令使手批皺乎可以洗老容謂摩挱亦宅也一本作休老非佚音逸以皺户揩切王云謂賚百姓之視聽也徐音戒謂上不問下也

遠其

演門似淺切成云宋城門名一云楚邑名官師楚官名

蕩性

務光紀他徒河切孟解大宗師篇而踆音存○古蹲字窾水音款水名弔之司馬云恐其自沈故弔之申徒狄已解大宗師篇踣音赴本亦作趠字林云僵也李云頓也

忘荃

荃七全切崔音蓀香草也可以餌魚義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蹏大兮切兔罥也又云兔蹄也係其脚故曰蹏也罥古縣切弶巨亮切得夫音符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碧虛子造

雜篇寓言三十一

中道

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已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重言謂德重之人所言也卮言日出音支李起宜切夫卮器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以喻中正之言也夫日出未中則斜過中則昃及中則明故卮言日出者義取其中正而明也天倪音崖成云自然之分也○藉郭云借也李云因也予媒成云合也者○艾五蓋切經緯文云六經六緯也成云上下曰經傍通曰緯本末文云本道德末仁義以期成云待也陳人成云陳久之人曼衍以戰切不斷也文云不留滯也惡乎音烏下同皆種章勇切相禪音擅成云代也

時化

好呼報切惡烏路切蘁音悟又五各切逆也

係祿

三釜小爾雅云六斗四升曰釜心樂音洛下同三千鍾成云六斛四斗曰鍾不洎其器切及也若參所金切无所縣其罪乎縣係也心靡化於祿所存者親也雖係祿而无係於罪也如觀鳥雀古亂切鳥見張君房本舊闕蚊虻王庚切鳥雀蚊虻相過忽然不覺王云鳥雀蚊虻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叙學

子綦音其勸公以其私死也私見張君房本舊闕歷數在天成象有曆數可以推人據○在地成形有人據可以知惡乎音烏下同

獨化

括撮古活切撮見君房本舊闕被髮皮寄切叟叟本又作搜搜同素口切又音蕭向云動貌稍山巧所教二切有漸也蜩甲音條司馬云蟬蛻皮也蛇蛻音悅又吐卧始銳二切吾屯徒門切聚也而況乎以无有待者乎无見張君房本舊闕

去驕

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之沛音貝成云彭

城也今徐州邀古堯切要也遇也玉篇云求
也抄也遮也於梁成云宋地也今汴州至舍
逆旅之舍也盥音管澡手也澂也漱所救切
盪口也巾櫛莊乙切梳之總名也屨俱遇切
履也睢睢許圭切仰目也盱盱香于切張目
也躄子六切成云慚悚驚懼也家公李云主
人公也煬羊尚切向云炊也

雜篇列御寇三十二

出異

○伯昏瞀人音茂又音務楚之賢士隱者也列
子亦師事之又作无人奚方李云方道也吾○
驚焉李云見人感已即達道故驚也惡乎音
烏十漿子祥切謂十家並賣漿也亦作漿五
漿先饋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遺王云
皆先饋進於己不解音蟹形諜徒協切郭云
便辟也說文閒也成光司馬云形諜於衆成
光華也賁老謂重列子過於老人而盤子兮
切亂也爲食音嗣无多餘之贏音盈无見江
南李氏張君房本舊闕萬乘繩證切而敖如
字或作校古孝切虛已音紀成云汝安處已

身不能忘我獨顯形儀爲物所歸保汝司馬
云保附也无幾居豈切敦杖音頓蹙之子六
切賓者本作儐必刃切謂通客之人也跣而
走典切豎其甚切立也發藥如字司馬本作
廢藥廢置也而焉於虔切揺而本性一本性
作才又无謂也動搖本才以致求者又非道
德之謂也小言言不入道故曰小言人毒以
其多患故曰人毒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彼不
敢告汝汝又不自覺何期相孰哉王云小言
○爲毒曾无告語也誰相親愛者既无告語
此不相親愛之至也汎若芳劒切

自伐

緩也緩名也鄭國之儒者名緩是時儒墨二
學方盛緩欲使弟翟學墨更受爲墨之利呻
吟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又云呻吟讀誦
也裘氏之地地名崔云裘儒服也因而名地
祇三年而緩變爲儒翅移切說文地祇提出
萬物者也謂學出千日而儒業成河潤九里
文云河從乾位來乾數九也使其弟墨謂
使緩弟翟成墨也闔闔何不也嘗視其良良
者良人斥緩也言何不試視緩墓上已化爲
楸栢之實良或作垠音浪冢也闔嘗視其良
見江南古藏本舊本作闔胡嘗視其良相梓
才骨切言穿井之人爲已有造泉之功而梓
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矜緩不知翟天然之
墨而忿怒之

內照

莊子曰知道易以豉切古之至人見張君房
本舊闕

无益

○朱泙音平漫末旦切司馬云朱泙漫支離益○
皆人姓名屠音徒單音丹盡也千金之家如
字本作賈亦作價一本作產技成其綺切

乖理

順於兵順或作慎

激淺

小夫成云凡夫也不離力智切苞苴子餘切
司馬云有苞裹也竿音千牘音獨司馬云竹
簡爲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成云苞苴香草
也大寒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非大丈

夫之所爲也敫精神妍世必世二切褰淺狹
小觀甘瞑音眠發泄息列切

濫進

曹商宋之小人爲于僞切宋王司馬云偃王
也使秦所吏切乘繩證切下同阨巷於懈切
困窘其隕切急也槁苦老切項李云羸瘦貌
黄馘古獲切司馬云謂面黄熟也從車才用
切隨行也秦王司馬云惠王也痤徂禾切癰
也䑛食紙切痔治紀切

觀迹

○有瘳敕由切圾乎魚及切危也從事華辭以○
支爲旨雕琢華藻支蔓旨要汝與予頤與汝
與順與並音豫與之與也予音稚與之與也
離實力智切施於始豉切商賈音古宵人王
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訊之音信
問也

察行

貌愿音願廣雅云謹愨也有長丁丈切若不
肖外如長者內不似也有順或本作慎古順
字殊閏切理也王本并江南古藏本並作慎
一本作循懁音環三蒼云急腹也王云研辯
也外慎研辯常務質訥緩或半切李云內實
堅外如緩也釬胡旦切又音干急也一云情
貌相反卒然寸忽切其則法則也或作側不
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九徵索也索
其人情

眞德

正考父宋湣公之遠孫弗父何之曾孫成云
則孔子十八代祖宋大夫也而傴紆矩切而
僂力矩切三命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也
○而夫郭云凡夫也呂鉅觸褰貌孰協唐許協○
同也唐堯許由皆崇讓者也言考父與而夫
誰同於唐許也自好呼報切而吡匹爾切郭
云訾也

必達

窮有八極極至也達有三必必者分之極也
刑有六府府聚也美髯人鹽切緣循文云不
能行也偃佒於丈切文云胃出也困畏不若
人文云怯懦也三者俱通達文云三者无用
於人不見仕役俱能達盡其生理者也六者
所以相刑也見劉得一本舊闕傀郭呼罪切
大恬貌者肖如字似也

竊祿

人有見宋王成云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
宋侯說宋王錫車十乘也十乘繩證切下同
驕穉直吏切李云自驕而穉莊子也成云穉
俊也排莊子於己後自矜先物也緯蕭緯織
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爲畚而賣之也木或作
葦音同鍛之丁亂切謂槌破也九重直龍切
○驪龍力馳切黑龍也文云毒龍也頷下戶感○
切韲子兮切粉夫音符

樂生

其使所吏切衣以於既切或聘君以書幣詔
之曰聘食以音嗣芻菽初俱切芻草也菽大
豆也

規葬

珠璣祈機二音或云王者諸侯之棺以沙畫
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
玉衣珠璧以飾棺也沙謂朱砂塗之也黄琥
云圓者爲珠不圓爲璣連璧桓譚新論曰通

暦數家筭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已來訖
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齋音
貲烏鳶以全切螻音樓蟻魚綺切微咸也應
也

雜篇天下三十三

儒道

果惡音烏不離力智切下離性及下章離於
同爲行下孟切章內同薫然許云切溫和貌
崔云以慈仁爲馨聞也以操七曹切執也以
○稽音雞考也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數術數也○
尹文子曰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
下是也二曰齊等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
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
度權量是也此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
覣者也百官以此相齒領錄也蕃息音煩醇
順倫切六通四闢婢亦切精粗七奴切卷內
同謂六炁不塞四時不閇也鄒莊由切孔子
父所封邑搢紳成云搢揷笏也紳大帶也名
分扶問切貴賤之名分得一偏得一術察焉
以自好呼報切下同察焉小見貌技其綺切

不徧音遍稱神尺證切下章同

墨教

不侈尺紙切奢侈也自矯居表切厲也墨翟
宋大夫尚儉素禽滑音骨釐力之切墨翟弟
子也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大大循三
本作順非樂節用墨子二篇名又非樂謂斥
樂之非不令用樂節用謂以儉節民用度也
氾若劒切愛兼利化同已儉爲氾愛兼利黄
帝有咸池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堯有
大章章明也舜有大韶韶紹也言紹繼堯也
○禹有大夏戶雅切言大承二帝也二帝堯舜○
也湯有大濩音護言救護民也文王有辟音
壁雍白虎通曰天子立辟廱所以行禮樂宣
德化也辟者象璧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
流行武王周公作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天
子棺槨七重直龍切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
者皆周棺束縮三衡三衽每束一栢棺以端
長六尺而葬五重八翣鄭云重杭木與茵也
令十重以棺槨與杭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

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荀子作天子棺
槨十重末敗末或作未敗或作毀墨子是一
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非
歌生應歌而墨以歌爲非也樂而音洛下同
觳苦角切郭李皆云无潤也其行下孟切章
內同能任音壬奈天下何奈天下人不堪任
墨子之事湮洪水音因又音煙塞也沒也摇
地而注之海使水由地下也引而之險同已
之道也支川本或作支流自櫟七曹切槖音
託槖也司馬云盛土器也耜音似釋名耜似○
○也似齒斷物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棰也司
馬云或水器也九如字又音鳩聚也滌見江
南李氏本舊作雜崔云所治水非一故曰雜
也天下之川書曰九川滌源孔安國曰九州
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腓音肥无胈步葛切
脛形定切无毛腓脛腨也腨腓腸也脛腓腸
前骨也胈股上小毛也腨時兗切甚雨崔本
作湛音淫櫛側筆切裘褐戶葛切跂其逆切
蹻紀略切李云麻曰屩木曰屐屐與跂同蹻
與屩同一云鞋類也一音居玉切以藉鞋下

也爲服服用也相息亮切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苦獲已齒李云二人姓字而倍音佩譎音決相訾音紫以觭紀宜切成云獨唱曰觭說文牛角一俯一仰曰觭不仵之辭如此也不仵誤五二音巨子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也之好守報切枯槁苦老切不舍音捨下章同

明治

不忮之豉切逆也崔云害也字書云很也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或作任心宋鈃音形宋○人也著書十八篇師黃老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二篇成云宋鈃尹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以別彼列切宥爲始始首也崔云以別善惡宥不及者爲之首也一曰別有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爲本以胹音而王云和也一云調也胹和萬物合則歡矣合驩以道者物和而調之合意則歡矣上說音悅下教上謂國主也悅上之教下也一云說猶教也上教教下也彊其丈切聒古活切謂彊聒其耳而語之也見厭於豔切爲人于偽切下自爲同圖傲乎五報切圖傲乎者謂不圖傲也苛察音河一本作苟其行下孟切又如字

論法

不黨或作當崔本作黨云至公无黨也易而以豉切彭蒙齊人田駢徒田切齊人著書十五篇有駢辯愼子云名廣愼到趙人著書四十二篇三人並遊稷下不偏音遍泠音零汰音泰泠汰猶聆練也謑戶禮切說文恥也一曰○謑詬小人怒也髁戶瓦切郭云謑髁訛倪不○正貌王云謂謹刻也无任无所施任也王云雖謹刻於法而猶能不自任以事事不與衆共之則无爲尚賢所以笑也縱脫成云縱恣脫略不爲仁義之德行也无行下孟切下人之行同椎直追切拍普百切成云笞撻也輐五管切斷丁管切成云行刑也王云椎拍輐斷皆刑殘者所用宛轉成云變化也舍是音捨魏然魚威切成云不動貌若飄婢遥切爾雅云回風也之還旋環二音若磨末佐切石之隧音遂回也全而无非磨石所劘麤細全在人其德全无見非責時言其无心也无建己之患江南本作建舊作逮不離力智切夫塊苦對切竄況遏大參二切向云逆風聲也然惡音烏於魭五管切斷丁管切與上囊輐斷同謂行刑也成云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太齊萬物故不免於魭斷也之魋于鬼切是也槩乎古奚切成云梗槩也文云節槩也

賛老

○澹然徒暫切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周平王時爲函谷關令老聃他甘切聃老○君也以濡如兗切若響許丈切芴乎音忽谿苦兮切之垢音苟巋然去軌切成云獨立之謂不費芳味切損也雖未至極舊作可謂至極江南古藏本作雖未至極者謂言教也言教乃老君關令應物化人之粗語耳未是極致之妙極致之妙豈可言哉

敘莊

死與音餘下同芒乎莫剛切下同謬悠謂若忘於情實者也一曰虛闊也荒唐謂廣大无

城吽者也一曰王張也不儻丁蕩切謂倜儻之儻不儻者謂守法度也以觭音羇不偶也莊語莊莊子也以危音支曼衍以戰切已解寓言篇敖五報切倪音詣咸云敖倪驕矜貌不譴遣戰切瓌古回切瑋于鬼切奇特也連犿音潘謂與物相從不違故无傷也參初林切差初宜切文云不常貌諔尺叔切詭九委切文云異俗貌而閎姸亦切深閎音宏不蜕音悅又始銳切一本作脫

評惠

○惠施多方舊說不錄其新儀備載章句之下○此不復疏五車尺蛇切又音居舛川兗切駁邦角切不中丁仲切歷或作麻方晲音詣氾芳劒切大觀古亂切曉辯字林云辯慧也欒之音洛不躧女展切鑒曾報切枘如銳切鏃子木切矢鏑也驪力知切捶章桑切桓團除丸切之圓音又其柢典禮切說文木根也人丁計切倚人如字本或作畸音机宜切李云異也黃繚音了李云賢人也不墜直類切霆音廷徧爲于僞切喚烏報切李云深也蚊音文蘇孟庚切駘音殆蕩舊云駘者放也放蕩不得也悲夫舊音義云郭象之注論其大體眞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數齊梁之坐說余亦晚覩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探懷嬰之契發郢匠之模而云其書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寢同殁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答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瑜乎莊生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萬世重言書妙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敘雖談无貴辯而教无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舉惠子之云辯也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南華眞經章句餘事　騰一

碧虛子　述

分章篇目

莊子內篇七

內篇逍遙游七章

順化逍遙　極變逍遙　无己逍遙

无功逍遙　无名逍遙　適物逍遙

无爲逍遙

內篇齊物論十章

齊我　齊智　齊是非

○齊道　齊治　齊物

齊死生　齊同異　齊因

齊化

內篇養生主五章

養性分　得生理　遣刑累

遠樊籠　釋懸解

內篇人間世八章

化導　命使　師傅

不材惡名　神不矜能　材致不祥

跡德養身　有用致患

內篇德充符六章
鑑道 遊內 務全
德平 德忘 无情
內篇大宗師十章
真人行 不避化 得道妙
才道相胥 死生友 相忘友
无情死 遊道域 坐忘
推極委命
內篇應帝王七章
不言之教 无為之治 自然之化
聖人无名 聖人无常心 寄託
開允
○
莊子外篇七
外篇駢拇一章
養正性命
外篇馬蹏一章
智慧生偽
外篇胠篋一章
絕聖棄智
外篇刻意一章
守純素
外篇繕性一章
恬智相養
外篇說劍一章
神武
外篇漁父一章
貴真
莊子雜篇十九
雜篇讓王十八章
治內 處身 自得
高蹈 尊生 惡患
知輕重 完身 遠非義
遵法度 守節 養志
行修 趣高 道樂
羞辱 廉清 避世
雜篇盜跖三章
率性 行義 安處
雜篇在宥七章
處无為之事 聖人虛心 清靜民正
无為民化 持勝任道 持後處先
○
雜篇天地十七章
道无不為
以道均化 循道為治 體道任化
役心失真 視聽喪道 聖人不惑
明君不愧 脩德復古 忘形幾道
不尚賢 抱朴矯俗 神人无迹
均治民足 至德自治 忠孝不顯
民不願惡 趣舍失性
雜篇天道九章
靜鑒 有无利用 本末須道
尭則天地 仁義迂闊 智巧為竊
至德不遷 塵垢書語 糟魄聖言
雜篇天運八章
調攝陰陽 兼忘天下 樂和入妙
道不應時 受道有器 大惑易性
求治則亂 質悟
雜篇秋水七章
夸大 藏用 聖勇
曲見 養形忘利 辭粃爵祿
樂全

雜篇至樂六章
至樂无爲　遣情累　化空
兩謬　名實　化機
雜篇達生十四章
達生　專氣　一志
矜重　善牧　戒微
趣異　釋疑　不爭
習成性　擇材　過巧
忘伎　審捘
雜篇山木十章
顯晦在道　文皮爲災　虛已免害
因循成化　无能遠禍　天屬相收
德隱　大達　失照
自賢
雜篇田子方十一章
真寤　冥會　密移
才德自然　踐言　内得外豐
藝精忘形　詢衆任賢　有心未妙
道充不動　治身保存
雜篇知北遊十四章

沖默　神解　常道
可道　中極　道无仕
无爲一除　得道秋毫　淵之又淵
光景都亡　守一　不先物
合境　背俗
雜篇庚桑楚九章
去智　自定　移是
禮僞　虛无　德性
拙僞　智寵　忘形同天
雜篇徐无鬼十五章
還善　修誠　放心
樂園　謬安　亡質
公舉　戒驕　鬻名
貴默　相形　外賢
偷安　自晦　棄數
雜篇則陽八章
抑進　止鬪　遠佞
治形　涉壄　循物
素定　究理
雜篇外物十二章

无必　急難　趣遠
迹獘　矜驚　智困
无用之用　流遁　内通
遠真　蕩性　忘筌
雜篇寓言六章
中道　時化　係祿
叙學　獨化　去驕
雜篇列御寇十四章
出異　自伐　内照
无益　乘理　敝淺
濫進　觀迹　察行
真德　必達　竊祿
樂生　規異
雜篇天下七章
儒道　墨教　明治
論法　贊老　叙莊
評惠
右三十三篇共二百五十五章
闕誤
逍遥游

亦若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本舊作則搶揄枋
而止見文本及江南本舊闕 腹猶䫲然見文
本舊作果 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舊闕
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見成玄英本舊闕 豈
唯形骸有聾盲哉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
舊作盲 請買其方以百金見江南古藏本舊
闕 安所困苦哉文作安所窮困哉

右十三字

齊物論

老洫江南古藏本作溢 雖我亦成也江南古
藏本作雖我无成亦可謂成矣 仁常而不周○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 飄風振海見江南李
氏本舊闕 聖人愚芚見劉得一本舊作芚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其无辯矣然若果然也則
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矣見江南古藏本

右十二字

養生主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見文如海劉得一
本舊闕 始也吾以爲至人也見文本舊作其

右七字

人間世

思其所行則庶幾見李氏本舊闕 曰譆若往
而殆刑耳見張君房本舊作若殆往而刑耳
術暴人之前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術 有心
而爲之其易邪見張本舊闕 寡不道以懽成
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懽 其大敲數
千牛文成李張本同舊闕 將隱芘其所賴見
張本舊作隱將 卻曲卻曲見張本舊作吾行
卻曲

右二十字

德充符

○守其宗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受命於地
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
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張本舊闕 計子之
德口足以自反邪文成李張同舊作不足以
自反邪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
邪見張本舊闕 孔丘之於至人口未邪見張
本舊作其未邪

右十四字

大宗師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厲乎其
似世乎文成張作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乎
其不得已也厲乎其似世也 善少見張本舊
作夭 故殺生者不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往
侍事焉見張本舊作侍

右七字

應帝王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見張本舊作度人吾
與汝無其文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既 不震不
止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正 紛然而封哉見張
本舊闕

右五字

駢拇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作而多口於聰明
之用也 而枝者不爲跂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跂

右二字

馬蹄

絡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雒

右一字

胠篋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
跖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
少聖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智聖智已死聖
智不死雖重聖智是乃聖智之過也彼聖智
者天下之利器也並見張本舊作人

右十一字

刻意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見張本舊作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右一字

繕性

繕性於俗口學以求復其初見張本舊作繕
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欲思以求
致其明見張本舊作俗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智智生而无以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
本舊闕義明而物親忠也見江南古藏本作
中禮樂徧行江南古藏本作偏四時應節見
張本舊作得又何爲乎哉見張本舊闕軒冕
在身非性命之有也見張本舊闕

右九字

說劒

悝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

右一字

漁父

皎白見張本舊作交侍於下風見張本舊作
待以敗德人見張本舊作惡音烏洛切

右三字

㣿王

恐聽口謬見張本舊作恐聽者謬弦歌見張
○本舊闕不以義自累也見李氏本舊作利神○
无惡也見張本舊作乎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也桓公得之莒齊子糾之亂小白出奔莒文
公得之曹晉人觀晉公子駢脅越王得之會
稽越爲吳敗句踐以敗卒保於會稽山陳蔡
之隘於丘其幸乎自桓公并注至會稽山四
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故許由虞於潁
陽而共伯得志乎丘首虞安也見江南古藏
本舊作娛志舊闕殷德衰見江南古藏本舊
作周

右五十五字

盜跖

穴室樞户見劉得一本舊作樞休卒徒於太
山之陽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凡天下人有三
德見張本舊闕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見江
南古藏本舊作六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
豕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四操瓢而乞者皆利
名輕死見張本舊作離汝行如桀紂則口作
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舊作則有怍色吾
○昔與子訟於无約曰見張本舊作日則亦猶○
夕病長阨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若負重行而
上坂也見張本舊闕貪財而取辱見張本舊
作慰

右十一字

在宥

空同之山見張本舊作上以此因人之國僥
倖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右二字

天地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

者義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上五字義作道沈珠於淵見張本舊作藏退已音紀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已有機械於此其名桔槹並見張本機舊闕桔舊作為聖人所羞也見張本舊作聖人羞之不相罪坐見張本舊闕

右十三字

天道

其自然爲也見張本舊闕而道德之至也見張本舊闕實者倫矣江南古藏本作實者備矣刑名比詳見張本下同舊作刑夫天地至○神矣見張本舊闕安取道哉見文本舊闕非○知治之道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淵淵乎其不可測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右九字

天運

孰隆弛是李氏作弛在上彷徨見張本舊作有名者公器也見張本舊闕又奚傑傑然見張本舊闕予口張而不能嗋舌舉而不能訒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然則至人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發動如天地者哉見張本舊作乎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眸子不運而感風化雌應於下風而感風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闕

右十七字

秋水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故異便耳見張本舊闕是故大人之行不出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舊闕謂之纂之夫見張本舊闕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天而不遇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得當堯舜之時當○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闕出跳乎井幹之上○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且予曰見張本舊闕

右十四字

至樂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哉吾以无爲而誠者爲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今有變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而之死髑髏見夢曰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闕泛然以天地爲春秋見張本舊作從而復爲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作人間之勞乎彼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故異也種有幾若鼃爲鶉見劉得一本舊闕斯彌爲食醯食醯生乎順輅順輅生乎黃軦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並見張本舊闕

右三十八字

達生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物焉得而○正焉見張本舊作止不開人之人見劉得一本舊作天以瓦投鉤投金投見呂覽舊作注有張毅者見高門縣薄見劉得一本舊闕人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吾將三月豢汝見張本舊作犧篇韻不收自爲謀則取之其所異彘者何也見張潜夫本舊闕異雞无敢應見者反走矣文如海劉得一同舊闕其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口忘是非張文本同舊作知忘是非則安平陸而已見

劉得一本舊闕

右一十四字

山木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褰裳躩步見張本舊作褰莊子反入宮三月不庭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從其令江南李氏成本同舊作俗口口虞人以吾爲戮張文本同舊作栗林虞人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得一本舊作人

右七字

○

田子方

其導我也似父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

右一字

知北游

知知字舊音智不取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見劉得一本舊作通天下一氣合彼神明至精見劉得一本舊作今子孫非汝有見張本舊作孫子運量萬物而不遺文劉本同舊作匿汝唯莫必謂无乎逃物張成本同舊闕山林與皐壤與與我无親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見江南藏本舊闕

右十一字智字在外

庚桑楚

辭盡矣口奔蜂不能化藿蠋江南李氏張本同舊作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十日息愁江南李氏文劉張同舊作自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張本舊闕每妄更爲失見劉得一本舊闕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本舊作入出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宗者見文本舊作守又適其偃洩焉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移是非今之人也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

右十二字

徐无鬼

藜藿柱乎鼪鼬之逕文張同舊作乎察士无陵誶之辭則不樂見文成張本同舊作談誶之事聽而斵之瞑目恣手盡堊而鼻不傷見江南李氏本舊四字是郭注可不諱云見江南李氏本舊作謂游於天地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擇疏鬣長毛自以爲廣宮大囿見張本舊闕古之真人以天待人見張本舊作之

右十二字

則陽

同濫而浴見張本舊作濫氣之廣者也見劉得一本舊作大

右二字

外物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見張本舊闕出拾薪見張本舊闕中民之行易進焉耳張成本同舊闕大林丘山之善張文本作大林沐老見張本舊作休

○

右五字

寓言

如觀鳥雀蚊虻見張本舊闕勸公以其私死也見張本舊闕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見張本舊闕而況乎以无有待者乎見張本舊闕

右四字

列御寇

死多餘之嬴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汝處已音紀江南李氏本舊作已闔口嘗視其良文成李氏同舊作聞胡嘗視其良古之至人天

而不人見張文本舊闕有慎悷而達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順仁義多責六者所以相刑也

達生之情者傀見劉得一本舊闕

右十二字

天下

而九㵎天下之川江南李氏本舊作雜雖未至極江南李氏文本同舊作可謂至極

右三字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真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端○校天台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大中祥符時人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

南華真經餘事雜録上

公孫龍論三首元有六論今祇録莊子所引三首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奇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

○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内叛譬如雜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馬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无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黄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黄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雖白求馬黄黑皆至暴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黄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黄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

○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黄黄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无无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

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无无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踈乎故白者自是自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爲○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强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

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强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踈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是爲有馬不離賓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

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馬者无去取於色故黃黑次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无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滌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无不治而理无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應所私乎所私獨應命適足以增○禍不能靜亂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於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无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人私親而背踈則踈者叛矣踈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玄照理无不統懷六合於胷中而靈鑒有餘鏡萬像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无親在踈而无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捨於親踈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无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无是非之物則无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无一日而无物无一物而非適故强以物爲指者未可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无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无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无是非安可謂之是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无是非也豈唯无是非乎亦无无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其无无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无是非亦无无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无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无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爲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物皆不爲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以有不爲指之无不爲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爲指謂物也无不謂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爲指皆謂之兼也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謂无指也不可謂无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无即此萬物无指而又无无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无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无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无指也指既不能與物爲指故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无物誰徑謂指設使天下无物无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爲非指乎誰謂指爲指乎天下有指无物指誰徑非指徑謂无物非指設使有指而无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爲非指乎誰謂以无物故非指乎明本无指也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爲无指何能與物爲○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爲物各有所宜无是非也是以聖人三黙恬惔忘是非不弃一能不遺一物也

唐天寶手詔

昊天眷命列祖降靈休睠之儀存乎祖與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等列在真仙體兹虛白師玄元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觀其莊子依舊號曰南華真經列子號曰沖虛真經文子號曰通玄真經亢倉子號曰洞靈真經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下

南華真經序

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内聖○外王之道上知造化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熈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崘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惔明獨化之窅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闚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内篇者内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内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内篇内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遥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遥游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綋網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栢云逍者銷也遥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无爲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遥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遥游第三王穆夜云逍遥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遥游内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雖明於理事内篇雖明於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遥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夫无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

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
之旣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
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
離其德外以接物旣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
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留鑑接物无心忘德
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
宗師次之古之眞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
即寂即應旣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
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旣无別義今
不復次篇之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
○躭翫爲之義訓須注述无可間然並有美辭○
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
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
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
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眞經餘事雜錄

南華眞經餘事雜錄下

九證心戒并序　禮部尚書楊嗣復撰

嗣復愚之至也不知愚而所以愚每雕訛斲
弊求多譽而自飾曾未辯巧捷輕曲爲大妄
之枝葉作大愚之藪澤但務躁進不欲靜止
因讀莊周書至孔聖九徵乃泫然流涕捫心
愧意方覺弛張不得其妙通變不得其精於
是火集中腸氷寒肌骨同書紳之作戒仰佩
韋以自儆賛味斯語欲寡其過乃屛繁機操
筆硯各隨本事妄有褒闡雖不足發揮聖作○
○亦表吁嗟尚其九徵之力也太行莫並其高
溟津莫同其深且物不能自大因人而大之
人不能自名因事而名之即人可以鑒物事
可以鑒人物當鑒而振美无斁人當鑒而垂
譽无極其九徵之文即鑒人者也救必墜扶
必顚登吉途辯吉士如沉痾之服良藥昏夜
之有燈燭欣歎不盡敢引類而伴之嘗聞老
氏教誇黃庭神驗讀之萬徧必得上昇上昇
之言誘聾俗耳何者眞隱之士自保形骸道
播四支德耕五藏故述黃庭內景外景並是
修身修心之書以時人樂其遠而不樂其近
賤其目而不賤其聞故易於易而不易於不
易難於難而不難於不難乃假立蘂宮欲伸
其說虛張瓊戶使重斯言所以同於道者道
以得之同於德者德以得之以心付心以口
傳口其要在一讀其文即一修其心讀經萬
徧即耳聰目明神清氣靈調衛理營六府和
平於是滌妄不干筋骸自潔同上清之眞侶
爲出世之高人指名喻仙以勵行者未可脂
肥滿腹營慮塡胷含蓄是非包藏喜怒口念○
○黃庭之字心迷碧落之門如刻規矩於氷霜
齊曲直於雲霧有何功德而自勤哉於是念
黃庭之人非修黃庭之事也此九徵之書亦
念至萬徧隨而行之即知正知非辯辱辯疑
絕詐防機百祿來依於是節貫青松名高白
日同上古之君子爲當代之令人風格難儔
貞華獨立未可剛愎好犯憸虐居中蹈虛跡
危甘佞樂拙口念九徵之字身无一行可觀
如朽木强雕難施斤斧腐鐵雖淬終乏光輝
徒有虛勞而无實蹟夫筌者所以在魚得魚

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慎勿失魚而空執其筌失意而空守其言此是讀九微之夫非行九微之士也如藥能療病必堅服之書能治身必堅行之堅之至无不愈矣即存身保命力不減於黃庭心淡體閑道更融於內景以其拔馳名救物之志同深居避事之徒彼利一身此利多人弘濟邈然孔聖之道長矣而乃不踐偉人之迹長覩長者之車口出雅言腹包至行常能外已不私於身○還同飲醴味芝便是雲行羽化德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未有已不修而有真德者也若○使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日月一言出而千里響應一行著而四海趨風者此修身而得之未有不修而得之者也嗣復年四十一造次至三品人多稱幸凡得其如高名厚利唯恐不及自六七載有拯物之願无自拯之心但力步煙霄躡雲霞之路未足上親天漢恐雨露之恩不濃此貪名也非畏盈懼滿慎終之心也非知進退存亡之心也如比心未決增負乘致寇之迫必待人而拯已何力能自拯也今者洗心滌腸祇荷德語晝夜慄慄若臨深谷必薄嗜捐華祛情除妄至于白首不敢中廢孔子曰凡人心難知於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測也誠哉是言有貌苦而心柔順者有貌和而心酷烈者有貌弱而心勁悍者有貌剛而心懾怯者或美其言而失信寡其辭而好凌近於禮而善腴強其氣而无節又有張君子之腹陳小人之心衒虎豹之文中犬羊之質又有外示踈抗中實靜安不耀已功陰施惠澤又有○正言馭物直道觀人哺糟順時受汙舍俗又○有禮下於人言屈於已顧瞻其行心之不同故不可悉識也君子以此九事觀人者以明鏡臨顏毫微莫隱流光鑒物曲直何逃彼之進不進此知彼也此之退不退彼知此也周於所驗已得於心以驗明周故存於目如於九徵之中粗得一者如蘭生一葉誰謂无芳桂長初條宛然嘉木得二三者如漁舟入浦不揖濁流樵客登山不爭俗路得四五者如鏌鋣之刃利不可當璠璵之輝美不可並得六七者如金石在庭欣逢雅韻黼黻居簉喜覩華章得八九者如驪龍出海光透萬重鵬翼高搏聲聞六合如得其人即傾意而鄰鄉執敢不勉以副思齊之至也高者附之卑者舉之屈者伸之沉者浮之德者師之謙者友之親者厚之踈者禮之能自覩也上之謂他人之所觀也知上之上慕哉知下之下懼哉崔子玉有座右銘諸葛亮有審心戒所以桎梏誑妄羈鞅滿溢嗣復不敢類古人而創立○題目亦欲因古人而刊削是非便以九徵心戒爲名用繩準不還之行正文之下皆嗣復○述耳時大和元年丁未歲夏四月十一日謹題

遠使之以觀其忠

夫觀其忠者當以詐明之可知心也何可知心矣或詐踈之而遠於已言必恨或詐抑之而屈其心言必殘或詐誣之而遏其美言必犯或詐推之而折其芒言必淩又若以利沽之行必迴微言激之心必動以私私之事必易以公公之事必難此八者非忠也夫君子

之用心澄淡无際而僞以喜怒遠近之節非理鼓動探彼性混必待其詞觀其厚薄如淬鋒以礪剖壁憑砂若涅而不淄磨而不磷者君子之道也小人狹劣難使大受不知長者以謀詾其將虛誇實而乃輒生愁怨大啓禍門言是心苗立觀得失省之

近使之以觀其敬

夫觀其敬者亦僞以是非進退之節而攻其心即立知之矣如近之而不失節遠之而不失言怨之而不失禮樂之而不失容不慢易○不侮人不戲言不輕動入户必正顔色出門如見大賓處之无嫌轉加乎驚惕縱之謔浪彌覺乎矜莊不恃寵而縱横不伏威而逞欲此爲至敬也如見賢若瞽聞化如聾好翫无懈失容爲美此何足以知敬也若撻于市又狎之則怠爲附之則驕澄之不清混之必濁而乃行无一操言不三思失之於周防皆非敬也故君子蒙非常之過必慎戒小人蒙非常之幸必顛覆以斯忘禮而失敬也

煩使之以觀其能

人之難信自伐者多當欲閱材必先試驗委之衆務煩撓其心佇彼不周用審優劣能者當静理而必集不搆隙以萌機處有若无居多益寡如或因緣逞志憑事干人或首尾相乖綱斷絶令十全之略有始而无終必就之功已舉而復墜是非亂啓耳目不知所從篆用交生方寸不能所守既無曉暢爲事所昏煩極成憂沈迷若醉不赴程則顛倒心魂自是疲羸何以能也如救弊若不足理劇似閑○暇居衆美而无衒葺多陋而非殘功成益謙政大轉謹不求虛譽而進已不惑邪謀以害○公即理煩之要也

卒問之以觀其智

意所不思卒承顧問辯說合理是其智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如辯而不思何以謂之明對而忘禮何以謂之智夫能應卒然之問者變通也且困而能通窮則思變亦君子之道也所謂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在審慎而言不輕發也唯通變之時能不憑奸飾妄抱曲持邪辭切而理明道直而慮遠者大智也如或因言立意驟成損益之階乘便爲謀輒啓驕盈之漸此鄙下也何足言智夫水之於人也壅之即止決之即流其要在固隄防慎汎溢也人言若水口是隄防豈得不思濫而成害欲言當審之

急期之以觀其信

綏則易從急則難守能難是其信也夫信者爲百行之紀綱作萬靈之鈐鍵茍或差忒必能爲妖何者三光運之而无極四序行之而○不言此天之信也順高卑而育物隨深淺以生成此地之信也表瑩功而五色荷禎瑞以○重輪此是日之信也似鏡之輝纔隱如鉤之魄復圓此月之信也弃兵食而作戒覩靦靦以存誠此人之信也且天之失信寒暑違地之失信萬物衰兩曜失信光明虧人之失信德无歸夫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咎遠於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无徵故不可信也寧逃於怨咎哉夫如是孰能救歟

委之以財觀其仁

託之厚利潛觀其心欺詐不生是其仁也夫

鑒明者塵垢之不汙神清者嗜欲之不誤如貴德尚義其鑒必明好禮親賢其塵不雜自然貞白似玉光潔如氷何垢染之能侵宜貪嗜之見黷立我牆仞物莫之倫此君子也夫事有隨時從容之說不可膠柱而禦之但以止足爲心取必有義且有義之取人不猒之小人谿壑爲心取必無義且無義之取人必謝之語曰克己復禮爲仁蓋檢束於心也夫臨財不奪其志可近於克己見利不易於行可近於復禮夫美色者嘿端士之操美利者壞正人之心戒哉

告之以危觀其節

陳之急切告以憂危執中且堅持正不拔者節也君子臨難无苟免以美其節義也若无義之生而易於死敗節之存而易其亡所以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活君子不爲也夫仁者有勇義在其中小人有勇禍在其中君子困不忘禮危不變節小人困則易性危則敗正且正之一敗如順險之投暴浪臨巔之躍飛丸同巳震之迅雷斷絕弦之激矢往不可復救之亦難慎慮精思則免終身之恨喜居悲後能全大節之名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小人无遠略懼禍迫己而苟全其身乃不能保其節也

醉之以酒觀其則

狂藥雖多詞轉謹敬於未醉是其則也所以三爵知止百拜酬賓自无側弁之乖絕有倒載之恨蓋所以逃酒禍也夫酒之於人也少則氣和多則神亂張旋滯之口攄端靜之心醜言發而聲氣彌高戾行彰而風威轉大是非蜂起奮袂攘襟從惡如流不知所執爭蹈水火寧思醉後之懟力赴猖狂莫救醒前之患此狂瞽之人甘爲所陷自貽伊戚不足傷也如樽俎羅列盃盂亂飛德度儼然清規肅物有敬色而自檢无怠顏以觸人者省分而就歡量器而接宴懼失則也語曰唯酒无量不及亂聖人猶深戒之

雜之以處觀其色

不檢婦人詐爲參雜觀其笑語知好色也夫脩眉艷質嬋娟麗姿臉奪芙蕖之紅顏侵氷雪之白頂垂金雀腰佩琅玕動巫峽之明眸啓洛神之皓齒啼堪駐馬笑可傾城節夫爲之動容貞士見之迴顧香風引媚心敵恍以不安日胎鉛華思盤桓而失所況流俗之人乎其有能輕滓穢屏是妖妍懷器不造心靈塵性莫能強謗恥讀桑中之詠悲看行露之詩夜秉燭以避嫌晝低聲而入戶動不累於己處无汙其心闔閾清閑德範沖粹聽言同其骨肉目送類其仇讎能以好色之心好賢即善時人當戒哉

後序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嗣復淺鈍極矣亦善挹此說今者謬爲纂釋倍感於心雖有是言實无斯行日省其說讀而改之其逮者恐我行不及言必憂逮者喜我行不及言必笑丈夫既有言也豈敢中道而廢當不使相笑者笑相憂者憂必有年矣知余者表余心矣不知余者曷敢言志當自省惕而行之

南華眞經餘事雜錄

道藏（全三十六册）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強

裝幀設計 范一辛